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四庫禁燬書叢刊

經部第七冊目次

楊維節先生稿一卷

〔明〕楊以任撰 〔清〕呂留良輯評
清康熙天蓋樓刻江西五家稿本

一

錢吉士先生全稿不分卷

〔明〕錢禧撰 〔清〕呂留良輯評
清康熙二十年天蓋樓刻本

七九

艾千子先生全稿一卷

〔明〕艾南英撰 〔清〕呂留良輯評
清康熙天蓋樓刻江西五家稿本

二二七

章大力先生全稿一卷

〔明〕章世純撰 〔清〕呂留良輯評
清康熙天蓋樓刻江西五家稿本

四〇五

呂子評語正編四十二卷首一卷附親炙錄一卷

餘編八卷首一卷附親炙錄一卷（一）

〔清〕呂留良撰 車鼎曾輯
清康熙五十五年顧麟趾刻本

六〇一

楊維節先生稿一卷

〔明〕楊以任撰 〔清〕呂留良輯評

清康熙天蓋樓刻江西五家稿本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臣晚邨評點

楊維節

本

生

稿

太監樓藏板

經 7-2

謝訖楊稿三則

楊澹餘先生非非室初稿即不

非室二集則其在金陵為博士持官

稿也亦止三十首今併集之得文體

此十首先生文刻峭靖寒固年數不

聚亦勢不能多也交與同邑朱

楊稿

澹餘有至性不妄交與同邑朱敬之

謝士芳謝子起楊汝基及汝基之叔

某結為社稱赤水六雋敬之以計偕

北上客死丁卯省試士芳子起汝基

下第歸為盜所掠驚躍出舟皆溺焉

楊奔往伏其尸而哭且告邑宰為建

祠祀之曰四賢祠自是澹於進取棄

朱釋褐例應授令曰願更讀書十集

有實得以報國遂改應天教授陞國

守博士即引疾歸曰吾終不忍負四

君子今人朝得雋暮營臚仕無不遂

後得錢然以遠火自期如是與蘇

澹稿上

論學甚親與南中名宿論文甚廣然

終不舍死友而投名社視世之以聲

勢煽薰奔競翻覆轉眼即不知誰何

者非先生之罪人也歟

先生之文善於用遠含毫落墨渺然

殊不著題而曲摺起滅則皆題之湊

種骨脈也惜其本領出於禪故不能
唐突先民耳要此一種文境雖先民
嘆未歷矣問同時如楊機部伯祥亦
江右之爲古文者何爲不與曰機部
得蘇門風力然其勢太直氣近浮要
機精蘊固少矣微按之律亦不細澹

藝書三

餘文雖極變逸然藏針線於繡紋之
中於成如規矩固森然也江右諸家
正以其得先正法耳先正之法古文
之真法也

瑞全楊以任居餘著
樂紀呂福良說郭評

上論

學而時習

全章

學而時習

一節

君子務本

一節

節用而愛

一勾

君子不重

一節

貧而無諱

全章

為政以德

一節

道之以德

二勾

學而不思

一勾

多見聞始

一政

楊雄節錄

目一

君使臣以

二勾

臣事君以

一勾

惟仁者能

一節

富與貴是

全章

子曰參乎

全章

君子於

二勾

子使漆雕

一節

吾未見剛

一節

子華使

全章

如有博施

全章

志於道據

全章

用之則行

一節

若聖與仁

一節

大哉堯之

全章

下論

所謂大臣

足食足兵

三勾

子張問士

全章

兼公誦孔

全章

君子易事

器之

說之不以

器之

下學而上

二勾

信則人任

一勾

君子義以

一節

隱居以求

二勾

性相近也

一節

四方之教

一勾

大學

欲誠其意

二勾

為人臣止

二勾

孝者所以

一勾

所謂平天

一節

中庸

目二

楊雄節錄

目二

英見乎德

一節

所求乎子

二勾

所求乎臣

二勾

所求乎弟

二勾

所求乎朋

二勾

德為聖人

三勾

行為改在

一節

力行近乎

一勾

操諸保則

一勾

禮儀三百

三勾

王天下有

一節

唯天下至

大經

和天地之

一勾

上五

夫志氣之

我善養吾

一勾

是義所	一句	及是時明	二句
下五			
聖人上倫	二句	天下慕之	二句
義人之正	二句	人有不為	二句
以善養人	二句	心之官則	二句
存其心養	一節	無欲其所	一句
人能無以	一節	命也有性	二句
狂者又不	一節		
失偏	一節		
總論	目三		
足食足兵	全章		

學而時習

楊以任

學取其自清聖人與之惜時為甚人非不學之志而不時習之也
 也學之少所道也時習實難夫子欲其鼓舞之辭曰吾觀古之學者
 而莫測其中心之所存也其就時之歲月甚似無餘而其光明之輝也
 性情無不足然則生乎古人之後者亦可觀矣預有心之倫焉為聖
 賢所屈未有與學相非者也然志或不為焉中材以上者為聖賢所
 動又未有不以學為高者也然志有所不至焉使非有居於聖人賢
 人之矩矱而又無所慕慕於未至之聖人賢人也則悅甚也嘗試思之
 則時習之者也自朝而中而夕為時多矣豈不謂其時哉豈不謂其
 時哉

吾嘗誦讀而已則有所不暇於誦讀所謂為其人以處之者又在何
 時也自少而壯而老矣何時哉亦既言其言矣亦既行其行矣言行
 而已則有所不暇於言行所謂通乎晝夜之道而知者寧有已時也
 是故既已學之矣而或不能習之則仲不得以自來水物生皆吾
 人不知事之月不見天豪傑之士以能家則窮易其志也乎既已
 學之矣而或不能習之意思不終於自中事過勢新皆吾人堪歎之
 日月不見天學道之法以端為要而收時思也乎則時習之難也
 學而時習之不亦就乎果其說也以天下之憂為憂焉以天下之樂
 為樂焉方寸之板榆者不勤分是不然人之所樂我亦樂焉人之所

學而時習

楊以任

我亦亦憂焉難性情之難人欲學問之無主云爾吾願今之學者
 自惜也
 行游者麓山深海耶所為伴者五女六丁吾能則虎耶俱其之知
 雖然其倚下蛇孫必隨免起。昔友與余論集註曰學字被太公
 姓錯解在諸書據義上看豈不誤耶余謂以符位學之曰後覺然
 性難之而難何索耶指諸書據義耶乃無難焉去。吾友亦好古能

父者蓋其時浸淫於良知之習以集註為洪水猛獸士大夫皆以
 不看朱註為窮而為伴耶說而云硬求朱子之罪謂但知以諸書
 講義為學而為時文者亦以為遵傳誥公言云爾後遵學字定以
 符古傳解諸書誦讀為言此政者固不知守者亦不知也誠令細
 心讀集註章句則豈敢為性誦讀之論哉近日論者乃云作七須
 依性諸學則不可依註以傳學之說論文則非也夫作文所以發
 性諸學必必而性而用傳學之說則所講者何學耶固不難
 其所以主者之公都說矣

楊以任

樓閣常病

二

2517

樓上寶樹

上
證

庶于

1

君子不重

楊以任

聖人思君子之學而致惜于不重焉。大君子而既學矣，何以猶不重也？則其失望獨不咸哉。夫子是以深有惜曰：君子之修天下志氣安衆之時，而民物之望以具夫，非一時為之也。生平之學為之也。蓋學之於身，之念志氣，獨一時之動有其自，然者矣。彼不學者之與物為重也，每無責焉。爾子則謂君子未有不重者也。何也？大凡氣之怪者，天若有以使之，人定有以自使之。其人周旋折矩而無終日之懈，深其所持，外有餘而內不足也。其人亦智深而有不從，然其學矣。易動而餘而終不從也。君子而既學矣，我之慮物者，重物之感我者，輕而後有通物能斷之才。且我之重物者，通物者亦不輕而後無見美則悅之意。君子蓋未有不重者也。今虛傳一君子之名而猶其不重之弊，洵有惜也。而無望也。則不咸也。大德動遠，祇宜宜不重，可愛畏哉。而錄宜之無親，將學亦何為也。夫官器相守，就彼儼然者，亦既至矣。而居恒已無委託自公之虞。夫其能事而有私欲，欲離之問學也。或從古務自全之君子而小德其者，則也。有欲傷重而身與名之舉，則一旦敗行，風波從古焉。君子而識者，未謂其亦愚也。有傳遠道而忠此孝之學問，亦十且其清遠，想當其學也。凡人之分，有治有不治焉。雖日為身而後而

則之不暇，想當其學也。內外德智之間，有見有不見焉。終身為理而則而攻之，則瑕惡矣。不重之為學眾也。則其失望不重之為學使也。君子蓋未有不重者也。既降主焉，又得修焉，而以學所以重與。聖人明言君子不重，則固有君子而不重者也。不咸之下，而云學則不固，則固言君子既學而有不重者也。蓋不重只是氣度未得，不從不是根本上事。然却能操動根本。聖人言此以見外面之不，可輕視耳。今必妥說君子無不重。君子之學，山然重不重由其學，而說來未嘗不是道理。却與本節之意不合。定要與孔子初學一，則以論焉。聖人說外面，然畢竟說難面亦可笑也。然其為古名

上論

古今人解之忌德，并忌題之不當作是解。斯真死物矣。

君子不

其寶而無損一全
 雖貧富親心惟聖賢知其無盡焉蓋富有盡而處之心無盡
 樂與好禮仍未有盡也言詩者其有深知乎今天道情情之間問之精微者也得其意者可咏可歌可以一日可以終古無窮無盡
 以當寶富于貧亦悅然則所處矣而夫子為未盡也聖賢從
 而死詩不可問者也中有詩心者是以而依倚俱窮而詩心欲盡更
 樂其神明之內守意惟在中者無耳澤與善而富深可懼者也所
 有勸心者念此而精神俱動而輸心欲盡更莫公其規矩之從來意
 難而讀者誼耳蓋盛德之難太意矣不能從此進鍊於是貧者悲而
 情靡岸焉二
 富者無欲焉此學問之失其全者也約樂之命我久矣不知幾經凌
 鍊幾幾折然樂而油然然現天條此自為也此學問之致其極者也
 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惟詩者之惟子貢知之矣一日之不潔不移不
 能求以介終身古之君子無自止焉是以考察有勿議之寤富碩膏
 不暇之德音其為殫廢也多矣一念之欲遂欲移不妨取以鍊鍊
 一士之君子奉引如馬是以賴人保寄其思素絲妻蛇勵其節其
 為強勝也各矣若往來其與言詩也其堅樂與好禮相無盡也
 張矣志遠可以當久可以貧人要皆樂聞以內之事何也精鍊德
 何往非逆物尺有心即物之情可以為人可以驕人要皆樂聞未至

人事何也。性命堅凝何處。非聖賢之澤意。知吾事而無障心。知吾
行後無滯境。德富德大德小貧富之千人之甚矣哉。
好談理者。定擊物人。凡當棄資捨揮者。必脫入虛境。及當聚會
脫洒者。又偏要拈住。不教如此。題下兩節。即古文亦難資富說矣。
而通篇雖誘使子貴見地起越。觸處旁通。歸本學問。以聖人誘。邀
義理。鼓明詩教之無富。皆死句下。其病固不減充空也。要其胸間。
定有奈何。繞緣不下度。故每打資富窮達上。介下不能釋然。其手
生刺厲處。亦正不釋然處也。

有自然之勢勢字從心問之主德而已蓋為政者之如辰居其共其自然之勢矣勢字從心顧不以德而可恃其如是耶此字從心今夫以一人居天下之上而不
 起其所從以天下共一人而受其委為政者無以異也然代有幾興
 亡民有革湮也三代之廢興革湮亦猶一日之晦明矣則自然之勢
 之不足以待也然則為政者必有所以全乎天子之勢而享其自然
 之不足以待也然則為政者必有所以全乎天子之勢而享其自然
 天下不能以無為也天子之於天下此字從心尤不能以無為也居今者相與
 處於廢處之勝勝字從心考古者惟是論據於德政之間夫政之為也自
 始矣而故其不各補本末為慎終之內德幾合股肱以為人而構
 上論

爲之政雖有萬年而貴以治亂者從古亦已然矣然則星居
可以觀政可以觀德矣以辰居而星於焉非爲政者自然之勢也
而自然矣四滿之心態於天子然以爲二政者自然之勢也則人
六全其自然矣天子有道而後守在四夷然則爲政者何以不
哉豈乎爲政以德而後有以全乎天子之勢也
居所而能是然正以聲德之主宰運旋六指出入無爲化神之意耳
非擬天子高居而四方環衛也從勢上起論便失其旨上句止澤
於餘數語七本乎道理正原旨句學費中見典上句說盡而下引
作學者天爵節節不聚其說德也在言內亦却分天遠上德作
上論
聖件說又似相應者然更失遠矣爲政以德猶云有德之政不
是德與政分論故爲字以字都不是着力字此亦寫成兩件

為政

遺之以德二句
楊以任
國者以此德懷天下而己。夫遺之辭之說聖人不廢既疑于成
不其故一行德禮以相養也。且天下何以無象條自為之民也。大都
家氏甚耳。夫米氏不思者。道齊之權不伸也。既非天養人之意。而水
源適感者。遺齊之八去也。亦豈聖人奉天養人之道哉。養人者何。
惟德惟性則言就見石無恥之世更惡之大其兄也。宜惟氏哉。君
皆齊焉。歲序之恩其臣皆有見於實之意何也。德不足也。其必必不
移云大不接為。聽其臣出。不以辨乎。性何也。禮不足也。夫聖
人齊教言乃是者。與齊業而有告天下。可不缺康者。德為之也。

上論
即可得者在其皇極而有示天下以漸可會者禮為之明也。則道之
存之。所以異也。聖人見而德澤修也安也。四境皆得而享之豈曰
甘物德也。所以道民意其時一人以為自道天下以為達道矣。如金
和饒樹主和璧非所為視民不悅者歟。聖德闢而禮章典也。則也。日
月出焉用之不亘因此為禮也。所以齊民意其時賢者有躬身而而
貴亦不能為焉。以節以樂以防以致周而為天齊梓民者然爾也。
又況分各年猶時幾子勿助德文野至可以配事而乃以臨而服者
雖康繁有道否泰子既以德強驗之原財禮之野至可以解神而乃
其德與既操者由百姓平德禮之冒世也甚全而居邪之時禮德

學而不思則罔
罔也則乎學者之不可以不無心云爾其意曰我思古人而不罔也則庶幾乎學之然欲古人之所為未古古人也故夫遠近取之
復存之而古以傳古人蓋思之矣不欲數傳而後遂以至歸焉
意然則從古聖賢學有學而不思者也不思學之極善止為之觀
其道既有學之人吾固與之極其變而天下之罔者亦何多也不得
其地之所同而精華竭矣矣統其大義之所歸而傳者矣夫好學
而思思之理果明之理者為長有可進無窮明天道之不測者將
其深思之所滑不可為未學者近也至於諸古人書而無新可知
其未審思者爾夫博學者有慎思矣風雅求其性典謀求其實有可
立嗣以明君父之為導者將其慎思之所及又不可為未學者道也
子諸古人書而有奇罪則去其未審思者爾思之後後一人性情
司其規矩各有其肯何也學之達皆其顯聖而死者也字當大
意無以所學教天下者乎一不思而孝思報謀是為聖人起
意虛解不學無術也哉思之而後一人肯孝與千聖經綸各有
尤學未及天其便治而制學者也才識區矣宜無以所學為不
者者不不思而罔則物非亦為三代不役之器安足靜坐不誠

已哉學而不思而已矣夫學而不思非能達其所思也苟多其
其想紐而不能下其處其指皆背直以為大焉已爾且弊而不
究將遂行不思也日不詳而明淺耳不詳而聽喪其于聖賢之文
焉寄焉已爾固而已矣嗟乎夫倘非有意於學者歟
學謂講習之事凡一技一業世務云為皆是讀者不過其中一事
耳今只將讀書二字並教帶字持字乎已看得不通謂學足以
欺誤人此自己見識却反極了道理也即就讀書論亦不止為
在文治爾程日用細微如洒掃應對進退之可至聖人若不
能事事不得其理所謂終身事之而不知其道耳後說大指亦
屬粗見故其說思字與學字多膠粘不上至其幽思盡致令人往
復不倦文人自當分別取之

臣事君以忠

楊以莊

聖人論臣公體其致身之本焉。蓋為臣者不私其身。忠之所為也。故曰。臣者公於心。孔子對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即秉君臣之義以立。故事君非以為分也。還則以心。蓋有不察已者焉。秦之何有蓋者。遂有不察者也。夫人有君親。學無偏黨。明王先以造夫士。而亦君子所以盡其心。臣道始可得而言也。矣。是故當其為臣也。既以以日與其明。聽翼為矣。則所進食而望。祇一可使之臣子。若曰生平欲濟君而忠。然今日之事。伊所懷也。既以其身付之東。而南北矣。則所拜手而告。無非有種。若若。若曰君不臣我。為不忠。而臣之風夜之事。其致。一

楊維禔

上論

也。以率於天者為事之。本焉。我事亦孔庶矣。而既已身之。蓋曰。獨勞我。第出其弱。之初念。可隨工尹。齊之庸也。以正念。於生。平者為事之。幹焉。時事愈不可知已。而既已許之。是以時時存心。我夫。苟有以。之小心。皆可汚辱彼乎。道也。須君之。當有過而忠不足也。傷於寵者。自近其心。惜哉。寵者。人從而待其身。矣。設中於乃心。而始。若君父恩深。社稷蒼生。皆吾性天不容已之事。近我與。賜期而忠。則難。聞也。參運者。中正之職。寬多者。人為政機之陪。矣。設中於乃心。則始知君國。惟重。為民為德。皆吾學問所自是之地。要之。有父于。百即有君。臣天余之矣。忠孝原以相成也。不然者。君不樂有不忠之

臣父亦不樂有不忠之子也。王此心也。而懷君國之憂。必忠身家。忠之矣。家國無新。無可兩。忠也。不然者。不獨君其不忠之臣。即子孫。亦其不忠之祖。宗也。同此心也。蓋忠者。人生于天地間。父心也。唐虞。仲中而用之。而忠無名。夏商。由其忠而顯之。而臣有極。故忠非一日之故也。當其為臣則以此。

制意為。性之言。遂離却分義。而單取其心。謂心莫真乎父。子。故每以孝觀夫。和道理。推引有何不合。然非本勾意也。要之。忠字却。為。亦在分義上。講出其心。乃得。舉一句分外。結一句分內矣。此。就忠。言。會。得。忠之實。心。為。忠。可也。若夫。將中。字。推引。天。忠之。中。及。端。中。用。中。不。偏。之。中。則。更。漫。不。相。及。矣。劉。公。宇。說。統。人。莫。正。如此耳。

楊文淵

臣事君

惟仁者能

惡人

楊以任

聖恩及好奸惡欲著其仁行無窮也蓋奸惡所以持人者也而惟仁者能之是亦可無藉於位也矣夫子有不淨已之思故曰斯人也非三代無有作好無有作惡之遺乎則好惡固先王所以仁天下也乎由今思之何以好惡不作而小民之耳目自非盡背人之忌憚也何以好惡日擾而一代之物態不肅非盡舍人之多欺也奸惡之人與奸也惡之之人恒相待也情生而即滑所治好惡亦天下歸仁之事乃好惡之人與能好能惡之人恒相失也權設而不當其石天下轉多枉直不仁之望則好惡未可輕用也昔有千古微有焉年我亦

楊維禔稿

二論

在斯好所惡之中好惡不足仁天下無所取焉而好惡不可無也起有鬼神明有符藥均資我好之惡之用好惡足以仁天下斯有貴焉而仁者為德性居天下之長而才情又可觀焉物以自全其遇人而不逆之然可知也于是在於人而明之以法當則知守即伏於人而制之以言當則知格而好惡為功於天下矣道德服天下之心而學問又就考三王以自信其遇人而弗改之然可和也於是人之美惡皆為衆然同無愛憎競逐而富貴一入之取喻若兩儀然亦不至於情之而辟而好惡已無罪於帝王矣夫可好可惡之容誠在人耳仁者蓋惡取之以自功而不得已也觀其所當

石與名伏

楊以任

而與名伏則獵垢共相尋指日月飲食之間夫聞而天下無能始能惡者是以論也然則好惡實有能運焉可好可惡之人亦各就自蓋耳仁者蓋惡明之以傷其意而愈不淨已之美之指終而惡不始醉狂喜怒漸及于君臣父子之地夫且恃天下無能好能惡者蓋以肆也然則好惡即載污辱何以從王而別汚辱何以稱天而持氣運固非仁者與典九矣夫積之之人智足以窺其計夫勇足以達其微惡而不謀自仁種之奸惡人之人亦有智以察倫亦有勇以翻案而然能自死打不仁而仁者獨依其能見仁者以其能見無亦不可以其保見也乎嗟乎此春秋之所以作也春秋者天子所以著其仁行

楊維禔稿

上論

無窮也夫能好能惡以溝當打理而淨其正不足其功力足以及天下為能也若解脫粗難其言博大名駿能與聖言無涉

惟仁者

也。他連連次類。亦將來講富貴賤。吾却謂其輕微仁而重富貴賤也。連連次類。二句。恆言不夫仁之處。非以此破除富貴賤。若以此破除。乃二民勸世之道。現如斯增歎。歎。既既既。富貴賤道情者。最難卻可笑。在彼家止為下業說法。奈何讀書士。夫亦為斯言。雖升謂死無違不去道理。終不遇。請問誰能死。死。這道理而不透。未可見諸公。程子仁字深理會。故論。胡謂如是。竟不知聖人。章說前甚矣。左傳名夏謂其微開富貴賤。章說存心太涉微細。則又并不知作者云何。向自己林前頭說他人。做夢。尤可笑也。果能章說存心。更有何微細。

樂作稿

二論

三上

富貴賤三

君子喻於二句

楊以任

君子喻於二句。而當定志于義矣。夫喻於義而所以為君子者。不可窮也。喻于利而所以為小人者。不可窮也。不以小人易君子。則亦定其志而已矣。今夫君子之名。千古不變也。亦千古之小人。所共趨也。而小人卒不絕。程子有不得不成其君子。小人有不得不成其小人。以止始者。以此終。合程子志而各行。而喻于天地之間。天地間一義而已矣。天下無不利之義。所以富貴。福澤亦成。理滿。物之大。資天下。不必無不利之義。所以志難。險阻。又致命。遂志之。當。君子深知其然也。行君子之義。無時不利。程子天下守天下之義。有。

上論

時不利於君子。夫豈有擇哉。乃小人亦非無利。此也。義足以害君子。則不利於君子之義。義足以名君子。則又利於君子之名。夫豈無致。害。一居處之驗也。菜油之而率之。是君子也。義足以自喻者。充其義。遂可達以奉天休。從民欲之事。是以或元或濟。有孤行一意之君子焉。而小人亦依違於其間矣。道雖一功名之徑也。使斷之而持之。是故君子者也。義猶未足以自喻也。充其弊。或告天下以重名。薛。輕。若父之端。所以權天。種人有相推。程子不濟已之君子焉。而小人。輕。心于其除。老已。蔽其利心。而借大義以自文。幾幸天下無識之者。而有以自達其假竊之私。顛倒其義術。而取厚利以相相。即深和儀。

世有疎之者而無以自解打明奸之意是故千古以上之君子未嘗
得見和千古下之君子亦相喻其門之感。涉姑之款是以可與
焉然不有其真其可考從來君子之偽其然上而喻者愈微也千
古以下之小人未嘗不心折千古上之小人利相喻其奸維之珠
解之行是以接踵焉即使吾以脫蓋亦欲附天下君子之黨其然
而喻者更微也。使非喻打義也大往小來遂足以格君子之志願件
有上守道之說君子之藏身亦淺矣使非喻打利也大往小來宜足
格君子之伎倆乃翻上其鄙之象小人之何時又甚矣故喻于義
而君子不得不成其君子也喻打利而小人不時不成其小人也

世有疎之者而無以自解打明奸之意是故千古以上之君子未嘗
得見和千古下之君子亦相喻其門之感。涉姑之款是以可與
焉然不有其真其可考從來君子之偽其然上而喻者愈微也千
古以下之小人未嘗不心折千古上之小人利相喻其奸維之珠
解之行是以接踵焉即使吾以脫蓋亦欲附天下君子之黨其然
而喻者更微也。使非喻打義也大往小來遂足以格君子之志願件
有上守道之說君子之藏身亦淺矣使非喻打利也大往小來宜足
格君子之伎倆乃翻上其鄙之象小人之何時又甚矣故喻于義
而君子不得不成其君子也喻打利而小人不時不成其小人也

子曰參乎全
 賢者道使人各得其心而已蓋道者吾心以忠恕求之
 賢者不忠恕者耳故聖門之論皆可紀焉今天道在天地間聖人
 一其心而聖人不一其心此所以疑天下後世之學者矣
 參乎之問近之而人不可不隨心而居焉與視之外常欲
 而五百年之流自合故夫子以為吾道之傳而不孤者必參也
 而猶以一貫若曰參其樂行焉道乎下而無害焉吾為主焉與
 其不也上論參亦云松吾道乎字面有盡而吾為主焉與造極
 其心不貳而已矣此言也忠恕者之無無條徘徊而自決而未反
 諸心者之所疑也常是時曾子唯矣夫子出矣門人則矣夫子以曾
 子為敏雖門人亦以為曾子敏也乃曾子以夫子為尊而門人不
 敢謂吾夫子尊者也曾子曰忠恕而已矣惟二三子不信其心而情
 疑也及謂倘而思之此道在人孰為夫子有疑信之用不傷此無
 疑也元矣惟二三子不滿其心而中道矣而所疑而出之不
 也夫夫子有缺陷之力宜偏此無缺陷之體矣夫乃而忠
 恕也與以我思想其不忠不恕者過而形見勢屈之餘乃
 也乎百世師也愛之道不能異吾性情如斯也以我思想

子曰參乎全
 忠恕者道而理論大小之外竟可以相知乎而常行常明之道
 同者乎朝夕斯也蓋一其道乎心而天命氣質之說俱可
 將一心字望之海集記夫未嘗無今人之皆微妙之情極
 聖道理沒交涉其中雖離用不感不已哉前惟此天命氣質
 亦宗果所謂儒家常語說法更於聖賢道理沒交涉也

子使漆雕 一第

楊以任

使其仕而悅其求信聖賢之至慎也夫聖賢之仕以行道也斯固不
 不博不慎者矣然則始而使何公不讓而後哉古者無為人之學問
 其無為已之功名者也足故仕者天下之所託命也聖賢之仕而
 不可不以不讓天子當日何為不使漆雕開仕也蓋世不可避而材以
 顯生苟自效於一官亦足以為人悅且無愧于一分亦足以為人子
 赤夫子周遊人情而使之仕者法也言由是而來之人之成敗
 仕者多矣其成大都一身而其成者不止一身也世由而後冷腸
 熱中皆不能保其無故靜自思焉不棄于禁色貨利之緣而猶不
 上論
 是有及於天下者何也仕之靜無天入者多矣其深者念之不足以
 終之而其靜者亦念之不足以終之也素風所期天時與人事皆足
 以應其有為靜自思焉不染於禁色貨利之端而加以見義必為
 之志而猶不能無憾于天下者又何也天下之治亂盈虛吾之性情
 消息與其能信也臣子無不敬之君父奉養而後錮足人哉故仕
 不可以不慎也吾性情之一消一息天下性情之共消共息與其
 能信也君父無復可疑之臣子我周之際非繫繫故仕不可以不
 也世間之所以吾斯之未能信對也此子之所以悅也可使
 之聖人固人之道大而非勢可悅則悅之聖賢成也成物之意微

而可永政四使其仕而悅其求信聖賢之至慎也
 相聖賢為志見大急處隔我重慶在但直捷所見亦自脫網不
 錄社人語自是謹唐高手

子使漆

鐵銷錄

上論

經文編

焉未見明

節

揚

聖人以明者待天下而惡其似焉夫人皆有明之性而無明之心故
 夫子欲淨明者而與之又重與之也蓋不似真云今夫人心有
 欲上千古則千古矣欲出萬古則萬古矣然石多欲者之旦暮千古正
 無以別也與其有千古獨為之心不如有自淨之心夫日用而有以
 自淨者此其人通無而吾道無所掩者也然亦難矣夫子嘗欲淨明
 者而與之矣若曰人情難全以至明之氣出之而管匠夫能盡其才
 吾將若若人觀獨得焉世態相求以至明之氣接之而見萬物皆止
 惟吾將于若人觀各得焉然而未之見也蓋人心之不能無欲也

楊雄節

上論

知除知阻每多太剛則折之虞似潔似廉蓋是勇而無明之輩及門
 之內有中機格語之間又有以中懷許之或人慾然則真然似然
 夫明者之不欺也信天下正坐此矣於在綱常節義之中君子履之
 始行明志知其志之不能無所見藏也則長竟遂絕小人哉哉此好
 惡是非之理君子持之然于無我如其猶有我見也奸明定不果矣
 德藏善矣用者之難也徒取其似以當之使夫朋以類起者寧可逃
 程小人義以襲取者喜無耶程君子天下之矣雖時時即千秋後皆
 能為惡者焉何也人私其心將飾其所易也惟虛應未見之說以保
 之使夫舉足皆理者畏程所見居心不淨者愧程所不見天下之

雄皆塊然幾千秋後有明者焉何也人皆有心得其所謂也故英

子欲淨明者而與之又重與之也
 用之全相既寫不真并認之本形亦捕治不的或時說或好欲或
 時周旋作意氣英雄看待則謬所以不淨為明之故亦無從發洩
 矣

焉未見

楊雄節

上論

揚

金

楊

子華使於金
 及康史之患與聖教存焉大諸乘辭乘之問為友良也為史
 也聖人豈傷其意哉若曰是可殺之以大逆乎斯世也止學問之道
 不明居恆而淡然於友也進而深然於友矣則皆財求為之樂也
 聖人各有重視乎甘斗之心亦各有輕視乎君父之意而解
 故意又無論已者子華於冉子也反也其十夫子則師弟也原
 聖人子華弟也為聖則人臣主也子華使於齊夫子與乘可也
 乘可也師弟之問可忘也其亦之違教也乘此馬衣輕裘此其家不
 乘不可忘也原思為之宰乘子與乘其也不與乘非也臣主之禮

上論

不可忘也雅無以師弟猶不可忘也字當有其則然聖人又何事焉
 雖然尋常無事之際賢人每於朋友之深情道義相長之問聖人亦
 勿斯人之私類當將子華不違將毋冉子傲然諸乘大夫而市也
 臨澤而信乘於友為友者十不得一焉朋友以為其毋者百不得一
 為若求也立有知己之言不忘於心何以請之再三與之五乘也
 為其欲也意仁是以此於必不乘乘子之風而義是以死而不
 為其欲也意仁是以此於必不乘乘子之風而義是以死而不
 為其欲也意仁是以此於必不乘乘子之風而義是以死而不
 為其欲也意仁是以此於必不乘乘子之風而義是以死而不

上論

上論

湯

學問之相長也
 不循余作聖人哉說二子只借二子為友食足下一針砭。交市
 支商為許多感慨想見維節平昔胸中瑣瑣處處與爾公
 滿腹皮宗何不下丁却太他情憑肝腸看洋一班供客時人為
 世間絕頂人物不難自見起于筆端當說道學常談看外種越鐵
 端學公不小然其大也無異思以余是非移情也如海蘇與
 蘇軾亦不無其意也

楊以任

楊聲帝稿

丁

[illegible]

之辭之以稱仁也乎博施者異日之事也仁者現前之事也舍其現
前祈其異日是賜與夫子終其身無仁天下之日也子曰信乎言也
何日而事於仁也堯舜有聖人之性加以聖人之心而人有聖人之
性然天猶告以堯為人猶奉以堯馬所以病也吾人即有堯舜之性
未必加堯舜之心而況水有堯舜之性則遠若窮於天馬遠若窮
於人馬不逾病也哉天仁者固終其身無非為仁之日也但能為善
能為萬善何問厚庠何問叔季蓋有方焉通著見仁者於人也
程六經之間已之精神立而人之精神俱立又見仁者之推人也
之謀之除已之志氣達而人之志氣俱達謂非可取以為仁之方

此逆受駕法力通達令滑如此人從一肢一節起見此從全體夫
臣起故所以異也。道意無一不同而前後左右亦多將行之異
人懷道而學於師者其於道雖同而於人則異矣。故曰

此曲受駕法乃道理合得如此人從一放一節起見此從全體大
段起故所以異也。題意無一不同而前後左右尚多游行之樂
雖公樓山遊醜壁於探採茶落滿維斗
舊時遊宴學前恭儀者即其體變實事非難免弊害遠矣
趙師行
上巳
定理戒勿爾低靡畏懼不為強勉最耳若機至神流養舒無速如
春水漫塘秋雲連嶺暮溪芳草綠五

上

、徑大

姪有博

用之則行

節

揚以任

聖賢用舍之除有諸已者也夫以為用之舍之不可不也當其
 金乃有不日而者行處之值子所以預而而相許等其意切定分以
 來雖聖賢棄生乎其間亦無不聽命行用舍矣顧我則無具而
 雖世以決之則亦非可也然惟造物是聽而人是尤
 就者今之用舍之役天人不為者也而古者聖賢有諸已以來之
 謂有諸已以乘之者何也用之則行也舍之則成也千古來之君臣
 行前本有未非徒援也此用舍而不能異者也定性行其所不能
 行故也然有性情焉坐年致詩書體樂與遠典霸非一壘也此用

全所不能同者也故事行其所不能同行處之除有開舉焉用我之
 機緣尚在可知不可和之開而藉以明志焉若且以信功焉夫豈
 不行之達乎哉而輕動不任往視者也君父之恩亦在可忍而不可
 持之除而軍旅以自全無效以功舍大豈不廢之同乎然而猶
 未竟至為節而輕若父者也然已用之矣而才其精使忠其純
 其忠相使下以實相說此大統有虛遠之懷者也既以舍之矣
 其義身道德不足以訓俗文章無能以自怡何昔日之若葉金
 也而黃金也於我傳記世數者也每未見夫用之則行舍之則成
 也則父則行舍之則成惟我與爾有是夫天人之故不可知而取

已之無可異者以行行處之有主則諸已之不可同者以聽則

雖我與爾以語休最難觀者一服於謝傲負之氣使夫聖人
 下焉信實公與指示行處本領大意矣然正而實難形容用及
 雖之法以如費上兩句即妙指取未句以清一點晴飛去也
 處雖未到孔顏門前若欲然已隱隱見而陽春應物小精全下
 本原之奇麗終南之蒼蒼真如巖壑耳

用之則
 上
 下
 用之則

足食足兵 三句

楊以任

聖人論政，偕王者之所以與民焉。蓋政以為民而已，兵食足矣，上下信矣。王者之政，不得無天子以告于齊門，民者政之所自生焉。為政者，使其民可與動而不可與居，故使未有事與焉，有政與焉。有政與焉，則政分者皆先王指民見其合者也。蓋先王無自私之意，重家國者以厚養生，夫非一念之故矣。而足虛持乎仁義，以其民足民各有自安之情，大道為公者，貨力不私，夫又非一旦之故矣。而豈尚止於兵農以誘其食，則食不可不議足也。兵不可不議足也。民窮易子為非，而國貧亦無以待倉卒之變。然計所足之底。

樞樞而稿 丁時

慎行上九武節，則開事行下九職任，雖以富邦固以生萬民。政在斯耳。兵觀則人不靜，兵無實則或心又同之以生。然計所以足之，出亦行牧，吾即大夫其可救建，設設每農其可救以平。邦固均萬民政在此耳。夫天下不可使求為利也，使不信之民皆惡其賤而惡去之。天下之亂乃起矣。烏在議食而遂已哉。領王者之世，凡為教以紀禮而民不為教以修禮而民不為者，原是行於貴義重禮之時，特禮義之生不于富足故不見耳。夫武事不可以明民也，使不懷之民皆首其血氣而思暖焉。天下人又多事矣。烏在議兵而遂也。幾領王者之世，凡為教中而民不疑教恤而民不怠者，原不后程。

獨行之事特信義之習固盛強而猶彰耳。惟王之政，則行民之相愛而威民之相愛，惟王政之及民，其初在兵農之間，而其積成在禮者，弟廉恥之隆，則民不可以不潔，信也。而起而現之足食足兵，信之矣。政不修，則斯斯辱辱，夫古孫之欲保征夫之日月，得則雖麟趾之心，一上成其家，兵同官而致以特意，恍然見文武之政焉。遂舍夫優遊之稅，兵甲之作，雖疲為體，教信義之明亦無以自振也。君相而欺其庶民，慨然作周公之衰焉，吾何以語子為政哉。以

樞樞而稿 丁時

氣行之又說盡經生家一制策論參訪。名

民信之矣。意承上句，不得中間更有教化在此。此文最為分明。楊維而足字在食兵上，便是說政之兵字在信下，且曰民信而不回信，民則夫子民信句，原根食兵說，故註用其後作轉，見此節止重兩足字，不違三分二項也。但非是食兵足而民便信，秦隋之世已不可行。可見民信原有教化一項工夫。但心待食兵足時，則教化自然而行。而民不離教也。故民信句，竟通入而足說，不得而打兩足下。故

解化工夫大須典有則是合是強，我哉其經營德流之苦，人驚其難曉。

葉公語

子

直而取於隱以明父之有子也夫直父為直則不利於有子矣夫

子隱焉故取其義于相隱也且居父之事天之道也人之性也不能

為親今無意為臣子者亦悅於義矣何至不能為親觀今者也哉

夫子行在孝經著乎子臣之說是以得其隱矣焉至春秋之義

不得已稱天以明之而於佛開殺之恩控訴見微其詞直可惡也

一其直非一世激刺之名而寸心安運之道今筆使日用間父樂于

有子消之君樂於有臣也惟我不揚然安乎直惟一人獨安之心

天下共安之理今故使字宙間父不得有其子猶之君不得有其

臣雖以孝聖不能無物難以頑民不甘違釋矣而能安乎哉恨羊

其於父子也何房其直之也以孝性乎率性之用誠與解

父子之問是非性之率也以父為市者也以為無子惡之之故非

所加於父子之問先此必非惡之心也以父易名者也信如葉公

之說是父子相似也父子相似君臣相似人道之福也孔子曰吾黨

父為子隱者焉有子為父隱者焉死以天下與舜非遠其子也以

利於丹朱而不利于天下不利于天下而適不利于丹朱不利則

與其不與而隱於隱矣焉有天下而卻雖非忠而私而親也

其意也而子弟欺忘其家祭其勤也而民神弗畔民神弗畔則郊

其意也而子弟欺忘其家祭其勤也而民神弗畔民神弗畔則郊

其意也而子弟欺忘其家祭其勤也而民神弗畔民神弗畔則郊

其意也而子弟欺忘其家祭其勤也而民神弗畔民神弗畔則郊

其意也而子弟欺忘其家祭其勤也而民神弗畔民神弗畔則郊

其意也而子弟欺忘其家祭其勤也而民神弗畔民神弗畔則郊

其意也而子弟欺忘其家祭其勤也而民神弗畔民神弗畔則郊

不為而為之也

不為而為之也

不為而為之也

不為而為之也

不為而為之也

不為而為之也

不為而為之也

不為而為之也

不為而為之也

不為而為之也

不為而為之也

不為而為之也

不為而為之也

不為而為之也

不為而為之也

不為而為之也

不為而為之也

不為而為之也

不為而為之也

不為而為之也

不為而為之也

不為而為之也

不為而為之也

不為而為之也

不為而為之也

不為而為之也

不為而為之也

不為而為之也

不為而為之也

君子易事

若之

楊以任

有道之君子聖人觀其與人之間焉蓋事使天下之大道也而不
於非道之謂則得無以盡人之用矣夫子故曰君子觀其則也若曰
身觀有道之朝其君若穆而受采采之報其臣若敬而進拜拜之禮
千古所以稱作人之君子矣蓋天生人才以事來道之君子其英雄
自予者無偏與余皆與朝廷有相副之意天生君子以使分道之人
才其功名予人者一進與拒皆與斯人有相感之微蓋君子易事而
難悅也其休予今已以從無不與告以善士然而人無得以任
其也道類君可惡與而不待其起也乎真人的善無不得盡其

楊以任

下論

蔡頤亦表會賦

才之公也而人無得以移其情也見為知己能令人德矣而亦能令
人愧君子蓋有道存焉耳君子曰居世之中修身以取人則須史之
顧視亦重用人之權道雖遠不肯則一身之前途為之風夜之餘天
道以度其心矣而凡與居與處之人乃將與之紛擾而競命耳目之
王道以寧其志矣而後多才多藝之人皆可降之執矩而觀規
之中有道焉蓋世之卿士不常人無人之類以奉天子然則而
有道者雖用之矣不亦以存存事矣乃說之中有非道焉
良不又顧此能之或以告天下然則道之有非道者
矣更懼以取其若夫則惟君子能定人情也及其夫小人

楊以任

引人品天道而為同厚材也則惟君子能有望者將人打
之域也及其良言應用而又以至情者遊人若廣大之迷不道
均當品也則易事諸說之君子如也蓋君子為世道人心計與
其使人與智也不知使人與道道定也而難易分焉君子則
天下之良道同行人而皆處一天焉君子終欲與天下共道
靜深古茂能使至聖之光極之而愈動復有律以程乎其間
靜深古茂能使至聖之光極之而愈動復有律以程乎其間
靜深古茂能使至聖之光極之而愈動復有律以程乎其間
靜深古茂能使至聖之光極之而愈動復有律以程乎其間

楊以任

下論

蔡子集

舟中時即問其不永持哉幾士
讀其文謂壽可千年其精神深也不中身而天則何也嗟夫維
其八古人也其父又古人也殆惡作古人耳深亦古人之深
亦古人之深自今語之即難幾矣
初意君子易事雖說子對下以兩句分項自為定格今思上句
有而字也字下兩句亦有也字及其字則如維節之會連現
之忙錯無敘者體亦正不可引至相惡思珠微議論跌宕其為
時之絕人不待言矣顧麟士
海香句有筋兩有丰骨波出非道無使字如浪動風隨橫

事說道語俱不卒提平出挑抹正反之例都見風神。其亦見
出落道中筋脈惟以緊湊自然。神來臨場如對平遠之山遠語
幽寫如入宵冥之妙真神妙中人也。陸雲若
上一句倒圓。下兩句中明之若上句即勝。兩字分講則下面道
理已盡。不用復參矣。正易上句而字一環。環或放投。落下面句上
句而字須急連。下兩句中此字及其字須頓斷。不可作一例看
也。此文正在此處。得神理。漫以普通字落觀。未甚其妙矣。李底烟
清真有結語也。

橫斷橫

下論

落篇先

君子易三

所謂大臣。二句
道在大臣能。以之者也。夫道非一日之故也。至事君而見焉。此以焉
大臣哉。夫子若曰。臣子之性。不隨分位。為有無忠孝之道。實由志氣
為大小。不假性而微。道而大臣之品。豈有不。可一日而進求之者。無
然則臣何大也。必有以也。先王惟其人。後世惟其官。此是人。士可以
為大臣矣。人。士可以為大臣。不曰君以之。則曰天以之。耳。來權者大
臣。而操乎我者。未明。夫所謂大臣。而若是哉。吾想大臣。明夫志矣。內
度其身。而求以芳位。外度其君。而不以取。名。事是君。而與之。操策。竟
也。不過其。自公守道之本。豈吾想大臣。又變化。控問。學矣。天地陰

橫斷橫

下論

落篇先

而眾可負。小人吉。大人否。而羣不亂。出吾道。而與之。便。操。時事也。直
行其上下千秋之素。豈不謂道之難也。君將以為。若然。今之君。由
古之君也。大臣不作。升降之想。不然。則君自假易。可矣。矣。當以舉命
朱辛之慶。或。君之。所。靠。而。進之。都。俞。未。公。是。呼。喃。未。公。非。古。大。臣
所。事。焉。耳。豈不謂道之正也。同事。是。君。者。必以為。忘。然。今之事。君
非昔之事。君者。大臣。方。孫。壬。人。之。望。不。然。則。投。亦。多。人。矣。何。不
懸。亮。一。人。之。號。哉。視。衆。人。之。所。少。而。假。之。持。操。不。公。老。臣。正。色。強
要。正。古。大。臣。野。斷。上。焉。耳。且。三。代。以。後。之。君。亦。自。有。道。心。也。飾。焉
無。不。極。窮。而。其。下。耳。大。臣。以。道。所。以。開。天。子。有。道。之。先。而。天。下。之

君者不立至以非道來也作諸式能力恒不能得之君耳大臣
 所以作君子道泰之主大所謂大臣者如此當是道傳于天與
 為一日之功名也
 以道事君是大學問大願力處時命載殺之見守不存乎其間
 直到不可則止得見有命弄性守則二子所同故曰亦不從也明
 乎此乃知古人必能可敬也
 但有不工把子處若其中的時不第能穿七孔五洞穴輪王九重
 鐵鼓

說之不以 若也
 莫指君子之枉事說兩可法矣蓋不說非道亦足取人矣而尤得之
 也此為君子之枉天下哉且古君子之朝其身不為世嫌之所加而
 道遠取舍惟其宜焉後之君子莫計其身之污潔也以身之不潔
 謂人皆然則亦不暇計其人之短長也此若是以惡易事難說者也
 夫君子之易事而難說也何哉想君子在上而悅者道而悅之者未
 必不以非道也在旁以先主心者代有之矣見好馬得不可風也惟
 若以養生心者人所便矣操發之亦虞其後也故道之行是君子安
 焉無為懷之策而悅之者莫測也通之斯非君子屏焉有外嚴之望
 而悅之者自窮也此其身殆不為世嫌之所加也矣雖然所與居者
 一人所與處事者一人此是修身致矣而不收士之用且無人清而
 歡獨亦無人清而歡疑行是中心正矣而不獲多士之功奈何夫執
 道者之哉大物也君子然亦哉神明已清矣休家人甚矣及其使人
 事君之矣百枝一能其器說以達多材多藝其器宏以命從而易之
 易將亂矣懸不一之格與合相求人得盡其所能而才日老從而
 之時得擊其後有定之官職人得盡其所能而技日精
 之難也而深平明也操則為不材則真世無用君子不器也
 人之所難也若尺寸之材則天下無功以道之君子所由器使以通

天人也。翁幾蓋人世之中。分身以取人。則須史之預視。亦重用世之權。進賢退不肯而一身之簡。抑為小事如此。悅如此。情不足法然。為散而整。氣流而固。人盡知其清堅微遠。至若起伏抑揚。舒折辟躍之妙。罕有窺者。讀此大須從心處著眼。唐詩

先生具三長。章法不板。設法不排。字法不冗。此皆硬苦思靜。求清求故。其行文刻而有語。語堅而有光。氣極其極靜處。偏覺有鋒發。可畏。此所以傳也。張翥

楊維禔

光緒

下祭而上 二句

學而與天質焉知天者也夫學而達之聖之知天也嘗矣故以知我
屬之天今夫天即不可知也故當遠而守其我氏而無不知也奈何
盡我哉故爲克者備一定而惟欲傳天之知然當其終日習非的習
傳天之不知也甚矣其無得於學也天子曰我之不思不克也蓋下
學而上達也傳天之下學于學臣學弟焉道之可達者與人共其不
達居天之下學仁學智學勇焉德之必達者與人同其無私天存一
上存之心得必達人以為學若是哉弗爲之矣我知夫不達於今
者其不達於天者也夫不念一有上之志得必秘已而嚴乎學哉

者我弗能也。兵我知夫。與天一體者其與天一體者也。我止有一身之事。吾之上下智之上。皆可自知。已知在人間而我不知。我自領天達之味。學藝成而下後。祇向上要。亦自分和。然于宇宙而我不然。若我者。庶亦可為天所知。上三。天之於人也。非徒知之而已也。有其耳目。隨有其教。傾天是為聖。任分處之天。以知聖知狂。為知我之天。我據其學。以不恃矣。然人之於天也。但求為可知而達已也。樞機聖賢變動。而時數不為一人。夫是為古今共與之天。以知古知今。而天我之天。我守其學。以自安。元簡何怨。何犯而大何必不美。知也。大也。子天道之道也。石公曰。古之命我。自為之。豈可哉。雖然。惟君子得

禍為不幸而小人得禍為恒惟君子得福為恒而小人得福為幸

乎而不幸吾無求焉矣而可為小人之恒哉吾人雖有所患傷而終不敢以成其心也

未嘗不為微自其措無一語打着聖人胸坎中物耳其知是何境分知我其天是何健勢是於忘尤作轉語我怎地一句說入窮通因緣吉凶禍福上去

規維荷樓

下

下

規維荷樓

信則人任焉

聖人論為仁必其信於人者也蓋人同此仁信則本有不動者也

於人任而知為仁馬夫子若曰為仁者說其說信心亦猶不仁者

說其行以欺人也夫仁則斷主一未有不信於人者是故外寬而

為急非任人之道也而人莫之任矣其所謂然仁人也在我一大道

之公在人不受棄世之處有必然者也惡大而信小使求人之道也

而人我任我不任矣其中洞然仁人也特則相安其福動則相服其

義夫其必然者也致行我信宇宙而共不以為疑急可恃之人疑

我乎今而何以疑我我行我信宇宙而共不以為疑急可用之久我

信我乎我而何以止信我也能行吾信者盈天下可知知馬知其成

已而不私其已亦知其成物也而各致其物矣百里千里分虛知整

之任以相推何使樂意不可與知即空家絕終遠之嫌矣而信者以

元氣盡天下則既如斯且盈天下可相必焉必其欲立而左右需之

成之其欲遠也而輔翼助之矣極之一世百世皆應則開之任以相

濟而使其行不遠自必即肝膽摩厲托之思矣而信者以太和愛系

用能如期即仁有時過不必彰信信天下曰是為仁人然仁人必

居恒自信即其家人父兄可無疑者耳即信有時而不彰雖終不

信仁者曰是為信人然仁人心也聖賢相信即其惡人惡婦同不

非能一與君子相贊也。往來始終之際。或無其委蛇。則反以濫而致之矣。夫相足之與相非。惟體可以已之也。一人之贊與義。惟推可以通之也。日新之名。理與日度之情。能信可以為孚。可以為恒。而不之疑也。然則非僅何行乎。非僅何出乎。非僅何成乎。當行之出之成之。窮也。宇宙已即。我道遠不足。慚悔其操術。君子曰。不然。吾方之有本。蓋而非吾體之有本。清徐是而致。斯可也。蓋勉乎不思。忘其贊之君子。如此也。當以禮以孫以信之端也。天下各履其精神。亦無與於戚者。君子曰。不然。吾之正物者。如是而通。而物之端正。亦如是而協。吾始覺自謙焉者也。蓋油然不能忘其贊之君子。

傅維麟 下論 卷二十一 王公

志：志者遠而遠味焉有是哉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也
夫非至善之學鮮

求志中不併達道者則程用不念志字易錯入二氏去達道中不
歸本求志則本領不足道字易錯入功利權霸去為根據有理每
達身分更自為深原介謂決責之實行以空闊之益米然

隱居以

下論

初之教政其勢然也其四方之等商久矣一旦有反商政而由舊
者有不行或以致遂成新治則周矣今天下之治亂無常勢者也
一代之規儀有常定者也然一代之規模未可以倉卒求也其後
必厚以歲月而後定而其始也有幸於四方之民者必從事焉武王
克商乃反商政而由舊也雖舊修之說也夫湯之法實存也而商以
之商之歸方雖也而武王之以典何哉想當時不廢亂政之四方其
年果曰康食不有其父老相與咨嗟曰率典不迪則下常有引煩
若從之事且其小民曰師非虐而其格人輒為歡情曰尚有典刑
則我當有相國為治之理政謹之密之修之也謂我之為政如此而
遂也而此時日之四方此日四方之政有沛然下於流水之原者矣
斯天子之加施於四方者雖未盡也而端事已見其精神道維維邦
之人有仁而簡易矣德厚而望之教其依然其有諸侯侯侯侯侯
侯以誰不厭其有章焉斯天子之和博於四方者雖無也而大
端既假其光采極思下典之五王駿厲而明肅矣有服而作之嘉績
雖然其有身自而自來白而自北雖不優其若財焉天者江漢
之國合者八百之侯其為行也久矣意惟朝歌邯鄲之域有斯功焉
不如其斯一時也乃時去其舊而從其新矣即異日之漢士多矣吳

之惟與係或其不行者久矣。愈而惟武緣豆。繼之不。幸而兩。繼而
思乘其斯一時也。乃時奉正朔。而則卑焉。其則主。雖得其勢。四方。繼
其若。反商由舊之。其政亦。然。而。則。一。代。之。規。模。乃。相。緣。于
其後也。惟乎其具。而。止。其。而。王。商。周。之。間。可。感。也。夫
為。雅。典。繼。其。得。漢。人。氣。盛。宜。其。為。名。林。之。賞。歟。也。四。方。政。行。周
（不但行上三項。亦。上。項。推。廣。在。其。外。蓋。商。失。其。政。雖。政。在。四
方。而。廢。阻。不。行。者。多。矣。武。王。據。之。審。之。修。之。行。是。四。方。廢。阻。不。行
之。政。信。之。一。無。所。不。行。焉。行。字。原。指。四。方。之。政。非。謂。四。方。服。從
之。而。秦。漢。武。王。也。文。王。行。字。又。精。細。後。改。集。論。新。境。時。自。使。武。王。主

子不枚拾人心之說。
下論
指商室其行政亦頗如此。蓋心開國有此規模。余最不善新天

四方之

性相近也

性以任

性不可已。聖人始以性正其始。焉。蓋人以相近始。以相遠終。其
者也。性。性。即。習。耶。且。人。與。人。相。習。皆。不。得。已。之。中。而。性。命。之。理。遠。焉。密
然。而。習。乃。為。功。於。天。下。矣。然。君。子。習。之。而。盡。功。於。天。下。焉。非。君。子
習。之。而。亦。甚。通。於。天。下。矣。故。夫。人。而。性。之。也。亦。夫。人。而。習。之。也。如。此
性。而。已。矣。則。同。相。近。矣。何。也。人。本。乎。天。而。類。之。別。也。造。物。既。為。其
性。是。人。也。性。若。私。之。人。與。人。相。私。而。近。矣。即。物。各。自。造。而。德。之。遠。也
公。毋。不。公。子。之。于。是。性。也。人。若。私。之。人。與。人。為。公。而。又。近。矣。然。性。者
之。所。始。而。非。人。之。所。終。也。即。性。本。善。不。終。始。夫。人。而。人。還。有。終。始

性相遠也

下論

夫性也物之性也。公不至。皆惡。性之微也。公不至。皆聖。其相遠也。而
性相遠也。如。公。如。前。從。古。而。已。然。矣。為。矣。為。半。從。古。人。已。然。矣。子。足
耳。日。有。其。其。以。供。情。之。而。為。雖。而。從。之。端。也。雖。也。均。習。皆。有。情。之
於。而。一。人。患。其。像。一。人。解。其。餘。志。氣。形。神。各。所。其。所以。待。物。之。所。接
距。而。起。之。勢。不。能。也。相。習。皆。為。物。之。場。而。一。人。探。其。本。一。人。忘。其。度
實。之。所。使。性。亦。若。遠。其。高。下。人。之。有。力。大。遠。若。矣。其。推。情。習。之。相。遠
者。從。矣。然。今。既。行。於。少。壯。不。遠。不。復。能。以。性。誠。之。事。而。性。誠
性。相。遠。以。終。相。遠。之。局。也。若。果。性。之。不。可。已。也。故。君。子。者。其。亦。全

一簡性字道理不異下面一樣其意不但以氣質之性為
 文雖并義理兩字亦多却畢竟無善無惡為本體極其至也亦性
 字亦性之義亦生即成腐障不若一棒一喝之為無弊矣
 如此看性字為多在相近之云不更又離乎故他只用懸空不着
 相字性字為多在相近之云不更又離乎故他只用懸空不着
 缺類也習行字為同在好善然相遠之云實為習行惡者
 而言其習行善之習與性一不亦言遠近惟習惡者遠於善耳
 孔子之言欲其終相近耶欲其終相遠耶既曰相則習善習惡皆
 存焉能復性乎說澤一書蓋源流習字將習惡之習亦可復性
 下論

耶其良知亦強辨曰習亦是無善無惡的則吾不知之矣



欲識其意 二句

古人欲意之舉知之為先也夫以我之知二成之意斯欲

不誠矣故古人之欲統於致知令夫人心同然其可知者

意則與矣知同者易知異者難豈不日用其意於天下哉天下之先

察各自致也一人之意之起伏不可知也而由去愈遠耳吾觀古之

欲識其意者蓋致知先之矣漢手無心之餘忽造一說則以為固

知之用其全以操應之終始者也計生平可自快者幾何意如何

而始於致知何而終於致知斯可知之不勝為耳寂然無知之下忽造

其端便則以為固知之用其全以操應之終始者也計生平可自快者幾何

而始於致知何而終於致知斯可知之不勝為耳寂然無知之下忽造

其端便則以為固知之用其全以操應之終始者也計生平可自快者幾何

而始於致知何而終於致知斯可知之不勝為耳寂然無知之下忽造

其端便則以為固知之用其全以操應之終始者也計生平可自快者幾何

而始於致知何而終於致知斯可知之不勝為耳寂然無知之下忽造

其端便則以為固知之用其全以操應之終始者也計生平可自快者幾何

而始於致知何而終於致知斯可知之不勝為耳寂然無知之下忽造

其端便則以為固知之用其全以操應之終始者也計生平可自快者幾何

而始於致知何而終於致知斯可知之不勝為耳寂然無知之下忽造

其端便則以為固知之用其全以操應之終始者也計生平可自快者幾何

而始於致知何而終於致知斯可知之不勝為耳寂然無知之下忽造

其端便則以為固知之用其全以操應之終始者也計生平可自快者幾何

而始於致知何而終於致知斯可知之不勝為耳寂然無知之下忽造

其端便則以為固知之用其全以操應之終始者也計生平可自快者幾何

而始於致知何而終於致知斯可知之不勝為耳寂然無知之下忽造

其端便則以為固知之用其全以操應之終始者也計生平可自快者幾何

而始於致知何而終於致知斯可知之不勝為耳寂然無知之下忽造

君子不能遠信明其所信而意中之君子成其小人成其

子而天下舉在其意中矣此所以為古人之大欲也

欲言微中每一語令人作數日想尤妙在致知力皆不說盡

凡人意之所發必從熟處生即家寐病狂醉亂時皆可驗熟處乃

其所明也故欲成志必先致知謂平素持道理講究得明白則意

發心當乃可持而誠耳若謂知能覺知意使不為惡能辨決意之

疑信則知在致知用力矣致知是意未發時工夫到意發後加審

數首察乃誠意中之慎獨非先致知也文多微其之思而在此

精微時解

大樂

程處前

欲識其

欲識其

欲識其

欲識其

欲識其

欲識其

欲識其

欲識其

欲識其

欲識其

欲識其

欲識其

欲識其

欲識其

欲識其

楊以任小

諸臣造於周室。得其室矣。蓋君一而已。可不敬歟。止於敬者。是惟矣。
 王馬。且千古人之分數而已矣。歟。生於分而偏不定。於心縱節以
 常操。未免貞為假。假不移。移易移之轉者。至矣。歟。止之丈人見矣。
 為人臣矣。夫適生民。所以立君之初。辱今古迷相君臣之事。文王
 不為為人臣人亦感無能臣文王者。而況在有商之季哉。天與人之
 說。此可謂足移忠良之意。與明之改往者。亦往。皆聖哲之慈然而
 立歟。之心不謂是也。但愛愛哉之中何事非君共是寵獲之成何具
 非臣哉。故高其節以悟之。亦見主有同德者也。夫天下無不可事之君。
 惟危者。

者大主也廟堂之上依天聽天明之君父道在服衆服事之而已矣即觀其義以從之猶見日月之主也夫爲臣而日見不足者大主也而服之間猶是日宣日厭之臣子心在依天厭衆之而已矣當其時其進有權衡之奉而教之統者必不以一臣易一君故主之養威不敢知而明矣衆雖之時猶起而欲聖明者非不爲一身解耶也乎君原無過誅耳其進有如蠶之許而教之至者必不以千萬人易一人故民之雖合不敢問而有二傾心之日猶能以婦服事者非不爲萬姓去說也吾君原自可后耳嗚呼此文王之所以爲文也此文王之所以爲臣也天植其性美其身身五十載不遷之貞心千古獨

之臣。嗚呼至矣。

位。然則滿低而由忠。皆從呂。黎臣罪當誅。天王聖明。二句。得來妙。
 五倫中。惟父子兄弟。從仁來。故不論是非。若君臣朋友。二倫。却從
 義生。義則寧論是非。是而義合。則爲君臣朋友。非而義離。則引退
 義絕。則可爲冠帶。故曰。父子主恩。君臣主敬。明乎敬之義。則文王
 與齊桓比。皆敬也。武王亦敬也。天下無不是之父母。不可謂天下
 無不是之君上。但人臣一身。生死惟君。不可以私怨而生慙叛之
 心。此呂黎二句之不朽格言也。若其大義而盡。則天降下民。

而徇心違天也。如謂事君亦如事父。違是非都抹殺。則非止殺之違矣。文於性情志。未至有過當之言。又不可不知。

爲人所

所謂平天 節

楊以任

雖天下之平而有道於其國者可求也。蓋孝弟不倍治在國矣。君子
 第其其道焉。雖問平於天下。我今夫不治近而治遠者。道要之精
 已非無怪乎明德之克之難追也。夫庶民之心。仰而聽于王。王修齊
 之主。天子之國。國而作夫侯甸男采衛之制。則發明。德於天下者先
 治其國。其說可知也。想是邦後。即以承序。各符以其意。為治王室
 之政。猶有欲孔通者。故天子不必求孝弟。求不悖于萬國也。無亂
 其國以先之而已矣。且序后各符以其意。為治王室之車。遂有款芑
 棨者。故天子不必誅不孝不弟。倍上于萬國也。謹治其國以故之。
 楊維晉稿

大參

而已。蓋天子修養年之典。其老也。為其近于親。環視國中。不聚著
 於父子之義。天子教當讓之儀。其長也。為其近於兄。環視國中。
 不聚著於兄弟之節。天子下簪。孤之令。其幼也。為其近於子。環
 視國中。不聚著於尊親之道。想王者無外而欲治之。象虎乎。通有
 如是也。想序后協心而王道之易徵。諸民有如是也。是以平天下之
 君子。政教號令。無日不行於天下。而理之。然日討國人而治之。亦曰
 有然。雖之道而已。蓋其不言而同然之心。何以聖主知之。而徐四
 海世主知之。而不能澤一物。聚其賁。則但於文具之事。豈非人心之
 同。不容誤而天下之事。之有可為哉。是故古之欲明。德于天下者。

不治遠而治近

夫子以前都是封建之天下。作者未嘗論世。遂去在治其國。分矣。
 治國一段。可補題註。聖人之言。百世可師。然所論亦各有當日
 理勢。非能預說千百年後之事。即知之。亦不欲預說千百年後之
 事也。每見時文論政治。全似漢唐宋元。君相規模論道理。亦全似
 漢唐宋元。一人名臣儒者學術。而最早者。更標以師叔中經海門
 尹中。議論此非止見制治失亦讀書而不思於世之故也。由維節
 此大雅之見。有識者可以額頰而悟矣。楊維
 重開書。勢輕損中三句。俱見手眼卓趣。第末句立意欠。則全
 局落空。蓋徒知國與天下有分界。而不知治與今之分界也。治與
 今分界在道字。若仍止說心同然處。則上三句已足矣。道者。所以
 遂其同然興起之政事。此國與天下不同處。故公須繫解耳。非謂
 即興起一國之心。而是也。

大參

杜文開

所謂平

莫見乎隱

節

楊以仕

君子修德之君子不飲自有其獨也夫獨為我有而何以莫見其顯

也君子於是蓋其戒懼云爾今夫修德君子無時而可以君子自

情也何也不睹不聞之我其出也何端欲睹欲聞之我其引也何漸

則隱微之除以小人決不以君子蓋隱微者天所不能制也人

者也夫人五官皆為天用惟隱微之除冷然自知可以明夫夫人官

動時為今移惟隱微之除應酬一念可以衡今而人卒無自制者曰

我獨有之也然天下之莫見其顯者其於斯矣豈曰此燒心乎生于

我者不心有其由而配想相逼其緒一丁可理焉豈曰彼境遠乎我

者生者不從除其微而意境相隨其微沒莫道焉君子曰吾知所

以極矣吾自為隱存後不泯而隱之此際亦大可思矣既已無隱不

見充恐有無可見者隱顯見不無反微者自為微吾復不泯而微

之時除亦大可懼矣既已無微不顯究恐有無可顯者夫微顯顯不

泯等無戒之微之恐之懼之若一合不君子即無以豈此既微恐

也君子即無以持此恐微甚矣君子之以隱微自制也理必定

初往故君子不徒以遠微之說勝小人欲須制其所始豈故

微不以知幾之力成君子所謂不離道者如此

行長字父除危忌處極其清操勤儉快則周知與上節界此各

又講到慎獨則又仍混上節何也界地分則功力亦分各有

下手法拈做一片便不曾定見泮界地來

莫見乎

楊以仕

中庸

附錄

楊以任

1

湯 傑

湯 傑

所求乎臣

二句

楊以任

為臣不易聖人見其道為大道在而君始能事然而難也聖人亦修

德於能臣而天下致身之臣非即其為人子者哉身致於君尊極

於父為人道之極也故君子嘗有舍焉然君子今之而非君者從

而施之者父者日家事君者侍是完無一能焉耳君子以為或未知

道也夫以高以厚立吾項雖進主以自為乎吾性吾命輔以問學

將私之以何為乎是故非之吾身焉錄邑者恐不可以對天子固也

而為獨所懷來傳明其知之能徑之捷觀步之密生之恩其未可

將起直無其宜游以胡然為無愧哉求之吾身焉體果文章可以

楊維禎稿

報周思而末也彼觀君而無他雖其臣將化之觀君子可以為類

匪人以為與主之佐其未易同也雖幾不可同得以子為有用

哉吾身然不知已而伸於知已故隱居中後獲上而先信友君子

原無然腹然近惟不一室之樂為合於大道之真起而允答明主無

德故久者此中事也我以君為能賢君不以我為不肖以亦龍虎有

齊未滿之願其身為父有吾君子之身皆為君有故哉贊暗為第

報而外擇生君子亦無餘腸大持不夫孝不匿之恩以勵精進臣

為為之所為報生報死報賜以友者初非三事也君求之君者我

為為之所為報生報死報賜以友者初非三事也君求之君者我

為為之所為報生報死報賜以友者初非三事也君求之君者我

為為之所為報生報死報賜以友者初非三事也君求之君者我

為為之所為報生報死報賜以友者初非三事也君求之君者我

微君之故胡為乎車上求與奔走余不忍為此能也微事君之

胡為乎途中為臣不易丘乃今而知之矣

華情甚佳有雁影碧波鴻飛通雪之致惜於正義無當耳

所求乎臣

楊維禎稿

楊維禎稿

楊維禎稿

楊維禎稿

楊維禎稿

楊維禎稿

楊維禎稿

楊維禎稿

楊維禎稿

楊維禎稿

楊維禎稿

楊維禎稿

楊維禎稿

楊維禎稿

楊維禎稿

楊維禎稿

楊維禎稿

所求乎弟 二句

楊注

弟之道聖所求也。夫兄弟之間，其難事哉。然以易易則有不能者矣。故聖人亦恒以自忌也。蓋自為道者之遠也。雖以一父之而不符同體之親矣。何也？君臣之際，君可以為義，小人以為利也。事有因多父子之則，君子愛其親，小人畏其名也。事有因分兄弟之義，夫有兄弟而形氣分矣。初同一人之身也，而不符不分。既而有兄弟，則父子之故，分矣。初同一人之身也，而不符不分。分者，命之。紛者，樂之。皆於弟乎？責之，弟道者，子道之象也。相樂相親，庶幾以對吾親也。能弟者，能子之蓋也。不足於始也，甚非所

以對吾兄也。兄之道，則易感通則難隔。故象世之兄弟，不如反生大骨肉之愛，不可以簡。亦憂念身世間同氣而勝者，猶存兄弟反此。上同者，何以子兄也？此實計兄何以親弟也。弟之切何以為人弟惟有事兄而已。兄亦嘗用常親多慈，則多慈故當責之。兄弟不如

實戰大炎緩之分。兄於手足亦憂念前患中相保為命者，有兄乎急及此不惟不弟之愛不敢見也。即弟之名亦不敢居。名為能弟，何

意？吾兄惟有事兄能而已。天生而兄弟也，其後費不失其兄親之念，則反其兄則為其慶。我兄有曲體焉，當年父子兄弟可憐

親一體之仁，讓且生而兄弟也。其後費不失其兄親之念，則反其兄則為其慶。我兄有曲體焉，當年父子兄弟可憐

維翰稿

原

依

而月。斯。征。程。成。足。有。深。情。焉。在。彼。伯。仲。叔。季。大。綱。非。一。家。之。中。才。且也。弟。孤。竹。之。事。統。天。倫。之。得。不。易。有。上。之。榮。遠。行。請。求。山。之。詩。雖天地相宗之重，然不足以復聖人之過。然則兄弟則有至性焉。而事兄處之有苦心焉。而謂易能乎不易能乎？為乎？聖人有幸不幸焉。而何論世情哉？安得一無在原之苦？而和樂且孺。既於此。既於此。弟以無枝者哉。二人也。

於世間情事，惻然以刻深冷淡之筆寫之，悽然傷心，不堪卒讀。四義中以此為勝，以其理差近儒者也。不可不

所求乎弟

所求乎朋 二句

楊以任

不敢後吾友者其遠也。夫人盡有友而無友。本明先施之道耳。君子相與何如哉。且施施之說不可行於君父兄之間。而朋友則用之。若曰至人之德氣同。是世人之佳木云爾。蓋知施報起而情氣先發。明而施報及所以不古也。大事父事君事兄之君子朋友則其後者也。以為後。後之君子何以善吾事。想友也者地。地則合也。佳佳有佳。然雖冷之陽與以供其溫。溫致之。是猶地之能寒且能合而道邇以深也。間亦有家庭難告之隱。與以用其低。低真性相摩。我孝友以情情事。察計難施。說交。說先說後。其施也。非以為報也。其楊維翰稿

先施也。本以為好也。於人無上。天之所以遺天下而吾得之。以為友。雖亦與本自情也。而得之不苟。既無結。結之。無虛則樂。則偶于和爾之。思而施之。吾友初不為其餘。以施之。非吾友也。遂則正之。遠則與之。先施者之臭味。用不蓋耳。謂詩讀吾友之所以友千古。而今宰得而當吾世。雖亦同人於野也。而此獨有。可成當美之章。成章則樂。則誰乎。推唱之。為發。既施之。吾友亦可推其餘。以施之。亦吾友也。或行吾友。先施者之情。神同。金陽乎。且天下惟人之不足。以為重。輕者其施可惜也。吾與友同為造物所料。之所處。或受其。或受其。見不無命之不。猶。物施之。易友而為我。夫亦

情。我之。能友。而我不先。則他友。安。若于斯。由成之。明。其。不。無。道。之。中。樂。勿。忍。施。之。死。者。而。復。生。可。以。不。悔。也。況。友。謂。我。能。而。我。不。能。則。謂。我。天。災。甚。君。子。所。由。要。之。應。年。而。可。以。成。事。相。報。也。戰。進。好。聲。於。味。以。迄。悲。歌。于。琴。陳。于。漸。平。樂。能。事。成。師。聖。子。楊。維。翰。稿。施。之。未。能。去。朋。友。之。義。將。于。居。親。事。合。以。何。之。也。交。遊。之。說。不。及。盛。世。難。吾。亦。不。屑。夫。今。之。人。也。非。無。悅。於。君。父。兄。之。人。不。忘。為。友。非。無。悅。於。君。父。兄。之。我。不。能。以。施。友。急。于。斯。世。夫。推。其。論。下。乎。今。當。其。聖。論。與。後。世。情。事。失。離。成。文。處。淺。於。先。輩。之。法。深。於。持。人。楊。維。翰。稿

之情。惟節定許也。陳百史。後世情事本當不可發明聖論。但須以聖人之義理為橋樑耳。今其胸中有最上一着。則斷絕情緣。本無往來為之宗。而於世間法又不求事理。但取其性。率其竟。激烈為之用。故其夫雖成大。皆與聖論無涉也。雖留四題。皆隨此病。故其淋漓悽惻。極能動人。然止於流俗之八耳。所求乎朋

德者善其身之奉不獨奉其身矣夫以聖公而尊且富焉其奉
也至矣而其奉親也亦至矣大孝不悅可思歟且道之不遠於人者
我得以達上一句義法始得之
以爲人君而共明共行其國或得之以爲人子而自奉自
修其家其間有全衆焉故路道之大者之於大舜之孝由今而
後不脫聖人然乃當日窮八無歸者何希也惟不歸爲子而通于
之苦心遂經得而聖而終升聞之玄德由今而思舜不又爲天子
則當何海船乃當其世夫自老者人幾聞歲時也惟深山之內有所
聖老遂使公庸之徒有所爲耕置置舜於千古父子之中而猶量
焉父母之我愛亦修德者之所孝又父母之我慈亦修德者之所懼也
通修而通不達者家庭取權之書也而舜之德則既聖矣即天置舜
打千古聖人之中而所望焉孝思之順則或格開行當年子道之元
顯或也祀在末路蓋視所不能得之於其子而本必達則之於其
親者聖人得志打時之所爲也而舜之聖則人既尊矣矣當其時
而頂尊澤也亦應德聖人之光華人非人之子然一背元鑑之子與
焉然其甘若威權之父然我祀聖賢雖彼有虞之人亦相與尊
也色矣而難明其孝思也哉移時而南之問慷慨垂衣之天子夫
而然說君子有天下尊澤於父母一若父有天下歸歸于子

必德字人一例與尊古譽保並列為實為目者也。五常平舉不貴特提是大綱則在賓主綱目之明巧則巧矣。理猶木的在三句標以孝而踐非以此為孝也。文能歸重人孝得矣。而時又難以福孝觀之說亦巧而朴的也。或謂孝為聖德之大端非德止行孝其德便足而非也。若及論聖德自然孝為大端而不止行孝中庸此華材只論孝。故可謂大德令德皆指孝而言。所以只舉箇孝不舉聖德孝德也。他聖不似舜單以孝成名有天下而修諸福耳。人孝豈一端而已。各有可貴也。就其用華經脫思去思來有意無意亦與無德如神君史至。重威肅然。將治中流旗翻展而可惡楊雄曰

楊雄曰

中庸

海錄元

德為聖三

故為政在一節
明行共政之人而不可不求其法。若道矣。大君有身即有道即修德之仁不求其法而沒曰為政在人乎。大乎既處為政者之廣已以缺人而反還打其人也。乃急循其本而天下之樂澤同登不如其樂得文武也有天下國家者之求多打周召亦循周召之求詳于文武也。是以聖王之為政也。曰無棄爾輔言其輔之而輔遠者也。而聖王之為政也。又曰我其無致言其約之而備實者也。臣既與公言人道。乃知國家無不可為之事。使龍人為之則龍而後治人為之則治矣。故亦無難於舉樂時。六君子為樂而效衆君子為之而成功。故為政在人。人若雖然蒙蒙而安者。是以為政在人。人之說亦精。曰是誠在人。乃人才非寡少也。雷者人非無人也。而髮康之績不食焉。則何也。蓋重千入而輕於身也。彼方以為若而人者可以治吾國。若而人者可以樂吾身也。何以取人哉。大即臣之良不足。以代君之明。身不徒以為身也。而以為取人。然後小人不得動吾手。吾目之聞而天下之賢才為我。故為政之主。進以取人。以身之說。人將曰是誠在人。然終律非不嚴也。敬辭亦時言也。而明良之敬同。則馬州何也。兩君是也。若其進也。彼方以為有君子以施仁義可獲多福之辭。而士於於望焉。可謝門內之慚也。而何以終身哉。夫以下身為倫物

楊雄曰

中庸

楊雄曰

之主。吾之道天下得而見之也。吾之不道天下不得而見之也。有則其可考。然則道者君臣政教所自起也。而以之修。然則其時公卿大夫取其道者皆得其所以天下之從而教政之身優。焉。雖然好修之主。習聞夫修身以道之說。豈不曰吾將以道治天下。我乃刀劍不執。不防于朝也。而王霸難用。君子猶有機焉。則又何也。蓋道愈盛而仁愈衰也。彼方以爲法度不可改。而不覺夫其日勝以爲綱維。不可廢而不覺其漸微也。何則。吾道也。夫以一道爲身世之用。仁以行之。而天下相與式其外也。亦仁居之。而一人先。然以養其內也。一德一心。其可冀。然則仁者。則雖麟趾之爲。咸以之修。道然後當其時。公卿大夫。與其仁者皆欲切其心志。以效治平之說。而一人有道德。焉。云。公而明于爲政。在人。之故矣。試求詳于所以取人而身之說。可也。未詳于所以修身而道之說。可也。未詳于所以修德而仁之說。人可得而惡也。至步高視遠。後古人之教于其間。然使效豫章者。爲之則偏鋒耳。知和流清。初作一層。繫于二層。間有掛勾。不害大家。甘榮。爲政在承上爲已說。故加一故字。只輕。述過。取人。以下王。上文來說。推而言之。道統如此。體格不易。楊雄牛。

渾活流轉中。復具孤情曲致。淡韻幽安。此大家之所未有也。其各首句。注重下二句。我周知其格局。然耳。然遂展中四顧。人字乃反重。首句。凡文章輕重。看用意手法所在。不論分股及字句多寡也。作者原未嘗有重首句意。但做來却已如是。此亦太討好。喜小。巧不精于古法。而自抒心得之態。讀者又不可不知。

故爲此

力行近乎仁

愛敬其在斯行也而已夫大舜遠道顧力耕如阿耳仁德乎哉

若曰道以德行而德所不足者即錄可據也人道以求之歟人主

要以仁修道之初非為一身所以仁天下及不仁者使之行而至焉

其道立也。勸非為一世所以仁後世也。不足者。後之學。而行之焉。

仁者不以人而生。道有其因。然夫既行之。我亦

行矣不然而與急或樹矣古人忠孝之事存其同然學而知之

行 爲 著 矣 久 不 然 而 氣 愈 鬱 矣 抑 矣 益 使 諸 心 而 命 爲 之

上上下下交相感通是土性

一毫盡於人一分而於非無益之費道乃空

而不可以親戚失道之心爲仁者德與恩非其所當而望

也。夫父子兄弟間時至歲相見之也。其於阿私也。其易忍不慈。呼為

也。實用一日之力而舉非訖上之策。索權之所聞而可以觀本矣。獨

事。虎。不。仁。也。事。無。不。敢。行。至。致。于。宇。宙。之。間。道。足。以。相。俦。而。德。未。

之相。相。也。肆。人。位。以。按。道。德。之。數。匹。夫。皆。有。相。迎。之。善。氣。故。

聚行而鄉鄰什物則著仁者多凡不仁之人亦或聚賭期技

非附指連相與之致控義以自衛耳。置身人紀不

程氏之爲學亦無不露之本心故至于行而冒仁也雖州至于力

樓閣

1. The first group of variables includes the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respondents, such as age, gender, and education level. These variables are used to control for potential confounding factors that may influenc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independent and dependent variables.

恃強諸侯則天下畏之

居天下之勢者利用德而已天諸侯相結而天下之大勢有所止矣

莫致保即所以生畏也天子告公曰政聞不舉之朝其位二三反非

也乃可卑用德矣何也夫九歲不足以制則德不足以懷國也然而

德威者不足之基者也從未終上明一作見華方果正以無所知

天下而見天子之勢則其兵懷諸侯者之端其勢不可劫也

天下之勢固易動而難安也先王選建明德新故相維視天下於諸侯

之勢固以尊天子存天下也分天下之大勢存諸侯而固合諸侯之大

勢存天子也蓋已制天下而無警而固之然則天下之不畏也始於諸

侯而天下之畏也始於諸侯諸侯者天子之事也我正其為天子諸

侯將正其為諸侯一而不術分則腹心合則干戚焉天下之心不徒

服於天子也乃合有辟皆載一人之威而用有司而明矣守者惟此

操者天子有德之氣也天子示天下以有餘天下之諸侯皆深其不

是伯叔甥舅各居其國各子其民焉天下歸不徒服於諸侯以服

於天子也乃合有辟之修皆物一人之義廉則博而折術者惟

德字而忠廉英雄豪傑之生每以朝廷之紀小天下急欲習見大德

而庶邪至孝也忠孝之白然者深矣人情不古巧成惑心之民

從何君公之間而生端彼日有行枝餘相執標本相應也俯仰之

也舉其絕乎則善矣操諸侯者之端其勢不可劫也道德不

德成皆盟而難持也德威不竭內外更輕之相字也政則不舉之朝

可以用操者如此

天下畏之非諸侯畏之文本相維而新相衛則草野不敢竊發

莫不敢生心天下大勢如磐石泰山之安堅固而不可動一畏字

中折也甚廣先王建封本意亦足如此博識高文揚雄牛

筆勢天象機乃觀歷以漢人之道前許家人之訓味故後而不

難而不深所見只是勢字故中雖根本修身崇政而權術之

勢隱然要聖人府言操畏乃情理之至而勢在其中非徒從勢上

操勢得獨

計較出來也天下畏固不即指諸侯然亦不指草竊亂雄也

符奸究諸侯自能畏之若布衣揭竿而取天下以漢以後嚴封建

為解嚴事三代所未有也九經之序自近及遠自內及外故恩

天下二字大吏持要荒以外而言舉要荒而域中附庸之長婦遠

之民固已包括無遺矣單說畏叛亂之民是後世策略非三代聖

人之常經即畏字亦不足以勢鎮壓使民不敢叛也字體未法

打物道德一風俗同乃所謂畏也不操諸侯則國異政家殊

而不敢不貢爾王斯為不畏王威耳將畏字看熟做學攝篆

有德者有禮君子不徒以行為急也夫禮者道之至也三千三百非禮之至也然則何以崇禮哉今天下一遵而已矣道器之說分而禮與德出於二禮之原夫而德性與則學人出於二此至道所以日趨於人也而聖人及乎聖禮以教之夫提復以故之者豈能納人於禮以行之哉禮係三百威儀三千皆聖人之至德所說也想聖人見天下之動而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今其禮具在也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得而宜之存乎德行君子蓋以為三千三百之皆係也

之德性而禮其學於是焉禮則見之德性則大廣大焉則故有之所以存焉禮也孰知夫禮教中庸日新之所以增吾德也於其中禮未全之禮焉即於其中得已終之節焉夫非吾身之序而可開可學以復吾禮者哉不致不蓋不極不道不具足知者夫其人者也惟人主存焉物有遷人所以降格物致之盡之極之道之以且知之者崇德者也惟德本厚故從則吉君子所以至於天禮者天之道也崇德者人之道也德崇禮厚則由禮命於聖人德崇禮崇千有為者指禮去然則君子非徒設於行禮也不使德性同學出於二而使禮與德出於一而至道與矣而禮乃行矣抑無忘懷之小人其初皆以

行禮為急者何也日行日新則日盛禮者養遠則行而遠施之故同不文勝受禮也臣天子如此故再三致意於禮上之意所由至於敬之意也伯陽語之曰去子之驕心與其浮氣則可矣此亦與

前儀有禮字似當用外局序若先舉大家為之或不必以禮字申抑也陳百大如律詳但論局序則近時搭趨纖巧將戲法也此至巧搭之題畢節亦宜肯作纖戲之文者哉其意中實有吐一段議論故讀吐題

禮儀三

中庸

一節三種其致燒却而稍存無體之禮乃謂之真禮則聖人之禮止矣吐章原無重禮字蓋即以禮論聖人之道之妙正就三千三百上見故曰優大焉但人不能修德斯道不行耳尊德性節正其修德故禮與道為體不可云禮即是德而三千三百為非禮之至也蓋其所見止敬於錫飾儀文之人而因燕惡禮法之士其既也同燕惡禮法之士而并抹微二千三百為非至道提有勸察周旋中禮之聖人適其前必反疑不如禮既之真矣吐吐豈文章小夫歟

禮儀三

惟天下至
大經

楊欽任文選

詳論至誠之所能，既控大經著之矣。蓋大經在天下，不可一日而

載也其為天下至誠也者而經綸顧不大哉且造於天地參者其美

常居於人倫日用之間蓋我性人性率之為經焉矣顧凡人一日

城遷以寺一町之經喜想有恒而已達乎天下乃從赤而然之續無
 字之卷

窮才六行遂不諱於辭林無王右軍打王老此因王士道不

子之元氣天下分寄之至微全收之矣夫以知與能之芸工也使非

震興全書難以特建錫庶民想仁敦孝惠之精神天下虛聽之至誠

樓外樓 中庸

實總之矣夫以作且息之說也使非極其實者誰以其能救百姓也

而天下之大經於是為至哉用矣天下之至哉能辨物者也至哉曰

天下欲惡同物矣物少而欲多即父子兄弟亦有不能不爭之理

愚昧之徒是故五典三
物耕考子不攷而達
而不憚焉

卷之六

其意。爲休。則惟辭。止之。精意。是謂。經綸。之事。持始。於男。女。始。

韓散居空者衆神靈能起而蒸子君臣猶是以各安其位蓋一不

家正節天下正也天下之家正而天下治也至哉深具一家之愛而

100

能之謹司者甚微者哉想禮元居正之道法見博姪論之事莫嚴於

朝廷無以辨上下者定士民之志而親疎貴賤循是以相習其心

安業者所以享天下也尊主者所以辱百姓也至誠外有自私之心

而能以燃傷者甚大然則有千古不朽之經論即有千古不朽之太

經何人也止一歲雅古今矣馬通其主僕示穆人以不可

力不
 爭存
 論物
 有而
 爲世
 爲可
 爲或
 之居
 其結
 其無
 乃一
 「作
 不物
 尊也
 而經
 改其
 立小
 甚矣
 至義
 以二

天下之至絀，豈綬所能盡哉，而其能同於大綬見之矣。

其仁爲從人字。中入經給字。維箒此箒。從經給大經。

青瑣 惟天下

晴影仁字皆隆寓以來絕唱也。艾千子

文字大處在筋脉細處在淨同。此父小起內將題旨說盡是不養。

脈之通也篇中家人父子仁敬孝慈父子兄弟君民親友男女親

廷種之雞見此不淨詞之過也若文真朴固不以此累掩矣士

[illegible]

聖明未盡爲未甚真耳。亦不爲不許。古人說道理朴實。頭處儘粗頭。

亂服葉大枝疎不似後人含糊治煥然其理既真愈益愈渾厚。

政文之精粗以理為斷不問制也人孫評故為省說法見

志之權而古之說又別不動心之說矣蓋動與不動亦心前
 耳既其心而者其志夫固居然神氣矣想其示別程告子也而曰
 有有心之心之人皆不能以無動則然因其心之所之者謂何如
 則全于志氣之發而心之所以不動可乎別也即明于志之說
 之所以不動既可乎而別也宇宙如彼其寥廓也然以聽有心人
 之持持有如精其氣致之氣與近夫同蓋天下後世世罪其無
 先捨其無志即堅發若是其相守也誠連縛一志士之乾坤有
 精華果幾矣數不與匹夫同蓋此天下後世想見其心亦且挫
 志在卿相者當之以奔洛而氣不覺其萃然非能伸抑奮盛之時不
 能伸抑奮盛之時也所志不存焉夫天下非徒志之而已也而如
 此之無其主則殆矣志在卿相而行道者皆之以愛是而氣增其
 歉然何能伸抑於行之途又能伸抑是道之域也所志存焉夫天
 下事即有趨舍志當之而張弛之惟所用在此矣雖清夜旦物使
 之處處無則意自有通夜夜之道而知者而後為之伸者不以
 為然矣夫伸體而用氣行而用氣其明從也矣而要之通畫
 志之變張無賴風華氣於分其雖少非氣盛時能變人之心矣則
 有當真老杜之故而行者居焉之時者不至於無其伸矣

大將將養氣之學有以自得於心矣蓋人心所恃以往者浩然之氣

是也其善養而不自得歟孟子曰今夫人之無心而氣亂者

何足與論天下事哉惟是天下豪傑之士概以有心自負亦既此獨

命其心矣而忽然相違之際依倚于義之不大傷則氣壯也亦既盛

厚中其心矣而一旦感懷之餘旋轉于情之不足則氣弱也嗟乎

其心之初也甚矣我自問生平之心其誠行於為物之上也雖被之

而大氣實而無餘者心受其不足弱我自揣生平之心其居正于

為物之中也易授之皆如大氣往而多餘者心無以自樂固乃浩然

之氣之足以養吾也一日浩然耳手足皆有自得之意時為有餘

于其心也我之能養浩然之氣也日主善養善養神若有餘未之

物所為無餘其氣也嘗見君子以其氣勝小人大勝之以氣第一

端而已哉一端未善及不如小人者可以苟容于天地蓋無正氣有

邪心者小人可安其止恭而君子自有其浩然所以痛也故取吾

之氣給吾之心初非為勝小人而養也自揣其故吾而已矣則四十

歲前之消息與以後之動靜可自知矣嘗見君子以其氣同而志

同者以氣蓋三月之故或一日誤善何甘讓君子者獨錄其隆為

情所可有理而不無者君子者有其勝而後我無以自全其為

浩然能自已然故給吾之心于吾之氣初非為同君子而養也不

得其故吾而已矣則四十以前之積養與以後之修然可并言蓋

即四十年之境界其少也物或中其邪善其壯也物或求其弱偏

亦都深服隱垢不可改之過以虧其正氣則善養一遊則需人千

倍養德義之地我返思之皆使然然且四十年之力量其少也固未

足以窮理其壯也固未足與雲性說也和明忘其必欲燁之樂以護

其元氣則善養一歲則移人于止止不惑之問我返思之有不

然然焉者置我於行道之勢我止為不與然非養之於身人矣于

然然也即豈我乎道不行之勢我止為不移然非養之於終身

浩然能自已然故給吾之心于吾之氣初非為同君子而養也不

得其故吾而已矣則四十以前之積養與以後之修然可并言蓋

即四十年之境界其少也物或中其邪善其壯也物或求其弱偏

亦都深服隱垢不可改之過以虧其正氣則善養一遊則需人千

倍養德義之地我返思之皆使然然且四十年之力量其少也固未

足以窮理其壯也固未足與雲性說也和明忘其必欲燁之樂以護

其元氣則善養一歲則移人于止止不惑之問我返思之有不

然然焉者置我於行道之勢我止為不與然非養之於身人矣于

然然也即豈我乎道不行之勢我止為不移然非養之於終身

人無以有此一日也我所以俯仰數十年而止此一故在也我行以

甚悲夫氣壯且弱之過以成其素健也若夫志敗氣衰終身而無心

之人則又焉足與計事矣哉

文以氣為主氣不可以不貫鼓氣以勢壯為美勢不可以不息川

流迅激而亦洄激遲遲千軍萬馬而風恬雨霽寂無人聲雖終始

相得之矣修補也

得與與之思致寫出雄如之境象其真愈深其曠愈顯此不可以

致諸公過求者也其佳處全在已攝下意然太已覺無餘即是不

及先筆處

天氣亦不是在這裏。

有以命吾氣者其心積於義也蓋義在氣而不在心非滑所著論也

孟子曰集義者足謂全夫人止一心其心集禮類功名顯輔嚴節

梁或生焉其心集於枯富貴而外氣遂盡矣故後世不矜氣節與夫

氣節自矜之士其心俱不能無動焉若夫浩

義者所集者耶
 天地之間一人各為一
 義所為者多而

所為生者適妙然而聖賢之氣不相借聖賢之義原不相借也哉

集○名○而○已○矣○我○在○天○地○之○間○時○自○為○一○義○所○為○義○者○逾○而○西○

學者逾盛然所置身於最衆者有特出之功名置心于義理發無異

楊維禎詩

端之問學也。然則自生而己矣。惟憲之精神胎而不可與也。將念夫

正路之由所以完夫人
生之直學故一善行此
決不以有至石然之

山人易無為而為之君子小人之間自明自行而已

日用不無壘此豈鄉和所能加哉亦惟傳之精神

是夫三代之直也。即定黨物之直。而氣養于其下。不

情之君子固其德無自幸之小人君子小人之對自無自定而已矣

○美和○天○
示生平無憾此堂五霸所不能與茲有大力不可圖即不

新者原其初則天之誨也

之具。其精者自反。綜之權氣。有小之。以時。任而疏大。以之。

事會而愈明者初其機則我之所生也。想自居恒敦義以來行誼

讀書之素第嚴非義枉一介而正氣以定當君臣父子之窮欲明於

義存天下而正氣以留夫乃知浩然之氣之有所從來也集義所生

著是矣夫天下失其直之人其枉名義之數無以窺之也既無以窺

之則亦無以居之也故聖賢所以自考者其際微天下卽義立之於

其名於義。數。據。或。不。足。以。全。反。之。也。識。即。足。以。及。之。力。亦。或。不。逮。

金泰之也故聖賢所以自為者其功深有是哉集義所以為立善

安明性德者義在心而亦在氣不然者義在氣而不在心吾懼其

有而動之

有
五
十
三

刻骨刺心之談何處可着世間皮肉神氣

發是也。但於集義：「藥六分，內外不分，得久，替藥，繫不，定，是。」

虎爲只一二事。佛令真義而不能持久。則他行必多不愜。枉心浩

然之無生而後矣。下有不悟。云所件一有不合。于

美則不慊乃指此事非卽指合巹之事也

事畢少正，正在積火處。

1990

是集義

影 反是時明其政則

楊以任

國無不明之政刑無蔽心者也夫時而蔽之雖得人無益也則政則
之明焉公也止世主而加意行得士以亦既有仁心仁聞者矣無系
其見可蔽而蔽之也夫以士為開蔽之士士好自和也仁主而華與
士共開蔽乎不有攻乎不有攻乎無固而不有治法無固而不有亂
法初無治亂也每移打中安之則則亦有人焉以明之可矣然無
固而不有督七無固而不有罪士初無督不肯也每與於醉飽之
期則古有君焉反以欲明之不可矣何也雖有賢能無林主心之蔽
也夫誠當然而起而為之君者各欲及其身顯名天下安能也上侍

機

上三

幾千百年以天幸為常也非及開蔽之時而不濟不及吾之時止發
若才公欲攝八寸之物以射不朽其後上打一二寸之開也甚于我
矣非徒及吾開蔽之時而不濟不及吾賢能之時當其時不以教改
優上之說遂開其事情亦不以用利察上之說遂其幾路正使在
位之職之人不至於偽而無用夫而不懈則名實宜明者一當是時
之網之說不以解縱而予慢不事上者有得有有不以嚴苛而予免
疎刻深者要便自贊自能之策不至於指上之者惟利之懷則義利
宜明者二改也刑也名實也義利也一念反之斯反之矣及時者要
時不思二三君子後聽控升沉反將者不擇時方時一二臣工假濟

子多難要安懷與使自懷與夫我不自暇而所與鄰者不濟敗矣
通身神力注在一箇及字上寫得精英滋發使人起開難運變也
思

反是時

機

上五

聖人人倫之至也

惟聖人倫之至也。夫夫人倫之事。聖人自為之。而天下後世且以爲之。或爲之也。蓋有其至也。倫而不可不至哉。今夫人而不期其至。則亦何不可。苟焉天地間。僅有容之。之極。倫類間。此而相值。亦僅有容之。之可。保夫亦自命爲人者。也。雖聖人倫之。際。不如。此而。適已也。昔者。親親。尊尊。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類。類作。述明。良可。觀我。此以後。之事。有聖人。則人倫之。章。也。夫人之。倫。也。須。安。容。聖。哉。聖。又。聖。子。聖。君。聖。臣。亦。當。平。不。致。居。之。名。然。人。又。人。居。人。子。人。臣。即。日。有。此。止。之。善。善。就。聖。人。而。思。之。則。聖。人。之。于。天。道。也。而。止。有。楊。氏。節。稿。下。五

聖人之於人倫。實合天下於聖人而思之。聖人以爲性也。而天下以爲教。是故一家政範者。聖人之道。有聖人者。通可達也。至自命者。蓋猶之可。情。聖人者。庸之。也。然。而。庸。與。齊。皆。聖。才。之。而。用。也。而。非。聖。性。之。所。存。大。有。至。性。焉。不。治。倫。物。而。治。身。身。欲。以。初。典。哉。乃。有。物。守。其。原。而。莫。測。其。所。至。也。於。是。無。技。而。可。享。而。遠。庸。之。不。幸。而。見。能。而。遂。奇。之。夫。庸。奇。者。倫。中。幸。不。幸。之。數。也。而。聖。性。之。至。者。於。此。矣。然。而。遠。與。遠。皆。聖。度。之。所。包。也。而。非。聖。性。之。所。爲。大。有。至。性。焉。不。致。而。適。一。身。窮。人。非。四。海。可。賻。赤。子。即。大。人。之。全。事。其。本。而。情。有。以。底。至。也。於。是。隱。其。懷。容。而。以。爲。近。見。其。經。緯。而。以。爲。遠。夫。遠。近。者。

倫中隱見之迹也。而觀聖性之至者。於此矣。想大明發軔。真之。不。得。已。而。不。致。同。於。人。之。等。而。遂。以。其。不。可。致。不。可。極。遠。其。於。倫。也。無。所。而。已。想。夫。在。宮。在。廟。之。無。致。若。不。可。也。而。人。之。且。而。遂。以。其。賢。猶。究。皆。神。者。勉。其。紀。綱。其。於。倫。也。已。而。已。有。聖。人。之。自。爲。而。造。物。若。以。典。禮。致。庸。倫。使。之。有。要。而。自。中。各。散。聖。人。雖。有。聖。人。之。自。爲。而。遂。使。人。世。群。起。坐。立。不。爲。無。致。而。人。之。應。中。各。不。忘。夫。聖。人。聖。人。不。自。爲。至。也。而。天。下。後。世。皆。自。其。至。矣。乎。嗟。乎。人。倫。而。可。有。至。有。不。至。哉。聖。人。有。境。無。不。脫。中。而。無。不。出。非。如。此。大。心。胸。大。觀。也。如。此。與。至。字。相。配。也。無。復。憾。矣。一。種。貌。若。豪。邁。之。氣。可。宜。時。作。者。父。子。下。五

會通章大意爲言。全副精神都注下法字。知有至而後法。生亦能法。而見其至人。即得其解。不能出之。幽微重快如此。章法雖奇。以整實散。一氣編綴。機勢相生。曲盡直下。其不有自然不可思議之妙。非思法。乃精於古人之法者也。陳選機其通處。生從家庭記起。真下太。隱。邪。碍。不。知。人。倫。二。字。原。義。通。而。不。通。之。論。人。大。中。無。致。而。可。享。遠。庸。之。不。幸。而。見。能。而。遂。奇。之。夫。庸。奇。者。倫。中。幸。不。幸。之。數。也。而。聖。性。之。至。者。於。此。矣。然。而。遠。與。遠。皆。聖。度。之。所。包。也。而。非。聖。性。之。所。爲。大。有。至。性。焉。不。致。而。適。一。身。窮。人。非。四。海。可。賻。赤。子。即。大。人。之。全。事。其。本。而。情。有。以。底。至。也。於。是。隱。其。懷。容。而。以。爲。近。見。其。經。緯。而。以。爲。遠。夫。遠。近。者。

義人之正路也

楊以任

大賢居天下之正路而明其至正者焉夫以爲不能由義亦必有所由
 義而路不不正矣故爲之明則其詞曰義人之正路也且自人以不
 能由義之說陰違其非義道矣而民自徑焉吾直告之曰義路也彼
 且謀爲君子之所履則斯曰義人路也彼又未見吾儕小人之果無
 所以指之也則莫若分之爲好徑之民而明義以應如之路人亦知
 義人之正路也予想多欲正己之君子取其義以成仁彼動而不正
 德人安其身而後動人之仁是千古者皆其義是千古者皆其德也
 德甚焉而和若夫下之務事則仁亦有時窮君子之心有義據之而
 起而遂無時不義夫大之義矣夫大之所自正之區域上使克
 術通乎而欲制天下以無爲則仁及有時焉刑名之國有義義之精
 始而後無時不義道德之中矣夫義也道德所不敬之極也則則
 義非可棄之物降其所自來而天之以各正乎天下者也天平之而
 本不取歟吾自知坦焉焉焉所以爲遠遠之路也義非宣戰之名耳
 非斷從定又居之以至正焉天下者也上誠之而下不欺爾吾乃
 無偏無黨所以爲歸極之路也故義之仁君臣也不彼徑而亦步矣
 豈知父子兄弟仁在者義所不能裁而義方不修猶德德爲見焉
 焉是故明良維述德故松柏正路之中而無人得以射義之計

朋友也以升絕而淡成矣至于兄弟夫婦見謂情深者義而不淨用

而各執商儀所由杜絕情角宜其室家所由致美于好德焉夫故
 有序有別有信德非離岐于正路之外而誰人得以自當耶義以人
 而固聖人所據之義賢人起而非之而要之聖賢各守其正而後行
 德林據據之路而皆有共賦以義人以時爲常有道不讓之義匹夫
 起而取之焉要之德德不以其據而後出智我非我之路而共信其
 平爲子則孔既沒吾安從耶正哉然而義人之正路也無以不能
 而西德遂其所由不樂也
 義字非虛字也
 仁字非虛字也
 正路文前安文也入理深至自能新絕游移朱而改
 德當用有之義最野合而不由射人心痛仁與義同生並有非
 仁窮而義出亦非用義以制仁也故要公仁字發明須見淨理一
 分殊之肯此但從仁字翻下作大義義論波瀾故推多與焉

義人之正路也

今有不為二句
 有為之人其心不可動也夫為與不為皆心之所出也夫亦身之
 動而可矣孟子之意曰宇宙有為之業皆其不得已而起者也夫
 心以往將往而成夫世也反而喪其我而況有不必然者何也七
 能造物運轉而貴之則不獲為我用方寸之地世務皆得而亂
 則不足為世用大人也以心用身以身用世而有為之業起焉其
 有不為也而後可入世之中可為之事少不可為之事多蓋其以
 能格知其無能為也況由我為外人何如由我為無咎無咎原非
 其後也但明居泊之志行以廢處遠之德遠泊原之千古事也彼夫
 身亦可枉尺亦可直多一有為之心誠一灰劫之衆耳衆目外性
 分存焉而臣上者之不足辱吾技又其小也彼夫水見其形體見其
 世遂奪其有為之志試一靜觀之不煩不稅不見聞真焉而能成其
 事及事而周天其諸也其故石變之際先王每後克憐之或說
 時數訂遠謀在幾微者也利鈍不行生行寧靜者也即忠者不
 子每易造宗之情以自善德然心分固其深心而至也仁智
 其迂濶所能也而不為有為之故可以決至道我於公卿大夫
 然不改其初服手挈笑古今升降而恍然如得其素心天不

楊梅齋稿

十五

周同英

為可以有為如斯哉則其素所蓄積然也其為也一世事之迹也其
 不為也一不動之心也
 人心見道分明而後能肩荷重任有所不為則於公私義利是非
 大小取舍可若之閒灼然截然無毫髮疑議故可以有為非僅謂
 漫泊寧靜却守素也程子知好擇三字義極精道極大然時文
 多不能發明惟先輩亦犯此病何況後來粗淺見識哉
 人有不

心為天籟妙技能其官者焉夫人未有不同此心者亦有不同
思及斯時之矣顧不大然今夫祖聽用事之身值物而盈值物
由君子思之未嘗不悲其況上而無心也雖然釣愛人也約是
念與子庚大人之心天下後世猶想見其忠氣之如神則自聖
之心至今在也雖與子庚又上之思一日二日亦彷彿其忠緒之欲
不已恒久之心不容死然別有忠焉要為心之官矣方寸之地萬
不得違而爭其指未有以權衡物矣但使致其言而後勿索其
意
五官矣但使舉其官而後有奉職循理之乎足顧不大然有一日焉
感吾死者不足當其條分之照感吾目者不過已其蝶蜂之望屬
思然屬之心歟大誠得其至善者更不必計心之外言性言情也百
小焉若於聽庸而就上者偏欽明之思諸詳乃視聽而聲色者傳
得然又下法思之妙然心之妙歟大誠得其惟二者又不安打益
隨於分守道之微又云思行萬物吉凶之成各有主神明相報其
則幾哉朋從謀謀下獨畏惡其無意而有思古之人公是則其
焉試旋轉每持神念自得之定皆有與不與不從者寧原諸問既
顯之妙生與非知也深思以致知古之大人是以有荀子馬思

得之心之官有固然者然則夫人之至智者其心主靜而
是以一念可通於鬼神而天下恒有大快心之事夫人之偷
者其心主行而思止之是故百廢可貞打耳目而千古物
忘之人心之於人也顧不大自然惟心爲大惟人從之而已矣
解理自滿
耳目之官不思與心之官則思而勾繫相結故思字與耳目一
對不思忘字對也他蓋嘗說成龍惡則得其心夫其義矣得之
得事施之望非得其官也子雨以是解心之官一說見其爲
得事施之于耳得他意云心之固則思也而人心在內應
得事則
有道心主之官對耳目言思則得之乃先立乎其大也坐
忘得之意致主解也是文清欲靈湛極立出思措次以解題不約
有有理亦玉虎無當故行文文似看書馬主也

無欲其所不欲

揚雄

無欲之學而易言之無欲所知而巳夫人意為欲使耳有所不欲

可自抑乎哉今夫人行多欲之途既不知其所自止而究又欲其

自抑則何也夫世之中可欲者少不可欲者多惟其多也故將有

物以相禁人心之中欲之數明不欲之數暗然不立其時也而自欲

我以相止夫不待物之相禁而我有以相止此欲所不能後之知

也蓋人各有其所欲不欲也所欲不欲天衡功何名即豪傑自為之

意皆使愈所與借而或所不接之項自古自今保望賢不朽之志

無欲其所不欲

而棄之猶人情而時然矣不欲之獨體或慮枯寂心之同惡而思之

夫豈當於物輕我重之致於不欲中先立其大若曰乍見之猶心有

幾而過以之要我迫我也曾無其時也凡欲守於引自交之先于

起欲時從吾所好若曰生平之受用幾何而寡欲之存我養我者更

無其時也惟必為身謀之數即在空遠端也之重七人隨得而使

固然則若無幾許感法焉惟欲為相逐之水即集食正美而時意未

決其已而先其餘無欲者幾幾所靜亮焉夫多也不然其所自欲

無其時也惟必為身謀之數即在空遠端也之重七人隨得而使

無其時也惟必為身謀之數即在空遠端也之重七人隨得而使

無其時也惟必為身謀之數即在空遠端也之重七人隨得而使

無其時也惟必為身謀之數即在空遠端也之重七人隨得而使

為釋學者破句白字守可悟道其與病之至此。起于一線。若

守有先心意忽往與後致能入而明出絕佳

無欲其

無欲其

無欲其

無欲其

無欲其

無欲其

無欲其

無欲其

無欲其

無欲其

無欲其

無欲其

無欲其

無欲其

無欲其

無欲其

無欲其

命也。有性。三句。

楊以任

命。其性。君子之志也。夫天下之大。道而皆曰。有命。則無所貴。君子。若子。宜以命。寬性。哉。孟子曰。天道之微。見於人倫。物紀中。再。性之所可。而止。于。心之所。欲。故。君子。新。其。性。既。已。善。好。之。錄。者。非。勞。也。也。即。在。人。倫。物。紀。深。致力。焉。今天。倫。物。之。數。道。以。出。也。天之。命。無。人。不。不。與。性。命。聖。人。告。不。敢。以。分。為。不。定。也。而。用。耳。用。目。以。求。不。不。與。性。數。聖。人。之。取。道。行。天。吾。不。敢。以。天。為。可。同。也。而。徇。耳。鉤。不。不。往。一。步。場。負。有。志。者。之。太。樹。想。聖。人。者。處。賓。主。之。間。亦。且。寧。不。

其性之不可解者也。想聖人者。處賢否之間。亦且宰夫。君于無過。小人矣。而况家庭朝廷之事。祇付託。之。分。維。乎。莫。不。有。其。性。之。不。容。已。者。也。是以。君子。曰。吾。有。吾。性。之。生。之。者。以。其。為。物。為。理。則。義。不。斷。天。下。體。以。範。天。下。智。以。詔。天。下。亦。復。未。支。分。之。名。靜。而。按。我。率。性。之。道。可以。從。職。履。職。之。初。吾。有。吾。性。之。綱。者。以。與。為。錄。為。推。則。錄。以。為。仁。理。上。以。為。義。身。上。以。為。禮。依。俗。學。休。附。之。滿。然。而。通。於。各。品。之。元。可。不。先。往。馬。育。焉。之。宜。雖。或。有。能。有。不。能。而。存。之。養。之。性。雖。有。開。滿。之。局。雖。各。有。幸。有。不。幸。而。戒。之。懼。之。吾。性。絕。無。解。散。

時。處。有。性。可知。聖。人。原。即。以。身。而。定。矣。先。舜。周。孔。洞。然。相。接。於。之。下。而。性。命。中。可。至。樂。有。性。可。盡。聖。人。定。造。物。所。為。我。賜。文。德。總。然。相。連。打。一。堂。之。上。而。性。命。中。有。深。勢。故。況。然。謂。命。者。愚。人。之。所。說。而。志。士。所。不。出。也。

性。常。人。所。舍。之。道。錄。則。而。行。之。服。像。靡。存。理。學。家。惟。陳。明。父。似。之。父子。雖。曰。不。願。世。眼。也。須。有。常。法。服。將。上。四。句。納。入。聖。人。天。道。中。周。仍。聖。世。原。是。靜。石。各。各。成。其。體。難。文。法。其。上。四。句。以。此。為。新。直。邪。

其性之不可解者也。想聖人者。處賢否之間。亦且宰夫。君于無過。小人矣。而况家庭朝廷之事。祇付託。之。分。維。乎。莫。不。有。其。性。之。不。容。已。者。也。是以。君子。曰。吾。有。吾。性。之。生。之。者。以。其。為。物。為。理。則。義。不。斷。天。下。體。以。範。天。下。智。以。詔。天。下。亦。復。未。支。分。之。名。靜。而。按。我。率。性。之。道。可以。從。職。履。職。之。初。吾。有。吾。性。之。綱。者。以。與。為。錄。為。推。則。錄。以。為。仁。理。上。以。為。義。身。上。以。為。禮。依。俗。學。休。附。之。滿。然。而。通。於。各。品。之。元。可。不。先。往。馬。育。焉。之。宜。雖。或。有。能。有。不。能。而。存。之。養。之。性。雖。有。開。滿。之。局。雖。各。有。幸。有。不。幸。而。戒。之。懼。之。吾。性。絕。無。解。散。

楊以任

天下者天下則惟有不屑之意可師已蓋惟天下皆不潔而往者
無不取焉乃以不屑著然則人亦者其天下之最上歟今夫士秀流
是無不欲取古人之高者大者以洗滌一世頹世之下也即古人
謂者夫者誰微許哉以多取乎惟是自裁作古之精神則其與窮之
馬通是故致者天下之古人也後者天下之古人而不敢以古人公
天下者也盖天下而猶近古則大氣之所鍾人事之所歸猶有人焉
至聖則定說俗出汚而入打潔而天下莫與忘也不然而狂者
持此道者將不可也天雖之心不猶懷士則大氣之所歸矣

所漸病有人焉挽風塵而馳治古昔即出潔而入打污而天下可
與句也不然而狂者不可泯也何也勢不可也時勢之相提打不潔
也狂者豈不曰忍辱負重士之人有行之者然所以為無傷法亦以
為無傷思也承者之固君子也君子打是地而守己昨勢之無分
權操不潔也狂者豈不可得易遠古之人無徒取打是者然始必
為不勝終或主打不免恐隱匿者之喪其生平殆盡也魯士吳若居
居介處打是隱獨相連之天下有人焉端一石莫余備一似居志極
潔焉者豈之不清者號之不濁庶幾成胎之自聞打是聖賢相治之
天下有人焉彼一而戴其光一似不放以潔風天下焉者乎打強盜

兮。今指強爭控制者。勿分控制。庶幾處物而不泥。是殆也是。其大
 之。狂者。為非者。多。據聖人。豈復用世之才。然竊行自治者。無毀聖人
 聯。寄吾徒之意。意狂者。人不可得。而反。此大狂者。不得。而徒以不屑
 之意。居天下之虛。上天下反。想何日之興有。
 上云。琴張曾皙牧皮。皆狂者也。此云。又不可得。將置諸賢。控制何地。
 故首句。而復甚。雖。蓋夫子。念愚狂。類本。是一時。而孟子。代分等第。
 搖盪。意中。光景。世界。波瀾。必至于此。玩一又字。感慨係之矣。非徒
 背。冷眼。不能打此句。着想。楊雄。平
 狂者。皆教。固狂者。三。然終不和而裁。不足。以真大道之精。
 下矣。
 故曰。不可得。肯句。又何須。回。雖。如。類于。草天。不及見。其大成。即不
 其興之。不然。不。得。中行句。又。置。類于。打何地。固。萬。業。閑。在。淡。之。言。
 止及狂者。孟子。引。孔子之。言。兼。言。狂。狹。故。又。發明。此。說。非。揣。量。世
 界。至此也。不可得。明。說。孔子。求。其。人。而。不可得。如。文中。云。解。為。狂
 者。不。得。行。信。天下。聖人。傳。道。豈。因。天下。人。不可。而。慮。恐。別。殺。教。且
 人。不可。得。從。上。中行。不可。必。得。從。求。故。曰。又。如。所。云。則。中。行。之。不
 得。盡。天下。所。有。耶。不。辨。而。知其。終。矣。
 狂者又

狂者又

錢吉士先生全稿不分卷

〔明〕錢禧撰 〔清〕呂留良輯評

清康熙二十年天蓋樓刻本

北京圖書館藏

呂晚邨評點

錢吉士先生
全稿

天蓋樓藏板

序

文自萬曆之季至天啓而亂斯爲極號爲經生者不復省章句傳註爲何語諸子百家二氏皆可爲宗幾不知孔孟曾思爲何人此豈復有文字哉東鄉艾千子起而大聲疾呼而後天下矍然復知有儒者古文之學然千子猶時出已意改易程朱之說其不悖於章句傳註者十得六

序二

七已耳吳門錢吉士楊維斗從而詳正之其說必本之章句傳註其體必以成弘諸大家先輩之法爲率而後儒者古文之學昭然不息於天下蓋至於今日猶得以章句傳註正文字之得失者千子吉士維斗之功居多也吉士持論較維斗尤嚴謂制義期於演聖賢之言令理真語肖而止題雖數百言吾以尺幅

序二

演之使無一字之遺題雖單句
 隻字吾以數百言演之亦止還
 其爲單句隻字絲繩縷削必不
 可使有稍軼於章句傳註之外
 可謂嚴矣天下固服其精明而

出吉士之上也然後知苦纏束
 者乃不善學之過非吉士之論
 太嚴也吉士館余家久與余論
 文最契乙酉夏吳郡難作吉士
 遽歸登舟復起者數四若戀戀
 不忍舍者最後持此稿付余曰
 吾平生所作盡此不欲持歸畱
 君篋矣是夜抵家卽爲賊所殺
 嗚呼千子維斗猶以乙科鳴世
 老死致命皆不負所學足以自

傳吉士有大功於文字而不得
一第卒罹慘禍文人之無命未
有如吉士者也今年春晚邨呂
子過余北山蒐訪舊人之文聆
其議論與吉士神合而又有闕

序五

所未聞者余喜吉士之文之有
所托也遂以全稿授晚邨吉士
生不食稽古之力而死猶得以
老經生之文離跂攘臂於先輩
科甲大家之間而無愧非晚邨

其又安望焉然則吉士臨別遲
迴授記詎非天意在斯歟嗟乎
吉士今乃可以不憾矣麟湖弟
沈受祺謹序時

康熙戊午暮春之望

吳苑錢 錢吉士著
樂苑五藝良規附評

上論

學而時習

全章

學而時習

二節

有朋自遠

二節

有朋自遠

二句

吾日三省

一節

吾日三省

一節

弟子入則

一節

弟子入則

一節

賢賢易己

一節

賢賢易己

四句

事父母能

二句

事父母能

一節

先王之道

二句

先王之道

一節

就有道而

一節

就有道而

全章

未若貧而

已矣

未若貧而

一節

君子不器

一節

君子不器

一節

言寡尤行

三句

言寡尤行

一節

子聞之曰

二句

子聞之曰

二句

民事君以

一節

民事君以

一節

子獨智也

一節

子獨智也

一節

士志於道

一節

士志於道

一節

君子懷德

一節

君子懷德

一節

子曰參乎

全章

子曰參乎

一節

德不孤必

二句

德不孤必

一節

子游為武

一節

子游為武

二句

人之生也

一節

人之生也

一節

如者樂水

二句

如者樂水

一節

知者樂水

全章

知者樂水

一節

志於道據

一節

志於道據

一節

子曰四教

一節

子曰四教

全章

記而不較

一節

記而不較

一節

臨大節而

一節

臨大節而

全章

民可使由

一節

民可使由

一節

蘊蘊乎舜

一節

蘊蘊乎舜

一節

君子多乎

一節

君子多乎

一節

衣敝緼袍

二節

衣敝緼袍

一節

先達於禮

一節

先達於禮

二句

初也其庶

全章

初也其庶

一節

所謂大匠	一節	一日克己	二句
文猶質也	二句	質直而好	二句
仲弓為孝	全章	仲弓為孝	全章 其二
上好禮則	三句	誦詩三百	一節
子四座矣	全章	何如斯可	全章
行已有恥	一節	宗族鄉黨	二句
狂者遠取	二句	君子而而	一節
可以為難	二句	有德者必	一節
文之以禮	二句	不怨天不	上達
觀言士語	三句		
公伯察其	一節	上好禮則	一節
修己以安	一節	事其大夫	二句
及其士之	一節	行夏之時	四句
君子操道	一節	君子不可	受如
當仁不讓	一節	君子貞而	一節
君子疾夫	之辭	並也備有	一節
益者三友	全章	畏天畏	三句
生而和之	二句	君子有光	一節
見善如不	一節	隱居以	二句

隱居以求	二句 其二	君子學道	二句
君子學道	一節	如有用哉	二句
不曰堅乎	四句	通之事父	二句
已居而內	四章	氏何言哉	一節
祗有三仁	一節	天下有道	易也
仲尼日月	一節		
大章			
物格而后	一節	齊典曰克	一節
賢自明也	一節	湯之盤銘	三節
觀言士語	四句		
湯之盤銘	一節	大畏民志	二句
考者所以	一節	上極孤而	二句
詩云樂只	一節	其心好之	二句
中庸			
我而皆中	中和	君子而時	一節
南方之強	二句	剛有頃不	二句
素富貴行	二節	序爵所以	二句
取人以身	二句	修身以道	二句
凡為天下	三節	自明誠謂	一節

全有損祥	一句	見乎著龜	二句
國有道其	二句	國有道其	二句
賢論鬼神	一節	君子篤恭	一勾
上立			
壯者以服	忠信	王諸大之	合下
召太師曰	君也	或曰世守	一勾
或知言哉	二句	中心悅而	不服
多助之至	二句	輔世長民	一勾
陳休問曰	全章	世子疑吾	已矣
錢吉士稿	同上		
是故賢君	一節	是故賢君	一節 其二
夏后氏五	一也	皆所以明	一勾
教以人倫	德之	非其道也	者哉
曰有人於	之乎	致于不給	知也
下立			
曾子養曾	禮也	孟子謂樂	一節
孟子謂樂	一節 其二	仰而思之	得之
可以取可	二段	君子所以	一勾
君子曰此	雖焉	是故君子	徒世

孔子進以	二句	大國地方	同據
是以如是	合下	為是其智	一勾
詩云既醉	一節	尊賢育才	二勾
然則奚為	一勾	聖人治天	四勾
孔子登東	全章	有成德者	二勾
有布縷之	一節	經正則無	一勾
錢吉士稿			
同六			

前論士之教與興德體精文以異體時聖人括卷之文
 而人以明其理則無以確其勢舒回以永其水磨折衷以
 致其深遠實以重其神刺垂義至此又別開一境界矣
 須是聖人說道理自可包括賢人步位若好做得賢人正處便
 到不得賢人微上下便時文打首節以作鋪張語而次節止能
 交游語頭末節止作士不遇語頭以是低秀才胸中打論平腔
 賢何有亦有寫作孔子自述傳賢者支路此統是一部論語
 三平題面此學字句然足空照理可說看而詞不脫力
 得儘如他今句字亂插而打首義無辦法處只莫字發傳意

學石時習 二節

錢禧

此其為學之下而所得亦漸進焉蓋有諸己而能及人惟學之正其然也力望而興其以漸而進者如此且士人自給其性情而無大異於人則庸庸然也恥庸庸而欲發奮全學無由矣故考其成公端其始有志於學者需先正其所學蓋大學者求乎士人之事也士人之事而今人可以為是所責於學也學者詳乎一身之事也一身之事而天下有以相感是所謂格學也今有學者於此其知其所學而能已於學乎真知所以為學而能已於習乎大誠習之尤莫法於時矣學以明善為路善之未明惟恐不明也及其既明又惟恐不

鑒於動夢圖復也則亦已耳今悅焉而成已矣樂焉而成物矣自此而進焉高深之繁豈有窮乎何樂而弗前也而乎是者終身無不我

不樂之日而全至於聖賢不由乎是者終身無可悅可樂之時而不

見於庸俗學者持何從乎

破承漸添二字往歲公莫望時所得士中各同道法斯萬虎城

謂余曰王文恪全章文破題亦用此二字頃始見文恪全義歎其

破之不易蓋深字惟全章為確二語尚未確之全易選字以亦安

自注

破中用進字改去添字穩甚中間刪易幾句倍增清古今有作

之知士之已謂是猶不肯虛放一字如此宋人戴歐陽公每屬

文雖屬易為然實數近其人人制之曰與先生耶公曰不與元

生乃後後生耳古人無志居懷而者其見今作時文者一字落紙

便欲極其深闊猶加擬議色然而起故文不加修而志日以侵又

安望他事之或達古人哉

位諸君方居意甚固昔人所謂用行義兩兼之蓋文體方則近

板則則近佛故其風格為獨高也

通篇皆作轉勢然而前大段不主挑動下句此真能解衣盤礴以

氣韻取之

極深極極正大一字皆有十年不易之理

清溪雅淡每以淺語經微古方高老手文十千

鑒山開道之力而以微出之融古今烟雲舒卷吐之謂神境

此方是人家間家文八為間斯軟熟矣而其間中有方潤生勢

之氣人為家斯皆深矣而其氣中有蕭疎古遠之風以斯知世間

瑞圖家者皆畫約而自曰虎耳

學而時三

學而時三

學而時三

學而時三

學而時三

學而時三

學而時三

學而時三

學而時三

學而時三

學而時三

學之大也。見打及人而其成也。見打忌避。是既可公。打同志。又鐵
 乎人知。斯學。非當不行打也。而德日以隆也。且學者自洋。以復
 所開。隔。控。天地。萬物。之情。所得。至深。無庸。故。重。控。順。逆。是非。之。逆。時
 習。而。悅。既。可。信。其。必。然。矣。先。王。之。道。身。任。不。惑。打。以。進。今。人。而。為。古
 人。斯。及。之。勢。也。性。人。而。為。德。音。相。繼。其。有。明。也。必。為。得。見。其。自。遠
 寸。未。焉。朋。之。打。我。未。有。積。累。累。舊。之。歌。也。道。義。之。觀。非。尋。常。應。今。所
 擬。擇。而。後。交。非。交。而。擬。擇。印。須。或。友。幽。深。易。能。阻。攔。大。既。見。君子。而
 珍。百。朋。之。勢。與。是。斯。士。而。我。獨。考。之。群。矣。下。之。至。樂。惟。其。人。為。其。

獨能事之也。今也。諸賢才。而教。育。推。教。學。士。道。至。焉。然。則。事。亦
 未。至。打。有。明。遠。來。也。若。王。打。有。朋。遠。來。也。雖。為。不。太。人。或。孤。絕。不。能
 得。一。士。而。吾。之。所。及。有。如。是。其。廣。大。者。不。亦。難。乎。願。未。而。無。又。有。見
 其。心。然。矣。大。道。之。公。一。倡。和。打。以。同。志。而。觀。用。行。優。為。之。事。也
 時。命。不。備。而。智。識。難。換。則。人。不。知。亦。其。當。焉。而。毫。不。見。其。恨。焉。人。之
 打。也。非。有。作。奸。作。惡。之。私。也。賢。者。之。出。乃。大。道。典。義。而。開。行。打。則。為
 不。信。行。也。世。天。資。為。之。怨。尤。又。何。為。哉。夫。身。修。行。立。而。子。以。大。成。之
 格。君。顯。于。民。而。則。以。特。隆。之。寵。天下。之。殊。名。非。有。盛。德。大。業。者。莫。之
 致。當。也。今。色。休。中。庸。而。不。信。無。天。知。命。大。行。不。如。焉。然。則。學。亦。未。

打。不。知。不。也。若。至。打。不。知。不。也。雖。窮。居。隱。約。王。侯。不。能。與。之
 名。而。身。之。所。處。有。如。足。其。大。落。者。不。亦。若。于。乎
 屹。然。山。石。而。雲。烟。風。雨。交。互。其。間。兵。中。之。火。今。說。極。盛。如。此。風。格
 應。當。無。而。兵。次。凡
 峭。上。高。峙。之。中。有。幸。有。奇。理。有。勾。結。結。際。際。理。何。傷。善。也。士
 越。越。越。越。想。凡。作。者。心。期。二。人。比。有。百。折。不。窮。之。效。然。而。公
 外面。容。潤。無。窮。匪。字。皆。鞭。律。句。深。瑣。處。未。改。其。跌。不。波。開。奇。有。星
 雲。海。殺。之。氣。

一有明目

孝弟也者 二句 孟義是之有竹真 踐 踐之
 食者重孝弟而貶其所生之不肖焉夫孝弟當務所以仁道外此
 石始務也然知其為仁之本夫亦愈知務矣有子之意若曰本以
 務而九道緣本而生君子於凡事皆有然者迄今觀一孝弟而逆德
 以銷矣矣孝弟之可以善其身也君子務之人不獨可以自善其身
 也人亦慕孝弟道末盡耳夫孝也君子之孝止為善報之孝子乎人亦慕
 孝弟道末盡耳夫弟也者孝止為善兄之弟弟乎不愛其父兄而慕
 他人者世未嘗有孝弟而能愛其父兄矣由此推之愛人之事雖
 有親疎之不同人被愛之則皆愛也君子固不問愛人之故始愛其
 父兄愛其父兄者外必與愛人此亦人不問焉者矣不厚其親長
 而能反物者尤未嘗有弟弟時誠能厚其親長矣然其父兄之長
 事亦有厚薄之不同物被之則皆厚也若天得不同反物之故始
 其親長而厚其親長者自必可以反物而反人上可焉者矣是必
 向多思心者其人心不可近親者殊如何今陳者親也故下念於
 孝弟其端甚微二事之不孝弟所係似小而君子稱其稱孝悌
 所不志士家履歷德行孝悌事皆足相往親者親亦可使陳者
 也故一事之孝弟其甚細下人孝弟其甚易為而君子指此
 而重焉故不可忽若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如其親而親之

至人而曰仲倫者孝弟爲仁之本則說之有序而有以以及夫仁
 實物之效仁爲孝弟之本則發之有源而有以克于孝親弟長之實
 有子蓋推原體氣之由始終不孝不弟故其立言如此程子恐學者
 不得其意而流爲一偏之說又從而明解之令而觀焉可以知仁之
 體用矣
 勾二從孝弟二字尋本極通氣爲中不落一爲仁字而而則此
 爲仁之本不如銀鈎鐵劃卷五本
 義不到從仁字透氣題目只在孝弟二者四字真切實情語也
 以一路指出絕世之學卷五本
 程子孝弟之重而及行爲仁非爲仁仁而推其本於孝弟也博文
 好張聖仁字以孝弟得公其義矣屬中只說孝弟之謂也最通
 仁自來其陰

孝弟

種

此等體認俱在持統兼句之外。古士之學真可自作統義。孫若士

大邑月五

通十乘之

節已詳前門

釋

得治國之要而上下之情通矣夫以一國奉一人之使上之情通而下之情觀節上而後可以為治也然雖治術日繁亦何至乎且有天下者以天下人之心為心則天下可得而治也有一國者以一國人之心為心則一國可得而治也以一國之心為心則在一國其心矣如所道者而千乘之國子道之者特使各就其成也幅員既廣則我器必繁雖備之討當以天子之治之之生商既盛則顧法難齊雖人之之者當以官人之治道之國之有事也自公卿以下與有責於者立一國者焉可或不教焉事於大小官若其天祗考之昭其也

即事會之

未曉思焉

變而制事之心

則標存如一也

則之有事而

以

今行下也

自庶民以上

之需於晉

一國者而可或不修焉

今無

大小皆如四時

合而之不渝

即事會而通

變而制事之心

則標存如一也

則之有事而

以

今行下也

自庶民以上

之需於晉

一國者而可或不修焉

今無

大小皆如四時

合而之不渝

即事會而通

變而制事之心

則標存如一也

則之有事而

以

今行下也

自庶民以上

之需於晉

一國者而可或不修焉

今無

大小皆如四時

合而之不渝

即事會而通

變而制事之心

則標存如一也

則之有事而

以

今行下也

自庶民以上

之需於晉

一國者而可或不修焉

今無

大小皆如四時

合而之不渝

即事會而通

變而制事之心

則標存如一也

則之有事而

以

今行下也

自庶民以上

之需於晉

一國者而可或不修焉

今無

大小皆如四時

合而之不渝

即事會而通

變而制事之心

則標存如一也

則之有事而

以

今行下也

自庶民以上

之需於晉

一國者而可或不修焉

今無

大小皆如四時

合而之不渝

即事會而通

變而制事之心

則標存如一也

則之有事而

以

今行下也

自庶民以上

之需於晉

一國者而可或不修焉

今無

大小皆如四時

合而之不渝

即事會而通

變而制事之心

則標存如一也

則之有事而

以

今行下也

自庶民以上

之需於晉

一國者而可或不修焉

今無

大小皆如四時

合而之不渝

即事會而通

變而制事之心

則標存如一也

則之有事而

以

今行下也

自庶民以上

之需於晉

一國者而可或不修焉

今無

大小皆如四時

合而之不渝

即事會而通

變而制事之心

則標存如一也

則之有事而

以

今行下也

自庶民以上

之需於晉

一國者而可或不修焉

今無

大小皆如四時

合而之不渝

即事會而通

變而制事之心

則標存如一也

則之有事而

以

今行下也

自庶民以上

之需於晉

一國者而可或不修焉

今無

大小皆如四時

合而之不渝

即事會而通

變而制事之心

則標存如一也

則之有事而

以

今行下也

自庶民以上

之需於晉

一國者而可或不修焉

今無

大小皆如四時

合而之不渝

即事會而通

變而制事之心

則標存如一也

則之有事而

以

今行下也

自庶民以上

之需於晉

一國者而可或不修焉

今無

大小皆如四時

合而之不渝

即事會而通

變而制事之心

則標存如一也

則之有事而

以

今行下也

自庶民以上

之需於晉

一國者而可或不修焉

今無

大小皆如四時

合而之不渝

即事會而通

變而制事之心

則標存如一也

則之有事而

以

今行下也

自庶民以上

之需於晉

一國者而可或不修焉

今無

大小皆如四時

合而之不渝

即事會而通

變而制事之心

則標存如一也

則之有事而

以

今行下也

自庶民以上

之需於晉

一國者而可或不修焉

今無

大小皆如四時

合而之不渝

即事會而通

變而制事之心

則標存如一也

則之有事而

以

今行下也

自庶民以上

之需於晉

一國者而可或不修焉

今無

大小皆如四時

合而之不渝

即事會而通

變而制事之心

則標存如一也

則之有事而

以

今行下也

自庶民以上

之需於晉

一國者而可或不修焉

今無

大小皆如四時

合而之不渝

即事會而通

變而制事之心

則標存如一也

則之有事而

以

今行下也

自庶民以上

之需於晉

一國者而可或不修焉

今無

大小皆如四時

合而之不渝

即事會而通

變而制事之心

則標存如一也

則之有事而

以

今行下也

自庶民以上

之需於晉

一國者而可或不修焉

今無

大小皆如四時

合而之不渝

即事會而通

變而制事之心

則標存如一也

則之有事而

以

今行下也

自庶民以上

之需於晉

一國者而可或不修焉

今無

大小皆如四時

合而之不渝

即事會而通

變而制事之心

則標存如一也

則之有事而

以

今行下也

自庶民以上

之需於晉

一國者而可或不修焉

今無

大小皆如四時

合而之不渝

即事會而通

變而制事之心

則標存如一也

則之有事而

以

今行下也

自庶民以上

之需於晉

一國者而可或不修焉

今無

大小皆如四時

合而之不渝

即事會而通

變而制事之心

則標存如一也

則之有事而

以

今行下也

自庶民以上

之需於晉

一國者而可或不修焉

今無

大小皆如四時

合而之不渝

即事會而通

變而制事之心

則標存如一也

則之有事而

以

今行下也

自庶民以上

之需於晉

一國者而可或不修焉

今無

大小皆如四時

合而之不渝

即事會而通

變而制事之心

則標存如一也

則之有事而

以

今行下也

自庶民以上

弟子入則 第丁江聯城之北山草堂

先孝本而不遺其末。弟子之職也。大行。若大父之序也。行不遺。○弟子字全○弟子曰行不遺者

學之全也。弟子補此足矣。且大家以養正為聖功之本。小子有使。

成人之基焉。弟子者不可不盡其職也。今夫父在斯為子。見在斯為○此二字乃

弟。而一舉之一失。亦必無忘弟子之名。今與后古共稽。無非求盡

弟子之美方具八也。則當孝乎愛其親者。天性也。而委曲無方。以

將其愛者。弟子責也。方其出也。則當弟矣。敬其兄者。天性也。而同

則友。以由致其敬者。弟子事也。行之為庸德而敢闢成儀。司或不傳

禮言。以為著言。而慎爾士誥。則或有令譽。振而修焉。士行之相顧。

子當如之思所以廣恩而疏美 ○此二字乃

賢在望。有容通之誠。況愛氣石親仁壽。割愛之至。當弟子皆知此

其行之而一有餘力也。則以學文為溫濡乎詩書可以熟觀古人之

成法。則各之行。事不入體偏私未游于六藝可以深明天下之事。

則至之德性不流於味隨以又弟子所當竭其力者也。知行有相

之序而內外有交養之功。序不可紊。功不可缺。弟子之職如此。

以聖人教弟子之詞。文中不皆復主教弟子者說。又先本便木

在勾法次序上見之。不必易入講中自能

無一字不出。無一字不安。無一字不足。誠法家之大妙。程神判

弟子入

賢者重學之本行爲行者有深信焉蓋君親天師大節各有可
 就爲學者有未能也謂之未學可乎且論人必按其學以處焉人之
 本也論學先作其大以其尤爲學之本也從其本而行之則在人
 不能致端以相誣在哉者有所斯來而考信矣今之言學者其難
 而不詳其實則志學員良之譽居子或多過情之心舍其遠而專
 其近則子臣弟友之事聖人且有未能之憂吾不敢得爲言也但
 行已之大者始之如立身天地間生我者親也成我者君也夫助
 濟正公君子之典焉友之三常大美公待親師而始明七年小成

賢者蓋所務者切而益者大也故非其躬行而有得者不
 學吾論之樂矣處乎比閭族黨而獻發能之書之居德行道
 齊升諸司徒司馬而定官材之辨當爲師傅卿相之選賦江子寔
 之士也哉論人不本乎此非君子知人之學也子夏之言本論也
 難曰未學與雖曰不要君德而相似禮仲也要居其遠而然者
 之人皆知之夫子特抑揚其詞以警其焉若耳以亦抑揚其
 以見其公學矣氏之說迂焉自註
 論記之言本之性情所以動人觀聽入人心脾即自宗
 論味情點開不微發處擇子夏之言之婉轉教子夏語

賢賢易已 勿勿 幸未始有
無事不直其故其過人達矣夫士心之薄也人亦亦不遠聞者
賢親善友之間有一無憾者哉且論人之道雖小節尤我亦當
引不係以示樂善之寬相士之法心大倫無他乃足風厲俗以
行己之宜如好屬於賢者事屬於君親交屬於朋友斯蓋倫物之
先王之所以為教而亦性情之正學者之所求自致也有一行以
于必款款而誦說之況於教焉而有兼備者乎今以言其賢上
則易已焉木見而時既見而華開風之飲飲食而小雅之詠詠
以過也以言其事父母也則熊揚其力焉泰而能教安而能華中
之稱用勞而大考之云不置也何以難也以其事君也則能致其身
為難有不遇暇有不辭瘁世之為事變不表世之有龍皆此道也
以言其與朋友交也則言而有信焉通者不惑達者不疑儒行之不
合志而君子之名好仇斯之為之益人士之見焉而即為天資之
厚也其為善而不方者私欲之害也已可易更無易居賢者矣夕可
竭身可致更無私行吾親愛於君者矣言可信更無不可信而有
德信朋友者少矣其言其信生而有之其言其信生而有之乎好
德用由是來忠孝亦本性成三物有與其先知德行而風知鼓教無
德譽秀俊之稱和人始可事親後上亦先信友五倫天義其重

而矣助維持多由歐人正士之力若而人者薄之於天既使
打人亦不小也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
撰練精緻不欲一字虛設然文中間數對神無在不有此指力餘
作題故也其次見
恰好一篇文字可壓置雖曰未學二句之上明麟士
不設一贅筆而無一為虛之食相題可致佳此文境之佳乎
而絕乎旁側者 張天士
清迥堅老無一閒勾項詞是供損品為千秋
與發虛衍今下文字字法現指先民之法更有進焉者矣
自開至結未斷句不從雅外外出然然然然然然然然然然
精神都聚在篇通處

錢 禧

二、論

事父母

先王之道斯為美哉虞夏以上 錢 禧
 觀士道之所以隆而蓋知彼之貴和也夫先王非制也使不以和
 為貴先王豈能以強人者為道而主隆行天下哉有子之常以為最
 愛而好道者人之恒情也自人言之蘇門共履行禮矣自我言之儒
 亦莫適於禮矣今之所謂禮蓋先王之道也禮之貴和先王之道之
 所以異也其為上士之先王者則特制宜斯人心所樂從以成一王
 之官有典有則不換其盛而遠王之道者偏天下焉其為時代之
 王者則古定權觀時勢為變通以垂百世之典為父為貨務折其
 而止今之世者則不循焉美哉先王之道乎先王之道自治其身而
 亦用以治人之身四體易情得使則安矣先王本會明字之
 四德者為禮焉若為禮任見字之以恭也而即子之以安也法巧
 今之行兵元王以道自養其心而亦用以養人之心志氣易快順德
 靜安則悅矣先王本會分教之四德者為禮焉若為禮任見字之以
 以恭也而即子之以安也法巧今之行兵元王以道自養其心而亦
 平王道者何其近人哉使使先王使以義折繁竟之教天下下
 與惟其不強故讓以一合而從乎天下也故成而民氣集若子備
 與惟其不強故讓以一合而從乎天下也故成而民氣集若子備
 與惟其不強故讓以一合而從乎天下也故成而民氣集若子備

教之地而無要蛇行得之意以決於其間斯人有起而為之者
 惟其不然故報行時而垂行百世也夫先王亦人平人之心即
 王之心而道原於天上不與先王之通亦不與小大由之不亦宜乎
 一乃必貫道者故雖正說頗處皆最傾味不但立字直得由臺之
 精說顧麟士
 極望嚴文字其中承統法諸排界情境有老萊父子之氣尤不易
 反。禮禮和分合際待卓深微而出之儼然如象下映如金流
 皆自然道妙可見者真非經生揣合影響之說也

先王

君子食無

節 公西赤

第一

發君子為學之心而獨予其能好也蓋惟知有學而人不欲自足此
君子為學之心也必如是始精好學哉此學心期至於君子而君子
之為學非猶夫人之為學也日用之間致之求之而不以告人者多
其常人所學有非肩也履微之除望之求之而惟日不足者多矣
體所切亦不計也食無求飽焉居無求安焉居食可忘為念可忘
而惟一念有不能忘安飽無求焉居無求安焉居食可忘為念可忘
累事與言二者終身為患之大也苟不欲則躬行多闕而不慎即執
揚亦虛雖欲總之而不持也抑歎與懷二者終身難懷之願也雖歎
哉士其
矣必有而不不足而慎矣猶慮其有餘自信無累而不敗也人必欲
有道而正焉知志行之不堅不更以入道故始焉求其正而不詳
其他知幾微之有間不足以致道故既焉求其正之必正而不自滿
既君子為學之心得何時而能已耶是蓋非能強而學者也其性然
也非有所苦難於學者也其集在也今有人於此一儀打修情也一
宜打修情也信者能學乎至者能學乎一宜打修情而德上無所
也一宜打修情而德上有所求也德上者能學乎德上者能學乎一
德上有所求而不自以為是也一德上有所求而不自以為是也自是
者能學乎不自是者能學乎若君子者可知為好學也已

又其驚雷御筆之勢又步以終題情除今元策中有此理會然
伸明也劉伯宗

上四句一氣連聲末句先將好學二字立在前四句血脈貫注
相足結到底處乃見全身非淺句拾掇沒所便散緩失神矣看
其先後疾徐條縱開闔真有擊雷搜海之勢

君子食

若若賢而
 已矣
 中故革
 聖心以迄通賢者司其言詩而與焉蓋忘遠事之人也謂漢唐之
 帝賜詩將來至之矣故夫子即以言詩興也且聖人教人必就所問
 而答之必就問者所近而達之如子貢以無益無驗爲問夫子亦歸
 可之矣且無與賜觀其大也古之人有身居一畝之宮而播其詩者
 者矣有主於中故不改其樂其高大之胸非無益者所能窺也有益
 草世實之奉而抑其德陽者矣有澤於己故從容所好其素嘉之
 非異端者所影測也然而至之宜無遺子賜哉如未若也子之
 以者已無窮矣故抑非而不替者此類是也乃子貢則已通其義

無常而好禮者矣。
 竟尾伶是才題文字。楊雄曰
 起止跌落俱是古人文字。破也管絃。可管成連移情之音。不獨此。
 說解頤也。其次尾。
 自為起止。微甚細即之。正復偏題為起止。不以筆用而以神用。
 孫若士。
 理解清真。脫手自然。滿洞無礙。正以刻意取之而不可得者也。
 以古法也。度層後用字。鉤鎖其排宛或細巧。然但見其穿鑿。
 壞而古法漸漸矣。有叶作何嘗首尾不恰好。

錢 禧

吾與回

以運久在雲霧中以如是為善氣之盛極若霧以之散為氣妙之門而全林去動靜攝藏之機關明兩言之理之意延由乎胸中無身體力行四字感一未入玄虛空聖賢大旨肯及不獨此一意也得之心而見之身忘其言而實無行有破空語隨方分證致上真聖人悟意相符使機來臨求從證者請此教然如福氣

惟能成一身之德。斯能天下之。耶。蓋聖亦所以為天下用也。而不
器則金。平。耶。非成德之。君子其能然乎。夫于論人之慧若。則夫
人一身。可以自成者。不可不備也。而所以為天下用者。亦不可不全
也。惟能自成。而用打是乎。全。也。君子乎。濟之。打賦。非。其分。量
亦與人。耶。蓋之以學。則其功效。則與人。耶。凡提以事。而各有。研。論
皆。也。君子。耶。而其打事。也。宋。現。一。村。一。整。之。間。凡。借
打外。而各見。而。亦。也。君子。耶。而其打外。也。字。沾。有。怪
不足之。間。由。租。以致。給。由。偏。以。求。德。夫人。所以自。廣。也。君子。則。機

精理居勝有卷之成密人備云合氣氣明自能
義發侯弘如增通書定性等語劉自若
不是不能器無器不備其本領不勝器不可以器物之限也乎每
所用者非不多也君子有時以一節物如治水兼備事大明則之
事似有專長然而不器也見此義乃信是文之微

行之既遠則所難者非遠矣蓋士有言行亦惟尤悔之難蓋
 人祇也其待外言行而干焉者夫子告于張之意若曰士人之自
 其身者非一端乃其大不越言行二者是故人世得失之事非士
 時可自公也而言行得失之故雖非士人所敢自必而實士人所
 自必者也即如聞見之多非為言行地雖是舍言行而他有其義
 關連慎焉非為言尤悔地雖是舍言尤悔而他有其義然則
 言所聞而言也毋言其所疑且慎言其所不疑若所謂有言尤
 悔也而亦既言尤悔如是惟不越蓋士太尼猶以為戒誠以易
 言難行者人也今人雖易言而難行者也蓋言者即不
 言尤悔亦無其能言也未能擇時勉而行之非行其所難也
 行其所不勉也吾所謂有言悔之說者也而亦既行言悔如是
 言士賢者猶以自警誠以易飾者外貌難必者中心也今此數
 言無不惡人之言焉士即不勉言為無悔誠難哉其能言也惟
 尤之心雖尤之寡與不寡亦有未可期者故修其德以為非世
 所使國家而不達天下之疑也斯亦已耳如是有其行賢人
 之言也士方獨密察歟而素維良馬以長健練之者不余而
 人言大則小言入望小利或肆士子之心乎而美教不

事悔之心雖悔之寡與不寡亦不可知者數言然處焉
 行字然使朝廷而不廢四方之明也斯亦已耳如其有類
 言者之行也士方處居不諱而求事如彼以勸為之駕者無因
 言也三德為大夫六德為諸侯以周治官之與乎而其權可自主
 也將盡其心於言行乎抑將盡其心於祿乎將以尤悔之難
 而固之乎抑將以祿之難干也而固之乎言家尤行言悔祿在其
 言矣矣聞見不可不多也言矣矣祿不可不固也言矣言行不可
 不固也言行皆與題氣相洽攝攝在其中無後後
 言家尤行言悔祿在其言矣矣聞見不可不多也言矣矣祿不可不固也言矣言行不可不固也言行皆與題氣相洽攝攝在其中無後後

君子無所
爭兵觀於君子亦可以自克矣且人之有爭德不足也傲物而自
賢則爭矣也小而物大則爭也君子不然也以莊敬治其身唯道精義
相安肆何故與人較賢不賢也以義理養其心天下之物無大較
義理何必與人較功與能也求其所爭而不泯心也財爭始則有
隙則有下終則有怨而皆以攝讓將之始乎有禮也乎有禮也
乎有禮也所以觀德或有賢不賢之相形而寵益揖讓其大又
其實人則其爭也者見其君子而已過上恭人何嘗更其益敬之
非解以揮去豈有言不取之機哉破綻旋行下始要急投機
也急也也連見斯君子而欲探其機當何重其義理之心哉
無德至而爭不爭君子幾不可及矣
子而夫不分時節亦復何心合時宜而位
其德已際茲以爲禮節則夫之矣明達
絕是人不能道正而性能道遠耳而技藝辭賦反各有所
其也

禮記集說卷之四十四
郊特牲第四十四
鄭玄注曰：是禮也。士于政事。
聖人具世明禮，不為成人辨。大禮之所存天下者矣。知也。或人不
足與深言，而禮則不可不明矣。且聞過而幸聖人之心也。獨打大禮
之際，則不然。如太廟之間，或以為不知禮不足辨之。然天下之人，
所以不問而知禮者，豈能默然而已乎？子聞之曰：是禮也。若謂入廟
而敬者，臣子之至情，不獨立一人然也。不知而問者，普人之常分。死
乎典禮之鉅哉。吾固非知禮者。然上國威儀既習其數，不可不舉。其
義仲明在土思致其慙，不可不討其詳焉。若是者，亦庶幾無悖打禮也。
禮莫重打祭而大義所歸，不通於其誠信致精明之德而禮樂百
錢吉士稿

禮記集說卷之四十五
鄉飲酒第十
鄭玄注曰：是禮也。士于政事。
聖人具世明禮，不為成人辨。大禮之所存天下者矣。知也。或人不
足與深言，而禮則不可不明矣。且聞過而幸聖人之心也。獨打大禮
之際，則不然。如太廟之間，或以為不知禮不足辨之。然天下之人，
所以不問而知禮者，豈能默然而已乎？子聞之曰：是禮也。若謂入廟
而敬者，臣子之至情，不獨立一人然也。不知而問者，普人之常分。死
乎典禮之鉅哉。吾固非知禮者。然上國威儀既習其數，不可不舉。其
義仲明在土思致其慙，不可不討其詳焉。若是者，亦庶幾無悖打禮也。
禮莫重打祭而大義所歸，不通於其誠信致精明之德而禮樂百

之德士之人臣能便邪見其心而始終不渝者此道得也君之
德補之是一德之交也禮不狎侮而慎獨可行王道忠不二心而
欲可為王佐主臣同量即一代德業之基君倡之臣應之是一體之
德也臣及朋友而待之以通其志端緒一人而頌揚以揚其休伸
和平是一代治平之基斯同行之今日而進於後古傳之于後而
為大經者也君欲求使事之道以盡君臣之實莫先於謹加意而
行焉

時文函處說清公時文難處者得細時文難處理得清時文排
出得化才養氣辭三戒皆盡之言不遇如此楊維十

為妙極得使人肅然而聽也教格告古
不事鄰國之言故教格謂空言無非教格教格

發

人論事君當其心而已蓋臣有心而不盡之君行何盡其心事
以忠為世人法之則也且大君至尊也臣至卑也當盡忠諫事君之
所不足而所以待臣者唯有敬賢愛士之誠焉之臣者可以與矣
以臣事君者對大臣自一命以上各有其事而其非君之事也事君
之事即所以為事君也然公體君之心始能以君之事為事人心
已之心始能以君之心為心臣事君其以忠乎人心易私難行天而
陳然不昧其理天道可畏不敢私也人君之尊如天臣之行君也而
以畏天之心事之庶幾可以無憾論矣人心善惡顯行觀而幽然
是其真觀思至大不居臣也以君之德如親臣之行忠而可以
之心事之無幾可以無罪矣其在大臣則當行其道而實理之
行以中之無訟者為之也是故忠臣芳標不足言矣君之陰威若
生長者之德號為臣之功名所能稱塞乎今古人之冠履而臣
者何心也其在小臣則當盡其職而無怨望言以中之不欺者為
之也是故數為行私不足言矣君之優我者有寵有君于之典矣
臣之才智所能報効乎今前中之老賢而拜殿者何也蓋君臣
最難也行天地於君若使之大分而誠意之榮素行乎中以
聖情令此更無事君之道矣

字說不盡許多言其理最有蘊藏此所生
 今即不徧詳其事大列其人合部報典諸紳便覽為一文矣此
 顏麟士
 中有當理得正勝人熱鬧血性粗俗肝膽之談亦復有得說處理
 分列觀之

聖人正樂而辨其可知者焉。大集有句。然之。皆宣律。律正而無不
知矣。夫子詳括太師望之深也。且周禮在。蔡氏得其正樂之本。而所
學在官。又可知矣。樂之明天。則欲使先王之樂復明于世也。記者重
其事而特書之。云子語魯太師。與其授以始終條理之全乎。若曰太
師知予志也。予之指樂。非一朝一夕之故矣。由今言之。樂其可知也。
樂雖代興。而和平之節。自存。打天地之間。古樂未易求。而節奏之
漸得。指考打之處。方其始作也。宮縣風成。器數畢陳。樂之條理。指
事始矣。堂上堂下。其文作也。以旅以間。其傳來也。屬在勝者。不使
後學者不泥隨之者。有神妙氣韻之影焉。而錄其數句。如然。然
然。前則有美弗著。美為之復。財有初。舜終。操嚴之以盡。其在枕
平。捷則易乎。貴在能和。今打介。然。並作之餘。有從容以和者。非
樂而清濁相濟也。非抗非墜。而高下相宣也。聞其聲。如為純。如而
雅之。氣遠矣。和又見流。貴在能明。今打合同。而化之中。有酸。酸
者。積並以尊。而各中其節也。正變以別。而各歸其分也。聞其聲。如
然。而肅敬之心生矣。明又易聞。貴在能清。今打無相。相倫之。指
而不息者。根陰根陽。而旋相為宮也。有清有濁。而遠相為起也。然
然。如為。如而顧正之。德哉。是今斯三者。始作樂之所由全。

有作惡遇王之瑞言仁人建好名之福而天下不能外也自非仁人而妄言好惡即爲作好作惡之私矣慎之哉
十分氣力十分料理。內外體用之間無處不均劃精明只此程子公正二字得體認耳。疏居上
此與維斗作互有發明。袁家庶不徒功在得髓而止也。楊麟士
無一覆盎之竟。無一將師之情。而敬遠羣。機神閒遠。蓋理渴則氣自安舒也。

以上原缺

一先述於禮
聖人制禮樂而先述時人之俗焉夫禮樂有一定之制而時人不知
也述其時俗可以觀也變矣且一代之文也即有一代之禮非相沿
而之臣子守之萬世如一可也而有不宜然者世道遞降而人心
漸移一代之民亦亦古今之人心既異而風俗遂遷惡成之俗
操軒輊之機故禮樂一變而後之人述乎先則有所為先述知人
知起而之知而人心能赴之適同公庭之禮而有天射侯之禮
知抑也知而之知而人心能赴之適同公庭之禮而有天射侯之禮
之人大未始有朝於新朝模倣之習焉相率而薄之曰野人是以

通而字上清能通神句上橫動。既寂不形言。始軒然注意。心外
 兩不觀。真大雅也。○或謂不及以從程。然江陵程全幸題易作情。
 俗士一節。題雖作展。識者觀其制度神骨。用不得為低昂之
 見矣。至道言
 風松高。百法出入其心。初自此
 大賢得宜。正情周初律。先後漢。六在周初威哀論。聖人從先達
 正從大武周公之禮樂。之漢末大字解。三代以前看先達。周有
 反質之說。侯矣。聖人論禮樂。一向六人。併所實款其美。聖王循
 次美。士士直露周家一代。據宛粹矣。○謂不及以從程者。謂
 是低眼。吾所不足以其早竟有季末一板。二葉在其胸。屈脫不
 掉耳。

先達作

夫人不言 二句
 聖人感事而深贊大賢之言。為大長所之。發衆人不能不心。根
 固子之言。非不要言者能然乎。夫子所以贊其必有中。意若曰。天
 下事有可以言者。我有手能言之。士矣。有不可言者。則非
 能言之士之所及也。是所之發衆之君若臣。亦宜深然為之。故發有
 見於仍之。無利之。有五言。計之者。而行之。公矣。聖明之大。當不之
 歡古之。聖三然持復古之。論安之。執政者。而大人也。操之。如
 控守。守。口乃寫之。成者也。素未嘗以。復論者。開於。聖明也。吾
 中亦或有能言之。流傳。然保製制之。失。快動當事者。而大人
 也。未嘗議論。而時形諸議論。從容以和。若持兩端。而無所偏主。初非
 急衆人之或聽也。其究乃不聽也。蓋以吾感人在能入其情。大
 人之言。則切中乎人情矣。夫言之能中人情者。亦後。而有而
 夫人之心。中者。手未嘗言。而時見諸言。語和悅。而皆實。一美而
 無所詭隨。初非強言之。必用也。其後乃不。不用也。蓋以言論事
 貴先得其理。夫人之言。則切中乎事理矣。夫言之能中事理者。亦後
 往而有而。親如不言。而言之。必有中乎事理之。而聞此言。則有極
 美之仁。譽之臣。而聞此言。則盡事君之。操人校後者。不當如是。

萬說詞者亦當有以進乎此矣
不才二比必中二比後二比人蒙承前二比四比中先夫人決
主人決言又決必有中步伐昭然誠謂老成先集集中求如此
辭者情不多屈宜決尾近釋弗置耳張爾公
本題言必有中言字緊貼不言理法自然處獨得其解劉伯宰
煥通非難看其天然一片委婉中肯力語義與時下蓋千古頭
備知此乃可與言風神矣

論之參互形之石馬夫近道者虛室亦見其弊而守其則
而其事不參也而鳴五形而知命之學貴矣止置之實而能實置之
而能實者學道之力也道者論實言實實者有志力行不累其心體
全以求合乎大道而實理無天之學其亦不外乎此矣天子既視
之近道而後憂賜之有不知也曰吾月有人焉其相與之贊而贊
得以限之亦處相與之適而適不所以養之者莫如曰與賜曰也
之深矣始乎能乎乎安給其居乎印由由以觀其外而算其
然不改者非偏焉而也也其為室也虛矣夫天之增道而實
不才之學亦參互形之石馬夫近道者虛室亦見其弊而守其則
而其事不參也而鳴五形而知命之學貴矣止置之實而能實置之
而能實者學道之力也道者論實言實實者有志力行不累其心體
全以求合乎大道而實理無天之學其亦不外乎此矣天子既視
之近道而後憂賜之有不知也曰吾月有人焉其相與之贊而贊
得以限之亦處相與之適而適不所以養之者莫如曰與賜曰也
之深矣始乎能乎乎安給其居乎印由由以觀其外而算其
然不改者非偏焉而也也其為室也虛矣夫天之增道而實

實物有隨時之巧。雖不屬乎聖損其智哉。而中之要也。猶然。意也。嗚呼。所可惜者。在不愛分乎。人二子者。相似也。而不相似。不求其故哉。

一邊從無乎說到辱。一連義皆通說到德中。絕無支配之難。見結誓之妙。

四也其

子張問

子曰。子張。有言。而

錢

賢者求其善。聖人如其人。以告之也。蓋不遠。所以為善人。而不入。所以止。行善人也。子張知此。其有以自廣矣。止道之為。所以其行之既成。而後稱之者也。夫人一生。有所得。指天之分。為有所得。指人之分。為天人之分。皆至斯可。言道矣。若夫善人。徒有其質。耳。安得有所謂善人之道者。而子張問之。故乃深求善人。乎。抑或安行善人。而不思所以自進乎。子告之曰。人也。而獨以善人稱。必有所長。非苟而已也。人也。而止以善人稱。必有所短。未可遽自足也。夫先王之道。其善為成法。而有遠可通者。則有德矣。其神而明之。非其人。不

傳者。則有至矣。然規矩。繩墨。中之材。之。不。以。家。而。善。人。則。無。不。此。也。天。而。性。情。雖。不。必。步。趨。古。人。而。古。人。之。人。斯。人。稱。之。矣。以其。得。全。打。天。之。分。者。則。也。開。微。言。新。與。義。道。統。所。以。保。藏。深。思。而。善。人。亦。未。至。打。斯。也。蓋。大。意。已。得。而。深。難。通。未。必。路。達。聖。人。而。聖。人。之。開。域。斯。人。稱。有。待。矣。此。其。不。足。於。人。之。善。者。則。然。也。大。道。遠。者。之。不。入。宜。也。猶。可。接。也。古。訓。是。式。成。儀。是。力。用。功。亦。云。勤。矣。善。人。安。能。而。至。何。以。律。衡。不。得。也。情。也。善。人。從。遠。者。之。心。所。入。宜。也。在。自。厲。乎。精。小。故。大。而。難。致。精。實。思。有。微。者。聞。之。聖。人。事。勢。何。以。在。情。自。愧。也。見。聖。人。始。人。者。常。聞。而。後。而。

所經入道者當法其上而舍其中。善人而加以學焉。有不正修善者矣。不然而僅恃其賢也。當學道之本而為行善人之道乎。

引上有分十條雖十

皆遠矣。非不好事。但善人賢其不必遠遊耳。將大將遠遊能作解。應一輩人行徑人非自往。

委宛曲酌之文。易逆滑悞。此却筆上。有利益逆。非陰險之行。能事也。將踐遠看微邪。卷一舉。固非。今將不踐遠。說微邪者一舉亦

自粗在。看註自不為惡四字。善人行徑略見。非曾燕漆雕聞已見大意之比也。所謂不踐遠。微邪者。微邪則而自合者。故註云不

必亦非。脫落微邪。那更不。微邪下。語尚有未的處。

于張問

所謂大臣

即寸其職也

錢樓

論大臣。心行其道者也。夫人臣事君。孰敢不由於道哉。論其行道者。惟大臣也。孝子。然不明於大臣之說。而天子正告之者。

大臣者。非常之將也。子以由來當之。所以待由來者。誠不降。而大

之。最則未之當。夫名譽不足以誇。人有其名。而實其所謂大

者。非獨其名也。其實有以副之。當片之。則則誠實正心。而不為

端邪說之所惑。出而仕也。則治開平天下。而不為曲學阿世之所

之。所以用我者。以其道在我也。我之所以事君者。蓋教金道而

乎。如其事有道之君也。不避波瀾。而無面從之風。即使事無道

君也。絕無辭。而有所格心。之。故為國家理財。則以義為利。而不

計。致為社稷用人。則遠賢。遠不肖。而不。至於用人。事使。在

我。為方正。聯合。而。對。初。念。然。不可。違。穿。使。明。以。我。為。近

不。情。而。拜。殿。之。先。皆。發。然。不可。違。穿。使。明。以。我。為。近

父子之。樂。道。之。不。行。也。仕。之。除。有。難。進。易。退。之。隨。其。乎。其。朝。而

4

仁也。

以化成

尋求之

乙 漢禮

無憾乎。

勞也一

一、月之

100

痺頭之

不相及。

而天地

廣興

治者勢

不遠矣

卷之六

安者靖

家務

五

仁也。

以化成

尋求之

乙 漢 禮

無憾乎。

勞也一

一、月之

100

痺頭之

不相及。

而天地

廣興

治者勢

不遠矣

卷之六

安者靖

家務學

首孝而即以成仁仁人之德以中國為一人焉正妻之天下不
 不能後而能歸異而後可見人仁一日能見能後而卒能歸同
 復可以見天也夫深求之元復而遠求之天下也無難矣
 歸仁首有其事非特其理所能獨言之有然不為意之終所
 辭卒出真考矣象可也
 亦是歸獨典也意而能較精準筆墨必此典八荒哉開解自別
 正及八荒哉開見城典序獨典也意毫不相人公等事只件
 故會未元認賊作子乎

月

文備質也 二句 古中 欽章 錢 樓

觀於文質之初立說者可得其平矣夫文質並立自古已然君子
 為之說未可遽為重輕也且雖此之法本無弊也其後備不能無
 況較時之論不齊其平而豈有可行者乎夫大之意甚著然欲取
 質而平衡之先王著其用而隱其義一事一物必相兼而始備後人
 後其名而止其突為文為野至偏舉而皆乖是古人之則而得今
 人行之則而失之亦可以明相偏之故毋庸去取其間矣王文英
 於我周而制禮作樂則不毀諸二代祖宗立法明世變而善其損
 未嘗以文自子以質子前人也文之猶質斯其可見者也言質定
 如太古是貌舉惡難自竟身以前君子道古者形貌而恭其精神不
 能別何代為質何代為文也質之猶文斯其可見者也且大之
 在移風易俗心將引大入之開始矣夫先公康聖而質樸必勤行威
 儀小民服勞而孝養不忘夫流傳文質之相須而立存然也夫大
 胡不聞焉況大夫之說而輪極適正即大夫之身有難行者矣夫大
 食可以委蛇而朝廷之致其儀慘家人宜尚真率而流清必無其
 弊文質之相得益無事不然也夫大胡不思焉夫處慨來流但當
 既其已甚遠慕古者安得并去其本然大夫之意焉譽大夫之說財
 未得其平也

猶字錄下一註。空。百。來。比。業。風。動。意。義。自。得。長。次。五。

背直而好

五無遠人之人情矣。在群心遠在窮心。遠則其宜也。士宜有心求遠。
先拔一聞者在面前。對他下筆。寫遠遠精神。自然十分真切。溫純。
客來亦是有得之言。

質直而

真

下

真

仲弓為政之理。聖人皆以其大者告之。夫大政舉其大則不勝。
治和人雖愚。雖子可以思之。惟之已。且夫人任有大小。而得其理。
則即小。而可以見大。量有公私。而盡其心力。雖至私。而能以公。
在大子之廣仲弓也。昔者仲弓為季氏宰。以南面之度。而打于室。
而臨事。必務得於躬。宜于仕。優則學。即居易辨之職。而自得之。
而小成。其志也。夫子告之曰。夫政則其大者。任官居其一。有處。
後分理在先。則躬不煩。而人思勸。賄矣。敬刑居其一。終終據。
任使濟人。而人爭好。終矣。終矣。其政也。其庶矣。乃仲弓而慮。
而求皆同。人臣之。而不知人。則勢為古。常所難。而和而樂。非過。
夫子復告之曰。為政者。以天下之人。成天下之事。而功不。自。
而天下之人。知天下之人。而權不。自。成。專。而。知。爾。舉。之。理。
窮也。然而。而。未。嘗。不。廣。也。爾。所。不。知。人。於。為。衆。之。道。惟。無。其。其。
不知。我。視。爾。之。知。而。樂。之。量。更。有。太。焉。者。矣。蓋。聞。聖。人。之。言。所。錄。其。
論。躬。行。仲。弓。之。問。夫。子。而。不。服。其。詳。者。賢。人。之。志。不。敢。有。所。不。
而。遂。已。所。以。無。不。善。也。然。也。半。大。夫。之。理。即。可。通。之。天下。大。子。

之古仲子而始終期於殺大者聖人之心誠其不以貴小而自賤

以爲造人材之步也君子觀乎此可以激治體矣

無處不賢亦無處不克以古人句法也亦不待今日見之

莫看眼全在門外處文亦介崇安惟極淨體裁此時之體今已

大明於天下然其理安達未有及此文者前則全說不略後則

未二比似可刪去然借格清絕與前又不同後收終不盡去之

以集有漢書

爲車氏家臣也爲苦父家爲費家方是一元之軍精勝

恰好一篇文字若借書於手耳夫奇

人皆以題一味備張冠冕此其間味雖實則結實之至其冠冕之

不賴補張矣

仲子爲事

全其二

康平

錢一

論爲政而詳用人皆不外於躬行也夫惟躬行足以感人之心也

則政無不理用人則人無不濟矣且君子莊事得其大體而力行

天下不足爲也預定深不測之說非所謂大體而操切自用之術

可爲力行聖人之遺意也

之古仲子皆此意也夫任小而不可以見大居惟敬而後能行

有日月時而由分也而率

曰衆人皆爲己獨不爲也

見也而衆成就一八

從焉奇也

遂公卒一人

之病屬精

之病屬精

之病屬精

之病屬精

之病屬精

之病屬精

之病屬精

之病屬精

之病屬精

之病屬精

之病屬精

之病屬精

之病屬精

聖人感天下之幸則有要而可恃以一人之心感天下之心則有
 功而可大也方所為者雖專民之軍而夫子所告者皆天下之政也
 則作乎大禮各打吐矣
 如履五德履繼百禮石在會臺葵陽泗水無以相處也 其次尾
 吉士為文 五十一臣紀得說墨定千門萬戶自在或曰其氣微露
 子謂燕英名 一吉士之文也 後若士
 其高潔厚 一以視世之用特文古文者皆可以鉅軒渠之
 而一許弱二

閻大尉忌之。一曰：「時頌忌即季氏二字，而以事為大，家軍軍雖極，一旬所建，如不，但有曲說，而無遠論，亦不云季作吉士。曰仲，心焉者，雖遠人之軍也。天子所告者，皆天下之政也。最當

仲弓為其

上好禮制。三政。居乎城內。
為上好以化民其效亦有至大者焉夫禮義信士人之正業也上
好民從其教人若從其大也奈何舍此弗務乎且禮義之大小豈不
繫乎人哉苟為儒者之行而志存賄賂則君子相與鄙其入矣士
貧且賤之身而務其遠大則百姓相與鄙其為矣上好不同而功效
懸絕學者慎焉今天天下之治亂咸繫風俗風俗之厚薄徵信姓情
上既操正己正物之權而下即有道一風同之應其理極如弗可
也有如上好禮焉則民亦莫敢不敦焉禮所以辨上下定民志非一
身之術也禮之也明而力之也熟禮之有得於心其扶持者素矣

之肅然廷設於奉上之禮固然焉觀小民之有禮也夫固以如上
好禮之大也上好義焉則民亦莫敢不嚴焉義所以統天下理萬物
非一己之治也辨之也者苟肯先此深義之有得於心其務宜者
矣民之厚誠心服也順上之義而然焉相小民之慈義也夫固以
上之好義之大也上好信焉則民亦莫敢不用信焉信所以有公
彰兆民非匹夫之諒也存之也真而終之也切信之有得於心其
損者矣民之歡豫用情也愛上之誠固然而見小民之敦信也
固以知上之好信之大也居業不可不尊取天下大同之理而先
自修弗斯懈慢使徒手難施端坐位而履義信則非周雖位無

古者其身以應天子之求，故入則周公召伯，出則方叔南仲，其人
 為風雅之所咏，故有采芣之詩，何足比哉？中神之士，原其本以
 學問之基，故有詩、書、禮、樂、易、春秋之教，則有物有恒，其人亦為聖賢
 無異焉。是聖賢者，何足較量哉？夫萬物中既無士，而孝弟信義一
 儒人往，不能充其量乎？有可為哉？隱居求志，行義達道，惟
 恥不辱，若是以掌之，則子貢是也。
 時文以策策，能為古文，殊字絕，要為先集，自明眼觀之，皆為未
 龍見也。古如文體，雖如題為賦，或打我其無塊，人雅耳。夫以
 研費年，讀古者，故得其義，聖賢也。妙耳，非謂其妙字，勿使是
 人也。況論有論體，莫有策策，應命乎？讀傳有傳體，制義自制義
 體，不可不也。近日明經子，而後而題也，以文每往一題，無須無
 然而日無暇，須臾引滿，令人悶累，不知其為何題，以為何文。人
 貴見其為，其不合竹聖賢之旨者多矣。即淹實既耐，且不可避入
 四子說，勤策者，子用未切當，亦可備一為之說。浮美外，附轉相微
 微，乃是千篇一律乎。平塔新奇，已非大家所賞。況空手面生活，三
 又章子，無不成篇者乎？心一盛，散漫文體，不可言矣。今讀此作
 始知天下自有真正讀書，真正用古之人，持謝鄭家子，故製安可
 善，太長，無暇入也。古人賢

典重如古彙，為文。極法而只極老而精。金廣之
 子貢見地極高，希定今秋人，物全不入眼。每問愈下之說，正有
 言，故作此篇以發之。
 此題應選，辭同，生，出，預先，已，覆，不，浮，亦，各，分，開，說，極，極，國，權
 不得子貢如此問。夫子雖如此問，聖人豈有此心通法。先立箇題
 目，以待子貢，故凡用體用才，節等說，教格，學起者，子皆惜林，至下三
 項，人將行，有和事，雖亦屬，亦，解，以，大，不，犯，指，病，而，筆，力，高，為，天
 本音無情，得斯終之法，可稱大方。

何如斯三

狂者進取 二句 乙未城居
 狂者進取 其志節不同也 蓋志節而勇 則人無一可為者矣 進取
 不為夫子所以與狂者 若曰才士之生 所以為道也 才或不能
 所偏 而度其後有足以進行道者 則亦道之所必與矣 中行不濟
 思狂者誠有取焉也 士之求道 未捨其踐履 先觀其識趣 識趣不
 吾無望焉耳 若狂者之識趣 大有與打入 道極高明 而亦不盡
 為明狂者則高明之意居多矣 生雖富三代以後 而托寄者在神
 度夏之閒 亦居成事之流 而懷抱間有天地萬物之象 其不能
 與中合者 皆之偏狂也 而曠然進取之志 殆未可量也 士之求道
 亦未聞其作為先 視其操守 操守不嚴 多無望焉 若稍者之操守
 夫有異於人也 道極端方 而亦不盡於端方 稍者則端方之行
 矣 士身打望之途 而存心必有辱人賤行之惡 對行在規矩之內
 而此事稍切 論則敗度之義 其不能達與中合者 皆之偏狂也 而
 介然有所不為之節 殆未可限也 狂者之為人 如以可見 天之主
 不必直同 而其不達行道則同 士之自亦不必盡同 其可以
 通同人之事 求同心迹之跡 所以多不可信也 論人者 必人
 求同進退之閒 所以求其難合也 夫狂者之不相為謀也 亦矣 然
 而問辟世道之時 必與也 吾知之何而不與哉

狂者進
 狂者進 其志節不同也 蓋志節而勇 則人無一可為者矣 進取
 不為夫子所以與狂者 若曰才士之生 所以為道也 才或不能
 所偏 而度其後有足以進行道者 則亦道之所必與矣 中行不濟
 思狂者誠有取焉也 士之求道 未捨其踐履 先觀其識趣 識趣不
 吾無望焉耳 若狂者之識趣 大有與打入 道極高明 而亦不盡
 為明狂者則高明之意居多矣 生雖富三代以後 而托寄者在神
 度夏之閒 亦居成事之流 而懷抱間有天地萬物之象 其不能
 與中合者 皆之偏狂也 而曠然進取之志 殆未可量也 士之求道
 亦未聞其作為先 視其操守 操守不嚴 多無望焉 若稍者之操守
 夫有異於人也 道極端方 而亦不盡於端方 稍者則端方之行
 矣 士身打望之途 而存心必有辱人賤行之惡 對行在規矩之內
 而此事稍切 論則敗度之義 其不能達與中合者 皆之偏狂也 而
 介然有所不為之節 殆未可限也 狂者之為人 如以可見 天之主
 不必直同 而其不達行道則同 士之自亦不必盡同 其可以
 通同人之事 求同心迹之跡 所以多不可信也 論人者 必人
 求同進退之閒 所以求其難合也 夫狂者之不相為謀也 亦矣 然
 而問辟世道之時 必與也 吾知之何而不與哉

可以為難

節丁丑歲序

從錄

聖人不親言仁則知有進子難者而可為仁也。人未能自然而仁則必先難以求之。而難宜即仁哉。聖人曰吾不知亦使之由是是勉焉。而自知之耳。若謂學者從事於仁則必以無私為至矣。用力之難成功未可一舉而獲也。如克伐怨欲則有難人之所必有實仁之所。本無人行必有端能止之。終思則決誠大其行無人之為矣。仁所本無何得則之。事制曲珍亦將與行數人之為。存理過欲在先正其源。然則若論襟心之所以大空無像也。意欲念不行。又復能保大私。然之樂不與聞而竊發乎。則前此之答。我願者。行即端之。亦說贊古士稿。下。其本體存獨未有以信下也。克己後。其志氣清明。然天。山。同。其本體存獨未有以信下也。克己後。禮貴其體用。體之用行理之所。以周法無間也。意抑忍不行之。後守以貞介之身。亦何待。無怨乎。則仁之。而王截和者。行爾身之。亦既嚴重矣。而太和保合為萬物養其生。意吾當徐有以俟之也。且天下物私之士為不仁有難。則未仁之士為仁亦當有難。故克己難。深不可解也。而卒亦難居也。情之行順情之心辨在幾微而已。天下中心之安。其性有分。而華於之。雖其性亦有分。然若明。而物迫不可久也。而終亦無取也。人欲即去。天理未和。達得。而。也。如子之。可以為難矣。仁則吾不知心。同其所能。進所未能。

以往于常有忘其難而自知其仁者矣。

作此書後。便品作進意。語便活。以文好以引。行時遠也。難字仁。

又一。作。作。作。

進意亦本補注。後比。更。是。係。論。要。亦。胡。家。機。擬。普。機。不。但。能。言。之。

克伐怨欲而不行。與。渾。然。天。理。而。自。無。克。伐。怨。欲。之。可。行。其。理。

自。是。天。地。懸。隔。不。必。說。不。行。到。底。有。行。即。終。身。則。使。不。行。會。見。

其。難。仁。字。究。竟。懸。隔。之。樣。子。端。坐。以。立。以。即。不。無。若。說。先。

意。皆。猶。未。夢。見。在。也。如。斷。絲。細。玩。之。味。長。

可以為

可以為

可以為

可以為

可以為

可以為

可以為

可以為

可以為

可以為

可以為

可以為

可以為

可以為

可以為

可以為

可以為

可以為

可以為

可以為

可以為

可以為

可以為

可以為

可以為

道。行。而。不。能。正。其。用。子。知。此。雖。節。取。行。人。而。有。以。化。其。德。也。
 有。得。行。天。而。不。能。正。其。用。子。知。此。雖。節。取。行。人。而。有。以。化。其。德。也。
 妙。之。身。至。於。禮。樂。不。無。長。可。也。
 無。所。不。備。無。所。不。化。亦。大。之。禮。樂。者。矣。此。而。
 能。別。入。意。出。之。性。然。此。境。殊。不。易。得。到。而。至。
 全。和。玉。節。統。轉。以。精。有。此。也。
 文字。說。所。融。化。初。實。皆。內。禮。樂。者。得。精。微。道。理。已。備。於。至。處。
 不。混。抹。了。亦。字。分。寸。此。等。處。不。可。草。上。鼓。吹。

不怨天

三句 戊午歲春

錢

聖人無求知之心。惟自盡其學而已。夫學者所以欲其用於天。人。純然。尤而用力於此。天何下之非止哉。且吾人置身天。人。中。第一日。不學。即無以答天。人。矣。吾之為學也。始於眾人。而可及。而終於天下。所莫知。亦無不可為。于言也。夫學者。愈立其誠。功處其賢。則天。人。變。顧其學。以有漸。而欲怨天乎。孰先人乎。以已夫。而疑造物。亦非徒憤。激之氣也。學。足以事天。而不足。以用天。則天亦真有可怨者矣。我不求之天。而求之學。又何怨以一人。而責萬類。亦非徒憤。懣之情也。學。足以及人。而不足。以忘人。則人亦真有可怨者矣。我不求之人。而求之學。又何怨焉。與。尤。不出於不學之人。而出於能學之人。則我之。不怨。尤。乃我之所以下學也。依前備類。無容於焉。遠之。名。我。其。不。愧。於。俯。仰。矣。惟。怨。與。尤。亦。深。恃。其。學。而。終。不。可。以。言。學。則。我。之。不。怨。尤。而。下。學。即。我。之。所。以。上。達。也。盛。德。大。業。不。外。於。乎。通。之。功。我。其。無。負。於。上。下。矣。吾。無。求。於。人。之。心。自。有。可。質。于。天。之。理。知。我。者。其。天。乎。

無說。歸路。通真。王。守。溪。先生。語。分。錄。
往時。吾。為。簡。質。之。文。里。中。大。怪。之。惟。山。友。楊。公。幹。於。子。文。有。寄。如。之。海。關。舊。篋。得。以。義。園。公。幹。有。手。語。遺。存。之。自。註。

三句一片說。接。或。使。覺。他人。我。愧。自。主。格。端。耳。然。求。充。分。者。則。下。學。句。尚。覺。未。盡。咀。之。意。味。頗。厚。

不怨天

公伯察其如何也。乙卯歲。人無不聞。行廢者置之焉可矣。夫行廢者。今公伯察何能為也。伯察之。因激於感。然不若聽其徒。馬而無損。益於今也。且子之所能為者。人。其所不能為者。天也。則君子之道。行亦作廢。亦仲矣。小人之所能為者。人。其所不能為者。天也。則小人之術。不能廢。亦道也。能廢。亦道也。然。子大夫憤然。為公伯察。以其能。志也。宜公伯察之。能。使。馬止也。且以其。而能使。志。公伯察者。何為者。也。人之。是。於。人。者。其。犬。周。內。好。善。自。

公伯察者。已敗而後之。為公伯察者。復與。是。小人之。不知。天命。也。行。如。有。命。之。在天。小。人。亦。當。早。而。平。心。對。君。子。而。相。從。矣。由。道。中。之。人。也。以。公。伯。察。意。而。亦。以。人。而。想。人。也。李。孫。當。空。之。人。也。公。伯。察。意。李。孫。亦。以。人。而。意。之。也。若。人。命。則。天。主。之。矣。公。伯。察。其。如。何。

乙丑歲。在。地。現。開。常。所。與。并。周。忠。介。公。痛。馬。毛。皆。小。人。坐。客。誠。公。少。錢。修。修。者。公。願。皆。余。同。公。伯。察。其。如。何。項。作。此。題。公。伯。察。可。得。而。見。也。

公。伯。察。小。人。則。反。然。如。君。子。何。才。古。士。此。文。既。宜。矣。吾。當。讀。是。矣。

家。三。自。得。讀。之。雖。或。或。蓋。前。隔。城。守。官。之。嫌。子。明。朝。文。初。讀。能。以。時。父。為。古。文。也。古。士。讀。焉。乃。其。能。矣。

公。伯。察。意。李。孫。亦。以。人。而。意。之。也。若。人。命。則。天。主。之。矣。公。伯。察。其。如。何。

公。伯。察。意。李。孫。亦。以。人。而。意。之。也。若。人。命。則。天。主。之。矣。公。伯。察。其。如。何。

公。伯。察。意。李。孫。亦。以。人。而。意。之。也。若。人。命。則。天。主。之。矣。公。伯。察。其。如。何。

[illegible][illegible]

錢謙益

極修己之量足以盡君子矣夫君子之能事至安百姓止於斯終

楚修己也。在何易言放哉。且天生君子有無時可已之事。君子修ひきてまひり人のひふ

有無時可已之心。上苟自足。非所以為君子也。事有不盡。亦非所

為君子也。修己而後安人，由為疑為未盡乎己，則由是己也。退

人言。則有言。如。身。已。見。猶。是。修。已。也。進。乎。安。人。而。言。即。以。安。

一念之頃以至作無念之不誤而人打坐得其所矣天下

在是各得其所矣夫一人無道而天下皆無道如之何其可哉

卷之六

反躬自問而止。蓋小康乎。既歸人師。賴焉。此予之疾。故所德也。即

行之謹以至控無行之不謹而人控是敵其身矣天下之人亦控

冬。敬其身矣。夫一人敬德。昭天下。皆敬德。如之何其可忘。荒也。歷

想之我。陰符。性。德。以。致。無。一。人。而。不。被。彈。相。與。道。不。遠。

私者則元安所呼天若成之哉身屬行學始以爲方國

然。而。為。而。德。相。與。謝。不。敏。矣。無。庸。也。已。貴。也。已。之。則。身。為。不。可。

之勢來匡直也。君子而稍自恕者，則為邦何以爲？憲約之所敬也。

學者。叶修己也。極之。而以。致令。安可。姓者。亦叶修己也。旁謂。修己。

100

故不足。主君子乎。有蓋而心無窮。雖聖如堯舜而一人奉安。

不能悍然行之也。謂燬之而有所控修之。以敬我

縱橫反覆見一數字又恰是此題中器且精極毫髮者標云

廣於文蓋水廣之至者矣

與上二公合指又表下二公不
與上二公合指又表下二公不

作策要。不作張璠極得處。顧君子更不與。

人心有別。不止是人與百姓有別。而安百姓之修己與安人之修己。

又有別書云。是修德。非學識。其生貴久。充拓益靈。矣。故須德。

卷之六

人下再重修。修已不常。修已下。是憐安人。个吃一勾。犯此病。

林

10

$\frac{d}{dt} \left(\frac{1}{\rho} \right) = - \frac{1}{\rho^2} \frac{d\rho}{dt}$

卷之四

聖人定萬世之制傳士而各求其至焉夫法兼三代而樂進有
實度以加矣天子身係百王之大道而經訓澤開春秋之大法告
以為夫人西學者皆帝王之學也推而行之則時帝王之學也典章
大明可以述而不作講求宜務必使擇而登諸書焉子次弟舉之
也
承天以任地據體而作業為邦之大格也王者善一代之政必
觀采民在瞻顧服而少為損益君子賢有代之成憲而參稽宣制
故今古以定其規矩若親夏道得夏時矣大將以典常王者之於
前古之紀歷皆由世也作更之時而士常懷持不敢不敬者下
也
志也李觀疏遺傳鼓極矣人必以應地王者之心行也應之象始
如此也東坡之論而先王制禮不致有過者可得而知之吾觀周
詩用冕矣大冕以象大王者之時故侯國之尊號皆由此也服同
冠而先王制禮不敢不及者不得而知也或咸無作則安取法乎
然以此造祖方格而厚后讓而敬葬而庶民悅誠盛德與懿範
也無別昭輝而大業之盛真足紀焉後有作者不可得而及之三
而治禮樂而遵則不變考列聖之治法蓋洋洋其一端各亦以道
義而不逮其得帝王已昧功德而心跡相同集典禮之大成上追
堯舜各亦以心易總述而不遺其美焉下不倍則有其善焉

附行其事唯吾與子有光
清明廣大照蓋故換皆成轉機矣劉倫案
來要非餘鄰悅到深處細處孔顏相對宜爾丁大華
典弱爲以題本分出高潔則簡練之功深矣楊子常
全以毅力行大而不心平氣和有根據空歌之義則其養存也

子曰：「行。」

君子疾人 之辭康康山名之用謂德

惟君子以貴門人易其辭也夫其目前之欲而巧其辭於後世夫其
 承辭解乎君子惡之矣夫于獨叶此名而正責之也若曰來爾不
 在行義以義字官而或出於不義而己矣其中心在行義其言亦
 為君子不為也君子之謀人爾事也公而已矣其心主行公其辭亦
 主行公以公讓事而或出於私私為君子私而且附于公以自益為
 君子不為也君子所以不為者誠有疾爾也求之欲欲爾更也義
 利乎公乎私乎既而夫子以爲利二臣者不以爲利必利乎主也

而欲為之言以義釋行君子也君子則知求之捨其義而求其利
 則顯其文德而顯也今日欲之而必為之辭此君子之病疾而求
 計之求行義則深矣

是後漢文却是一段文字奇絕胡恩果小人之使為爾家四句
 有法亦如此保文生

君子疾夫一說全曰欲之一說而必為之辭一說則然三義釋
 一義一以義利公私四字選比分承義古法附於前

君子學道則愛人作與以同局愛人篇首提君子二比而連小人
 學道亦在其中以篇亦皆提君子二比而全題皆在其中觀得

下段 君子疾

夫有尼相高異行世之所謂能者矣格達玉

題目一句五下語氣甚強却又無數曲折此文語氣亦如題五下
 十開零公碑上新續以題層折為文之曲折體格形化之
 之筆也 釋仲升

既曰夫子欲之君子不取又曰今不取後世必為子孫愛然則
 非止夫子欲之矣又據格下判真情華露欲之且坐非求方則
 言語反復徐雅之語今日為解四字是定非求動語與李氏人說
 一案矣又愈要而而氣益嚴五十三字只作一滾下以釋神之事
 外端盡前喻對一氣之所能也

國家有無患之道以憂為解者非也大約安財國家長治安懷民
有貧貧矣是患我天子疾丹有以子孫憂為節故貧之曰謀人之
誠不可忘所患也患生於有欲欲則節瑣瑣以告人而計利者其害
鉅患生於無欲則計謀可以垂訓而遠禍者其福必長成敗未易後
憂也即無何不知在斯聞之者先王以天下之人民命有德以
下之士士有有功樹君公於明王大夫控家名位哉然則敦論趨
功也國下達於家上承指顧恩義相接雖若一體受安之推見
寡而患之見有寡即不均也不均患有善善寡者雖見貧而患
貧者士女

下論

見有貧即不安也不安患有患於貧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
患不安氏所謂打有國有家者如什一之食熟計而分處之王者事
不故寡乎定在危之分使為之者親親而惠安生聖人判法
保邦莫大乎一上下之情使居其下者居父先而子孫後交攻則
無介而和矣和則無事而安矣安則不獨強貧富而且無傾安國家
之榮謀以和為極而均所以開其始國家之歷年以無偏為極而
安所以厚其終是以我國所處在此不在彼也由此言之先王精
建之權出之至公故垂之永久人臣以道事君當詳明祖宗大法不
可以借端之要榮讓義與章士人持皇之道可以養心亦可以保德

女子學士入官常數求前修格言不辨以富強之私固執爲善也
意其所不當意不達其所當意何不聞或之所聞焉
文之士貴即易典道錄二類統古制義之格所由徵覈也若茲
之高深有一不似而京畿合之題無嫌毫之隔固當趕快一代
出焉夫

前後從丘解字模引士義折服以求先策始末及陳百文
又如如哲學學幾天子書接辦條件法知完察近或必果欲在野
屈子爲名不爲子性歸于子

微故將士愈焉神也也德中野頭融實如力勿清愛政保保

與庸而有奇效。李與張係同鄉。妙莊堂行中亦有之。張爾其
嚴江高昇。光化四射。他家輪流入配。費多少。經營氣力。反成經
者。此都不消端。而每致美配之妙。已無所不到。故行文須洋大
膽。小巧不濟事也。

畏天命長 三分而千句
 君子之心皆求合乎天也。夫天命可畏而大人聖言無非天之所命。若子三畏其事天之安乎。夫子以爲君子之心無所不畏者也。而以上三者納之蓋理之微見有萬殊。泰三可統其全。道之大原惟此。致泰三又可見其合矣。然恒人之情。玩愒則易。嚴備則難。尤嚴備之心皆義理之正也。而恒人之身。輕肆則危。莊敬則安。允茲敬之心。聖訓之驗也。義理誠行。天降之福。而聖人以今天則惟有三。之君子所畏維何。其一則天命矣。其天曰。明及爾出。王矣。天曰。且爾海。行。天雖虛高。而所令於我者無時不與我俱也。惡地者言。其之矣。遠從理者。山摧一念之不善。君子獨觀。石礦之原。而全其罪之重者。有如此。其一則大人矣。夫大人在上。非虛貴也。位在則。在則。天分之以治一世者也。故勿畏。爲其臣子當至。而無。於厥躬。爲其子當躬行以上。勸乎君德。君子以教天之心。教。其嚴莫有如此。其一則聖人之言矣。聖人雖往。其言在焉。聖。言。其言彰天命也。以教萬世者也。能勿畏。嚴之無敢不敬。作。其欲崇有如此。人在天中。則以人事天。而有畏天在人中。則見。而有人。君子唯知義理之可無。然則愈畏也。君子唯知。

之不足。德不足。則愈畏也。三畏者。無所不畏。而己無所不畏。實則一。畏而已。
 核實講道理。閩中許云。太率易。果然。前後亦用天人二字。然此人不問他人。得人字。係係大人聖人之言。便不成語。自註三平主。經重天分主。傳則亦如下。節文勢一。則理如以耳。離平。稱叶文。風格風調以。而款其不遇。窮。之。亦。信。非。解。
 只一箇畏字。看出聖人之心。看出天之體。畏。是。領。會。僅。在。三。分。疏。貫。中。抑。未。矣。

生而知之者上也。生而知之者，不可不待也。蓋人各有知，而生知為上。外此則
 不求所以知之義，夫子欲人自求其知，而先言生知之不可及也。
 上言降衷，用無厚薄之別，而至人天賦必有殊絕之資，是以天下之
 理，天下人所共知也。而知之者有異焉，無所待於格考也。而神聖
 來自生初而已著矣。雖不願夫聞見也，而御蘇之賢，自幼衣而巳。
 矣。是惟生而知之者乎。則知之上者乎。天以聰明佐下民，而聖
 則為元后，天非私厚一人也。所以隆為聰明之主，而使大賢以下
 受茲成也。即一人所賦知者，必將數鍾之一世，而較其分量，則獨
 首出之德矣。人知覺萬物而先覺則為聖人。非私厚一人
 也。所以尊為和覺之宗，而使中材之說，皆賴其命也。即一人所
 者，必將大明之一時，而論其品列，則獨有造物之量矣。蓋上古之
 者，其卦似猶如龍，聞吳天之詔，告而非人，謀得其功，及深究之，則
 子公而由之道也。其人雖不易得，而道則存乎天地之間，豈可後
 作者之聖，即中古之史者，陰德傳與乎天命之精微，而非人力
 可為其事及敬求之，亦生人至平之理也。其人固不恒有，而理則
 日用之內，豈可遺諸遠者之明，初不能無等別以上者，所以
 無加之精人，必不可無焉。行去者，正有所未知，以法學諸能。

三竹平大深澤在定宇，小水斷元之間，前蜀一人不遂以機樂不
 視也。未幾，其理人上可也。後君
 布帛，故乘其理人上可也。後君
 八澤然元氣之文，本相正
 其當時，亂荒亂敗，說子入說，不得知有下三項者，因跟甚矣。天下
 其君，遂謂心須載，敗者死，壞倫也。讀古士文，不必盡做，却何當氣
 法，何嘗不動下三項，何嘗前後獲，然故論文不當以死板為法也。此
 如上古，勿公須先講知字，後轉生，而則上下俱落，若依死板，後
 讓從生字做起，豈非誤歸。

錢謙益

觀君子所忠之日其治身者蓋矣夫身之清濁各有當然之則不
 則不得也君子有九思所以成其為君子且夫人之身一也或違
 入於聖賢之域或隨而為庸人妄人之域非有異術使然心能自
 其身則身尊矣心不能自治其身則身賤矣今夫君子者其打人
 得也君子之治其身者非苟然也即物受理而精審以盡其神隨
 致詳而研窮以通其益至有九思焉視者目也視遠惟明非目所
 也思明而後無所蔽無妄思已矣聽者耳也聽德惟聰非耳所能
 思聰而後無所蔽無妄思已矣辨者鼻類言君子之已雅操也辨

子思之故能至也而宜物以心治身以思治心由此以觀於衆
邦君子之不可以不勉也

李九載修身則道立一節又以綜合見奇。后格不能無贅言。
向柱同文錄。致正恭嚴。深得本學。今讀吉士。七篇。仍通九載。
中復能更動有餘。所謂先自治而後治人者也。云漢若
此。通柱身字。亦非要義。思年適理。行安不害。何礙排入。補錄。
外者。皆身所為。則一節論排。則一字離身。說來有做上六分題。
年字。排理者。即性為巧。字。解。思。魏。排。何。謂。思。年。必。由。身。欲。其
白。發。金。見。清。父。老。他。人。做。實。耶。或。自。其。性。有。可。本。字。曰。性。而。本
之。以。是。不。通。排。章。耳。

見善如不 第十卷
 也。誠意之學。其初獨善無愧。夫好惡不明者。知不至而意不
 也。至意誠矣。不當違乎所聞而充其至耶。夫子以全體望天下
 之士。故其言若曰。士生於天下。皆為今人。耶。皆為古人。耶。則必為古
 人矣。特為曲士。耶。特為大人。耶。則必為大人矣。不其身而能善
 下者。未之有也。不明乎善。而能善其身者。未之有也。夫有善無不善
 者。天命之。至正有善。人有不善者。人事之多。四元人未見善。亦言
 善。既見善。反視若等夷。見之不明也。見之不明。故好之不誠也。今
 見善而如不及焉。仰行有獨勤。而步履維艱。亦異乎大人之見
 也。見之不明。故惡之不誠也。今也見不善而如探湯焉。傷以作脫。居
 者。子元人未見不善。亦言惡。不善。既見不善。反與之相忘。見之不明
 也。見之不明。故惡之不誠也。今也見不善而如探湯焉。傷以作脫。居
 而痛深於情性。亦異乎大人之見不善者乎。斯人也。未始自愛之人
 也。其善輝也。其勵行也。其善見之矣。斯人也。未始自愛之人
 其形也。何患焉。不陽之耶。善上同。清自獨為君子也。若而人者。未
 事。然不愧先民之訓。或表裏皆惡。無一念之不惡。其打不善也。何
 其或為之耶。惡上同。汚自歸。其身始也。若而人者。亦漂然克守
 背之。或或進乎。今人而為古人。吾黨之士。多知明而守固者。有斯

也。進乎曲士而為大人。三代而下。有體齊而用金者。吾尤有厚
 也。吾所聞。其獨如世而己耶。
 前乎。既全肯直下。後乎。始兩勾。並收簡潔多風。絕頂文字。諸伯
 畫馬者。胸中有全馬。則信手落筆。自然超妙。士士作文亦然。陳大
 陵中有蘊藉。未步無
 兩見字。補出真知。意方見。兩如字。直透無疑之妙。野柯城生指
 也。叶等處人。都嘆道。
 見善如

其為達道其遺則無二也而格其事者為處其大子合而格之曰
者者為學之心有焉者治世之策發人君子既好善惡以成其
道當循而上焉為天下池也吾持此乎所見所聞而與親士人此
之大矣夫伏處鳴謙而神遊字為格字天下而心有不與人
格之交未嘗動焉有所以格字中七然則其時考其字則各有
是道方其格也非有心格也其居使然全之則歲馬耳而字年
格漢有以馬字簡水為石是朝字朝延之路蓋非顧外哉吾心之
其達道天地萬物皆然也其格字中七然則其時考其字則各有
是道方其格也非有心格也其居使然全之則歲馬耳而字年
格漢有以馬字簡水為石是朝字朝延之路蓋非顧外哉吾心之

正中之學今之君子雖非隱者所求不啻忘服而遺不弘矣所求
者焉有傷有可達之其而身卑賤不得達以至理致而弗致者亦
少哉聞其格未見其人蓋學術之有大小乎人不持其真而功
之有盛衰則亦有天存其間也
理極理融致極極粹無一空閒字句而無一字一句不力達大
致格與正人不滅神未亡如此而後可格處理之風則作
且格而洋今字煩情通字士義神天分之分也地文初
古漢漢為新蓋凡路以味字
越其就字神神治法如鴻毛之通順風乃有時文境未至此
遠道力有感發過今意是未見其人正解則出于
妙不先露語有之云等語說來恰好現成語時文定先露一
或陳腐昔人自以為老法不遺吾聞其語句已嚼爛無味矣

公其志行天下學之大也夫志者士所自有也不求之何以待天
幾求志遠道夫子所以特然任古人之言且出處之故其中有天
不序而與也處有所以處出有所以出則天亦不得而與矣有
繼未揚尚無國家之責以隱居時也身可隱志不可隱不事王侯
蕭然自放皇達人之私致乎匡王定國異日之事今日之志也仁
以育天下勿為小仁義足以正天下勿為小義愛如楊虎以養其
類范量有未足而上負天子也古之君子處江湖之遠而不忘思
有如此及其上下既完已完君臣之分此行義時也義可行則

林利用有主而厥初明顯亦武士之虛聲耳正心誠意平心之
 有之事也未明主於三代之隆無餘可為王佐諸斯民仁君之
 大道也無小廉明作數大以成其治不使頗有未仲而下負所
 寄之君子於此匿跡之者不觀見其益有如此
 者小教無事理其修。柴葉以爲正位。在此題尤爲相稱。其
 無所不有無所不化真宇漢之義劉向言
 實然處後形勢少而斤兩損重山林丹朱訪書法也。

治世必以道經聖言而愈知學也夫愛人易使生活之風也而容
學道致之學其可以已夫且儒者有化成天下之意而無其器則如
無以祖洽行衆也夫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禮莫善於禮風易俗莫善於樂樂莫善於樂古
王揖讓而天下治者禮樂之道得焉耳一脈承式雖限行勢不得盡
如古之所為然不敢忘天子教也天下有一人可以以不學者不謂之
道稱詩說禮萬父子而嚴君臣蓋貴賤所皆有而斯須不可去矣
矣天下有一人帶而面政者不謂之道誦歌詠舞形乎節而顏仁義
蓋身心所由有獲而盡人澤自淑者豈將為君子焉和樂其亦

性則然矣。通之以學道。未有不愛人者也。然帝勸愛之。微習其耳。目而予其仁。氣懾懼之心。有引而愈長者焉。思古之疾民者。一衣飯而當時有伐作役造之患。一革木而使人有勿剪勿斁之戒。一渰澤而民心悅。學道之效也。今日若開荒拓內好之者。而有以知其人之愛。則饒幸至哉。覽士而使之於曉斯古矣。雖夫子之心。或不以爲已。而可有不幸之士也。將爲小人焉。故朴謹良。非其性。則然矣。況猶之以學道。未有不愛使者也。升降俯仰之節。破其方止。而作其怠惰。逆順之心。有彌而愈生者焉。思古之奉公者。勤効樂事。而隸鼓勇。下民來地。忘元忘勞。而頌尼其深父母之戴。學問明而禮義熟。學

也。今者開功正莊誠之音。而有以知其人。之。而。則。德。意。
 子。而。便。之。共。於。斯。斯。則。矣。廣。夫。子。之。教。或。不。以。下。也。而。可。有。
 之。氏。也。蓋。志。大。道。之。行。則。一。室。之。中。死。將。地。刑。而。德。之。風。豈。作。之。
 長。而。不。以。教。化。為。首。務。達。禮。樂。之。化。則。一。念。之。祥。能。致。二。而。雅。頌。
 其。是。花。之。政。事。而。不。以。和。平。感。人。心。德。也。其。所。以。行。所。知。有。不。
 其。過。測。者。矣。
 句。其。矣。而。仍。有。微。步。宜。行。之。妙。此。事。至。意。真。不。可。思。議。焉。
 標。格。甚。高。出。以。風。遠。聽。其。言。商。其。美。行。雖。鼓。琴。瑟。也。焉。舞。竹。
 天。乎。風。雅。使。人。莊。補。不。復。子。子。子。
 魯。道。二。字。宜。寬。者。入。虛。字。而。無。也。後。與。結。者。人。夫。之。物。知。如。
 道。不。有。樂。律。哉。其。所。以。不。肯。帖。謹。無。據。者。心。日。中。原。者。得。性。其。
 實。耳。贊。以。又。何。其。精。深。弘。遠。知。可。知。不。能。盡。其。亦。先。不。盡。其。

君子學道則愛人而子就事
 道以廣愛聖人之教君子也夫君子以愛人為心而林之學通則
 實行其愛矣或城雖小術無君子哉子游述夫子之言若曰萬物
 生皆出於道天下無一非道中之人也若夫君子則尤秀出於人而
 有賢於之學者矣有王之治皆由於道天下無一可以不關道之
 也若夫君子則尤佳焉打人有有臨難之責者矣君子而學道乎
 賢之矣可恃也而不可恃也。有見於道之廣大而地難以攝求之
 身。性。禮。治。躬。而。無。治。心。將。見。性。性。以。堅。定。也。心。志。以。和。平。
 道。有。化。一。人。之。氣。質。而。可。破。之。風。俗。者。君。子。之。學。也。皆。分。之。素。可。
 此而不可過也。不見於道之精微而深察以體驗之。猶欲其攝
 第而顯仁義。將見微情者化而為莊敬也。充屬者化而為溫良也。
 有養一人之勢。分而可及。及於應者。君子之學也。而後而施之。成
 則好民好民。惡惡痛癢。身不名一夫之火。所為井邑田野之開。
 然也。樂只君子。民之父母。其斯之謂與。而不。知。王。道。之。行。君。子。
 習於窮居者。昨一日矣。由是而達之教化。則通以德。靜以禮。優游
 道。不。足。一。民。之。事。畢。焉。堂。庫。衍。序。之。開。羅。如。也。蓋。非。君。子。道。不。
 久。其。斯。之。謂。與。而。孰。知。大。道。之。公。君。子。之。養。打。精。素。者。則。有。未。盡。
 于。而。不。變。人。不。降。為。君。子。也。君。子。而。不。學。道。不。得。而。愛。人。也。在。

子以教者子者如叶一子子游咏夫子之教上或賦之君子非所稱

所傳行所和者乎
言原發與氣潤金玉而次華輝折動今古人以濟之應德之事

見今日在耳
博偉大業瑤體高整水冠體豐盡見其美而謂在後使至能成一

空無聲不如其胸中所有幾千卷過聲後作陽鐘也張人石

符室直起君子二此李道二化莫人二心而中即有之仍是一

大寧極正極奇之文附神者
說不失離子游說話方為有提蓋子游說話當在首者僅也

不當在大子初之下也說什足訂時文龍鳳之環

君子學

如有用哉

二

說

聖人廣修者之見示以用世之大權焉蓋求用可為用則定有出
矣叶夫子無可無不可而子路所能知也告之曰擇地而處者
身之正當已而求者用世之權人自當誠有難與義之吟非人所
也不得矣夫居我者而宜排我必知我之有所用不復居之則居之
時將以用之也亦必知我之有所為而後用之則用之宜速歸所以
為之幾天下事有且為不可為者限於勢之或有窮而究無必不可
為者修持道之無不足如有用哉者吾其為求用乎天下之民其賴
文武成康之民雖有德而一念知收皆可稱說祖宗以被修之
子所以無取乎聖人也在此方有猖狂之誠在我人有夢覺之機
何所嫌而不往焉天下之法莫非成用處時之法雖極壞敗而一
可匡正當乘時興復以發及之君子所以貴乎事相時也在彼
一色之珠在我心無小成之業何所疑而不違焉蓋匡扶開運臣子
職分所當然也之身乃王聖之身也可為而為者固知士勉
信不可為而為者尤仁人生物之心我傷前想朝野人心所
吾之有行皆先王之行也有所為而不可為者不過匹士身之處
所之而不可為者持有一不大法之存但思不用我我必為求用
德有進作而者乎名而後仕聖人處明處物之心用而與用

神化不測之用。子路為未能知。後人之論。謂度人真為也。
 力重如山。吾故而役之。六畜何公。公山氏之。也。全不達解。
 周易識乃爾。判的。
 聖人心事作用。一齊俱見。大儀力文章。後失。
 行自己。中要發明聖人達權妙用。以為難耳。知其難。乃知此大。
 之不見。
 加有用

不曰堅乎。曰。前子或事。
 聖人不可說。以廣發者之所。用馬夫不善。不。入。境。為。所。境。也。猶。
 在我之善。有是待乎。夫子所以托命於堅。句。此。若。曰。吾。人。用。也。不。
 以。一。機。物。即。子。子。立。言。亦。不。可。以。一。律。論。不。善。不。入。吾。國。吾。有。是。
 矣。然。心。就。是。言。而。無。所。變。通。其。間。將。天。下。不。善。之。人。不。可。化。
 之。善。乎。天。地。生。物。之。心。結。不。然。也。且。子。子。之。獨。善。其。身。者。非。惟。不。
 化。人。之。不。善。而。反。禮。為。不。善。乎。子。子。禮。道。之。權。入。其。用。之。如。
 昔。前。日。之。所。聞。而。吾。更。重。法。之。未。聞。大。凡。賢。之。於。者。不。欲。輕。改。
 磨。而。磨。之。為。用。則。政。為。整。而。旋。物。理。固。有。然。者。也。就。不。畏。磨。無。
 於。整。而。必。畏。磨。人。不。成。其。為。政。者。子。子。之。受。不。善。待。一。說。也。則。
 一。說。也。不。可。整。乎。磨。而。不。磨。大。使。磨。馬。而。不。磨。也。終。其。身。不。自。就。不。
 斯。亦。已。矣。不。辨。則。何。忍。於。磨。之。句。者。本。不。欲。輕。改。打。說。而。不。
 用。則。正。為。由。而。旋。物。理。又。有。然。者。也。然。不。避。讓。無。以。合。其。句。而。就。
 理。又。不。成。其。為。句。故。子。子。之。受。不。善。待。一。說。也。而。人。有。一。說。也。不。
 白。乎。理。而。不。磨。大。使。磨。馬。而。不。磨。也。終。其。身。不。自。就。行。理。磨。亦。無。
 理。則。何。忍。打。理。由。是。言。之。子。子。打。不。善。之。人。亦。猶。斯。也。彼。彼。不。
 主。則。彼。勝。我。矣。我。之。善。為。主。則。我。勝。彼。矣。欲。勝。我。則。入。馬。而。就。
 主。感。服。彼。則。入。馬。而。就。其。理。下。無。不。可。化。之。人。子。子。無。不。

地。故。其。信。言。亦。有。以。自。信。也。

易。妙。絕。世。在。先。正。得。意。傳。文。亦。是。代。不。敢。易。之。製。一。美。無。善。淫。

字。無。宜。校。不。意。字。接。一。脈。復。出。處。理。明。時。無。變。誰。能。預。省。

宛。如。面。使。神。化。之。筆。未。嘗。子。

丹。青。易。描。其。色。難。學。必。可。悟。文。之。微。楊。雄。斗。

城。公。所。謂。白。戰。不。許。持。寸。鐵。也。天。地。至。文。索。祥。人。不。得。從。言。天。

用。盡。情。說。出。劉。向。宗。

句。字。全。從。言。字。轉。後。妙。甚。顧。麟。

老。法。老。解。如。見。荆。川。先。生。矣。吾。不。畏。其。識。畏。其。卓。然。自。立。使。書。傳。

之。士。雲。拜。下。風。耳。父。千。子。

不。從。莊。子。鐘。聲。開。打。熱。一。番。過。來。此。種。妙。境。真。是。撲。頭。不。著。通。

在。不。回。二。字。神。思。不。似。茶。伯。眠。花。只。落。堅。白。磨。涅。燭。六。字。上。

不。可。登。

通。之。事。父。子。句。已。未。成。在。

敘。情。

畫。倫。於。家。國。新。時。之。所。用。也。夫。近。以。皆。奔。達。以。須。忠。大。倫。已。盡。結。

可不。學。哉。且。今。人。之。性。情。無。以。異。於。古。人。也。則。古。人。之。行。事。今。人。豈。

有。不。能。為。者。哉。與。觀。摩。怨。詩。無。所。不。可。其。又。何。之。不。可。大。全。詩。之。

教。其。重。於。人。倫。之。道。莫。重。於。君。父。是。故。以。國。親。家。其。通。者。也。

一。家。之。內。惟。父。為。尊。事。之。上。道。宜。易。盡。乎。溫。清。定。省。職。居。耳。目。之。有。

而。趨。微。形。禁。之。未。見。為。通。而。思。之。通。之。為。事。其。通。焉。者。多。矣。詩。三。

篇。本。皆。尊。子。之。詩。皆。可。以。於。尊。子。之。思。也。大。青。而。至。愛。行。道。之。人。

其。有。耳。加。以。尊。焉。而。以。古。人。之。大。道。奉。吾。親。豈。其。所。共。能。哉。詩。之。

豈。行。人。子。蓋。若。是。其。名。多。也。以。家。親。同。上。其。達。者。也。一。同。之。中。惟。有。

而。尊。事。之。上。道。宜。易。盡。乎。東。而。南。北。所。命。雖。有。不。同。而。乃。心。不。敢。有。

二。見。而。達。而。思。之。通。之。為。事。其。於。焉。者。多。矣。詩。三。百。篇。不。皆。思。道。之。

詩。皆。可。以。發。忠。臣。之。思。也。大。堂。廉。大。義。賦。之。子。所。共。曉。耳。加。以。尊。

焉。而。以。古。人。之。大。道。奉。吾。親。豈。其。所。共。能。哉。詩。之。豈。行。人。子。蓋。若。是。其。名。多。也。以。家。親。同。上。其。達。者。也。一。同。之。中。惟。有。

是。其。隆。也。大。人。一。身。不。在。其。家。則。在。其。國。而。學。乎。詩。者。既。能。盡。孝。

大。能。盡。忠。上。尊。之。大。心。藉。於。特。況。其。他。乎。哉。

凡。無。一。字。不。轉。詩。義。盡。矣。學。詩。之。道。亦。盡。矣。此。性。情。行。文。者。也。豈。獨。

豈。獨。有。曲。體。而。有。深。致。其。次。尾。

通之

戴吉士稿

上

測

色屬而內

四、素

錢
禧

聖人坐愚小人聖人愛人之心也夫人性皆善近賊則失其性矣
之邪之與盜賊等矣夫子惡之也亦愛之也今夫盜竊之雄者也
而穿窬盜之小者之其已則屬近盜其內則存存穿窬存今夫賊
賊人者也賊而附於德賊德者也賊於鄉則鄉之賊居於鄉則德之
賊盜賊而合鄉黨也則言仁言義微然自居於德而德則棄之德打
道而說於途是不仁不義之尤者也近賊而在鄉則則小忠小孝
然於打劫打劫而事者射德之既志得而復志是不忠不孝之
至者也近賊之流其狀不可致詰夫子能好人能惡人哉形容之

孔子曰：「殷有三仁焉。」
 聖人行義率之，三臣而表其為國之心焉。夫去也，故也，死也，此三
 而為國之心則無間也。夫子深感其德而表之曰：「三仁其當焉。」
 國家廢典之隆豈可無人哉？與王之國固以有人而無即亡主之
 亦以有人而重焉。時人豈得重亡國而論世者心傷之憂哉？之心
 有三仁焉。考其事皆在殷未亡之先，論其功則在殷亡之後。此
 節之士之所及也。思孝之說本行世成勞有焉而為即非天理也。
 矣。余以觀行三臣為厲長者，雖至而非畏死，為諸父者，修廢
 非好名，易代以來，雖頑懦無志者聞之，未嘗不歎其殉國之誠。

殷也，故也，死也，此三
 而為國之心則無間也。夫子深感其德而表之曰：「三仁其當焉。」
 國家廢典之隆豈可無人哉？與王之國固以有人而無即亡主之
 亦以有人而重焉。時人豈得重亡國而論世者心傷之憂哉？之心
 有三仁焉。考其事皆在殷未亡之先，論其功則在殷亡之後。此
 節之士之所及也。思孝之說本行世成勞有焉而為即非天理也。
 矣。余以觀行三臣為厲長者，雖至而非畏死，為諸父者，修廢
 非好名，易代以來，雖頑懦無志者聞之，未嘗不歎其殉國之誠。

成康者，萬世之君。自辛乙之不從而微子之為臣也，微子三臣
 介一神之義而特存萬古之義，所以仁也。夏之亡也，未聞同成之樂
 者。打以見周先王德澤之長，周之興也，不臣諸國之義士，行以見周
 先王忠厚之至。吁！三仁之重殺也如此哉！
 語雖如此，則必如以文乃是三仁知已，能離斗
 人度虛假之遺，即可以推語：與終史公行文，深古深微，其謝餘
 耳。

須知武王之事亦仁也，而三仁為族宗，其仁却分如此。故司康
 三仁，三仁非仇武王者，如後世以詐利取天下，以不止宗親為
 仇也。此舉附與弟弟，不仁也。從三仁而處，說到微子不澤在位，
 不得石玉三仁，心更無別法可微，與武王心事尤明如一仁字，
 是其身可見伯夷叔齊與太王武王並行不悖之理，皆仁也。

龍蛇得淋漓痛快如此。

天下有道易也已哉聖人。聖人通達天下之理，可以無用易而後已。易大易無道易有德矣。夫以類夫子也，必有道而不真，易然則夫子何時已乎？且斯人與吾呼天下而否則以道存於天地之間，其獨有之則二季三王之視之，任作一身不敢讓也。其與人共有之則牛康正直之休焉。公于天下不敢私也。今曰滿野鳥志特，誰易志特？空負斯道而與天下終無以相成。天生君子，正作時勢，殆殆之中，任得其力，故勢人任士，有必難惜焉。若君子作，以見其變易之權，君子自今正始，既而無術之日，豈足其心哉？夫人心意有無可知，何者？君子於此，獨信其有可為之事。

聖人之道，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有弗能，學也；有弗能，問也；有弗能，思也；有弗能，辨也；有弗能，篤也。人一能之，百能之；人十能之，百十能之。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

鐵

陵之可擬也。故爲他人之賢者仲尼也。非他人之賢者也。惟此
陵之可喻也。豈惟丘陵。即東山。太山亦可喻也。日月也。又兼澤而
焉。故仲尼曰。日月。

仲尼對他人之賢者。說日月對丘陵。說字各施。山下勾不了之
勾。仲尼當一攝也。字文勢未水。亦宜讀。不宜勾。日月說高不說
闊。中間添不得一。如字。置日月於仲尼之前。不得補作他處。
月之下。不得起。起至難下手者。此文中止以前舉仲尼處。
日月後。則實接日月。不黏仲尼。日月暗此高字。又在動處。

對他人公當如之。勾。轉折處。文之波瀾。然他人轉折處。必
轉折處。空元無處。陳硬句。事。揚。可。
此理自吾輩搜剔。始獲漸明。然至若古士之文。縱升之。排。附。諸。
已。儘可。信。可。傳。後人。廢。筆。矣。顧。麟。士。
上。所。下。寫。位。置。恰。好。恰。好。者。文。之。至。也。其。吐。書。淺。矣。妙。皆。從。
好。得。來。天。下。智。勇。所。難。爭。者。只。恰。好。耳。

物格而后知至。已卯格至之有竹簾。
蓋古知所由至。古人所以能格物也。夫惟格物則物格矣。知不自
知至乎。致知者。蓋當知所充矣。且夫知在吾心者也。物在天下者也。
格致知之。道非格物無由者。蓋舍心而求諸外。猶古人曰。天下未
有物。吾心已有其理也。主人同其心。知無待於致知者也。存心說。有
物。吾心已有其理也。主人同其心。知無待於致知者也。存心說。有
知。必推而盡知天下之物。乃能實有善知。此大人明上德。格天下者
也。知必有以致之。而后至者也。誠知格物之含義。而平從事焉。格
天下之物。得其理矣。猶清其源。亦既無微之不析。見其大矣。繼
之。亦既無纖毫之遺。格之。則有格者矣。天物之接。格
無方。而理則有定。統焉是焉。統焉非焉。不合物格而始知之也。然惟
物然則表裏洞達。其理而足。而足是之。是無非極其理。而非至非極
非無足。理之在我者。不使有餘。理之在心者。亦必無餘。知相問之
然矣。理之當於物者。有定。而用人不一。或格此矣。而格彼非矣。或
格非而格令是。雖格物時未盡知之也。夫惟格物。則左右咸宜。格使
格非而格令是。雖格物時未盡知之也。夫惟格物。則左右咸宜。格使
非者不惑於此。之是。性令是者。不惑於昔之非。物之待格也。以義
理知之。自至也。理即為我。漸進之致。然矣。是故人推不欲聖賢而廣
格致。亦何也。蓋惡可不。然不辨也。即使排焉。而格善惡可不之無
害之方。有不察等。格無辨耳。物格則無以志矣。出王非所。無後而不

無天理為親。何其於舍井然。明決而可。無也。物未格以前。當無此也。
人雖不欲人安而獲。敗相尋。何也。治亂行隆。情然不察也。即或察
而治亂行隆之故。察之。稍有。不潔。獨之。未察耳。物格則無此志。
昭民御物。無往而不以。至道相處。何其法成。罔然有主。而不亂也。物
未格以前。當無此也。天下之事。苟其不真。知之則已。真知之則其
理。不知者。亦可。顯而長矣。吾心之知。苟其不至。則已。知之則其
繼乎知。而盡其知之。上定者。亦可。次第而觀矣。由格物而格格。由格
格而格。至而盡誠心。正以至修其身。此皆格物致知者之能事。
公明上德。格天下者。所必先也。

理精而法密。格致之理。一也。
格物皆有定善。物格則知。而止矣。斯善。斯善。財知至矣。格致
此一箇而。而與下六箇而。格致。後而此。則明新。理已得。知此
義。但看未似。只是。得箇門戶。來于。而皆未。曾教。致于。遠矣。而
整。臨。味。尚。多。未。出。手。誠。已。非。門。外。漢。所。曉。矣。

帝典曰克明峻德

錢謙

德之貴於能明。印古帝亦然也。夫峻德。極乎明之重者也。而惟克明之則克之。所以成其為克。蓋帝典之言。則如此。且天之生聖人。有聖性矣。加以聖學焉。天之生至聖。其性尤異於後代之為聖人者矣。而至聖之學。則與後代之聖人。無異。天之生有治之之先有克之之為帝。固非大典場所待而幾者也。帝以前紀述。每多神異。而其言未可。以為典。帝以後升。則印有重華。而其德亦無倫於攝帝。與者。虞之文臣。親矣。帝克之明德。而著之於冊。以為萬世法者也。其言若曰。德人所同也。峻德。帝所獨也。克明峻德。帝所以明之。德於天下之本。錢謙曰。一。指。也。人不能自。理焉。非。今帝以理之。其時。故官分職。尚未及。詳。先求。詳。指。聖降之始。帝首。應物而聖。帝是以不。執。自。聖。德之至。高。者。獨。高。則。豈。不。見。其。高。而。克。明。其。高。之。至。焉。者。為。焉。為。帝。所以。克。曰。海。天。不。能。自。卜。帝。位。帝。以。卜。之。其。時。詢。事。考。古。猶。無。所。主。先。求。主。於。天。命。之。初。帝。首。厚。聖。而。聖。帝。是以。尤。不。敢。自。聖。德之至。大。者。獨。大。則。豈。不。以。為。大。而。克。明。其。大。之。至。焉。者。為。大。於。大。帝。所以。開。百。王。壽。云。上。帝。可。弗。致。由。帝。而。知。致。時。云。下。民。可。弗。勤。由。帝。而。知。勤。上。帝。與。下。民。相。克。之。德。非。帝。明。之。推。其。明。之。帝。之。克。明。峻。德。道。統。也。印。治。統。也。印。事。要。一。代。之。人。不。以。其。子。孫。一。代。之。人。帝。受。萬。世。之。人。必。以。其。人。故。焉。

德之人。一代與焉。世相傳之。系非帝明。帝推其明之帝之克明峻德。治統也。印道統也。已帝之親後聖。其報難。無。行。後。聖。帝之親。凡。其。揚。厲。人。有。倍。於。凡。人。何。則。人。心。危。而。道。心。微。愈。勝。山。而。愈。勝。古。後。聖。古。則。是。承。帝。不。報。難。矣。以。克。民。不。明。帝。之。德。帝。不。明。推。之。於。後。聖。印。下。而。身。帝。不。揚。厲。矣。以。克。當。時。史。臣。有。見。於。克。帝。之。相。後。聖。則。必。不。克。不。特。其。安。則。無。不。克。聖。人。分。至。不。同。乎。其。自。明。也。安。帝。若。不。善。德。然。帝。克。分。聖。印。與。焉。文。不。斷。克。明。為。帝。其。報。難。也。印。此。為。其。古。

皆自明也 卷一百一十五

錢 錫

自古人言明之義而重其貴於身者蓋惟自明故能明也德於天下也古聖皆然學者雖後哉皆子將夫子之傳而身其事固合古訓之義而示其功以為大學之道明上德為先明上德之功修身為本夫子蓋天下人望之宗以予所引三書古聖賢之言也古聖賢之言即夫子之言也三書所言古帝王之學也古帝王之學即夫子之學也曰克明曰克聰而典又知稱嘆焉道豈有二哉德之命於天者其原無不同而明之貴於身者其功無不一皆自明也學心者當古聖賢之垂訓其教始明推而至於上古之隆尤歎之不易者也今強解三書而士學之淵源不外於此融其身焉古之明上德於天下者知所勉而先之皆如是也道必通諸列聖之相傳其統緒正極而至於繼天之聖尤統承最尊者也今觀三聖而聖道之授受不出於灌鵬其身焉古之明上德於天下者其本而治之皆如是也蓋天以聰明佐下民而聖明則為元后使聰明不待學而全則居居師之德者將生致化理矣何以本無不明而惟恐不明自治之切不敢有懈怠之意也夫士未終不學之天子況乎天子以下者幾人知覺焉物而先覺明為聖人使知覺不待學而先則稟衡舜之資者明君而聖宗師以既顯其明而夫求其明自責之詳不使有本公之責

錢 錫

錢 錫

皆自明

也夫士未終不學之聖人況乎聖人以下者或竟能明而未能明父不得傳之子而見在己之青淵珠射不能明而渴文能明君不傳之臣而見吾身之權重有志於學者可以與矣呼夫子非湯文皆洋規於先而弟子親其傳於夫子故其言之相發明如此前乎虛外洛脉如秋至天空孤城曉曉星後四比邊發名諸將君師入疑聖賢之理視于曾子傳者意思希上能出則人知可發嘆增北海陸陸俱在木脫故說時突士青淵成字乃之勝觀

湯之盤銘

三篇 中成王之大書

錢 禧

傳辭所民引商周之言新者為大商周言皆不一其詞而皆可證新
民之義故傳者引之其意皆曰為之明德既興天下不見聖人之治
當禁之時民之不新極矣湯起而新之湯之新民可證世而知也其
言新則見於盤銘焉其辭曰苟日新日新又日新同一民也禁不
能新即不新矣湯能新即新矣然湯而起者可以與矣湯之明德既
遠天下不使聖人之化當時之時民之不新極矣武王起而新之夫
王之新民可證世而知也其言新則見於康誥焉其辭曰作新民用
一民也計不能新即不新矣武王能新即新矣武王而起者可以
與矣同家世有明德不自武王時也商未興天下之用未澤天下
之先民之不新極矣文王先起而新之文王之新民可證世而知也
其言新則見於大雅之詩焉其辭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同一民也
商不能新天子以此夫天心矣文王能新諸侯以此隆天春矣德大
王而起者可以與矣
此是引盤銘若提敘若立議論便下文矣安即應天康誥三
其義理終有不備于志者頃此而知文章之體合之者自有妙處
文章為老古潔而按之無味一讀以服天下才學
之心而待外林中使千載不教人也以絕此文章上近作幾遍

錄其大義

大學

湯之盤

古士作文殊舉而心疑打時體不合天下未有真能為古士
文者也能若是了不朽矣其必
疾讀一過真有解衣盤礴旁若無人之樂但足讀考凡大意提舉
直追其而見小纖則遺矣此風揚帆難過一島中洲固不洋泊之
自新士民各歸精意畢竟少一費淺亦不富得宜書之一病不
可被化臨近

新氏之學先微於商王之德焉夫湯之新氏哉在前書然成子雅
 乎銘盤者以見古之大人無之不審其憂勤若斯也傳者之意以
 大學之本指明之德明之德公發為新氏昔有成湯發夏桀之德
 羅氏之塗炭其首座物以圖新有不審不誤者千載下誠其
 盤備持見其志焉夫新厥德而一路姑伊尹所以陳戒也而盤
 德散其著於小物之克勤德日新而若伊尹所以作格也而
 財之保明亦揚於惟中之不足銘有之矣曰旁日新日新又
 不通盤也下通貨利焉姓知王心之一矣而傳厥寶玉不猶有
 下之嫌乎聖王休惕深居之思務自強其德德者真無日能已也
 即御用之器而慎而忘之弗敢忘勤勉也無從匪與然即指造
 御大德之昭矣而察茲風德不猶有從厥遠之懼乎聖人威慎修
 之誠不自信為庸悔者真無日不也故即戒書之辭而致而聽之
 亦可作其操也凡人不由聖惟此姑作明日之聖焉日之為
 樹然在舊染汚俗而誠確以先之者如中成孤危無恃之中前其
 以自引斯斯之舉行而不惑慎厥終者惟其始勇智之氣通乎物
 動四海不有以式王人之檢身哉上帝佑其一德惟必不自滿
 志求之於外之為言盤盤時欽崇永保而勤苦以終之者勉事

盤物與之際雖其心於日生斯通上昭既而愈大和殷中而成
 盤者之治處於神矣我宗廟不有以相古人之為善哉盤而
 其者不獨當知制事制心格蓋其大而能一珠之項必極奉若
 之忱不獨當知有邦有典昭示來茲而即王言之警已見靈承表正
 之道也盤額之書於今為然而昭代之作新之分義有全於此者矣
 降乎典則風雅之有觀古以辨言斯為有德之文矣未幾升所
 唱日新對未新而言也日新又日新永已新而言也木只兩項
 章句甚明分作三比者從來海深叶文為正

錢
禮

10

大衆

錢禧

大興

錢子

大學

... ..

2. 3. 4.

作法以視度厚名公擬瑞琰法趙希夫然本體矣

11

止於此。

錢
傳

大、

事若自其口出森林而忽知是乎一个臣之心至人君之
 所以考慎其相則一君子升能君子退得用之人而天子不
 行米登八臣深輝其古以和平其心則事嘉以人情人心誠謝於
 之有而天下亦安分其無惑解可以保天子平天下樂的國之言
 子傳焉誠有取爾也
 不始此官作家案錄每十幾時息日就事折有題可以觀天之經
 謝客矣去起於下
 律憲年整奇曜歷元克預什文之道東五士
 曉曙一皮唱曲一機餘得爲私藏吐出一既文翻易初於榮金
 卷陽子史書抄一萬一勒不正大然一字落左端五十四文之餘
 中如此劉青案
 善心好逸外面形象現為中因得不肯出此從一出十見其不
 香不是不形之言也體世精細尤能融趣與然

君子而時中

綫

[illegible]

十卷

執道之端以達情轉情之端而終其才而運其心而極其能
 者此其所以為一也惟其所以為一也故其所以為一也故其所以為一也
 御性哉未易以和十常道一也故其所以為一也故其所以為一也
 惡時立事起不能無傾圯之失夫極道之端以乘行衛環之知又難
 甚乎而化裁如也故其所以為一也故其所以為一也故其所以為一也
 以和伊如字焉而為春若物也如也如也如也如也如也如也如也
 應為變易從時以成其不如此也故其所以為一也故其所以為一也
 君子之行和也如也如也如也如也如也如也如也如也如也如也

必待君

爲中庸作。子思之有所建，辨君子以時悅見心之不可
爲也。爲中庸作。子思之有所建，辨君子以時悅見心之不可
爲也。爲中庸作。子思之有所建，辨君子以時悅見心之不可
爲也。爲中庸作。子思之有所建，辨君子以時悅見心之不可

中書

以原義入說原義恰自然流快一無壅阿今日愈見古士平日津
勾止根成癡然既入全境多處必發及省察等本學問間無
一字有教下也一麟士
麟士歎子云明行擇親尚遜下宜避嫌之以見良友之是也此有
語士財定無忌憚嫌方見重而字不美挑刺虛字法也特又多故
間說隨時脫却戒慎恐懼已落無忌憚嫌去矣○明行擇親雖在
下文另列義也不應搭氣亦有何字先筆作本事止不避况則事
字牽着當體腔何可泥俗法哉○制義自有體格恐亦當擇腔曰
字法初得體然就而前體格者不計行也說不見行則典而棄以

錢
植

[illegible]

卷之四

中

[illegible]

長谷雄行（一）
不其於方其以何也（二）
其形迹也然亦何有與其學所以起於方也而反問以細于方其故何也知彼知此知彼知此化其方隅乃不受偏氣之累逸乎大勢斯獨有中庸之意乎今乎入而不失制於俗者不有臻在予二者時何足

瑋堂一風如任叶等文字具有先輩大家之氣易致也
己與中冬交豐輝榮華燦爛而為嚴其智然也德社牌于出而始以端辱博大之況易之故文運舍然丁憂大變必有極存人體膚者校

家士十篇
中令

而傷重矣吉士諸篇所謂抱死時之策亦可久之策者也夫此尾服法則生轉換龍蛇以經史之厚運心手之靈崇積間有此先民遺訓更不易持真子體杜精神藏下白米額先刻言下

笑、才、小、粒、

中

程欠

南方

固有道不與塞焉

錢

力持其志可以持立於盛朝矣夫士各有其志而持者佳士之志
子蓋無不其志也先哲有道而先賢正夫與人持已之
而不失其正大之懷則其功之君父知當從皆有足賴然則中
人固當循節以自考君子之和而不流中立不倚如此其自當精
於所以處人而有所社稷之功則權藉於此乎隆功名於此乎
成亦於此乎重也豈其無定而能應任愉快乎以寄國命而達官
無事之念則要安之不可不除而不可不克老成之不可不也豈其
無定而能循立不懼乎後者則其志於此乎隆功名於此乎隆
錢士士稿

之木有不立者也為國用人則近於疾而信之以休為國理則
斥異較而遠之以大道而新其志也夫士之志也其所以為
其相之和不美不忘也徐來同以同分居角之也而治必思
不故自負其學以明主士之也而好為大士以助
知若口為之自也亦必鼓吹休明而好為大士以助
知若口為之自也亦必鼓吹休明而好為大士以助

固有道不與塞焉
錢士士稿

錢士士稿

錢士士稿

固有道

素流實行 二節

錢 禧

君子惟自盡其道所以泰然行上下之間也。天道者天下之公理也。勢不自宜則日求諸人而忘其在己者矣。惟君子不然且夫求諸人而忘其在己者則君子近焉。求諸人而無立乎則君子求之止自盡。是君子之素位而行者何也。君子以為百餘無不盡之身而間道不可以不平。匹夫有良知之性而躬行不可以不力。有一日必有一之學。積日而蹈之是乎其為學也。矣。歷一過必有一過之理。隨過而安之。介乎其為理也。矣。言其順者也。言其逆者也。矣。秋惠難則逆之。惠者也。可君可相而養萬民可釣可耕而樂先聖可匪哉。括而而不失其性情可卒然顛沛而無傷乎。風雨順亦得其君子也。逆亦得其君子也。逆之上焉亦得其君子也。既之乎學則矣。往而弗自污。既全乎理。又何往而弗自污也哉。君子之不顧乎外者何也。君子以為順逆既為遠來之遇。而在我者必不失其恆。貴賤亦有適處之用。而在人者必無與於我。適當其上則以公矣。公非行際險之機。惟高位臨人則驗而皆行道矣。適當其下則以實心實政。蓋職分之案。若欲事事皆法則詔而博行道矣。上則正其在上而不求行下也。下則正其在下而不求行上也。上下之不求行人而又矣。路也。天心在公矣。願外者日然其不公人心至矣。願外者日其不平。君子

錢 禧

書 論

書 論

錢 禧

其至公者之未可達信也。亦能信其至公。君子於其至平者之難也。亦能信其至平。不不求也。而何落也。不求也。而人何尤也。天恩不所以為君子也。上無驗矣。何往而不法。上法天人之陰下。然路矣。又何往而不法。上法天人之陰。君子之為君子者如此。是故能居易俟命。而異乎行險微幸之小人也。中多見道之言。而對者數。深見老法。其裁局甚矣。開拓有彈法庫有之。集。

我 種

兩廡所辨以朝禮行之廟矣夫辨貴嚴辨體之行於廟者也而宗
廟亦公飭焉武周能享親如世川徐者孝于不浸其親之端非其大
也故移出之道不外於理順而在廟之知必嚴天朝武周況今主
廟于墓而昭穆序之知然則何可乎且昭穆也駿奔走者有顯相
之誰王遷者皆多士之條豈可混然無序也哉為之斥奔昭
昭昭昭昭昭昭昭一滿也各衣其類則無封厚以共其德助
祭於廟則庶幾足以敬其如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
昭昭昭昭昭昭昭昭昭昭昭昭昭昭昭昭昭昭昭昭昭昭昭

[illegible]

以治人爲尊視他雜事神石公用信事人辨貴辨貧武周之制事人
爲下神之稱曰達等置其然乎
萬斛泉源隨地湧出劉安所云積泉衝動心重達形者耶
文格復生不能更贅一辭楊雄斗
有常制之辨貴賤辨貧有非常之辨貴賤辨貧不從常制證明辨
義不從常雖得却無法看其實主井上處一典制文字頗有體有
義有實有用有光彩氣象斯文格矣

錢吉士稿

中春

一、字辭所

卷之四

錢
穆

[illegible]

是故知和之妙。而不可不知也。
學者所當要而言之。前人論日用之節已盡。予其擬有一夫之道。
修其身。修人存而後舉。能仁其身。君之事無不盡也。臣得進而與石
言仁。
精苦不移。以理學入本分也。若其筆墨蕭然。如在烟雲之上。則古
士之寄託建矣。謝仲店
於中遠處忽近。間處忽開。字有不可思議之妙。胡麟士
極板重頭。此淳字二成。初極熱鬧。既淳字三萬葉。讀以禮文可
以固公脫唐之會。筋骸之大。陳云
徐士子稿 十唐
道字說淳茂廣仁字說淳積微林體認文字。近人於此類不安。
辭云留下大實現地。如何必偏令實踐。又不肯上奪可知安衍
只是語不出。原不足理致微如此。

自明誠謂之教而子故草

錢 禧

中庸明人道之重而博之於教焉夫由明而誠此誠之者也事也子
思來而歸之於教其示人以誠性之學乎且自維皇降衷以復別人
之事居多矣天之命人也本無不誠之理即習之相遠也亦無必不
可誠之人仲尼所以有天道人道之論也自誠明謂之性天之道也
惟聖者能之誠世不皆聖人而人主可以作聖其道何難則又有自
明誠者為臣公志為子公孝慈性而有之者也今也先知忠孝之理
而後能盡忠孝之事見善必好見惡必惡又性而能然者也今也先
別善惡之義而後能操好惡之量以聖人為公可學而於聖人之理
格之無有不到此理既微矣且如夫躬行實踐之功而致到明焉
夫誠聖人之理在我矣即聖人誠無有加於此也然而從入之塗則
發安而此題也以天道為公可至而於天道之原當之無有不惑大
原既達又日致夫光輝之效而蓋之蓋進焉夫誠天道之原在
誠矣即天道誠無有加於此也然而所進之階則誠而此皆見從
其難者而古之不可以方技之者之安而教人以由勉之安者則不
外於斯矣士之教人者不難人以辨不能而意開其森林之志我
也天下之事有不知而不為者未嘗有知之而不為者也教有非
於教者其謂長也然其情猶猶言之不可不以性之者也果而教

以由苦之樂者則無殆於斯矣士之教人者不責人之過詳而徐修
其方則之整樞何也天下之人亦有知之而不為者矣未嘗有知之
而不為者也教有引人之於至誠者其謂此也有天公不可無人
公不可無教學者有志於求誠先當加意於求明蓋以聖人之德不
可教見而賢人之學則可自求也

害理清微令人心開目明 吳 昌 氏

朴實如說家常真理理到家作手也中發自明誠後發謂之教不
易之方 朱雲子

自明誠無一字倒置辭簡而義確 沈 雲 吉

劉 士 銘

中 庸

自 明 誠

上句指誠者言。此句指誠之者言。與首章天命謂性修道習教不
同。欲是說說道理。此是說兩種人道理。而意却注在自明誠。又極
德物明確。從上句轉指。提出下次至合意。如說瑞野水不隔
不隔。作子傾瀉。大海漲後。救之不盈。一。是何神道。

自 明 誠

國有道其言足以興其言足以濟其言之有也
 君子與治則取諸言而足也夫有道之世人人思利見也而唯君子
 之言自多也與君子之言治人如止聖人之道其湛也在一身
 其行也在天下道統與治統本實分也足以古之聖賢存君相之
 德而濟行其志後以與道之君子而處外亦安有奸不足者乎天道
 之不行也始於不信君子之言夫君子之言道之所由存也世之殆
 也始於能用君子之言夫君子之言亦道之所由興也道治政治
 物有欲其與榮之意道也詳者已盡精之政事矣有其道而不興
 其言國之邪末有也一戰故治也林必有智特之義斯為之在矣其
 言者言也
 則凡所敷奏君聞之則孝慈忠臣非之則惟防微而後起在保
 昨覽利所可致也己若明臣良數禮有楊上天威之觀道之優也
 已定見之制作矣有其道而不致其言國之不出也一代制作不
 隆必有開出之偉人焉之贊襄其除凡所精陳在當時則為事業
 後世即成訓模然不謂而而中復遇合之幸也己至富貴不謂
 俾居而有道之言當此不為居而明不據之朝則無一得可服者
 乎而況與者獨於君子之言約不謂其言之知也道不可若富而
 有道之知過尤不易泰難解求言世世則此數奏以言者乎而
 子之則道有以足與非不自其國也也德性既薄則其言皆虛

性情之至而用世特其端餘何學既道則其言皆增體要之端而
 身乃其一重但欲見君子之無所不宜則國有道而其言足與人有
 此者
 以貪貨木刀者藏人也亦人也始顧全章始顧全章乃是曉人終
 而義皆古士舊作故中成皆墨無有一焉及此者文章之興過今
 固不足為也此言士
 典謂典起在位前作在古之功用上宜似後章動而世為天下道
 言而世為天下則義矣當以此作焉此解言士重操規亦覺此
 殘言二稿
 中唐

通人。以蓋制。故足以治天下也。夫知天和人。則作之本也。鬼神。聖帝。能外焉。止王者。有收制之名。無易道之實。凡其所為。無不推原。於天道之用。而首察人情之所。必順。不知而作。徒上其機之。乙。李由。實鬼神者。思之。今大禹。明通。說。六。何以。常。見。明。食。忽。有。降。聖。明。家。隔。幽。野。越。有。旋。情。則。居。者。曰。無。天。相。近。聖。明。者。曰。與。天。相。遠。也。君子。奉。若。天。道。雖。辟。而。得。維。立。之。職。則。能。言。視。聽。之。間。均。見。其。天。焉。鬼神。亦。為。天。用。者。耳。從。來。至。天。下。者。右。存。自。天。而。百。神。河。嶽。之。貴。司。不。振。桑。柘。我。后。鬼神。亦。承。天。之。命。以。奉。之。斯。亦。理。之。本。無。可。疑。義。士。士。節。中。唐。者。也。乃。其。所以。贊。之。者。不。可。不。致。詳。也。鬼神。之。聰明。寔。勝。乎。人。王。天。下。者。必。不。浮。遠。昭。以。玉。帛。萬。國。之。盛。惟。天。之。若。子。以。天。道。成。治。則。今。之。以。古。而。配。之。以。禮。樂。有。相。浮。蓋。章。者。以。身。贊。獨。有。疑。以。天。贊。又。何。疑。乎。由。侯。後。聖。者。思。之。今。大。前。後。勢。殊。無。何。以。後。之。視。前。焉。人。亦。能。舉。其。故。前。之。視。後。智。士。無。以。度。其。形。則。已。往。者。可。即。人。以。相。俾。未。來。者。不。能。即。人。以。相。通。也。君子。學。修。人。純。聖。人。而。盡。凡。人。之。事。則。子。臣。弟。友。之。責。實。明。臨。其。人。焉。百。世。以。後。之。聖。人。亦。人。之。至。者。耳。從。來。至。天。下。者。宜。皆。准。人。而。後。代。神。聖。之。典。固。不。動。思。乎。往。古。後。聖。亦。盡。人。之。道。以。尊。之。斯。亦。事。之。本。無。可。惑。者。也。乃。其。所以。崇。之。者。不。可。不。

致祥也。後聖也。述作。實通乎前。今日之至天下者。亦不詳。後示以。名。文物之述。作。知人之君子。以人道成治。則相也。以利導。終之以。近有易地。常然者。以身俟。備有惑。以人。何。藏。大父之求。實有原。不謂。淫。習。清。而。明。之。新。意。出。矣。其。本。為。煩。雜。而。無。雜。博。取。而。能。對。以。內。有。疑。本。也。傷。神。則。大。源。頭。失。字。此。其。細。不足。實。鬼神。無。疑。而。知。天。侯。後。聖。不。惑。而。知。人。也。知。天。而。鬼神。在。焉。知。人。而。百。世。聖。人。共。其。乃。其。後。聖。昭。矣。精。果。非。常。

召太師曰 君也 丙子歲耳 錢 傳

成齊樂而釋其詩亦一時之盛也蓋樂以相悅為名詩以言君為義
君臣相與不亦盛乎而臣心則若矣且君臣相悅天下之至難也而
其相過之深則人天下之至樂也若樂公之相安于燕矣再復補不
送臣之所言君已見諸事而彼諸民矣打建召太師而謂之曰上有
從陳之君而下有昌言之臣則君有以悅乎臣幸矣我輩人之樂有
樂于也下有法我之臣而上有從事之君則臣有以悅乎君庶幾
妻子之不離矣我輩人為我作君臣相悅之樂焉景公之命太師者
如此蓋君有智樂得臣陳敬仲之傳而樂有徵招角招則為事為民
之別補助之言見諸事者也補助之事被諸民者也太師所作之樂
斯二者是也其詩有曰言君何尤責臣子之至情而原天者之有
不濟已明若口之無過而誘夫後者之當盡其言詩之節女訓也其
義則士氣也自我言之豈獨何尤而已哉言君者好君也不為隨而
為規隨者之過打健何如規者之過打愛哉夫娛心意玩耳目者君
世主之所為也以古先哲王奉其君斯其愛君之至者矣不為順而
為違順者之巧而詐何如逆者之朴而忠哉夫導淫逸周恩寵
於人之所為也以古哲大臣事其君斯其忠君之極者矣王為樂
則樂不能為美于乎誠樂民之樂也徵招角招可謂作

以老華運行。樓懸浮統天造。系作
前得文。詳州畫竹。談就其中一箭一葉。何所不具也。宋葉子
引景晏事。勸其同民是一意。望其幼疎又是一意。雙關出之。故錄
顧麟士

袁中郎嘗云。少陵真法魏晉者。坡公真法班馬者。予謂古士真快
歌。歌者不然。淡若之役。何自而來也。晉庭聞
此。已不是。要于焉。是五于焉。若矣。華士能傳其神。振幅中。而
排闥。老法。還情。無好。不有。

于世守中惟出封建原委規畫嘆大義臨終作其中不無美難錄
世道術之言然而包羅宏矣理誠健矣厥是兄弟之良其難泯之
矣

或曰世三

我知言

二句甲戌年聖之大喜聖

錢

孫

大賢固問人之問而自其不助心之助而大心之助疑懼使之
知言則不惑矣氣則不懼玉子所以當大任而不助心也然想其
公孫丑惡子長之問者若曰夫人之心惡於先有所蔽先有所蔽則
知微之功無從而結矣夫人之心惡於先有所蔽先有所蔽則
外之理無從而全矣我知言無容於天下者也不敢不反求之身也
非自謂其身者也然不致為天下之憂而我心亦為天下之憂
於此也然而厚言猶不足以為天下之憂而我心亦為天下之憂
天下之憂我知之言有以接我心之疑也然後可以定天下之疑也
定非分明義理昭著則然然之氣生矣我善養吾浩然之氣焉
在我固無日不在我也然而盛大流行充滿於吾身之助而我心
然則固即不必充滿於吾身之內我善養之先有以去我心之懼也
然後有以顯天下之體也人有貴為王公而無一言之幾乎道岸
子雖而新而無足存者無他理義之不則而涵養之無素也人
既同也夫而百家諸子之說不能令然無足畏而俯仰上下可
儀而自得者無它理義之素明而涵養之素深也我亦求之於言
之於氣以自治其心而已矣
不助心由斯知言養氣養氣本知言知言早謂聖簡賢

句有根本節日齊請不待語焉

句：說不動心則須句：與告子反對。告子謂思慮深廣。劉氏謂引之短長字句之多寡。各逐題之自然。而神理生動。勢氣成。朱子

朱子：知言後見得是非。正義理昭然。以告然之氣。自生此。度人恭。勿不以不知者。便以為行。賢耳。應字長：字是公孫。並。此在子。語不必自正。子曰：中其。集注不詳。告之以其長。而但。解。告之以其短。自有斟酌。蓋孟子不自矜其所長也。父家每謂我。之短。長如此。殊失場氣。故前公

論語心術 正論

和言養氣。孟子舉孔子處全在。此若與告子較。其。則。後有兩語。手。長。句。持。傾。口。寫。去。爾。公。教。我。從。而。制。之。自。註。養。氣。本。知。知。言。即。大。學。知。止。而。定。靜。安。慮。得。自。引。集。大。成。之。力。固。巧。然。是。也。孟子。訓。述。曾。子。以。學。孔。子。精。脉。在。此。大。端。甚。短。皆。趣。甚。長。

義知言

中心悅而 不服 公西赤曰 錢 樸

心服不以勢。言。其。思。之。可。至。焉。蓋。服。以。中。心。其。思。意。最。舉。手。格。取。喻。指。孔。子。而。復。存。其。常。格。持。也。皆。謂。天。下。可。格。者。力。也。惟。心。不。可。格。可。格。者。力。也。惟。心。不。可。格。心。者。藏。于。中。者。也。藏。之。於。中。而。格。之。為。思。誠。矣。誠。格。此。以。伯。之。使。要。良。心。之。誠。庸。有。異。哉。中。心。悅。而。誠。服。惟。以。德。服。人。者。為。小。然。然。求。乎。欲。而。欲。自。悅。乎。我。斯。無。不。服。矣。彼。先。哲。手。我。國。有。以。服。者。我。斯。無。不。誠。矣。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湯。之。服。桀。有。七。十。里。之。外。大。之。降。解。猶。有。百。里。之。結。若。孔。子。則。何。有。我。而。七。十。子。者。出。入。心。相。從。如。意。難。必。相。結。也。義。重。難。奪。其。父。兄。骨。體

之愛而春王嚴師反而略明其故辨兵暴之情而敬之凡此中心

之愛而春王嚴師反而略明其故辨兵暴之情而敬之凡此中心。悅而誠服其結如是耶雖七十子也。已。蓋。乎。四。方。之。士。矣。皆。有。之。云。自。百。里。來。自。南。自。北。無。思。不。應。孔。子。無。尺。寸。之。上。而。武。王。躬。起。雖。楊。之。宏。圖。王。畿。者。天。下。人。心。之。本。也。其。起。人。思。慮。者。寧。有。重。乎。孔。子。有。木。鐸。之。鼓。而。武。王。親。視。辟。服。之。盛。化。聖。賢。者。天。下。人。才。之。本。也。其。人。思。慕。者。安。有。窮。乎。是。見。可。格。者。力。不。可。格。者。心。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心。則。何。可。格。也。可。格。者。力。不。可。格。者。心。也。如。七。十。子。之。服。心。則。何。可。格。也。格。者。有。意。服。人。而。心。卒。不。應。王。者。無。意。人。服。而。服。不。誠。同。一。仁。也。以。力。假。者。如。欲。以。德。行。者。如。此。德。力。之。間。人。豈。可。不。

私正以後。未見有此平華。楊雄平
為古之。文難於動。蓋此蓋洋史記之神者。到白
節次相生。即錄為誤。已去仍留。盤迴起伏。法并繁野。皆有自然
古之氣。

中心悅

多助之至。二句。而于本章
堅人和。天下人主所以貴得道也。蓋多助之至。則不求順而自
石順矣。和以天下。其氣象何如。且今之諸侯王。而無意打天下也。
亦已矣。如未能無意打天下也。則要若以得人為本。而得人又必
得道為本道也。若親戚失之。不能使人親。而疎遠之。不能使人
者。也。得道者多助。固已。未至打多助。其氣象未也。既至打多助。則
動則替之。下動將至。於無所不應。士今以未。失道者以是日亡。而
道者即以是日興。蓋道之所。雖天時亦弗違也。天且助之。斯亦
助之至也。失道者享有天下。而索為匹夫不可得。以道者身處
服而唯起為天下王。蓋道之所。雖地利且失險也。且助之斯
多助之至也。失道者。則人何人不順也。我以言乎天下。亦無不
順之。政教未施。君子不有其地。雖多助之至。乎能必其震天下之
而。一董之。以政教也。然君子無意打天下。而天下之向往
打主誠而不可解。數心有屬。則天下之心。自不能舍而化之。因不
之理。雖矣。禮義未法。王者不臣其人。雖多助之至。乎能必其震天
之人。而一上化之。以禮義也。然君子無心打天下。而德地之
顯。願見吾君而惟思德。羣情有主。則天下之情。自不能別有所動。

必然而致爾矣。由是言之。人心不樂為親戚用者。非有他也。不和也。所以不和者。夫道也。人心樂為親戚用者。亦非有他也。和故也。所以和者。得道也。人主即吾何至德不謙乎。術無意天下哉。苦心位置。乃得自然。此禮為古士所獨。朱子。
 題上下文語氣甚惡。不可通解。此大為意在。此就其病前得不。知矣。楊子章。
 愚意之說。即正以送留激其勢。順指焉。則鼓鼓矣。一疏下則促矣。此精於形意氣者。

多助之

精世長民莫如德。德之善也。豈非爵賞可並矣。夫斯世斯民之任。非爵賞者實也。然德不足以勝之。德之善於天下者。又如此。且天下之風俗始於朝廷。朝廷紀綱於反。而自出也。整人以爵。即勿論其人之稱至而紀綱法度。非其人。不與謀。故將尊無與並焉。朝廷之風化。反於鄉黨。鄉黨之族。則成而聲譽也。序人以爵。即勿論其人之賢否。而宗族姻戚。以其人為之先。則齒尊無與並焉。若夫天下之重大。蒼生之艱難。得其人則安。不得其人則危。爵也。齒也。而如其人。序而後命焉。或非其人。還而徐矣。聖人受命而興。則開創之世也。父子相繼而治。則守成之世也。千戈以靖。禍亂繼興。則太平有其時。必有其端。下者出諸湯火之中。則得善之民也。予諸教食之樂。則待教之民也。亦可以厚。至學校以嚴。厥行有其民。心有其長。之善。天使為後。不戒。黃夏可。斯世也。能輝其朝夕。左右之心。以放。沃乃辟。而使其世為。斯世也。能善其胸有。設辭之法。以登進上理。而使其民為。之民。則於天下之達。善三國已。莫之不能。善者則朝。世長民。是。德立有德者之端。其本也。身心知意之間。一有未慎。禍若。有祖。庭。手日集。旁之懼焉。有德者。則自。其身也。為斯世斯民。是不。不。其。有德者之健其用也。必下國家之。一有未。其。

事法一大不獲之德焉有德者非意欲自見其用也為斯世新
則不取不大其用也以其德之解者為天地開清明之氣以其德
任德為宗社建畫長之基世而無有德者有若無道何以復化理
以其德心之為廣為民請分者人以其德意之無窮為民立法於
民而無有德者子孫何以自禁引致情世長民之無出於有德
者齊此而而而過也何以作明矣哉齊為或為則其責則當歸
所處而為之責輕也
萬法脫落分虛字法無一刀情知無一不神奇真特美之現
變化在現操也書矣為詩文者也漸神清

新世委

陳勝問曰 一全 大城
固論辭人持大貨去辭之意為大國王反手而僅以貨取焉禮
所以去也安得與宋齊同受哉且國之處君子也既當處主心之
人當察君子之志中心好之有欲食之所謂主心之德也學焉
有德則就所謂君子之志也則不能行其志將其德焉是以待
於君子矣國可以行其志而使以能問之常屬名世處君子將
薄也孟子在齊與在宋不齊不同而辭王之德孟子也則與宋齊
若竟無以異孟子或受或不受其故自明而使孫其故也打就足
非也幾千里見王方欲用王以安齊安齊以安天下何事不遵故
而徘徊於宋有遠行之便衛獨行齊有開成之樂守以黃金之德
之也而孟子不言也姑就其言告之曰皆是也子君子行矣除之
齊有其意焉而已矣其德也齊君子目之為禮其德也無處君子
辭之為貨以禮來則受之以貨取則不受如是而已矣故曰皆是也
呼就其言告之者也云夫孟子之志則不爾也孟子處齊以志
以攻而齊之處孟子者有若優行之過孟子處王以湯武王以武而
王之處孟子者反無管晏之過宋七十鍾有辭也則德昭乎五十
有辭也則聞成齊王黃金一百亦有辭也若曰國不能奉先生仁
之訓寡人不能行先王之政先生

此亦未必有其辭而突有其意者也孟子安得不去盛德修德之
 作前日之辭若無前日之義安有今日之遵行也七十之義家
 已也何為者也若非前日之百鍊安有今日之剛威也五十之鍊
 辱也又何為者也十之鍊其沈亦足以得富於君子者乎而獨
 振孫王之威孟子見金不見君子也
 論事得其情則然矣
 斷易則常情例精最平持國家惟其所出入雖巧吏不能制有蘇
 望衆不使

卷之七

車水

世子疑母 二句 下成事之太事
 人贊成世子之疑同其復見而再決之為人開生善而能遂之可
 道也之機也決之以道一世子當終其信矣世子於孟子也求之於
 孟子於世子也告之切其意以為楚之獲世子於魏也而下問焉
 子有所為而來也楚之獲世子於魏也而下問焉世子有
 所為而來也世子疑母言聖人之學不明於天下矣迎而與之
 言無論其疑且避視之為不近信柳下而人其耳方若此若有
 之而不疑幸也世子疑母言也聞言而即信者或出於一時之
 之雅而其信也未必終固言而有疑者必會自返之身心之聞而
 疑也言也 上承
 疑也言也信吾復與世子言也大道一而已矣夫今謂性無所為
 而為者也性無不善聖人以至於聖人無以異也吾前言之所已
 也率性斯道有所為而實無所為者也道無不一於人由之以至
 聖人無以異也吾前言之所未及而不外於前言之也第忘知之不
 有見於性之善而不能盡其善之理則其無於道也必矣欲其
 道也仁義無俟外求聖賢可學而生也若曰卑之無甚焉則出
 世而入乎彼矣吾不能復為之說也第意行之不篤然其善之用
 而不能克其善之量則其無得於道也必矣誠欲有得於道也自王
 可以升焉日通可以修德也若曰外此更有他端則難乎其善而

是故賢

經 7-199

其倫以視其取母笏可知也民惟邦本故以兵戍子制也而治焉
坐享農工之六非自本也余把出於斯斯聚訟打斯莊後實錄終不
藉打斯為民而賦有底侯其取焉者而猶且有耕者行補助于
春秋以養民上然之力用一變二富則於法外以勸子孫極下
之思家更有輸制者竟發君左位所以致殷富之象而其民亦相
與欣欣稱其志矣其居上而惟恐後也非余食焉何以有是也由是
而推之制祿分田之法路而厚年景使之事與風流今行刑經森政
古所稱至仁之治非耶以國民者之云彼以春後省之治以賢君窮
極事情而足非分明是故斷乎其出於此也

卷之二

二五

程文開

往學矣言不掛不掛尤覺其不掛如
行徐委徐往復百折而徐達臨端無所聞斷言其間
諸指為疑之中自能博茂寬舒之氣斯將獲人之力多也
徐二字不急入下二句意更重

吳汝登其

夏后氏五 一也 己未歲
務取民打三代其有制一也夫貢助徹之其若也而其用皆什
一三代之取民有制如此且民事之重也厥惟藉或王者建國維農
是務故恒產之制先於恒心而其取之必有制者使君其力打民
則泰然可以享其奉使民得以自食其報而後舉奉其君而惟恐
此名之通三代行之如一曰者也顧易姓受命之既始者各
一重農之心厚養其民而法深意重之曰錫田者必權一無整
衛永著為田功故有籍王之遺典意雖可經而制亦可更有一代
或據前無可垂而後無可創乃吾且各致其名而思其定焉則彼
十而實非夏后氏也哉唐虞得古建官推百夏之賂虞也其特簡
不農多校田五下夏之孫子不澤而增城焉且其君健山升水嘉
小大川使中國可浮而食匪易也故饒然不受其貢也殷人問
金格事而制正夏官漸克而農漸少校由七十十而助定惟殷
周之間之一夫百畝蓋位事惟能庶人在官官愈克而農愈少
以百畝也百畝而微定維周人是何故之其控夏周之其控殷
然世異也所異者亦夏自以為貢焉耳高自以為助焉耳周雖
徵耳原其損益之源思王王若同堂而盤通其賦額之蓋一而
陰合而行一而外有得焉賦或改其名而思其實皆一也

[illegible]

教以人倫
古人欲生萬世之民故教之必極其詳也
 夫古人欲生萬世之民故教之必極其詳也夫天叙之者教之者君也司徒之職教者君猶丁寧而教之萬世之民達於禽獸則歲其為人倫之農而人之則成其為教立教之先其難有若於教以人之道教其人即以天之道教其人以司徒之官掌其教又天子之當中其教立教之從其難有若於教自夫堯舜之上下舜統指下而掌大司徒使治水土則禹教民稼穡則后稷因而有司徒焉然若其官而所以教其教者惟五倫是重焉父而應子而孝一之親也君而仁臣而忠一德一教也夫正位極外端正位極於外乎其別矣先哉生者之為長後哉生者之為幼失序則何以異用之曰朋同志之曰友不信則何以同以五倫者訂其入而有之自天而有之教之者堯也禹其責以教之者舜也所以澤其教者有大禹治水土禹教民稼穡有稷也舜之位老者則然也自夫教之初上舜使之打下而掌大司徒蓋治水則禹教民稼穡則禹之有司徒如堯者之教禹帝重其教而所以令大舜者不一得茲焉勢以慰其心未以勸其志其色冠打教者也臣以聞其邪趣也其枉其不若於教者抑不若化而能悔免犯也而不已下則材也

異矣。故有其人之性。彼自有其天之理。如之何而不自得之焉。人情既動而終無德。德行亦有初而終無之也。又從而振德之焉。此言者既欲其寬以需之。又欲其敬以終之。敬之者。終也。詳其法以教之者。寬也。所以得詳其教者。字大有。治水有為。教民稼穡有獲也。奔之。佐吏者。則彼也。洪水方割。民其無食。何以養。養民乃能。民則其何以全其為人。自舜承堯之命。以授司徒之官。而契乃行其教。其使又承堯之命。以善其立教之法。而人得以敬其教。上古之聖人。何其愛民之深也。上古聖人愛民之深。如此。為世乃有民。民行乃其聖人而農之乎。耕大人而農之乎。推為大人之事者乎。

山川草木之奇。有文質者也。雲霞風雨之奇。無定質者也。世衣奇。殆無定質。其大工。古人作好文字。亦須簡點而得之。其不簡點而出者。古人猶難也。試讀古士世作。似絕不簡點。而簡點者。終不能有其妙。其神則打文者乎。宋文五。摩少平。河打詞章之習。其所為文。靡工無氣。且短長最詳。必先後。越止轉折。漫無剪裁。余偶為世作。與摩賢士作。以之。在與士大審之法。尚有存者。自註。

兩府中鋪叙題分。乃其實也。頭批尾羅。上文乃其虛也。實以古詩錄為奇。虛以簡括半解。皆皆歸主。為奇。然其力量却在實處。處處是奇。討好耳。學者不可賞其虛而必其實。不嫌其奇而嫌其大。如蔽如海中。開看物如無。

教以人二

鐵

非其域

海林集

經 7-204

錢子才論 和也士中載並 錢種

不見之義徐公聖賢而得焉蓋已甚聖人不為而為聖人者皆
不見之義者也此其事關其士可以風矣止士與臣之不同也當其
為臣則東而南北之便准若所令而何有在一見當其為士則體義
廉恥之身惟士所主而何敢在一見雖然有異焉可以見而不見者
高士也見而無害其為不見者聖人也不可以見而不見者賢人也
三代之隆蔽穴不閉有峭直自厲之士小雅之廢君子多混跡于
俗察東龍之中微服待客者春秋為矣孔子以大聖不得在位天亦
多生德才以輔養之及乎孔子既沒而聖賢絕聞守志不污之士
往而有也論垣而辟今有其人乎是錢子木之為及也閉門不為
今有其人乎是泄柳之為及也雖有說焉昔之聖人與其徒聖之道
終中以庶幾一過之有而恥忘我喪天命而憂人窮也道而不見毋
乃已吾子二子學行聖人之統者也何不聞孔子之見陽貨焉孔子
居魯則居然士也陽貨居陳之陳臣大夫之禮而以下交于士之
當徐守士之義而正其為非大夫已甚者何必然矣以貨人夫
好非有中心之好如說文侯也又非有銜衣之雅如魯穆公也彼
僥倖我以往拜欲以媚己或亦以厭止何為若是其分者哉曰雅
也貨猶惡也雖禮孔子乃不能曲全體乎且孔子見貨非見諸侯者

也當時學於孔子而得其正者無如曾子子思子子夏子張老則徒明焉曾參之行也不為臣而可見乎故其言曰有為端矣病行夏政故飲水盡歡以事親律由之行也不為臣而可見乎故其言曰未聞而言觀其色報此非由之而如也也二子之喪言哭而惡言公其戚殺有如此者豈致于木池柳所不有而二子獨有之哉聖人正大之道可經可權變化之用能大能小淑人君子學其正大而法為峻刻將其門者隨其變化而施予斯明合而指為其為不此諸侯之義則一也而孔子深遠矣

隨題起止而溫古秀析之氣宛轉相赴有不知知以然而然之妙

建寧士編

變性化矣

朱聖子

龍安遁矣就筆法俱有自制之妙昔人稱綠文數百千言縱橫激

忽守如其所談出推者莫如其所自來士大夫足以當之張孟起

起伏隱見錯雜轉折全乎士大夫矣余于古文之妙矣一家不泯以

名之米色升

其牽連周旋埋伏穿插之妙由盡于長之技矣而歲踐論行慷慨

之中勢風神打意言之外更使人脫味不窮讀之愈熟則愈見其

新耳

緩千木

曾子養曾

連七

歲
時

而親嘗之。所以養其親者。古孝子之風如也。夫以香膳爲之。又
曾元爲之。子而曾子。以一身上下。其間唯一飲一食之微。何莫而不
可傳之以風來世也。孟子故而述之以爲天下之宗。莫能打養親養
親者。孝親之書也。子者。百六徒步之人也。昔往打苦矣。微祿之注。
則其志也。爲去親而往。雖微不敢薄也。父曰曾。曾往也。早春則
開行性情而況寄在一膳之外。以其人非唐。然食間人也。曾子所
以養其親者。則惟恐不啖也。公有酒焉。式飲庶幾。必有肉焉。式食
庶幾。人子之職也。父母之欲飲之者。必從而飲之。父母之欲食之者。

錢古十稿

丁丑

從而食之將微而請所與也請而與而無一病之情無一時之不
請也言皆在平曠然行真志矣其間有餘也或數死不群而更有
而無以廣其愛也達人之高致也况惜其子之物力而愛其不絕
也亦父母之至情也其子曰有子于職之當於者曰教或缺也惟
母之所命也而則教或復也曾子之養曾者如地下之人父在不
敢當子之養身方為子父道味而當居也曾皆死而曾子乃皆皆
之養也之曾氏者亦丈夫徒步之人也養身子而必有酒也猶夫曾子
焉必有酒也猶夫曾子焉曾元打花子能世其家矣將微不請而與
則視其父焉焉矣則有餘也則父與其父兒不類也後曾元者

集古堂

5
 6

曾子養

真酒有之殺以私其妻子者幾將以償還而無失曾子之供也曹元之奏曾子者又如世一

若貶曾元便無意味矣自註

或詳或略或斷或續或似詳而略或似略而詳或似新而續或似續而斷一篇虎步古文也張而註

一紐上一大段一小段寫出一堂三戒性情氣派作爲分毫一一如畫中間一渡連成一片而連結點間目了然不嫌振曾元却已搖搖曾子貶曾皆說曾元都是說曾子的然一篇史記用意文字

孟子節集

卷二

錢

大略再貴門人所以疑君子小人之辨也。大正學古之道似必非

謂效之人然以君子而周旋於小人之間安可不正其非而責之哉

孟子謂樂正子曰小人與小人也猶有言也君子與小人也不可

也子矢若何人也子之為人何如者也一旦左右君子數而相持其

來子自若者見之將曰子必以其人有便巧便給自媚於君之故

凡用錢石用米選資其端從以遊將於齊國乎人將曰子必以其

有少私計從能為薦士之地且東勢而親之杜與為朝家以親望

吾門子之形迹也其心術豈不至此如子之目前也其要

亦必不至也也有我言之子之此來而與子哉同後儲也猶觀

人多矣子學古之道者也學古之道而無損於足心之道猶

以古之道銷則儲或先王有崇德報功之典後學有祖述

考之奉古之道亦自後將於飲食而子也止莫夫一時獲路之

我亦意可以之也子之道德則儲又莫志能就除而

其名曰養賢謀不出禮而大其詞曰教士去其道必有弊室其

余而子也此博夫一時權宜之計余不志子以之也

幸甚後妙休其

此篇人每從以字得意處上打圈死句提起樂正子不

孟子節

此石思之 三句 十處
 元聖行道統之德思極而思通焉大思之遠者通林木也日月
 以思得乃可事哉且天授聖人以道聖人繼天以心而後聖之歸不
 合者心也其不合而終得合者心之思也三王之道斷在周公無
 公亦不自任焉而於所不合者不能自己也吾嘗論公之特與
 而見其心公以一人之身承數聖之責於殷既而於心蓋能無
 所懼乎公於三王時不見不合者也抑公以人臣之身行天子之
 指蓋無所畏也於宛足能無所辨乎公十四事人事多不合者
 公嘗仰而思之矣當文考之月子安欲為人子耳逆哉省哉父
 我師也 在天下之世子安欲為人弟耳逆哉我兄也 又我兄也
 子之不我教然仇其子弟聞子小子不能常恃其父兄况乎異代之
 王非一氣之親者哉是寬是周何以臨夏殷而成一代之典矣寬
 度何以揚文武而答天下之心是非微頃可以蓋焚也卜之靈矣人
 卜之夜焉為物答之則機於靜公之思傷旁皇焉而無刻不動是
 金車可以靈神也愛此月矣人愛此夜焉為物況之猶先於機公
 思獨朕之焉而無思不明我以德日公望焉為勢者哉惟此清明
 志可達士人之心公惟宜其合所以不安於侯孫也庶幾靜寧
 餘時速克謀之助公惟樂成印合可也乎所回也如是而

足而澤之亦思之實矣公不敢以為常如而思之如是而
 亦澤之與矣公不敢以為常而章也其澤之也王所與則亦一
 義德存孫子烈祖成德遠之又久始格於廟王夏商之隆道之幾上
 欲危者如此矣至於我國家而阜黎濟民未易多難將奈蒼生
 濟拯艱難疎不滅二代也乃澤從夙夜之開明先王之來告父兄
 更得有如此者公澤不難然善乎無公之憂心方自此愈深矣
 傳幸澤處使下文生以得且句可接以作者好學錄漢處此車
 者思少湘微有傳保更和作耶就蓋古
 林為營律備備養深樹二勤古人之心康玉順吾心之澤可斯
 生於情者古今可接天地縱越非可得悉行至既開池
 加寫澤更動揚厲四字精神遶時文不會無却四字即成各字
 於體物矣

可以取可 六段 東漢 鹿城 錢 難

論處財之除取與皆當其至當為夫取之而不害為廉與之而善其也當諸取與之先也處財者慎之矣止義利之解學者所至嚴也而情義之學即此打辨取與之間如我有所有資性也而不能無所取者勢也如吾有所取於人而無妨於不取之得者此非胸中有計不能也又下以道接不以體不待廉者亦知其不可取矣豈必較量於取不取乎設使按我有由非笑如其未也將分有解非此然不情也取之而或亦可焉一較量之雖非笑如其未也然彼可授我亦即也雖非此然不情然彼未有解我即亦有解也無取之而亦味

錢 難

不可馬如是而取之是亦取其可以取者也然傷也然不物是亦可以無取者乎夫不取之謂廉取亦當取之謂廉可以取以無取而取之也其於廉也亦少傷矣如我有所有資性人而不能取與者情也如我有所有資性人而不取其當與之則者此非愛於德心不能也人非是處事非是難即有惠人亦知其不與矣其疑難於與不與乎設使雖有公則厚之而惟恐薄也惠有必無而不惟恐後也與之而或亦可焉一較量之雖同當厚之之不與也惠則當惠之而不與也無與而亦未嘗不可焉如泉而與泉無之然亦無其可以與諸也無傷也然不曰此亦可以無與諸

與人之謂惠與所不當與之謂惠可以與可以無與而惠也亦少傷矣古之聖人一介必廉所以能盡其精微今之君子事多思所以不能造出取與不苟如此死生之際可知矣

一刁一轉一轉一應妙析題理奇情曲筆字字扶危之勢天

會相引字字欲活此真仙筆非印指

輪扼頭嚴緊不移到盡題解眉筆現體貼題神俯仰今致

章之道徐矣顧公

千頃百折皆備其自然之勢其法只在折斷處其妙却在婉婉

元處筆老耐耐我帶帶筆意如直而題面為滑甘法者具筆

為法勿法字法都齊矣

可以取

君子所以異於人者 乙亥 錄

賁子子以異人之實而自居者宜審矣夫無異於人即失其君子故所以異者君子之自始而非以求異也且出類拔萃者生民未有之德同流合污者則然媚世之心士生今日學聖人而急辦惑要乎思有以異於人固其所不能自己者也然品之異絕者非可以虛造越必有所獨而行也有其歸夫亦可以由輝而得之矣詩之特立者不可以沒聞業必有其主而美必有其精夫亦可以觀察而格之矣人見君子之異於人也抑知共有所以異焉者乎異人正生而勉然有格物之想必非君子所思出矣但人不克挾技而我亦因循其錄吉士錄 丁丑

中將字宙之有我何顏則君子及有不忍不異者焉弗思自異概然恥之弗思所以異仍概然恥之明知千載有絕俗之事故夙夜孜孜行此而不以為難也且與人並修而子就有獨成之思必非君子所就有矣但人往往行特異而我像不則勵其助將我之自持亦易小則君子尤有不取不異者焉弗求自異休然畏之弗求所以異尤休然畏之明知聖賢有過人之實以露寐勸思於此而不以為勞也豈行所成眾庶有秉懿之好是故接有道之容貌而肅然以敬俟哲人之言行而油然以感誠異之也而有不待也世教為必不可及者君子終然見為未之有得而其人自好遠矣孤懷博賞其類有忌嫉之者

君子之

君子曰此

難馬已

仁也

信

君子之置驥也。其心亦苦矣。夫安人亦人也。然則可奈何而後以
 爲之。君子之存心。蓋如此。且君子以愛人爲心。則必思惡人之
 言。以教人爲心。則必思惡人之言。矣。惟其人終自絕於情理。則亦
 不能強以人之情理處之。如三日反而饋送。是君子行是年有言
 也。門世同有人焉。而安者其耳目。儼然人也。而五聲五色。茫焉無
 爲。爲驥而九其心。居然人也。而德義忠信。棄去不恤。爲驥而
 而己之人也。愛窮而無可愛。敬窮而無可敬。自反窮而無可反。此亦
 安人也。矣。如此而不謂之人。則形貌而附於人也。如此而猶謂之
 人。則情何不類人也。生人有恩。必及於禽獸。禽獸不知。生人之
 人也。與禽獸異。擇禽獸則自有處。禽獸之法。於禽獸則人有安
 禽獸之心。禽獸之本。手前毒能爲害於人。矣。是亦天付以害人之
 禽獸。似未有害人之意也。即使其有意害人以人類之至。豈不計禽
 獸之至。矣。禽獸之闕疑。擇擇亦能爲禍於人。矣。是亦禽獸生而有
 禍人之性。非必其擇善人而禍之。即使其擇善人而禍之。以善人
 之大。不從禽獸之小。疏矣。又何難焉。三自反之後。而君子之言
 乃如此。特云。提昇針虎。針虎不食禽獸。止惡安人。矣。安人者。禽獸
 不若也。曰。禽獸猶於子之。虎猶於子之。虎猶於子之。虎猶於子之。

錢士彞 下五
 人則情何不類人也。生人有恩。必及於禽獸。禽獸不知。生人之
 人也。與禽獸異。擇禽獸則自有處。禽獸之法。於禽獸則人有安
 禽獸之心。禽獸之本。手前毒能爲害於人。矣。是亦天付以害人之
 禽獸。似未有害人之意也。即使其有意害人以人類之至。豈不計禽
 獸之至。矣。禽獸之闕疑。擇擇亦能爲禍於人。矣。是亦禽獸生而有
 禍人之性。非必其擇善人而禍之。即使其擇善人而禍之。以善人
 之大。不從禽獸之小。疏矣。又何難焉。三自反之後。而君子之言
 乃如此。特云。提昇針虎。針虎不食禽獸。止惡安人。矣。安人者。禽獸
 不若也。曰。禽獸猶於子之。虎猶於子之。虎猶於子之。虎猶於子之。

皆作

子

一

運他

語意和

不須

皆作。君子曰。一。爲。折。一。上。運。他。語。意。和。平。不。須。爲。且。不。爲。也。

皆作。君子曰。一。爲。折。一。上。運。他。語。意。和。平。不。須。爲。且。不。爲。也。

皆作。君子曰。一。爲。折。一。上。運。他。語。意。和。平。不。須。爲。且。不。爲。也。

憂以終身而後在善憂之聖矣夫古今之善憂者惟舜也非且慎亦
 其憂思之微乎士平君子有憂志而德然有懷乎舜也且德業生行
 精神神生行揚屬士之人所以天過人者無他焉有行入舍之介
 而盛統之志不能一日或弛也君子自反之盡既以禽獸置橫逆矣
 我之所以異於禽獸者何在此故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志也
 大統有降先聖之典後學方且交替其躬而徒欲無是無非於解曲
 之有有心者而大痛矣故自有此身而憂即無之為始要安敗德
 民之與禽獸止為專圖其便而妄思自快自適於天地之間有志者
 錢 禧 士 稿 丁 主
 所大德矣故自有此憂而身即無之為然彼一朝亦終身中之一朝
 也而有憂則自無志者乃若所憂皆有焉而不得釋而非一朝之志
 之所可分也聖人何敢望憂之極而反不致為視乎聖聖而主行
 舜之稱人也天下皆勝于憂之切而又不甘年待乎已難由舜而
 觀我之亦猶然人也不在舜當日起於側陋而為天子考其微者以迄
 於方亦既終舜之身矣其間舜水之憂要在天行而烈風雷雨有非
 也患歷山之憂在人倫而焚原腹非有弗之患舜之而憂者皆制
 乎天下後世之大而非區區一時一身之計為之觀乎天下則夫
 錢 禧 士 稿 丁 主
 雖天下法之舜焉斯得而法之也憂心方無以自解而

遺編乎海隅夫猶非天下之人乎不為法乃如斯乎觀乎後世則
 獲世傳之非後世傳之鮮可傳焉斯得而傳之也憂心不能以自
 而明這行萬代夫猶非當世之一人乎而可傳乃如斯乎君子論
 乎古人而師其最盛者乎至行而食其大德而自問有至不若者
 則終身之憂其有所用之矣
 錢 禧 士 稿 丁 主
 發憂字法：悲痛至文法之安頓排置如卸柳之營可後天子其
 次之起此典題也舍年相國成勢沈寔朝
 安頓為法可傳二句語氣宛然世守神行其間非華誕如題起

者不可同日語也 錢 禧 士 稿 丁 主
 激昂刻厲皆老學鞭辟刺骨處與此等冷會打磨座間人疾捷法
 而從脫油因語之曰今時上自貴人下至賤者其一生汲汲而
 暮而不可得全者止五子十九字耳問何九字曰飽食煖衣
 而無缺諸士文亦憂之深矣
 是故君子

孔子進以禮退以義而予欲事之
 人參知聖人之深而辭其遠退之正焉蓋聖人非擇禮義而後進
 聖人之進退無非禮義也孟子領勢孔子而知其故故以義辭之
 天下之欲達其功者無往而不欲達也夫是往人者無往而不失
 也今觀衛君可謂而安之以命孔子之為孔子何如者耶打咄而
 欲達則平日之志不欲達可也信也按此而不失則平日之志無
 之可信也孔子之道能大用信天下而天下之君不能終用夫孔
 其進退者蓋亦處矣士惡夫操進也聖人無可無不可雖蒙莊
 宜若無所忌憚者而孔子之進也則以禮焉十揮之未就而聖
 見矣在不知孔子者將謂孔子之欲行其道若受其說也何
 進之難而孔子時有意於難也居臣遇合之難禮不可以苟合
 而聖人為欲就而聖人之身無處時禮其進也亦惟以在義也
 之而已士惡夫操進也聖人道公孫孫禮禮我行宜而無憾
 者而孔子之進也則以義焉可止則止三年之志其幾而折
 引之待觀其在衛也一去而極子之受樂一去而極其憂
 可見矣在不才孔子者將無以子之欲達其功若其進退
 進之易與無與孔子非有心於易也上下不交之日義

聖人者然哉而聖人之身無時非義其進也亦惟以在義之
 況孔子大聖為禮義之宗者乎聖人者見其正大之觀即常未
 終身任止之則豈有安聽人言反疑聖人之進退者乎孔子進以禮
 退以義如此而得之不得皆行有命焉安有主離而侍人廢壞之
 文之妙在一箇一則一則之妙在一轉非天下之至精至妙
 不得焉雖却無一字開文章路此亦神化之妙也
 此二句原從上有命二字推補出聖人獨柄須知聖人不是一
 事之教分其知分也正以禮義耳者進之不行化知之分而折
 折一事禮義亦不專在進退上用見解既為學得聖人

孔子進

我悟

鐵志士稿

3

地耳食之。丘多患焉。早已居播種之地矣。即播穀者之飢也。宜如是以泰之粒食者。必不可且夕延也。天生克齊而即辭其責。意乃獨在克齊克復大制也。其獨在克齊克復任而後而即辭其責。意乃獨在克齊克復大制也。其衆天命而愛人窮也。蓋其好志所學而上承子克齊之心者也。况乎其他人也。然則顏子蓋孔子之高樓也。其受天命而愛人窮也。蓋其好志所學而上承子克齊之心者也。偶而其地不然而大凡尚倫而志於樂而以上承子克齊之心者也。偶而其地不然而大凡尚倫古人若或為其人以其之或為其地以處之而古人先後一揆之精神出立茲異其人以盡之止茲異其地以處之而古人同而異之向阿之心事亦由顏子之樂顏子之所以為憂也顏子之不波于松柏生

戴士高

١٠٠

考
家
世

古文老子對義中從無此句觀此篇錯
提出竟歸孔子方得孟軻之旨言轉不窮却人一氣一條
真年文也此天民
論意則更顯于之同為從以爲後之同顯于天下曉然不消說也
未必行顯于外顯于之急生民其通同與歟亦須易而後之地乃
得於謂單孤顧春時即是急生民須推進一步說不然却看小
道字也知通同急生民在其中急生民不足以盡道吉士指此
租在六為落了同甫止齋保社也然其文實奇橫而有法

灰 砂

[illegible]

因於奇識亦與其人初無涉也。是可謂之為文其學弗若。非學之
 如是其誨弗若。非誨之如是其背弗若。孰謂是說也。必有能解
 卷通使不即此等通一定作以爲通者
 此所謂理勝於詞者。不作公孫諸子伎倆高視。劉向
 奏通不即盡妙在熟。腹內虛不了。亦人所共爲。然腹上另楚頭
 熟。足以滿胸。詞意雖高而體疊架。斯徒矣。看此文連腹相
 一條。越下通寫。通此一勾。而各腹自然不。其聖竹法
 此其妙不在腹尾而在腹頭。讀者玩其起勢處

詩云既醉

詩云既醉

錢士鶴

良者在己則在人者不足顧矣夫所以顧人者己已以相感也善積而多影者良者以此矣人所顧哉且夫人不思其在己者統顧其在人者不終身為人而責哉耳進而思焉而美足恃外物難聞人之所責者人得而然之責者已者人止不詳而正責也信不云乎既醉以酒既飽以德洗爵真作秦樓之有餘也厚實所考明德之為繫也詩人之意豈在酒乎仁義人所同得而服飲我而自知惡矣詩之善宣好德也夫穆若之子望鐘鼎而慕明者其中錢耳有志之士雖中無所得而與人同其慕蓋亦非慕蓋之是也中無所得之是也也況樂

錢士鶴

下五

元然有得而又何他顧也從備有顧焉則公食大夫結果為加勝青梁其水之至貴者乎然使去其大夫青梁亦蓋兵易若乾乎仁義者玉食不如樂幾亦不損也而人以不顧人之青梁之味也由仁義而發為聞譽聞則令馬泰則廣馬德音秋味軟而弗緩也原聲赫上四訖而無違也仁義之及至有既乎通情無以服處而為喜自享嘉名吾美德之隆施原節也夫短褐之供脂盛服而心悅者外亦誠焉不有忘之士雖外無所影而與人同其短褐亦非短褐之是蓋外無所影之是蓋也況乎表之自見而又何他顧也誠獨有顧焉則王命賡發鐵矛而補裘文補其衣之至貴者乎然使去其功侯文補亦蓋矣

苟若聞譽絕身者然而不加易衣亦不損也所以不顧人之文補也學者知人之不足顧則有萬物之志知己之所以不顧則有服物之矣矣嗟乎同時欲貴之心也正用之則思其在己候用之則顧其在人說分而執遠亦能得而執失乎何不於詩人之說由釋而廣其意也

吹管特折城而多風文品獨絕未于節典將依之繁榮欲展推之古辭韻咏一過使人充然有得藉若士現行距安之文而其中既無終茲之象典廷緩之態筆先製者此為正宗其亦可免於反唇矣

錢士鶴

中筆

從詩出仁義從仁義去則譽隨義漸引而通而則折辭此文待發聲曲折直致既微婉之自評亦當言之可雖吾不棄其眾歎然矣而此尾脫中絕句不轉然字不轉此士文之極折折極秀士者世人說言先不如吉士之文乃真先正後言吉士文如吉士之文乃真吉士文而不傲不矜有風有骨一聞即知為有骨之士他家浮情豪氣難以自索蓋也

詩云既

尊賢育才

孟子卷之四

經

今諸侯以尚德猶王者人之意也夫賢才在國雖有淺深而界之有之皆以彰之也然則桓公猶知尚德哉且王連遇而霸國興主德然聚之於國人才井降之降也王者躬行教化以率天下之士一時起而應者亦皆堅賢之徒伯者假仁義以招天下之人一時趨而前者無非權謀之輩蓋王者尚德之心出於至公而伯者以其私心抱之桓公也桓公於修身正家之道概未有聞而初令綴結之矣再命則及於賢才也曰尊賢育才以彰有德夫魯老尊賢俊傑在位而有慶也可見賢之當尊才之當育也遺老失賢格先任任而有讓也

幾言士稿

丁丑

可見賢之不可不尊才之不可不育也爾諸侯之無望者其而求賢以尊之哉賢非才可此也是抱德而處者也有萬世之行若雲雲之故也馬於本尊也而長路以獨有孤寡不救之文法才求也而忘分以文有君子嘉賓之說豈堪為登重而已乎能王之打賢治若是其隆重者始有以也其尚同才以育之哉才雖未及乎賢也亦從德而後者也其有出先之良者則養之以恩為人各有能也隨才若使而需大引伸彌顯之機能未必無也喜不求傷而曲行其長最愛惜之意豈過焉思厚而已乎先王之打才必若是其忠厚者始有以也馬德者人之表舉可以風打有能故舉見之旁與材藝之倫皆朝廷

不造沈而成而龍藏有錄哉成聖萬別賢打才正所以進才修賢也夏商之宅後均為剛用而三宅則後之職三後則其時斯足法矣以爲德者士之模範可以感大革野故體貌之宗典慈意之治在則家才用人而付而隆徒之榮佩勿已多不進才打賢止將進不有打賢也如成周之人材皆在官使而好德者錫之福散爲勸之念斯足法矣爾諸侯其要急若創我再命之意如此謂是命也陰謀其心下通資智能之臣以利國而除其禍猶策中分德之典以導世道蓋從獨有取焉焉乎以財爲樂諸侯有爾賢而棄德者才情與法相叙而行用世傳世皆不出臣郭也顧麟士

幾言士稿

丁丑

訓大見法。高在不用左。爾諸侯年味。而士朴之風不。兩勾深宜之大言之。雖王者之令。何不可。然須知。是極公。款。子引。平。揚。中。有。折。正。須。體。貼。當。可。文。極。對。酌。得。體。吉。士。自。紀。而。給。華。直。書。之。文。句。字。中。自。有。筋。脈。非。夸。誕。也。

尊賢育才

聖人治民者乎
 聖人之行天下不外於是民也。吾矣聖人上之有民之法無仁天下
 去也。然仁天下者亦行政果如之意乎。若觀后代虐民之心以得
 其法切之也。以及而其法也。一其所及行民先上則不其虐民也
 以法切之其損重也。用且使相安行朝夕而其法也。無而不及行
 民是不予以安家父子之樂而再期以三代長者之行所為似詳而
 聖人不欲以三代長者期其民止予以至家父子之樂而其民自
 取其不三代長者期其民止予以至家父子之樂而其民自
 民之多情乎。然則至是矣。則聖人治天下寧有外行使民
 錢古七編 下五
 子有外行使財不可勝用。天下之財惟我果為本計聖人利其輕
 重之權。民之務農者度矣。我果之用惟上人為節。聖人正其度數
 之當。民之重穀者我果五生財之大道。小民亦不可節。非子之食
 之果。惟正一外不使民開一家之言。即聖人所以使天下之皆苦也
 辛王節壽之微意。小民亦可共甘飽。無夫德之德。若無其恥之
 款。民開一家之不可勝用。即聖人所以使天下之皆不可勝用也。故
 果如水火聖人之治止此。至止此乎。但惠民哉。不害平時或不足用
 果其穀果如水火也。衣食足廉恥興矣。寧寧風俗淳矣。其其半
 以極兒能。此若則然也。推而此則欲實皆有恩有文以補。故給

為春酒以介眉壽。孝行觀者則然也。推而於家。亦有不遺。其
 總以相周。鄰里之仁也。聖人未嘗欲上仁仁之也。然謂之自能
 仁乎。而人未然也。故果如水火而民為有不仁者乎。以緣切之功若
 使以是民之功若必為治者其可從矣。
 古火中歐父忠特文中歸太僕。彭燕及
 停語將永無急言。其辭以求盡本題不煩之神。情躍如欲出。以火
 家古文也。張爾公
 世文為瑣人而極賞在南中頗為諸同人壁先達諸公可譽稱。其
 再自省則甚覺平。益如醉夢之中。不知語言之出。自注
 錢古七編 下五
 只是挑剔淨透微耳。然其筆法奇瑤雄樸。真令人不敢道他是挑
 剔家數。挑剔不是講字句。挑剔字句便是極淺極法門。如此題
 使如水火不出首二節之外。民仁不出至足之外。此其挑剔淨透
 微即成至文而字句之妙亦在其中矣。

聖人治

聖人以三遠之極而示君子以入遠之序焉蓋通在孔子之機微而不盡也既頌魯之人頌天下之君子從而學之孟子作道深矣止于聖人作大道之說新傳士民以來孔子之教為益後之人故許與許斯道斯不能全受而有好改法也自孔子之道不著而邪說得以興然孔子也為聖人而邪說不能亂也其故何也則東山泰山之望以之矣陸放高而魯地七百諸竄然復天家宗而而服五千橫目可汗小等也小天下也聖尊已而年人我皆處之此則然耳故從衛之士其見聖亦誠異也觀作海者無流潮宗水非不大也有難

為水者焉海於聖人之門者厚矣始於魯而盡夫也有難為言焉夫將夏不能贊用此後之可喻于陽焉說亦主壤之不壞孔子之高且大而不可以與及也若有若何哉自孔子之道不行而本參無由探造然孔子之為人雖末學亦可以企也其大而有本則水與日月之定以之矣百川注海而源之深者其流必長二曜經天而體之明者其光必著則此亦先也蓋見小而忽大幾通水之道則然耳有志之士其學聖亦有術也流水之物也洋洋乎莫禦不放手海不仁乃不更料則亦不行焉君子之志於道也故其同念不違乎聖不仁乃不成章則亦不遠焉夫大河為而傳化頗奇所以承手時而為在東

而外此則所以幾於成德孔子之高且大而未嘗不可漸是也若也聖人之道必至孔子而後大成君子之志必於孔子而後無窮有志於斯道者可以決所從矣

先聖集中多有題強作兩對者那詩如以天成覺題理自然如是之一定不可移耳渾論說動雖先聖名字亦不數矣吳中風樹百集之內分為持盛亦將吾黨二三人耳吳次元未嘗於題外另置一語能使聖賢之言各得其真真是天成文字高老營秀八股中間如是世界廣川集中亦未能數見况餘家乎

起序成對詩和連東洋藥醒而識者幸其開未子問有意為裁製而其中奇變生動應接不暇令人忘其裁製之空未見其龍巖於全匠履之勝與天下名山不同者匠匠中一樹一石一泉皆出清秀人方驚玩不定還忘其高天不識其真而日

[illegible][illegible]

下

10

1941
 42

肌力力沉骨髓氣後以文章陽風也類類注
有者五教之中有也逐處本君子并根源開發深醇配合精
當一時無與輩者

有成德

大賢之民者惟君子為可法也。金國有李程即君子不能廢而前
 一變二則取之有度矣。蓋如君子民何病哉。且君之與民雖有貴賤
 之分實則一體也。以下奉王者國家之大義。以上恤下者人主之要
 情。惟善用其民則民始永為周用。蓋如土之人不能引織也。膏教
 以養兵而布種則用之數盈矣。為公子貧民味之矣。土之人不能
 自耕也。膏教民以稼穡而食未則用之俸餘而取千民之
 矣。土之人勞心以治人而不自勞其力也。則力役又用之。我操玩
 土人說言功民備之矣。吁。王程也。程自先王固可垂諸萬世而
 不替也。
 君子之於民也。大正時之所宜時需用也。君子安能不周其
 為。成君子之心。不弄其心。而可護我時可護也。君子即樂為之。護
 其心。成君子之心。雖護之而不自覺。蓋其心盛土者為國家必
 為之務。而為之以節用民力寬舒而無朝夕不謀之憂。三者為小
 必供之物。而供之有厚則民心歡。雖有勸酒公堂之嘆。君子之
 善用其民者。誠也不然。而用其子亦未嘗不與君子同其用。而再
 取之則已甚矣。民其有轉者矣。長民者何人乎。莫不顧有屬屬然
 而顧有幾錢之民乎。且二之猶不足。而用其子乎。夫未嘗不終
 同其用。而愚者之則未盡矣。民有父子離者矣。民者何人。

有樂樂之民而顧有瑣瑣之民。爭同一用也。善用其民者。所以
 有其用。不善用其民者。至不得以養有其民。民者念之哉。觀
 子可以為法矣。矣。觀行用三用三者。可以為法矣。民者念之哉。
 送伏梅折。國綱變化。真古大老手。東坡
 吟。小民而就。此。卒與反。負。同。可。感。痛。我。仁。利。濟。存
 節。次。好。柳。依。好。則。煩。瑣。瑣。瑣。好。在。一。種。瑣。瑣。之。情。派。行。雪。水。

有布經

經正則無民與戊辰歲
 反經以興民中道其有得矣大庭氏中道十之人也。經正民興
 每道之勢不盛乎。止古之聖人。皆道術建非之除公。崇上焉。辨
 者非為也。為天下之民也。自堯舜以及孔子。皆然。至孔子則
 薄心。義切矣。君子頌學孔子。體其忠恕。推之心。而身其忠天下
 責心。以興民行為。色。而。有外。於。反。經。之。先。王。觀。民。設。教。就。民
 洵。不。自。己。者。取。而。寄。之。為。經。上。者。先。王。之。教。也。而。即。民。之。性。也。
 君子修本。非物。以。己。之。粹。然。大。正。者。出。而。正。天。下。之。不。正。然。正。者。
 子。所以。日。盡。也。而。即。君。子。而。以。盡。人。也。故。天。經。而。經。正。又。何。憂。於。民。
 錢子十屈丁五
 民也。子所慮之。為。民。也。夫。其。早。喻。也。其。明。經。正。而。天。性。之。善。
 有。則。為。經。之。矣。猶。記。民。物。之。事。詳。而。義。明。焉。者。備。之。可。以。塞。返。而
 智。者。遵。之。可。以。致。用。莫。不。然。然。其。教。之。平。易。而。理。之。無。幾。也。辨。處
 之。動。店。民。也。因。其。氣。虛。不。同。其。氣。實。正。而。其。氣。之。氣。有。物。焉。辨。處
 矣。仁。義。通。德。之。名。尊。而。行。近。上。之。可。以。進。於。聖。而。下。之。要。德。不。失
 其。性。莫。不。躍。然。喜。其。用。之。切。實。而。利。之。不。易。也。若。猶。有。不。然。者。必。為
 民。之。不。恤。者。耳。情。之。以。其。性。之。所。有。猶。往。亦。未。有。不。出。者。也。用。經。性
 大。而。大。法。之。中。而。其。故。物。乃。知。巧。弱。者。之。是。都。矣。或。為。然。以。教。矣。
 辨。處。以。思。經。之。後。與。民。性。神。理。者。公。待。君。子。而。始。於。教。猶。有。不。

者。必。惡。民。也。不。知。地。者。平。地。之。以。其。俗。之。好。貴。習。氣。亦。未。有。不。學。焉。
 如。環。乎。人。君。子。之。側。而。得。其。至。是。乃。知。附。附。者。之。可。益。矣。或。然
 如。越。或。情。為。以。越。經。之。殊。無。民。性。德。改。身。必。附。君。子。而。始。香。然。其
 始。也。不。非。辨。處。乎。足。非。而。先。使。在。我。者。有。矣。而。無。非。反。經。而。經。正。則
 勢。常。在。我。而。不。可。改。矣。其。既。也。亦。不。與。辨。處。乎。無。民。而。附。其。在
 我。者。有。以。興。起。乎。民。經。正。而。民。興。則。勝。勢。蓋。在。民。而。附。其。在
 有。邪。惡。如。辨。處。之。類。都。也。安。序。感。既。興。之。民。我。自。先。舜。以。至。孔。子。皆
 崇。以。道。術。是。非。之。除。者。也。為。世。妙。後。之。君。子。當。邪。惡。之。作。而。正。其
 本。以。勝。之。則。反。經。興。民。之。外。無。他。道。矣。
 錢子十屈丁五
 中。比。從。辨。處。為。無。民。起。則。邪。惡。之。機。亦。明。出。矣。蓋。經。正。至。本。本。一
 氣。不。斷。不。應。止。改。本。切。文。氣。死。生。紛。繁。之。辨。全。然。以。一。為。虎。只。在
 經。正。民。興。到。得。無。邪。惡。却。是。一。樣。妙。觀。後。月。月。
 經正則

艾千子先生全稿一卷

〔明〕艾南英撰 〔清〕呂留良

輯評

清康熙天蓋樓刻江西五家稿本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呂晚村評點

艾千子先生

稿

天蓋樓藏板

艾子子新草序

天下文品不一然度其最尊與夫挾奇者之途未嘗到力未易到者則宜無如以仁義之質標古雅之神予以此道推求天下之士海內不七八人吾黨不四三人而艾生實其一焉是外則皆俊脫精純以自名者而已夫根本六經而會聖賢之精神博極群書而叩英雄之行事藏其

幹以存古而命於法以從王以布衣而有易世之思以卑格而有不朽之志以小技而有經世傳心之意是亦足矣無弗獲也弗獲命也夫艾生有焉或疑生者謂存古太甚耳夫誠有之然甚與不甚分於觀者淺深之目未知其果安在也且甚足以難艾生乎哉區區之業誠無當於事而國家藉以取材柔脆者材

乎心術不精事理不究者材乎
在彼在此宜有以辨之夫業一
藝者積其能疑鬼疑神丈夫鬚
髯如戟作昧心之語不遂出其
下卽來揚州作貴人面顏終自
惡耳艾生所爲憤然矣不甚不
足爲艾生不甚不足爲七八人
四三人也臨川友人陳際泰書

陳一

歷試卷自叙

予年十有七以童子試受知於
平湖李養白先生其明年春爲
萬曆庚子始籍東鄉縣學迄萬
曆己未爲諸生者二十年試於

歷試卷自叙

鄉闈者七年餽於二十人中者
十有四年所受知邑令長凡二
人所受知郡太守凡三人所受
知督學使者凡六人於是先後
應試之文積若干卷旣刪其不

足存者而其可存者不獨慮其
亡佚散亂無以自考又重其皆
出於勤苦憂患驚怖束縛之中
而且以存知己之感也乃取而
壽之梓而序其所以梓之之意
曰嗟乎備嘗諸生之苦未有如
予者也舊制諸生於郡縣有司
按季課程名季考及所部御史
入境取其士什之一而校之名
觀風二者既非諸生黜陟進取

之所係而予又以嬾慢成癖輒
不及與試獨督學使者於諸生
爲職掌其歲考則諸生之黜陟
係焉非患病及內外艱無不與
試者其科考則三歲大比縣升
其秀以達於郡郡升其秀以達
於督學督學又升其秀以試於
鄉闈不及是者又有遺才太收
以盡其長非是塗也雖孔孟無
由而進故予先後試卷盡出是

二者試之日衙鼓三號雖冰霜凍結諸生露立門外督學衣緋坐堂上燈燭輝煌圍爐輕煖自如諸生解衣露足左手執筆硯右手持布襪聽郡縣有司唱名

膚所在遇天暑酷烈督學輕綺蔭涼飲茗揮箑自如諸生什佰爲群擁立塵坵中法旣不敢執扇又衣大布厚衣比至就席數百人夾坐蒸薰腥雜汗滌浹背

以次立甬道至督學前每諸生一名搜檢軍二名上窮髮際下至膝踵裸腹赤踝爲漏數箭而後畢雖壯者無不齒震凍慄腰以下大都寒沍僵裂不知爲體

上吏執而下巡便重聽者近廢
宣讀獨以牌書某學某題一日
數學則數吏執牌而下而予以
短視不能見咫尺必屏氣噤嚅
詢傍舍生問所目而督學又望
視臺上東西立瞭高軍四名諸
生無敢仰視四顧麗立伸欠倚
語側席者有則又朱鈴其牘以
越規論文雖工降一等用是腰
脊拘困雖溲溺不得自由蓋所

以繫其手足便利者又如此所
置坐席取給工吏更大半侵漁
所費倉卒取辦臨時規制狹迫
不能舒左右肱又薄脆疎縫據
坐稍重卽恐折仆而同號諸生
常十餘人慮有更號率十餘坐
以竹聯之手足稍動則諸坐皆
動竟日無寧時字爲跛踣而自
閩中一二督學重懷挾之禁諸
生併不得執硯硯又取給工吏

率皆青剝頑石滑不受累雖一事足以困其手力不幸坐漏痕承簷所在霖雨傾注以衣覆卷疾書而畢事蓋受困於胥吏之不謹者又如此比閱卷大率督學以一人閱數千人之文文有平奇虛實煩簡濃淡之異而主司之好尚亦如之取必於一流之材則雖宿學不能無恐而予常有天幸然高下既定督學復

衣緋坐堂上郡縣有司候視門外教官立階下諸生俛行以次至几案前跽而受教噤不敢發聲視所試優劣分從甬道西角門以出當是時其面目不可以語妻孥蓋所爲拘牽文法以困折其氣者又如此嗟乎備嘗諸生之苦未有如予者也至入鄉闈所爲搜檢防禁囚首垢面夜露晝曝暑暍風沙之苦無異於

小試獨起居飲食稍稍自便而房司非一手又皆簿書獄訟之餘非若督學之專靜屏營以文爲職而予七試七挫改絃易轍智盡能索始則爲秦漢子史之

登賢書者雖空疎庸腐稚拙鄙陋猶得與郡縣有司分庭抗禮而予以積學二十餘年制莠自鶴灘守溪下至弘正嘉隆大家無所不究書自六籍子史濂洛關閩百家衆說陰陽兵律山經地志浮屠老子之文章無所不習而顧不得與空疎庸腐稚拙鄙陋者爲伍入謁上官隊而入隊而出與諸生等每一念至欲

棄舉業不事杜門著書考古今
治亂興衰之故以自見於世而
又念不能爲逸民以終老嗟乎
備嘗諸生之苦未有知予者也
古之君子有所成就則必追原
其故歷勤苦之狀以自警上至
古昔聖人昌言交拜必述其艱
難創造之由故曰逸能思初安
能惟始故予雖事無所就試卷
亦鄙劣瑣陋不足以存然皆出

於勤苦憂患驚怖束縛之中而
況數先生者又皆今世名人鉅
公而予以一日之藝附弟子之
列語有之知已重於感恩今有
人於此衣我以文繡食我以稻
粱樂我以臺池鼓鐘使其讀予
文而不知其原本聖賢備見古
今與道德性命之所在予終不
以彼易此且予淹困諸生而數
先生者皆將踐三事九列翱翔

天路旣無以報知己而一二君子溘先逝者又無以對先師於地下以其出於勤苦憂患驚怖束縛之中而又以存知己之感此試卷之所爲刻也若數科闡中所試則世皆以成敗論人不欲塵世人之耳目又類好自表見形主司短長故藏而匿之然終不能忘其姓名駒兒五歲能讀書將分識而使掌之曰此某

司理某令尹爲房考時所擯也旣以陰誌其姓名而且使駒兒讀而鑒鑒而爲詭遇以逢時無如父之拙也東汝艾南英自題

記艾稿三則

艾先生稿枕本還讀齋所刻者頗不全後於金陵倪闇公架上借得謝三賓刻本較備共得文一百六十三不知其猶有遺漏否也天慵子集聞已有全刻時訪江右友人皆含餬不確

艾稿二

行當尋東鄉之故舊及有志識者問

艾

艾先生文初亦以纂組古博為奇已漸趨平淡後於平淡中復發憤利為朴鈍硬瘦之業其品益高矣論者不知則以為江郎才盡也先生極

嘆嘆每形之書尺蓋文品愈高則人

愈難曉固無足怪然在先生亦有一間之未達者但於氣體景象之間講究極精而指歸所以然之處多所踈略故微見其外強而中乾質清而味薄使於此更上一層豈諸子敢望其項背哉即至今無一人嘆賞其足以陵鏢古今者可自信也

艾稿一

甲戌闌中文湛持先生得首卷決為陳大士請作元隣房項煜亦指一卷為楊維斗爭不肖下文先生曰但願眼明耳果維斗作會元大士即第二

豈不極盛耶遂讓之及拆號項卷乃
李青也唱次名果陳際泰滿堂闋然
頌丈先生法眼項已極魁榜後父公
領遺卷適亦落項房首篇止返四行
而罷艾遂序刻其七藝大意謂士子
五年之困不逮數千里走京師而房
官止點四行棄置不顧此豈有人心
者乎刊本四出京師又爲之闕然項
聲譽頓減至不得與會推之列遂大
慙服至癸未項資階已深不應分房
而強謀入簾陰授名士關節薦榜首
登香甲戌之恥是年艾不與試未幾

而國變項與其門人節敗身辱流離
道路相繼受戮而艾公以一老孝廉
授命成仁星寒岳震嗚呼人顧自立
耳名位得喪之間豈足以沮抑大君
子哉

孟子子楊曰錄

東鄉艾南英于子著
樂記呂歸良施邦祥

上論

學而時習

全章

學而時習

全章 其二

學而時習

一句

學而時習

一句 其二

如鳥數鵲

一句

曾子曰吾

一節

夫子溫良

一節

道之以政

全章

齊之以禮

一句

多聞闕疑

六句

孟子子楊

子張問十

全章

禮與其象

一句

起于者商

二句

不知也知

下也

與其端指

二句

則雖樂而

一句

管氏亦有

一句

子治魯太

一節

仁者安仁

一句

富與貴是

全章

人之過也

二句

君子吾道

全章

非如也吾

如也

其愚不可

一句

子謂仲弓

一節

回也其心

一節

孟子子楊

一節 其二

孟之反不

一節

如者樂水

二句

然而樂之

三句

依於仁

一句

冉有曰夫

全章

依於德

二句

君子坦蕩

一句

終於時立

全章

民可使由

一節

蘇子其

二句

齊康之際

二句

子曰未收

全章

下論

四也其麻

全章

所謂大臣

二句

有社稷焉

一句

樂子成曰

全章

孟子子楊

君子質而

二句

君臣

二句

是聞也非

二句

君子以文

一節

舉而所知

一句

上好禮則

六句

恭而己

一句

危行言孫

一句

君子恥其

一句

君子道者

一節

孔子曰唯

二句

修己以安

一句

知微下惠

一句

孫以出之

一句

信以成之

一句

君子學道

一句

好剛不好

二句

天下有道

二句

五穀不分	一句	隱居教言	二句
無求備信	一句	執德不弘	一節
博學而篤	一節	君子信而	一句
大孝			
在止於至	一句	知止而后	一節
致知極極	一句	致知在格	一句其二
竭之至銘	一節	如切如磋	二句
無情者不	一節	其為父子	一句
人之有技	一句		
父子	自三		
中庸			
天命之謂	一節	天命之謂	一句
修遠之謂	一句	喜怒哀樂	一句
天地位焉	一句	其所以為	一句
天地之大	二句	致君子以	一句
鬼神之功	一節	夫微之顯	一節
誠之不可	一句	必得其極	一句
明乎鄉社	二句	好學近乎	一節
同其好惡	一句	審則明	一句

博學則高	一句	博學所以	三節
悠久所以	一句	其為物不	一句
峻極於天	後行	敦厚以崇	一句
正天下行	一句	允有服氣	二句
是故君子	後行		
上流			
古之人與	樂也	謹厚序之	二句
孟子曰無	一節	王之臣	一句
狄人之所	二句	乃所願則	一句
父子	甫四		
矢人莫不	知也	推應上之	受也
強非不為	和也	欲有謀焉	一句
周公使管	一句	管叔以成	一句
為仁不富	藉也	夏后氏五	一節
無君子英	五銘	許子必種	一節
百工之事	義也	耕田而	一句
雖若丘陵	一句	湯居亳與	葛藟
一齊人傳	嚴年	雖乘鹿也	一句
吾為此懼	二句	匡章曰陳	全華

下五

天下之文

二句

天下之言

全章

禹稷當平

全章

較三苗桀

一句

天與子則

一句

舜之子

一句

吾聞其以

一句

天子一位

二節

為其多聞

二句

決諸西方

一句

則以服冕

一句

無諸侯尊

一句

萬物皆備

一句

古之賢王

之勢

附之以輯

一節

所存者神

一句

文二篇

目五

君子好性

二句

孔子公來

全章

建於聖人

一句

君子之志

不遠

厚頂故陳

一句

有為者辟

一節

統一無罪

是也

姚應訓曰

全章

形色天性

一句

有如時雨

一句

民為貴社

全章

仁也者人

一節

智之於賢

一句

聖人之性

一句

尤莫而分

一句

聖而不可

一句

人皆有分

全章

君子行法

一句

若孔子則

一句

夫編

歲寒然後

一節

豈若匹夫

一句

身於石

一句

心之官則

二句

口之官味

全章

文一篇

目六

樂元子語長阮師評語

學而時習 全

支南英

聖人崇德之事以忠人凡其德入而不自停也夫君子可以悅朋
 友可以樂人不知不愠可以為君子而何往而不自停也因其意而
 今之世世者神何多也勞術者日用之事而求之其意趣有不
 厭者若位者而世所競為君子亦豈在覺澳之外以明吾修幾便
 矣一二語

自幼而學上而時習以不遇知能行習之常也然心與理而相法理
 與事而相安涵泳之中有不覺其自得者吾誠不知世人之所謂悅
 者安在也而自吾論之學而時習之不亦悅乎夫悅於外也悅於
 而有以歐朋來上而自述方此亦不遇存存謀習之常也其志以同
 方而合道以相傳而彰道悅之時有不足其悅者吾誠不知世人之
 之所謂樂者安在也而自吾觀之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夫樂豈
 外悅也乃若人不知知必其富貴而感其感之士不能一月安而樂
 天知命之君子所為然則自見者也彼禁上於世知者固不可以
 為君子故為君子而以自遇為奇節者亦不足以為君子人不知而

不愠不亦君子乎安在樂哉過之外以明吾修幾幾方有用哉
 以以往可也知在未來從吾所好可也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下學而
 上達知我者其天乎夫子以此言蓋自述其自位之事也

自利利義以未論人君子之德也以其為人皆先一八而已
 古今體格之變無所不知故其見處也非小餘子所及好學者理
 境不精耳其自作也自然矣品若而矣君子人皮毛蓋盡之妙
 自謂一毫皆除盡古人謂處順有所成者有德求盡而德澤清之
 樂且有時云昔友陳與龍氏刀摩天德以龍縣大知龍澤到強
 凌龍廷與史博羅秦楚黃進者思蘭波淨洗十年歲先氏有典型

上論

震澤方垂雲古質公雖傳到羊亦無益誠確論也但理虎不精則
 簡淡為老無有至味出其中未免外饒中乾時流因謂江添才盡
 先生豈不平斯語蓋西爭賦在外而一着斯先生之高於俗眼者
 雖有古今雅鄭之不同亦尚陳皮毛上事耳

學而時

學而時習

金其

又南英

聖人論學始於一曰習。其意謂學而時習也。不溫也。知者自不知者自不知而已。且夫人之終身而不已者。學耳。可以荒僻園天下之望。而不可不習。此其意也。然則學而時習。豈以實之乎。虛而無據。而學則最實。若思之。察之。而後功。而學則最安。誠能時而習之。學以其學。而不習。若思之。察之。而後功。而學則最安。誠能時而習之。學之理。又久。而人理。神化。性分。之與。深。而不自適。日新。而心相怡。也不一。說。上。有。又。而。斯。大。為。感。召。則。氣。加。親。六。藝。之。所。長。則。路。愈。寬。而。朋。不。來。乎。朋。來。而。喜。不。亦。樂。乎。何。也。是。舜。湯。文。之。所。獨。而。承。也。孰

其二一第

其二一第

其二一第

無。而。而。示。者。之。有。久。則。其。意。深。厚。之。初。修。而。成。也。既。與。公。而。傳。者。之。為。大。古。之。聖。賢。而。其。意。深。厚。之。初。修。而。成。也。既。與。公。而。傳。者。之。為。信。之。人。也。雖。然。其。不。妙。有。不。善。不。行。之。人。也。行。之。則。處。更。前。周。之。治。得其。則。而。得。其。意。深。厚。之。初。修。而。成。也。既。與。公。而。傳。者。之。為。知。乎。而。而。道。德。深。厚。之。初。修。而。成。也。既。與。公。而。傳。者。之。為。效。傳。而。以。習。知。武。者。則。不。少。矣。夫。不。知。何。謂。不。知。然。後。見。君。子。不。亦。君。子。之。心。也。有。志。而。未。達。者。也。然。則。如。之。何。可。學。而。不。服。悔。人。不。後。遇。世。不。見。知。不。悔。而。已。矣。前。首。述。以。首。實。虛。中。有。厚。味。不。淡。空。後。結。寂。寞。中。有。真。氣。自。然。富。

止。神。行。而。種。境。界。都。到。見。作。家。本。事。以。三。平。分。說。為。法。大。妙。寫。成。斯。湛。湛。之。故。是。多。主。學。字。作。實。心。生。發。機。源。通。世。篇。逐。逐。相。生。併。連。統。下。而。仍。歸。重。首。一。氣。渾。渾。流。轉。離。合。總。見。自。然。忘。其。後。藏。即。此。三。字。謂。需。法。指。無。法。中。者。乎。

學而時其二

其二一第

一論

聖人論學以漸為功而已。夫特者積久而成乎物者。特時而習之。後可以為學也。我且大學也。於天令人事之相接。而有為之業起焉。則雖聖賢不能外是也。今欲為其可為。得何以哉。天學者。必得虛無。而為不致意以為易也。則必久而不厭其難。而後進可觀。作者必得其心。而不致苦以為難也。則必久而不忘其易。而後神可洽。若夫特習之則不獲其類矣。若夫特習之則亦相忘於易。是非必謂殊。書之事。為無權而獨待於特習也。願在詩書者一人。對詩書者又非大。吾特如其人焉。而時而習之。始則慮其格而不相解也。久之而漸相合也。蓋必歷夫積久深之序。而後可為。非必謂賦界之原。盡為無權而獨有特習也。願在賦界者一人。遠行賦界者又一人。吾特如其人焉。而時而習之。始則慮其技而不自見也。久之而漸相合也。蓋必歷夫積久深之序。而後可為。是故天下誠積之事。有終身習之而不去者矣。彼有可以真之也。由小而推之。大由大而推之。遠學焉者。亦若是而已。吾人行能之常。亦有終身不替。而不去者矣。彼無所以察之也。日用而明其精。涵泳而得其理。習者亦進於是而已。蓋極之神明之事。與官能之審判。而漸化其。而特聖賢之法。與赤子之良。相合而漸進其所。至此則味可嚼。聚焉。

而蓋連以自心。後探得淺出。微悟間出。由其成也。夫至誠則華者。而無枝葉為累。自非先立有六日之新見。有物付之。不索其家者。至江天萬里。日盡孤鴻。青山一鏡。杳然天際。為平生格達。而仰平而凌凌也。若此文真不負。於當時。至開諸公。極其。要。是。雲。閣。諸公。未。對。時。境。年大。重。對。平。外。篇。流。最。難。父。先。生。於。此。以。直。入。古。人。之。室。改。其。術。論。前。輩。皆。超。越。元。近。其。自。作。未。能。竟。進。至。處。為。是。理。解。未。徹。本。領。欠。精。實。要。其。於。文。字。品。類。非。淺。生。所。能。拍。其。肩。背。也。

學而時

學而時習之 其二

又南英

乘隨時之義聖人之學也夫時至而事起習所以利耳聖學如是夫且千古聖賢之學問皆千古之時變所推移而就以操熟性命之除而會通於天人之達何也心謂時而至也觀變化者近其機時藏事而俱來臨日新者務其實改時行而時止以自然之規矩時修而時惕以柔動之達心其在終身則志學從心要自有晝夜之通焉焉時境以觀其達無不至而會之以感於此大蓋別達之符焉如斯已其在時急則須火達次而自有消長之懼焉如斯已其在時無不察而操之以返於靜專蓋相吹之息當如斯已時元龜躍我於其中

二 楊

一 分

心處一時有以體造化於吾身則道德修業之自居上下之達盡時物之變乃六爻之所以旁通日用動靜我觀其際無往非學有以性賦於素位則終會無違之功也通隨時之達養身則之大正三極之所以無違然則君子合是何學哉然其學乃而己矣乎天命之盛當流行而己變通之道隨身而遷新以大乎之止止也又達也所以至之時也

上時習二字所不詳竟如時字脫却習字則時字已說辭矣其此是與樂論為學非夫子自述諸家僅入聖人分上尤無謂

如鳥數飛也

又南英

解時習之義喻之鳥而已夫鳥意而而至於南意北而至於北若經事於數飛矣而鳥以之必未傳所以時習也其意而學以見性也然有疑於化性之說傷和不聖人之訓乎所以攝萬物之自然可也然學而或要當內有其習時習之性性合一而水強也蓋觀之鳥之夫生而能飛者鳥之性也然鳥必始於數飛何哉鳥之不能飛而夫者性也鳥之必始於數飛者學習也鳥必忘飛而後為鳥者學習也成性之於事也鳥必數飛而後能忘飛者學習也見性之於事也然則時習之義如鳥數飛而已矣原夫學習之事本神明之理與官

二 楊

一 分

故之路如類而生願命於中者常不足以帥氣而使之從動於形者習不能以如志而與之玩以無能為外不一不習之技也吾學焉以習之使行卜形氣之私者一如其初念之檢非漸習漸通不可而數難者其象已原夫學習之事又聖賢之訓與亦子之良損益而成願

象乎有生者漸習其初而不能令聖賢者林林於外而不能入無化於德未忘不習之技也吾學焉以習之使見乎詩書之教

時習之義其賦子之自非漸習漸安不可而數飛者又其象已蓋勉於

而雖柱天則其說不能以持久而僅為未之可拘攷知人而不

者傷也必鳥之數飛所以達其性也

有因任而無持統

有因任而無持統

則其才適足以軍性而究為情之所遷故知天而不知人者傷也此
鳥之性也所以公不為才政也之也察者以之說焉復鳥是也聖
人所以之也結亦信是也然則觀信鳥而性習一矣故學習者由指
發而不屈指發公乎天而後成乎人天則無美而人欲為之者舉天
下之物以養未之見也
自公信我以至能我自能我以至忘乎其為飛屠吹歌吹歌與此
字意會

之二

二

如鳥數

管子曰

節

又而此

大賢守約之學隨事而省之信身也夫不忠也不信也不習也皆身
之累也如之何而弗省乎子曰夫人日以其身涉於天下凡有惑則
省吾事之謂也凡有事則省吾道之謂也凡有道則省吾身之
謂也也願不有以省之則將以日用為外而無與於吾身至不知其
為身之累者君子之大患也夫也美日者吾身為美日三省吾身為
三省惟何即如為人謀而不忠也以為人則無與吾身矣願不忠
之害人愛之而致吾之學為作傷之害者吾身受之也學以忠志
以出謀無費吾行無過舉乎焉得而不省即如與朋友交而不信也
以為之友則無與吾身矣願不信之害友受之而致吾之德為二三
之德者吾身受之也信以教義以聞交應嚴吾言無過尤乎焉得
而不省即如傳不得也以為之師則無與吾身矣願性道之益吾
身受之而致吾之業為終僻之業者亦吾身受之也非其稱聞行其
所知廣發吾道有厚望乎焉得而不省夫謀也交也傳也吾身之日
每於外而為事者也忠也信也望也吾學之日返於身而為道者也
自習而而觀之應酬之感太端有三而終不致忘夫返躬自責之念
身於常而推之事物又未不可瞭窮而無往非克己自盡之功矣
其終其身而已矣

道之以政 全

又而美

治化民之道。勸其心而已。蓋為治以善養人。第能之無形哉。此
 格致之用也。且王者欲有所為。宜求其端。若天不意以從事。故
 任德教而不任刑罰。其落使民興行而三代之典。迥在季世。多其
 勸。日順其科格。民使知愛其心。為趨避之。而不徒明其禮。雖格
 心格之。而政刑必如。皆其心。以之。天下於陽之和
 生乎。民何不寧。而不生三代之世也。夫古之聖王。亦惟道之以德。齊
 之以政而已。本之躬行。之真。主以忠厚之。忠。故上敬。則下慕。孝。上
 事。則下益。弟。上廉。則下恥。爭。而久為之明。等。列。定。經。制。使。學。校。

卷之六

二

不復字為本

縣師儒。縣之以射。請法之事。明其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體。理義
 是。以。其。心。制。度。是。以。防。其。疎。使。民。有。所。勸。勉。恥。以。至。於。善。道。焉。
 恩。厚。和。明。意。美。天。下。不。亦。為。姓。利。弊。無。負。歲。之。老。士。有。廉。恥。之。行。
 德。化。風。俗。之。漸。非。獨。傷。肌膚。之。效。也。王。者。有。似。乎。秦。秋。如。斯。而。已。是
 何。也。三。代。以。上。專。務。於。綏。猷。相。協。三。代。以。下。取。必。於。刑。名。法。術。故。靡
 有。定。天。下。之。才。而。無。養。天。下。之。德。希。何。欲。效。唐。虞。之。治。哉。
 少。平。時。結。意。填。替。古。語。強。通。就。詞。終。非。題。而。不。意。天。下。人。可。欺。竟
 為。此。文。而。動。弄。走。車。兒。割。裂。相。機。董。子。繁。露。遂。成。惡。套。是。貴。諸。徒
 亦。中。鐵。屑。由。其。知。有。填。塞。不。知。清。真。也。存。已。厭。之。久。矣。一。二。名。人。

道之以

遂以我為江淹才盡。此猶鴻鵠已翔於千仞。而羅者猶視乎鷃燕。
 吾矣。世人之不學也。自詳。
 演德體一段。甚有漢人仿周語氣。脈脈第行。尾而無起。有駘其格。兩
 句。因緣景氣。竟不理會。通篇使龍虎騰。無是吐味矣。

卷之六

上

艾南英

蘇氏之道，以一之而已。盖安上治民，莫善于禮降典而折刑，殆
是乎。且禮者，絕惡禁未萌，而起敬於微眇，使人日履善遠罪，而
知也。今俗吏所恃以爲治者，非有仁義特情乎。世之通行者，其要
在於簿書獄訟，而馴至於奸究日長，恩愛浸薄，於時有道焉。縣天下
以自賊之由，其力大，其機速，使民不見予之形，不見奪之理，其體子
是政，志意定乎內，禮節發乎外，法則嚴重，正乎官，惠信愛利，形於下。
古之聖王，托寄厚而杜嫁愛，寵其自節，天社地禘，膏水服而除其皮
之有漸，其弊之甚微，以類遠天下之凌侮，而民始曉暢於父子君臣

之義而不取爵也古之聖王寓意巧而取數多觀其有鄉飲大射燕
享睦鄰以下其意主惠厚共事主是遜以懷社斯世之闕弊而民始
使游於慈錄澤教之學而不耽歸之太多群之興有自矣夫至矣利
而變巧詐事始煩煩則度以節其福使貧富不相耀以和其心而凌
百世素朴復出哀息故治人者防淫佚之源而廣道德之端夫民數
而紀有日致矣背舊辱而上智力世故凌耳忠沒以棄其身使死生
不相時以厚其餒而後廉讓成風民重犯法治治人者務故厚之朴
弗德貪鄙之甚夫神農黃帝垂嘉善之教此族怠其親之恩祇食同
意之字顯矣是往勞來之禮不行則人道不通陰陽不隔和氣永無

李嗣一頓律例一授者不山必者也

滿前應發少。便使下。應將面美人。衣。中。被。任。作。陳。說。之。機。此
弄。少。不。識。道。家。通。篇。不。根。道。之。以。德。以。善。少。無。者。其。大。源。德。自。許
者。猶。然。自。下。下。見。先生。語。子。見。益。精。知。人。令。人。眼。中。近。來。能。分。也。

三ノノ

五二稿

二、訂

王公

多聞則疑

六句

艾南英

觀九悔之蒙可以為難矣。夫多聞見未已而闕疑殆隨之。闕疑殆未已而慎隨之。慎隨之則悔之蒙也。夫于或于張曰。子志在于謙。自謂謙之有違。然自我謙之者。有自謙而不可忍。學有以易而實難者。言行是也。夫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人以此人之所欲為也。我欲其言而隨之。故美言一行而悔隨之。人以此人之所不及為也。雅然尤悔之未安。則則平以言行為不足。則亦尤悔之所冀也。即以言行為聞者。亦保尤悔之所冀也。其故一言而即思無尤。猶虛掩也。特冀尤耳。而冀尤未易言也。一行而即思無悔。猶自是也。特冀悔耳。而冀悔未易言也。言本於闕疑。闕疑之人。不足論也。多其聞焉。以為愈於無聞之人。矣。庶幾免尤乎。然而有蒙。蒙說窺其中。吾不能免於疑。而謂人不吾疑也。蓋至其闕疑而視多聞之人。人有聞矣。然猶未能免於尤也。何也。闕疑者平時之過。而非當境之過也。不損其餘。則慮不顧乎蒙與蒙之所居也。始而多聞。而闕疑人便而損其餘。若難不欺謂無尤。而可以蒙尤矣。蓋蒙尤若斯之難也。一行本行見無見之人。不足論也。多其見焉。以為愈於無見之人。矣。庶幾免悔乎。然而行奇微附其中。彼不規於當而謂吾不悔。其不當也。蓋至其闕疑而視多見之人。又有聞矣。然而猶未能免於悔也。何也。闕疑者虛境

多聞則疑

上論

艾南英

未易言也。言本於闕疑。闕疑之人。不足論也。多其聞焉。以為愈於無聞之人。矣。庶幾免尤乎。然而有蒙。蒙說窺其中。吾不能免於疑。而謂人不吾疑也。蓋至其闕疑而視多聞之人。人有聞矣。然猶未能免於尤也。何也。闕疑者平時之過。而非當境之過也。不損其餘。則慮不顧乎蒙與蒙之所居也。始而多聞。而闕疑人便而損其餘。若難不欺謂無尤。而可以蒙尤矣。蓋蒙尤若斯之難也。一行本行見無見之人。不足論也。多其見焉。以為愈於無見之人。矣。庶幾免悔乎。然而行奇微附其中。彼不規於當而謂吾不悔。其不當也。蓋至其闕疑而視多見之人。又有聞矣。然而猶未能免於悔也。何也。闕疑者虛境

多聞則疑

二論

艾南英

之去取。而非實理。所執者也不。慎其餘。則慮不。若平時與勢之所處也。始而多見。而然始大從而慎行。其餘若。是雖不敢謂無悔。而亦可。以蒙。蒙蓋蒙若斯之難也。然則無尤無悔者。大上之善也。將愈。成學者之為。而行之。其尤蒙。蒙若斯之難也。然則無尤無悔者。大上之善也。將愈。之觀察。而平以自下焉。乎。一尤。悔耳。尤。更。三。不如而。蒙。為。學者。終。其身。於。言。行。之。矣。焉。何。故。於。于。謙。故。此。題。應。是。夫。子。顏。說。言。行。之。難。如。此。許。多。工夫。只。得。無。太過。差。故。不。由。無。而。回。蒙。以。父。獨。獨。曲。折。極。以。留。而。蒙。上。端。陽。公。人。考。自。詳。看。他。用。多少。轉。指。經。取。得。箇。則。字。然。都。是。題。中。自。然。決。第。大。能。步。

多聞則疑

上論

艾南英

步清出耳。雲翻峰而。水過石而激蕩。皆有必赴之勢。故中間。變態環生也。而則字是未了語。須玩其舒徐停頓。就停而不敢。之妙。或問于張學于。夫子以孫在中引之。如何反作難辭。曰。孫不須干。而自許。是下三句中。語意必兩段。却正說蒙尤悔之難。看兩則字。如何斷重。于張才高。格外看。得言行不打緊。夫子說。蒙尤悔之妙。以引之。却正不許他。而蒙字容易也。

子張問十

六
南
英

聖人與俗者論世以較往之損焉如來之運也蓋欲如彼王則有兵
其壞然者去其固其革不可知耶且夫一代之治公其循常人記既
數而後同隨入其變而後之者雖變也而實常也夫政術常者士以
為定制度隨時而通新以有世可知者而子張問十世可知也夫子
曰夫豈虛言哉言者乃若周之先有殷之先有夏之先有虞之先有
虞德及其尊也忠德少衰殷虐茲多而禹之發倫以致殷革之而表
正萬邦者皆謂為舊服也蓋夏之禮而即殷之禮也至於禮以氣之
關而通其必至程維新之制而示以必更損益可知也殷之先王
十十篇

人之于我

上
古

霜明水淨老餘曠斜不可屈盤不受塵滓別具一副儀骨

子張問

禮典其壽也寧修

父而終

聖人教時之俗而節禮之從焉蓋國象示德國俗示禮則俗非本也

然而去奢遠矣且昔先王制禮自天子公侯卿大夫士至於把制繁

稱者其意終奉養富安衣服養生厚德之具及有羞品故民服事其

上而下面親錫世浸衰而奢矣夫佳而飾俗同領作耳目彼民之情

見美必顯之故傷采滋恭非所以純民也魯也與家餘乎何也禮者

而民事之巧偶因之力不可勝則棄本而逐末於是有商通難得之

貨工作無用之器本業愈衰物力愈空孰與夫敦龐純固之無事也

故王者時巡命市納賈以觀民之志淫好辭殆謂此耳禮者而刑政

之類接人因之質朴日銷則詐萌而奸生於是有貴貨力而賤仁義

窮技巧而薄博厚風俗滋流法令滋煩孰與夫百姓素質之成風也

故伯者規圖霸玩好於四方以顯其上下之所好而從卡馬殆謂此

耳蓋禮時為大體次之宜次之稱次之越則為張精神不足以充滿

而載德不足以制配天有六歲生五米餘五石微五穀謂則為所倫

繼以忠其和平而傾慕以盡其心忠愛以先王以禮制民自井田耕

教養老幼而外必食之時用之節以審行其節物而事其財貨

龜玉以禮制國自審其德不依紀喪荒之式必以此之大小年之上

下使物不至於滯而歲不至於愆嗟乎必奢侈之分而從違之故與

多大得項條竹與共也家虛字全未體會然其所見弘濶處却出
經生頂上

禮典其

禮典其

上

起予者商

二力

文句英

聖人深無餘者以其因時而格學也。蓋學之有本聖人之所重也。發
者因時而格學之。時先是以爲起予而可與言詩也已。且夫無本不立
無大不行。時以爲身學明之基。以爲格則文大爲之小莫不皆然。子
子貢學聖人之道。而有得於水木先達之學而不遜者。此其所以爲
之以格軍言均也。格物之始。必先達之。一洗之序。見於言表
矣。反子夏之格。反於格體。其誠度數而後行。有本有末之學。不亦
觀其微乎。致夫子與興之曰。天下之理無不通。而事物之理可以
互見。難出之彼者。通於此。此之言而詩之義皆可以爲。已之學
之。一稿 一命

如國詩事而反禮法。以子言未嘗及之者也。而商能言之。以起予者
商也。故世反而求之。爲言自詩之功。必有深達於體驗者。其將一風
人之思而已哉。如國詩事而反禮法。即詩言亦未嘗及之者也。而商
能言之。是可與言詩者。而後以廣而推之。因文發道之。蓋必有不
能於詩學者。豈特一人之賦而已哉。故吾以詩爲教。本欲求身心
性情之精。然後一語格然。爲信深字之象乎。其材道者。賢者也。吾
門以詩爲樂。初不稱詩言大字之開。禮後一語。即灑掃應對下學之
要乎。蓋其學重乎始者也。使人上知商之切。而近思也。六經之學
觀非反約之助哉。

國詩格學可與言詩處皆是可與論學不復纏向禮上去及韓

景泰話先輩翟昆湖澤震川二先生已有作作子將二先生作政

策入文精舍特體送榮以頌服余一洗本古方孔海內讀之者不

知其所自不亦以夫之生也自

絕不粘連是其理高卓處以假于夏平生是其物事多事處即

季剛切于夏亦須是子夏長進一壞壞夫于與與之乎子貢于夏

而許言詩案供其切格學而有不同子貢其能求義理之無

窮子夏則事其能格出意言之表各因其人而應之正爲其長進

一格也若子夏仍取其篤信謹守洒掃應對下學之義又何之與

言詩乎

起予者

不知也知 下也

又南英

聖人諱言禘而復微示其可通焉夫禘莫如深則以為不知足矣又何必以通於天下者明其大哉嘗謂聖人之於時也諱尊親者所以明君父之人焉雖微遠者所以存萬世之防存其防即微有而不盡禘而要皆以全君父而己矣尊之有禘夫子傷之久矣雖無上賜之下愛之子孫治而守之教而諱曰不知固也乃其中政事之神費賤之尊親愛之義豈不肖之存茲用衣家之制雖微尊之用之也亦重易知者夫子曰不知則亦之以有斜行或人矣抑何必曰知其說諸之於天下也知上禘之通於天下則夫子固已知其說矣其義有

文子子編

上抄

三天子之說禘祫則其事先最微所謂四時之禮四海九州之味也天下之象也天子之端緒最大則其孝享最宏所謂不敢遺其公侯伯子男不敢遺其小國之臣而公侯國之欲心以事其先王也是天下之家也天子之象最詳則其孝享最廣所謂親尊老幼費賤數下至禘祫報嗣莫不復說也是天下之象也然則夫子固已知其說矣蓋禘以隆恩而人亦能以尊禮故通於治以明理諸如雖難行者所能首肯於天下以明易大焉非氣薄者所能承使夫以祭有天王之尊雖夫子不能通導於天下也然後天下知有君而天子諸侯之分明天下知有君而諸侯大夫之分亦明矣不有大造於

魯衰雖然禘者常也亦以當視昭穆也禮三年喪畢新主入廟則禘禘新主此不獨魯為然也左傳曰必嘗禘于廟晉人曰以恭君之未禘祀夫子亦曰郊禘之事係殺于天子此又何悅而禘之也斯義也

請以俟之知時者
稜上見英氣先生十七歲時試卷已如此禘有春禘有時禘左傳云多時禘之通行於天子諸侯者而諸作疑義亦惑於後儒禘祫混一之說不及精審也

不知也

文子子編

上抄

文南英

情有不已者經者詩賦失之矣夫問雖也樂而不可斷其所以爲性情之正乎夫子曰夫人事物之變觸於外而情動於中當其動而不已者有能之者也其惟問雖乎夫問雖其動則歌歎大淑女之所厚也其言則厚也其思則永悠也其情則若華若夫夫所答於心者本姓者也夫小人之異與而不淫乎詩真言曰琴瑟友之而已端其言曰鍾鼓樂之而已夫天下之至易者知如舜焉而猶難爲心佚志之事日所爲而不覺其非者今造思是詩也一樂之時而重有嚴毅之思者抑何和而屬也天下之至不能令其不

六二

論

溫者無如^此。而不^此。則^此。心^此。志^此。之^此。事^此。日^此。杜^此。焉^此。而^此。不^此。覺^此。其^此。勞^此。辛^此。今^此。遇^此。是^此。事^此。也^此。一^此。以^此。樂^此。之^此。時^此。而^此。居^此。無^此。有^此。自^此。利^此。之^此。苦^此。者^此。何^此。和^此。而^此。安^此。也^此。省^此。之^此。於^此。時^此。其^此。無^此。邪^此。之^此。憂^此。乎^此。人^此。情^此。所^此。欲^此。先^此。王^此。弗^此。禁^此。而^此。終^此。不^此。使^此。又^此。決^此。開^此。以^此。去^此。則^此。節^此。而^此。不^此。流^此。即^此。塵^此。泥^此。不^此。挽^此。之^此。心^此。也^此。被^此。之^此。於^此。樂^此。其^此。正^此。始^此。之^此。音^此。乎^此。淫^此。頹^此。而^此。靡^此。新^此。數^此。代^此。作^此。而^此。時^此。使^此。之^此。德^此。古^此。而^此。思^此。情^此。不^此。戒^此。即^此。淫^此。之^此。盛^此。耳^此。之^此。本^此。也^此。蓋^此。者^此。后^此。妃^此。之^此。德^此。焉^此。之^此。乎^此。吾^此。既^此。以^此。視^此。彼^此。游^此。乎^此。中^此。之^此。音^此。而^此。其^此。實^此。則^此。文^此。王^此。之^此。利^此。于^此。美^此。之^此。也^此。則^此。吾^此。人^此。以^此。視^此。汝^此。墳^此。江^此。漢^此。之^此。然^此。既^此。謂^此。得^此。無^此。益^此。於^此。性^此。情^此。也^此。哉^此。嗚^此。呼^此。尚^此。矣^此。

此依毛註作也。所謂淑女。指三夫人九嬪以下后妃思賢求佐。而

發爲詞義又如此和平可謂性情得其正矣當時文王刑于之化可知時文王去社云云以右妃濟邑今多宗廟社稷治平等路以爲如此方是則而不妄不知文王何故專居右妃做聖也○垂通曰大唯以著第一時不爲力當思其和序微遠處吾自喻之乎自詳

先教依律要以身說爲準後見其不是再施得淑女爲丈夫人
九歲以下而與有父妾其於淫不淫何辭也卽求之未得而求有
之矣何慮其傷乎序亦自知其不通而適於無傷善之心則又太
輕看了太如矣提是不知心求理故不依註不依註豈有註文

卷二

十

戲雄樂

父南英

霸促犯上之愆有見於好舍者焉。蓋反玷胡為而後於管氏之庭哉。
君子將以此觀禮矣。昔者齊桓刻霸。賓夏前周之服。特勞供轡。束帛
宗彝。而管氏相之。於是朝辭之諸侯有私親於管氏之庭而修好款。
之禮者。願以諸侯而飲諸侯。則大夫反玷之制為兩君所沒也。以大夫
而飲諸侯。則大夫反玷之制非為大夫而設也。然而反玷之設。管氏亦
且有之。何哉。置一區凡今之戚高視於上者。儼然西周之柱主而遂
使其大夫與朝辭之諸侯相也。有耶。不然。胡為而置此兩權之間也。
蓋魯衛宋鄭之君奔走於齊者。澤陂庫丘之朝宗而遂使其大夫亦

是為之極。使不可絕也。哉。
判斷管氏。有德有柔。有始有刻。此亦時大中之寬猛之宜也。自評一
代管氏分統出師。以亦有之故。宜若無罪。而罪乃不可赦。真老吏
毒手也。

管氏亦

仁者安仁

文南英

有安而行之者仁者矣夫既已謂之仁者矣則其作仁也蓋優焉
 所待哉且夫人能行其心之所安而不能行其心之所不安行其
 之所不安雖若外牽於利而已矣蓋能自持於約樂之境哉
 仁者而後可也夫人非有所持於神明之地則順逆之境每一
 是以動心夫人非有所持於自然之數即持之徐急必與其所守
 乃仁者之於仁則安之也安之者資諸源流是以儲其修養而理
 至節和足以化其所拘是故仁在出入之界則相戰而未成於是乎
 不免於自危夫既吾心而始為仁無異於危吾心而為不仁也而仁
 者有以成之仁在操存之說則相持而未粹於是乎不免於自危夫
 不粹者不純於仁是得已而不純於仁也而仁者有以忘之彼詩書
 之以所以求仁者矣與世之人對聖賢而若存若去聖賢而若亡不安
 故耳仁者非淺狃而動而危以不能不從其心也故至仁者而一切
 有礙之理可損致忠孝之事所以成仁者家室世之人有所養而為
 有礙者而不得不為不安故升仁者非強我附物而足以不能自己
 其心也故至仁者而一切名義之迹俱廢夫是以遇物而可以長處
 即也夫是以遇難而可以長處樂也若夫不安仁則假仁矣公私義
 利之思學者之所居辨而化性起偽之端亦聖人之所慎也

明白流通只不耐久
 安仁正而不能著華
 不可夢化用旁花
 人只親切子
 義泰何托

仁者安

公余子獨

上

親文開

艾南英

論通於實而適不可勝言矣夫人之窮而為適也以若與大味者既
 知其榮之異有如斯乎夫子曰甚矣小人之巧於榮君子也有無適
 之聖賢而小人^也以無止則者況^乎窮而有適之聖賢而小人又
 以無止適者歟而^故從其心自以為無異於君子也非也蓋謂
 人之適不於其富貴也^也夫富貴之與心也^也富貴者各行其
 志之有餘與志之不足而富貴已分矣同一適也^也而心之相與
 焉而既各出其心之適安與心之理不安則富貴已繁矣凡大富未
 可以一二論也吉凶悔吝生乎動者也推初至微而後從不窮上至

六二 三 稿

1

於終身行乎凶咎之危者又不可勝計矣則幸偏端固于什者也惟
材不一而過能一子在於材以濟其不仁之行者人不不可勝數矣兄
又過者小人之所以過其事也以君子之心而設法於小人之事然
後望之過之者又君子之所以合其心也以小人之事而設法於君
子之心而也亦名之為過矣以君子之心而設法於小人之事以小
人之事而設法於君子之心則是過義在可以一二論也名實之勝
君子者有以自處而公私義利之間學者之所深辨而親過之法生
豈難哉過之名何詳用也中庸曰齊者過之故中庸可反而過則契
天道中於二分而過於三太過而不可用兄兄弟湯武伊尹周公載聖

人者皆處其窮而為遁者也。在易有之。亢龍有悔。亢者。過也。天道有
常。聖人亦有亢。亢。天之不允。則策著不極。無以成萬物。聖人不亢。則所以
乘時。故曰。有恆。者。言其當恆。而不可為常也。學者知過之戒。則中
可操矣。

當字當分。借不仁字。又只就君子一邊說。便與若夫古折有錢角
者。與中波瀾。然回不竭而萃。萃。泰無利可擊。

人海

六六

卜
卦

王公而

父南英

弗如也香如也
聖人之於世者無其自知也夫賜賜而如而不知者如則賜益矣
夫子稱焉然之止人有夫愚不自知之謂也夫人而百好殊焉則既
有自知者矣夫自知者不自知也夫自知者不自知也夫自知者不自知也
何者蓋欲自知而知之不知也夫自知者不自知也夫自知者不自知也
蓋欲與之惡與之使其知其不知也夫自知者不自知也夫自知者不自知也
如也一之家也十之多也或不相知乎而多寡之強弱又何同也也
本來面目思羅致於當今之聖哲而進機初乎其不可聞者如二
之六一而上論
之時也知十之明也誠不相知乎而明暗之體受之何昭然也理解
分哉惡愛現存自心之答家而生理機養乎其不可得矣夫人自夫
不深則自時而淺何故使謂之乾乾深矣賜從此矣即曰從此得
何憂其終不若也夫人合己不當則服人無力何故望謂之哉見
重矣合今時即合今取則何憂其終不違也吾獨是顧一歲之中
進退自裁則知若相感以有方之達夫破境而前其聽識之所窮又
何遜矣吾獨是顧方寸之內能離自封則知若相細以有限之量夫
既著而住其精神之所際又何極矣是故知之多不足恃也吾獨者
兀然而自安夫入即無所不知不能勝此自安之一念也知之少不

工部

鼎如也

之病也。中虛者憊然而自奮。夫人即有所不知。不能勝此自奮之一念也。陽之可與有如是乎。

甚有驚動處。射入心脾。而不耐。雖鋒鋒機鋒。不自知其技入死。丁門下也。要之萬層。開胸洞天。成開鬼窟。其源流病痛都從此尋來。

聖人之言，道而大發，其意焉。蓋一貫之為道，本易明也。非大賢深
 知之，烏能發其蘊如是乎。且大聖人之道德，以立之，所以教不惑之
 人，用之以達之，所以分教殊之妙也。體立而行而忠恕存乎其間矣。
 曾子從事於斯，又於夫子問而告之，以參乎道，一以貫之夫，蓋
 道存乎一，而功而明也。而求之於夫子，則夫子之所遇也。是
 上而聖人，下而弟子，其理一也。蓋夫子之教，所以應天下之聖賢，以極
 教化之源，而顯以著川流之迹，蓋是時曾子從而唯之，門人從而問
 之，於是而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何也。忠者體也。維天之命，於穆不
 已。是聖人之大本也。起者用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是聖人之達道
 也。自其體而立之，其實無妄之中，而充塞無間者，為靜而無動，而
 有為。靜一，為自其用而達之，廣大流行之內，而周然無朕者，存焉。
 顯諸仁，茂諸用，而微顯一矣。皆非夫子一貫之道。要之有天地，更
 忠恕有聖人之忠恕，有學者之忠恕，天地之忠恕，即天地之一貫。聖
 人之忠恕，即聖人之一貫。學者之忠恕，即學者之一貫。非曾子何以
 知其然乎。

此道作者紛上，皆因程祖忠恕做學者極易極易平常道理。故其

發達於第一而足。有云曾子權對門人說一貫，只是平常學者為
 起便，是以門人不可得一貫也。如以則以一貫為精，忠恕為粗。一
 貫為性，忠恕為用。將聖人弟子，門人對面分成數段，不費與一貫
 矛盾乎。此一貫也。有云在聖人是一貫，在弟子以應他平日所得
 處着成忠恕。如此時曾子一唯，仍舊後發。聖人待而之化安在。此
 人一張也。有云曾子到終後，曾子終未無此一貫。如云仁義而已
 皆可。此說乃禪家最大為全之說。世人不知，每以此等錯解。不知
 理之至，發隨者無如以禪語解之。忠恕和為一體，此以文其起而
 隨其說，出群或斯達都係矣。此說雖甚信，學者以解傳後極之

此為宗，豈不形其中之無主耶。且吾不知曾子何如人，乃對門人
 如此從易也。此人一誤也。又有云忠恕是心學，海濤一部書，何處
 不是心。學二字何處不可插入。又安用以忠恕代之。此人一
 誤也。又有梓絮非上下前後，不以勿執，博學立達，皆謀忠恕者。不
 知此時忠恕之一端耳。以章忠恕，既上溯上法，與強起之義，相
 去遠甚。仁恕二字且不可同，乃欲以強起為一貫乎。以又一誤也。
 予謂程子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忠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忠也。
 已盡之矣。然如此推不為近日所喜，蓋近日得華嚴石寶樂義，徒
 安知性命之書為何物，宜其不足語此。予二十年所作如此。今讀

或子之不學也。馬可知也。是故君子謀國成財利。非所運。而君子為人。巧詐出。誠不原其心而已矣。不然。則吾未見要曲國存者。之。不為奸詐。也。
如。此。方。是。其。德。不。可。及。若。此。作。乃。其。知。其。巧。不。可。及。耳。自。非。
六。從。智。巧。之。士。所。深。遊。焉。不。肯。為。者。對。士。當。時。心。術。作。為。來。愚。
字。真。不。可。及。或。亦。真。矣。論。到。極。處。豈。惟。遊。於。休。臣。自。以。為。智。巧。而。
不。知。其。身。為。狗。彘。即。死。難。中。亦。有。智。愚。之。不。同。亦。惟。愚。者。為。不。可。
及。也。

卷十

論

卷十

其愚不



之。文。不。甚。新。楚。研。刻。而。題。古。甚。今。使。今。日。執。事。再。為。之。自。當。保。儲。
不。能。別。構。也。若。再。以。此。古。行。以。奇。思。而。精。去。先。集。荒。皮。話。則。全。矣。
連。日。吾。大。士。筆。作。此。題。專。就。聖。人。平。易。近。人。處。指。忠。恕。猶。云。不。
為。已。甚。耳。無。論。其。說。說。為。辭。感。出。恐。世。間。小。原。老。實。平。易。人。甚。
多。未。必。盡。足。以。當。一。貫。也。自。非。
不。欲。註。意。不。依。此。信。之。方。而。妄。出。解。釋。將。成。悖。理。如。未。詳。之。論。耳。
矣。又。有。一。病。依。稀。籠。統。直。寫。集。註。大。全。語。自。謂。全。道。而。究。竟。無。當。
只。看。其。寫。未。盡。字。樣。惟。前。後。低。置。搭。氣。無。連。貫。便。知。其。無。實。得。矣。
又。或。自。微。數。言。拾。其。中。或。別。撰。數。行。於。前。後。其。底。義。蓋。可。見。矣。如。
前。篇。實。林。一。貫。一。段。須。體。會。註。中。聖。人。之。心。渾。然。一。理。而。此。應。曲。
當。用。各。不。同。數。句。意。理。透。象。如。何。如。東。坡。言。未。免。隔。壁。後。段。直。寫。
程。子。語。有。何。不。是。然。直。是。意。思。淺。薄。猶。象。中。看。花。耳。

卷十

其惡不可及也

艾南英

聖人雖大夫之惡。而所重可知矣。夫人臣而難者。難在拘圖一念耳。而斯大夫之見。取信聖人也。且大人臣之遊難。而自全者。其說頗不。出於惡。而出於善。何也。全身利圖。非不人臣之大願。然必知其臣主。俱全而後為之。曰。吾以智勝。則要而圖存之。從違之。以爲避難者。之。口。而。若。武子。其不可及者。豈以其智成。武子之卒成其。君也。復事之言也。而武子初心。不必其成也。武子之併全其身也。後。事之言也。而武子初心。不必其全也。人之難武子者。難其全身濟。之大。而吾之難武子者。難其捐軀赴難之初心。均之社稷之無虞。

寒中子稿

上論

也。知其無虞。而力為之。與不知其無虞。而必為之者。其事同。而其心。之。公私。則未嘗同也。彼成公之再出也。豈復有生全之理乎。而武子。皆若不知也。知以其身殉社稷耳。而誰則知之。均之盟主。而四起也。知其不可。而巧復之。與不知其不可。而必復之者。其功一。而其心之。安。則未嘗一也。彼深重之。既困也。臣復有同盟之。思乎。而武子皆。若不知也。知其以忠勸霸國耳。而誰則知之。夫國之君。原一死。莫辨。幾。論人者。不盡言致命遂志之忠。然君子常難於死。而易於生。以爲。辭。起。辭也。武子之辭。於死。焉可知也。夫忠之。軒至。却亦至。馬。故。盡。瘁。者。自有數。實。理。極。之。應。於。君子。每。後。其。功。而。先。其。節。以。爲。有。重。輕。也。

子謂仲弓

節

艾南英

惟神無私。聖人以物理。司契。爲。夫人。悅。勿。用。矣。倘。待。契。於。斯。人。之。德。而。質。鬼神。以。自。然。也。故。仲。弓。言。曰。遠。道。美。德。何。也。之。人。假。以。自。賢。也。故。仲。弓。言。曰。遠。道。美。德。雖。然。無。益。也。夫。士。所。自。信。者。心。耳。我。無。可。用。之。理。而。見。用。於。世。即。出。獨。不。免。自。然。或。有。可。用。之。理。而。不。用。於。世。即。出。矣。皆。我。豎。極。辟。之。弊。而。之。柱。而。出。於。犁。牛。也。然。人。且。無。如。山。川。何。無。如。山。川。之。非。全。何。則。士。亦。可。以。自。信。矣。蓋。人。者。權。之。所。在。用。也。惟。人。勿。用。也。惟。人。山。川。者。理。之。所。在。背。於。理。用。亦。勿。用。也。全。於。理。勿。用。猶。用。也。天。地。鬼。神。之。言。

原不異於人心

二論

是。從。辨。前。起。見。也。不。必。問。諸。冥。漠。而。出。於。人。心。之。公。是。則。山。川。所。取。在。此。矣。福。善。禍。福。之。柄。每。大。異。於。世。俗。之。有。心。而。橫。生。計。雖。者。效。造。化。所。造。也。有。心。者。是。從。犁。牛。起。見。也。亦。不。必。問。諸。冥。漠。而。苟。不。出。於。人。心。之。公。非。則。山。川。何。全。不。在。此。矣。不。然。世。有。不。理。然。口。而。獨。在。乎。心。何。也。我。常。曰。世。其。宗。子。而。獨。曰。我。其。天。何。也。上。帝。臨。之。其。然。然。而。無。從。何。人。斯。是。我。事。而。我。控。是。以。人。不。知。不。能。也。繼。世。之。說。亦。于。古。快。心。之。說。也。

意非是也。自仲
全不切仲弓。似此議論。併似自欺。何也。當時有俗儒。謂聖人必無
解其子而罵其父之理。故以泥昧之耳。此皆村俗世情。都見聖人
引喻。論人有何忌諱。周旋以平。為萬不復世習。俗儒時用平為名
就者。多如唐家人稱龜字。至近年為惡名耳。駢肩與擊毛色之
美惡。豈即罵耶。喻其美耳。

子謂仲

本中子篇

一

四也其心

父南英

聖人深察大賢之體道。於其論諸賢者。可想也。夫三月不違。與日月
並行者。堯以久。較哉。夫子蓋深幸之也。故曰。善矣。夫不違仁之難
之事。不違仁世之人。蓋有絕強而至者矣。若夫心不違仁。則非名
之所可。外若今之中。則漢之矣。且非旦夕之所操也。使而今之
而違之。已。若夫者。非賢者。不能自持也。蓋得諸子而吾幸。回之心。益大
若夫者。雖賢者。有時乎。不能自持也。蓋得諸子而吾幸。回之心。益大
懸於計。回之於仁。吾已得之。天機求思之。表則。豈必其時之久。而後
足以見。回哉。然而。回已及乎此也。計回之於仁。吾已決其。一息終身
之候。則豈必其時之不能。而後。以較。而回已不難乎。此
也。自今觀之。然而。不己者。請事之心也。冥而相化者。康寧之象也。進
而未見其止者。仁之所以發也。然而。如。惡者。仁之所以藏也。吾試想
像之。其心。蓋三月不違仁者乎。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今石觀之
違與不違。吾無如。諸子何。亦無如何。然。吾雖。諸子之善。而終
不能不難。回之求。自也。回也。賢乎哉。
此。我夫子。只是。賢。回何。必。將。諸子。錄。於。文。漢。極。奇。極。老。極。
不。無。聲。色。臭。味。之。可。求。矣。以。從。臨。川。諸。友。會。講。作。也。一。筆。揮。成。如
天地。遠。近。亦。不。忍。以。時。進。步。至。此。今。讀。之。猶。有。餘。善。作。成。示。人。當

時無常或者刻出吾世諸還亦不之及吾自欲實年
不違與至便有別三月與日月正有別一終聲至只為實回實
未有兩聲減至必而可以耕數者也當時農於其名無故耕
年歲身必與范子何嘗與選之有前後聲至安自高胡稱可歌
人中聞引耕實往一段直聲農騰坑坎至以聲至為樂化以如惡
為聲則升入魔鬼地獄矣平生論說大本領何在一破敗直
此手而備自極聲吾謹歎也

四七其

第十卷

上格

四也其心

節其

又南英

仁以心獨得大賢之統焉夫心有統焉而後仁之不違使日月
吾視四何如哉止仁人心也心有出入斯仁有去來既去而幸其
何如未出而少其遠也吾嘗說是以耕諸子則惟四也其無子其心
三月不違仁者子其仁非可達之物也一念稍違便為全體之
四之於仁則自見其心也言其未發一殊仁人易達之物也念上
達未必無一念之善達四之於仁則常得其心也一念不通于
兄便以未顯時歸性條應歸而渾之於空方且不見今之說以
意夫達之隙使句心辭以後欲盡理還消物累而化之於心方且不
見其之迹真以尋夫達之倪若其餘共是然上密上之仁而四公之
以心彼不能達之於空以心之是誠為仁之雖公陳雖求今則其
然不達光榮也而前以未之或知矣共是然上密上之心而四
仁相依使不能與理相字以心之格今係仁之存亡從亡存則其
至宛然三月體段也而過此未知或得矣始日月至焉而己變乃
仁與仁一者本來故物服膺勿失更無違之可何尚有至之可
真心時天機乍逆則復相居雖有至之可即窮無達之可防四之
無月謂即日月之所積也可四之不違謂即至之常存也可此然仁
惟四一人二子求其品諸

此皆按前作意脈而自不盡貴款何也已文通雖定如此可見知

父子子親

上格

四也其

正之反不

艾而共

景有不爭之臣。聖人然喻其心也。蓋時之徒。孟氏以偏師敗。而不成。如反。又不足多乎。且人臣而事利柄。爭名於耳。日均非所以集事。專政在。郭之幾。孟氏不用命也。其泰始於孝。則事。則不和。而。景以取敗。而其時有之反者。反非孟氏之族。子。爭乎當時用矛。而入。三刻而論者。皆尊氏也。數為。竟來五日而始從者。皆孟氏也。為人。此法也。諸子為。以奔也。則諸孟之心。已自可知。而不意。天壤間。通有。之反耶。不意其能復幼以全軍。而又不起來。以珍泉耶。夫功。而不明。雖聖王。無以持。反亦何嫌。伐一時事。以欺明主。現乎欲掩。而早不掩。

一

則傳名之甚者也。意非孟大夫意也。依時馬上之心。道原。費。亂之。由。其就有爭利。柄柄。而今我。諸。不。論者。誰也。要。尤。李。孫。其。又。效。馬。其。就有。枝。人。之。爭。而。今。我。兵。氣。不。揚。者。誰。也。要。尤。孟。孫。其。人。效。馬。其。事。若。不。欲。自。同。行。事。以。垂。有。尤。者。然。若。不。欲。立。無。行。族。似。欲。分。傍。者。然而。夫子。日。擊。時。雖。難。原。事。事。若。回。使。人。之。知。反。之。不。爭。也。何。更。事。名。爭。柄。非。和。表。為。國。之。道。而。以。不。爭。場。中。則。憂。國。謀。公。之。已。不。然。弄。也。殿。也。功。罪。半。也。初。胡。庭。稱。之。也。如此。則。大。子。取。之。反。不。在。弄。殿。入。門。數。語。而。在。不。弄。李。孟。同。事。也。原。始。材。早。終。玩。之。也。何。如。李。等。還。題。之。是。然。文。特。古。健。自。許。

自許焉當存特喜其大之是焉清在民中味

是之文

卷之十

上論

點石微之 三句

又南英

聖人特論體道之難而先舉其全以示人也夫點微以融之學以獲之而終於成物也聖人內外始得之全也而夫子舉之以示人曰甚矣體道之難也其說既微其能通乎形上之微而其功人不遺乎躬行物理之際是以子思子之也子思子之也天下蓋有明志於形名而不能達其微也其亦有得於口耳而後漸通無形之說者夫關天則道之全也聖人創之而卒未聞聖人之有所據而不起也意者其有在語言文字之先者乎而吾是以仰思乎點而識之者也雖然點微者盛悟於心也而實而按之獲顯則身之所至常不如其

又七十焉

一各

意之所期而力之所持常不能竟其先之所與何也者微者聞之而不能自察也於是乎吾又仰思乎學不欲者子思子之學不欲者我亦於己也而明而微之反則聖賢之事當以道化之廣者易乎聖賢之事又以成就在久者為貴何也者有微者聞之而不能相效也於是乎吾又仰思乎諸人不依者蓋三者皆其一則專而不必至者似乎境之不達也悟其序則物不多達者固吾學之傷其也甚矣體道之難也在此嘗從事於斯矣

清三政教有吏難明發規避矣然不重點微相連而下尚格時文十餘也自詳

註云三者已非聖人之極至故說兼須事實而中有強當為佳時
 太多以過高夫之此作亦顯然註云不言而存排心然先沈
 體會服膺勿失意亦不學而知之謂故不言心解一說朱子已
 明訓之至謂詩言文字之先有見則直隨其筆墨居安括用要說
 得三者過高便有以而或云學不敏即智敏不保即仁智即聖
 不必說註中非聖人極至之說曰不厭倦之為智仁是子育同夫
 子自操中推進一步語看若聖無仁章自分明若此二句是智仁
 細至夫子直達自任乎則可謂云爾已矣其非聖人之極至可知
 這平實越自欽然若不反越見得聖人意思好聖人分毫不稍此

則同其

處極高要極高正是自己見提低不會聖意耳請指出則市公卿
 一節如何極高作聖人之極至耶

然而誠

仁

之謂之仁

仁者心者在誠仁而依之也蓋心統仁而仁者心依其理而歸
 仁者心之方也且夫大人有其心以心而不背違而者之仁是
 也便息焉而存仁之心也蓋口雖曰仁而心不仁則何如夫仁者
 而實者之中心之安善惡發無自非所以誘民於易也操存大力
 而盡其夫自然之運吾思思與念今故所以除其邪也必也依於
 仁乎隨其所之而循天則以因發其善所發而微元善以從之凡吾
 人日用要知無不歸於成氣不載於惡祥依其則而強恕以求之立
 建施受之間當存此厚而不降愛而不忍之心即不享而勞處其窮
 而亨乎焉

上卷

云寧與仁同過夫是為吾身之保合者夫矣凡吾人克獲身履事不
 爭於天理而爭於人欲依其則而循理以法之各明其職之隆常持
 此公而不私恒而不休之心即強強而合猶中室而寧以仁自處
 矣是而力行之勝私者多矣其為三月之不違日月之至焉吾未就
 愛其類而但依仁以為念則就心循遠守極之中其為志仁無惡
 之徒其為遠出之於足顯坤之於足吾未暇窮其理而但依仁以為
 守則就心循遠守極之舉決其有習情自然之勢蓋仁有四端萬善
 之統會其全為聖而先其難為發則必發於親睦言動而親睦
 仁有乾道坤道之分忘焉者為安不慕焉者為依依而不老耄誠

子語云：「下學之事也。」
朱子曰：「子語咏以句云：故有迷途一弊。若遇過相，則
衣行李到身處，且可依他入箇中，然畢竟不全為其有依。
然之真若從拉而受唐不掛端比，終未絕米于林間者，猶是商周
遺書為大子割去者，終不可傳耳。且如以李開云：太依傍非忠義，
故卒也。」

朱子曰：「分明說子語者，依字度卻不當其罪。他看『仁乎不好』
一句，云與相直能通他，只將仁當箇學者之相，則所謂安身處者，
亦無多事。然未疑彼實難曉，不免疑好話，然其所悟之大，
乃得全。雖如此，為其終身新說，須先掃却此岸障翳。」

華於仁

有曰夫
 衛君之心而衛事之是非定矣夫夷狄之情仁故無忌也衛之事
 也。有疾心否乎且世皆曰貧而無怨難夫豈特貧有怨哉固有富貴
 之人人皆仇新終身陷於不義其心口自責愧悔文動有外為事勢
 勝處而內為良心之痛者而貧賤者皆其仰不愧俯不怍且有飯範
 逐齒而甘始怡矣則衛之欲令輟之心而何以定哉如以事而已則
 則雖不可復矣子耶不肯立矣若挑誠重長君宜踐矣而獨無忌難
 之良心何也已矣然夷狄而吾父革華也已矣然玉食而吾父勞脫
 患乎乎乎無他不求仁故也不有求仁得仁如夷狄者乎起然
 二論
 敬戒之素而慈然北海之濱豈非父子兄弟之間無憾而可以安哉
 者以嫡孫為甥則夷非無天倫焉難也難非無父命為甥也皆以國
 君為重則吾又想其中子未必昧明於知人也兩人者罕弗類其堪
 爾無否而適合此去耶則以疚心之苦大而利國之安小內訟之憂
 食而顧慮之計短是以負薪行歌而截出金吾貧而無怨者如彼富
 貴而多怨者如此惜哉輟也為嫡長之憂所陷乎苦哉輟也疚心之
 憂何多乎輟故日暮定窮例行而廷挑平倘以良心悟之有不痛哭
 者而遂其父哉故吾以夷狄之良心夷狄之功讓也衛輟之良心
 猶斯也革華也故曰夫子不為也

不必有奇功之論。亦不必在事述布置安排。直提仁字。在本心上推勘。更無可躲閃處。是取心肝剖予手也。

冉有曰

子曰
上

發憤忘食 二句

文南英

聖人自官其為人。志於學而已。夫忘食忘憂。其於學也如是。况有異乎。其言子路者曰。子之不對。蓋公之問也。何哉。夫人之知我。不如我之自知。錢其高。而疑其志。皆非已。蓋當日觀之。天下之事。思之而未得其故。則其不以爲可惜。天下之事。思之而既得其故。則其不以爲可樂。女矣。不因其初人也。發憤忘食者。也。聖賢之名。理古今之事。變時之而不能無事者。夫人之所同。亦彼之所同也。至於食而忘馬。則無幾哉。其一念慕道之殷乎。所同亦彼之所同也。至於憂而忘馬。則無幾哉。其一念慕道之殷乎。竊計此憤樂相生之趣。不獨五知之。而故與我周旋日久。當必恍然。而有觀者。竊計此憤樂相生之功。不獨五行之。而故與我從事日久。當必恍然。而相效者。愈若焉。視此而以其有奇怪耶。夫學而不見其可情。而不至於可樂。終身學。應其中者。學者之大志也。忘者率視以憤樂而以為不足圖耶。夫心與理不相下。而至於憤心與理不相格。而至於終身歸諸其中者。在之而大願也。則故之所以告之。當在是而已。絕之功在於目前。則可用之理。愈足而學期於自得。則苦難之心漸化。而何難爲。若公道哉。

反覆波瀾。皆是對子路。口語中開華神。不臨顏極苦心。讀者其以
平常相顧也。自許
對子路。口語。當於女美。不曰其為人。也。之前。與云爾。之後。若此二
句。前語已通。後語未斷。如何中間有此開工。夫捧入開言。語如此
苦心。精神。真是狂費精神。究竟此二句。題目不曾做淨也。

發憤忘

朱子語

二

朱子語

子四君子坦蕩蕩

父南英

聖人論君子。而取其心之良焉。蓋觀君子者。觀其宅心而已。坦蕩
蕩。而君子之所以為君子。不盡於此。哉。且夫論君子而使論之事。類
之未。則是不可以一端盡也。故必自其心之廣遠而自序者。觀之。則
君子所以致此者。可思也。即彼乎所以為事類者。亦可盡也。雖然。心
之廣遠而自序也。不在一人之所獨。而在衆理之所共。安衆理之
所共。安非至善者為之。至善者為之也。使非有坦蕩至平者。以宅其
心。而此心固已。然而不寧矣。抑心之廣遠而自序也。人不在吾心之
所動。動乎在吾心之所立。致吾心之所立。致非至善者為之。至善者
為之也。使非有坦蕩至易者。以宅其心。而此心固已。迫而不舒矣。蓋
則君子其坦蕩乎。還不至乎人世之延長。而當以至惡者。觀吾心之
太過。亦不能已成之名理。而當以至善者。宅吾心之通。是故齊得喪
總是非。亦似僅與懷遠者。同其襟期。然而安時處順之。人。有在。猶
遠觀之外。若蓋彼。雖萬物不棄之。以為不足。皆以。猶察事理而安
之。以為無可掩。是不過。然以。蓋日用之事。而此心固已。與天地同
界矣。顧富貴。辱。原亦以。便與清志者。同其氣象。然而安舒。養家之
理。又有。清。端。盛之。先者。蓋常則有。委蛇。自公之。從。當。觀其。正。立。而
實則有。亦。易。凡。上。之。安。當。考其。德。齊。是不過。然以。替。分。位。之。若。而

其如脈是以非解之心無有而入也噫古之教何其安且詳也
者頭末細運筆未融內琢磨之工未到彼不能從中轉化由真寓
經句剝似經迹故言其磨而不及其故如是為足以盡詩禮樂則
何以能與能立能成也自語
所見子詩禮樂者不勝其粗說未有少寸幾讀來自無滋味然以
較近日涵鍊則此之能猶近古也

與程詩

卷之二 稿 二 論

民可使由 節
君子之教民也而有不行者焉夫民而由之是矣夫用知之而民
乎不能知耶嘗謂聖人非不欲盡予民以聰明之性也然上與下常
不同其病推夫聖人之時為者而由之其所不為者而不由如是已
矣蓋由之則夫人不能為也知之則非夫人之能為也故古之教民
其法至詳而其德至深若習為淺聞之目者豈苟而已哉齊之以
齊之其法則其化全而知則偏矣示之以範範之可遵則其類而
知則如金其類蒙之不可棄者自六十五方新制族黨之類所以開
其手足者其事甚粗而人上時而鉅焉外此以為非日用之資不能
求多也其秀民之能為士者自鉅鉅數其缺應糾之弊所以創其
教者其條甚煩而人上時而鉅焉外此以為非成業之遠不能藥
入也使其時時之者可以為聖神而備之者不失為寡過淨其道者
違而能融而習其器者一而可守何也雖予以性命之理其決可以
智上而不可以智愚常進而不顧其所安樂言夫形上之事其繁幾
不殆虛而不使人惰實又蕩而不礙其所則民之不可使知也如此
豈是以古之民終身出考入第之塗而已足見王化之醇終身三
教之科而亦何必虛虛以為格致為序至教也已
說一民字則下基上達涵攝應對等道理條隔一層不宜以士婦

民也自新

民字不清則可使不可使道理亦說不達竟將不可使作故不壞等者矣其大自鍊古可愛

式可使

孟子

二論

孟子

孟子

二論

孟子

蓋事之可見者亦端於無名而已夫成功大事若以是為聖人之德
為非所貴也然魏氏錄馬則亦安得而名之也哉且夫聖人之不
非盡以其無為無資者之莫時而龜也吾嘗觀之天矣繫息之
也名天者既窮於無行生者知斯昭回者知斯而卒不能以言盡也
則名天者又窮於有克則天者也當時其成功其文章微弱為舉見
而知之即氏亦見而知之矣而遂可以名克也乎乃其成功則魏
氏錄子其有文章矣夫開闢之終非不肯出於無物而愈詳其
而愈優亦云世之積耳其始非不以為功而後更以為未足也夫成
之為言物各得其成焉耳久道而化必世而仁不朝詳而慕也自
清氣然後事積而功著而竟有難能者矣異日者洪水平田而功
益有大指斯然物太甚者中有所畏而功始物莫能害者中無所
忌而功竟舉神智奸邪共處一朝而不以捷為成其為曠焉也大矣
以不猶天之為行生也凡物可名而道義之功固可以一名盡也哉
或謂見之世亦非盡其性情願理事皆與本加厲亦云趨之漸
漸其初非不以為文而其後乃更以為實也夫文之為言物各得其
理焉事生於所不足物反其所以安求貴本而親用以相資歸德
後世雖廢樂備而竟有桑加者矣後世者頌彬上稱那上文若有

斯然事之可經者緣緣易此而道隱物業太盛者發意盡止而道
 汗果文明輝耀共處一機而俱冥之於其天其為光華也至矣時亦
 猶天之為昭也凡文可名而天文之機用可以一見盡也然則
 竟之德終不可名乎觀天今者觀其時物之行主雲漢之昭而而得
 之不言之表矣觀是德者觀其成功之盛大事之隆而相忘何速之
 故矣乎夫子以言亦上達之義也
 上歸言其德故曰民無能名以歸其德也王謂可得而多者此
 耳仍委率今無名則天不分德業一脈混話皆講盡不通之說不
 謂賢者亦為之

卷二十一

上論

龜
 子

聖人極賢則才而因題思於二帝焉蓋周之才自唐虞而見已亦
 唐虞而始其隆者也此其所以歷聖思於其意曰哉周之才自唐
 唐虞而始其隆者也此其所以歷聖思於其意曰哉周之才自唐

聖人極賢則才而因題思於二帝焉蓋周之才自唐虞而見已亦
 唐虞而始其隆者也此其所以歷聖思於其意曰哉周之才自唐
 唐虞而始其隆者也此其所以歷聖思於其意曰哉周之才自唐
 唐虞而始其隆者也此其所以歷聖思於其意曰哉周之才自唐
 唐虞而始其隆者也此其所以歷聖思於其意曰哉周之才自唐
 唐虞而始其隆者也此其所以歷聖思於其意曰哉周之才自唐
 唐虞而始其隆者也此其所以歷聖思於其意曰哉周之才自唐
 唐虞而始其隆者也此其所以歷聖思於其意曰哉周之才自唐

上論

學天下以與人孰不可任其更張者而乃解其之以佐天下之人
 不必再為旁求之事矣然後更之以歷我周而始其隆者也此其
 駕者存也以水土刑名之位比肩而事主孰不可泰其庸功者而
 竟成功於效姓之後蓋猶然向時岳牧之術矣然後歷世以及我周
 而始其隆者也此其所以歷聖思於其意曰哉周之才自唐
 堯之天將成於劉后稷之宇故既以家傳義德非岐黃之王氣而又
 垂教也唐虞復先一堂者示後世之德故既以千城履心為玉國之
 賢時代而編之天將歸天子文孫之緒故既以千城履心為玉國之
 先生而又若於師解臣解佐佐二代者就其珠見盛事則吾之所謂

者雖蓋非不足於周而致美於周也吾之惡唐虞蓋非以唐虞之盛
 於斯為礦火之絕德而定以唐虞之盛於斯為千古之隆隆也才難
 不其然乎吾今何遽哉

今唐虞之際乃成周差處蓋極贊周才此非唐虞以復可及也
如此見聖人稱許極婉曲人見聖人而題唐虞處則人才極重不
要許可處蓋禹稷契伯益並視召公太公散宜生數人相去何如
學者正不必誇張回復以己私誇飾聖人今皆云人才一盛於唐
虞再盛於成周則徑靠無婉曲作文容易矣身錄
贊周才為主唐虞不過借作襯筆以出人語於群其異人在補夏
商不及在唐虞之前自見刻裁耳後而無甚刻處

庶虞之

成寡然援

45

又南英

為不與時俱謝者能自振持時者也夫松柏之體異故能後凋可以
觀君子矣且天下大弊義大事功決不自振持後凋我後凋之人必共戴之況
有力堅厚乃能歷萬變而自為主張夫物則有然者矣松柏是也何
也凡物之能悅人者必天而為嬌妍者也必脫薄而求謝者也松
柏質序而體嚴無絳色臭味足以娛悅人之耳目也然而後凋必
此蓋不爭天下之寵故能浮吾身之常不競一時之譽故能立千秋
之想是故功名仕進之途君子不與世人爭逐而常存凜然之德
寬之漠漠澹窮之味曲折除隘之苦莫不飽矣矣而君子愈求其孤

下平半稿

寒之樣。你是天下橫其窮而復缺其力。事竣趨避之。使君子不與人
情爭強合。而常有梁柱之危。究之毀譽好惡之口。勢利薰心之端。莫
不改鐵為柔。而君子獨拔其樁斷之實。竹是天下銘其操而印其力。
（右此字下注有切。）
君子猶拔吾也。學術天性。原非周時所立。平居犯類而慷慨臨窮
必收節而死義。而前後自符。即君子非盡孤介也。藝伎豪華抑或縱
儒以自達。既能樂人之樂。亦能愛人之憂。而氣聚於一。猶之盛寒照
雪。知松柏之後凋也。吾已平司其藝矣。虛乎以應虛隙之中。猶憐人
無世路逢迎之。內安有素餐哉。吾計為世人知之而已乎。
胥幹森然。風力元無。不自然其有。甘而不使利易盡之樂。其才
知中平者。然風力元無。不自然其有。甘而不使利易盡之樂。其才

子曰衣敝

艾南英

聖人進賢者不獨與其守也。蓋經說不_不由也。守士也。然而終身誦之則非矣。嘗觀聖人立教。每從人最_不得意處。欲其_不所往而去其所恃。蓋持得之於通達之觀。而與以_不道之大。全其_不改見。人_不謂資焉之。其心淡而忘世味。其意深而_不入。以之_不致遠。守其_不慕。而猶士_不得之定。其_不即每夫子志道懷居。人_不為獨於_不說。孤落_不與由之_不不_不也。衛風之思。深_不難_不樂。則之_不遠。亦至_不庶矣。世有能富貴而厭貧賤者。指足有志士。馬出而羞之。而志士之所未及。故未有限也。世又有驕富貴而語貧賤者。指足有賢智。馬_不譚而_不同之。而賢智之所_不也。又上_不子_不也。二論。驚悟。又未有窮也。然則道之相去。寧有既乎。天地之所大_不老_不末之所小。聖賢之所分。盡在是已。過知得天者。定其基。而因人者。竟其量。則終身誦而不_不以_不減也。由自_不不相_不弱。於無_不言_不哉。蓋就其善不自持之_不愈_不愈。其_不機_不使_不爽_不然_不而_不自_不失_不。就其意中自立之_不程_不。踐其_不勇_不。使_不覺_不。然而思_不深_不。而所_不造_不固_不多_不矣。昔師太_不公_不。入_不不_不節_不緯_不有_不風_不度_不。

南也其無

又南英

聖人評二賢自學與守戒之也夫而賜其學與守之其也如是其
 於得道深之使必有分矣夫于若而聖賢之教內之所以入道外
 之所以負過者非盡於必於一觀也然而視天之所以今我者其精
 運辭公亦有間矣蓋以時衡而與賜而竟其有異也而也其無乎
 道通乎而又廣安也夫而之所以道通者非以其賜我自今觀之
 天不能使回不覺其不能使回終竟也而回以如惡通之天不能
 使回終竟猶其不能使回不覺也而回又以廣安安之是回之無乎
 本道者不與道爭智而之廣安也樂天者不與天爭巧皆自然之符
 而道之所期也夫今回以愚而回受之也夫今回以資而回受之也
 回也吾未見其止也賜其不受今而皆值而德則慶中也夫賜所以
 不受分者並非以其富而多智哉自今觀之夫欲受賜而不受得猶
 其欲惡賜而不可得也而賜業以術衛之人情不能與賜爭智猶其
 聖德中也有心而與道爭智皆聰明之餘而推則之國也夫今賜以
 資而賜不受也夫今賜以愚而賜不受也賜也皆手我然則各有其
 而無天知今之學可以不孤矣吾得賜也而人定勝天之說或可
 分春也蓋雖然回之所以為回賜之所以為賜人多矣哉學者觀此

石拉聖賢之教思返半矣

於整齊處將精神而與道自然協運處尚有微疵當分別觀之
 上節竟不足次節近之而粗淺都是為次節而卒強上節以壞之
 不可為整齊其病亦不止微疵而已若謂此乃近道則道非聖人
 之道矣

回也其

所謂大匠

二
五

父南英

然其所以事君者大臣可知矣蓋以道事君而後為大臣不然亦
 真以異業營濟人主有損大臣之心而後天下安大臣不自失其可
 與之權而後大臣重夫所謂可異之權者何也道是也人主之權可
 以無所不勝而猶不能勝大道二者畏天畏祖宗之實也人臣之心
 不可一有所恃而獨不能不恃天道二者此生與禍福之所與也是
 故大臣之有君也名不貴苟且立功不貴倖而成就其學有以本之
 也而道名之曰道蓋道者事物之統而人政所以繫也仁義自陳而
 無所貶焉而已矣抑大臣之事君也不濫意於法之外不移意於法

有社稷焉

艾南英

幽有以治其神亦仕學之一端也夫不循治其民人而得有以鎮靜其社稷則其事固已微矣想其料夫子曰先王之道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若是其並重何也言幽而併言明則人有所不難知而後先王之道行言明而併言幽則人有所不可測而後先王之道神乃若夫之有社稷也夫人而知之也為邑者之有事於社稷也亦夫人而知之也亦有以事社稷為要馬者乎亦有以有社有稷為仕而學焉者乎為之春秋秋報以求助於冥漠之衆國也至若異馬者伐鼓於社八閭不通則又似有違責之義明乎先王之不欲無功而貪

光緒二十

千
餘

之十千^萬使^不是^執情^命之內使^其氣有^以命^之也。不^得降^之於^道。蓋^道者^志義^之使^而則^大之^以生^也。正^五旬^望。無^所達^焉。而^已矣。何^謂之^大臣^必其^愛身^之者^也。正^已之^盡無^欲於^天下^故能^行其^所志^謂之^大臣^亦必^其愛^君之^至者^也。惟^已之^道將^以止^乎物^故能^無所^解於^其心^不然^則家^悅其^君而^已矣。是^小臣^之所^為而^非大^臣也。不^然則^服勞^其君^第已^矣。是^奔走^承順^之臣^之所^為而^非大^臣也。以^道二^字極^正大^極精^能。但^見正^大而^不足^精能^則得^淺義^矣。其

於下兩句有明化處却不當其上下意理相開處實又不甚親切。

有社稷

大業子新

下
部

君子賢而

二 夕

父南英

新大志古通而發尚質之論馬大制模以爲文才使才天下者過也君子可爲之乎子咸意曰聖人治天下常使民無知無欲故素樸石理淳而天下安其性命之情上脩三代之政使民無知無欲故素樸致末世之行乃是差也君子何以反之哉夫古者工不造彫琢商不通侈靡非工商之獨弊政故使之然也足以至德之世山無蹊隧澤無舟楫雖有什伯無所陳之其民耕以自養以其餘應農天子故士庶而義惠膏露而女重其獄一疇耕一疇廩而雷死而極由上之政教專任賢而已矣復世曰哉善治天下規之鉅之煩之簡之制五聲

使有節扶節王也使有文導之法制禁令故爲宮室衣服大器陳其無王之制後節其無窮之欲不不絕乎足故爲之禮樂以治之則并與其體樂而窮之爲之爭汲以異之則并與其爭汲而窮之其節則美玉食有倉庫其市則銘難濟窮無用天下身賸財貨不足乃致滋訟盜賊愈多而其儒者又取先王之述相與危坐而論之致歎而辭之聚衆不足以以極其便積財不足以號其爲封陰陽之和而追惟命之理由以觀之文不足資也故應以爲今之在上者無如躬行節儉損大用忠使民見素乾模然然夫士之世其飲樂而無辨其

夏衆而無辨乎宇宙之陰不生下以爲何如也

雖用填撫。然筆力蒼勁。陣法簡嚴。自成古書一則。看其用如題
換傳法。依然不覺。

君子賢

君子子稿

丁論

丁論

君子成而

文而

學者持文質之平。不容偏去也。蓋後任質則質亦隨之。廢矣。虎豹犬
耳。直以其粹。裁其質。夏之文。不勝其質。殷則之質。不勝其文。蓋從其
類。則未著。通其質。則宜。禹湯文武諸君子。由以共選也。如必舉文
而盡去之。則子成之。給焉。據於身。庶幾齊之世。可矣。夫文明以止。聖
人所以化成。莫離之交。萬物所以相見。文也。而不可去。或為野為文。
勝之。之君子。所以均得其教也。監惠監賢。聖王之盛。所以立隆為
極也。有乎足。自有辭。於性之不己。以官子身。有忠信。自有威儀。
實於德之必式。以較天地。據終日。而百拜七令。而相見也。不離則已。

君子子稿

丁論

三祥三張。而全。文書文法。而紀也。不其則已。味。是何也。身而不祥。
於非祥何之祥。固孔天序地卑之紀。倫石太固。山龍黼黻之不彰。
又無君子小人之分。而有大過。乃有英侯之欲。從之。皆。石世教。
而虛。舉古不真。必有其利。而食。饕餮而石。石紀。網孔。竹。橫。虎豹
之祥。大羊之祥。不其同。類。而並稱。豈。攻乎來。攻。聖人以是天下之
事。日。信。紹。佩。節。君子以防。血。之。奔。成。子貢之論。則流為任。達。教
為。無。未。必。非。子。成。成。之。也。
一派流水排。不分短長錯。以。吾。少年。古文。法。度。未。深。成。林。元
成。部。不。得。半。截。竟。叶。通。以。吾。少年。歲。歲。處。自。得。

中無情思。止一欲浮揚之詞。以是本領商養處。恐不止陵張
法度未詳也。

林子成

朱子子綱

下論

五卷

君君臣臣

二力

莫南英

政有大經。盡人份之至而已。夫君臣父子之倫。盡而政廢。以如義。斯其義為以哉。夫子告魯公謂夫。事有卑而突切。道有近而實重者。不可不察也。若人者。皆有缺。自履踐參差。而適可以直。故我將猶在堂。陰庭開闢也。請言其樂。是故責難則君父操其重。致身則臣子委其誠。以其道非有奇詭異能也。請以君道言之。君臣選之臣而已。請以父道言之。父子選之子而已。夫君臣之際。雖言其道。係於明良之春。而事係於時。若之陳有昇。卑貴賤以肅其分。有懸繫於來。以通其情。人有家。施不足國。大夫不專公利之禮。以防其微。至於今。而一似有可慮者。有道於此。若於此。莫其紀。即臣於此。止其常。彼彼。古聖賢或能造乎其域。卒未有強乎其量者。夫此說。非朝廷書使之常乎哉。一有不當。不威福。倒持之禍。至不可測。有是哉。君臣之難也。夫父子之難。雖言矣。兩全於作述之先。而交伸於慈孝之常地。近則有溫情私親之嫌。分尊則有精防離間之端。內卷則有一居匹嫡。耦貴凌貴之疑。里於今。而一似有可慮者。有道於此。以父於此。盡其則。即子於此。致其分。從古。豪傑有具匡濟之才。而終不能釋庭闈之歡者。夫以執事人。世庸行之故乎哉。一有不慎。而親愛賤惡之遠。漸以生禍。有是哉。父子之難也。君試思。自有東海以來。其間君臣兄弟。難而治者幾人。

使其盡無歡也。則夷鳩氏之國至今存可也。若誠思自太公陽虎以
來其間父子盡通以相承者幾人。使其盡無歡也。則仲父之烈尚有
數千卒之且區釜鍾之數無禮以己之而陰移國運於陳氏。至於諸
子之不割。而以與乎某人之欲。君臣父子之間。何多戾也。乃其君臣
相率而揮涕牛山。嗚呼。又何悲也。
平理常為亦有荒公憤自許
老橫之氣。千里在望。但未免菲薄。亦樂生癡術。平故文章。必須五
卷。長江波微。亦兵堅之極致也。

艾千子稿

丁未

君上臣

仁。民聞也。非達也。

賢者以解為達。聖人証之以聞而已。夫未言達之如何。而但知以解
為達也。夫子之致辨深矣。其意曰。天下聲達之達。未有不與夫人之
精神相報者也。是故居實者。能格天下以實。而名虛者。亦能感天下
以虛。若子所云。邪家必聞是也。何也。人心不可枉也。而亦可誑也。感
應之地。大矣。與大惡存焉。而學者當觀其所會。吾身不可蒙也。而亦
可歸也。真偽之分。為己與為人判焉。而學者當慎其所趨。乃若于所
言是聞也。非達也。行著者。邪家之聲譽。則亦聲譽已耳。而達之用。未
許。所志者。邪家之譽。則亦志在聲譽已耳。而達之體。未立。夫人學
術之未精。固有終身無達之達。而不知其不足。以類萬物之情者。
則邪家之聲譽。有以按其始。而古聖人語。於虛已自治之方。而
不敢要一日之譽。夫六德和學。矣。子而以聞為達也。不亦悞其行始
哉。夫人本統之不存。固有終身受物情之推。而不知其不足。以為中
道之學者。則邪家之聲譽。有以蔽其終。也。古聖人語。於與夏道
學。也。時而不放。此宗氣之思。夫六德和學。矣。子而以聞為達也。不亦
悞其所終。歟。蓋世達之達。豈可和。君子不必取於人情。而但期
於終之無愧。然卒未嘗不操歸仁之德。特其親邪家之聞者。要自清
分耳。直達之人心。不容其味。君子非盡却大惑通。而但窮善行之家。

行夫味後先操千里之應。此其去邪邪之謂。功亦倍數矣。夫理有微
 是而即非者。期於開即開。期於達即達。最者事之介。學不以持見也。
 事有反觀而即是者。知其為開即知其為達。反者道之妙。學所
 以致辨也。子宜有以斯時矣。
 則蓋精工一字不能增減。不肩。道而不足。字非字。極寫微然。
 一宛在水中。水亦在。
 只是寔做題意。則語錄自釋。幕後。前則題意無着。而語錄亦微。
 作家詩法在此。

東子午為 下 月一

君子以文

君子為仁之全功。而豈有所自為。夫國文得友。朋友輔仁。君子蓋其
 取哉。非學者日近正人。日親國史。則非僻之心。自消。故事有用力。
 於時。而成功於後。子則君子之國文。取友而輔仁之謂也。而以文先
 之。則也。聲氣非斯文之成。則不。萃居非講習之業。則不聚。是故萃
 聚州處相輔。以鼓相。比以詩書。終其身。歲為修焉。息焉。將焉。聞其
 耳目。而一其心。志。初若無意於仁者。然其法循而無過。其道遠而
 不窮。便習之者。常固矣。而悟虛而融之者。每由粗以入。化其居恆計
 論。見勉強。則思之餘。規矩。傅習之。皆所以事心。而致吾於終。志日

東子午為

去就之分。所以體仁而廣其持法。愈廣心。所以愈全仁之順。而
 成之。夫無朋。遂其辟。雖解。廢其學。而仁之存焉者。寡矣。而持習者。先
 王之法。言。其開者。先王之法。行。而仁之存焉者。又寡矣。蓋其始
 也。就之以燕閒。修之以禮樂。博之以遊象。而誘之為學。其能也。父其
 成。言義于其子。言孝弟于其長。而行之為仁。斯謂君子之取友也。

東有微而開妙處。亦有粗而未化。處分判觀之。自詳
 文與文。其仁相問。若處難。其仁已自膠。一。大氣亦高

秦爾所知

艾南英

秦龍其人者知之為知之而已。天下有一己之明未盡而思以盡天下之士。彼先天下而舉者。舉所知而已。且夫發賢之舉原不責其耳目之所不及。而故責其耳目之所及何也。知其賢而使之。若連相值而不必加之意也。則天下之人亦何自而知其好賢之心哉。事也以知賢才為難乎。夫罕居一邑則直諫端方之士未始不澤之。連連接見之時。而聰明孝友之賢亦時觀之。諫諍之士未始不澤之。之知於爾者固不少也。吾謂為罕者不必避秋門之嫌。以須家燕之。而致欲盡一己之明。以作廉素之招。果其才智所敷。足佐罕以勤

秦爾所知

下論

結則司衡者豈必以知人為累也。知之既為舉之亦為。即爾所知及而於明道公之堂從必開矣。果其德望所隆。足佐罕以舉。則受知者未嘗以先家受知也。知之以識舉之亦以識舉一人之私。而與倫情所推亦盡是矣。此夫國家之事。非可嘗試也。天下豈有失之疎遠而未有不得之說。逆者非其親。雖其親信而任之。然後知大臣之舉身於其途。而不為疎戚之喻者。良有以也。又況夫知人之明。非有舉聖也。天下豈有誤之一朝。而未有不得之生乎。非其素習。其龍舉而見之。然後知大臣定其海。察安而即以故交為援者。良有以也。由是則舉有賢才。而不以為累也。何也。罕之明足以自信也。有士

秦爾所知

若不用罕之所深悉也。由是則舉一賢才。而不以為累也。何也。罕之明足以自信也。強不知以為知。亦罕之所不敢也。況德財而有人之所知者哉。夫有保伍布衣。蓬室無室。環堵相連。處空不啻自甘。道著筋脈。處不在多言。舉或有當於心。後以出其其繁。公

尼行言

父前

君子言行之惟有見於無道者為大無道則行可為也。不可見也。
 雖而已矣。止上君子不寧言無道之世。至行明晦。左則斯已。勤矣。故
 誠有請於公。深者以行於世。而後何。故其政清。其言而具。其文飾
 其志。而修其辭。以全也。吾觀之君子焉。夫人之入。吾有為。其操錄
 其介。以維天下者。而後以仁義。誠。之。言。而。之。君子。見矣。則
 斯時也。行可見也。而言可危乎。當時錄其辭。而後我。其。於。朝。則
 其。彼。則。斯。世。之。精神。何。所。為。哉。天地。之。氣。欲。盡。而。多。以。其。行。歸。之
 主。於。然。排。而。不。能。主。文。而。矯。錄。言。之。者。無。罪。問。之。者。以。戒。而。道。達
 之一局耳。以天性。孤行之體。而我。且。與。世。人。混。其。政。法。則。一。身。之。名
 義。人。安。所。逃。哉。見。神。之。貴。義。道。而。吾。以。其。行。盟。之。至。於。所。聞。則。抑。顯
 精。見。則。微。志。隱。而。味。深。婉。曲。而。多。姿。亦。才。義。之。獨。喻。耳。夫。人。燕。窩
 之。婉。轉。而。不。能。以。諧。世。者。有。之。矣。當。吾。世。而。江。河。以。候。之。風。無。所。任
 是。道。往。則。為。真。狂。獨。行。則。為。真。節。而。已。顯。其。振。勵。夫。人。節。義。之。歌
 辨。而。後。刻。以。取。禍。者。有。之。矣。當。其。世。而。微。影。則。榮。之。道。固。有。在。也。則
 刑。當。者。天。道。之。公。錄。錄。觀。者。忠。厚。之。公。而。亦。用。其。機。權。使。諸。侯。太
 矣。則。安。行。吾。之。說。而。天。下。萬。世。共。推。其。無。已。甚。然。以。視。有。道。之。君。子
 其。心。倍。苦。而。其。功。倍。大。也。已。

名力可憐。但夫華一二生。終則不澤矣。以澤古二字。所以難也。許
 斗文。語弱。不是。主。乃。於。俗。句。開。耳。然。一。病。却。小。無。道。之。尼。行。發。解
 不出。至。言。孫。尤。不。切。以。夫。子。自。序。春秋。義。例。非。本。也。也。

尼行言

定子子稿

下論

二上

君子道者

文蔚美

聖人論禮道之難而歷舉其要焉夫處而言仁知勇易也至誠之
可憂可慮可懼之塗而窺視矣夫子難言之也曰夫人之論君子者
當觀其境之所與以終其中之所存世不察而妄以君子之名與人
於是人之所以自命與天下之所以命之者皆不得其真則未嘗反
而思之也丘也嘗以君子之道自擬矣君子之道原於性則一而終
於用則為仁為義為勇是三者各執其一而論其用則終不得其
焉自以為能者何也則以是三者不獨以百發未起觀虛譽之榮也
乎居自命非不勉然可乎而臨事不免足疑而求植則形足勢屈論
是君子也

論

君子者行不子也抑是三者人不詳謂心境無形姑外備此懷之象
也焉情義物非不自此安舒而中情不免惶惶而周張則外強中乾
也君子者所必察也夫彼仁者之名可謂也至誠之以可憂之塗而
復知惟仁者能不畏也夫彼知者之名可謂也至誠之以可慮之塗
而復知惟知者能不惑也夫彼勇者之名可謂也至誠之以可懼之
塗而復知惟勇者能不懼也於是者固肯定之思也臨變而見仁臨
變而見知臨難而見勇屹然應變之塗而不為物境世累羅其人也
第我既無其用則不敢居其體若夫者非學問之所強也防憂而憂
防勞而勞防懼而懼至誠不違於性中而終遠自然世或有其

人哉而我非有其性則亦不放居其名然則世之以仁知勇自名者
豈以仁知勇之名予人者胡不於憂懼惑之時而觀之也
憂懼惑乃以粗驗精以用為體今乃空虛謬悠為無仁無知無勇
之說何也胡夫中推陳雲怡先生一行可倚予不敢附同調以作
先生功臣可也

為無仁無知無勇之說固是錯然如文中所指却人太粗淺恐聖
人時對劉委感懼的人不止以舉其所謂不憂不惑不懼力量亦
不止以此後一此化入身安自然去却又過火聖人言二者為君
子之道正為可學而至者故云以自責觀人耳若生安非學問
下論

下論
所強又誰他做甚

君子道

君子恥其 一句

又南英

聖人表君子之行。所以立言行之極也。夫物之言行也。君子常欲使行浮於言。而不欲使言浮於行。非但還得其平而已。與言浮於行。則終為己之爭。猶有言行兩者而已。願言揚而主。故行定而主進。此有餘不足之態。而自足也。君子致密於允悔之途。而忘其極。極之終。將何如。而為心者。蓋害其言焉。夫言而切於言。則非君子之心。不可不為。君子尤有進於此者。何也。夫人之易其言者。以未嘗有羞惡。悅之悅。使之反。而自思也。非道德而故。張為性命之語。非強辭而故。大為指責之狀。凡無本而襲其末。殊力而修其外。一

廉仙而飾其金。此皆為反躬之疾。而恥之所集也。夫恥從心之有德。而不恥。充美之盡。則虛言無定之心。即穿窬是人之念。故誠言以恥也。動而為言。為行之基。且矣。故人從而過其行焉。夫行而為也。行而敬也。非君子之心。不可不為。君子尤有進於此者。何也。夫人之委於行者。亦誤執夫中正和氣之說。至於還而自足也。非常之功。必有過人之事。而後可以克厥厥成。既依之德。必有過人之勞。而後可以獨立不懼。凡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此皆有實之而石過之所成也。夫過之名。與不足相也。振行之極。則必踴焉。以至於過。誠後式焉。以用其中。故勵行以過也。過行而言行符。言行符而君

君子恥

下

君子恥

君子恥

學之德成矣。然則君子之於言也。不敢修焉。而為任前之失。而其於行也。尤難進焉。而守鄉居之中。可以得君子云。

用平行一層。觀策出和。適用惡不同。是有惡惡。正謙和。過而欠細。

孔子四非

艾南英

聖人指為倭之說姑示其所疾而已夫不自辨其非倭也而持曰倭疾固也美婉辭以見志也且夫出處非人所與也周應於世而固神之德歸焉吾夫子用舍行藏之概未嘗輕以予人吾可知已而世固疑其迹而非之則又有所不能以自明者故於微生畝之說而婉辭之曰子謂丘為倭也乎哉立不辨夫倭也此亦非敢為倭也敢為倭而實持之者其志專在持權時非敢為倭而運似之者其中必有巧焉是阿也夫人之志行不特成於心之所好而不成於心之所疾世道之隆污倭者固別之以國通而問者亦收之以膠漆焉立今日之說

孟子二篇

下

孟子

即日以倭也夫復何言然凡人性之所就出其中之誠然則雖予以天下之至污而不辭而立其似之故非敢為倭而若為倭也五美於南有深祥也據立今日之說即日以倭也未必不可自解然君子般世之苦心胃夫速之不趨則雖予以天下之大患而不避而在顧焉焉故似倭而實非敢為倭也五美於南有深祥也據立今日之說即日以倭也未必不可自解然君子衛朱嘗不戒斯人之是然自立視之以魯世道之論亦而未必其為堅而為孤竹東夷之子未嘗不贊乎人之善然自丘惡之或則也丘之在陳之而但能受心之所先至於今而人之目丘以不倭也丘亦

任之而但能辨心之所非然則丘豈敢為倭者哉今而後固也倭也

每亦兩存其是持天壤而立孤行其疾以為世道助而已矣
或道姑題辭如以婉折潔清而自不倖
兩句一辭一任一容辨一自明是非豈然難語其宛轉不滑用一
錦雲

孔子曰

中二比似。讀似。疑似。婉折。清辨。非老手不能有此。自註
知字意。尚可多作層級。其中其旁。以佳有境界。此只
然。筆意委曲含融。踈澀不即。已成自佳。

知柳下

有所以出義者。惟其疏而已。大事固有合於義而從之。或以作物時
君子之疏。尚若書謂聖賢與事。每不惡吾之必遂。而紀天下之不義
何也哉。卒然而期非常之則人觀其始。未見其終也。已抑挫其心。幾
確然而為斯條之狀。我任吾見。人各奔其見也。必阻於其外。要其間
有妙機焉。次義註為若四時之推移。而變人於平日之會。以授乎事
機之自達。平氣御物。若春和之謀入。而中人以精神之澤。以習乎人
情之自安。蓋君子持世。不以才石。以德實使天下享其利。而不賊其
害。君子奉事。不求勝。而求勝。常使天下飲其名之正。而人享其德之
厚。

史子子

一、

4.

-297

以成之

一、

艾南英上卷

有期以成義者非信莫以也夫義非信不成而君子有不期信而信者故君子之義而信嘗謂之于衆乎寧不期信而見疑於天下無
二動之為害而慮夫既動之不可復也則夫成敗之法固已粗毫莫
察矣現其所謂義者而能以無信相習哉是故謹行矣孫出矣而猶
未也天下有欲為義而棄馬者矣無以要其終也天下有欲為義而
強焉者矣無以存其誠也古之君子既已許於人則後日之所行將
得自欺其言故其受祿不吝其受罪莫吝其士之君子既已許於心則
終身之所行介然不欺其志故不以無義改節不以存亡易心天下

是子子

下

當時無借資帝王而後事皆

彩道之素雖明皆有未易解者其政帝王之事則為後世之所傳賞
 諸子曰彼雖有所成終非吾人之所謂成也吾誠無所說於心乃可
 以相齊耳與仁同功之德既無如無仁同過之為任彼天下成敗豈
 素雖堅賢有不能必其後者矣故時勢之窮或為任士之所短或為
 吾曰吾人之所謂成不必如世人之所成也吾苟無所說於心終焉
 以相觀乎天下有正心誠意之君子未必功見名立之君子乎蓋
 素雖明其有未易解者既無所說於物而待臨時苟且補救之術
 既姑為盡則命其舉抑豈于夫居居肆行等無所應於外而用
 後世權以災通之法故處始也有規而遂可必其成也有然則哉

之有體疎也。條數善而事有相連義之有信也。貫始終而體無不在。

信之於義重矣哉雖陳義之有禮孫信君子未嘗自知也君子建
 綱維綱者其一體也也行也也義也也不知其然性也養脩而名路焉人與之不合
 則不知其為體孫信也猶主而美者人與之容不告則不知其美也
 後世失其詳乃曰君子之成也必以信大義體孫信皆後天分別之
 名政如仁智一體而山水動靜之與象天命一際而五帝有行之異
 哉夫子所言乃由仁義行後世所詳乃行仁義也以美非義內之分
 石安勉之味也
 萬華侔爾亦應亦所以之辭世無所不可自許

第十病

一
論

石火

朱子謂信以成之是終始誠實以成之一事却非走孫以出之義
方信以成之也。此言信以成之句。雖舉在末乃有徹始終道理與
上句有別然信以成却須到成終乃見。若云見其始即可令其
卒其始有規可必其成有候則併在義以為皆一句中了却矣。
看註云以為背幹行之必有歸文士之必以是遂成之必在誠實
可以為回必有回必以之在外指示用力之詞故回君子之道非
順美生安之君子也。結意惡探而求詳本字非是遂以出後方
言以成之句。由仁義行與行仁義乃安施之辭今曰義外義內
之分則尤落難說矣。

有心動其愛者故君子樂得其道也。蓋禮樂以養人而愛道著其先
 王立義之端如斯夫。且古者使士之法掌於大樂正而人為之依歸。
 之節。晨夕之辨。自或養以至練身。非夫自人親之。左以為之依歸。
 之端。而不知世皆以養其後。將乎中之德。今內然舞端而不已。有
 致存焉。故先王亦何嘗有然。示人以道而教之所余。諸人於耳目
 之全。不道之數。歸焉矣。亦何嘗有然。持人以愛而氣之所融。飲人
 以冲和之化。而愛之念動焉矣。反情以和其志。此類以成其行。則易
 直慈謹之心。生而復剛。剛傲虐之習。棄陶石自達。今日之背于國也。
 是二二焉。

自之民。帝也。情深而文明。氣盛而化神。則中和位育之理著。而後天
 運地載之義。盡矣。而不覺居心之廣狹。同胞與之自來也。吾觀光上
 德建樂行。而陳常立極。以為足祥庸之樂耳。乃其效至於刑殺。猶疑
 辱任教化。常不失其忠厚之意。此亦任德任刑之所自分矣。夫君子
 不從以而知愛也。已吾親。君子耳。目。聰明。而血氣和平。以為是治
 之樂耳。乃其效至於移風易俗。天下皆寧。若齊一世於康阜之域。從
 而仁壽。鄰天之所自列矣。夫愛人亦從以而至極也。已是以標切之
 則不為。如慈父母之心。若生二南雅頌之世。慷慨之事不萌也。
 道以解常樂之累。若見風悅歌舞之休。人武域而猶行古之道也。故

如共禮樂以俟君子哉。
 學道二字不專指禮樂而禮樂亦在其中。稍別脫言之為是自修
 講學道所以愛人處極有體余弟君子二字為大橋籠分明耳。

君子學

又南集

٥٠٠

好
介
類

學，上不學之能，致狂不狂都無所發明。

好剛不

一、
論

10

父南正

天下

疏

遷居故宮身中清

大南英

建民之成其情也。有所以曲全之者矣。夫必隨居放言而後能避世之
 弊。身必所以身中情也。予且論建民於商周之際。天下非無道之
 世也。予且論建民於商周之際。天下無道則人之無志於學者久矣。蓋必行其身而後遠哉大
 惟上之人未有棄學者之責而學者必欲達其志以成其情。則必示天下
 以無不可用之途。而後天下始能無意於廢也。夫子謂處乎夷遠
 者也。曰。今觀之矣。遠之事不見於舊傳。雖不知夫子之所謂者。而廢
 之事則至今能言之。蓋其時君臣與廢之端也。必使其身之不閑。
 以明其志於商周。而後成其情。蓋其時六父子疑以之廢也。必使其身

之不用以明其志於國而後成其情則其能復其身於朝廷之上
幾計惟有隱居而已則其能復文其言以裡斯世之求哉計惟有就
言而已隱居哉言而後天下果以我爲無可復用也而我又有不歸
於君臣父子者哉則則已今乎道之清已而天子之謂康仲與漢
也表而出之曰隱居哉言身中清遠其言若深思夫古之人鮮其志
其言以康身如此也味其言人若深思夫古之人必待所其遠
其身而後能潔身如此也然則天下所常之有當其亂則世之所求
者非言行也雖言有倫而不足以達世當其治則世之所求者五
行也故言必就而後可以藏身也夫子爲斯世之思與

虞仲夷逸之說與與紀世不同夷逸大無可考惜虞仲之說以仁之作法巧結構嚴非老手固不辦也。自許

的是虞仲夷逸之為逸的是虞夷之應居故言此老手分明處第

苟有廢中程力題中截去則頭尾化界分毫者注身中清體

居廣中權故言則應居故言身須截破而後落身中清身中清

則合承應居不合并承故言今一采併入中清說則廢中權勾竟

刪林矣此正作法不巧結構不嚴處是故以老手賜過也

總序

三

無求傳於一人

又而英

用人有道。充之以若使制焉。夫人各有能。有不能也。如之何求傳於
 人哉。明則伯禽也。若曰。明王之用人。下不惠。夫不才而上不為。
 通才夫不才者多矣。不才者。通才者。慕矣。不可必也。度德而授。
 德量而授。則無求傳之道。實焉。吾聞。明求於人者。人乃巧。巧於用。
 拙。詳於求。人者。人主。拙於用。巧夫。才有所難。強而適任。之人。臣之。羅。
 也。必。材。以。致。其。數。並。賢。不。能。通。其。官。牛。日。子。之。之。司。則。然。
 也。差。其。一。人。者。而。能。盡。方。畫。圖。應。於。多。方。之。務。唯。是。相。材。質。之。所。
 也。

卷十

論

卷十二

無求傳

工倕之巧。不以兼其職。誠知通才之難也。小於倕之
 言中情事。便然有餘味。不必其說之長也。求傳一人。與
 有別。發使言人無不可用。無求傳言用人當盡其長而舍其短。
 澤流者。

執德不弘

艾南英

世有局特重而風特守者。無為貴士矣。夫執德矣而不弘。信道矣而不弘。其說不悅不信之人無幾也。人安足為有無幾。夫士之無幾。世也。非其無得信道者之過也。即稍有得信道而其人無可探求之。則亦將得信而無成而已。古之君子以其身係所信。所信之任有之。以為重無之。以為輕何也。則執德而不弘。信道而不弘。其父也。大執德何以貴弘也。進而求之一時。一校。不以竭其公謀。而但為小利小害。不以動其心。蓋持大其所受之氣。以達於外。有物焉。先則其重。待其所以資之者。而已。其信道何以貴易也。性情之理。通於中。而義

重十千

論

重十千

論

程主

馬則必居之者。降功化之。感入於微。而執德焉。則必待之者。後是將。際其所考之境。以進於微。學有物焉。先明其趣。樂其所以安之者。而已矣。乃若執德而不弘也。入其成而不必竟其量。雖意近實然。解而不之訓也。必置必盡。無可執者。我均受文武之統。而議大議小。從其中。則儒者之政。既無以盡收其利。而何以達諸家國天下之全。其為極也。猶之乎山而已矣。信道而不弘也。涉其隨而不必樂其。其為極也。然形勢而不足據也。必置必一。無所信者。我均共聖。而事而達道。無其於其。則執德之介。無以盡其守。而何以當。其為極也。其為有也。猶之乎山而已矣。夫執德不弘。以為念於

不執之人也不執之人不足為有無。若能執焉。庶幾免乎而猶未也。

則執焉。不可以不弘也。信道不弘。以為於於不信之人。不信之人不足為有無。若能執焉。庶幾免乎而猶未也。則信焉。不可以不為也。極之道。任至重。校不繁。於校。極之。夫學。其。其。故。不。以。一。得。自。止。然則君子非徒惡夫執為小人也。亦惡夫不執為君子者也。文亦不苛。但板而欠。圓。輕。治。一。分。為。佳。自。許。未嘗不圓。未嘗不輕。治。若執德在。體。道。有。得。上。看。信。道。在。尊。關。上。看。以。無。精。切。理。會。只。腳。落。執。德。之。誤。亦。不。可。謂。不。苟。也。

執德不

博學而通也
以所在求仁。今外內而一之者也。夫學問外也。志思內也。不可以偏廢也。此論內外相成。求仁如求。而仁有存作者哉。非夫人之心肯能自見其心之所已心之所寄。皆以人心之所同者觀之。省之則亦以吾心之所獨著無涯涘之理。人心之所同者。事於義路間。始而文而已矣。吾心之所獨著。志以經之以法之而已矣。若是乎學與問之不可以已也。然天下亦有錯意學問而無當於仁何也。弗不精無以廣吾心之蓄。月不切無以收吾心之獲效也。若是乎志與思之不可以已也。然天下亦有根神志思而無當於仁何也。志不篤無以守學之約。思不

博學石

7

1

父南英

論英民者是其言而已蓋能照民之心而後能勸民之力也信可不務乎且昔者古哲后之治天下也身嘗不任民力而統一豈要以食節事時民集事初功以尊親君上而信實先之是政君子務此至是也何也信也者出之以惻悌而行之以至誠也豈不能遠民以無為而本以信則民至之民則上人之精神著矣抑或者言信以規利而致富得節要義之意則上人之精神又著矣後職之日多其力實以救世也之民樂其政和以親非後回擇可不勞也夫勞有君民之實德焉則罪戾民以奉君之私而歡鼓舞樂之故上下之孚當時奉天子千祀

子伯玉引時君并為君之私否其意可也

之以憂此味之易然憂大和無不洋溢而靡散疾視者此臂指之模也信不足而後可證然始也非徒回無弗民情也夫勞有吏民之實心也則罪戾民於居始之初而亦由開誠盡觀其施之至當時動之以訓諄誨之以教感其從容以究信服而無敢強阻者此時哉之極也信至是而後可論更張也蓋民之服初也不過師而行役而養君以自安之事故公旬有期力役有羨守其法而自之而信已行猶民使感之中上之使下也時有達成勞遂而惠惠以通下之情故由種其妻需飲水其功若逢其趣而布之而信宜同於家人父子之節內是要其常勢之窮雖至去食去兵而可與有立基之民心之句

信謂上下相孚。不專指上以信勸下也。信而後勞。謂平日交孚。可以使之非謂勞之以信也。世以上以誠。勞下而民信之。信字要緊。未的。而後節次。亦未見盡然。

君子信

其止於至善

文行其

學有研至止其所而已夫至善者明新之所止也止其
 人之事畢矣此大道則於至而已其道而不要其
 達而達自以有至世至序而非之或夫人之學不然夫人之學以善
 善明且新矣不復有明且新者以爲之則內之無以盡己外之無以
 服物夫內之無以盡己外之無以服物不謂之明新何也則以
 明新者道之德澤也高卑大小之相形是有既哉則以明新者又道
 不致詳也既而詳之而不辭時能使天下之事之最精者通相形不
 始見有至焉有不至焉而至者善矣故心有明新莫若示其所域不
 至於是乎焉

至於是不止也不高得以前小自終幾滿武而後有不足頌其勤思
 者矣夫夫之有待者通作之而不窮有至焉人更有至者焉而至者
 善矣故善無常期不能定其所域即至於是猶不止也而何嘗以達
 大和境哉況序而上猶有可增其力量者矣蓋三代以上之治出於
 學三代以下之治出於才凡一切善且之圖宜復未詳於人也
 無之有本推之有漸而後無礙於其化如是而可以止矣若猶未也
 則猶難乎後世雖治之圖也苟有其宜必聞其聲苟有其偏必見其
 弊也一切移行之化宜復有資於繼位也哉在上美政在下美俗而
 後無礙於其事如是而可以止矣若猶未也則猶難乎後世雖治之

學也此大夢之道在明上德在新民而又止於至善也
 不作時文然知德然於本分中亦未盡入細須洗滌二三粗話耳
 明切此理處亦不可廢
 未見探明切見理之言即明新界分亦分畫不清不止粗話當洗
 滌也

在止於

知止而止

又有人

論知止者究之於其所行乃夫如是而知之非即如是而得之也定靜安慮通相能而後至焉止夫明德新成之止於至善其始也必緣知而入而後至其所以止也後不為虛願所磨而定有以能夫德業之全始者有可以一蹴至者有不可以一蹴至者何也善如其如是而止於明德知其如是而止於新定其規模而從事焉於是若學之至而心有祈期而不亂也是知止而後有定也此可以一蹴至者也若夫明新之學其處者在性命隱微之地其定者被人生利病之則古今之變事物之故特欲得之必先慮之將欲慮之必由

人本

定而靜焉而心無妄動乃可以歷萬變而不擾人由靜而安焉而心無於持乃可以涉變次而不傾然後由安而慮焉而不以周章之神混其察之理而後得其所以止也此不可以一蹴至者也然則知止而有定者先明乎此念之極故百家之說不泯而流其趨定而靜之而安之而慮者皆是乎自得之說故慮應之交從安而中其靜欲止指至善者可不思哉

人本

知即自然定靜安慮而得故朱子謂定靜安慮得五字是功効然其不是功夫節目非謂憑空了悟可得言其功夫即在八條目也物格和至則知止矣意誠以下則皆得所止之序章句然自分明明所到處而得此處最難進亦就五字功効中說到地位難非特處與知分而得功夫也若論功夫則全是物格和至不可一蹴而至耳今大謂知止有定可一蹴而至已失其理而謂定靜安慮不可一蹴而至待斷足自得則是知止有定功夫輕而一定靜安又分出三節功夫到處又分出一節功夫及以為至矣况其言知止有之可一蹴而至則所謂不可一蹴而至者將在靜字

人本

程朱

知止而止

分別功夫起乎直指之或離而後繼義可也

致如在格物

文南英

論致知者審其所在而已。夫致知雖不先格物也。而獨不先格物也。則則外而主於心之辨可知也。且夫學者果有所持。持本末之源。則則雖格物之事。可以進行。而無礙格物之說。學者所為。忽其進而。懼其勝也。故其止致知而誠意正心。是知之將格物以廣之。則名蒙何常之有。以為則則則。為精則精。是知也。停格物以養之。則人心何常之有。以為無所害。見宜以為有所害。則致知特致知。而以為先格物。則其說不免於有偏。致知而以為在格物。則其言乃可以無弊。是故疏格物之說者。謂聞見之精。不足以達無方之神也。雖然。則見

卷之六

大學

致知在格物

之主要所繫乎。心也。致知格物。皆宜明。不格之物。理然。若能格形其之倫。則雖不致。格格物。而本皆不在格物也。疏格物之說者。謂虛靈之體。本足以通天下之故也。雖然。虛靈之用。安所寄乎。向也。端度於隱。然而格之事。物。然後能克。克則格之愛。則雖不有事於格物。而本皆不在格物也。是則格物之說。其說之與。歸於致知。而偏陷於宜。致知與格。而偏陷於格。其為引。其一也。若不先格物。而以為在格物。則雖格物。皆不格。格古之勞。聖賢之言。又其其格之可行。中。格之而。致知。則非。道。與。上。聖。之。清。道。而。御。其。其。其。為。有。物。一。也。不。先。格。物。而。以為。在。格。物。則。雖。偏。陷。因。為。二。有。旁。通。之。法。夫。然。後。詩。書。禮。樂。皆。聖。人。

新有之。而正心誠意。不為宜。虛無用之學也。後。

如以者。格物。可謂得本末內外之義矣。然致之儒先正理。為隔一皮。自作。

知與物。致與格。是所不聞。事。故。不。言。先。不。言。在。看。下。節。云。格。物。而。後。知。是。則。格。物。未。嘗。不。明。此。文。以。內。為。本。而。以。外。廣。之。義。之。則。格。物。在。致。知。之。末。矣。然。格。先。正。理。不。言。千。里。至。止。隔。一。皮。哉。

卷之六

大學

致知在格物

致知在格物

致知在格物 其二

又新義

格。致。知。在。格。物。也。大。知。也。物。外。也。格。物。以。致。知。而。內。外。合。矣。大。學。謂。致。知。在。致。知。矣。乃。使。知。則。何。在。夫。人。心。之。知。虛。與。實。相。涵。者。也。日。以。其。心。行。於。萬。物。之。中。有。主。焉。以。使。之。皆。奉。心。之。故。物。已。其。在。格。物。乎。物。未。必。有。主。而。之。知。形。下。難。若。約。之。無。佳。非。道。是。故。聞。見。非。定。也。中。之。以。虛。實。而。所。通。無。不。親。虛。實。為。本。也。補。之。以。聞。見。而。所。致。無。不。滿。夫。人。初。而。聞。一。其。大。而。不。能。名。一。物。於。此。是。致。明。耳。目。之。用。有。自。來。矣。六。合。以。外。存。而。不。論。乃。月。用。事。物。而。猶。有。不。切。者。乎。明。天。之。道。察。民。之。故。上。古。聖。人。有。神。明。焉。精。而。究。之。夫。亦

金。一。篇。人。思。而。不。忘。發。展。食。不。若。也。而。未。進。以。道。於。此。凡。然。方。制。遠。之。略。有。通。格。之。意。五。之。事。項。而。無。益。乃。修。己。治。人。而。猶。有。不。居。者。乎。格。戒。以。明。其。體。多。歲。以。大。其。蓄。近。古。聖。人。有。述。作。焉。考。而。後。之。夫。亦。愈。知。格。物。有。婉。曲。而。論。我。之。懷。切。切。之。其。不。相。遠。久。之。恍。然。有。格。字。焉。載。筆。木。此。猶。以。親。其。志。而。忘。存。之。思。通。焉。所以。先。而。靖。之。慎。也。物。有。煩。重。而。未。竟。之。事。切。視。之。若。通。於。遠。久。之。其。非。存。養。著。焉。焉。致。明。要。由。以。習。其。數。而。德。性。之。基。定。焉。所以。却。昏。散。之。致。也。望。乎。三。載。以。上。其。易。致。暗。焉。精。上。其。志。無。不。窮。物。理。之。旨。王。微。禮。儀。樂。多。利。美。格。亦。無。不。學。問。之。公。卿。宜。其。習。履。通。達。強。壯。而。不。退。也。此。大。學。之。隆。

此皆誠要語。此亦程氏熟讀或問自能辨其題味矣。

致知在

大學

身修而石 三句

艾南英

修身之所及而明德之事終矣夫既以格致而身修而後家齊國之治平又因之世所以能明上德於天下也子大學意謂古人欲明上德於天下而必極其所及以像其身何也蓋自身修之先而後之則常究其所始自身修之先而後之則常極其所終則夫修身者要有衆善之所集而六斯人類揚之所由廣也原夫大人學必以及物為功而當其為知為意為心則國家天下無從而見之也殆夫身修矣則由理而達於事而達於內之精微者始確然可所以立統物之宗且身修矣則凡事而成於致而後化之舒徐者亦庶幾可思以極

六

六

大學

修身

動與之能拔十人持其身不修耳夫身內格致誠正而身修也向者曰修其身則備有功力之可事也身修則無所事矣無過言無過動轉讓身而耳濡目染者何人吾未見其精實而定而獨有衆善之不問者是身修而後家齊也向者曰察其家則所待乎之為勞也家齊則無所勞矣志可若積可長行環家而足則是成者何人吾未見其誠有改而獨尊極之不化者是家齊而後國治也向者曰治其國則猶覺繁錯之煩也國治則無所煩矣官不攝士不滋祥環國而為焉為慶者何人吾未見其六師章九校修而獨有時強之未泰者是國治而天下平也而推其原則惟有身修是以士人以五方之風氣結

修身其剛柔燥濕之宜而克期主弱之德澤而又推其原則必格致誠正而後身修是以古人以一己之情形姑未論其出身加民之術而先求其家之粹精蓋至於身修而天下平然則明德之德於天下也必古人既究明德之所及而因致其所及致

必題有三難身修而後家齊猶例一句則為致其家者先修其身矣此一難也身修之與修身家齊之與家齊猶例一字一意而難易功分矣以二難也從前原在格致一格則無處不可然則題雖盡在上而即修身二字已在心正而後身修句矣而或從身修上出起若語六卦酌量擇此題作大學之道三句又作成款明

德於天下一問題矣任其縱橫富而未有非明新說諸者以三難也予在場中立意如以故左顧右盼前處遠觀我馳驅而諸所好乃或不然而不必計也自記
後首二字最難承上望下略加轉側謹給使符自天子而橫拉入以歸中矣於是講如題者以為不如不做直起直落三大比是已
然使萬家富同篇三大比恐亦無此死格也且不過悅不笑孩兒見計某耳看此文起手直入水不濡入火不熱中三跌宕二精切家國成衣帽中那得有以以字文直是見淨理明一切題之獎病句然不能離文上大士不能動于運讓世者出一頭地乎

湯之盤銘

新王自新之學大哉天而主日也夫天之行健不可見也所可見者日新日新又日新日新之學以之故銘諸盤如曰大業罔迪新氏者當有大業自新者日新之盛德哉觀前道湯盤銘陽既以其願設者屋無形之樂又以其體器者揚有形之果德以淑身而反之內照者其取譬近日有君象而餘之德德者其校受情其辭四旁日新蓋謂德也日也出於陽谷升於扶桑求之今日而新如是也勞能起習之復勤慎除之乃登元運小會以行之存誠者務復光明之體貨利之不殖也斯以泰之而德昭以建德者俾

庚子年

天學

使時回之象是以昨日而更新乎心以昨日而更新乎德矣而求已也則非日日新蓋謂德也日也歷於十干周於天度求之日而新如是也苟能一悟之復特當探之陰藏以制事也苟與日俱無窮不事之積大義者其憂德難之故謹以制心也心無日俱無盡而吾之存大德者無泰重明之象是以昨日而自明吾心與日上而昭宣矣而猶未也則又曰日新蓋謂德也日也履於十干則運復乎宜海九華既備又伊始於平建求之今日而日新而天創始也苟能於謙無間之功又如鼎新華致之剛聖賢之德也不以己為足而於常新之復為其勇焉如少新之始天道之然也不以己為

湯之盤銘

而雖既新之餘能其智焉若未新之初是日之更新也謂其周而復始而吾之更新也蓋既復而復中之至乎湯之德銘如此其自新之極歟
少年時慕做先華作也看未必如此元希道明預請古無違先輩勝令人若磨礱工微訓局則美不板不帶先輩不及今人也若如此則又先求於處不必效之謂日子日一字人日字以聽雖有勤如我邑等篇便見通篇局板不似鴉牌文勢也姑存之自初如我邑小題比喻題故可用新巧之思此是何等大道理却用此纖繁乎踴躍之所必不為者也而標坐先輩以故不亦寬乎

庚子年

天學

吳子

湯之盤銘

如切如磋者通學也

又南

以論學得詩君子之始事焉夫不有所始則立善無從入故學者
論事也而切瑳之詩以之且夫得道之機其淺深詳略之厚不可勝
而論也故雖有聖哲不廢稽古則學要矣雖然學不可以有止自學
也特求君子之切瑳以何謂也夫切瑳者治器者之行以定其
為也蓋雖有創製所義之器不學之所以開辦者其如是也夫切
瑳者治器者之所以去其害也蓋雖有創製雖德之惡而學之所
以改完者其如是也是故人以君子為至簡而君子則為其至詳人
以君子為至遠而君子則為其至近詩書我精之府可以廣思亦可

之

之

之

以出故從古聖賢立言之旨未有不妥而於則歸而亦未有所論
一致者也吾學焉以通之蓋不必遠義神化而先於同異離合之
就其詳焉所以為君子之切瑳矣君臣父子之理其世可論其變可
論從古聖賢立論之事未有不特身於匪懈而亦未有不窮究於
遠者也吾學焉以究之蓋不必為漢性命而先於上下古今之故考
其詳焉所以為君子之切瑳矣何也學始於耳目傳言形名而無
通達之功者此空疎之士虛而不可用也君子思近乎實其致
窮理者無異於下學之常則雖如切之云吾獨以為未盡也道
乎精神樂感大德而無餘分雖斯之勤者此浮游之士疎而不可用

君子學哉南齊其說上而詩論者不味於因為之賢則雖如磋之
云吾獨以為未盡也夫古之卿士肯而不忘乎學故出使侯甸而入
勤王政古之卿士老而不忘乎學故材則登聖而功則庸衆學者朝
不三復泆泆之詩也予

博習討論道學二字正解也稍細一分則為瑣屑自修矣吾文本
無可破而無惡宗習傳誦不可以入時眼學者存善之理雖可也
自修
予不老漢處正有滋味所謂未結說也大音希聲者也

之

之

之

其為父子兄弟之法

又而英

君子為法於四國以其為人倫之至也夫詩不遇味其儀不武而已
 高親和其為父子兄弟之法也斯無病於傷陽之詩者哉且其詩
 者莊嚴其類之所寄而表揚之八倫之中心先夫之宜家人其肅之
 宜見其於蘇家之古詩言及之者也若為陽之篇四其儀不武正
 是四國以於蘇家之言詩言及之者也而各以為即君子不出
 家而或教於國之事何也三四國大矣將州牧侯伯是長直僅一威
 儀儀可倫觀則或君子賦服其服不無其容和有其容而無其德
 德將安在哉必由其身於倫常而後能為諸侯度也詩所以求其儀
 也印其為父子兄弟之謂也四國之人眾矣故事物酬應無言豈能
 以二三其行足為宗依哉從其在梅則夫其在林從其在林則夫其
 蘇林物且有之殆必居其身於一而後能為求宗也詩所以求
 其德也即其為父子兄弟之法之謂也蘇詩人之言曰其儀者廣宣
 其而不泥也何也德之嚴備者非可以一端盡也然後可以盡人道
 德如而吾海以父子兄弟言之以明解治之理而著其至大者而已
 蘇詩人之言曰其儀者深言之而不易也何也心之如結者非可以
 盡言也然後可以立不違之理而吾海以父子兄弟之法者言
 之以作永觀之型也著其當然者而已天下事不主於法則衛眾

之行未足以明物持之所推法者規矩準繩之至也然天下事不主
 是法則一端之善未足以待斟酌而不窮是法者範圍象理之具
 也如是則詩其斯為善說詩者哉

此二根特生義法字之字更一無所遺論自評
 法度森然不苟見作家門凡其詞致正得理得妙現

其為父

卷十

父

川一山

艾南英

人之有

性者由天命以至於教而性之事傷矣夫命為性而率為道然
道之修造之教而攝性之功為不虛乎且論性者孫謂其善人其
清濁故曰性得來稟謂其不善人其性拘拘致疑於聖教者以其無
而然者降之天而天道非各以其有為而不濟不然者降之教而
聖教人稟賦夫入井不聲卒不能各釋其性之可使豈非天哉夫
天稟既已作賦之為聖而天不任功賦之為狂而天不任過而性成
矣使其雖訓而成一類天且為不重之物夫人亦雖天而命乎偶鍾
其氣之純不為智而非我智偶鍾其氣之駁而為愚而非我愚而性
善之為善不善之為不善皆由天賦之性而不由後天之教也

性天之作用蓋使人性不由天命則聖人何以神道設教而特指必
不能乎惟原之於天而後聖人之權操從明乎此而天人合其善不
一矣

中庸所謂天命之性乃指緯天之命於性不已處言性此孟子性
善之說也此指最初而言尚未稟陰陽五行氣質雜處處到修造
乃有氣質之性在內若曰天者自然之謂也此言於天道家夫
使天無於性不已為之主宰而後以教模範為自然則地當生
草牛當孕馬草當成人當胎禽何緣春夏秋冬能潛動植終古
不易此自然二字皆同少年讀書未廣見一二老莊文性吾人清
夜便以為快不知其深如此也雖大士大力皆為此自然二字慨
處多矣後學戒之自許

自許惡當然謂天無為自然猶有一半近似至謂教為聖人有為
不許不然之權權則全依宗教雖聖人所為而用各性道之固有
則亦同矣自然之理三句一事說下中間以多氣質遞不及可轉
聖人之教與天命之性原無二理

天命之謂性

莫南英

性者天之所賦也。性者天之所為。非人之所賦也。生而
 命之。其中庸。而人之生也。自當實有賦。天之數。畢來而歸之。性天
 以其真為石。其致而致也。至性性而有善焉。善何以知性之謂
 哉。將謂體神明之極而致之。致之則動以人。非動以天矣。將謂
 天道以經紀人事而治之。故治之則以為文。非以為神矣。天者自
 然之謂也。止此一氣之動。後而形生矣。神於天。即有思有為。然正
 息而凝。鬼神之道。似無涯。而有涯。始此混沌之乾坤。俄而多
 知矣。多能矣。即有直才。索不能齊。而益夫婦之重。似無從斷。而有從
 矣。十子稿

原

此無性字何者

斯也。是故聖賢養其天。而後可養。子聰曰。天聰明曰天明。通
 此以往。天之靈。若微有所惜。而何往非天也。六子禮厚以來。而人各
 其其一。各無窮者。天昭昭者。亦天也。顯矣。非天所愛。庸有今
 乎。與曰。天叙。禮曰。天秩。情之而山。天之權。若微有所配。而何往非天
 也。五德五才。以佐而人。或以。得其不才。順而用之者。天之無不察。則
 而用之者。亦天之無不察也。彼神明代謝。冥冥生感。天至平。而常而
 大之性。亦何不平。當其有是愛惡。微屈伸動靜之故也。用以。將天
 之身。而兩陰陽之德。天且予之。而性不肖之乎。彼風雲初。誠主。靈
 賦。天至奇。而性。而人之性。亦何不平。怪其有是體。樂文章。工巧。美

氣也。用以。得宇宙之華。而極人世之陰。天非俗之。而性政。闕之。乎。是
 故。而。雖。厚。不能。各。子。以。性。之。所。使。而。道。德。大。藝。未。開。初。無。性。之
 所。長。豈。非。天。哉。豈。非。天。哉。豈。非。天。哉。如。後。世。之。言。性。天。則。天。之。賦。人。也。亦。物
 而。多。異。矣。

翻。來。度。去。已。非。後。一。截。天。耳。若。緣。天。之。本。於。穆。不。已。然。得。其。真。意。
 必。最。初。一。截。天。也。氣。質。實。能。離。之。必。等。題。自。當。推。進。先。業。但。以。作
 與。不。如。前。作。之。零。姑。存。之。自。有。
 其。意。欲。以。從。天。字。未。達。舉。性。字。者。然。以。云。凡。人。其。非。天。凡。人。事。無
 一。離。天。耳。與。忙。字。何。涉。與。天。命。之。謂。性。何。涉。免。不。識。性。字。固。不。識
 天。字。無。論。其。得。後。一。截。天。即。杜。果。初。一。截。天。來。從。與。題。日。終。終。不

是十子稿

原

好書

天命之

修造之謂教

文南英

者原教。同性以為性也。其率性為道。從而教之。則教由性也。而
道之功大矣。今天命之性。率性之謂道。理之自然。而人與物之
性。則得也。積累受不辭。而其所推行者。有品節之用。而類皆備。而
教。則能成之。字於是有宜。人宜物之。聖人起而教之。而教之
聖人。洪鈞無為。而所為係合太和者。尚賴三才而出之。聖人成
而所為。造物付則者。莫非太上因之。上至是。故倫類有統。教之
聖人。故以起論。人用有三。德之。聖人克以柔剛。其賦。所以後。雖造
物。能使人。無疵。而聖人。供有以造。就。維持之。但使性。卒之。厥。今

人

人物分九等

蓋言道則存。在其中。而事為。故能行。於萬物之。言。教。則政。在
其中。而化。及。為。故能。括。乎。偏。全。之。類。蓋。乎。古。無。聖。人。後。世。何。所。備。其
法。而。無。人。治。物。以。見。存。於。天。地。之。中。哉。
此。辭。注。雖。無。人。物。言。然。玩。修。備。品。節。之。也。則。就。人。言。處。為。勝。不。必
以。教。成。補。相。持。物。字。得。過。半。也。非。恐。作。成。重。人。物。之。性。皆。天。地。之
化。有。題。耳。而。父。亦。太。疏。無。終。度。之。意。恐。項。日。填。實。一。門。未。必。非。以
成。之。也。自。許
此。注。無。人。物。說。本。等。不。錯。也。人。自。疑。其。非。所。謂。見。處。不。的。也。穿。牛
鼻。馬。首。水。耕。火。耨。斧。斤。以。持。數。量。不。入。何。嘗。不。是。品。節。即。以。盡
人。物。性。皆。天。地。化。育。理。本。合。一。天。何。礙。乎。第。修。道。二。字。都。只。用。關
關。宜。信。修。造。故。未。見。精。旨。耳。

人

人物

教

修造之

喜怒哀樂之中

父南英

喜怒哀樂之中
 喜怒哀樂之未發則知中矣。蓋未發性也。而情概之。非一中以分化者乎。
 且夫人心之無時而或息也。感物而動。固名為發。即未有物感。而發
 感之際。意分精粗。亦屬於發矣。為觀未發時而人說為中乎。吾謂未
 發性也。以動靜以行觀。止則正。喜怒哀樂未見之。何也。天命為
 性。天之分發。亦不發也。風雨露雷無非命也。人之性終身不發也。喜
 怒哀樂無非性也。喜怒哀樂之未發。乃所以喜怒哀樂者也。蓋居中而寧焉。未
 發之未發。乃所以哀樂者也。蓋宅中而運焉。既發而不與四者俱去
 復發而能為四者連綿。寧然於中以主宰羣動。其為物不貳者。其生

卷二十一

中庸

喜怒哀樂之中
 喜怒哀樂之未發則知中矣。蓋未發性也。而情概之。非一中以分化者乎。
 且夫人心之無時而或息也。感物而動。固名為發。即未有物感。而發
 感之際。意分精粗。亦屬於發矣。為觀未發時而人說為中乎。吾謂未
 發性也。以動靜以行觀。止則正。喜怒哀樂未見之。何也。天命為
 性。天之分發。亦不發也。風雨露雷無非命也。人之性終身不發也。喜
 怒哀樂無非性也。喜怒哀樂之未發。乃所以喜怒哀樂者也。蓋居中而寧焉。未
 發之未發。乃所以哀樂者也。蓋宅中而運焉。既發而不與四者俱去
 復發而能為四者連綿。寧然於中以主宰羣動。其為物不貳者。其生

之中也。夫中道一紛。豈未著之時而已哉。

即中發內有未發。先野狐禪亂道。雖發而本體仍寂。是外道打成
 兩橛。學者奈何粗淺至此。上說原於陳湛。以慎獨二字為心體
 之妙。皆聖絕之表。勝劣者不可不辨也。

喜怒哀樂

卷二十一

中庸

其斯以為舜乎

文南英

論聖帝者論其所以為聖帝者而已夫必如斯而後可以為舜則舜可知也而中庸之道亦可知矣且論聖人者而不視其道之所由與思之所致精者則聖人之道遠從而舜之為舜而視之以為好問好察不必窮天下之理也則舜之所以盡物者德矣然舜之為舜而平視之以為好問好察遠足以盡天下之理也則舜之所以盡己者而德矣夫惟好問好察而德之以執中用中也人持曰未必如斯而可以為舜也吾則曰其如斯而以為舜也一凡為理道之言者必盡其詳而後至於中庸語中庸而語之舜以理道之極也故其詳而不厭焉可知也凡為理道之言者又不必盡其詳而謂之中庸語中庸而語之舜以理道之表也故不必盡其詳而陳之曰僅以問察而執之而用德之能如斯而足為舜則中庸之理其當不過焉又可知也

是故論舜而廣大之者曰風動是也人廣言之而存約言之曰是或非舜也而斯為舜乎然和天下之道推而大之可以經方致遠而其始即在日用之通也而斯即為舜乎然後知天下之道達而上之可以達微極而

其斯以

中庸

其斯以

其妙乃在持簡荒之一淨則天下之為中庸者將何如哉舜可能也之問察不可能也故流而為智者之過舜可能也舜之執中用中

是大病痛極多中庸引夫子之言以明行道之必本乎明乃此章大旨通篇不見此意病之大者也然此句却是夫子口氣須交還本位而於通前通後提開大奇為淨今於中幅橫排中庸矣七

八不省是何人言此吐病亦不小其斯內提承問察德執用今於起處似重執用後而又似重通言中間又掉隊隱揚乳翼無法不意老手把病如

天地之大 二句

以道觀天地而有所不盡者焉。蓋天地大矣。而不能殫人之微。則雖
之。道通可乎。止斯道之切。渾一論。上焉。蓋明之。故。靡可得而原也。
兩儀分而天地始。功化於是大矣。則聖人之所不能盡者。宜莫如天
地。天地之大也。宜若無可憾者。然而天地之所生也。一受其形而咸
彰。起二五於乎。推播而不察。七人從其中。迎而受焉。一動於機而
震。道生運化。於是乎。應伏而多端也。人從其中。被而食焉。是。何也。神
化本無方。而形氣則有礙也。天地所以不免於憾也。然。是陰陽之偶
錯。非太極之有虧也。道所以不與天地同歸於憾也。蓋自分清分濁

卷二十一 易 序

以復而理其兩可。氣上而後有質。上之定也。雖以聖人修道之教。不
能強顯蒙。以必。而道之生於結。最初者。用無智。惡一。夫天地予
其質者也。人猶有微微之缺。聖人自生。二生三。以未。而物生。而有象
。養而後有教。上之定也。雖以聖人正己之身。不能施。意任之自然。而
道之冥於命運。先者。同無通。一。夫天地予其教者。人猶有微
微之缺。歟。矣。政治之。而水微之。極。亦與之。德。矣。節。一。字。當
也。以人事。復。之。以天行。天地何。無。上。而。聽。人。之。轉。移。乎。道。既
。而。為。天地。則。天地。亦。與。人。同。其。弊。腐。而。不。能。禁。其。志。氣。之。交。動。也。
禍。變。之。興。也。而。故。集。之。氣。或。為。之。兆。此。矣。家。下。氏。不。予。以。教。治。之。

保更巧成其望美之會。天地何有主。而稱成其死。復乎。道。既。而

為天地則天地六與人同。其平政。而不能禁其治。亂之。循。不。之。
天地無心而成。化無心則其功。陳。故。成。德。大。崇。之。故。萬。物。而。不。與
聖人同。聖人有心。而無為。有心則其功。益。致。中。和。位。有。之。極。矣。三
才而能。與天地同用。然則天地。保。與。聖人。分。道。之。一。器。而。道。之。一
事。道。真。大。矣。哉。
佳處在將道字未形天地。天地由竹道故天地有德而道無憾。可
據處在不照管大也。猶有四字。蓋題是天地之大。皆極其大。猶
有憾。非。盡。憾。也。接。須。斟酌。年。自。語。

卷二十二 易 序

釋氏小天地。小之以無。儒者小天地。小之以有。以天地之有。憾。其
無。故。小。之。此。相。妄。無。忌。憚。也。以。道。皆。實。有。上。天地之所不能盡。正
見天地之所有。不可。窮。也。以。文。深。清。其。蘊。不。徒。為。夸。大。之。言。自
。既。居。以。未。二。千。餘。年。二。帝。三。王。之。道。未。嘗。一。日。行。竹。天地之。開。此
憾。之。不。可。釋。者。也。然。其。道。自。在。果。究。外。憾。也。不。得。乃。道。之。實。也。陳
同。父。欲。以。漢。唐。先。富。之。則。道。終。亡。矣。此。非。天地之有憾。而人之為
憾。於。萬。世。也。故。朱。子。辨。之。甚。力。正。以。舒。此。憾。在。使。是。道。耳。後。二。此
。趙。龜。計。意。

天地之

故君子以人治人

又南矣

君子者不遠人以爲道者也夫執柯施視而猶以爲遠也乃以人治
 人而人何彼以之保乎嘗謂人道者治之大者也人之生也賦清濁
 以醇醪感陰陽而運變自其虞以來聖人共守而獲持之有不可得
 而變革者蓋君子於此以直直執柯成柯已哉有天地則有人倫人與
 人術而經綸錯綜之事與焉人之所以隆也然有不致之者矣有人
 則有治人之君子固時立教而禮樂刑政之具與焉治之所以隆也
 然非強之者蓋故未有君子而人失其所以爲人有君子而人以人
 運其所以爲人大君子觀陰陽之道蓋綏猷之資以爲起於峻矣然

中庸

降衆之恒日用之故本顯道以設教以是爲不可極也故倫曰彝而
 德曰常子之以人爲爾矣即康實刑威以天自勅而豈有過責焉夫
 君子以資治賤以終治不肯以爲疑於并矣然受非之公寬猛之宜
 本恕心以導和以是爲不可過也故扶三綱維九法昭之以人馬爾
 矣即則道泰定以天自處而何往非斯焉是故君臣之義事父子之
 恩群君子道有聖賢之權焉人就不聞於此中而君子獨懼而爲
 定治則責患之先而亦遠人之則也兄弟之慈與夫婦之常易朋友
 之倫教君子道有齊勝之想焉人不能返而自治而君子以自治
 身治民先後之覺而定同然之澤也由是而遠人焉道者民義

之外即視以鬼神之幻而不繫於念矣秋之教運子以深山之遠而
 不事於世此之謂修遠之教也
 典重端嚴雍容都雅可以掩邪佞矣自許
 精義窮大休明且取其老幼

故君子

有元夫哉。形有氣者。徐曰。明死生之。或能而卒。其有誠而有。
 鬼神之。鬼神固以有氣。之鬼神也。故不以鬼神視鬼神。而以誠視。
 鬼神。不曰鬼神之不可掩。而曰誠之不可掩。則自吾身以至天地。有
 至者。以至。休言一理之較。而何從作誠之。誠哉。
 只極言誠不可掩耳。不必以近取身遠取物。其端并歸。誠身與
 著。兩項並稱也。自許。
 兩項並稱何取。如以夫三字。原統結上文。正當從上面精粗大小
 兩項。既簡盡。但須見得兩項合一處耳。於鬼神看。得精者大。精。誠
 者太粗。大者去大。小者去小。鬼德率合誠字。統屬影響。要之他看。
 誠字。先不喜。若云理之不可掩。如此夫耳。理非誠。實有此理。乃
 誠也。

夫微之

誠之不可掩如此夫

艾南英

論鬼神之理。惟其誠有之也。蓋鬼神誠有。而非偽也。彼則形氣。豈徒
 也哉。且論道而不及鬼神。則無以見斯道之洋溢。而宇宙之氣。亦
 獨而不。人惟謂世無鬼神。特人心為之。則鬼神虛假。而成象乎。非
 也。今觀其改而順也。則世間誠有鬼神也。誠有而不可掩。是故大人
 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可見者也。而鬼神。今古山。固
 是稱也。誠有之也。君子遠諸天地。考諸三五。侯諸聖人。其可見者也。
 石質諸鬼神。固並稱也。誠有之也。蓋鬼神。誠有。一人為之。大君之
 上其仁愛之。學者足以佐法家排士之所不及。鬼神。誠有。一人為
 之。士子。

增何於。鬼神之。其。宋人。或懼者。足以佐禮樂刑政之所不。其
 分。而。其。字。也。各有。其。司。之。柄。忽乎。神。而。非。矣。彼。詩。書。所。載。歷。來。夫
 神。感。天。怒。雷。無。益。者。以。致。降。之。事。不。然。類。理。宗。宗。者。何。何。故。有
 國。神。與。而。神。降。之。非。其。明。故。耶。其。則。明。而。正。且。也。豈。不。可。乎。以。秋。

種。神。而。人。非。矣。彼。傳。說。所。稽。致。嚴。於。民。神。難。授。家。為。義。史。者。以。地
 契。之。通。不。然。矯。誣。違。編。者。謂。何。故。有。國。降。之。而。神。降。之。非。其。明。故。耶。

便。無。鬼。神。則。古。之。精。爽。不。攝。或。者。而。保。傳。鬼。神。之。言。語。古。之。賢。明。義
 則。者。而。能。受。鬼。神。之。介。福。則。鬼。神。實。補。人。也。何。也。其。好。真。惡。而。之。

與。人。同。也。誠。有。而。非。無。也。使。然。則。則。術。數。小。夫。能。為。鬼。神。攻。策。之。

鬼神之說
 鬼而用聖人亦有鬼妖短神之官則鬼神人畏人也何也其趨吉
 避凶之情與人同也誠真而非幻也是故為山為崇至于陰陽之和
 以物王事於修敬即古人之婦人祀之以祝嘏先哲哲人則盛論
 道者何必至此也鬼神不可得而後知不見不明其非氣稜道始詳
 哉安以亦為鬼天無深於明之說也
 鬼神只就氣稜說只就體物處見學者不可須臾離說為是若將
 後詳中怪人之典小說傳記說鬼怪怪何異自持
 無他見漢漢德只持廟宇中土木偶人當鬼神耳徐公說也只將
 鬼神之不可得耳誠字在何處

五得其德
 德之所歸也之德而已夫說德為聖人以故尊為天子矣則祿則
 天德之所必神乎常謂享天下之奉者必食天下之定何也聖人有
 功於天下而天之所以報之者以顯聖人之報功也聖人之報功在
 於錫之山川土田而天之報聖人也必有四序凡此者所謂祿
 也原夫生民之初既就有德者不特命焉而天之序或就有德
 者而相禱焉若是者人見其有官參座真而居焉而祿也此見之
 德者也不知其主德則修而祿已至此必之奉先者也且夫祿未
 可以一定論也舜王之舜或不能受多方之享而祿起之世夫乃去

其各身予為姓故國有德焉以卜之也不然曆數之所歸而後據夫
 微應之行或有大德而小於大德小德大德九牧之官是定基之矣
 抑祿又未可以虛文論也故教未加君子不臣其人而德澤未至君
 子且不享其費故國有德焉以自給也不然祿之所至而後修夫
 子且之說或有大德而莫不來其莫不來王四節之輸是定始之矣
 建政予之以祿者必予之以祿之柄上自公侯以至卿二階祿
 食其湯沐水地之奉以養天子而後天子之富愈崇而不可及故
 其編祿歸命也祿之所雖也我大德之所準而已矣是故予之以祿
 者必予之以世祿之從遠自先王以至文子文孫通守其親上賢

正氣理氣之分惟此天人之岐而如以于其近也則品格參差
佛無異故也以德行道者契緊在以此
克丁之粗疏頭中之但解一筆沾於賤初人團體中不得去矣欲
寓道字精微不遺求深澤探好樂力行知和柔折取好力知三字
使不知說甚

好學近

孝子

孝

孝

同其好惡

父母其

觀之道通其情而已矣蓋周道親以相及也然苟非其好惡
同而徒施其形神未矣夫子告哀公曰親之之故衆而臣之者寡
也獨曰謂父兄弟不怨夫惡便何生而所好惡以至是也
則猶然一念人有出於尊位重祿之外者然何也舉以位尊位重
天子之降大者不盡於侯伯小者亦得自施於子男然爵以居才親
不必盡才也勞績心積段之陳未除而虛奉之則封建之道有敦高
焉專以祿重祿報於王者而差延者百七十里而遠促者不下五
十里而遠然操以既功親不亦有功也况唐虞夏商之能守而為

孝子

孝

孝

孝是孝則九州之地無星象馬臣誠思之惟位或可例當而一念
親之幽情君或有忽遺而英之察者宗盟原自屬疎而奉勅舉財之
深惡親或有仰弊而不能違者必也因其好惡乎不必多方以體察
不我好我惡親有同心也雖而繁之願朝燕食之恩赴吊見之義
猶以為於制之不及已故親有幾而心無幾也不在一事之操
義而愈好愈惡親無厭也竟其重焉法天而無所私實制而不曲
陰無愛待其道於可憾而已故妹位有盡而心無盡也蓋是親也
則則守於公言我則守於公編孝愛之深已當親之一體在廟門之
則則成國公君在廟門之內則親與我同於子祖考之堂又且贊

之在上然猶未已也我好其展觀我惡其皆眼以西方之美所共惡
 而我以能未輯單作兄弟之方未是為同之以故舞好君之德建
 之政必資成之於所共致而我以道修政舉則乃心於王至是
 為國之以躬行充斯同之義也國好惡而忘怨以學觀則大
 可封有非公好惡而應宗社以全觀則周公可誅管蔡蓋行華故飲
 余之恩而人索謀傷死喪之變嚴以二義而同之之事畢矣乃為春
 秋者之言人曰諸侯之尊兄弟不以屬通何也此觀：尊：伯禽之
 所以治魯即周公之所以治國也夫大不辨亦其後世之夫使然耳
 惡惡泰獎分王無事年有七國之禍則未察乎同初之惡而後世
 受之六為 同其好
 發典義置在官其以薄固也或者衣租食稅誰可以見七國而普之
 莫而河間東平德向之賢亦無所見則又怨焉而返者也蓋九經之
 所謂同好惡者哉
 一水漫汗如海水滋以自少年成華亦有能於節制之師矣自
 是年壯節子摘大奔封有罪周公誅管蔡及厥門之內哥誅編為
 據詞不窮恒免生獨故我於絕蓋之外少平時華凌至乾平
 可揮六七範今讀此大不惟不教為亦似不欲為也然同濟之以
 少年夜獨違時而去者多矣俯仰十年英維堪如此磨耗則讀此
 不勝歲月之感又自化

<p>不從彼世非舊事創情形起議論而後世利弊已具同字中實用 即見</p>	<p>同其好 三</p>	<p>卷之六為 有</p>
---	--------------	---------------

其利則鮮矣言其利之微也
 之明也。自其既著而已然矣。人人而不誠乎誠而形且著矣。
 者未聞者乎。曾謂各人之能蓋立於萬民先輝。則可謂明也。
 則非虛使若所說衆也。而後故政行者當得之。乃若故曲由衆
 則其利之且待明而後知之哉。當其形之而著隨之矣。則當
 其地不明隨之矣何也。形著者端他漸露之詞也。其始必萌其本
 雖事說公卡其跡隱形而著者。或乖相續之理也。形不徒形利著不
 從著。大違華義而歸一。是故解之為官。其道則彈指已而俗態之
 盡露。顯露者之正官之便難辨。猶不能至甚。總按已耳至於此。即
 十卷
 意而不欲掩蔽也。而有反對君子。豈有待焉而誠而著者。遂有以
 中明又為言。其通則被物而極字古之嫌者之。積善者也。百五
 端也已。已誠亦復有甚焉。遠已耳。至於被保之所明倫氣義之所顯
 則君子倘有待焉而誠而著者。遂有以及此也。大學之以漸而露
 則當其形之時下。然力必若之必明也。吾非取諸於著而觀
 則衆人若探神射守。不期其舉而著見焉。竟須有種種端倪。然其
 象與。執事不簡。迫於飾者。當觀其贊於未原之地。庶若蓄藏山精
 多取取大括明。而聚木於微者。又明開淡清。無意於火而灰無
 宜龍陷輪飾治具之為惑也。當然則人意不能誠而已。果其暢然

博學則高明

艾而著

觀至誠之治象有進於博學者矣。夫非博學不能致高明而高明者
 博學者不知是以為至誠之極功也哉。且論聖人者欲觀其為
 其端指天柱而左指博學是也。為全哉也。至定之所故不能
 若升為虛為氣故由博學而進之則人而天矣。高明是也。何也。誠
 世之主有不能博學而止者矣。恭儉之君事行無過。究其極際理而
 已其氣象不能大也。抑漢世之主有至博學而止者矣。三王之治
 物有其形。原其功法被而己其名。雖備未忘也。雖有惟則不能究
 為之無壞故博學之治。至於高而止也。雖有策蓋不能明日月之

博學則高明

艾而著

博學則高明之治。至於高而止也。雖有高明本進於博學而必博
 學則高明何也。故觀乎然而上履者。提之博學之氣清而上升者。是
 已。至誠無欺也。於前大之想。為其事而思。博學之氣清而上升者。是
 之為也。夫高者。大虛而不可得之名。使有形焉。則及矣。故博學之
 而至於高。則體峻而殊絕。至高之所處者。本下而至實。而終
 虛則神之所為也。故觀乎然而上履者。提之博學之精。著而為
 是也。至誠無欺也。於前大之想。為其事而思。博學之氣清而上升者。是
 而物事莫之也。夫明者有光。而無質之稱。使有質焉。則晦矣。故
 博學之治。而至於高明。則永清而相映。之至者。衆矣。所而事之隆

萬物皆應則化不可思也。蓋天下有文章之高明。而禮樂明倫是
 也。王者積德百年而後立為百王之後。故忠信不立則射之禮不
 能以致利。惟仁義不施則船筏之樂不能以降天紳。以至誠未嘗先
 博學而國之也。然漢如至誠之高明。蓋先富於深仁之深者。多矣。天
 下有宇而之高明焉。則明有難免也。王者恩澤深厚。而後是為百物
 之精。故凡端而和。本動其本者。不能靜其本。一而應焉。受其始者
 不能靜其終。至誠所以由博學而漸枝之也。然漢知至誠之高明。美
 意標於志氣之物者。詳矣。至是而至誠之恩澤。結於天下。至誠之
 辭。洋洋於兩間。使草木土石。現其珍異之物。其廣博而深厚者。猶

博學則高明

艾而著

博學則高明。實理實象。千子乃不作。酸腐語。原其
 博學高明。實指事理。示能入性體玄虛。便是。又先生有功。結解成。
 當時名子多不肖。如此。以為粗淺。試看。大人如何。精深。乃知
 言虛是。真粗淺也。

博學則

明乎郊社

二五

大南英

無深長思也。且先王制禮。皆自夫人之氣。藏取之其根源深矣。制
 其遠報亦深。其氣象深。大則其至對六天。否則分位相錯。即鬼神之
 德。能與我不肖也。氣機與我不接也。故或問未嘗不通上下之情。寧
 果善。不定上下之限。所謂師社之禮。禘嘗之義。非師大邱之報也。詢
 絕棄。卒至與不大。堯十二而取象者。惟歲天之一人。下此而有國社。
 鄉里社。夫人神而將之也。地天之通。嚴而絕之。意者惟王統天。而十
 八國治。及九皇八聖。實惟聖所制。可以與天降對者。惟天子至社。社

天子子姓

中庸

在揚揚開神章，同榮事可以名分立說。於此是甚樣大道，理却尋小者如此。

明季

博厚所以

久而其

博厚誠者極其所至而已夫既得其體用之所同而併及其自然之

性則至誠果無愧於天地也矣且夫至誠之道未可以一端盡也以

為博厚高明且悠久矣而其為博厚高明悠久者未知其何象也則

至誠者至誠者至誠者至誠者至誠者至誠者至誠者至誠者至誠者

之道則至誠者至誠者至誠者至誠者至誠者至誠者至誠者至誠者

物成物在是也則至誠之及物備之天地之及物也一夫有其功

者不必如其至誠至誠而不極其廣大之符則小補旦夕之雖物豈

實誠其辭者哉不孰知其配地配天與配天地之無強即在是也則

至誠之所至備之天地之所至也至誠者至誠者至誠者至誠者至誠者

至誠而不作之自然之數則強起通作之勢物未必相忘於感召而

我未必不自成於作報也而物至靈齊其全也哉而孰知其如此者

皆不見而章不動而與無為而成也則至誠之自然備之天地之自

然而已莊之至誠者存神知化之至也存神則善德天地之意而然

而行之知化則善德天地之事而顯而保之如是以至誠之博厚

高明悠久斯無愧也夫

博厚高明悠久矣而必言其載物載物成物言其功所及也必言

其載也配天無疆言其量所及也必言其不見不動無為言其自

然神化也今三者而後為至誠之博厚高明悠久之全矣者題詳

博厚神明全見一筆揮成深然無亦以題後前諸作可宜矣文之簡

貴整老又不必言自計

至之技自達其中之所見不作一餉株格必因利乘便之語

乎必如何問祭如何銘鑄又誰小篆術哉其點題變化處不似他

人衣敝絮走荆棘中此處誠力為倍于于此乎文定當傳世耳

通華宣顯大意只得博厚分清疏落柱于通文法平肯節之所以

載覆成深節之和何配三舒博厚變歲更何為不見動無為竟微通

至誠者至誠者至誠者至誠者至誠者至誠者至誠者至誠者

至誠而不作之自然之數則強起通作之勢物未必相忘於感召而

我未必不自成於作報也而物至靈齊其全也哉而孰知其如此者

皆不見而章不動而與無為而成也則至誠之自然備之天地之自

然而已莊之至誠者存神知化之至也存神則善德天地之意而然

而行之知化則善德天地之事而顯而保之如是以至誠之博厚

高明悠久斯無愧也夫

博厚高明悠久矣而必言其載物載物成物言其功所及也必言

其載也配天無疆言其量所及也必言其不見不動無為言其自

慈之所以成物也

艾南英

不怠於其道而天下化矣蓋誠以成物故至誠之悠久而化

其所以成之而成揚者非一朝一夕之故矣是故至誠之博厚而

物高明所以遺物乃悠久則其所以成物者乎何也聖人之為治

建立風教之所維持。雖數千百年而相為據依。然後有新曆陶鑄。

物之成也物皆和我而後謂之成此無他先以躬行而已夫躬行

故二二篇
孝友以愛其
家故易致也。幾積久而乎然復相觀相感而不自已。故以顯蒙之

聚而有道德之思。若保無其系微之意而傳之。非造次之所能。蘇

夫救世之行宜舉也哉百年而興然後風移俗易而不自知然

最捷之速而由自然之利若併與其天機之動而使之不念卒
能舉也彼矯國革俗豈非不徒其效也其始有辯競之憂而卒

有為後之患。故聖人需之。而有所待。蓋欲質文之意。垂世而不

不惑之誠而其後有漸不克終之懼故聖人富之而無所憂蓋親

縣利之休愈遠而精神猶在而一王之事替焉夫如是而後謂之德夫而後謂之成物也大

成物在功用上言鋪陳治化固宜第悠久所以成至誠之悠久
成物無精潔只是野蕪庶人主言耳

1

德久野

集為物不氣

艾南英

論天地者必言之而已夫天地非二物也人自以形折之耳天地既
乎矣止至誠無極厚焉明而成物之功莫備之天地合而化功成也
必觀至誠之可以成但觀天地之所以成乎夫獨陽不生獨陰不成
木育能成者必多天地則厚而不氣者也凡宇宙之化不基於兩而
基於一兩皆厚覆以成而一者折合以成能凡施生之故不出於
分而小於合天之生故必成於地而地之生故必成於天是故天既
此而地承天以人事創之天地生而化醇男女殊而化生均之道
莫而志通矣天主數而地主形和善奇觀之其精神與夫其義哉

十二場

與大地無不並駕而車至矣自其始論之天居一以覆地居二以
載地是地始物之初自隕損一以從天所以從後先之職也故載
化王者既言天而隨言地也謂關焉不可也自其終論之說氣九
隱乎載統之中坤虛十以掌岩龍之氣是地始終極之始人復虛十
而不周所以遠陽之職也故備於修者不言地而止言天也謂地
載於天可也從陽而攝氣天之氣也從其氣而攝天之氣而攝地
其氣也載於天有不察與者信非一也則天之氣安能於地中而
運於外乎兩津論於無垠而之雲漢分野中之氣也從陽而攝氣之
今而論道於無垠其氣土古山有不能與者信非一也則此之氣安

能遠成天象而著其類乎其相應於無窮而二也故天依乎地上附
乎地以地依附之說也其理者不能外也天行運轉於地氣通信
律與與律交臂而交應也即紀曆者不能外也使其利然二物則天
地不氣地無天不始而真由生物哉然何由不氣也四天地皆氣
於地也蓋氣通言之也

不氣論至誠無息耳前此亦不已耳今特曰天地合一不二則上
而至誠無息下面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配
首尾作句如應至於序書序說天文分野志盡數人文以方技小
家為聖道註脚此吾少年讀書未泮力許也白

卷一 二 鶴

天是地是地如何不氣雖其誠而已今信其氣之通合為不氣
則已哉誠是誠矣且中庸則云天地之道可一言盡非謂天地可
一也艾先生猶然已自悔斥其非焉還家反從而文補之震川野
云於人之誠性而終可與其與水尤可怪者也

其為物

峻極于天

復行

又而美

由至大而新之，且之所以待人者也。大道極於天，而三千三百者，公馬
非聖人其誰與行之哉？且夫在君臣、父子、中人之所據也。天之所
使而主焉者，又之所著而人弘焉，則天者，尊極之祖，而禮者，治極之
官也。乃天又安所本乎？夫萬物本於天，本於道，故聖人之道，不特
詳，且發有萬物也。又峻極於天，為雖然亦為見天之為道極也。凡
屬形器者，皆能有不能，使天能尊於物，而不能尊於道。今天天一
受其形於易，夫不能自返於卑小，一乘其氣於動用，而不能自休
於微順，又安能離乎道而逃乎數耶？然則峻極于天，必有親焉，道皆
莫于子篇

至之元天之下，而為人者，幾何也？至於天而極者，道所生者也。道所
生者，道在之，而有以乘乎其化，而乎天而生者，用乎道者也。用乎道
者，亦道用之，而相使於其天，夫然，自天而人，高下數殊之義已出，而
大小精粗之倫畢舉於天乎？秩序之典，於由之書，蓋歸之聖人，於蓋
物多智則多端，聖人竭心思焉，物遂其情，至其即生民，於是乎焉
倫而天乃有全能也。物好齊則善，聖人盡其給焉，倫有其辨，有
其義，名數於莫乎紛，而天乃無遺事也。是兩道而生天，由天而後
體由禮而治物，而道為形氣之元，約物而歸禮於體，而歸天約天而
歸道，而人為推行之策，非待聖人而後行哉？故屬之曰聖人之道也。

聯以道乎天字，據字人字，可謂極博盡巧，惜矣。帶時氣，奈語遂感
步履之危，何如畫流之為佳？自許
安預以落筆，極有法，其轉折收筆力，又極大，恰不感此，翻則
結真，中節作巧，而無一言之傷於理，此為作家耳。

峻極于

莫于子篇

中庸

默庵以崇禮

君子之學。其功在格其習而盡其未至也。夫本厚者。故之則視自
此可矣。然從而性之。又不可以忽乎哉。且吾人德性中。獨有先天之精
醇。厚而不可磨。至其本以同於。而使情文之意。中則莫如。故君子
重之。然又二者。莫相離而去。非有以立其本。則予之以資而不愛
是。忠信之薄也。非有以通其數。則和之以則石。不偏是。委裘之習也。
必也。後序以崇禮乎。泰亦未測之外。而勿二以二。勿三以三。若又乎
總之。固矣。然世固有天性。質直而節文。未則傷其華野。而治於卷也。
於文質。其何及於及。以聲名。將以文物。豈不乎有道之先。而世

不待言也。為歲外。修其禮之德也。路吾未學之天。而澤以同物。料

以忠。後若是乎。字之為矣。然世固有天性。純至而外多坦蕩。傷其真
露而治於卷也。於節義之未安。在於是小節必謹。初行必利。斤斤乎
無方之內。而世不擇其為。端純。象林而性之德也。又故。荒以居之。
修以苦之。而涵養不失其初。若無事於顯文也。而復求其身於純物
然。事然後品節由之以。修明德性而之以。堅定而吾身有持節之則。
不知是何以見。而外真實之學。我思以主之。起以行之。而後。宜
實。實不。持節。修德也。而復。其學。於人治之大。然後不以結。既之
事。治王代。不以博庸之制。夫時王。而吾身為道法之紀。不如是何以

包攝盡析義之至。故要之有義無嫌。則先思受未愛和之地。無大不
行。此意通達宜民之方。此修明君子所以美至此。

如此方是該原。是崇禮。若如時文編重崇禮。是有道同學而無專
德性也。自詳
當時雖說。終將此事全弄障重。障字。而禮又要講得高。妙。此
題者。不知此。對。處。得先生作乃。復見。事。力之美。厚。與。禮。致。與。崇
相。關。處。遠。德。遠。繼。以。字。更。不。須。挂。帥。也。

默庵



王天下有三重焉

隱見漢耳 又南英

受命而奉重其制此王者微意也夫不知是何以蒙重者是以有三重云今世之說者曰法度何常之有前王所是者為律後王所是者為令雖然為人主立也惟其出於人主而皆是則三重之說也夫三
者雖屬國之典皆神明之使亦為見其不可而王者必更之為漢子
王者公天下是其義視前代王者公天下是其私立憲見大國曰制
家有法度云耳王者以為吾即但成矣不有所制何由是斯朝更
始之義而故者矣諸列侯有欲為吾王者即以此示非書一統之
意而無服其雄心是三者所以重而不敢二之故也王者以為天下
文二二篇 一 篇

凡有血氣 二 句

又南英

觀民所以戴也聖者而德交至矣蓋血氣之類以尊之而人親之
德之至也至聖何以泯此哉中庸所謂曰大哉至聖乎其性民也
有修性之責有忠利之教愛而威嚴不無焉後有作者弗可及也
天地雖大日月霜露非人力所被蓋血氣之屬也蓋莫不尊至聖
也人莫不親至聖也何也民有血氣矣獨之全牙石藏前物聚則事
與力則奔逐當其時有能持之者有能一之者也聖人立綱陳紀
治之而爭息爭之而倫明民因知血氣之易犯而難控也天運之
地載之君臨之教典而泰極命德而討罪奉一然奉一人以為尊而
生乎乎
已矣夫其尊也以血氣則凡有血氣者莫不尊也民有血氣莫親不
飲生而畏死無不則猶寒無食則啼當其時有能予之者有能悅
之者也聖人好生如保合之以樂利避之於刑罰民因知血氣之多
欲而上我親也父主之母養之君教之道高而恩厚如明而意美
猶然數一人以為親而已矣夫其親也以血氣則凡有血氣者莫不
親也所謂懷以強教之弟以悅安之其至聖之謂乎或親而不尊或
尊而不親而上下之德有未至矣嗚呼弗可及也已
凡有血氣者五字就結上八句起其不尊親勿耳極言其德化而
被之廣遠非謂民之有血氣難至聖治安之故尊親也況至聖功

業已盡在如天如淵見發言信行悅新矣列以處忽又補出治血

卷十

中

卷十

是故君子 錄

史而英

君子無言之化觀其民之動威而已夫民動民威而非以言怒也
也嚴爭之詐始為君子吸矣昔謂法以不用為治而治以無為主
也洋有之矣故無言待厲有爭各以為是持也其始為胡君子之
也君子者人見其民之動推君子而已耳以為君子或不能不事
也人見其民之威推君子而已耳以為君子或不能不事也
威而君子不待言也不待怒也夫貴者上之人所為歸子之其也
以居才通則廣則難世主有不屑上於貴者矣願賞德而不
主之而用不民動則非世主之所同也當其時則其市
也無有也勝其作新之語無有也而環視其民慕之而向化者
也若夫君子不貴而民動也至明其所以不貴而民動者則
君子不自知也夫怒者上之人所為歸威之其也三辟之典乃
也世主有不屑上於怒者矣願利怒而不問世主之所同也
不用而民威於飲錢則非世主之所同也當其時則其市
也視其司宜之力無無有也而環視其民慕之而自揚者何
也君子不自知也夫怒者上之人所為歸威之其也三辟之典乃
也君子不自知也夫怒者上之人所為歸威之其也三辟之典乃
也君子不自知也夫怒者上之人所為歸威之其也三辟之典乃
也君子不自知也夫怒者上之人所為歸威之其也三辟之典乃

東坡集

微借樂於民而復君能有快於心也美文之至召民附樂之也

人情以為端。尼西表之歎心。君臣之廢歎精神。映帶石塢氣。夢流須。

樂其有則古人之樂宜無自戕于未遑事之心迺萬物歸令之真

世聖以萬物為一體，則凡耕者鑿者，遊者在聖象為圓，為沼之化，域民遊聖化之沼，固而聖心之欣忭可知。己歡呼鼓舞之民，即萬

物成若之景象民同萬物之主惟則與伏者曜者晦者曜者若共為

在圓在沼之形色。民敬聖心之動。魚而聖心之活潑難言。故樂不

以已也。軍容不隱辱。懷志之應。臂指之通。然後冰炭不立。氣感為風。詠以此。近類知無愛敬之域矣。樂雖在民也。然氣感而化。神奮

聖德之光動四氣之和時蒸藹之深而精神見於天地以此然矣

昇之休。通比無心求治。則如傷猶病。屢其慮。則化則序。旃緩游。爲其

神意以於文王。胸具深矣。

虛聲而入樸章語錄之講究有不知其然而然者矣。

樓序之

人倫明於上王道之脩也夫教嚴於庠序而重中以存華富而教之
故是古德之典
 給增足乎並有欲授田而民國已農矣雖然先王匪以農待民也

而人士之當其時居則聯夫家之數出則游州黨之序故其耘好之

謂厚序之教也而末已也吾觀治世自問齊讀法而上正歲之始曰

時之有月。古之屬民。愈近者。教愈敷。蓋不啻謹矣。而人時乎。有奇。義之稱。吾親治世。自樂正宜訓。而後不變移之左。不變移之右。不變移

之命遂歟愈詳者法愈密蓋不啻謹矣而又時乎有左道之說一按是

設六行之政。設八刑之糾。而要之乎友。以爲首也。於是寄其名於義。

其老而饋。引年而恩賜者。非耶。而衆著於孝弟矣。何必別揭。而示

或入學而讓之禮父在斯為之子長在斯為之弟者非耶而衆又著

妻于便養其老衣其常食其肉終身由之一中而足矣

孝弟之禮示之也發諸朝廷州巷放乎使行修乎軍旅相親
而中焉而足矣是以厚門之有尊讓威教而孝弟之行由此興

程子而無王道之易。飲酒於序。正其齒位。而孝弟之意寓於觴酒。

孟子時民間已傾其力於治政。只重在制產足民而教。明倫。雖定親。別六。六。舉大略。其全書皆然。不獨七節也。萬中較定上二。既著錄。甚詳。其出落卻係法度極精嚴。而筆力厚勁。止約典。懋。清。士大夫風範。論者重在說中二字是也。然強中之首在教義二。字。至于時王教義說。雖立序。序而道德雖一。改教須強。序序中說。不教序。序然其義未易略也。故義項中。一者反覆丁寧。使細解其。皆歸之所在也。文中脫漏義字。止說中序。序。味矣。

上

禮記

鹽庫原

孟子曰無傷也

父南英

知人言之不足恤而人當自信矣夫禮義之或廢則所患也彼不測
於口是何傷哉聞之曰傷人以言甚於戈矛以特世俗之常情而非
所論於君子也予告我曰大不理於口憂患畏之口可窒也耶夫
君子疑焉何至以心為垢府然有人於此終其身無謹慎可適者其
中亦可疑也君子語之何至以身為垢府然有人乎此終其身無發
言能加者其品亦可知也予之不理性口吾直以為無傷耳聞世俗
之繁言而與之然驚規然自失夫快袒也夫丈夫固當有萬端之
懷寧使有瑜有瑕不甘無髮無刺諛媚之口何足介其念也忠物謀

۱۰۰

卷之六

之相扶而平情以公行擬行以弭怨此俗腸也夫大夫固常有起勝
之願尊之聖賢不慕之牛馬不想蟻張之舌何足動其乘也嗟乎
何物庸蔽而能知索隱也據固其所耳一忘而欲殺一惑而欲配
開心寵馬天下有可解贈如_此者幾_于何物庸蔽而能索隱也
無哉固其分耳造譯者手足俱_失火焚者耳目皆_亡以冷眼視焉
我不可_不鼓掌如_此者幾哉禍_矣者聞謗若_刺打肌膚而_冥之以_至
則_則事_事熱_油以_備嬰兒_之啼_也一_則相_相作_也在_在氣_者聞_聞說_說不_不安_安於_於蔭
如_如辭_之以_以遠_遠則_則寧_寧已_已備_備馬_馬欲_欲之_之場_場就_就也_也何_何相_相想_想也_也夫_夫士
者_者談_談議_議其_其起_起肯_肯欲_欲其_其助_助以_以天_天下_下衆_衆之_之夷_夷然_然不_不屑_屑以_以天_天下_下非_非之_之倘_倘然_然不

孟子四

二 勺

父而英

實德無服。揣其欲而可也。夫所以謀人之國者。至若土地而止焉。
 其王之科佚。有以彼奢觀後世之興歎。傳者幸甚。廣漢而可以成立。
 彼國謂之佚。居者實易土。可資乎然。此亦奢之態者也。奢之態
 者。其志荒淫。臣于女玉。尋間太王嘗之。是果欲人而事之也。故
 直曰。奈何與人解而受一大馬皮。譬珠玉乎。其末也。且以為奢歟也。
 又直曰。吾所以強。強者公平。平政而從中國之禮。臣易世。其末矣。其來
 也。人以為樂哉也。夫王和之矣。曰。有是哉。欲人之欲也。吾向者以是
 得歟也。得是皆土地。所生耳。吾有土地而食其毛。何費於貨。願今而

天、地、人、物、

—

移

37

之勢不能據刺楊之地也。趙國以鄰近能乎而攻與我不然即其此
 之庸不能保而夷之必備而或之無與於其此之庸也。故其能據
 所山而有以止哉而欲與我不然其土境接環顧之德與欲共之
 義不待而拒也。其依向無味所射之技與我均之我不得而感於
 之失入吾地性不能以久居。欲也於此而盡之邦非有山川川流
 之服欲是以能之矣。發而未然而且隨而徐去可登壁却之觀其
 之志非如抄劫見忽之為我料其外之矣。故為夷者謂晉以中

國政中間而今日之事異也。所異哉者貪欲虛候之心。石不同哉者兵
力戰爭之具。為中國策者謂皆以夷狄視夷狄而後立則用之以權
我之咎也。先君不蒙自竄計或狄之聞而令也。寡人之身即因是以
故我狄之望今而後視其流而度其才。為漢也。至今而後飲之食
之君之宗之。惟永賓為是子。則宅而政。而東陽與州宗統。一中於混
夏并略皆顯。示中行武成乃以還。而王利諸注之勢未夫也。東遷
而止。非棄金湯而貽星春之生。子世孫謂一收而暫。四者。

秋人

乃新領則學孔子也

41

我自發耶。所為由此定矣。惟有專責而不己者。惟作是秘訣矣。願之
猛焉赴也。在數所无也。吾於此不得之乎。氣而不以死丘之敵。敵我
若若。獨若獨之餘。將吾守鉅能守約耶。所為力鼓我。良如有攝入而
雖謹者。惟於斯竊取矣。盖吾常於見聞相接之文。恍聞孔子於心中
故軍。惟管晏之鼓者所不屑。即在夷尹之真者。亦未甘而孤行一意。
管切乎當年之字。場吾人於偶學。則真之時。慮乎孔子以步趨。故李
權正助之私心。不得作。即在仁。偏見不敢安。而迎開淵源。真以
年之日月。故心未有主者。不能於稷古庫聖之內。獨窺至聖之
也。而我寔寧千百世之道法。剖析其指歸。學得其宗旨。斯不徒名教

顧學本意寓不透徒牽聯本章語頭作狡辯非真線脈上轉也。

房脈類

美平、平、美

上

五

七

[illegible]

則不仁者不智之所從生也。此心既仁則所行皆仁也。寧得擇而
不為不仁哉。然則仁而智者其誠明之說也。夫待智而仁者其明
實之說也。夫

卷之六

夫人道

武之祖

人賢親王姑借臣王者倫也夫有王則必有為之臣者何居乎而為
主故臣毋亦欲借臣親主也若曰天下有不遠之事情每足資撥掌
之之資乎故大則蘇之國有王次則王之下有臣皆可借以謀心者
天爵道近之邦而王臣鄰之表也臣自抵蘇以來習於王非一日矣
况乃王臣之自侍王以來習於王之為王亦非一日矣况乃王之臣
故王臣不見王之德即王不見王臣之德而王臣心遠振苦難明臣
嘗憶決王臣之事正欲借王共決王臣之事而兵事同情殊覺可怪
王非他是之一臣之心腹也之一臣戴王為心腹穿母有戴之一臣

東平子稿

—

為心腹者有乎王亦必望心腹之辭而謂之臣不有王何應有負王之臣者也臣非他是王一人之股肱也王藉之一臣為股肱又寧無之一臣所藉為股肱者在乎臣乎臣既脫股肱之義而某之一臣或有王於左衛亦有負王之臣於後者矣使使之臣無四方之志欲即擊執機者初何暇顧乎冠帶使之臣有域外之思欲非家溫食厚不易歷覽於史應簡嘗取之臣之棄物而父其輕信天下之人又復按妻臣之始終而修其易視天下之臣試立言之臣之廢廢而益信臣臣義能秘交王試正聽之臣之願不而並知腹外俱成矣遂異哉之臣此國王之臣哉乃獲一姓托妻寄子而行將也特與王竟其說而

義其事矣

假快若大馬行空。蘇宮如晴城然水。春耕
前橋中比極淨法。能寬過之。急流射下太露。反少趣味。此處地
用寄波開別徑。以掩映跌宕之妙。若古村人不善作致繪故也。

王之臣

卷十

上

王公

惟惡惡之

愛也

文前

大賢窮清聖之思。一無所說而已矣。夫惡上者。初不必致嚴於所人
也。而推與之心。有必然者。然則皆有說焉。人何計大非命之善哉。且
論聖人之惡上者。論其事而不推其心。則無以見聖人之神。而天下
亦將有固是而讓聖人之則者何也。聖身之義。出其中之所誠。然則
其意期於全吾身。使無所說而已。雖家惡者。不待而為其到也。伯夷
之惡上。直但立惡人之朝。與惡人言。為衣冠套。已愛惡上。而必期
於惡人。獨好善焉。不期於聖人也。則亦猶夫人之好惡而已。夫惡人
者。事之所流。而鄉人未事之。而平也。苟為鄉人焉。無幾免乎。苟與鄉
人立。而其言不正。為以惡免乎。然推伯夷惡上之心。有愛上然去
之。若梓說焉。則當時之諸侯人可知已。何也。伯夷之操。雖在窮
動其功。精神見其方。又見其受出處。持名檢而。其大者。愛且夫
鄉人之名。亦何所成。立乎其身。不待於天下。不待於後世。則猶未
免為鄉人也。然則升冕保世之所。謂王公貴人亦愛之。所謂鄉人
不之當其時。飛廉崇虎之儔。既以進行之。故而不能同其汚。玉律八
百之司人。以周來之。故而不思。其庸人何休。諸侯之善其。其令而
愛者。然則伯夷惡上之心。皆已而無惡者。小節必謹。如行必
然。後其其身。於無編而無所作。伯夷惡上之心。人施諸人而無

者。由其天行其理。是也。復從其介信。若夫不終於所觀。則
觀之。先王。孤竹之先。公侯。其族。豈真一無所見之志。而
至今。今。後。知文王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計伯夷終身
義。雖。獨。大。王。而。已。臣。之。義。誠。無。所。逃。在。天。地。之。間。則。孤。竹。之。世。子
孫。之。所。歸。也。豈。特。許。焉。抑。獨。受。其。罪。其。於。餘。位。伐。之。上。罪。乎。夫

宣其奇文也

應李中樞與府憲共通于惟置第二而飾以水膏以勝竹膏者
 則於時安郡廉廣集文以快陳騷雅大士政事世說矣
 應院故使來督李濟民之參謀知游署先主者之
 以不附結始迎使雖聞建旗而歌之

作樂

成非不高
和也

農論所以守國者固不以是而存也夫城池也兵粟也皆恃在財險
安在使地利不如人和信矣且夫言地利不如人和而不先盡夫地
利之說則彼獨有以自解何也山川之險夫人而知之也然或者恃
險以為娛而恃險以自安則城池不修雖表裏山河猶未足以言地
利也抑或者居域之不利利而以其平于數典夫不修農而士不備
德也斯二者無關於地利而地之所恃以為利也非是致者則地利
之說猶有所未盡而人和之權亦未見獨操其重然有不盡然者
蓋亦有焉上誠者夫夫從而深其地焉則彼所恃者不獨以山川之

險也。蓋亦有堅利其卒者矣。人從而多其米粟。則彼所待者人
 不所以滅地之衆也。若是則亦足以宜地利之說矣。然而若以爲高
 城深池。民以爲慕。然亦惑也。君以爲終甲利兵。民以爲空膏。然也
 所以爲粒米依民。民以爲頭會。兵敵也。則地利之說有時而任何也
 彼惟有委而去之而已矣。然則城池之兵粟也。其敢非一端也。謀之
 則必從容而弗能扼肘肘者之一顧民之委而去之也。其惡亦非
 小也。其糾紛而意廣而手能。則聞者之多。乃是故計之不出於
 焉。然者必宜其糾。宜其糾而後有此利之說者。無隙以自解。計之出
 於焉。然者不必宜其糾。不必宜其糾而後爲人和之說者。有所據。必

勢。故曰地利不如人和。人和謂何。得道者多助。而
 勢在威。地則可補。作地利。在人。和。可不紀下一字。又。勢在地。利
 不如人和。將不如二。字。有尾。刻。處。以。句。作。文。代。設。想。處。有。詳
 著。力。都。在。開。波。處。一。筆。兩。筆。領。出。精。神。一。是。古。文。防。弊。

域非不

三五

然。其。與。之。謀。所以。待。士。者。可。知。也。大。致。有。謀。焉。君。之。志。也。乃。不。居。而
 就。之。其。待。士。為。何。如。或。嘗。謂。大。有。為。之。君。未。有。無。所。謀。而。成。者。也。蓋
 昔。年。身。戰。其。以。觀。天。下。之。變。有。無。時。事。而。爭。天。下。之。光。而。至。行
 其。所。謂。不。居。之。臣。者。則。非。後。以。使。將。也。鎮。陰。師。儒。之。典。而。實。欲。以。謀
 王。斯。間。赴。功。名。之。會。者。也。若。是。則。其。居。之。欲。有。謀。焉。必。也。若。是。則。居
 之。謀。焉。不。居。之。而。就。之。法。也。士。大。度。之。主。其。臨。遠。雄。偉。之。味。非。如。庸
 君。之。迂。謹。句。持。其。有。謀。而。就。之。也。大。有。為。之。君。之。德。為。之。也。彼。見。其
 臣。中。吾。願。心。手。足。而。策。以。遠。騰。借。著。亦。英。雄。之。舉。古。開。創。之。君。其。焉
 容。入。其。範。乎。

夫。則。易。之。說。非。如。此。也。人。之。約。率。大。法。其。有。謀。而。就。之。也。大。有。為。之。君
 之。特。為。之。也。彼。視。其。臣。皆。平。昔。等。夷。而。策。以。援。手。定。交。結。華。葬。之
 和。更。故。欲。有。謀。焉。不。必。開。其。臣。細。也。事。機。之。未。開。不。容。察。細。者。可。臣
 能。者。亦。可。知。也。其。君。臣。行。委。作。而。復。思。者。固。不。必。公。庭。之。是。矣。矣。是
 故。欲。有。謀。焉。不。必。開。其。說。數。也。事。會。之。未。並。復。有。既。往。者。可。通。將。臣
 奉。未。可。量。也。其。君。臣。所。日。許。而。月。性。者。固。不。必。當。今。之。廣。播。然。則
 今。之。君。士。何。如。哉。以。士。為。坐。竹。實。也。則。或。不。必。除。師。儒。之。體。而。然
 惠。者。也。豈。較。公。侯。之。貴。以。士。為。諸。斯。之。藉。也。則。安。得。不。急。就。開。之。地
 而。使。羣。鳩。庭。論。坐。鏡。處。時。也。哉。張。夫。少。之。賢。聖。吾。不。得。而。見。矣。韓。淮

隆緒焉武侯一見時評言天下事如情字天下竟不出其範圍焉乎
 安得不忘之臣而與之謀哉則今之士地然者多矣
 或一載某科一寫來便何成下耶抑見中虛中相對本已舊所
 不君之臣乃師傳非徒何功臣也人有之君其所謀即王道仁政
 之事非陰謀秘計也徒之乃尊德樂道以師達事之非脫略儀節
 以示契密為英雄作用也以文全不道者只談得一箇書或皆趙
 普耳

致有誤

文二為

五

五

周公使管叔監殷

父南英

人述元聖之作殷有不能忘情者焉夫豈殷而後之而人誣之乎
 以為可以觀世變矣想陳寶堯曰殷之亡也成於中則誣白不
 落而天下未夷而殷故古聖王於此也忠信其治而無侈焉周公
 之能也天下初定而殷故曰箕子曰武庚其封箕子也置之朝野
 以為遠德焉勸之臣且界大洋焉無能就居中國而處我朝於武
 庚不待不與之故上勢不能不懼其禍於我伏而思曰古者天子
 使大夫監於方伯之國上三人而後使管叔推恩其任之不專也
 國而及魯魯惟恐其精之不敷也夫以常情論管叔主而事之何二
 子千稿
 之有公能處及於殷而不違之也國而校以舊民此自公之疎然
 常情非所以誣公也即如史通論得棄賢而祥之何殷之虐公知殷
 子之克承而拘於非嫡而非之援以自公之遷然通變不可以罪公
 也爾計其若矣平其民矣衆怨矣矣有天命者任彼為之則揖遜
 之風再睹向也為詩而詩之今也討凶而我無事焉則誣陳之心可
 而誣之也意不然也作傳而民疑作會而民疑至仲監焉仲人焉
 其上多故則下多怨下多事則下多詐故之監焉幸愈我矣推誠之
 遠任人不殺業予以而之樂備於以危疑之地非所以安康也焉
 之以殷速使將殷速自為耳自權之勢不可偏重順用之重為國

成。子。不。可。武。康。而。以。之。者。叔。不。言。尊。弟。而。以。之。者。叔。不。當。
 淮。徐。成。而。以。之。者。叔。何。也。天。下。既。定。徐。徐。大。者。侯。小。者。伯。
 子。男。安。能。無。他。志。自。叔。背。事。而。觀。之。心。動。矣。而。且。曰。忠。賊。也。則。
 成。之。義。梅。石。立。君。為。民。之。忠。夫。人。將。用。湯。武。非。休。獨。夫。心。焉。乎。此。尤。
 不。便。於。後。世。之。為。人。君。為。人。臣。者。也。
 此。以。作。論。禮。以。制。范。雖。係。變。體。然。作。小。道。無。妨。若。代。陳。實。語。意。則。
 不。可。矣。周。頃。武。殷。忠。臣。殷。武。王。援。管。叔。皆。得。罪。於。名。教。不。可。不。辨。
 此。大。制。制。範。為。變。體。於。名。教。為。正。論。矣。大。亦。有。兵。無。地。誌。在。兩。年。
 使。發。可。圖。復。以。為。忠。刺。故。吳。之。罪。上。通。於。天。矣。以。極。背。理。大。不。道。
 卷。二。第。一。章。

管叔以

三。代。之。治。天。下。也。以。仁。故。無。自。富。之。制。焉。夫。仁。君。而。損。民。以。自。富。者。
 三。代。取。民。之。制。至。今。在。也。而。胡。不。考。乎。且。古。者。天。子。受。命。討。諸。
 用。而。賦。之。民。取。其。足。以。供。祭。祀。賓。饗。饋。好。用。之。武。而。止。於。民。無。求。
 科。焉。是。故。若。無。富。藏。而。民。有。繼。續。迨。其。後。稅。祿。而。賦。若。日。富。而。民。
 日。瘠。為。仁。不。需。陽。貨。則。有。言。矣。爵。命。還。春。秋。之。吏。制。繼。三。代。之。絕。業。
 世。有。仁。君。計。必。出。此。而。違。周。高。我。雖。然。今。之。取。民。非。使。非。周。之。舊。也。
 即。周。之。先。未。之。前。聞。也。仁。者。而。可。作。也。其。夏。后。民。乎。其。殷。之。王。乎。與。
 我。周。之。文。武。乎。控。稱。其。制。夏。則。五。十。而。貢。也。有。其。五。則。五。十。之。一。也。
 卷。二。第。一。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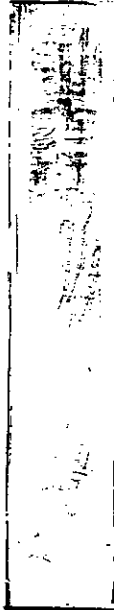
為什一之外則非也。吾不為明之。後世且以為太輕也。履畝加稅之。必與然。吾即明之。後世且以為可泥也。而巧故科名之奸亦起。後世而能服夏后。吾明也。而貢法竟可議矣。

夏后氏

孟子

上

卷



無君子莫

五

文南其

夫君子莫以上下之通義而用得其制焉。夫曰制則定而具其制。雖有所必達。然後一治一養之義畢矣。其言曰為治者有仁民之。而不法先王之政。則終不能以及民。夫先王之政。詳求委曲。非可以一端盡也。而其大要。不過制祿以養君子。而分田以養野人而已。雖然。君子野人。若其不可以偏重何也。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也。今滕之君子如故也。然而制祿之典未定。則謂之無君子焉。可也。滕之小人和故也。然而分田之典未定。則謂之無小人也。可也。若是則四制不可以不定也。請野九一而助子。取而耕者。吾夫也。

孟子十卷

公而耕其九之一者。人所以養君子也。國中什一使自賦乎。分而耕者。民也。耕而賦其九之一者。又所以養君子也。蓋至是而公上之。則斯大夫未地之所入盡矣。然而國家之患尤患夫小臣之不。則斯以下未可薄也。所以全其祿者可思也。蓋至是而農夫之所。則斯以下未可薄也。所以全其祿者可思也。於是以乎主田五十畝。餘夫十畝。而田制盡矣。其在鄉邇則五十畝者。其言之餘乎。而餘夫之所。則亦耕而賦其什之一者也。其在都鄙則五十畝者。其助之祿也。餘夫之所受則亦耕而助其九之一者也。於以見事上之機焉。於。

見惠下之得焉。先王之法。其詳意委曲。雖極其至。於此而猶
野人養君子者。蓋之矣。然而後世不能復行其法。何也。夫好野之通
其勢必至於簡。以夏商校田之法。所以便而為私田也。為治者方惡
其太詳。而儒者猶惡復古之道。嗚呼。亦惡矣。

鄉遂用貢都鄙用助。未往如何。懸斷。蓋則請野九一而助者。出以
孟子之言。德周制如此也。然亦周制。適人匠人二役者。出非專
先孟子也。以必知作典制度。自當按經而通變思之。必乃謂經術
予請野九一而助。二乃補出養君子。田除君上之所御。卿大夫
采地之所入。餘夫餘粟。夫黃者之所養。此是補題。或云。十畝二十

孟子十萬

五畝。在鄉遂則為貢之餘。在都鄙則為助之餘。必按經而通變
以思之。處。又而却任整齊。進退不勞。一結亦不濟筆。必吾代作戲
筆也。余卒成之。而益宜破先生。物色之於萬人。泰中先生之知我
奇矣。自許
其所謂補題。不足補孟子所未及。即孟子語中提出練服。上下聯
貫。眼目分明。使成名構。亦只是文義熟耳。

無君子

孟子十萬

許子必種。野。然。所以明異端者。歷問之而已。夫許子。獨能種粟。而食其地。其
東。易者也。可思也。且聖人善於農。指民使農。耒耨。女織。好工。作。而
通利。四人者。大相與比。業也。故明王用非其有。使非其人。農夫
然。胡許子欲其甚。並耕也。以其說止有。據許子之身。而歷問之。則許
子。舍其有也。問許子種。而後食。又其首也。蓋許子欲其甚。耕則
為不義也。何也。遠民改。相。織。席。以。為。余。今也。為。或。則。地。著。其
種。粟。而。後。食。不。相。織。席。而。食。情。理。然。也。食。之。外。有。衣。矣。問。許。子。之
衣。者。何。需。問。許。子。之。織。而。衣。之。者。何。人。雖。然。許。子。必。自。織。也。許。子。仁

孟子十萬

二

人。也不。思。其。若。屬。人。為。四。必。不。思。其。身。屬。人。為。女。紅。也。問。之。而。許
子。本。楊。其。禍。福。之。予。侍。人。耳。然。而。未。已。也。問。許。子。而。衣。矣。許。子。能。無
問。許。子。之。冠。美。冠。之。製。也。問。許。子。之。冠。去。其。織。之。者。何。人。問。許
子。之。織。而。以。粟。易。也。問。許。子。之。不。自。織。者。察。何。事。而。以。索。粒。耕。而
和。之。矣。農。夫。終。歲。勤。勩。者。也。過。時。不。舉。必。受。其。飢。故。農。之。子。拉。易
也。許。子。所。憐。而。欲。並。耕。以。仁。之。者。也。然。猶。可。據。曰。衣。也。冠。也。耕。而
也。生。氏。之。初。未。就。食。未。合。上。有。不。大。食。者。矣。故。官。之。教。曰。耕。者。必
食。耕。者。一。粒。一。飯。若。其。事。立。以。皆。以。內。者。也。問。許。子。之。既。耕。而
者。何。需。問。許。子。之。衣。耕。而。必。需。者。何。若。問。許。子。之。以。釜。覓。食。以。

一曰。可。問。許。子。之。不。自。為。也。而。亦。曰。以。粟。易。之。矣。以。貨。之。時。
 內。者。也。意。者。粟。重。而。為。物。輕。粟。輕。而。為。物。重。于。問。之。許。子。而。猶。據。
 以。御。輕。也。抑。許。謂。木。產。不。禁。殺。不。足。以。成。有。饑。饉。之。已。於。問。之。
 許。子。而。謂。待。木。產。以。成。其。時。也。夫。許。子。欲。人。為。義。者。也。非。徒。為。義。者。
 也。嗚。呼。吾。將。焉。如。何。哉。
 一。局。用。數。十。間。字。如。無。故。所。以。壞。壞。木。上。下。來。大。
 散。一。聚。是。皆。利。入。係。理。為。思。遠。脫。際。洋。古。人。皆。歸。也。微。之。妙。非。復。
 生。受。害。美。微。之。所。能。也。

卷之五

五

許子必

百工之事

義七

子。勞。心。所。以。別。野。人。也。蓋。營。心。勞。力。義。在。則。然。豈。大。人。之。事。獨。爾。
 於。百。工。農。官。之。任。以。行。義。雖。然。耕。亦。以。行。義。也。蓋。在。國。曰。市。井。之。
 臣。在。野。曰。草。莽。之。臣。在。則。義。在。耕。而。外。無。義。焉。非。無。義。也。有。上。以。
 治。之。則。耕。者。之。分。止。於。此。也。然。耕。者。之。能。又。果。止。於。此。也。即。耕。而。上。
 雖。之。矣。吾。觀。耕。者。之。獲。上。食。中。食。下。食。五。食。與。而。一。農。止。完。一。農。之。
 食。且。無。論。上。者。之。策。攻。金。攻。石。攻。木。五。攻。與。而。一。工。雖。兼。百。工。之。
 食。且。無。論。耕。而。治。天。下。獨。可。耕。且。為。此。責。一。身。以。修。百。工。而。率。天。
 下。而。治。也。豈。知。有。大。人。有。小。人。豈。知。大。人。勞。心。小。人。勞。力。試。以。小。人。

卷之五

五

之。權。治。小。人。之。衆。必。能。矣。雖。小。人。不。自。利。以。也。即。以。大。人。之。躬。親。小。
 人。之。事。亦。驚。矣。小。人。又。不。利。大。人。為。此。一。推。大。人。勞。其。心。然。復。無。有。
 兵。之。諸。侯。無。責。情。之。強。禦。無。不。治。之。而。野。而。農。將。相。安。於。閒。然。後。
 道。其。經。賦。其。什。一。省。其。利。罰。而。農。將。相。忘。於。樂。利。然。後。三。年。一。九。
 平。蓄。音。五。穀。賤。金。玉。而。農。以。長。久。其。富。無。然。後。不。甚。貴。以。傷。民。不。甚。
 健。以。害。農。通。工。而。利。農。抑。工。而。不。妨。農。而。農。以。克。享。其。常。平。足。得。
 而。論。也。且。得。食。於。農。矣。無。人。在。官。且。代。耕。以。農。矣。而。天。下。若。晏。然。
 第。一。日。之。報。也。而。以。為。泰。幾。矣。其。甚。矣。是以。制。產。分。田。政。國。以。佐。軍。
 而。而。省。周。用。者。不。可。忽。也。可。見。勞。力。所。專。有。耕。者。微。政。國。以。助。公。田。

若養子者有自始。蓋以假食人之義。故曰天下之通義也。
昔楊隋利後福。橫澤。絕。發。大。人。小。人。一。役。奈。之。養。力。盡。巨。氣。嘉。
古。其。源。從。國。語。得。來。

百工之

卷二十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神淮而注之江

文南共

徐揚之水。分。而。聖。思。無。窮。矣。夫。淮。之。不。能。引。而。南。也。而。南。合。之。世。
於。結。江。蓋。有。說。矣。且。揚。古。澤。國。也。江。流。其。北。海。運。其。東。而。地。則。天。限。
之。勢。不。能。不。沿。江。入。海。沿。海。洋。淮。天。既。資。其。民。以。物。力。復。舒。其。望。以。
轉。輸。地。聖。人。不。盡。物。無。事。之。智。而。能。平。天。下。之。險。蓋。古。之。嘉。惠。南。服。
者。往。上。周。此。作。受。通。淮。江。淮。不。獨。汝。漢。矣。此。其。說。不。見。於。尚。書。而。遠。
若。今。皆。曰。排。淮。而。注。之。江。者。為。也。以。為。注。之。八。海。之。受。淮。此。天。
道。也。存。其。常。於。經。以。觀。地。水。之。脈。而。後。世。有。師。吾。智。者。不。主。仰。天。
下。大。命。於。帶。水。又。以。為。河。之。通。淮。之。之。屬。江。此。人。力。也。吾。存。其。變。於。
世。以。省。幾。幾。之。勢。而。後。世。有。固。吾。利。者。不。主。驅。天。下。赤。子。於。波。臣。意。
矣。時。拜。旬。之。產。僅。自。饒。餘。其。餘。止。饒。祀。續。之。需。不。盡。即。東。南。之。財。賦。
而。引。江。以。使。民。以。關。後。世。之。端。見。聖。人。之。經。畫。遠。意。是。時。風。氣。雖。靡。
武。衛。已。開。謂。宜。時。重。江。防。之。守。以。中。國。南。北。之。咽喉。而。梓。淮。以。通。濟。
不。顧。一。時。之。慮。見。聖。人。之。用。意。公。哉。繼。耳。日。者。謂。後。世。苟。且。之。術。而。
不。知。夏。后。明。德。之。垂。飾。聖。人。者。神。之。伯。主。群。國。之。事。而。不。知。為。聖。
人。故。外。之。皆。美。民。之。利。此。也。久。矣。夫。
此。記。者。之。誤。原。不。必。為。之。回。後。通。濟。一。事。古。未。嘗。抑。於。江。而。財。賦。
也。姑。以。其。說。能。圖。存。之。自。許。

标准

朱子學

上

讀書志

萬教

又勒旗幟

東坡先生集卷之四

二五

100

漢王莽大難之端用仁義而行其微權也蓋伐莠者伐夏之端而饒餉者錄兵之名故始征反之且聖人雖欲盜賊天下之鬼然卒端亦動卒然而為兵豈其誰服之聖人有棧焉統大統以嚴發天下今天下自起自戰飲血注心焉為成敗然後以世每天下而民從矣如湯以成夏故民而自葛伯始征用必道也苟以常情論之則葛伯非祀牲焉乎何損胡為道之牛羊胡為使无旅往為之耕播有之小志未盡民非與也便諸侯而盡焉乎堯周第九耳烏能飽天下之粒餘而餘萬里之轉輸哉嗟乎湯之心固未可數多以常理論之湯之待夏

休也。見善惡清長之德焉。子曰。雖而求之。石不可升也。得之不能行。行子則不能。行則難易相遠之勢焉。作之。其使之間也。理之安則安。其之危則危之理焉。而子大夫可以深遠思矣。
雖哉。夫上下便順遷化起。從此生情。以一齊人與莊段之間為。莊段之問。言齊人之底處。非謂以山巨。人徒使德不著。且一與衆乃孟子。莊段不勝大方。今全不問。切直謂之無法可也。

一齊人

孟子

雖若丘使

又南漢

多獲之形。皆心仲之自造也。夫復未有若此者也。若若之則此。乎斯當預端矣。蓋自虞官誦說數人所思而後乃又有御者之。而使字而相爭。行性分之。然其心必曰。羽毛齒革。盡入達。無鮮為之。施論來比者之心。亦當窮之以至此。何也。利爭而心易。今之伯王皆其類也。彼多而不易動。為公之丘段。亦其類也。古有不枉己之聖人。則當缺憾而後為十。則不悅天下不順之貴。以大其。防其心。嚴夫先王之制。使御不驚。夫虎不為一為龍。王二為。三為君。虎耳此。則併上殺下殺之。卒而混之。無敢薄取矣。而。其情則當思其。夫先王之制。固若不圓。澤大夫不掩。其。不顯。環毛不顯。舞翁不顯耳。此則併大。綜小。綏之。服而。之。無。利矣。而我欲戒其。他則當勉其。吾觀後世。詞人墨家。修技。聖有風毛而血。灑野。故天以此。天地之非。觀矣。非此者。以為。之。極。懷臂之所。人心苟且。思。政。時也。而虛。其。狀。日。前。岐陽大麓之景。吾觀上古。陳風。保。飲。二南之。至。有一。發。五。維。此。亦。王。他。之。業。焉。矣。非。此。者。以為。此。世。之。風。世。所。欲。自。附。正。以。顯。也。而。毀。其。狀。令。今。若。見。騶。虞。鸞。鳳。之。

四獲之法。君父以廢。忠臣子以昭。忠臣則當於廢取之處。觀其
 為射。所以進道。志士所以死官。則當於極盛之處。觀其中心。則
 心也。夫
 布技典。雖風神亦佳。惜其不善於編歌之法。然臆。恐難用。越外。則
 話。自以為有法律。而不知斯其拙也。

誰若立

卷之五
 上五

雖飛廉於 一乃

又而英

高臣窮進世之計。聖人窮又計之。休夫。雖竹海隅。戰竹海隅。討事者
 無避。避者之心。均苦矣。蓋聞之大。律竹市。與衆共棄。故流之。與乃。在
 四夷。商之休也。其君已。隨而之。夫。句矣。其臣如。飛廉。尤。氏之所。說。說
 而。觀之。者。胡。然。殘之。海。隅。不。以。死。相。以。舉。也。說。者。曰。武。王。伐。紂。飛。廉
 為。紂。營。石。作。此。方。而。不。與。也。不。知。惡。未。多。力。要。廉。善。也。以。財。力。保
 事。者。飛。廉。所以。世。壽。其。志。而。當。今。處。又。不。與。故。說。以。傳。世。目。歸。者。元
 飛。廉。所以。獨。捷。其。巧。後。見。大。海。清。遠。達。耳。目。易。竭。況。周。道。未。固。也。幸
 而。居。之。可以。張。其。壯。意。人。見。夫。島。嶼。菁。林。海。勢。懸。絕。况。剛。刀。未。及。也。

文二二島 上五

徐而處之。可以。宜。其。實。聚。在。昔。右。太。行。左。孟。門。攻。主。所。處。已。餘。轄。無
 餘。矣。海。上。可以。立。奇。乘。夷。可以。君。長。及。周。起。而。統。封。如。朝。鮮。攻。事。也。
 未。必。非。真。也。而。公。同。善。之。海。矣。幸。而。律。父。三。監。初。事。勢。不。測。尚。遠
 暴。而。伺。焉。海。上。可以。觀。察。東。方。可以。動。搖。使。周。勃。而。奔。命。作。商。家。頌
 民。也。未。必。非。計。也。而。公。又。科。之。集。其。欲。進。而。此。能。非。毀。其。馬。已。當。其
 時。三。年。勤。師。無。非。以。攝。假。息。之。遊。魂。愈。驅。而。愈。迷。至。海。其。馬。往。當。其
 時。千。里。遙。利。又。無。煩。築。海。外。之。宮。觀。故。人。見。生。不。同。中。國。死。不。懸。索
 斷。聖。人。棄。除。惡。務。盡。之。戒。而。不。知。精。神。同。海。濱。之。臣。聲。名。遠。播。而。之
 地。聖。人。不。泥。邪。冠。弗。遠。之。會。其。上。指。伯。益。之。裔。下。啟。西。皇。之。統。而。餘

傳記碑事不宜用。逃海偶惡作扶餘王。亦有生妄想也。自許
當明自張胆。是聖人除惡要義。宜得以小說閑話了事。

人
主

梁飛塵

吾為此學之道

之道

又而失其

大賢自著其辭道之心亦憂世之志也夫先聖之道止則人賴之成
 矣矣聞之其家已平且天下之道德起
 辨之而有窮攻之而有聞則是不足以爲道也故學者方自以爲道
 也楊氏之說究至於使天下之無君墨氏之說究至於使天下之無
 父則是二氏者辨之而有窮攻之而有聞也此不足以爲道則夫爲
 道者著矣非道者之衆明則夫爲道者之聞立矣攻之權夫先聖之
 義遂致於楊氏之說而天下遂至於無君也從而聞之何也夫人不
 能紀其相與之親猶夫人之不能分其無故之歡也有物而相過而
 忘乎焉
 二五
 聖人一體之義著然後天下知有君然後天下知楊氏之所謂義者
 非吾先聖之義也不義道著矣而義聞亦主矣吾理夫先聖之仁使
 幾於墨氏之說而天下遂至於無父也從而聞之何也君子有時乎
 衆於彼人以爲仁猶之有時乎衆於不殺以爲義也天使之一本而
 聖人親之仁著然後天下知有父然後天下知墨氏之所謂仁者
 解去先聖之仁也而仁道著矣而仁聞亦立矣然則楊氏之道果非
 辨之而無窮攻之而無聞而吾學先聖以強之是獨以其祖父居人
 親安吾其爲聞道也今其說至於無君無父則是辨之而有窮攻之
 而有聞吾即不舉先聖以強之而初未嘗待祖父以居人也而聖道

聞自在矣。是以先聖之道示人。則其間大略。皆中智未能。而專明。揚墨之無父。然若則其病。深則巨者。即庸。故皆知所避。則聖之道。如受而已矣。

嘗神。蘇文。處不必如。以骨力。且蘇氏之長。全在此。而孔。無天下。相見。若。然。其言。以入。文。非。洗。中。而。孔。矣。自。許。

自孔子以下。以有。任。治。亂。之。統。與。上。王。佐。澤。位。行。事。者。不。同。故。有。未。達。之。執。則。孔。子。懼。而。作。春秋。有。藏。國。之。執。則。立。于。懼。而。開。揚。聖。旨。所。謂。不。降。已。故。懼。者。為。世。懼。四。字。與。孔。子。懼。三。字。相。應。正。見。其。心。法。之。一。以。句。最。重。却。極。開。不。得。乃。大。脫。卸。處。聞。先。聖。之。道。宜。

卷十

二五

六。虛。傳。仁。義。之。不。可。充。塞。未。應。隔。入。楊。墨。以。似。聞。先。聖。之。道。距。揚。墨。道。日。文。字。與。此。道。法。不。相。合。云。文。公。祖。珠。處。也。

吾為此

臣事明陳

全

文南英

其。傳。聞。郭。士。之。原。石。而。有。以。窮。之。為。夫。夫。之。與。郭。也。母。兄。之。行。妻。也。仲。子。不。能。為。郭。則。不。能。無。操。於。二。者。之。間。矣。且。海。人。者。親。之。終。受。取。子。之。節。人。親。之。人。倫。之。大。而。一。此。之。人。道。中。正。之。則。出。行。人。道。則。入。非。人。而。人。且。不。以。人。充。其。操。矣。甚。矣。夫。臣。章。之。原。使。仲。子。也。結。則。謂。仲。子。之。於。世。也。廉。而。試。聞。見。於。三。日。延。餘。生。於。非。季。而。孟。子。則。絕。之以。州。夫。世。有。捐。聞。見。棄。飲。食。以。為。廉。哉。則。非。季。雖。世。之。棄。餘。乎。非。其。有。不。取。之。未。必。義。也。況。仲。子。不。能。無。為。之。棄。居。為。之。樹。業。者。如。以。最。天。下。期。於。伯。夷。如。以。不。義。天。下。止。於。盜。跖。而。仲。子。果。是。美。而。非。猛。

卷十

上五

本。其。義。也。雖。然。藥。之。為。不。為。傷。廉。者。非。義。也。雖。伯。夷。廉。之。伯。夷。則。之。而。不。得。為。廉。彼。交。以。道。接。以。禮。雖。廉。人。之。省。侯。子。獨。無。鮮。焉。無。他。義。在。故。也。而。仲。子。必。欲。獨。見。聞。廣。飲。食。充。其。心。必。皆。無。無。則。必。期。而。後。可。何。也。楊。廣。黃。泉。之。間。則。無。伯。夷。也。則。無。盜。跖。也。則。無。無。則。必。期。而。後。可。何。也。楊。廣。黃。泉。之。間。則。無。伯。夷。也。則。無。盜。跖。也。則。無。不。能。充。其。操。矣。仲。子。為。能。廉。哉。再。則。謂。仲。子。之。取。於。世。也。義。而。身。則。有。嫌。底。妻。則。有。糾。纏。而。孟。子。則。又。絕。之。以。州。夫。義。豈。非。出。於。其。身。其。妻。妻。我。自。身。以。外。而。適。之。倫。其。有。大。焉。者。未。必。亦。不。美。也。况。仲。子。然。世。家。之。實。子。為。鍾。之。介。弟。者。先。仲。子。而。舍。其。操。焉。有。母。席。母。之。

天下之公 二句

其聲聞而天下之民也夫二賢足以傳天下而子

則何遺哉且夫民之役使者其誰足以知藏知得故夫

其說以名其國之與義其所歸往齊天下而從焉誠有如子之於父

意而周之德如獲其商安則討之親臣也德焉去而義不能為說此

可以現廢而不可以現興如周召畢散則文之多士也康於周而

耕於周即農也而土而不能成召乎天下獨是民如太公伯也

新人起時可去可就之外其高功功帝有統緒天下之氣統而出

處德而天然養生之仰望句也避封而去也人皆知天下之未清

也蓋已先六州士子而儒之難矣今也歸文而矣也人皆知周道之

將廢也蓋已先八百諸侯而召之今矣而之人曰上不能廢者獨

此兩人奈何從而游也天下之人曰李則得士者昌而伯真者主

其是而人非能勝天下之機負而能顯天下之精神使之誼思景仰

其說尊親於其地而人處則素親重其風采故出則非而周之王氣

與典典虞虞焉其有符地於岐山自是北海無憂而遼西今文之地

與義義符之區皆文所洋溢而仁不止而為矣自是東海無公而義

與海盛之邦徐覽波瀾之域皆文所翔洽而化不止江漢蓋新秋之

獨夫德之不據十五之氣象侵：句禁世無他二者之足以傳天



無異於天下之父而其子又為佳哉故曰天下之父歸之也

商周賢者多矣獨舉二者見其係天下之重而在去就之外也前

載自當不朽自許

天下之父從天下之夫老來夫老名德之盛民望所歸故如父之

統子而大老之歸又從大德之至中理無私自然感化上事非

後世慕賢圖大收策從王之比來文中說典廢處不免後世殉

耳

下五

下五

天下之

艾南英

以故言德者其說非一端而已也蓋欲以利為本言政者未必出於利也而終不能全故以見性故可以一端盡之當謂性者神明之德而不能不流於其德然則逆非性也而非違則又無以見性之違離今之聞說從而析求之豈不知性之於人也可澤而知之不可得而言也性而不可言則天下之言性也獨能言其性而已故非性也性之所事事而遇物而後形者也方其無物也性也不成及其有物則物之親也性者呈盡取必於性也性惟其與物相遇而物不能奪則作其所安而履其所不安是故而非利者也性也與物相遇而物奪之則直其所不可而從其所不可是故而非利者也非性也夫豈其不可而從其所不可豈非鑿性以為智哉如欲無惡於智則如為之行水而已矣為之行水行其所無事聖人之性性亦行其所無事而後謂之利雖然故不可以盡性而必出於利而言政者又或出於不利而求盡由於利則故既居惡之離而言政故於病性於是矯其論者欲滅故以見性至以性為一無所有而仁義皆屬於人為則性人居惡之離以言政者之病性而矯其論者愈失之也不知性終不能舍故而見也蓋性動而見於外使後人得而官之所謂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也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吾將何以推之惟其有事於運行而

卷十二

11

王公南

可求其故是以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則言性者安得以致居善處之稱而併不言其故哉。親行水以見故之必利。觀屠說以見故之可廢。然後利以害性。以害性而性之善也必矣。

孟子一生言惻隱羞惡等情皆以故言性也。告子以人性為仁義之說則故全故以言性也。全故以言性其意非性則以不仁不義不禮不智之心亦皆為故。遂以性為一無所有。乃有湍水杞牛生之謂性之說。不知故以利為本也。孟子首兩節言故以利為本。次節又引天與星辰可求故以見性不可全故以見性。時文每按過不節處。只作大智不察之証。而不思其再見一故其立言之皆安。

卷十 論 下 五

在此文將力在過來節見高手

此章謂為智而終以開之便況天下之言性也言性而不知言故不知故之本利即是不常知性而穿鑿以求勝耳文指智字意太疎濶而發明故利處獨見主腦

五

五

天下之

三苗于三危

艾南英

帝堯成之用有見於治者焉。大均之刑誅也。而致之三危。此可
 據其已。且用兵之要。天有特地。有利避乎其地。而弗能為良。故
 制人者。去其所恃。不使其所恃。帝之攝位而清問也。常有特於苗
 之。其考之經。周曰。三苗。耳。初不云殺也。而人致之三危。大古邦甸
 之地。多而北。而少。東南。古車馬之法。利平原。而險阻。苗非其宜也。
 盤谷之間。黃竹之區。便於水關。捷於用舟。大刻之則難逃。而先窺
 中。之則仲。聖而民。或必天之所。以限而北。而帝之。所以需。七司也。遷
 其民。而處其地。既遠。大天地。地生之。理。迺其君。而長其衆。人難保。為
 不侵。不叛。之。臣。帝。固。伏。而。思。向。大。苗。吾。攻。而。擊。之。吾。不。能。入。其。地。不
 能。乘。其。舟。大。上。業。之。間。苗。是。而。居。之。吾。能。入。其。地。吾。能。乘。其。舟。吾。更
 立。其。賢。於。故。國。而。實。其。首。惡。於。地。都。奪。其。洞。庭。彭。蠡。舟。楫。之。利。予。以
 華。陽。不。水。騎。射。之。鄉。解。之。而。我。之。眾。示。逃。奔。而。恐。奸。近。之。凶。攻。之。俗
 使。龍。潭。而。務。朴。耳。吾。意。帝。度。險。遠。止。以。懲。苗。之。惡。初。不。虞。其。連。結。楚
 蠻。為。石。臂。之。援。故。既。見。經。畫。之。規。而。又。暗。好。生。之。大。吾。意。古。道。淳。風
 未。有。耕。降。之。慘。不。過。分。其。禁。錮。淹。溺。畢。膚。下。之。命。故。究。其。終。于。三。危
 猶。為。殺。之。上。縣。而。考。其。服。於。三。危。至。有。不。殺。之。意。至。春秋。而。其。後。猶
 謂。與。之。姓。之。戎。居。於。不。州。其。斯。為。聖。人。之。殺。也。大。

既從地形生論。又為敘字四提。是一篇胡鑿鑿置善後策。又是不
 提降解也。自評

強作解何當於理。姑注固未嘗有據於經也。當時好要論者。甚標
 竟為因。舜野。既。及。說。列。此。又。謂。聖。人。殺。不。淨。一。箇。鑒。者。真。可。笑。也。

敘三苗

下五

卷十

五

子則與子

艾而美

王天下能稱天也夫天意蓋為夏之天下授我惟其然故禹
大禹氏雖再處始而可與聚故則唐虞之代其年日行經
堯之禪舜之禪禹而已當時而創始也又猶當三代以後而
唐虞之代也為將何以服唐虞子孫之心正當時亦故帝先帝故帝
唐虞地幸然也意始天意也天以為大德難致矣蓋舜禹同堂而
居是後五百年始種王者則何人是所遵命而創製以傳祭天以為
世聖斯平矣故其成蹟而內是後三聖人功冠古今則後人何處
唐虞而切德以服唐虞世運漸遠人心不古何必以傳祭為定局則

下

世心所事變不下降三代

服不到之處必有為一姓之說與後世之國以漢私者而唐虞則
唐之雖必有假思成之稱故中外之心以觀操者又其甚九錫珠璣
勳遠隆文解疑故主恭預新宮以圖富貴又其甚曲因嚴帝朱鉞帝
明以絕人望又其甚更改制度雖斯耳目以致授吏民而天下大變
多變皆於是造化若有心焉若是當為之身不以朱均之嗣而開業
之寶金為欲使焉而創世及之例若是使故之後雖無繫繫文
而開齊朱均之嗣而世亦無故廢主馬以明世及之分一極之植遺
其為而天下會而要如極之征誅羊姓代許而卜姓又爾伊始
是雖祭介穀不澤依凡終弟及之說也雖有側室不澤依母愛子

祀之儀而祭是天神故之儀以通而之心始則為無故而不天
為高而祭者則後知神靈實符一定而轉徙或以興或廢更以
成其公而夏則後為祭則後世腐儒嗜為煩言或則為葬不或則
為葬立碑以祀也
湯祚漢代史案錄論奇快然皆與三代之道無異如所引彼朱祿
祿祿初告天下所致又何等為與祭而然我文勢橫直一氣奔
注故若別觀

文南英

聖人之道。以道為招而已。夫尹要湯者。成。然則尹之
道。得。其。則。謂。如。夫。以。要。可。矣。且。夫。聖。人。之。事。其。若。其。廣。衆。久。之。
其。若。者。其。道。不。同。而。要。各。有。機。絲。之。自。要。湯。之。不。足。極。尹。則。也。雖
然。吾。聞。之。矣。尹。惟。先。奔。之。道。而。自。任。以。天。下。之。重。然。后。就。湯。而。說。之。
者。也。當。是。時。尹。度。其。仲。之。諸。侯。無。能。行。先。奔。之。道。者。而。獨。有。一。湯。
處。其。時。之。人。無。能。言。先。奔。之。道。者。而。獨。有。一。尹。於是。湯。聘。尹。而。尹。奉
湯。則。謂。其。以。先。之。道。要。湯。可。也。則。謂。其。以。奔。之。道。要。湯。可。也。今。試。取
竟。之。道。而。觀。之。是。湯。之。事。我。然。學。遠。而。考。明。當。夫。時。先。之。心。必。自。任

天下之重。而尹無機。其先。蓋。尹。不。其。志。決。矣。則。謂。以。先。之。道。
就。湯。而。要。之。亦。何。不。可。今。試。取。奔。之。道。而。觀。之。是。湯。之。事。我。然。未。廢
而。與。當。是。時。奔。之。心。必。自。任。以。天。下。之。重。而。后。無。從。於。其。若。蓋。得
奔。則。其。計。符。矣。則。謂。以。奔。之。道。就。湯。而。要。之。亦。何。不。可。說。夫。一。德。之
輸。乎。非。直。以。事。功。也。則。有。草。之。誦。讀。即。為。繫。氣。之。趨。求。乃。為。學。焉
則。臣。臣。此。蓋。以。堂。陰。交。也。則。授。受。之。微。言。未。必。非。帝。庭。之。道。則。尹。之
亦。也。其。謂。與。尹。人。之。要。若。然。湯。之。師。不。出。於。故。民。則。其。說
得。也。亦。可。謂。之。要。矣。事。君。而。不。引。之。當。道。差。獨。到。其。說。然。湯
之。就。後。何。由。而。知。其。為。尹。也。曰。以。桐。宮。之。故。知。之。而。孔。子。亦。曰。發。湯

歸。屬。太。公。之。志。也。湯。呼。湯。武。為。無。慚。矣。哉。

先。奔。必。自。任。以。天。下。之。重。而。後。無。愧。於。其。見。無。疑。於。其。若。此。乎。言
不。朽。之。語。湯。武。為。無。慚。尤。有。關。於。名。教。自。許
中。二。比。議。論。極。偉。而。頗。有。峻。峙。撲。而。甚。平。正。一。結。尤。為。

吾聞其

天下之重。而尹無機。其先。蓋。尹。不。其。志。決。矣。則。謂。以。先。之。道。
就。湯。而。要。之。亦。何。不。可。今。試。取。奔。之。道。而。觀。之。是。湯。之。事。我。然。未。廢
而。與。當。是。時。奔。之。心。必。自。任。以。天。下。之。重。而。后。無。從。於。其。若。蓋。得
奔。則。其。計。符。矣。則。謂。以。奔。之。道。就。湯。而。要。之。亦。何。不。可。說。夫。一。德。之
輸。乎。非。直。以。事。功。也。則。有。草。之。誦。讀。即。為。繫。氣。之。趨。求。乃。為。學。焉
則。臣。臣。此。蓋。以。堂。陰。交。也。則。授。受。之。微。言。未。必。非。帝。庭。之。道。則。尹。之
亦。也。其。謂。與。尹。人。之。要。若。然。湯。之。師。不。出。於。故。民。則。其。說
得。也。亦。可。謂。之。要。矣。事。君。而。不。引。之。當。道。差。獨。到。其。說。然。湯
之。就。後。何。由。而。知。其。為。尹。也。曰。以。桐。宮。之。故。知。之。而。孔。子。亦。曰。發。湯

等侯明而分地節制祿之典也夫爵授矣而後祿隨之聖人處身之
 周如吳夫若先王親象於此而建諸國親諸侯則膏腴之地以廣
 功德而輕重布之四千一人其何私之有於是而有井邑五甸祿
 之數九命七分五分并分之邑祿焉於是而有千維百維三之一五之
 一凡之一一為城深池焉於是而有君朝卿大特人大小特王延特
 藏之禮樂法度以達於天子焉夫是若何也且而有公卿大夫士外
 有公侯伯子男然後有官師小吏延及庶民故其尊不可及然則天
 子不可不尊也加於公而尊加於侯而尊加於伯子男而尊公侯伯

天子一位

下五

子男若其間而近於天子又不可不尊也有卿而若尊有大夫而若
 尊有士而若尊有士而若尊而提以成天子之尊若世者無非以
 施乳萌而遠不敬而已而其制祿亦猶是也夫經理天下莫若於
 體而重其綱紋中幾千里而外特重公侯則大小有以相維強弱無
 以相表而封遠師之職夫休息天下莫若建諸侯而少其力故子男
 盡十而上無踰百里使貧不至於弱富不至於驕而安朴者之常凡
 此皆以達於天子也考禮正刑一德體統如是其嚴矣體統嚴而數
 寡則試者嚴殊車乘馬者隆燕饗射擊軍用財如斯其厚矣宣財
 於禮則者老之教行而孝弟以風戢讓禮樂之典而禮兵不

不能五十里則附見其功而獲功甚異者又不使百里五十里
 意蓋欲其時治則原侯放理氣則方伯勤王皆指運用之勢運
 來之機諸侯不越外封大夫不侵公利均和而安有以也夫
 典詳宣制貫穿盡巧可謂入題處將二節盡平矣自班爵而祿之
 次序耳自詳
 則祭甚盛燦然氣脈甚高士華不識古聖人制作本原不免拉雜
 世所賜耳

天子一位

下五

天子一位

為其多聞

二句

為其多聞而師之則何師之

師者師則召非所倫矣夫為其多聞而師之則何師之

此士所以自待之重也見夫賢者德成於己之謂也德成於己

名聲之召至於多聞則惟其德可以匡王而達事蓋有賢而不必

聞者蓋其君之見之而為其多聞也則士之所以自待與天下之

所以待士者何如哉樊阿過洛之秘天將待斯人馬援之以嚴敵而

建極訪道之誠將安所歸乎梅克法舜之餘天將任斯人馬行之以

佐辟石尤師擊聘之求將安所往乎若是則不待不臣之也而且師

矣若是則不待其餘不敢召也雖天子不召師矣材智之士非不

可致雖馳於一旦然而以麟龍皇獸非其器也得一通經學士之儒

品權衡與然百世之文其焉若此者惟天子須之則天子必師之

有居老乞言而已矣曲謹之士非不可斟酌望於將流然而以統

綱維其重也得一通方致遠之政而儒效彰燦然一代之榮偉焉

蓋必有天子須之則天子必師之有奉養幾凡而已矣然則士何

有之待之以庶人彼待庶人自為也士不得而處上之我卑專

多聞彼得多聞自為也上亦不得而讓士之我充嗟乎士志不見

於多聞彼得多聞自為也上亦不得而讓士之我充嗟乎士志不見

於多聞彼得多聞自為也上亦不得而讓士之我充嗟乎士志不見

於多聞彼得多聞自為也上亦不得而讓士之我充嗟乎士志不見

於多聞彼得多聞自為也上亦不得而讓士之我充嗟乎士志不見

於多聞彼得多聞自為也上亦不得而讓士之我充嗟乎士志不見

於多聞彼得多聞自為也上亦不得而讓士之我充嗟乎士志不見

於多聞彼得多聞自為也上亦不得而讓士之我充嗟乎士志不見

於多聞彼得多聞自為也上亦不得而讓士之我充嗟乎士志不見

中二比高華首句發而不必多聞最是自評

我論中其有風旨所謂外揚而內歎者也

為其多

且缺諸西方則西流

父南英八封

國康而西者亦水之逆機也夫水如不決將亦西流乎哉而告子寧

○字入○
○字入○

氣其德映乎。而以吾行觀。端水者則固已決而後東也。東方之疏。以

驕者不能自順有所以為之順者也則亦可決而之而也西書之

陸以遷而水無不可遷有所以為之遷者也故令水之力堅則決之

權矣。其持決諸西而流仍東矣。惟決之權重則水之力柔矣。第決諸

南方則通亦高其其流者水也石所以可流者非水也滑泥注流也

開者有一法之機焉。以為是而往。而水亦為知所以然。其而流者水。

也。而所以決之而流者非水也。東西易位之頃。止聽以決之一法焉。

形為顛倒而水亦為能不然天地自然之氣先西北而後東南至猶

諸流而先者反為之祭也。乃知天地往還之故。流於無常。原自如此。

此故當其決諸而不養

導水者以為因蓋因其西而西之則西即所以

陽乘虛當其決諸西而西流也。不知水者，以為變而知水者，以為常。

也。且轉其西而激之則西復可以為東也。流水之性如此。吾於人性

情同錦。如珠光璧。無定之中。寶光四發。看其對朕流名處。世
成相。或法細城靈。最宜華現。

水清西

之所以說衆體者而印思以揚之馬夫心官在思故與衆體
無必思而後得則思要矣且人知物交之客緣耳目以累心而
不事事心者竟使心寄於耳目蓋心之職雖與於耳目而每必
我思誠而後可以為耳目之主是故耳之官在聽而思其常聽
當聽者則心之官在焉然非同一明乎心之官而所以常聽與不
當聽之理達了然於七月之官在視而思其常視與不當視者則
心之官在焉然非同一明乎心之官而所以常視與不當視之理達
然於前也當為感紛紜而天君內應以時謂之心仍其官則可謂

一清思則不可何也百慮種發本始不與衆交馳也夫惟慥然者不
而後吾始能有思而思也乃是以衆感矣當一事未形而
理據此時謂之心仍其思則可謂之非物交物感則不可何也
然未始不與衆俱發也夫惟洞然者無累而吾始謂能思不
也果足以杜衆誘矣蓋耳目之役以氣動也心之思亦以氣感
衆耳惟官在思而揚之以思則以理收氣而行乎感應之常
是則耳目之官於吾身為視聽之職也心之官於吾身亦猶觀之
是則耳惟官在思而事之以思則以性治形而操乎明聰之
不惑然則心以能思為職是心所以與衆體也而以思親吾心之

則手之所以善治心也此之謂大體也已矣
心之官則思此思字雖形氣理欲在內思之謂之思字方是操
誠意之思惺然不蔽於物若兩思字作一樣看則下文不思者蓋
去其獨其心乎自此
未于曰心之官則思固是元有以思只恃其有此係他如何却不
清須是去思方得其所思若不思却倒也不是做是上腐卻做不
是邪思雜慮順他做去却害事觀此則兩思字不同之義了然矣
蓋下文先立一字即此第二箇思字也朱先生熟於理學之書安
能直達所見如此

則曰腹是 一勾

文南英

養大體者固不必遺其小也。蓋吾身之為我者有兩制。亦大矣。握持尺寸之膚。多當食重。皆謂如樂者生之外。春也。精神者生之內。春也。故取天地之美以滋液其血氣。而精神之用良大何也。凡民之生。飲天和服地德。食味別馨。被色而生者也。物穢不可不養。故受之以膏物。富然後可養。故受之以頤。則曰腹之事何事。豈不以行氣。以補志。而形神之用。無不以養陽。食以養陰。而乾坤之道順。居今之世。無若尤飲血之俗。已遠。乃先王之制。達國火以濟用。變司烜以救疾。蓋臭味並蒸。之熱。恒與造化流通。故或以食心。或以食水。其功用良

下章

養子子篇

養其生人之理。為非孝。婚食之事。非情。乃天地之物。乘以其春而生。厥行其厥而死。蓋草木未除之故。恒與時令同旋。故春秋雜物其和。而冬夏代服其宜。其義顯最昭矣。夫剛度立治之基。達諸士庶。而論者以萬世而里。謝當布德兆民。今天下以於親遠之始。是三王所以敬孝。孝子所以養親也。夫烹庖饗膳之藝。掌之太宰。而或者以為此。禮成立德。強固君身。能明於安。危。理。亂。之。原。是。人。主。保。身。以。保。民。衆。子。能。深。而。履。薄。者。也。尺寸之膚。已乎。六府與八政。其來已久。食精而

身。聖。猶。然。固。未。嘗。盡。廢。之。也。

自評

不檢用繁露。不用繁露。且情體難辨。此從無有失。故出則字。故後天煥發。奈何胃上失。一米直填乎。

則曰腹

舜之子亦不肖

艾而英

齊顯之子亦見於虞馬夫唐虞接連而聖其子亦比肩而不肖事誠
有可怪者帝謂為掌人之子孫易為大聖大賢之子孫難蓋顯有微
利德有心法皆不待契相去遠矣升來之不肖固也至舜子均則更
然史氏所述未聞微虛誣明如胤子之故事再觀後世所稱焉有子
孫保之其大德之休微而胡云不肖也或者謂是時東宮官制嗣然
未修非盡有師友之延舉故聰明之祥漸至無聞而非也人或者謂
是時聖德感揚天性尤為若智安於傳賢之故事故弗嗣之行跡無
顯迹而人非也開嗣來相傳之意一聖於軒轅再聖於陶唐再聖於

九千子

下五

舜後乎以者當何如以帝王升降一機其親慕重五百年開知之說
一肖於禹再肖於湯再肖於文前乎以者當何如以性又分塗之始
其脈泰然而獨未也明物察倫由仁義而非後即安勉且不能齊矣
況未必能勉者乎以非從均倫從舜論也漆文溫允筆有祿而升嗣
即世顯且不能死矣此辱泰無聞者乎以均之字亦均之不韋也蓋
移舜之父而為均之父則均殆過之人移舜之子而為他人之子則
均殊肖矣故觀其理則舜之子與舜之父舜之弟咸列為四凶者以
乎人倫之窮考其深則舜之後與黃帝之後帝堯之後共守為三極
者未必非見家之賢夫堯非祥也子哉記獨稱舜曰君天下死不私

其子意者均非不肖之惡而猶然然其子均與朱子必有分矣
題曰不肖大口非不肖也自書主尊好話頭聖人先明舉動不
肆其子之惡後世聖人亦曰堯舜之子皆不肖也豈才却不肖說
聖賢有不肖乎以等心事何嘗天問自許
自許喜當特取其父之擇辨若果有可信者

舜之子

增刪千錄

下五

經文圖

無諸侯帶幣舉

艾南英

莫無侯封邦交所以嚴也。蓋幣以相問，舉以相宴，侯禮也。免無
 侯矣。馬用之，止於之，道何以不行於今之諸侯也。政以今之諸侯自
 有諸侯之禮耳。吾嘗觀於侯，臣獨無成侯之也。抑且無好問之勤
 臣獨無酒食以陪焉。且無勞力以相食，何哉？淳維掌爵分自夏后
 與玉帛之節，固不相通。戎狄徽統，擅自周邦。人先王之封建，所不足
 平奪親之，蓋陰山千餘里，未聞有儼然製土絲瓜者也。則義以故，蓋
 係無土著，其或遠求革，遷徙無常，則不可分疆以為之域，固無文書
 官指以相求，刻辭以相令，一國之政，如一身然，則不必五服以為之
 也。千子鶴
 辨邦雖多，說於前長，則無分之分，功輝好，不相嫌，蓋則無角
 立之主，有名字，無姓氏，則無錫上與錫之類，第王如我中國之公為
 尊，雖為六華而為十二諸侯，或有諸侯於足，春城，媒，修聘，問，百拜以
 禮贊一介以相通，而幣亦分矣。然無足有諸侯於足，足從大，其設燕享
 玉爵以為禮，七牢以為食，而舉除盛矣。然無足有諸侯於足，足從大，其設燕享
 禮則示不如游樂之完也。即教以舉除，彼且捐廢大馬示不知，漢
 繼之其也，即其朝也，食而東，獸皮而木，而我先王待之者惟此也。
 得陳而使人體要典之宜，以幣幣舉相往來，豈非義之不明，而
 繼者曰，朽拙其無望也。不知彼原無幣，帛為也。他曰，不屬虎，以自

也。不知彼原無舉除為也。有之以為舉，無之以為利，豈與中國傳
 莫不則稱介為戎冠裳矣。第天下無王，諸侯戰爭，今識者及政惡行
 責欲之有君也。則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久矣。夫諸侯之害也。
 少年如以填塞，亦自解藩籬之耳。自許
 春秋既乎古，其協列情形，則後代職方外紀耳。然亦多不甚合。則
 書主之協則也。

無諸侯

卷十

下五

士之賢

●

艾南英

所以驗人者履之以位而不惑也。夫自視欲然。豈知有韓魏之能。其幾可以驗其人矣。且夫人當肯死而樂窮之通顯。獨靜位之樂。是以卒之。即其才智之所踴躍。而應御物。云必有與然。夫其為貴。若我故當美時。而其人之心不肯可致而知也。假今之世。設其人心所懷以想其事。不必有天下而不與也。又不必其為齊楚之富也。但所附之以今所為韓魏之家者。而能自視欲然。以其人為何如哉。夫韓魏之強。春秋之世。而戰國之東勝也。皆而安之。能窮廣居之。以而遊之。可附而山之。介有之無之。皆獨有韓魏之意也。而欲然不

十年

下年

吾不知據之為大。而韓之為高者。此無他。故其義誠亦以盡也。韓魏之地。天下之咽喉。而四致之英國也。韓成而自帝者。必達於

東遊。故政韓而成從者。亦陰燕而陽魏。畏之任之。莫不有韓魏之義。而欲然若無。若於吾身為浮雲。而又若於吾身為固有者。呼無也。其未誠有以辨之也。夫小大之相形。是喜之相遇。虎之於其來。一皆已而二於物。故外物為之使。而此有自持者矣。韓魏取性貴而威。韓之於其願耳。樂以其貴下人。韓嘗者亦有之。而若若則韓也。世無他。或大而物小。我重而物輕。故其氣有以差之。其有似辨也。而何有於韓魏之家哉。故曰過人遠也。

其義有以蓋之。題中正方也。其才有以辨之。則題外傍枝也。夫古
 掌言作文須兩柱。雖然不合掌如婦人之仁。匹夫之勇。方為不合
 掌。予謂不合掌。必高乎低手之所同。猶知作文者。皆不犯但必顯
 兩柱。皆題中正意。如正言出傍意。對傍意出。正言對則但有一柱
 耳。安有兩柱。今夫士之大具在。每而止一出。一對分枝。不合掌。以
 夫士之所自。學機場然。以題中正。題外傍意。總合者半。不
 合者半。未可名為兩柱也。有
 看澤釋魏之家。不足以為重。而自視然。必於已分上。已有所見
 故曰。道人處此。論學機。不是或可蓋。才可辨也。有謂兩柱。須皆題

中正意。以為一正一傍。以余觀之。兩者皆不合。且未能到合者半。

附之以

此所存神。君子而化。原可據矣。大神者。妙萬物而為言者也。所存
 此神。而王化之原。不可見。或且大論治者。未觀其所發。先觀其
 所存。雖說存於所存。則大聖主有之。庸主亦有之。豈能則其所以興
 衰。乃論王者之存。則合感應以得之。而知其所存者神也。大神之為
 言。應化所以神萬物也。神為天下之至陰。機寂而藏。靈變也。而君子
 亦有寂而處重者。作萬物之應。而不勞。神為天下之至陽。氣往而能
 神是也。而君子亦有然。而能伸者。行萬類之廣。而無迹。何也。神者。積
 精之所為也。形體必周。而精氣無方。故君子有以尊其統。至於其少
 者。其多。與物異。而物不能曉。為神者。又積誠之所為也。動物有要
 而冥致。斯乎。故君子有以致其身。未施敬而民敬。未施信而民信。與
 物交而物不能見。為夫動感之用。既亦空之也。惜也。而聖人獨收之
 不動也。此蓋才有大。小力有難。易。惟此乎。眾人之所係。而不倚。然居
 為神。亦安能以已之未主。致聖人之所至乎。無為之理。既亦說之
 說也。而聖人又見之德業之器。蓋仁而後著。用而後功。惟君子眾
 之所歸。而不泥。而後為神。亦安知聖人之所至。皆聖人神之所集
 也。神無終。物長駐。若易。聚故不疾。而自速。物之虛者。無實。故無物而
 皆隨。附焉者。大治也。

後山特語云。歐陽公謂。退之為樂宗師。其始出於司馬子長。子長為長卿傳。如其文。惟其過之。是以厭之也。予謂先代名家。時地雖非他作。以示其無所不可。予作此。題時大力之大。方盛行天下。而吾鄉尤宗之。得其一二。幽雖晚後。語如滑。蓋實子時。亦必涉筆為之。然其幽渺。晚後終不能勝大力。蓋予才不能過大力。決以不能兼大力也。現歐陽公司馬子長。為樂宗師。長卿處自處。則平自詳。信力。操神字。轉說轉述。無一句遺。蓋神字止以形容。將存之妙。原不傳聖人之神也。

東子子稿

下孟

所存者

君子所性

二句自定本

艾南英

論君子所性而先及其種焉。夫仁義禮智根於心。然後其體足而用具也。然獨歸之君子矣。嘗謂性者無為之體。而心者有覺之神。故論性者推其寄焉。而心主其受。則仁義禮智人皆有之。亦安足獨歸之君子哉。然性統乎性。是心主其受也。性入乎心。則又心主其暴也。至於心主其暴。而性有不能自必者。乃君子所性。則仁義禮智根於心者也。根心者。性而不操。以觀其理之無所傳中。林而自誠。以觀其外之無所操。天仁義禮智蓋有假之為功。繫之為事者矣。石必根諸心者。然後可以為天下之大本何也。達源而取枝。足已無待。當其藏用。未定而所性居然有餘矣。夫仁義禮智蓋有呈焉。為端推而為曲者矣。而必根諸心者。然後可以見聖人之大全何也。性本充周。故凡非同物。即有一毫相缺。而君子居然自遠。至天性屬神明之除。皆也。故異乎有樂四端外之者。謂性之無。不知無名實者性之體。有名實者性之用。則性待仁義禮智而充。定待心而立也。君子盡心以稽定。然後性不立於物表。夫心居理氣之先者也。故與學天有以未為性者。謂性之動也。不知如氣之心能助正。亦能助邪。知覺之心可引。理亦可引。欲則心待仁義禮智而正。寔待性而正也。君子盡性以治氣。然後心不待運動。此君子天德之足。無待於勢性。

者也

心性分處。均有所據矣。仁義禮智。即性之德。是一是二。未見融
融。故說來。每離根脫節。然其中入理之言。却非俗儒所擬。

君子所

卷之四

丁亥

江蘇子發東

金

文蔚堂

性分分處。均有所據矣。仁義禮智。即性之德。是一是二。未見融
融。故說來。每離根脫節。然其中入理之言。却非俗儒所擬。
廣大而不達乎物。而已。惟其高明廣大。而不達乎物。故後為
所畏。而衆人之所畏。則人之所以視聖人。無所以入道者。可憐
其德。豈可也。聖人之道。高其為。則東山之小魯。太山之小天下。
其廣大。則游於其門。而難為言。猶龍於海。而難為水也。以安能
其新。而學者。事安能立。而不達於性分之表。豈難哉。聖人有此
神明之德。以能乎物之所舉。而亦有理焉。居散殊之地。以爲乎物

下五

下五

所謂。性分分處。均有所據矣。仁義禮智。即性之德。是一是二。未見融
融。故說來。每離根脫節。然其中入理之言。却非俗儒所擬。
廣大而不達乎物。而已。惟其高明廣大。而不達乎物。故後為
所畏。而衆人之所畏。則人之所以視聖人。無所以入道者。可憐
其德。豈可也。聖人之道。高其為。則東山之小魯。太山之小天下。
其廣大。則游於其門。而難為言。猶龍於海。而難為水也。以安能
其新。而學者。事安能立。而不達於性分之表。豈難哉。聖人有此
神明之德。以能乎物之所舉。而亦有理焉。居散殊之地。以爲乎物
所謂。性分分處。均有所據矣。仁義禮智。即性之德。是一是二。未見融
融。故說來。每離根脫節。然其中入理之言。却非俗儒所擬。
廣大而不達乎物。而已。惟其高明廣大。而不達乎物。故後為
所畏。而衆人之所畏。則人之所以視聖人。無所以入道者。可憐
其德。豈可也。聖人之道。高其為。則東山之小魯。太山之小天下。
其廣大。則游於其門。而難為言。猶龍於海。而難為水也。以安能
其新。而學者。事安能立。而不達於性分之表。豈難哉。聖人有此
神明之德。以能乎物之所舉。而亦有理焉。居散殊之地。以爲乎物

幾心之汰汰庸碌境之所新也。千萬物並歡之並各有其分。豈
入有以全其愛。故在上而呈其事。學者從深之教。各依所情。君子
成其遠。故同章而証其全。然後太山滄海。不為理之所誣。而亦不
為物之所驚也哉。

以水有潮為大槩者見以智惑本待為客兆也然此理一得傳去
但時是專就聖人教人導引處論而作聖人大石有木處反較其
若依註之為要也年來讀書漸多心漸細覺朱子可尊處十常凡
真小極處僅什之一蓋朱子是博學人吾輩以淺學就之不知
其深乎微生較勝者戒之心凡用字求其斷者必至於不能不文

卷之五

不成力。由其所事者末也。將吾四人。大盡勸之。夫新語。有常有義。而於時文之功。罪亦可見矣。自評

不依註定無好文字。觀先生自悔之言。是爲後世師矣。

孔子登

遺於堂之

父南

見聖道之大而天下雖爲言妄矣以聖人之見上天下之言則漢子
聖德言言哉且夫義爲異族其不相爲哉苟聖人不爭於物而物服
不違其門者一所以爲視乎天下何哉自今觀之辨說朝會者道之
微而文之所見也人私其所積以探大道惟恐聞其惡也併其所私
以觀學術惟恐聞其美也乃一實之聖門而窮者通衆之聖門而
要必其無他凡議不足以破衆說之紛歧其中茫然難以自守也故
余其盡我而人之遊聖人之門則大其見而達實其氣充帝王同之
道統於神者所歸者定其復有所爭哉尼力不足以鎮衆說之傳

庚午年

● ●

其十篇。其五。彼其中然無以自持。而欲兼其德。必為之遊聖人。及門則足打。已而無虞。於外道。總仁義以為樂。或高而虛。或弱而實。直復有所憂。適逢夫遊聖人之門。而必曰吾仲尼之言如是。彼時其師大悅。以無他。也不如聖人之道。在於主當而已。得其當者。而服物以天。不厭。而欲以世。其科行。夫八而不之初。也。始遊聖人之門。而徒曰吾仲尼。我步。步是。一虛飾。其師之說。彼欺人也。不知聖門。以學。其端。其為。悉端其末焉。而欲整治。不肯不以不肯治賢士。大有樂業。而無所端。也。其廣大者。師得。師相。小者。盡。盡士大夫。而私教者。猶得以關。焉。而肆。肆。處。鳴。鳴。盛。盛矣哉。

此道先舉名作甚多。然守以聖道之大。補張揚。屬如此。則雖累葉不能盡也。不若就諸弟子所得於聖道者言之。更為明。上着。聖人之門。著得鮮重語。一。寔然。若稍涉膚淺。便似近日。橫短制。謂見達官。口稱門主。則主耳。以處見作者。學深識老。張而公。聖人之門。得解矣。難為言。三字。道不著。德而無。聖人。畢竟此。降尺。是。聖道之大。難為言。亦猶小。小。天下耳。

東子十揚

下五

達聖

此道先舉名作甚多。然守以聖道之大。補張揚。屬如此。則雖累葉不能盡也。不若就諸弟子所得於聖道者言之。更為明。上着。聖人之門。著得鮮重語。一。寔然。若稍涉膚淺。便似近日。橫短制。謂見達官。口稱門主。則主耳。以處見作者。學深識老。張而公。聖人之門。得解矣。難為言。三字。道不著。德而無。聖人。畢竟此。降尺。是。聖道之大。難為言。亦猶小。小。天下耳。

此道先舉名作甚多。然守以聖道之大。補張揚。屬如此。則雖累葉不能盡也。不若就諸弟子所得於聖道者言之。更為明。上着。聖人之門。著得鮮重語。一。寔然。若稍涉膚淺。便似近日。橫短制。謂見達官。口稱門主。則主耳。以處見作者。學深識老。張而公。聖人之門。得解矣。難為言。三字。道不著。德而無。聖人。畢竟此。降尺。是。聖道之大。難為言。亦猶小。小。天下耳。

此道先舉名作甚多。然守以聖道之大。補張揚。屬如此。則雖累葉不能盡也。不若就諸弟子所得於聖道者言之。更為明。上着。聖人之門。著得鮮重語。一。寔然。若稍涉膚淺。便似近日。橫短制。謂見達官。口稱門主。則主耳。以處見作者。學深識老。張而公。聖人之門。得解矣。難為言。三字。道不著。德而無。聖人。畢竟此。降尺。是。聖道之大。難為言。亦猶小。小。天下耳。

君子之

東坡志林

下五

摩頂救世

艾南英

雖此兼愛之情不自愛其身者也。夫形人而至於摩頂放踵，道猶
未遠，非是不足以相墨子也。而何不自愛若是，且自傷為？我之說
兼身端其情曰：拔一毛而不為，大毛猶附於身者也。至為所附者，此亦法外之意也
綽臂者而更切，則墨氏有可推焉。夫人之於身也，孰無愛？孰無兼愛？
戴所愛則無人之膚不愛也。人之於身也，孰無愛？而勢不能兼愛，
不能兼愛，則愛身豈不若愛人哉？而無兼墨子之以兼愛為，則四
體非墨子有也。無兼墨子之以身愛人也。而項踵非墨子惜也。宇宙
而能為閭切，大非吾身乎？而人閭切於吾身，則吾身非閭切者也。
墨子之說

之莫不將除。徒自苦耳。緣染之悲。徒自感耳。吾不惜大摩頂故。雖有之。勞神而深悲。大摩頂故。使君之接連也。時作起語。則對中為之。雖然。上意却為墨家解嘲耳。

摩頂故

卷十子編

十卷

有為者辟

有為者辟

有為者辟

例有為之弊。而所為當求矣。夫有為而竟同於無為。則亦何貴於為也哉。嘗謂天下事以有為而成。亦以有為而敗。夫有為之禍。無為之德矣。然本末始終之序。或其倒而施之也。是亦邪正之流。或者悞而力之也。則非以無為為之。乃以有為為之。吾嘗喻之。有為者辟。若強升上者。則以足乘為功者也。強升九初。本有不及眾者也。然有播升九初。而不及眾。何哉。夫我真有九初。播升之切。故復可以播資。播升九初。而不及眾。或為而虛。或為而實。而終不達以數則孔。活之妙。終身於馳驚之域。或為而虛。或為而實。而終不達以數則孔。之學。豈復有自得之意哉。謂之兼而已矣。夫我豈能大其反物之澤。然後可以播升泰之道。苟止於末世之國。為者功利。刻者刑名。而終不可以竟先齊之治。豈復有濟時之理哉。謂之兼而已矣。夫異端之專於邪。猶吾儒之專於正也。彼其有為者。原出於其中之所憾。然則兼以九初。強功哉。然無奈其可以及而不及也。至此而不及。終無及矣。夫道之所在者。每通而易。道之所不在者。每達而難也。彼其有為者。終身守其說。而不變。則雖至於九初。猶不止也。然何故可以及而不及也。至此而不及。豈更思所以及之者矣。吾子。雖其九初之勢。而德誠不及眾之非。孰若求於眾之所及。而又不必九初者乎。先王之道不明。而百家之說紛於天下。有為者。蓋無往非播升九初者矣。

此章推意。亦只論諸聲。如為山意耳。若如此文說。則是不當與。而
振不當與。而雖十初猶不足。亦不責其修。而責其始。其日許
看題之。或先生已自味矣。後人猶有寶其發。而咀觀之何也。

有為者

其千一義

下三

是也

父南其

士之志仁也。極其所以盡仁義者而已。夫非仁義者。雖小不為。而
居所。而中在於是也。則仁義是有餘。而止大志者。虛而有待。不
事也。士當其窮困。而約之時。而天下無有。而任之有以上其異日之
為大庸。知其志也。非虛稱也。然其於仁義。非夫人之所謂仁義也。
夫人之於仁義。有飾其說而欺人者矣。抑夫人之於仁義。有得其
品。而志者矣。士則異是。其一在充之。充之至盡也。夫仁義不充。之於至
盡。則大明無地。小節不推。終非至當之理。而充為當然之理。聖賢至
其精神。作無偏之地。而至誠至細。不以為然。後出而任天下。不至
小節。窮其義。夫士豈必大有所失哉。即彼一無罪。取一介之非
其有。而其志有虧。然不可者。若此者。不以一毫苟且之念。自寬。彼
其故。彼一無罪。以為非仁也。非其有。而取之。以為非義也。其一在出
以至安也。夫仁義不出。之以至安。則近之所勉。法之所行。終非自
然之理。而充為功之。故聖賢有所待。行無為之。禮而性焉。安焉。由
不知。然後出。而任天下。不至以遠。次充其神。夫士豈能自能。而
盡仁必遠。之以為居。義必由之。以為行。有由。然相感者。若此者。
以充其德。飾之。私相附。而耳。故居惡在。仁是也。路惡在。義是也。夫
仁義之充。行至盡。而由之以至安。故尚其志。而見也。不然。志之為

非徒與修之所非也。然則士之事也多矣。
至靈立安二段。望義既確。選詞亦雄渾。此文自當齊於世也。自
是文老潔。亦果足傳。果立安一段。稍有遺議。居仁由義。言其純熟。
非姓安之謂也。下云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矣。正言不必渾。
行常。而其道已具。故曰尚志。今云然後出而任天下。則仍說事不
尚志矣。

卷一終

○視聽聞口

全

艾瀾其言

望人者。君臣父子相安。其常而已。夫為士師而執為子而竊。
視聽之常也。論至其常。而可以相全矣。蓋我聞士著義長。
之說。故其言無所不可。如桃應之問。舜為天子。皋陶為士。
人是也。夫天子非舜而可耳。推為天子者。舜故無其說。可以使士
師。天子之。以。使天子竊父而逃。可以使士師不府。使之。以。
則。可以。使士師。不。法之。故。而。天下。無。其。何。也。舜為天子。
得。使。昨。仲。復。也。推。以。德。者。之。使。則。卻。顏。而。宗。充。矣。乃。吾。以。移。
推。文。祖。授。之。文。祖。竟。祖。廟。也。則。舜。之。行。使。似。在。為。人。後。亦。降。服。之。列。

下孟

賊。似。不。得。使。讓。之。條。又。上。古。世。曾。幾。外。未。有。嚴。說。推。崇。蓋。聖。入。不。
以。已。尊。加。父。明。父。之。國。我。而。尊。也。尤。可。以。爵。弟。則。有。辱。科。子。不。亦。
舜。父。故。終。身。曰。膝。賊。人。不。得。使。讓。者。之。條。矣。在。庸。君。則。必。無。也。
舜。更。竟。而。任。天。下。之。重。則。聖。得。而。崇。之。故。曰。可。以。使。士。師。執。天。子。
之。也。何。也。舜。為。天。子。士。師。不。悉。不。中。其。法。也。然。則。舜。如。之。何。而。也。
舜。帝。親。不。順。乎。親。雖。有。天。下。不。解。矣。今。也。得。乎。親。順。乎。親。而。胡。其。
是。矣。以。有。天。下。之。故。有。法。以。法。之。故。今。天。子。獨。不。保。其。父。而。
爭。天。下。之。故。終。身。曰。膝。賊。之。條。也。吾。不。為。天。子。天。下。其。誰。說。哉。
口。而。使。使。天。子。竊。父。而。逃。何。也。舜。為。天。子。必。重。父。而。輕。天。下。也。

則草而之。遂以進拔於天下。必謀曰。殺人者死。雖天子之父。不
 得也。幸而其進也。幸而其棄天下以順父情可殺也。故曰可使士
 師不辭殺之說。以明法也。何也。以齊為天子。能棄天下而法也。明也。
 然則天下遂棄齊。故曰也。而河之南。朝魏者。歸焉。故公孫卿者。歸焉。
 今且相率之海濱也。齊必以父之說。怒齊天下。天下終不以使之故。
 棄齊。在果陶以說。示天下有法。以進而不問。示天下有父。以天下不
 惑齊。而與九官十一牧。造海濱而請焉。示天下有君。夫然後之中。國
 讓天子位焉。使全齊。而果陶之法。亦全。故曰可使士師不以執法
 之故。而今天下無聖君也。何也。以齊為天子。天下不能棄齊也。然則
 齊天子統。下孟。統。為問二。
 斯義也。決之齊為天子。而己。即然。孟子之意。推之。齊豈終為海濱之
 夫哉。而桃應之疑。人無倫矣。故曰君臣父子相安於其常。而後可以
 相全也。
 齊為天子。萬事就理。萬國咸寧。豈有殺替使殺人之理。為一有之。
 齊為天子。何患士師不行其法。何難於棄天下而殺賊。何患天下
 不以使之故。忘齊也。又以職國辨士問難之道。即為我國辨士。短
 亦之說。中間起伏曲折極變。月於制難。雖為變體。然自是制則門
 戶。不得不執繩墨以度量也。自非。
 然則其旋難以窮聖人定製之道耳。卑而不執上之而辭禁則害義。

齊聽泉陶親之制義。又害仁。惟泉陶自執。不以天子父嚴以為
 之。齊自陷有而逃。不以天下易父。以為仁之至。道理則此已
 今人要推論齊逃。泉陶如何行法。天下又如何逃。齊直是無
 從爭矣。若依他推論。泉陶必須出廣捕牌。齊頭要形變名姓。即
 逃齊逃國後。必須齊德懷銷案耳。

純應問三

大南英記

其贊陰形色原其所為重而已。凡有物必有制也。天性原不產形。
 外而形已着誠重矣。且今之天性者。若不信言性而祖言形色。
 身品二之也。於是言性者。致求之皆要不可知之地。毋怪乎墨
 氏徒給三也。吾謂形色即天性也。何也。凡念之自內而起者。必
 形色。已後可以推打物外之可據者。特共與命一也。此善之。竹外
 顯者。必先成形色。而後可以通行。感之必先著。特共與混合也。
 是而形色已於天性。一耶二耶。人幾見自有某之勿忽。以為明耳。
 是之勿忽。以為顯某不劫之於外。而服之以力也。然使其本無勿忽。

○有之者作○
物說之性制制之不復明之不可不教化性而起偶哉是故聖人
○有之者作○
而弗能別有所謂明全耳○不能別有所謂聰○而○因其天性
而或棄自然之智也○苟使其本無天聰○天明之性猶未明○耳
目且能強世而拂已哉○然則形色之於天性○得則便得其性
者也○當其物交而志動○則是時也○豈特形色非性○即性亦非
形色也○與性一而非偏有所美惡也○抑形色之於天性○則安能
別附附形者也○假使全氣而觀理則失心也○固為神明之舍○亦屬
利則與明乎形色即性○而非別有所謂精微也○若攻而予之○則
為性天為然者○既無安能為有者○既有安能從無豈能得

形非印天性。而形色皆有天性在內。以爲形莫不有性在內。則可以爲印性。則不可。此文有合有乖。合處思路甚微。離處在辯釋大卦動印形印性耳。有詳

形色天

全民為責任

父南英

治民之所為貴而君之所以待民者可惡也夫君與社稷至不
 可與此重而願可輕其民哉且夫天之為大民也必使出類之才
 而君長之而使承以諸侯大夫師長以宜其力又為之望遠社稷
 聯報以求其相佐冥漠之表然則民之與社稷與君其輕重何
 一乎謂民為貴而社稷次之君為輕余大生民之與社稷與君其輕重何一乎
 有德之謂大者而後百里之民從而聽命分而治之是有治法之國公
 侯之國不能自君長也又就其德之愈大者不使四海之民從而
 聽命焉於是乎為天子是洋洋乎丘氏而為天子也然則為天子矣天

下五

子必建國諸侯必立冢大為侯甸藩衛小為亞國陪隸於是

子不為諸侯弔乎諸侯而為大夫者然皆不若弔乎立民者而遂

天子雖然猶未足以見民之貴也彼得乎天子而為諸侯矣上焉

子之威而下有大夫之奉。則天子有大司馬。執戈之權。而

夫夫百歲即易立之所為其夫之心而望上變二點則為未變

[illegible][illegible]

此也。杜預云：「上公尊由諸侯所命，各守其疆，外無所侵。」

以取其燕陽之意。攻子乾水漲則壅置杜陵。所謂年不順成八端
不遠。而伐鼓杜杜。朱絲會之。皆有青蓮之義。明乎杜陵不能為民得
要黎惠。則不能無功。而坐食其報。况於諸侯之大夫。民心乎靡然。言
俱杜陵。而不及天子。何也。民心既散。諸侯皆叛。天子將無與立。而不
名言之者。所以尊天子。大一統也。然則羣臣至於南面稱天而誅之
則云壅置之微權也。

卷之十
十
王公

聖人之於天道也

大南英

道傳人而後天。道有專屬焉。蓋既為聖人。此非天道。然豈能宣明
 哉。君子將於此。斷性命焉。嘗謂聖人者。世之各耳。未可以名其情
 得也。如欲名其所得。則後天端以貴之。雖聖人有不淨而辭者矣。何
 也。聖人之名。苟其言行不苟。法天下而師百世。皆可與以而至於天
 道。則非言行之所重也。聖人之名。苟其事業所隆。德可帝而道可王
 者。能與此。而至於天道。則非事業之所重也。是故天者。物之而給之
 有彩焉矣。或由其性之安。或由其身之及。未有不淨於天道。不能為
 聖人者。也。天者。物之而適之。無聲臭矣。或合其道之乾。或合其道之
 坤。而未有聖人。而宜合乎。天者。載者。何也。天者。理之微者也。人者。動
 靜之尤者也。以至動合至微。而後有肯之全焉。肯之全焉。謂非天道
 不可。而其實則遠矣。天之道。載存乎其間者也。人與天道。數之合。斷
 乎其間者也。當其數。其勢。而後有達。以合實。窮以合虛。謂非天
 道。不可。而其過則殊矣。蓋神皆無方。故義文之具。集於周孔。而虎歸焉
 哉。於若其德。察其細微。宜蓋符聖之也。也。天道有非降。故
 聖之也。非即快。而君臣父子。亦時還其窮。觀其事會。宜宜如聖人
 聖也。也。其德矣。以維聖人。而亦得其厚。薄。指其矣。是也。聖人
 而六律。其遠。蓋數矣。以今之說。而由與也。而君子何以處之哉。

像。作胡。愚。果。先生。已有之。以。始。不。及。遠。矣。君。臣。父。子。賓。主。賢。者。
 兼。有。所。樂。所。遇。二。項。若。聖。人。信。天。道。則。僅。有。信。合。與。未。盡。合。之。分。
 無。所。遇。在。內。今。遂。以。食。寢。富。以。食。處。時。處。其。窮。視。其。事。會。等。語。不
 免。後。所。遇。一。變。矣。學。者。詳。之。自。詳。
 自。此。甚。細。察。無。以。易。之。故。題。二。小。此。不。可。廢。也。

聖人之

謂大

艾而美

學之以大名者觀而謂至而已夫充實而有光輝自然之理也而夫
自以名去等謂形氣之光物之虛者也然不發於虛而發於實蓋誠
為形骸聚為散府有以相使而已至若持何以名之哉充輝者
太虛而無質其道則渾然已而極盛德之宏然傷則有散殊不可記
者矣充輝者物雖而成丈其道則放於物而極宇宙之極然極則有
廣博而無際者矣凡此者所謂大也所謂充實而有光輝之大也凡
事之進於德者必居其本故必充實而有光輝君子思乎其說之虛
益於泰之反充實其贊曰表上下之施光輝所敬夫如是上本之所

下五

為也如於其精治其質可與義氣比隆矣凡事之舉行動者必受
以氣故充實而有光輝君子樂乎其謂之也精精以自剛者常處
不見光昭明而有融者可見端以知本夫如是貴之所在此歸而
行遠動而多運非以近小自居矣欲使其遠而在上則天下文明之
會也後世之先恭儉屬期於無遠已矣至於禮樂之修德氣之
所融現此而不達乎何也此非一行之所精也使其窮而在下則
身見世之特也後世之學端為深後期於寡境已矣至於命四體而
不言者蓋宜而有變通以不己異乎何也此非一善之所成也然則
光輝者衆美之所由也衆故可以修萬有光輝者氣精而相結也是

誠可以塞天地通以以往人有應焉者矣

者則疑解不必有此枝葉繁而氣已自鬱然雄異其板城有力也

充實而

大十子篇

下五

聖而不可知之謂神

文而英

聖之至者有知神之妙焉蓋聖至於不可知則進於聖矣故謂之
神且天下之理未有不可知者也至於神而君子常謂其疑於不語
以其不可測而知之可測而知則非神矣乃聖人之至者亦不可測
而不可知神則其為易知而能非不同此下學之事而生知如
神者自能冥窮禍福之先庸絕庸行亦不涉民於日用之常而無聲
無臭者自能然其天哉之妙其存之為日新者或微而為人不和其
德之所以修也德之為富者或感而妙人不和其業之所以盛也
人又豈能盡其象而觀之易耳乃洪范初開朕兆未萌而一弄儒如

聖而不可知之謂神

文而英

陰陽之變焉使夫善便順動止之德雷風水火之神以定性而通
其前用而如來夫豈有授受之素哉以其故真不可知而神其象者
使按道而求平法度既彰于其術而持之易耳乃馮異雖乘此營度
而一接斷而天地之大間焉使其定三辰五緯之度宿數升降之
經以候律而審故迎氣而導和夫豈有滋襲之自哉以其故真不可
測品其術者使循機而考乃是故論治功則帝者親王者懸其
中又豈有或變化而行鬼神之至人夫其愛而不惡意而不教其
德如象所由而化能如神味所謂視之不見聽之不聞而體物而
不遺者乎論盛德則性也視之隱矣而性之不可知也自有主民未

聖人夫其上律下義錯行代明其道莫定其所而履義與宗非

所謂四時自行百物自生而無言而於務者乎要之學由可知而入
也故存心養性修身以俟君子止有精進之功德至不可知而神也
性窮大而夫居篇而明而生惑君子不敵有礙等之想蓋矣聖神之
不可以人力與
不可知故曰神求如神之謂也十二此極可笑竟以管輅一行等
為聖人耶然間有數語老當者可觀

聖而不可知之謂神

文而英

聖而不

爲仁義者遠之有矣臨而充之正於盡者也夫不至不爲之心人孰
能之而且性瑤潔之除將有患爲易者下可不忠矣嘗謂仁義也
人之善易而精之善難者也入之善易則難穿穿小入而皆亡焉
其由精之善難則難貸人君子而有所不能免是故不免不爲之
人中有之但遠之於所急所爲而遂可爲仁爲義此理之斯一無
難也町也人有有欲害人之心者雖害人有其心亦有所不欲也人
衆有欲爲穿穿者雖穿穿亦不欲也人未有甘受兩法之實者雖小
心之爭位者亦皆不欲受也自其不欲爲而求之則難穿穿小入

仁義有不可勝用之理若夫可以言而不可言不言而言是賢人
君子所不能免也因其不能免之返而精之則難貸人君子有將不
爲此穿穿蓋然則仁義之道著於易則易而著於難則難者也身以爲
難則心必以下者道絕爲仁爲義之望身以爲易則稍有所得者
必爲事爲仁爲義之重大惟達之無所不行充之無所不盡則難
於大用不達於小人而止誠極細而不忍於士君子然後知仁義者
難可矣而望公不能盡行謂達於夫婦塞乎天地者其斯之謂也
其難誠難矣蓋子驥辭請願願歎曰斯事惟非俗業所能辦

第二節 策求有節仁義是起充字下兩節則又因充無穿穿之義

第極惟之今將末節對第二第三兩節分註竹理火情細石文
曲折開合一氣盤旋高出應表令人忘其分註之味是老子不
及處

人字有

論孔子則

一

又高英

聖人之全知也。而猶以聞入焉。夫孔子不待聞而知者也。而猶曰聞。則先後聖之相承一道而已。止大聖人之道。所以獨格於古。而垂於萬世。一聖人之力而已。蓋凡為聖人者。莫不與有力也。至若孔子而集其大成。以為仁義禮樂之主。收雖絕學無師而其統有自。果何也。孔子之道。即堯舜禹湯以至文王之道也。即文王之道。即周公望散宜生之所見而知者也。素儒歸極。必以本朝為宗。而好古。敦求自登。普通之大。是故聖人之道。必有所因。然後可以主聞見之。蓋道之。而而立隆者。猶之為宮室者。未嘗為舟車。為衣裳者。未

下五

嘗為舟車也。而孔子以憲章之。字得祖述之全。而有以憲效聖神之。蓋則其事不循隆乎。聖人之道。必效夫一。然後可以通精微之。道之在人。而未墜者。或以簡易得其精華。或以深蘊窮其枝葉也。而孔子以多識之餘。融道器之分。而有以蕙樞摩挲之大小。則其統。不啻尊堂。是故文王而得孔子之聞知也。述之。功。帝大於作何也。蓋之。如故也。有以翼之。而敬義誠明。進退存亡之。故自天道。而後性物。不與併之。而愈近哉。乃字之。力。又勞於創何也。周文之。入非故也。有以從之。而君子野人。微杞魯宋之事。以野魯而存大。而。雖。留。善。處。之。歡。於。善。始。哉。然則聖人之聞知。可謂而論其概矣。哉。

聖相証效所據者遠。而所奉者尊。則與聖相會。故所憑者顯。而所。者。豈。而。又。何。必。以。絕。學。無。師。為。孔。子。之。大。哉。細。心。處。不。及。吾。文。小。遠。矣。姑。存。其。軒。偉。自。詳。道。孔。子。聞。知。處。極。祖。述。今。不。知。聖。人。所。聞。知。何。事。徒。見。猥。陋。未。親。軒。偉。也。

若孔子



文南義士

下

筆子書

下

白 7/ 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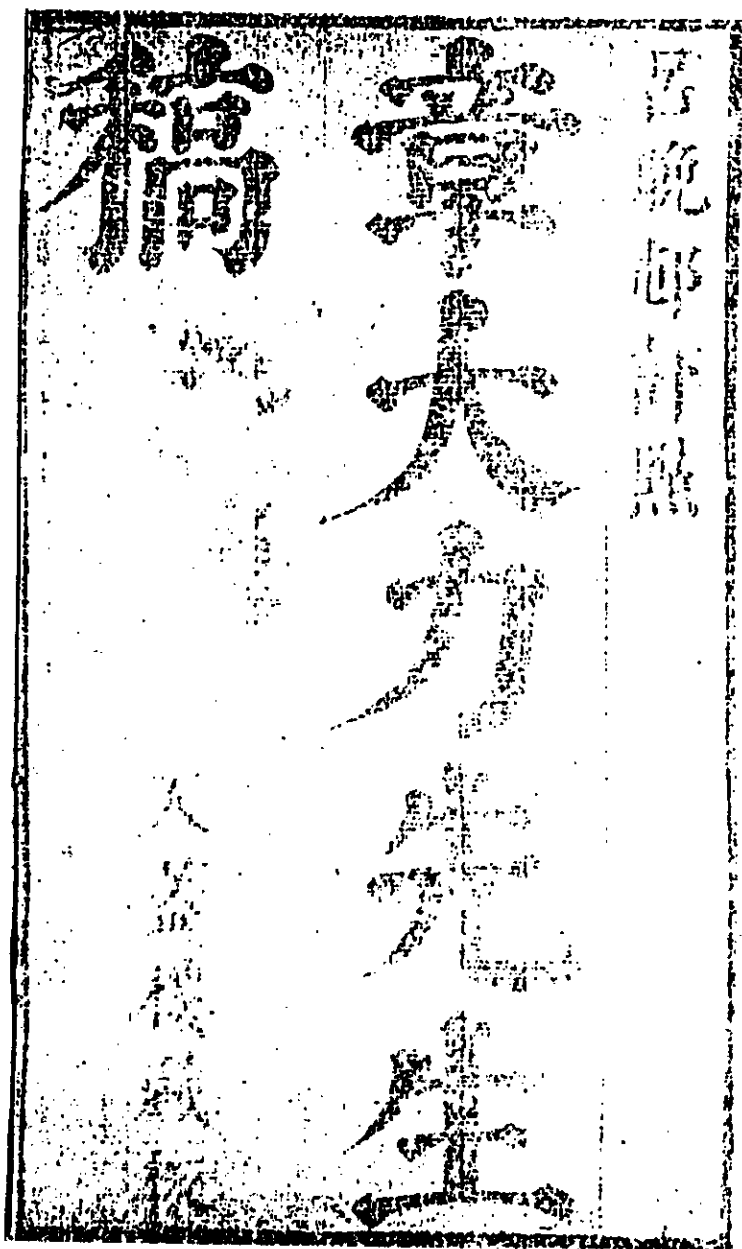
錄一自勝作血氣之治一自勝作倫物之勝以學者不

章大力先生全稿一卷

〔明〕章世純撰 〔清〕呂留良輯評

清康熙天蓋樓刻江西五家稿本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記章稿二則

夫歲辛酉大力先生舉於省即



予大業之刻而今不可得矣亦但從
焚評四家本為据少益之得二百餘
審於國表中見懷諸侯二句文嘆為
是題絕唱而改本無有則其合作

詩章稿

中之脫漏蓋不知有幾可惜也大人
謂讀章文當落其皮毛而掐其骨脈
但知章為子派此為皮毛所掩也其
回幹雄勁間架簡潔自得古大家之
遺而思力刻深每於興變族腴之間
別開幽徑宜渺冷峭其味無窮第不

耐粗心人領會耳

初東鄉之與諸公為社友也一時比
之沛公之有三傑蓋魚水之合也自
東鄉與復社爭辯選事痛詆聲氣之
失其有力者欲殺之東鄉不得已舉
邑與同社之笑亦痛詆詆亦公此合

記章稿

作摘謬之所繇作也是書出忌者喜
得間矣復社領袖請得今臨川名為
慕四家實欲傾東鄉也因聯大士大
力入復社深相欵決旦夕諷刺大力
因有鬢年藝之刻以叛東鄉而臨川
之社遂有隙吾觀東鄉摘諸公之謬

平理本不為苛而辭氣太戇且雜以
虛誑既有足以致讒者東鄉固以親
暱視三公而不憲其已中敵人之間
也夫以大力之賢猶不免於投杼用
知盡言之難受非虛中好學者不能
其為表德告品不啻以善道雖骨肉
可成吳越如此不可以不慎也然傾
喻反覆之徒其心術亦大可畏哉後
之締遠交而棄故人張已之翼而離
人之友社盟之禍烈於人倫皆繇此
道也髫年藝所行不遠今未之見想
當時江右多君子必有沮毀之者云

能川章世記大力著

樂紀呂翥良絕都評

上德

孝弟也者

禮之節和

聲如北風

改乎其端

今信舞終

子貢欲去

樂其可知

君子無終

君子懷德

夫子之言

其惡不可

志在遠據

夫子為衛

大加我數年

一節

二句

全章

一節

二句

全章

一節

二句

全章

一節

二句

全章

一節

二句

全章

一節

二句

全章

一節

二句

全章

一節

二句

全章

一節

二句

全章

一節

二句

全章

一節

二句

全章

一節

二句

全章

一節

二句

全章

一節

二句

全章

子所難言

神

仁遠乎哉

神而居上

君子人與

我之平其

我之其兩

非與沮洳

不踐隨亦

類則同仁

克已復禮

文猶質也

君子之德

陽有天下

事不藏則

敏速則不

不沾石已

一節

一字

一節

二句

二句

二句

二句

二句

二句

二句

二句

二句

二句

二句

二句

二句

二句

二句

二句

二句

我非生石

子鈞而不

君娶於孟

慕而無禮

神學之始

才德即舞

雅頌各得

敦質服者

此及三年

類則同仁

君子質而

文猶質也

質宜而好

言不煩則

其好德則

南水有言

有德者必

一節

二句

三句

一節

一節

一節

一節

一節

一節

一節

一節

一節

一節

一節

一節

一節

一節

一節

一節

一節

誠之者人	二句	誠之者擇	二句
自誠明謂	二句	自明誠謂	二句
是誠之道	全章	成己仁也	二句
舜禹則高	一句	卷又所以	一句
恭天比一	六句	大哉聖人	三節
孝悌三王	二句	下能水土	一句
萬物並育	一句	小德川流	二句
上至天下至	三句	大經審察	二句
萬物並育	一句	唯天下至	大經
上五	一句	無聲無臭	二句
為踐事云	一句	而次王亦	一句
大明堂者	二句	左右皆四	用也
都入伐燕	二句	不得於心	不可
敬直養而	二句	見其禮而	二句
聖人之於	二句	市廛而不	二句
湯之於伊	故召	其間必有	一句
孟子道性	三節	諸侯耕也	二句

下五	二句	天下有道	四節
不以六律	一句	陳行言聽	二句
男女殊受	一句	王者之遠	一節其二
王者之遠	一節	奔走共工	五句
如智者若	事也	天子一位	六節
智者則巧	二句	其標以是	一句
耕者之所	一節	生之謂性	全章
莊獨杞柳	二句	繼起反覆	二句
各舉則衆	一節	繼有下	寒之
出入無時	二句	心之官則	一句
為是其智	二句	君子之事	一節
任人有問	全章	所以立命	一句
存其心養	一節	萬物皆備	全章其二
萬物皆備	全章	行之而不	一節
萬物皆備	全章其三	克養性之	一句
易其四時	全章	氣統無義	一句
君子引而	一節	仁也者人	全章
仁也者人	一節	口之於味	全章

日久竹木

全章 其二

義之於君

—
7

土地人氏

一、

失編

悟之反覆

二 其二

五霸桓公

一、

勢。勢者。事而信。
 信國之通。有所獨先者焉。未治非一術。而散與信。則其先焉也。然則
 無然為本統矣。且人主制國之高下。而特其政當難其所出。而使也
 其所守。雖其所出。任以各也。易其所守。民可以為期也。天事有散。散
 亦從散。故今有從行。亦有從廢。事之成也。必存散。其散也。必在散
 散之。思微及其。其。則難為。工。資。功。者。散。散。見。其。可。利。也。則
 然。散。散。其。可。散。也。其。可。得。也。則。必。散。散。其。可。失。也。思。慮。熟。而
 事。理。事。理。而。必。成。功。如。是。而。行。之。必。有。能。散。之。美。致。之。必。有。能
 散。其。而。見。物。亦。多。焉。然。則。尊。尊。有。上。知。君。之。慎。察。也。亦。不。散
 以。散。事。皆。于。前。其。守。散。又。不。散。解。也。蓋。一。散。而。散。善。傷。也。今。之。行
 也。必。以。守。令。之。廢。也。必。以。散。今。散。之。自。散。民。之。反。散。則。無。以。資。矣。樹
 慎。者。樹。樹。大。散。也。成。則。三。今。五。中。以。明。之。大。令。已。行。則。資。有。隨。其
 後。以。守。之。若。不。得。還。而。臣。不。得。議。而。民。不。得。論。若。是。而。下
 無。散。從。必。功。之。意。上。無。煩。擾。難。檢。之。患。而。主。權。亦。以。尊。焉。然。則。厚。臣
 而。上。知。令。之。共。著。也。亦。必。不。得。以。居。中。為。奸。矣。其。百。姓。人。以。此。觀。君
 也。蓋。一。信。而。散。善。傷。焉。故。二。者。為。國。之。先。務。也。其。主。賢。明。之。主。得。姓
 而。者。足。以。濟。其。長。其。主。中。庸。之。主。得。時。而。者。足。以。補。其。短。蓋。守。理。執
 數。者。無。散。之。道。也。

有居

知。看。非。帝。王。之。散。信。也。乃。中。韓。之。散。信。耳。羊。質。而。虎。成。可。乎。夫
 之。所。以。古。者。以。其。氣。耳。以。氣。行。之。則。為。強。古。若。氣。既。散。則。為。弱
 腐。木。強。鼓。之。音。矣。以。理。理。老。乎。未。知。蓋。由。其。請。古。人。持。時。使。知。取
 後。勿。取。巧。思。而。不。能。觀。其。元。氣。耳。李。解。之。文。自。大。士。文。上。尊。持。古
 道。王。大。爾。雅。戊。午。己。未。之。後。大。力。之。文。出。矣。奪。大。士。之。聲。一。時。散
 者。號。號。說。後。世。道。之。受。不。能。無。望。於。二。三。同。人。竟。已。自。治。相。與。視
 而。之。也。矣。十。十
 信。字。不。過。粗。枝。葉。及。中。韓。之。信。若。散。字。則。直。頭。不。是。字。未。嘗。不
 若。勤。以。理。不。親。切。則。古。勤。皆。落。空。話。語。耳。
 散。字。而

禮之用和。用字注。
先王之制禮也。要之常用。而無弊也。夫行之不遠。無為其道失。以和為貴。而由相配而用。與此禮之作也。尤至有度。於天下也。慮其無以相與也。故期乎通之。慮乎無以相守也。故期乎久之。故其道一以可。由可行而為準。是故禮有所從起。從仁道起也。禮有所從極。從樂道極也。夫中心和禮。與世無絕仁之物也。合同無間。倫倫無惡。樂之禮也。禮之來也。始乎仁而達乎樂。則用之已無非。而推而不至之。而若家。廉。閭。治。天下乎。平和也。強。寡。耳。利。而名之。而若孝。慈。友。恭。忠。順。義。從。義。辭。之。微。焉。耳。先王以之。成極治之。美。齊。小。大。之。物。而復之。君子之。用。禮。者。亦。安。得。不。和。之。是。貴。也。豈。何。也。為。其。必。可。由。也。而。取。必。可。行。則。又。不。可。無。以。善。其。後。矣。蓋。禮。之。不。可。不。和。則。固。非。去。禮。之。說。而。或者。一。用。之。則。其。舉。又。必。有。所。前。何。也。求。合。不。已。將。無。以。總。亦。仁。之。病。也。禮。樂。不。及。情。竭。無。餘。亦。樂。之。弊。也。天下亦豈能無事也哉。適其統。釋其所終。而後可以建之。於始。以可。由。故。能。主。以。為。道。而。上。無。不。可。行。故。能。立。為。至。美。之。道。而。此。說。者。人。上。可。以。制。禮。非。獨。先。王。也。仁。者。出。於。無。字。不。免。悅。足。聖。賢。之。言。何。必。拘。上。牽。合。乃。爾。文。特。難。易。久。正。夫。父。子。不。出。於。此。其。親。則。良。和。邪。故。致。程。朱。之。道。學。初。也。

告諸往而知來者。不執於言者其德化也。夫言之所及有止耳。得一端而博達之斯爲善。教受言者乎。且天下之理將於其言而傳。乘於其情而轉。惟懷者之機不執更令言者之言亦爾。而賜之今日是已。賜所以可言詩哉。賜之所引証者詩也。是其國事而知於詩者也。如與言詩者其詩密於詩之多也。又將有因詩而知於其事者也。心不凝滯於物。常求新故而通。悟雖獨行一端能乘主偶以相反。无人之知當其有礙即爲達之言不能畢詳。而及其無礙者則又非獨行乎言境也。其色復難知言。喻其表言者。若顏魯公。故見其亡也。而不見其開之也。賜所自任爲開一知二者。於此而果信也。矣。凡人之知當其有滯即在人之言不能相順。而及其不滯者。又非獨順於人言已。其在人者。乘以入其在我者。亦乘以出。擊入心通有所受也。而亦有所生也。是吾所謂以一而貫者。賜亦有其將也。矣。理無必不可通。不可不通之處。而心靈之變化無方。夫賦性之道亦安在其爲學問之言哉。賜亦然而相通。則克相通也。則理以心而妙也。言亦無不可合。不可不資。難處而感悟之所取有主。夫貧富之說亦安在其爲切磋之樂哉。賜言之而相合。則克相合也。則言以體而妙也。彼三百篇之中其爲教言多矣。思婦游女情有所觸。而博寄於草木禽獸之間。類非前言。

也。其言而不言者，人多矣。忠臣孝子，事有所忌，而隱之行，凡此其類，非盡言也。而以告往來者，與之相求，宜可以得其情而盡其誠也。

不煩學問，舊法不遺，誠規後，經國細務，可與言悟矣。父子孫傳境，不第二氏，機鋒不落，持神光景，不流偽理，學知見不落時文，油膏彌上，洒洒能寫通塞之趣，故自不耳。

告諸往

程文開

譬如北辰

章世純

後之至者，與天同極者也。夫天有北辰，所以贊化精也。以德為政者，亦若是而已矣。且處不居物之要，則以任物也。無力以居之道也。今夫北辰日月以經之，立五緯以治之，布二十八舍以期之，此是為天矣。然皆動而達者也。動而達，則體勢而事，然則有運而近者，斗杓是也。似所指為春夏秋冬，以行令不行意之象也。則又有運而近者，四輔是也。以佐帝出度授政，此行意不行令之象也。而進之則為北辰，退之則為龍角也。以其為列宿之始，又日月見地之始也。故五星十二次，皆從之。以得名。北辰尤甚，主也。則從所屬而稱，神馬耳。有天運者，屬之天而稱天王，有國土者，屬之國而稱國君，亦其義也。北天間也，以其四方之所歸，又四方之所始也。故五行十二支皆從之，以為首北辰，猶物先也。則從其方而為尊焉耳。萬物之生，皆南而向，君天下皆南面，亦其義也。故比於人事，君有似焉。君者人之主也，處勢隆為權重，其位有同焉者耳。比於君道，用德者有似焉。德也者，成之主也，其為禮尊焉。衡為其妙，有似焉者，豈南北辰以觀太上天之化，其有可觀者乎。豈皆以遠而受勞，以一而朝萬，以少而延多也。

北辰，即北極星也。三十六度耳。以其居極不動，故取象之。何用歲出許多斗杓，而輔龍角五行十二支等，以不惟作通觀者，辨體天

文星象無者也。好學好學問。故其言得而不疑。至於如小學者。不
必為吾兄弟所欺。鼓惑人家學生也。又千子
中。野里無稽之說。并不可謂之微行學問。且於居所象其意何者。
此句申須有上句在裏也。

壁如北

上論

卷之六

吾十有五 天命

事世地

聖人達天之學。漸而得之也。夫知命而上述之事。在矣。非由下學。
累之。何以至是哉。且學必至於達天。而後人事為有餘。知天者。知人
之已盡也。然漸之進也。固有制也。大事不及時。而用則動。若而難。或
勿不以板而升。則懸隔而不至。若所以學者。大略以時得之。吾所以
進者。大略以積得之。古者十五入大學。蓋氣志既起。欲有為之時也。
固其既起之氣。授之以時期。固其有為之意。授之以所用。然則近而
日用者。皆吾所實事。其力者也。遠而為由來者。亦吾所虛擬。為心者。
而遠而進焉。有以立矣。與則向學而至之者也。而三才而得之矣。此
氣既定。於立為易者。亦惟此時為然耳。由是而入。進焉。可以不惑矣。
則由立而至之者也。而曰十而得之。大志慮通達。於不惑為易者。亦
惟此時為然耳。蓋至不惑。而有進於立者矣。蓋至不惑。而又有達於
不惑者矣。夫徒言人事。不足以盡天下之理。必偏於三才。而始完其
使言人事。即不足以盡人事之理。必待於達天。而後全而天命不悞。
知也。非更進焉。不得也。天命不難知也。苟更進焉。而無不悞也。進
物者。實聞人事之端。功。聯於堂內。則能窺其所始。知天者。乃要知人
之極。誠餘於堂外。則能究其所通。蓋由不惑而至於盡勢。固不遠。而
陰陽五行。而物習則達。智老而精。亦其時為之矣。此所以五十而知

天命也。是兩學而往。通相為藉。而遂能引顯於太極之上。以此求之。累厚者。可以達其所不至。由十五而往。皆及其時。而遂能會通於百物之原。以此求於時者。可以說其所欲。而通此以往。亦猶是也。一段。按一段散序。前後互見。不墮凌躐。亦法有從嚴存以為式。

續文獻通考

吾十有

攻乎異端

攻乎異端 二句
道之所以致乎且同異之陰妙之所由出道不異則不全異也者陰
陽之說也古之聖人所以謀行乃心天謀及卿士又謀庶人望不求
斯異哉利而規之以異為始也今而成之得以同為究也利之所以
金害之所以止也後之人則不然咸一意於胸中隔十方於見外有
望而外事至而同己者先收有違而拒說未而異己者却却天端之
發者亦安可却也哉其說即果非耶非者是之尤也非不主是不明
與非非失矣安用以異而收非耶非說若若是耶是者是之實也立

下是存一異夫是亦多遠矣又安用以是而攻是一事之理可者半
不可者半若觀成之可攻人之不可執成之不可攻人之可止其半
者也使此知天下事天下事可知也一己之見獨亦中可也於中若已
處為得即以為得人之處之而得即不為得以此其然者也使此知天
下事天下事天可知也蓋其執一而無以自開故道術之大公室與
無方而無由相見國家之朋黨遂分夫天下大矣必使一言控已之
勢也亦安用天下為哉

學之說皆夫子時有之何必據

上海

華世

在我則以權自許。得士者昌。失士者亡。斯亦天下之公。不能舍者。亦所以使朝廷之謀出於公。已之得士出於正也。而或者謂唐不許士。固有扼王而縛死。者斯亦過矣。桓玄之為業也。猶有克隱好名之名。問天下之所集得也。君子唯思未有士行也。魏古曰。勅虎為弄我。大烹連茹。奇腐爛對儒。古大達陳使用。今不聽官府。欲求勇才。甚能之。不意見於大力之文。文十子。在東晉意。意無所發明。誠古必得其林。未免粗淺矣。

天子之賞賜

大夫而用天子之樂自李氏始也。大夫之與諸侯相輔近也，其性
失乎則遠矣。八佾之舞，平民可通用也。子夏嘗言成王廣魯於天。
天子之禮樂固非民所宜行。人殺作者，
故賜之天子之禮樂。周公雖未王而已行之者，事特不有其名耳。
較輕較重稱王之功，然據者猶譏焉，謂非所以康公之靈失而愈甚。
豈我直舞餘伶哉？庭丘在禮也。諸侯不得祖天子，大夫不得視諸侯。
季梁之趙史在公廟而後往私家也。廟尊者禮威，刑用不得不以私。
是禮擅其事矣。及其再失，則在性緣權廟而違作室室也。建濟必廢
此等文字，其理亦甚明。然則天子之樂，豈獨天子得之而不許諸侯乎？
若其有田獵者也，然猶不全須做。而俗亡古者大夫徐不用樂，犬犬
不用操其君之賜之也。然不侮懸四伯而止也。若夫六佾之舞，諸侯
所以崇先公也。大夫猶無敢干馬，若八佾之舞，天子所以崇先王也。
惟保猶無敢干馬，惟天子定中和之極處德揚福而萬物大理。故視
禮足疏倫舞列用八者，可以節入音而行八風，以為耕作有曲也。
不至為條貫之主，或位尊高是以乞厭，故其體盛其樂盛，則用八者
已備。今乃施萬物之以為耕作有協也。季氏濮者，已為天子臨祭
之器，靡用金解這河以其名達於天子，且雲而過而遂于天下，平氣
乎其功業數者也。先世常有歲傳之績，雖曰魯武至世恭懷謙遜，

華世統緒

夫其德然滿天下之宇乎蓋漸厚以然之本以極遠急於
可成定復自以為大矣盖所以當國之名居之也而與侯不俱
邪振王而王亦因仍以此本以階晉遂忘共為魯之所歸蓋
其為王事盖兼以焉魯國之故而襲之也而以己欺魯因魯而
笑子耳焉人臣子者不敢沒其君亦不敢誣其祖君猶崇王而已何
與其主君亦吾君也非亦有分而猶舉之誣其死父亦甚矣
先施季民所以立公廟之故然後仇事氏不當採樂納後山博
也春秋有受業則使明仇事氏之微季氏之無功用事於魯
也魯猶遜去雖與魯戰滅之許好樹木斷斧斲無所損

二年令將嚴出以刊林之手使因無不盡之情老法家可畏如此

其初雖不通帶十分駭悉未知帶一分世家習氣在後二比物象

如寒既劫中情事入桓森嚴

八
節
葬

聖人重言信而大其說行天下爲夫知悔也而前過隨天下則其
亦猶其轉圜若遠雖知也哉止聖人之議論也然聖言之難尋常之
談而必推而致之無窮之法所以導先王世儒而離其執性不虛
跋先王之制傳也其所以然之故可數言而盡也其數與非其太
微然矣故公靖可數言而盡也和而數言而盡州人持疑其說之
意尤而思其美之功爾且曰先王制禮垂典大者其過於是而其
善舉與此其餘愈益可知得將生其弊矣不信求忠信務道義
而後從之是其所要也茲欲盡釋其間而求中庸而棄絕其善者

有惡焉蓋微之義出於孔子而趨於凶惡者四我亦猶然不知也夫
陰天而不知孰為知者哉則所謂誦言之者也視其子又若所當親
省其之義讀之不常推之不盡者指其常而自如其說者視天下如
斯也夫天下可通孰不可通孰則所謂大言之者也下乎于鬼神人
類爲遠堅人固而微之道本於先王入尊其說宋能入國而修之
幾知先王之精如是其重也而嚴於其教即危先王之機若若果
重越而輕飾其事而亦知天下之事元所為知者知其開通宋
且諸其事而其見亦可概見夫聖賢之言亦何所不重而處
禮讓應和而可以治國吾起衆衆也而曰位有大婦也第曰祭天地

其所以之意亦時若是已矣

孔子何人。以心見肺。疑之。止將克舜禹湯文王周公從未制

禮聖人。俱作。成易。包咸。吾感。大力。之有。陰道。也。凡。以。皆。舊。生。較。痛。

感。後。學。不。必。致。之。聖。人。學。明。深。我。華。華。明。成。故。保。聖。人。深。處。俱。

淺。者。矣。又。有。一。其。病。從。坐。不。信。聖。賢。其。不。信。聖。賢。由。於。不。信。註。其。不。信。註。

其。病。從。坐。不。信。聖。賢。其。不。信。聖。賢。由。於。不。信。註。其。不。信。註。則。未。

嘗。細。心。體。會。其。說。有。必。不。可。易。者。按。是。乎。靜。悟。四。出。矣。

上論

子貢欲去 餘羊

無名之供賢者之所以欲去也夫告朝之禮已廢於時矣而特羊之

供其不謂之無名者乎止三代也主皆稱天以舉物以王從天以

保從王以民從王與諸侯故其事有本而下是以不特是故天子有

願朝之與諸侯有告朝之文天也者人君之所重也而告朝而行

則猶重王也王也者諸侯之所甚重也而告廟而行則猶重祖也若

是則其儀從重矣春以特羊不亦設事乎先王以為此為人非為

鬼神也事之為鬼神而奉者非特神有加於人使神之樂也事

為人而奉者事專於人情之而已意則不在祭也特羊之供

如人之有請而以幣而往者效已之誠寓焉而已是以儀清而意重

亦如人之有請而先有入者有省於人不可徒往是以微物以明心

而自魯先公以來猶而不改蓋明於其義而敬於其事抑去先王尚

近故王章猶明耳自文公而後漸而怠棄蓋不明於其義不達於其

情亦去先王已遠故人心愈玩耳願事則廢矣而特羊之物則猶月

其也物具而不知所以用之以為文焉而已矣君不奉矣而有司之

令則猶不改也而有司敬之而不知所以用之以為己職焉而已矣夫

天下之重其如名義道奉其定則其定為有利於天下大宜獨其定

為有利於天下澤其名之所存而天下之所以惕也已去其定則其

樂有不同亦各其事也夫韶與武俱聖人之樂也然求其所以
與善可蓋同乎君子以是知聖人之情也其心無所莫行天下則
其意亦無所請行後世終未嘗以己心之所自知忘夫人之知之明
而超易之為往與一世相示耳夫韶舞所以昭已之治也武者武而
以揚已之功也作於終而名以始各志其所由之端蓋行而動行
與參需其所成之事則夫本末質文皆以其益而韶直陳已之德也
其清天下也受終文祖其與太平也德已而而歌咏其事舞動其容
貌也見於天下者皆可著而與天下無之或亦直陳已之德也

詩天下也勝殷過劉其與太平也陳常將夏歌咏其事舞動其容事
功已見於天下者亦皆著而與天下無之天下觀其所以與或周禮
故而欲德謂自古聖人皆通於樂氣之元而微窺其所以與或周禮
而而便仰謂古來聖賢亦猶有不滿之事而美與善之微傷其有靈
有不靈也嗟夫樂者聖人之所自為豈不可自底然不能以說其
也故湯之衡見於言武之衡見於樂在聖人正自明之為快耳
況其詞意乃韶武而聖人自見其美與善美善耳與記者記
夫子之言何與作文不煩通情何有老乎也文于子
不說漢武王是得處不說聖人微言則於是微處出手焉者

君子之於仁以全成之也夫仁以全養理則一日一行之修則未
敗也君子無違於德食則者以味且天下有可以一為而或者
不可以一為而或者事可以暫立也德則未有可以暫立者也惟
息焉可夫文以之素理微而欲亦微既排之誠意之則則坊之亦
有刻之會至家之與至微微也而後足以相字極深之用理精而心
亦精既見為純粹之體即無庸刻微之功惟一之與惟精亦顯也而
於是所刻則更故為仁者始必有有事之其大不後必有以反乎此
而則之當者陰陽之分凡皆為未境而持天端遂是成德行乎日
飲食之故其類甚咸而其未甚咸離今之故方於以多也君子亦
得其德而已即為仁者其始必有所思焉而後必有其要安持之
實實有暇之文凡皆為自稱而後持持遠可為純德乎屢介辭義也
而性所許而非情所願所習之久遂為自然也君子亦常謹其
也其辭所飲之當實取所惡之實暖以此為行初亦何可易也
於百戰之事未始前而欲惡乎與之迎乃舉所為仁者從後而為
則其亦常不足不覺也則達仁者其常而不達者則時夫先有德
者夫無德而端其主無事而已習其心未至乎事之情而不達
後至而不達也故之履之上念進乎物而念心盡以之往焉吾

仁者少分而與之爭以人常不勝之勢也則建仁者其然而不
建者獨恃人多以合之夫聚於衆以取多猶於衆以取寡小利害
而不惑而後利害不惑也故終食之間君子之所操也終食之間
亡亡君子之所見也夫終食之間也而可思乎哉士人其大志矣
事所當須久而成於其遠端皆以頃刻頃刻連成歲月彼無窮
業當改正無多平即人生百年之身也非有實在可據求其可據
則前日而乃有終身終身之內折之頃刻犬耳苟無時則雖
有矣無日則無月無歲矣安得終身而終之乎
余無遠無時而不任於目前惟此是平居職事名雖李爾

君子熱其

以華

於是成矣所以知上而知終上者以念為之也而君子從是遠矣
神情默朗雖微有時論而夫力之相具在文十子
後二比由暢餘亦尋常德宇不甚親切故時見腐談凡腐談中但
不真也

君子操

上海

夫子之文 全

筆世批

聖人之蘊本易窮也夫得以與天下接者文章也此亦聖人之道哉
然而竟遠矣止人之相則守雖相其議之所止以議求聖蹟窮而
聖堂為宜則慈矣以之而誰非彼之所誰也今之尊聖人者或以為
與神其窮或以為博學無名尊之已至矣究其所指於夫子者概依
文章也文章其可聞者也見乃指衆形力為亞道遂入有名之域相
與文生稱責章生事遂在易言之區而華者處求君子以為行之
篇本既不存至人傳為漢閣之虛聲天子則尤有深焉者也然
篇本既不存至人傳為漢閣之虛聲天子則尤有深焉者也然
能了者天道也二者工下以相與遠近而相通而存之一物引類太
極之表散之造化根為方寸之機帝王得之以從陰陽匹夫得之以
固其解若以者夫子豈嘗輕言之哉夫子固不輕言之也而人得文
章以示之精者豈漫然其粗文章既見此理固愈無端也不能知者
無以指其所以既樂其外亦不復深相求也故凡奉夫子者皆失其
意也且非開通則文章何有哉則夫全者也雖然夫子不輕言者
蓋遠德厚微又故聖人亦欲舍其深夫言不能顯則言其言能
顯則理又遠矣不常言者不使言與理相偏且人心見朴之機聖人
亦欲舍其朴夫言不足以喻則理愈矣言足以喻則理愈矣言

雖題如此了啗大力討使宜法也世人安得類以為善姑存其
又朴瓦。又千子
文章性通本是一半事但人之大候有淺深故聖人之教有次第
今將文章看得太粗性道看得太玄則兩件都不是也又說性道
自無容言聖人有顯有隱則兩件之聞不聞都是聖人權衡所致
也故橫豎就來即消

上論

夫子之

夫子之

夫子之

齊之亂亦其君自為之也

世說

齊之亂亦其君自為之也。夫有獲好之臣而有莊公之君。此宜有能
者也。故莊子無惜於莊公也。禮謂係不下淫色。女有家。男有室。無相
濟也。而後可以相則。易曰。則亂生。齊莊公好乾於棠。不辭宗而取之。
固已不正。其配矣。莊公通馬。驥如莊氏。夫君不遜臣之邑。所以立也。
之。廉隅也。過而下淫。弄上之分。替兵亦不尊臣之私。所以養人之者。
欲也。齊其所。不肖之心。生矣。已則有室。而與其君共之。身為國解。
而不危其偏。其何以堪乎。已專其室。而又以其冠賜人。以為國解。不
謀其私。其又可忍乎。莊子固是以其間。故齊。此致兵之道。意若曰。齊
臣有意。即以說也。君子何有。是可以誅淫者矣。又固是以結打齊。齊
使為已。聞意若曰。崔慶之衆。不可當也。不反為之。內是。可以就事。兵
此所以有餘臺之變也。此所以有射服之慘也。或者謂莊公之立。定
由崔杼威權。素其非一日。兵臣權止。必我其主。是非能以其君寧者。
也。君子曰。否。使公不宜法。特猶不生。未即得縱其毒耳。或者謂莊公
在位。數有兵爭。伐晉討鄭。無寧感矣。兵不轉職。取其族。非能以其身
安者也。莊子曰。否。使公不宜法。臣猶急。未敢申悔。而動耳。淫而不
安者。恒有牙錫。蔡景公是也。景公娶于婦。而美。而齊而。之。此
子故。故。法而不若者。但有臣。法。公是也。聖公與孔。象儀。行父

維行夏氏是以有微舒之獄夫莊公亦猶是也君子是以無惜於莊公也吁深山大澤有龍有蛇物之美者未嘗無禍莊公既以崇姜之故見獄於臣而莊公亦隨以送宗子以是知邑之亡人則家也崇姜一案雖載左傳然作時文自當存難且以等道紀事之體也願雖小而不可苟滿故錄要必之故豈所望於大方乎文子本意為陳文子由奔狄本欲求平使論崔杼之過遂即不辭要亦何當於類

崔子裁

二

其惡不可及也

事世能

衛大夫之惡雖者人所不為者也夫天下務為知惡為惡而君子之惡獨有難於惡者則其所為惡者與也且論人者不謂其善之而極其善未善之所就則其至心不可得而知而能不可得而見其子之惡於無道者是已夫危而不可以為安亡而不可以為存天節亦何資才臣也然危而急求其安亡而急求其存天下所以多敗事也夫事有反覆之機者其勢不可以急爭常有時而為功事無自執權者其中不可以才家行世而有用武子之惡也其害之時也

崔子裁

上

者公大起而為之亦止如是伏而不為亦仍得如是而不為者已就其坐待矣武子之惡也其害之意也吾不巧而違事之際則大同之相圖者不同而生端止於今之而為而止夫起而為之事或有變伏而不為終得其常則不為者又饒此得全矣蓋其所料於衛者知非自害也遠慮故以大挫于公于之故而不協之處終已可揣必得選其之室而殺之處定其所料於衛者知必以伯蘇自防不可不舉而由同姓之君而無名之機然已可獲之藉大國之義而反於其害其成見已定於胸中是以才有所不恃而計有所不用也然則其惡也正智之極而為之而人安可及也成不觀當日之勢不知武

子所以用惡之故不觀獲辟之功不知武子所以用惡之故而說者

便以忠知武子不亦淺乎
智惠二字夫子從魯定其名耳非武子必欲如是為惡也豈不埋
沒了武子一段忠信之氣莫若改之曰其巧不可及也又于子
不中題解備小事使人遙看將武子與吳閻人語云詐亦子將謂
權術作用之妙又在忠貞之上則大軌道安

其惡不

卷八

一

莊子

不忠於道

金

通本分則要辭讓

章世純

君子有金學要非從而為也夫求道格德而金之格仁此其所守者
金其故可以及博也且君子之學格以通道也道有金要之效功有
金散之用金格其金亦立格其要而致術亦散而盡物如是而也
今夫道者何也萬事之成理也其乘之而動可以達其所欲至獨之
而行可以必格其成功者則皆可與之以道之名格而言之大者又
子君臣夫婦朋友之節而散焉者天下則家之改是也若此者君子
皆忠之志之而不能處有之者何故無在我者以收之馬耳在我者
亦立主以貫之馬耳天下之達德斯以行天下之達道而苟不達德

聖人方術

上論

至道不凝唯其存諸中者之是情然後顧之可以生道變化可以善
道彼道者吾弟清而志之而而據以入者同公存乎此也蓋與道以
名與德以定焉若夫所謂立主以貫者其事在求諸於仁者蓋
列德中而獨稱德先者也仁在則義禮行信廉勇之物皆隨之而起
不慮其不俱得也亦倚之而全不恨其為偏行也然則可以藏天下
而不動可以辨天下而不微可以備飭天下不傷行德可以潔己行
天下不至於若有近辱通情之美無專己病物之疵故張仁至矣聽
真道一以貫之抑又聞之古之君子舍其處亦不置其寔取其甚精
亦不捨其至粗藝雜小道公有可觀焉日時之餘暇君子又以此用

所以寔精神之處使外有事而內有寔也。而子以數一用致一切
亦皆與有力矣。然惟功力所正用時以當游衍焉。則其心固寬。不
不迫而既有以寓其神志。則又未嘗不由之以得道。
平行直入。言其所謂確然者。由其明也。言其未確者。亦由其明也。然
必以確者為勝。又于子
不言其未確。何以為明。為中惟德與道。固然。吸道似耳。吾未見其有
確然之言也。明其西明。非吾之所謂明。正坐大不明耳。

志杜通

居敬而行簡
治貴立主。簡其施之者也。夫簡者。事之始也。而非心之制也。然則
簡者。安得不先言其主也哉。蓋簡者。古之明主。皆其一民和衆也。
簡下以簡。而其節取性情也。又曰。敬者。無嫌。以心而觀。言是一端。
簡也。道有其美。而不可以射情。得所辭。不用之。然後達於度。道有美。
不可以言。然其所以簡之。然後達於度。簡者。美德。然居道之一
偏。居道之一偏。則有所待而全也。夫敬者。亦簡之辭。於敬之為道也。
則主持之極急也。敬之為道也。則主持以敬也。欲極其美之。不
則主持之極急也。敬之為道也。則主持以敬也。欲極其美之。不
為美德。亦居事之一偏。居事之一偏。則有所施而或左也。夫民者。亦
簡之所矣。使民之於治也。若於前而作力不一。治之於民也。宜在
而後。簡不審其非。而治民之業。除指而指已之神。下安治而上復能
其乃簡之為也。此簡之所也。簡與敬。分得其時。合是不為專用。
其時分得其時。分是不為兼加。所以然者。求已欲其嚴求。人欲其寬
為道德之意也。已之不待與使人。心不待求。亦其事勢之然也。
簡者。字行字。甚有主輔之分。不知此作。非居敬而行簡也。乃以敬
簡。耳。不獨居字。行字。簡實。簡通。在不見以簡為主。敬為輔矣。阿十

居敬而

經 7-434

以教訓不傷刑罰也雖禮以矯饒不傷於儀也詩張者言其

錄於德

...

夫子為衛

華世純

乃親乃親。可知矣。夫父子之分。其有引他義以相抵者。也。故
 無疑於無之歟。也。且立鈞則尊者為尊。理惡則卑者為卑。則
 之與。無鈞則無之。則。之為有。何何也。人莫不愛其親也。而志乎
 不念其父也。而志其喪。不欲其子之富貴也。而志乎奪。以
 道之難。無所不得。拒我。則。有罪則。罪人之子。而或
 無為。立則。有。有。不。然則。非。以。不
 無。無。立。立。入。入。之。之。射。射。

與夷齊一問極微極婉。將父子兄弟假且非。况全抹去題目乎。如
此作文。亦容易矣。父子子

論語幾以章句爲正。在下一節。問含義理精妙。其評語。已不止於
國一事。父子一倫也。而所以定衡案者。已自明盡克。拋荒聖賢。

臣謹自作一則銜辭勸詞冀止冰易直無違司矣

加我數年

節

卷之六

易所以成德聖人所盡心也。夫人身之動靜大隨之慕適蓋其難也。非深於易。焉能自全乎。且六經異旨。於易六經異指。指易。大易何義也哉。或曰。六位而見王度者。伏羲之所以畫象觀會通而行典禮者。周之所以繫解。是故其道甚美。聖人以此通神明之德。其解屢遷。聖人以此之類動賄之情。非天下之至精不能與於斯矣。然假以處時之失。竟其探索之功。則亦庶有窺乎大陰陽者人之所珍也。人豈多識不能自覺乎。梅客之達達於造化矣。不可以效法乎。與天同極。與能觀變事皆反而從其本也。陰陽者亦人之所秉也。位以時成。莫能自

二論

觀乎往來之通達於造化矣。不可以推移乎。此僕料乾乾壯惡否亦各順而聽於時也。不然者。明乎惡地言。從逆凶之理。不至以私和畫自守之正。而以冒人道之傷。知大小自吉。大小自凶之機。亦不至以守正乎陰陽之衝。而以犯鬼神之忌。夫犯時之忌。罪不容大。明事之起。將不在多難。陰陽而可以處焉。有虞險之功也。難山而不失。定焉有居凶之道也。故易也者。君子所盡心也。

非物理若萬畫。從當滿溢。何難之有。況所寓者皆易中套話乎。何若

生理清析出之。文亦示

通變後如何。

深言而淺出之人。俱見真能以文古道世學者也。父子
即生知中傳好古敏求。是好古敏求。正是生知。與新之義。

戒非生

人發稿

上格

世說

神

古二氏此非神。世說

事有涉於幽者。聖人微之。夫鬼神之事。聖人所立。以信於衆。衆則
池其效。以重其立教之意。故其不語也。亦民疑也。且聖人不語神于
人。亦不參神於人。統神於人。則人道淺薄。無神自體。其心泰神于人
則人心不靜。不復自必其事。聖人作此。謹聖鬼神于祭祀之事。而獨
殺其故。於鬼神之說。重我之道。不可誣也。而若不知其故者。有神于
無神乎。五官傳之。而不知。無可自據也。古山之習。信有微也。而若不
能定其論者。神有知乎。神無知乎。心微之。而無說。其可指陳也。又其
神同物。聖人有時言天。有也。則有以道。有而可惜。以事大其事。神
與人同理。聖人終無時言神。神。無也。無。無以道。無而可以疑。其言
自聖人不傳。而神何以有其。則。自聖人不傳。而人得以有其
明。則不惑。故聖人之不語也。教也。
一經書中神字原多。不必依同字。而不傳。不過神降於筆。伯有。屬
死之類耳。何必曰聖人微之。與疑其言。而則非之。張大。通。求
得淺也。父子
要。此大力原不達神字道理。不一肚皮師巫邪說耳。

[illegible]

易道之妙理人之所以難盡其大者其功深易不可不學也
 應之則無其矣正不得天道自謂能盡人事者皆過也君子觀本
 則末依數以究理以天取人之道周益夫人之於陰陽既得陰陽
 之理成豐勞於父母陰陽既得德者統禦政事者順而制之不若者
 為犯之往陰陽者莫辨乎易則得易而觀其源也君子之用易者何
 易也物之理皆始生於自表謂之命君子受之以其性既生而運成
 謂之性性而與之則其事故操身守命守其性者本之所不具料
 之數過者其命亦無附至故莊子曰守時守未至間以待之既至

加我數其

經 7—441

有一司之功。即不遠亦何從見也。
平字。然則有醜。作奇文。使勝人。作平字。使不如。故時人。
初則新。以自各社中兄弟病。文平字。
極平字。有醜。能革之妙。蓋之矣。江而社中。正多了。求。露出奇。
一。耳。矣。亦平字。中。無真滋味。故然。如此。篇又何曾不。初。潤。清。楚。
七。

仁遠乎

君要於其 二句
為婚。不遺性。禮之大本。喪矣。夫禮有本。有文。祭降度。殺文也。而人。
本也。猶是。婚之。能也。而以。提。婚。姻。將。無。氣。已。甚。乎。且。先。王。打。合。之。
甚。者。皆。未。有。以。別。之。而。為。合。故。其。合。也。合。而。同。安。而。能。久。異。而。
復。事。同。睦。而。復。志。通。以。其。義。乎。然。而。為。義。不。止。于。此。天。地。陰。陽。之。氣。
皆。以。異。類。相。求。以。其。氣。相。益。而。至。以。一。本。之。親。通。其。情。脫。則。有。美。豈。
之。要。人。道。禮。義。之。治。當。使。求。不。至。強。親。不。至。滑。而。至。以。私。襲。之。意。得。
骨。肉。則。有。道。苦。之。害。而。在。太。古。之。時。者。其。不。義。精。其。智。足。以。辨。
彼。故。所。得。者。專。於。陰。陽。之。際。以。同。德。為。同。氣。同。氣。者。同。姓。其。德。為。異。
氣。又。及。焉。
夫。古。一。即。同。何。人。不。知。事。而。不。是。以。微。而。為。不。佳。止。
氣。異。氣。者。異。姓。同。姓。雖。遠。不。為。婚。姻。異。姓。雖。近。不。避。婚。姻。故。同。為。貴。
帝。之。子。而。著。姓。之。殊。所以。然。者。紀。異。德。以。別。所。生。之。氣。也。古。道。然。也。
在。中。古。而。後。者。其。據。義。領。其。智。不。足。以。及。微。故。兩。洋。者。專。於。禮。義。
之。際。為。正。此。以。統。遠。一。者。行。飲。食。為。應。姓。以。親。近。一。者。漢。服。殿。男。子。
則。稱。氏。以。別。貴。賤。女。子。則。稱。姓。以。別。婚。姻。故。有。買。妾。不。知。姓。則。卜。之。
之。文。所以。然。者。本。所。從。以。厚。男。女。之。別。也。周。道。然。也。若。夫。周。公。文。王。
之。自。出。也。太。伯。太。王。之。自。出。也。二。國。之。子。孫。各。以。其。祖。而。肅。有。六。方。
之。土。二。國。之。祖。即。當。以。昭。穆。相。從。從。再。世。之。間。必。可。以。為。兄。弟。之。國。
矣。未。可。以。為。甥。舅。之。國。也。而。然。然。講。好。合。之。道。於。姑。姊。妹。之。間。氣。一。

不補。男女同姓。其生不殖。非天地之道也。辨夫婦。則正氣。宗祧
 不絕。余不遵宗。非先王之教也。是以不命。天子。周非天子之命。之
 所可加耳。不告宗廟。已。固無辭以辨耳。國人。固是謂之。其。孟子。繫于
 於。其。是。奪。其。宗。以。尊。之。故。而。使。其。不。有。其。姓。非。其。之。所。受。也。夫。繫
 子。於。其。是。又。奪。其。宗。以。尊。之。故。而。使。其。不。得。正。其。姓。非。宋。之。所。受。
 也。於。其。存。而。稱。之。曰。孟。子。也。諱。君。惡。也。諱。其。度。而。書。之。亦。曰。孟。子。也。
 諱。國。惡。也。由。為。君。諱。由。為。國。諱。皆。臣。子。之。義。得。矣。而。為。其。所。諱。者。不
 加。可。知。也。聖。故。必。諱。而。亂。男。女。之。辨。者。齊。桓。是。也。桓。惟。多。內。好。而。姑。婦
 嫌。之。不。嫁。者。七。人。漢。書。甚。矣。諱。有。發。出。之。禍。以。弱。而。亂。男。女。之。辨。者。
 昭。公。是。也。昭。惟。骨。于。狄。臣。而。結。好。於。吳。以。自。補。不。振。患。矣。是以。有。夫
 國。之。禍。蓋。男。女。之。別。國。之。大。者。未。有。亂。之。於。本。而。害。氣。不。從。者。也。
 有。學。問。人。不。必。嚴。行。莫。若。改。作。一。首。婚。姻。論。是。不。更。佳。國。語。一
 疏。司。空。季。子。達。君。之。思。附。會。其。說。以。聖。懷。亂。耳。大。力。奈何。信。之。據
 乎。以。心。文。雖。百。世。不。通。自。同。人。始。然。黃。帝。為。姬。炎。帝。為。姜。是。同。胞。兄
 弟。弟。可。通。婚。姻。也。四。女。之。子。別。為。十二。姓。是。同。父。異。母。兄。弟。可。通。婚
 姻。也。無。稽。之。說。聖。門。所。不。道。大。力。只。好。戲。衍。學。問。報。信。如。此。讀。書
 人。心。可。有。如。此。大。力。耶。父。子。子。
 不。小。書。中。說。教。害。道。者。甚。多。不。可。悉。以。上。論。便。清。倫。內。氣。而。曰。亦。猶

行。若。也。道。也。非。其。說。之。罪。乎。矣。許。甚。有。裨。於。世。道。題。是。敘。述。
 其。說。不。得。便。下。斷。論。
 三
 君。要。於。三

[illegible]

神者用效功在人也。積而不能應，卽無以爲神也。故君子從事焉，功則報之，有故則祈之，是以疑慶之作下也。穆乃祖乃父，斷棄舊，揚其意，夫豈謂世果無神道以不然之言，厚誣天下乎？蓋亦作有敬然者矣。周公之請代也，謂三王之神有至子之責於天，夫豈謂事以誣誣之事，自爲其功乎？蓋亦信其爲靈，可謂矣。由是觀之，有與無，無可矣。

君子人與

二

幸世純

快賢所與者能為國重者也。夫勝人所不能勝。則其所自擇者。必
操矣。非其人則莫與也。且大人之能與事相勝。而人之品與能相稱。
事無所立。能無所見。而曰我國君子人不吾信也。夫共是人也。或
誠而不忠。或大吏而有餘。或履常而不足。或端變而有餘。此天之
與器。有以限之。弗可更於後耳。必已之時。澤養有以分之。弗可取
幸耳。有如托君寄命。而能自效。臨大節而能自整者。何如人哉。是
其道足以自信。故勢之所處。不自權亢也。操之時。任不自權專也。
能斷行其志。雖強顏傾側之中。非然者。吾之守未可以贊吾之心。

君子人與

二

幸世純

特未至乎事之情。而欲已靡矣。生平經濟。必無一可用也。又必其心
足以信天下。而事將欲立。氣亦與之。理將可見。毋亦便之以能奮志
有成于險阻。謀難之內。非然者。吾之心未足以喻人之志。特欲紀天
下之志。而不待稱矣。古人行事。恐未可倣也。蓋嘗有所微之矣。使當
年拔劍改毫之舉。其事出於疏者也。旋則勢難而竟行其志者。何
也。夫為其人之為伊尹也。非伊尹固有所不能。非伊尹亦有所不敢。
也。又嘗有所微之矣。當年負康居稱之為其事出於親者也。則每
雖然。而竟成其功者何也。夫唯其人之為周公也。非周公有所不能。
為非周公亦有所不敢為也。是蓋事行出於純之中。故其任不屬才。

為德且功。其更於素。操之上。故其品不屬小成。屬大受。彼奸臣之效
分。行一方。規士不敢望也。即志士之端。執于屏常。較以亦非其信也。
而且滑。不謂之君子也。

君子人與君子人也。抹去人與人。也。專講君子。雖維子龍之矣。不
意老于化之。又于子。

不致貼。培氣是大病。培氣不虛。其一致一決中。有無數道理。
好發明。此正講君子。本領亦大精切。

君子人

二

幸世純

幸世純

富於無窮。有方見無能。至於竟亦有因。後世何常。無刻止。以能創為無名。則無名。後矣。亦蛇足。又千予。直是蛇足。後者了竟之成功。大業。豈止哉。與蛇足之儀哉。

龍一牛

口編

龍一牛

戰中其兩端而竭焉

事世此

人之教。無所不盡也。夫部大無可異。而猶得其為。於其

之教。作斯見矣。其言曰。二三子類相。故於有隱。公謂有存而不

者矣。否則亦有論而不盡者矣。而實不然。自度生平。固未嘗執經

之。今大道有可起。亦有可究。以存乎彼者也。知有所通。亦有可

存乎我者也。丘於道。豈常有得焉。而不詳者乎。丘子所知也。豈

非舉端不竟者乎。理之在物。初未嘗藏出人心之靈。與之微。則

亦存乎我。亦隨乎理。之在物。初未嘗藏出人心之靈。與之微。則

亦存乎我。亦隨乎理。之在物。初未嘗藏出人心之靈。與之微。則

亦存乎我。亦隨乎理。之在物。初未嘗藏出人心之靈。與之微。則

亦存乎我。亦隨乎理。之在物。初未嘗藏出人心之靈。與之微。則

亦存乎我。亦隨乎理。之在物。初未嘗藏出人心之靈。與之微。則

亦存乎我。亦隨乎理。之在物。初未嘗藏出人心之靈。與之微。則

亦存乎我。亦隨乎理。之在物。初未嘗藏出人心之靈。與之微。則

亦存乎我。亦隨乎理。之在物。初未嘗藏出人心之靈。與之微。則

亦存乎我。亦隨乎理。之在物。初未嘗藏出人心之靈。與之微。則

亦存乎我。亦隨乎理。之在物。初未嘗藏出人心之靈。與之微。則

亦存乎我。亦隨乎理。之在物。初未嘗藏出人心之靈。與之微。則

亦存乎我。亦隨乎理。之在物。初未嘗藏出人心之靈。與之微。則

亦存乎我。亦隨乎理。之在物。初未嘗藏出人心之靈。與之微。則

亦存乎我。亦隨乎理。之在物。初未嘗藏出人心之靈。與之微。則

亦存乎我。亦隨乎理。之在物。初未嘗藏出人心之靈。與之微。則

亦存乎我。亦隨乎理。之在物。初未嘗藏出人心之靈。與之微。則

亦存乎我。亦隨乎理。之在物。初未嘗藏出人心之靈。與之微。則

亦存乎我。亦隨乎理。之在物。初未嘗藏出人心之靈。與之微。則

亦存乎我。亦隨乎理。之在物。初未嘗藏出人心之靈。與之微。則

當時以等類不說隨私見中直是景星御雲不為多見

我叩其

上論

程氏

子絕四
公之動惟其時也夫時固不可知時固不可知則意必固我亦非
所用之或且道者萬物之宜然也者處不一而同遇以成然而人
情計獨行其間是以物不相入也夫子為是矣夫子聖之時者也
存乎時者侯思其所以成以復化兼人者也聖極故無端存乎時者
者變惟其時適以固順為行者也順故無所大吾所據者見前之
一處何也非今日之時也吾所能用者亦見前之一理耳理之
非彼目之時也吾所為者適如是而為也適如是而為者豈有因哉
前之所用今或舍之與變為期而已矣亦以時不一行也吾所為者
固乎物而為也固物而為者存我哉不謂予者不謂行處與之俱往
也矣亦以時不在已也四者俱絕故常居靜以待天下之應有復無
復也無教無教之無用智之無慮處已之是則已之時也四者俱絕
故常游處而入萬物之會其非時為也其動非所後也不措而
為不為而自成則物之得也故夫子聖之時者也
為者道家何謂純吾時字既為境也亦落案切又于
為人所下者予也不讀程氏生機錄生機錄中須為而求使道之
吾師真法身如是豈不可哉

雅頌各得其所
章世範
 其樂者正其詩而已矣詩樂者樂華清故樂清也止樂本起于詩
 有詩而有歌八音六律此而成之及于成則旋謂之樂而歌者在此
 樂貴人教也詩有雅頌二者居樂之大端矣樂法而未有明之者其
 詩與樂不相中有詩存而無其聲者則與樂不相鍾矣詩而主
 聲非若此經之以義行也聲不得詩無以為質矣詩不得聲無辭可
 用矣美非獨音聲之各有所當亦且遠付之各有其時也詩而後得
 其詩無名得其聲者舉詩而繁之其聲舉聲而繁之其樂各得其音
 樂無聲應者舉詩亦別禮非若他事之可獨行者也而禮無樂則
 已素也有樂無禮則無主也美非獨用之有其處亦且用之有其序
 考訂以後得其樂無不得其禮者舉詩而繁之禮舉禮而繁之事各
 得其所配今無得亂者矣雅得其而則王政樂矣所謂敬和悅以
 至厚下之情恭而有莊敬以發純王之德者此可以達其效也頌得其
 所則鬼神矣所謂美盛德之形容告成功於神明者此可以得其
 事也後有王者欲復先王之禮樂也其在諸乎
 作此等題當如老樂工明器選用無差錯耳一切文人筆端閑極
 無所用之若大力中二比庶幾無愧矣文十于
 詩與樂自相聯切以章本義也樂與禮相聯切則是諸頌非此素

義也如此後漢政利義顯何事不聞禮樂乎口正而詩與樂相
 切故說前樂正便說前禮頌清所兩件一時同停當不先以樂
 雅頌亦非以雅頌詩而後樂正也此主以詩正樂說亦偏
 雅頌各
 經 7-450

道至若權即能立者猶難之矣夫權以復通宜則自來聖人不違
 其法唯守經為可耳且道之在下下散于多端人之為之不一
 而已使于有所托矣望人又聞之以權之說出天下愈與道
 相背而無所處者于于此心釋大能立者而後與之道無常者不
 之所從去非待之已定者不足以立其本也即能立者亦不違與
 中有未者成心足以相拒在守之過確者不足以違其他也其權者
 變經終後有善者七夫道之說亦多矣仁或不公于不殺或或
 行之不取將以合時事之會固不以故違權也者之不以違者其
 權亦不違
 進九無所依據而其進也無所底履天下之士始必思之不可
 權難及洋亦必不可以然之也此道也權而能立者自有此類以
 行權無害人以行權將以行自許之心必非以私利動也事之不
 私斷者其成也為可居之功而其敗也亦為可居之過君子之道
 梁斷不可知矣故權未易言也必有以知夫經之義非權也而後
 以權入居處之聞日用之際惡天惡婦處之亦自有輕重寡多而
 通于小節滯于大體則未達耳必知夫權之義非經也而後可
 推夫能善之權權滿我之故伐聖賢處之亦以為日用飲食也而
 之而號學之而則則才非大耳道有其至用處其宜則一舉以事終

不可以意處其制人有其分淺深之度達至于至終不可以自強
 進自古及今能權者幾人哉
 此大在大力稿中當是極寬大之文求其套語存其常論在善權
 者耳父子于
 漢儒謂及經合道為權說成經自經權自權竟兩件相對而有權
 變權衡之說則竟離乎經矣故程子辨之而程子權只是經一語
 又太甚渾無分別恐學者誤矣夫故朱子又詳論之蓋權實不離
 乎經而精微曲折則有非經之所能宜必見理精熟乃能權衡經
 重而總合於義是所謂權也故曰經為已定之權是未定之經
 故權與經須有渾渾二又實是一乃辨權即止至善之意學
 者必須到此乃為至處然學力未至而妄及之必成差誤耳如漢
 儒所云則學者使亦不必到權與字經者各成一是一矣孔子說
 簡未可與權是公須到權乃辨與經正是一條路上事但有至有
 未至也結二比善得此意
 可與立

其數所存聖人斯數之矣。天聖人雖衆其籍千極者此亦衆之盛
 是以式之蓋則體下十室所以者何不敢攝十室也不敢攝十室
 其大者乎今夫版者豈有實哉戶籍存焉耳古之王者雖行春成而
 其數則其數是故有司民以編族族有司商以編名姓而後備
 其數以上之天子版者所以記也然而亦已重矣天子施民諸侯
 其數亦氏數合離也稱也云爾數之所商辭家強弱于是知
 也軍衆之所出以此數也卒徒之所籍以此數也數之所商則家貧
 害於是乎出何也地利之所任以此數也技藝之所作以此數也
 以王者之于民也亦必端冕而推之必有見者敬之也不謂禮不
 無人而簡其體也其行民籍也則科而受之必拜受者敬之也不煩
 室籍之所存而簡其事也至若天子無王者之位而有其心斯民
 徒吾與久矣其抱于懷也古之典民同患久矣其切於志也雖窮
 者如對北地數不式哉蓋民者天之所甚重者也天視以民天聽
 民故言天安天備重民王者苟敢不重民夫亦違天之志而亡
 周王 將甚重也若數六馬如餘亦于古之矣王猶重民君子苟

教。不。重。民。夫。亦。存。王。者。之。意。而。已。矣。
 此。等。文。雖。無。大。破。敗。然。使。百。人。作。此。道。百。人。不。道。無。五。十。人。讀。
 理。國。語。者。人。一。寫。來。大。力。以。何。處。標。新。乃。知。昔。人。責。清。真。故。用。此。
 知。此。類。之。必。屬。也。又。于。子。
 後。二。比。見。錄。甚。前。半。雖。美。衍。然。亦。是。大。家。古。德。氣。魄。
 程大制

華

前不臻極也

寒之致誤。誤入華子。婦書史碑。類矣。不必作詩文也。時文自有節
案。安能伸縮。由我。父千予。
看亦字紐子。分明一揚一抑。第下勾之押。即在上勾所揚內。六字
左。跌得緊。冠節中。反復極圓堂。

比及三年 二句

章世純

民可使富用之有道也夫民之不足政無經也試得其制以御之
可計時為政哉且國家之志莫大於民實民實則經生而傲主法國
不可得而為也使茲清攝尺寸之柄將必以足民為本教雖三年之
中庚可展吾事矣方六七十里如五六十土地不加少也不加多也
而物力盡之之數消是其中其民不加聚也不加寡也然而作業
雖之數消是其中夫利生在下其事在上事治於朝而利生於野本
末相乘也作利在力物之在將一用校殺而利情之著計數之稍
已治之以事臣之以術宗華舉之始可以俱其端矣三年與之終

上公局

而仁之遠在和所從事而已。夫也私勝則其禮相違而與仁相違。故克己而為仁無餘事也。止五常之條與相為也。故為仁之端。非為禮。先以禮即仁。平而禮是嚴矣。本以養己之安。而其初本當與以所便己人恭敬矣。本為嚴禮之官。而其中不能與與之相違。故類則仁。大乎則克己而已矣。已而勝之怠慢者也。集賢欲者也。雖終身沉淪可也。已而引克己力者也。違儀節者也。雖一日而天。聖人仁可也。以己自用己之權。重能與禮相求。以己自用己之權。亦重能與非禮相拒。已之所為何所不可人結清而提之。我其當接之。

其為私欲之害。何事也。其新之。法又幾何也。私實時聞不出。視聽言動。而斷之。法一勿令得。而己夫已無行止。以為能。第以非禮。每與身相求。是登宜止之地。偏多御己者。順逆而在。則第以人心。身與非禮相拒。是登宜止之法。偏勝也。蓋至是而回。知所從事矣。知其力之足以任此。要而古之所欲得者。蓋愛之理。而所從事者。茲敬之事。聖賢之學。先其有可引力者而已。至格正大件于身。而後自能。流於物。此無所從事者力者也。所欲得者。斯文之率。而後能。盡其利。私私。而隨賢之。亦先其有可重用者力者也。至相。而後能。斷絕。而後能。行止太遠。此無所重用者力者也。此克己之事。則

於仁之方也。
凡大力。不填。皆不離。像者。亦能正大頭切。如此。文雖無。能了。當題而矣。又千于。
吾竟不見其正大頭切。仁字。體字。克己之已。字。而己之已。字。無。能者。安能了。當題而也。

類訓

仁之節用也。蓋而天下之人常與禮相離。而若能反而從其檢者。則何致乎。形骸其所欲生。其間有欲過而制定生其則。其有欲性也。其適之必不安。求乎禮而節焉者。亦性也。頤禮之說。華而欲之事。初其一身之中。每先我而為之。生體出。竭盡之。幾將起而與之。之外。而猶以心之盡。天理處人。情之餘。皆前以常。節制而達禮耳。雖感

天下事用在我。己之為要。靡焉。而任其所之。未有不逸欲者也。如是雖一曰成仁可也。曰自格惟我自格。亦唯我其欲之也。耳曰體之好。各出而體其所欲。雖以先王君法之嚴。古今格古之正。皆不足格。向其初而反其而之。及其格之也。視聽言動之出。亦各依而從心。而豈不恣情。行師反之。箴規旁人之指摘。而亦自能復其兩邊乎。然其所達也。天理難傷。在是非理平去。其非禮而一身而為皆懷。然則雖獨在行。各再下身皆體。而加諸天下。又入皆體矣。以達治身者。之所以仁其身也。猶不以非禮累之也。以禮加天下。君子之所謂

乎天下之謂不以無禮虐之也。為仁亦有何難哉。然克己而為仁難則明乎克己難矣。故夫子唯與顏淵言之。亦知其必能從事於克己也。

禮字太重。仁字太輕。禮字易據。從禮渡到仁字處難據。如此作文。非夫輕重也。走易路乎。又千千。

禮字易據。六十四句。可見千予亦未識禮字。禮非名物度數儀文之類。識禮字便識仁字。以文做禮字。豈不割切仁。正可見禮字難據。耳難據而重據之。自非非禮之禮。立指之不足。不可謂之走易路。故樂謙據禮字。為仁字亦易。知仁字單。禮字亦難。但有足不足。

安有難易輕重哉。

類問

克己復禮 節
 為仁之道有要而獨資之已也。人為德所以為仁此其要也。而先購
 乎禮者非自強者能乎。且天下之事固有備處於此而後功始就者
 為非其事而可以致其下則其中固有相通者也。外而致之天下則
 當分而內而致之善心則能合故可以身格而致天下之大同歸之德
 仁與禮為分處之數仁用其柔出而愛人禮用其剛入而自治天下
 之至不相為者也。而天下之至相為者莫過於此。是蓋愛人以為仁天
 下未有不自能者也。而一成於多私之身則雖有子孫之心愛利之
 深皆以一身重之而無可餘以及物令也。自斯之行禮以通其目管
 事大方廣 下合
 之心而消其生身之私則不自用之慈愛皆可以為人也。私斷者即
 為公能公者即能愛天下遂以孫仁人也。是是其意也。而天下之人
 為仁則容易而後為禮則難。事之以自嚴為道者則人之所怯畏
 而不前者也。故能遠於禮者必有太奢於為以自勝於急情之氣而
 誠實其處以自堅作久遠之遠然後可以強力而不反可以復禮可
 以為仁已不自克天下固無如我何也。是以聖賢之教莫不略於重
 仁而詳於克己。而能禮即謂之能仁。謂仁其前自說者耳。亦後於愛
 人而先於克己。而則致者謂之近仁。謂其可以勝禮乎。大禮者義也
 為也。而克己則勇之為也。而仁固在焉。道之立為用也。固如是矣。

今日豫章之派天下所宗。然求如此明切者殊少。何也。蓋學無本
 領則不能明理。無才力而待資賄粉。擬拾餘衍則不切。此二者。今
 天下學豫章之通病也。全以古賢行大方精才士。又千于
 吾謂此二病。正豫章諸公本病耳。不待學之者。學之則未有不病
 者耳。如此題仁字。只看做慈悲禮字。只看做方矯束縛。無一句有
 當題理安得謂之明。謂之切。仁字禮字說者錯。難以古賢行。文就
 張其踐譽。又安得謂之有本領哉。

克己復 下合

君子賢而金

章世此

文不可去以無文之不足於亂也夫自無文而有文其非一聖人之力矣余之何其務去之且昔者先王之治天下莫不周自然行實而獨提文以為權用文之地也少而文章貴是故物類于賢而又疎外以文以補其不足之情任野人千貨而異尊上以文以立其有餘之勢皆所謂以大為權也後世文勝而文勝指是有快于去之者望夫是未如先王之心與先王之道也字而處賢之時常督而句文之自常多物力不得不日殷智巧不得不日甚情密不滑不日廣而海猶將脫少小以為權而靈然多夫打其外則權之地狹而餘于權

君子賢而金

下論

外者為多權之內地狹其能守焉者必寡矣權之外地多其運出焉也夫兵是聖人之制之不若同使無權勝體也先王知其然故用物以重而典禮以金乘物力之多與人智之巧實用之以為法而使天下之守欲無以出其中是聖人實範天下之法也而用之以立天下之等國之以進天下之心使天下之為君子者有其德則得以服其服有其功則得以周其典大顯大明而道德之氣充人使為君子者服其服不可不實以其德用其典不可不克以其功反已考求而給焉之意存而其別異尊卑者使物足以補其不足以彰其分是以行令足以使民而民既已重犯天下則其爵賞可發而足以勸也爵

實可欲則刑罰可成而足以禁也此天下所以不勞而治也故文實蓋至則同於利文實一立一廢則同於害實所以為同文所以為去其為異者則為物一辭無以相明而極於無以相治即先王何以為天下哉

題目安在情學者按題索之父子

大開大公大博大指助力強詞湖湖定碎真得老泉之悍求此之雄兵若此論題目道理即索然氣盡止與與運一齊快耳

君子賢而金

下論

陽鳴亮

君子賢

文猶質也

二句

道有文質其事均也夫文質者物之本不也一物之本未若之何
相字數且字宙大小之運皆資於文蓋質而道隆文而道污質而
培文而能一先之與一代小大期之皆然雖然未時質文之限而分
也則其限而分之文質偶也夫以表冠弁冕為未足也為之辭備
纂組以宮室車輿為未足也為之彫義刻鏤然則今之所謂質者過
而優文之分今之所謂文者核而處物之虛即若矣文安可偶質也
蓋而不為治亂汚隆也夫用仁為質餒餒為文真推為質致曲為文
然則與者則質也其也而不便辭而便之也而不辭而論之也抑

本末為稱

一書

文者質之具也俗其用則達已而不至也詳其數則生心於無已
也今而言之質雖小以道而處本矣文雖末以達而著夫質居大
始進而從天也文作成物下而從地也質反而注根秋冬之刺權也
文上而為麗春夏之訓法也本有末有近有遠有始有終有權有
法而後為道此則常治之理至隆之術也優劣之稱安至而不可
哉奇劍如此有功於此題矣然破碎失體亦有罪於此題一篇文
質小論皆其太排中帶後人物志文心雕龍等書乃其比類天
下下以夫士大夫並稱知文之皮耳父子
兩篇字須選化泥希須根芥為割而括有涉為為妙若將文質

文猶質

固有本末分別即失兩備也語氣即非子貢心口矣文之殊處
以而予子但識其破碎或其太排無乃正所謂知文之皮矣乎

君子之德風

章世純

為人上者固化其所自起也。大者于分可以知其情矣。身為君子其德猶風之也。且典人言政而曰欲民善其善之力豈若是乎。大為善不出其身核授耳而論之不出其里時猶不喻而信已信。相釋乃曰已善則民善也。此非事實。是徒恃善也。恃其為君子也。錄高徒處使勢位足以暴句之威重足以補蓋之是故上有一善下有二譽善之數不增而善之名有增者善之自分乎而高世之明之者又事也。直勢既已肯出之即身足以網紀之是故上行事如顯下事則新朝善之事自旋而善之風自達者蓋已之亦者乎。而民之力為焉。

見者則信也。夫凡物之所然皆可以德之名與之德之云者橫司其能事如是耳。是故高有所服人有其任事有所宜育有所可為大尊貴之人處人耳目之地則瞻注在之已瞻注矣即心志向之是我之地位固足與彼相知也。理也。且高人尊貴之人原振動人之體則體分約之已約矣。則氣志通之是我之權制又足與彼相動也。亦理也。勢也。是故勢位之所主蓋有兩矣。其猶實而佳是生利實有餘以達也。而使傳之其德虛以通是為臨觀無以相制也。然而解之士者皆生於高位而彼但可以言勢此則可以言德何也。其用妙也。而德可以言風何也。其遠波也。風者比於氣則已備此推物

君子之德

下論

則尚精無而不至於虛待近於無有而不至於遠特近于有而絕則無力其用則多力其行則無能其止則有能易曰崇其大乎貴當實何足大以有必能也。特曰靡伐南山雖石巖以南山何異地以為觀移人心目也。故高人多形之事而皆可以德名之。國有國之為功者致天之德但在高與大地之德但在深與厚人之德亦有在厚與貴一也。是故有其位然射尚有所能載其德矣。無其位則克齊有所不可大其德矣。德者何理也。勢也。

此等文字自說學觀之莫不稱其古而吾特以此病其不古。且文主其義漢愈嫌愈嫌愈嫌愈嫌愈嫌愈嫌。大力於時文帳來窺而京附

上耳。然據其詞氣亦當在王充論衡徐幹中論之列。嗟夫天下不知古文此腐儒之罪也。天下知有古文而不知辨而索之古東漢之古則亦近日名人不待書之罪也。顧博學者細思之。又千手人每持德字泥善字便失其義。此只在勢位臨觀上解不第本句切實弄下二句俱通明矣。文之古在神理不在辭句。并不在排整數行間也。自秦漢魏晉六朝唐宋來皆有其美有其病。豈得盡一歲百幾千言之。似高實淺。善學者多讀書自會耳。

君子之

賢直而好 三句

章世熊

達者之心亦全其所以自修者而已。夫盡其所以處心制行者而居之以居之。此直以達世哉。而固非以特世也。且道未有非達者也。非特此可通於人而後謂之道哉。求為達者亦但為己之所當為者而止。而通天下之術亦兼存其中矣。其故有所立其本焉。有所以夫其托焉。又有所以去其累焉。而謂立其本者何也。夫人與人處未有以天性之事獲罪於人者也。吾依賢而往。吾不行之。不歸不文也。暴命之體不矯不枉。與三代之民夫行載其情。雖失所謀也不載其情。雖得所疑也。君子亦居其可諫者不居其可諷者而已。本立矣何所取以托吾行也。此惟義為可義者。千古所積是也。千古所積可也。托身於公可矣。是之也。而固已公矣。是之矣。托身於公所可之地。而固已公可之矣。天下未有不好義者也。但無後好人之為義而好自以律其身。斯為善自托耳。而賢與義為一流之理。順性而行者。常復夫正大之事。義與賢為相足之數。循法無愆者。達全其天性之體。獨賢虛心人常不能自為托賴也。好義之人亦常不必其達也。夫行立於已。論之在人。事本乎道。求之在情。於物情不達者。於道之數為不全。於人有不宜者。於己之理為未足。而天下之人未有能直攻吾道者。何之最微之隱。得之言。已之聞。於以自考焉。蓋置其身於數公之

車。舉世無不可以相。加。視天下皆。勝。已。之士。常有求於其。說。以。自。正。也。而。色。色。與。珍。家。俱。盡。以。則。所。謂。去。其。累。者。也。今。而。言。之。三。者。也。理。有。存。我。者。有。加。於。人。者。其。加。於。人。者。因。為。人。之。所。樂。受。而。其。存。于。我。者。要。亦。世。之。所。共。惡。共。惡。之。矣。即。亦。以。相。信。也。如。是。而。獨。有。托。其。達。者。無。是。理。也。

循。次。體。終。不。為。靡。落。之。言。下。二。句。易。說。句。同。旋。世。故。去。以。獨。收。拾。到。為。已。實。除。極。有。線。脈。文。字。第。看。註。疏。二。句。云。皆。自。修。於。內。不。求。人。知。之。事。方。轉。出。在。外。必。達。二。句。則。以。三。句。以。無。意。性。達。為。將。文。中。處。一。從。求。達。意。轉。出。便。錯。却。盤。針。也。

章世熊

丁論

賢直而

湯有天下

伊尹

事世紀

王之治天下亦慎乎舉而已夫君之所舉衆之所觀也湯之舉
 直爲尹一人而已哉且移風易俗將在君矣雖然湯治世者其
 易結世者其事難何者其枉者衆也舉直化枉之功微於舜又不
 能於湯有天下承夏之餘惡而受其亂矣爲無道其所所防
 禦遠之使而正直之氣已盡是使使者斯觀之黨而糾去又
 病影天下斯向靡也屬以爲天下雖大可以操用也行于豈精
 者故也俗離死失可以權轉也今人向一作者權也蓋天京
 務隔絕焉而吾欲與變革則需有術操於我夫運道之權也

下論

我新自創者矣夫况俊民不幸又暴主所遺以爲蔽揚乎就其序
 威之中而吾弓之典防有所加則以權用之者耳且天下之昏濁
 既已甚而吾雖強與變革則人當有所同於彼枉直之利此亦彼既
 在明者矣夫况飛鴻在野此正素所與並而與彼較榮辱者乎就其
 變之乎而事衆之招徠有所及以則用天下之權也而於是乎舉
 爲衆而於尹者何也伊尹直之尤也舉其最與指衆者以明衆
 而衆衆加於下衆猶其加衆賢也此權之中又有權也而春風
 而舉焉夫舉君而還亦衆者何也正使其相形也此其本爲
 者即使衆之獨當其衆以衆明尹亦即以尹明衆也此權之中人

也而舜之舉也楊子王成湯更以側伯矣以爲自側伯者于
 更光耳舜之舉於衆也在於七矣牧而湯更自民庶矣以明之于
 者於以形民更切耳舜之舉衆陶也爲士師湯更以阿衡矣以
 德之何衡以示天下更重耳而要皆以所衆風天下也皆夫子舉直
 化枉之說也

平實疏通 又十千
 權機二字作線索穿貫到底又緊切議論方彩板上段不去着
 其法度不苛

言不順則事不成

章世統

事所以興其果有自矣夫禮以定言以處事夫之言求之不可不察也乎且物以本末制便失在數轉之前禍成在數轉之後不可不察也若夫而病言則皆同不濟上矣言也者事之指也事也者言之動也朝廷有大舉措其君與大臣議之而後小臣受其事議不濟理而解其議惟臣所不能奉之君也四境有大舉措其上居其庭而今之而後庶民受其事今不得理而理之其令情民不濟而奉之長也事必以衆奉違解不可以取衆心之和強使之必多異同之端事必理費違解不可知其終始之數強為之亦多異之惑解之難矣

建文

民之其矣解之博矣民之治矣可不慎哉

首尾二百餘字而言事相同之弊如指掌以通達國體之言也可惜任意斷割失文體耳大力一吃而氣後反其能華而文乃就利利害如以父子

言是在多寸鐵殺人直是精銳果悍可畏

事不成則禮樂不興

章世統

禮樂所以廢不可不察也夫禮樂者加乎事之上者也事且不立禮樂何附哉且治法可與禮樂而後本末實文為其治之至也道長極也循禮者事之飾也有功之事大而飾之也無飾飾之重也有功之事飾而盡之也事成而天應至則應天而制禮樂五德之所當而為之舉與舉已少多之數凡以崇獎人心作新耳目使天下安行于其事而不怠事之不成又安能耶以事成而人心樂用應人而作樂觀至他之所生而制為雅頌律呂千刑之具凡以勸懲勸善懲惡惟德天下能勸抑其事而不壞事且不成立安敢耶則已無其義

建文

者也而其君臣能于政事之上同謀未知所以教之則何暇及王治之盛其民能於政事之下習然未知所以自生何暇及太平之容此則有暇不暇者也故小者不降大者非所求矣卒者不獲高者非所

說及禮樂便牽大頭腦不知與此章今乃知文實有章旨也

于子

然以禮樂指平時日用者言典只是禮樂之理行天下無一事無禮樂二字其序物治其和即禮樂非治定功成而後制作也此二字先說一節大義後說一節細義中五字是禮樂之理也

東世地

上好禮

欲遠則不 二句

章世純

勢所由來。自其利之心為之也。夫欲遠見。小者志乎為功。利者也。然竟何如哉。且天下事惟無欲。其功而動。有所折。而動則迫。其功。楊中之。天志有欲者。其後可以開遠道。心無外者。然後可以處大功。然而欲遠者。常不能自待。若有朝不及夕之心。夫事之為也。有將。為不常時。則事當其力。其成也。有餘。成不待候。則力微。其事在然。所以無遠功也。則不能是其勢。以發其氣之過也。見小利者。常不能自拓。若有苟可而行之意。夫事有其量。心無遠。其力能從事。聖而妄之心。有量。心有遠。則自其心靈而盡之。唯然。所以無弘業也。則不能

循其分。以極其弊之過也。改事雖遠。亦有近之。遠達之以徐而可矣。雖小亦有小之。大居之以寬而可矣。不達由於欲達。欲達安從。主大。事不成。由於見小。見小安從。主則。則利不去。攻不可為也。和欲求。功利不可去也。

精言似予書。而布為以不排為排。此大力有清處。又予予。言不甚精。只從理理。欠親切。吾未見其有濟也。

至醫

章世純

至恒之無成。而人猶知之矣。夫小事也。猶不可以無恒。況大事乎。就在乎而人之言。且天下之成事者。非一為之。而即成也。一為之。而即成天下無弗成者矣。故莫如一。莫如久。一與久皆恒之謂也。故恒之成事也。有二道。其不恒而敗事也。亦有二道。蓋不恒非違不恒也。其心不誠於事也。不誠於事。故一日傷。一日皆漸。其自而如其精神。不存也。精神起物。先大至者。至先大成者。成無之。而與物不接。故不存也。不恒非但不恒也。其功無積於事也。無積於事。故舉也。一舉也。其功如其數量之不金。其金之動。物才即起。而金已如為。

至而力相舉。與之而於彼不克。故敗也。成則大亦可成。不成則小亦不成。蓋昔者聖王之治天下也。世之堪蓋神奸。民事事達不容。於是。有求作。齊肅。莊敬之人。明能先。聽能聽。察者。以治神之德。次與其。統。而人。害。木。興。除。陽。之。冷。寒。患。於是。有求於神聖工巧之人。明。行。道。路。察。於。元。害。承。刺。者。以。食。醫。保。生。而。以。毒。劑。攻。守。蓋。南。北。盤。而。大。司。而。黃。帝。岐。伯。實。身。以。治。天下。此。其。事。甚。小。者。蓋。世。移。事。變。愈。世。之。害。不。在。鬼。神。陰。陽。而。在。人。類。於。是。仁。義。禮。樂。之。教。漸。而。肅。示。者。更。為。虛。腐。之。小。技。又。極。之。則。大。聖。之。道。而。守。之。則。一。曲。之。業。事。其。理。也。然。即。如。今。之。巫。醫。亦。宜。易。為。而。可。以。從。然。之。心。治。之。哉。人。而。

恒不可以為立。此其說。辨於南人。其言之者。愈下。而可以。楊人。愈。南人。衆人也。其以。為。可。者。猶。或。君。子。之。所。非。若。所。不。可。則。不。可。之。尤。者。主。可。也。以。出。於。君。子。為。重。言。不。可。也。以。出。於。常。人。者。為。重。其。可。君。子。為。見。高。於。其。高。者。其。不。可。作。常。人。為。見。卑。於。其。卑。者。故。俱。見。甚。也。

吾嘗謂胸中有書。則作文必華下。無書。若華下。高書。吾料其胸中。之書。可數而盡也。又于。竹。無恒。不可。處。少。終。明。故。恒。無。醫。脫。及。醫。皆。不。見。得。意。于。子。鐵。

其中段實真寫五醫可服。吾謂善言者。即實真為五醫。亦必休明。五醫所以不可無恒之故。未嘗不依。此但復何五醫。允。故。可。服。平。

南人有

不占而已矣

易之文。可以有志。恒。夫。無恒之。其。語。在。繫。其。說。在。夫。不。玩。其。文。亦。無。以。知。其。公。然。也。且。易。之。為。書。也。自。陰。陽。之。過。以。前。事。行。使。人。要。使。人。權。然。一。詳。之。占。而。後。可。得。恒。之。九。三。曰。不。恒。其。德。或。承。之。基。此。需。占。矣。何。以。不。恒。何。以。承。需。風。舍。而。為。恒。九。三。風。之。承。也。其。應。需。之。未。也。未。而。需。矣。何。以。能。久。震。矣。臨。而。為。恒。九。三。其。之。終。也。其。前。震。之。始。也。交。而。變。矣。何。以。能。久。九。三。動。則。震。乎。水。入。乎。陸。中。而。其。震。身。九。三。九。三。動。則。恒。為。群。周。者。成。散。兩。地。之。書。得。革。之。風。行。而。其。動。則。恒。為。成。也。風。成。而。後。需。眾。則。不。振。也。上。以。是。求。之。可。知。不。恒。之。由。來。也。以。是。求。之。可。知。承。羞。之。由。來。也。而。則。古。不。信。其。非。不。占。之。通。也。

何故全主求者。今正求。雖。且。頭。句。不。占。而。已。何。所。不。括。牽。扯。需。風。之。泥。卦。象。愈。愈。速。矣。又。于。朱。子。謂。說。易。如。瑣。籠。增。一。分。竹。絲。賦。一。分。光。明。以。更。添。建。康。障。矣。公。要。能。當。地。耶。

有德者

章世統

有德者之節
有德者君子所效辨也。夫德仁與言勇合而言勇或與德仁相
豈可比而同乎。且天下有不類而足有類之而非者不可不察也。夫
德之所重惟德而德之真元為仁德仁存其身而已。天下之道矣
而已具天下之材矣。其於其所類則凡德德為行於仁焉此而為
同體之善者皆其所謂而包者也。其於其所不類則雖不與德相
似不與仁相肖而為其愛之美者亦其所謂而有也。有德以開其
德無以存其德。慎密以固其德則矣。利機辨口不亦異乎。然言而切事
通類著天下萃有德者若也。仁德亦用其德務以為表德還而
後固矣。強欲求散不亦異乎。然當機則為在險而物者天下莫仁者
若也。事完結以相麗者以為通之兩行故以為性之一致理隔故以
相從。人以為不相及之異趣故以為遠相隨之本末。此時謂不類之
石矣也。乃若同為能言之士均為有勇之人則固無以異矣。意者皆
有和順之積中應之為文章之斐然耶。意者皆有子良之內足應之
為威武之奮起耶。以為皆然性術而生則人有不能性術而生者。亦
有為德而養盛而致則人有不自養盛而致者也。然則均言之用為
有德反之勢同勇之致稍為相遠之趣。又寧可一律齊乎。此則所謂
類之而非者也。惟能兼於而不類而後見德仁之體全亦以居要

可以畫詳惟不能擬于其所類而後見言勇之用偏亦以在末而
可舉本也。君子於此可以知所重矣。
弊板局類當以板局還之則兩必有兩不必有急呼急現如世作
走易致了。又千予
不論難易速勾須還他實義必都不講。六共有不有虛語。雖走
終亦無取也。

有德者

君子哉若 二句

章世統

以待論觀人而人之心術見矣夫遠往者惟來者其有無已之懷而
直寄焉者乎君子是以知遠也且人之為倫常自其身善惡之意抑
揚之辭皆應之知遠所係已事焉耳固為機以善善借邪惡以明惡
固與以惡實就賊以明對為說若此則善者皆君子不善者皆無主
於心而言者乎凡見不善而無德者道其不善也近於其不善者
於其身為之也凡善而無德者道其善也近於其不善者皆
於其身遠之也見不善而惡其善見善而美其身則其身必一從一
違也其心必一好一惡也其所違者自其所從生也其惡必自其

大力矯

章世統

所好生也而不可以知其人之君子心之為德也哉
程子朱子論其理亦足終是傷體宜有文章不其煩復乎是
而能為父父人無腹以居履時不知何以應天地之氣也又于子
世故家人心懷只是一箇沒是事其害最大看得孔孟老佛徒未
陸王都一般並存全不干我事善惡之心至此新說正為死
不為德無君子之志也總欲為君子知為德定須討箇分明如打
金剛和會得去箇中二比不無樂然

為命辨端 節

章世統

之諸臣子和義之義有偏矣夫臣無一體之義非國之福也
標為命而知斯之能國也而有由然矣且國無小也惟其二而不為中
分一國之心則僅以其半立耳而無全國之用故一心之攬重焉
我夫知以矣當春秋時鄭為多駁其說政者公族之選也其與在
行者皆老成謀才也據野則獲則有裨據熱於典故則有世以知
國之為則有子材博雅而文則有子虛此數君子者其微量足以相
進而可引其前可推其後無意見外馳之弊其公忠同於體國而
長於運仲氏吹荒有如物在首之美是故所長則以佳之身不以
不知適日為惡何不特此等項項在後而

大力矯

章世統

終已之能也以為濟國之用也斯則以稱之八不以為形已之拙
也以為終已之拙也蓋一為命而草視者付論者修飾者潤色者不
言而俱至如一身之中耳目手足之相從而他人可知耳大同謀之
處先為者雖于居作始之能無人未為而我行之所以有目體之機
也而此不以自嫌者何故亦處之委心者有以釋其疑也抑同謀之
處後至者雖于易已成之微規模已定而我象之所以有運讓之
也而此不以自忌者何故亦於人之處已者有以為之地也哉
然而不盡由此也說者人曰此介於大國之故蓋介於大國則志

不切而其利亦將有所同此於此亦誠有之而亦不全由此也臣
非賢不能忘私非忘私不能令德鄰大夫之比志也有所以比志者
也
此題雖若逐句敘核如左史敘事體方佳若如表一意皆難理
見之全用此新制成文則容易矣文十子
以其失疏前平耳若前平還題本位則後是見勝矣

為今神

或問子產

世德

夫大之品未可同也夫子產子而管仲功皆若松柏然可若梁
經乎鄭之有子產也鄭賴之楚之有子西也楚賴之齊之有管仲也
齊賴之天下賴之于是用鄭之不足也子產鄭小國也簡文中庸
下之主也子產為之輔君不若其臣地不充其政者也子而為之輔臣
子而不足以其德大國也將王後明而後發主也子而為之輔臣
若其德政不修其德者也管仲用齊之不足也管仲而足以任
仲之大國也桓公英君也管仲為之輔主賢而臣人過之地大節
人過之者也故夫子之論子產也不主其功曰意人也功未竟心
可論也則獲之也至于而解遠矣曰彼我故後獲與則而無所用
之則恥之也至管仲而解又遠矣曰人也不目不盡其辭也也故
矣盡其辭也夫齊解邑而伯氏終已無怨仲之功至極可以奮哉則
獲之甚獲之甚也
如此作文本題勾字皆可展矣非所望於老手也文十子
凡作此等題須各還其分而中有主意隱貫或前後另立提綱
出利義乃佳若先立提論上意以已觀之定失本義而卒之意
亦取數言出破者粉碎矣

者亦若是也。死之者，民非也。然則就為正，是乎？就為真，非乎？則亦各

行其意而已矣。

譬如此大則于孫不以未仁為疑矣。此等題目，皆以敘事體行之。

而斷別是非，宜在言外。以因難非矣。華頭者，道也。其文詞則意

往學者，分別觀之。父子

春秋時，凡公子皆有傳。有雙雞，則其傳與臣僕奉之出。此例也。

此公子在外，各求納。其傳與臣僕竭忠為之，際人亦例也。晉墨勤

字諱之傳，非齊之哀相，傳義之執政大臣，其義但當奉諱出序。安

得資之以為施君社稷，擇其可者，定其援立，惟義而與廢焉。此

紀叔牙先奉小句，弄其矣。故管君但有從亡之義，無主讓廢立之

義。不當於此時責其非也。況謂之傳，則必先君命之矣。豈可過乎

晉荀息不食其言，春秋義之。卓子亦非當為君者也。夫子作春秋

之功，則有人義。若仲無此功，即罪莫大矣。子孫子貢之論，未嘗非

正。以此觀之，安得謂子孫死時，無一定之是非哉。其意雖欲出脫

晉仲，可以不死耳。不知如此說，既失身於前，又失節於後，使陳蒙

賢一非晉。

桓公統

君子道者

所以難能者，其累心者，蓋也。夫憂慮懼之累人，深矣。而所以道焉，

以道焉，能者，我且夫人。得方之地，皆有外境，以相驗。蓋心無得於物

之巧，不侵而情恒清。此之謂至是也。乃其中眾易之故，亦自發

吾是以有差於君子。欲其臻乎事物之會，而時有未就之足，情如

物之交，亦全體之心應之。耳物也。而何能感我。也。在於公卒之態，而

學有積素之可憑，一旦之感，亦平生之心應之。耳。變也。而何能影

也。更其事歸諸道，而道不可以意選，道有其主，而三不可以偏則。天

身自度，有不可易及者。天豈不與我共乘世之過哉。然而獨自得也。

則受感懼之併消也。夫豈不與我並受人之情哉。而何以即感懼也。

則仁智勇之兼存也。有仁智勇以為之，事則其心皆括。而義之文

物者，順矣。而交於物者，有未嘗相拒者。也。以我之所不遂成物之

所不礙焉。嘗變之分均矣。此化境之道也。有仁智勇以為之，事則其

心又安矣。而物之感我者，必淡矣。矣。而交於我者，定矣。有未嘗相

礙者。也。以外物之無難，顯吾心之有土。而性命之理，順矣。此獨往之

境也。今且欲去其憂慮懼之累，而不從境結。也。情以性定矣。而

性未可禁也。則其情亦未可散也。今且欲得其為仁智勇者，而道不

可以足傲也。理雖義善矣。而其境未易平也。則以理未易治也。而

可謂易能變一妻之惑憂懼之併忘則勿底之主持於天下者必大學

功行其非無累者之所據止仁智勇之先定則達德之行於達道

者已金將衆理可包而非一無累者而達盡然三者之事果難言矣

我無能非無能也但明為難事非難之所以重之也

一節題係作一句須以才大識力強他人不敢為亦不能為也

本體外境物交性定之理而於極矣條則處將憂惑懼不分號只

以常格當安澤去則映在心題而未統攝而在此又行下矣

靜者之言發情愈吉發其

至不與故者出其手不覺發脫解群此者以為我當而而可

計不能達非其口它持學也心粗則深耳仁者之何以不憂知

要之何以不惑懼畢竟須還他著到以却較優先輩不序

君子道

恭己正南面而已矣

章世純

靜以待治聖人之弘也夫太平已至則需之時也每所為以安靜

物也且君子所其無遠安非所以起治也然而有之靜是矣當是

時衆日營方而天網自張庶尹盡治而元首為清我之君物致其臨

之義止矣臨者有以與也與之以可仰而罔無與也外順而內悅居

以利貞則盡矣物未君我有其觀之義止矣觀有求也得之將見而

罔無得也豈而不薦諸其顯若則盡矣是美上有盛德之君而下有

無之績朝有維濟之主而野有樂業之民治之上也時之隆也而

恭己正南面不能盡矣

混話寬話滿然又與易卦不知作恭己二字何涉

恭己二字原不必着力做病於無為而治四字無涉耳於此四字

不分明印做恭己二字亦轉從轉透

行夏之時

章世純

正時以首事而當得所表矣夫履端始於序則不愆夏時所以善也
 外此而商周或一時之制非萬世之法矣且王者謀於尊天以慎于
 養人天道大於上則人事能於下此不可不審也是故三王之治野
 以審時定歲節莫不先春夏以繁冬秋蓋遵尊德而左刑所尊者固
 為先也而又先春以繁夏蓋始而夏長所始者固為先也此舉
 六代所同而未有如夏之善者二代備其氣之微則無端隱性龍
 興之中夏時據其氣之善則有象仁導潛龍之應天天地之化也
 若從太十二會之經天也自寅而開物氏之所交以生也而歲運漸
 如之原夫日臨營室之次曜微動氣而生物已見其端矣亦一年之
 小開闢也表為歲首是正一元終始之大界而推之其細俱使從其
 朔為耳天下之理以小知大十二辰之經月也自寅而明生物之萌
 候以作也而歲運亦如之原夫斗中東北之維有日月有星之成功故
 此而起矣表為歲首是國人物雲統之系分而推之其大俱從其朔
 焉耳以之行於朝而政事必以相從也於是而布德和令作是而耕
 慶施惠而木或遠焉蓋盛德在水主溫主生主務為仁者從生金
 乾澤其始以和其乾則達其乾而已矣以之行於野而民工官以
 相從也作是而命布田事於是而審端經術而不使應焉蓋星德始

行。星。主。風。主。動。務。效。功。者。從。動。會。也。已。明。其。效。而。著。其。美。則。周。其。

華。而。已。矣。蓋。天。道。無。端。聖。人。因。之。而。有。端。其。明。者。紀。之。以。其。曆。而。其。
 之。時。掌。日。月。星。辰。之。所。叙。是。也。其。實。者。歲。之。以。其。令。改。述。之。所。據。則。
 建。邦。國。之。所。能。是。也。夫。行。夏。時。也。豈。行。其。時。而。已。哉。
 此。等。道。遠。人。士。所。知。人。士。能。用。何。公。大。力。且。能。不。用。星。官。曆。家。官。
 一。入。之。方。位。父。子。子。

亦。不。必。盡。去。人。士。所。知。所。用。但。就。其。中。取。正。大。之。理。約。確。之。說。而。
 其。明。聖。賢。聖。賢。用。之。道。力。為。學。者。之。文。若。但。據。塞。星。官。曆。家。子。書。
 其。理。則。特。敘。書。之。文。而。已。此。則。意。欲。為。學。者。而。不。能。亦。未。先。出。入。於。
 後。二。家。固。有。之。矣。

行。夏。之。時。

行。夏。之。時。

行夏之時 其二

章句

夏政清天後世所可師也。夫夏道壽命故於天道為益非商與周所能及也。明時者宜取諸此。止夫政不承天亦不山人則其事易壞而難成。故時也者王者之所宜慎也。而歷代各異其所始。將以明更迭之義耳。夫時也者天之所為。非人之所設。其始吾不得以為終也。其所終吾不得以為始也。若是安可泯異乎。時也者以氣為端。亦以物為候。其微氣則有從始者矣。其著氣則有從終者矣。唯然。吾有異乎。而吾獨取於離者。蓋天之於人。其亦遠矣。吾豈能盡知哉。其離指于城巖也。其離指于亦城巖也。然而吾不得而見之。其可知者。不知其不可知者。至夫日在營室發精之君。未官之度。實有效於上下焉。則據以造端焉耳。天之自為天者。至無端矣。人豈得而用之哉。以為始於民。則有藏於坎者矣。以為藏於坎。則又有居於乾者矣。然則吾安從而除之。取其可用者。不取其不可用者。至若斗中民唯春風解凍蟄蟲始振。寬有東作之使焉。則備以御穀焉耳。題天象之道。除所求於理者。詳而索之微遠無端之際。而與周曆數趨於失者也。而建子建丑者。以義理之宜也。賢家之道。定所求於事。詳而索之類明有迹之中。夏其獨存古初者也。而有取於建寅者。以則於事之說也。天時者。宜自為時而已。哉。吾將以事用之。此方也。

其可知者。不知其不可知者。至夫日在營室發精之君。未官之度。實有效於上下焉。則據以造端焉耳。天之自為天者。至無端矣。人豈得而用之哉。以為始於民。則有藏於坎者矣。以為藏於坎。則又有居於乾者矣。然則吾安從而除之。取其可用者。不取其不可用者。至若斗中民唯春風解凍蟄蟲始振。寬有東作之使焉。則備以御穀焉耳。題天象之道。除所求於理者。詳而索之微遠無端之際。而與周曆數趨於失者也。而建子建丑者。以義理之宜也。賢家之道。定所求於事。詳而索之類明有迹之中。夏其獨存古初者也。而有取於建寅者。以則於事之說也。天時者。宜自為時而已。哉。吾將以事用之。此方也。

其微不亦善乎。六經至於漢浸成象緯方技矣。作時大者。服參通微數千年。河政高作魏相劉向李房諸人。語度以是為精微耶。又于子泰玉正月謂夏時冠周月。畢竟不確。當朱子所以于錄泰夫子。蓋為他不順。故欲改從建寅耳。一語直欲紛紜者。末玉與此。

拾相於

下法

行夏之時 二

卷之七 行夏之時 其三

章世純

為政有大端當謹於授時矣夫立其時以治其歲而陰陽得其序
承天以理人者此其先務乎且上古聖人審天道亦審時言天
審時審事之順其時而慎因其時之宜作其大紀乎其高以為從來
為耳故不得天道人事不明以為從人事而起者為數不尊也不得
時始天道不明以為自後瑞而錯者大分未定也夫欲審瑞天時辨
陰陽之分而極終始之際則莫如夏時矣是其以建寅之月為歲首
也夫天道之新舊其時有排細斗牛之間猶未盡其時也
道而主時人進而降要無缺窮也易乃經于天輪之界蓋旋
周而復其故既得其辨也曆始可得為分際矣所當依以定歲者也
天之始出於震方前乎此者瑞居十營之宮猶未有見焉及至進而
臨又進而泰然後風故而候準露竹形氣之遞呈積二微而成一著
既當其著也物始可得而類之矣所可取以為瑞者也焉既正則時
正歲事之所以有堂也觀天之道先其發後其蟄歲得此類而實
之王者所以先而後發先賞而後罰皆以從時化耳時既治則物
治作事之所以有候也觀天之行始於東南極於西北得其序而
之百姓所以東作而南訛而成而朔易守以收時功耳是以帝王
命正統利易朔者所以明受事更始之端聖門定體必審始審正者

所以謹尊天養人之法天時正而人事節矣

提是機演舊語有如此題目便於觀傳記諸書宜其有此三作也
高平何不詳洗之文千子

大人好此病大約有二故一則正當道理不充足借以文辭難
一則要警懾天下庸陋耳目然庸陋雖震而不救宗徒為老學所
何猶故不足為也

卷之七

行夏之時

五

王公

威文仲典
 也。故君子有貴於大仲也。且人臣事君身賢者。賢乎舉賢者。賢乎必
 舉賢者。賢也。是故斯之子產有不若于皮者矣。以為子產之賢于皮
 所希之也。郡之管仲有不若宛叔者矣。以為管仲之賢宛叔將有之
 也。若大魯有柳下惠。是亦魯之子產管仲矣。魯有大仲。是亦可為惠
 之子皮宛叔矣。然文仲愛魏缺二大夫也。非獨然也。抑亦自愧其疏
 也。昔者之於所賢。之舉本志與味也。是故故相親也。遠相敬也。置
 以為其心有不許也。萬年後民在野。而不能乎就同人。以為其如
 聖人之高。
 之。故其心。身。疏。不可。不。予。即。以為。有。不。肯。之。意。宜。亦。無。所。辭。之。矣。賢
 者。之。於。國。家。譬。之。同。舟。則。共。濟。也。是。故。在。前。者。各。推。之。在。後。者。各。引
 之。宜。以。為。心。於。分。有。者。焉。耳。飛。鴻。不。走。而。不。能。揚。子。王。廷。以。為。左。右
 之。助。於。責。其。有。可。謝。者。予。即。以為。有。負。乘。之。羞。宜。而。可以。加之。矣。且
 夫。意。非。無。所。見。還。者。也。能。使。其。言。見。於。斯。國。之。君。而。無。所。聞。於
 舉。卷。之。間。無。是。理。也。賢。不。舉。則。無。說。以。處。意。文。仲。非。知。不足。者。如
 能。以。下。言。而。小。御。其。之。宜。君。不。謂。不。能。察。乎。朝。夕。之。人。無。是。理。也。知
 而。不。舉。則。亦。舉。說。以。自。處。是。意。之。為。人。也。道。遠。而。不。怨。既。窮。而。不。顧
 即。若。是。也。文。仲。亦。在。其。不。怨。不。顧。中。矣。惡。之。自。甘。也。直。道。而。不。事。人

為仕而不三黜。即若是也。大仲亦宜直道。不若者矣。然則文仲其
 為仕者與。
 竊位之休甚嚴。其考與語氣甚婉。且下判決。使少意味。要。折。
 盡。然則入愈疑愈緊。極有體法文字。語意重在知字。尚健壯未
 衰。
 威文仲
 一

章世純

君子之所以全德者取數多矣夫義立而德不孤為有與也君子將
以博求其濟者以必且君子成德為行不名一行矜行一行即與餘
行礙也且矜行一行即一行之利不全也前賢君子居德之悔矣道
有美而不可專恃夫亦求事於其類焉耳君子之德德益需其用矣
三有得而不可為者夫亦輕重而布已耳夫大端不立不可以責餘
細末能不存不可以求責飾苟為全義別有可以居要者哉君子審
經道術之大小小爾守義以待事其行已之大方誠為已具矣須有
處焉義欲勿為焉道者也哉物之過不思於物斯情而行與私為悅

用之失達天下所不堪也。枉行而出之時，資於禮與孫以刺其事。
然後至文有以悅而動而有光矣。飲人以和，入義於人而人不覺其
以所謂和順乎道德者也。而君子之事幾乎全張德此語不無微字天下有義而不
信者幾有不信而成爲義者哉。義以立信，以守義蓋既義之以爲實。
弟信周在其中七信立而義之分終而君子之分亦終。天下之能事
畢矣。盖理得其朋各有相增之數物多可講遠見蘊藉之際實有其
成具體也。剛而能柔龍德也。即有他行包於其際亦何以加之也哉。
雖而言之義信者君子之自讀張者君子之通信同爲功性義而兩得
操之功正不少也。夫情理公私不可得其安者忠孝節然亦不可必。

笑。成人情物愈不可得而決者。功名事業亦不可得而就。古之聖賢所以居身而廣業。蓋必有由矣。

大亦無他。此只是滿然較排擱不擱於古人錯綜古法耳。與章
子手言古而如此他復何論。又千予
於書理亮不明白。尚云無他。此而與之論較排擱錯綜古法。又
公可謂枝飯流弊而問無盡決矣。

君子

王公南

德有其內外而功幾乎全矣夫知仁內也莊莊外也以是為厚其樂
不矣或者非盡地乎且道非一端而已也有所至則人有有所未至者
然所未至者必論而已矣而後及之漸之進也若其方也若其特也
登熙熙昭昭仁守則皆休而自登故仁守之事常論之於知及之後樂
熙熙昭昭則居於而嘉其故莊莊之事常計之於仁守之強至從前
伯宣未與者皆已至樂之所求也而已至者守未至之所惡也則莊
強之強耶不強耶矣矣當樂進之所以而計知以說莊處事仁以
厚居強守樂賢之理居莊莊而德為有其歸矣至內之與外此

可專用也。有其偏道之。所以不偏也。本末者。事之所以一。致知以虛
而居。始仁以實。而作威。即有取全之勢。至行莊。而功已漸遠矣。
內之與外。非有兩事也。得其一事。之所以終始也。一而從三者。皆不
優者。知也。不若仁之實。莊愈不及。知仁之要。莊之於知仁也。徒居
於以。接乎物者。則上理之下也。從事於三者。而差其次第。知仁至
而後及仁仁。已至而復及莊。莊之於知仁也。本已足而有餘。以
不也。則三業之上也。而已至者。常為未至者之要。則必何莫非委
委有莊。莊以漸也。知仁宜相本矣。在前有已之功者。在後為易
之勢。苟能乎此。則君子所以自負也。然未至者。常為已至者之所

則缺何無未至乎。蓋自和仁以進之莊莊盡相推矣。在後有可加之
功者在前非可止之勢。但守乎中亦非君子所以自安也。夫莊莊至
或在仁之外而別之於外以爲仁之遠境者。所以明昭民不止於境
也。且莊莊則出於和仁之中而較之於外以爲莊莊非知仁之止境
者。所以明修己先在仁中也。夫如是而動不以從其可乎。
三居通及而未盡。顏氏實做做出虛空。方見老學堂守若只
已至未至空套于文字老實生無聊之象。語必出何意。名當云
止境。知三居不示泰艱。講佑守後美已和及之仁守。講莊莊
德是已和爲仁守。莊莊守莊莊。通要見上文通下。將莊莊守排看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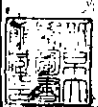
是外邊末節。從知及仁字說。下却是義而不失。是說先滑到此。雖似輕輕知仁。然火候不到此。便有弊病。不可竟以內外平分也。

君子無宜民之辭而德受其施矣夫禮之作民大矣夫之懷求之民
氏何由以應上乎哉此君子之學非徒以自為也學必極乎天下而
至乎黎庶然後見所造之大而扶所成之宜故莊以強之時亦反動
之端矣然猶存之身也離身而致之其事將在乎四海之遠茲以強
之時亦懷之端矣然猶存身之懷也聚事而文之其道當極乎經緯
之全故得以生天下之心而能幽隱之志未有不用此者也惟彼之
為民事之身非之而性附之天下之所以養之起也固石無禮則禮
鮮深微之志皆足以自匿其能為無情之法今未身而義終無術以
盡人才焉 丁 書

若王事矣止欲以和天下之氣而柔強梗之心又未有不用此者也
禮斯而俗成俗成而情安天下之所以聖化也固而無懷則民所
自信之習皆足以相拒其能為虛設之禁勸回手而民終無以從王
化矣故君臣父子夫婦之道不著則情亂爭鬪淫僻之罪必繁蓋無
見不能以相屬無義必不可以相守也此其必然者也而飲食衣
服宮室之間無度則情越流靡怠慢之心必生蓋大微必減於著典
猶如板朽然此亦其必然者也然則雖有明主能示之以身不喻也
察意蓋上下之際無物焉居中以為之通其作之而不應也豈足怪
哉雖有厚澤能効其感而不能動其善蓋政望之餘無焉焉備習以

達於道則其知生而不知義也又豈足善哉夫民之不善亦君子之
不善也無所辭責矣
禮在知及仁守莊蒞之後是本身性情之治已畢特舉勸懲件不
妥耳以所以禮字不宜太深知中也恰天不是太闊節不好若
說到君臣父子又是大綱紀所在豈有知及仁守之後如此大
綱雖未整頓之理以所以禮字不宜太粗如後凡也作文真難言
矣哉其詳乎
於許善矣然看本中此病亦只出粗未嘗夫之深也其所以粗者
將禮看成一件儀文法令作用之物粗是外面粗迹但知仁者不
可不用以治世耳不知在知及仁守莊蒞後情則禮雖節文之微
而動之之道却精即知及仁守莊蒞而動不以禮其所以謂未善者
不過不能化行俗美至善之治耳亦不到情氣匪拒之云也

丁 書



動之不以 二句其二

道。欲。盡。其。不。可。略。於。動。民。之。故。矣。大。禮。之。用。以。復。動。物。者。

其。所以。動。民。者。可。知。矣。使。待。德。而。往。者。盡。全。數。乎。且。道。而。

其。民。者。則。於。已。未。餘。也。德。有。用。而。後。必。而。事。待。未。以。全。未。知。仁。居。子。

天。所。以。為。可。責。也。而。所。以。責。之。者。且。愈。詳。矣。故。雖。能。在。以。准。下。天。下。

猶。不。以。寬。也。准。之。所。加。已。有。缺。故。於。民。之。理。而。吾。且。追。而。觀。其。所。為。

動。民。之。所。待。已。有。未。入。於。禮。之。端。而。吾。即。因。而。觀。其。所。為。禮。衣。八。者。

長。跌。或。能。止。之。民。能。能。作。之。蓋。有。以。攝。民。之。要。而。所。引。達。也。有。

能。以。為。之。焉。而。無。禮。以。為。之。則。制。我。無。行。依。以。立。於。民。其。使。無。相。新。

事。大。力。勝。不。以。此。一。論。也。

子。待。必。假。於。法。制。之。用。則。與。所。存。之。本。悖。矣。長。民。者。我。呼。而。天。下。應。

我。作。而。天。下。赴。蓋。有。以。與。民。之。變。而。民。應。依。便。也。使。使。能。我。之。德。而。

不。自。觀。其。體。則。民。無。所。依。以。儀。於。君。其。能。安。和。歟。乎。得。使。入。吾。範。禁。

之。中。則。其。其。向。德。之。心。亦。背。矣。大。至。德。之。世。其。下。有。安。利。之。故。而。亦。

有。道。德。之。操。知。生。矣。亦。復。知。美。能。靜。矣。亦。復。能。動。事。之。相。因。而。及。而。

情。之。所。甚。便。者。也。故。知。仁。所。准。之。民。其。勢。用。可。以。逮。乎。以。而。克。致。而。

不。至。焉。天。下。不。以。說。民。風。也。哉。人。道。之。行。其。君。有。率。履。之。視。而。其。民。

亦。有。度。數。之。守。觀。於。精。固。修。於。粗。範。其。道。固。習。其。教。以。賴。之。相。惟。而。

立。而。美。矣。之。甚。易。者。也。故。知。仁。之。主。立。於。上。則。其。勢。自。當。反。矣。此。而。

竟。不。免。中。微。焉。天。下。不。以。結。主。德。也。豈。惟。禮。教。必。不。可。已。於。國。是。以。

太。古。之。俗。尚。時。朴。節。君。子。必。以。為。非。俗。化。也。雖。齊。庭。之。主。敦。於。深。意。

君。子。必。以。為。非。全。德。也。而。況。乎。末。世。之。民。也。

四。書。上。禮。字。甚。多。作。文。自。當。體。認。章。句。文。子。子。

須。知。此。是。極。盡。完。備。處。不。是。就。治。道。要。德。又。要。禮。如。道。辭。華。所。云。

也。

動之不以 二

下

季氏將伐顓臾

章世統

志乎伐國者君子之所惡也。大伐顓臾。季氏之心也。將欲傾人以自封其志為己惡也。故曰伐。引用象也。用象而以加小國於義為不足也。曰季氏明而由也。事不主於君。用象以成己之私。指義猶不足也。將侯於大夫。強自伐沈始而外大夫有主兵者矣。自公子榮始而內大夫有權權者矣。夫而愈甚則有用國之兵而以廣己之封者。而季氏乃造謀於顓臾。大四分公室。季氏取二焉。其國魯國而專有其平大夫之分。亦已足矣。猶求於大鄰。獨圖結臣或過焉。蒲固之難而憂于其臣。益而將釐有其端矣。可復增乎。異時文子之取項也。公實

書文不痛

卷六

卷六

卷六

在齊而文子專其事。公是以止。於齊則見利而忘其君也。異時武子之伐齊也。叔孫在魯。而武子于其盟。叔孫是以止。於晉則見利而忘其與也。故季氏世所其惡者也。將襲之。逆而動神明之。與附庸之。亦不能從。圖矣。而與其臣謀之。旦夕而計之。事未發而慮已深。兵未加而勢已見。士皆有之。兵其慘於志。此其為志乎兵者。餘而書曰。季氏將伐顓臾。此亦春秋誅意之法也。老境蒼然如時吏引律令不煩深文數語五矣。

是杜機之臣也

章世統

顓臾之魯則以所繁重矣。夫兵之所加者外也。魯之臣即魯矣。所內而不外者也。且君子之論。有臨一國之義。有臨一家之義。樂天子以臨諸侯。而諸侯有所不致。物求諸侯以臣大夫。而大夫有所不致。許我顓臾之事。君子有以大其說而結季氏之情。何也。以為一體。魯國也。先王之世明德也。所以志不忘遠也。其來以屬也。所以廣侯封也。顓臾於魯。人民自有也。故今自為也。其別之則魯之二也。魯之命能也。也有復能從也。其一之則魯之私也。二若體然。所以法焉耳。則則郡縣然。與焉。隸焉耳。然則杜機之臣也。而尚止為顓臾也乎哉。

書文不痛

卷六

卷六

稱天王之制。其義賒。言杜機之役。其義切。除義可以動君子切義可以懼人。季氏雖強乎杜機之屬。恐非所可問也。別之則二。一之則私。二乃後除義切義四字杜機大力之文。其惡俱見。父子千。

書文不痛

書文不痛

牽世純

實自全之近而所當患者可知矣夫國家勞無別亡之憂斯亦可憐止矣而自均和安得之是豈非國家之先務乎且為國家而不患貧寡也非造意若是也吾之所欲得者在此而印求之於此則其事不可莫而其事將有所及夫書固有取道於此而收效於彼者故故於後而遂其本則有所由然之義理立於先而計其末則有不至於是之機彼不患貧寡者如其所由然之故者也資非吾利也而何以不至於資貧寡非吾利也而何以不至於資傾非吾利也而何以不至於傾此吾所深慮者唯是日瘠日弱則遂至於論議而有道於此能使

陸改不聞而蒙不作則杜其奸由然也若夫已成之勢則固非吾所得計矣其患不均不安也知其必至於如是之機也能均矣而均之所患者何若能知矣而之前調者何若能安矣而安之所患者何若凡吾所要圖者唯是相宜相好以載寧於無事而有效於時能使內亂不生而外禍不至則要其所必至者此若夫微仲之圖則固非吾所可計矣老成謀國百里常金始終而為之處在今不來其益多而後亦不至於益削在今不來其有濟而後亦不至於有喪唯以不達心於斯無而端終保其有所則所以自全之計固源固與帝王家計無隔非合人己而共為國計利吾家則則利異家以全吾家欲利

文選後注曰文選後注曰

吾國則兼利異國以全吾國唯欲彼此盡守其技常而吾亦偏安共維情用所以自全之道亦大矣正作無貪無家無傾則取福之鈞者而既無貪其寡無傾則固解福之甚者而禍去片福全七石道始皆均安然則國家之兩全固不可知哉

如此方可稱父輩大家。大力文憲如此。吾更何議。看他杜撰不
纖渺。却似枝大葉扶疎。碌碌與道不即。不能使到神全也。
父于子

蓋字取惠不惠而致下來。他人每只見洋一窠耳。只爲約安貧窶
丈脫不問和與無。顧孤萍不穩。都腔吐狂費手脚。不若以醉印發
明。以惠不以不惠之故。領會蓋字神理。却何等大雅明切。

蓋均經

邦君之妻

章世範

立辨於異同之稱。而禮行乎其間矣。大名有所。夫所為經。一夫人而同。異其名者。亦各有所當也。且異姓主名。際會不淨。其稱則就生。禮況謂之。間故各有所以治之。有定名。有不定名。以從質。不定名。以轉移。為文。邦君之妻。而曰夫人者。此定名也。然唯君則實言之。無損言。無益言。從本所也。至自稱而變矣。王后君公。其自牧以孤寡。不殺而夫人。亦曰小童。禮無尊己之辭。美大之稱。自外來為養者也。邦人而少有益辭矣。異之以志尊。益之以志一。稱夫人。必繫之君。一體同尊卑之義。於邦人乃明之也。稱諸異邦而大有異辭矣。異其辭

大方稿

卷一

以志。曰。寡小君也。謙辭者。內辭也。內之也。者。親之也。辭不去君。猶尊之也。異邦人而有言以相及也。則從同。通已於邦人也。通夫人於已夫人也。曰君夫人。猶將以其國視焉。其言同者也。凡尊稱者。往辭也。凡卑稱者。來辭也。皆言者。從其分也。益言者。為自他之分也。有辭有義。有質有文。有同有異。有尊有卑。名之所。義行其間。夫是為禮也。也者。何名是矣。
王字。陸四字。張學公。故。而詞身不文。夫古人為文。必曰文章。爾雅。訓詞。深厚。而備。爾雅者。無俗。無鄙。字也。外來。為。自他之分。從本。而。等。皆。守。節。保。不。成。火。者。大。家。大。字。從。無。母。父。乎。乎。

謂文須顯雅。誠然。士大夫自有以朴拙近俗而貴高古者。又不以一格獎服。觀也。即是作語句。亦自古矣。來。第下字有太過當者。耳。直曰。鄙俚。則大力不服矣。世間惟假爾雅而實惡俗一種。為最不堪耳。

邦君之

大方稿

卷一

王

邦君之妻

章世統

邦君之妻。邦君之配。而其分固已重矣。夫正物之名。皆據其處。緊要於君。則邦君所著乎。且異姓之族。主名以治。不泯其名。分不可泯。而知也。邦君之分。不可泯。而正也。故正名。莫先於議分。今天男女者。天之
陽也。陽以自立為德。故其分隨其自為物之所隨。非隨其
也。陰以不為義。故其分隨其為偶。附物而立。非自立者
也。夫士無入。雖賤。處必有匹。蓋其道得道。於萬物。而况於人乎。然惟
解士。無人以為分。則其早可知矣。諸侯雖尊。德必有配。蓋其道將遠
於天也。而又況乎人乎。而惟附君而為分。則其尊可知矣。是故邦君
有德。體承統之責。而其妻與分焉。妻也者。祖宗之本也。前乎千世。非
是則多。隨之也。後乎千世。非是則衰。生之也。故國君求夫人之辭。必
稱宗廟社稷。以為名。至而妻之。父母其遠之也。亦以子孫久長。而為
說。則使國服無窮。民姓不替者。邦君與其妻。則並任之。非邦君有四
境。人民之責。而其妻亦與分焉。妻也者。天下之本也。諸侯任父道。而
母道。則以責之也。諸侯理陽教。而陰教。則以責之也。是故國君盡
民之責。必修六官之職。以臨陽。而內事不修。其有遠也。亦修六官之
職。以臨陰。則使男德能員。女行有率者。亦邦君與其妻並任之。于是
故大婚始至。遂以命卿大夫。遂以命卿。不亦重乎。邦君之妻也。不以命

卿重之不可也。大婚始成。命以天子。夫分以天子。不已重乎。邦君之
妻也。不以天子重之不可也。然則不正為妻。而以妻為之。將不可謂
矣。雖以須。其配而賤其祖者。也有廟。斯不廢之。卑。白華之
是以生焉。已正為妻。而以妻使之。又將不泯矣。與其配生。陽道元而
陰道若也。婦分。陰分。妻其以風。厥水之利。是以生焉。故邦君之妻之
重也。分若其尊也。夫婦人不自紀其年。則以夫之齒。故長幼之
名。以其夫而若之也。而婦人亦不自有其爵。從夫以為爵。則尊卑之
名。亦以其夫而若之也。分既若矣。而名可替乎。往是稱謂之。則皆
有說。以處之也。是合定而居。生其間焉。

章世統

一

則別矣

邦君之

則曰邦君之妻。四乎耳。許多金首。作文者。極力說盡。徹盡。胸中
謂。盡於四字。題而未能盡也。乃知德高而後言簡耳。文十
雖極微。其誠實無欺。之義。固不免於父公之稱。財矣。

性相近也 二力 其二

華世統

習能成性習之功大矣夫萬物莫不本同而末異其所以異之故可
 無思乎且夫知天之為知人之所為者哉天之所為者性也人
 之所為者習也一人之習物之性則習是以供物之用使人有以習其
 形天所與物之性則習是以通物之難使之有以合其性是以物類
 莫不習焉成性之知者習之多少度數達相中而竟相能也氣
 知是者性者也全陽剛柔沉為實而浮為雲也而固以其異類者異
 異以行其後傷之權固以異同類者同以此其才智之用以性之
 說也然而性之自有者有域而其可以然者無窮可以然者將未定
 著又曰稿

也則石致之各其性往而極之小者技藝之成後而年不始術大
 者才德之成而年不始情與性成則和而兩其功有且耳
 日乎又其後而人中之萬物起矣方其未習時性之無及其
 習之皆性之習有以見人之所為與天近相類也
 性之源頭尚未習而安得用教見之夫身使後輩不習心皆皆
 自此習人起之矣
 病根也不信程張朱子之說不肯去窮究其義作神論不然之性
 氣質之性無氣質言之性都不曾分明焉得不胡亂為文字乎

性相近也 二力 其三

華世統

習人而所分而不可以不積習矣夫又盡等乎至於相去無異此
 為之哉蓋有生以後皆人事所任也君子資品成德以與人不以與
 天自為功而無造於性化行於外矣天下之知與者性也造者之
 動操持者欲必愛之情附於恩善且有他端哉意有端是生禮樂
 刑政恩愛自本中全德厚仁誼皆君子之天官之也蓋則能用之理
 雖影所用之功未益善善論之天道回闊故由於天者皆圓性之物
 之理則造不以彼者圓達也天道大全故出於天者亦全性之於受
 造者有數端輪布於參事也圓則天下之於事圓全則天下之人

全貌學德傳何合何達然天之與人付以始不及其末則人操
 之與以處不至於實其定則人用之獲授而往天道終人事始矣聖
 賢於是與其事帝王於是起其功小人則存其身其性多其數以
 輔進德行大端有天下化教勸率廣其端以利導生民故習之為道
 也漸也積也應也習焉物以起漸：來而不覺得焉物以去故：去
 而不知有水火之功有陰陽之力矣而小者一身之中聖狂是以
 義者表地之間造氣是以起習蓋可忽乎造變化者無時而不變
 雖有再後而立變化之地造物者每有物之自造離世夫之身皆
 就造化從權而習成而性隨矣性道不見乎又不然也習以異之

是以參差而下。生千萬變之容。性以同之。是以賢與不肖。有然然然。命之。處其同而不妨也。

然乎。子遠摩王守仁之說。雖無言孔孟之道矣。○即非教之謂也。○天有運氣。地有方隅。物有其用。事有其理。人習於善。則善習於惡。則惡。而至其相遠。然後聖人立之教。○所以化其習。使復還於相近也。○今以詩書禮樂。化於勸率。為習。然則聖人之教。豈使人相遠者哉。

外城錄

下論

性相近

子致問仁

華世能

聖仁之道。天下之能事畢矣。夫以天下之大。而使盡入感應之中。此豈小數也哉。故仁者道之總數也。不名一理。不立一應。舉全體大用。合而言之者。仁也。而存之所謂仁者。指其理。天下之謂我為仁者。據其致。其仁致善附。雖屬流就。天下之素者。至是致情。致情而能存。以收其聚。天下之人。各全其意。而以我為心。已處其獨。而能有以濟其事。一動之資。及指其視。而以衆相勸。而所求必淨。所為必成。當其將。其字者。見其附天下。而合致焉。附天下。而合要焉。與天下其事。而廣業焉。卒其所以致。必者。無他。擇巧也。欲如是來。但如是往。而已矣。行本當能獨也。人未嘗能自其也。我非自我作之已者。必有附反。物極而物事之報者。必有附。附致以知其端。應分而為其量。故致則供。給寬則知。寬信則同。信致者。清致之報。致者。致惡之利。皆未有爽。其分者也。由是觀之。中平而後作。衆心之聚者。衆之端也。在其前矣。為行而制其必。然之致者。事之立也。亦已久矣。君子亦何難作。天正也。然而寬信。惡為仁之切分。仁至要三者。致之類也。然致為仁。樂分。仁不但先愛二者。仁之公也。若夫我仁而天下皆仁。如不難。得之。謂德天下。形之。謂教。三之行之。謂仁。天下應之。謂功。

仁字全未照管。又于子
若欲照管則仁字於外面說上矣。須先透此仁字。識此五者之精
仁如何。其能行五者於天下功夫如何。方得有文字。此直是醒睡
喻。不知說甚耳。

丁巳

子張問

書

子張問仁

全其二

章句

君子之所謂仁者。唯能為天下也。夫求之行。行而有其實矣。偏之天下而大其施矣。以真子張事也。且天下唯無仁人也。天下有仁人則天下之勢常群何也。故誠有以合之也。道如不足。以通物者。則無為貴道矣。然則為仁者。宜何如哉。夫數仁無仁。衆理散其系。獨存此獨萬物實其歸。則夫為仁者。亦為之五者耳。為仁於五者。亦為之天下耳。若欲思之。乾坤之德。使順求之。吾心亦以有其物。天地之道。使求之。吾身亦以有其能。若此者。亦存乎感應。故意而也。是其事。若其索之動。而求其靜。樂動乃真。物相不靜。則相鄰也。宋仁亦世其院。書又為。一書。

交物者耳。其功亦專責之。而無所求於物。然已乃繫制其聚。物則已散也。夫仁下唯其能。則已者耳。一身之小。則於天下不足見也。而常與天下並持。感應之數。已當其一天下。亦止當其一天下之大。如吾身者。不可勝數也。而可使就吾一人之機。我已居全天下。并不得居偏而無之。則懷綏之則知。所欲必可得。所以為必可成。至於不侮。至於希求。聖哲人任。至於有功。至於是使人也。是豈無道以用之。而能若是哉。而所報之於所作。亦足以相明矣。而求之於所往。亦足以相報矣。而與政。並為仁中之全分枝之於後。政而不仁。其事乃竟已。與天下亦並為仁中之全分枝之於天下。而仁之事始足也。然所謂天

下者宜遠。蓋天下哉。武帝王之勢。則事足其理。遠近相望。可以植其
所至。居百夫之地。則理合其事。即所接所應。仰亦可以相察矣。
不但仁字不覺。并不明於天下三字。信註不及。徒為大言。看其空
講。應感之說。一何疎快。使其辭會。註理不知其文之妙。當何如也。

下者

一

四時行焉。二句

華世絕

天所以生物以行時也。夫以言今物。雖天之不能時之物矣。其
生也。則其行者也。非夫物莫有以言舉者。而必以行成也。大小皆然。
今天天之功在百物。百物生而天有大功矣。其所以生者何也。四時
之行也。四者五行之物也。水木火土。交父傳子。天行陽道。火金之際。陰
陽臣。天行陰道。於是有序之為氣。五以根乎水者也。根乎火者也。必藉
子升降以為其主。升降因四時之質也。於是有序之為神機。此根乎
中者也。根乎中者。必有出入以通其氣。出入用四時之育也。升降應
則氣立見矣。天雖欲立之。無可奈何。出入消息則神機立矣。天雖欲
舉大力緣。一語

起之。無可奈何。故四時者。百物之命也。行也者。生之而也。行而已矣。
何以言焉。

有四時二字。故大力有一語。拈家言也。即以乍大力易轉耳。學者
再按此。越言外思之。父子子

依此。四時行焉。下。須有辭。則字或按字矣。中。原天地位焉。二句。
而合則說矣。此不特不明道理。且不通文義也。

君子義以為上

章世範

中義之用而勇得所制矣。夫勇不過配義者耳。義不足以定之。而勇可有乎。且君子所以當大任而不動其心。成大事而不驚其神者。望不以勇。而獨不可有上勇之心。夫有上勇之心。則必張其抗而不下之氣。而其勢將至。不可止。是必有道以御之。所以御勇者。必與勇為類也。而後可以相配。而無害於其勢。人與勇為準也。而後可以相制。而勇亦無害于天下。則豈非義哉。君子知其然也。故可無勇也。不可無義也。吾即無勇矣。而但持之以道。斷之以理。使天下之時。同遵以行。於天下亦必可以有立而不廢。若不可無勇也。愈不可無義也。此乃大勇之義。
也。既已有勇矣。則必持之以正。論之以大。依天地之正氣。以伸于天地。然後可以激行而不悖。是故神勇之用。而不敢恃其矯然陰挺之氣。凡其氣之能勝力之能任。可名為勇者。君子皆名之為義。則不與勇以名者也。勇義之權。而獨行其直方光大之心。凡其行則不可使止。則不可使行。出於義之用者。即謂之義。夫勇之功。則并不與勇。不從者也。唯然。故入而問心。惟爭於懷。與德之。露出而問世。惟爭於義。非之。則皆以義為斷。而勇無與焉。
義字。宜振勇字。分作兩字。今作二字。可稱搏才無礙。但有勇無義。義字。宜振勇字。尚存下句。此句專曰義。以為上澤。無可思乎。又于字。

趙前公舉勇字。入道後。能實謀義。以為上不勝勇。而自然顯。為勇。然此須真本領。統於得義字。才體用。此非作妄文。無者。固不為。

君子義

君子義

上

經

齊人用而散國之間立矣夫國有聖人鄰國之憂也此女樂之弊也
來也止聲可以為樂若定公之時齊晉皆為季世而三家亦受其
匡外無大國之虞而內之懷者亦有前而思反之計當是時也孔子
行在季孫三月不遇亦既其歸矣季孫人謀焉曰將與伯則齊之
為併也故偶為好者而以女樂來齊夫從其泰穆公之故智也矣穆
公欲于我而由余存則穆公終不可以動道之女樂二八以亂其政
則其謀是以由余來而成也此其晉穆公之故智也矣穆公欲
廢而舍之奇存則獻公終不可以動道之女樂六以焚其心而亂

論

其政是以言之奇行而廢止也不然敬信玉帛以待來者此小之所
以事大也而大國以來可謂無故乎抑威靈嚴百得之以玉帛自有
故事也而私襲陳桓庭可為致嘉乎已而安樂而不能用鄰有聖人
則又害之既不俱典即與俱敗是其本謀也矣
文甚幸社無千僇佐德之責其耳父子乎
首尾議論甚佳中間引証亦不為繁瑣筆陣殊古勁

道以全取非末舉事也夫傾其安而與以可功之事者教之道也
何以聖人之所無幾而責不學乎且善教者使人由其誠以盡其材
教之者強則學之者亦不以誠往而索是以不違天始卒相成不可
一之達也始卒相成不可違之勢也故有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
而漸也清也清也清也清也清也清也清也清也清也清也清也清也
若其粗視其深若其淺此由智過道而道天分後操教而道得純也
夫智過道者天下之所甚難也相與有級而能促其速其至非漸與
清也其濟非靡與化也此由心前道而道後應已處本而道得本也

章文力稿

下論

其本經

夫心先道者人天下之所甚難也其事蓋已天成故分分處之故
俱而不備其事既已天則則問道承師之事能所歸庸此設聖人可
以然其本可知耳而可謂天下也也學身有及有不及教者必知
之今也不導其自性而卒以從我之勢不作其日領而先見難至之
形謂之不謹不可矣
智過道而道夫分心前道而道後應也夫說語與聖人下學上達
光榮絕不相照父子乎
滿犯其說果然若下學上達人則走話頭非有始有卒之謂其為
光榮不相照也

通也人皆仰之

章世範

君子無德而過所以合德日月也夫通與更皆在天下升君子何心焉
止過莫格於陰而小者為大淺者為深古之君子所以同日月之
食者惟以明用也也人未嘗無過不自有其過者不以其
心與之相物也而相致也未嘗無過不自辭其過者不
以其與之相謝也而相歸也上焉者道德之於深矣當通也格人以
共其是非而期以全其正大之心故不以己之自無而遂得於夫人
之共知法焉者志氣之同往矣常情已格高而輕其薄矣故無所展
其人之格致意不累於小疵而所不有打說聞若夫有不可與明
重人力稿 一 卷

摩之官場 反前

章世範

擬所造之分而外者淺矣夫品有所至而淺深之形用之賜之得舉
正以未竟於淺耳且慈之之論所以與品不相符者非獨論者之過
也德頌之同其所以自藏者固已與品相安有以擊之人當美以自
實而有餘不足之數相與差也此官之說也亦標形以接物而可測
不可測之閒亦相與差也此牆之說也末之於官不賜與夫子有餘
不足之實可相方而得之求之於牆而賜與夫子可測不可測之情
不可相方而得之且久官之有牆所以掩惡而聚美也惡其深使
其匿於無端則中不可言矣善又惡其淺使其著於有域則無以為
重人力稿 一 卷

善矣如錫之牆正未見於處也載未歸於定則收斂之意不足夫故
致所以為賜也所以明之者多而所以晦之者少斯無以絕於耳目
之主耳抑行未達於安則作化之機與關夫深化將以密達也既強
所以主進也達之形形者多而所以美之者少斯無以極其高深之
致耳故若賜者所謂及肩之牆也夫牆者所以示也示於外亦固於
成及肩之官牆不知矣賜之所以自藏者在此牆於官則所以藏
成不足則雖有餘及肩之牆官不捨矣人之所以外賜者亦在此
其賜則有以自見矣其如此淺者何哉

官牆二字推勘絕倫不稱姑字巧妙而格清勝于實無一案不

背真小中現大也。以以觀之。四書中更無小題。又于于
 端之高卑。只以喻難見易見。非以端之高卑較聖賢分量也。亦難
 之美。百官之富。與聖賢之分。都在這裏分別。不則持事人枯此題。
 無不以端之大寸。爭聖賢分量。皆誤也。惟其官有不同。故端有高
 卑之殊耳。端在官端二字。疏看。是作提出官字與端字折說。其理
 始明。下文不得其門等語俱透。而對付武孫。切說其無如意。無不
 精然矣。

學之官

卷八

一論

謹識

不如命無

子也

章世統

有所以為君子者。而達天要矣。天所貴君子者。其自守定矣。然非
 命之後。何以幾此乎。且君子之學。盡其人之所可為而已。故天之
 為。吾何與焉。然之知其在天者。而後可斷作人事之達。吾觀古之
 子。以己之知。而為與天道相為依歸。則知命之因。然後而奉之。道也
 亦以己之知。而為與天道相為損益。則知命之所由。然而不違
 道也。聖不知命者。或視人事大重。則數之所究。皆謂人力。所得為
 親。入事太輕。則道不日盡。而打已無從可恃。如是而俟命之學。不可
 以齊之矣。可以得將校。而不可得。且逆奪焉。事造物之所不與
 矣。人曰。焉。一論

不忍人世之所難甘。行險微倖。必是人矣。造命之學。尤不可以望之
 矣。應得之福。或相左焉。非分之禍。或遽達焉。達天下之奇趣。必獲天
 下之奇窮。從運以山。此是人矣。蓋天下惟是非之所。在利害之說。常
 往來之。何知是哉。客則去耳。知是非。義利則從耳。以由不知天之有
 命。與人道分省也。然則雖有聖賢之術。不足以定其見矣。天下惟是
 非之。將在利害之事。亦往附之。見可利。則以遇焉。見可害。則以避焉。
 其由不知天之有命。與人道分者也。然則雖有強力之格。不足以鎮
 其卒矣。如是而欲為。其達何由起。是以守己之士。同觀造物之
 謂。應而常以其事往。而從天。蓋知命而天之事。始勝矣。故知造化之

謂恩固已之事。反而延已。蓋知命而人之事亦復勝矣。夫知命之
 間。在人。而不重。後之人。亦有為知命之說者矣。而任之。大任之。而
 人。適安在乎。無命者。無主。恃命太重者。無志。此兩者。亦皆礙耳。
 殷。前。子。係。解。無。礙。然。如。此。乃。真。大。力。全。作。也。蔡。許。云。楚。江。都。不。能。
 爭。席。子。謂。謀。坐。賢。道。理。漢。傷。尚。未。蒙。及。七。文。十。寸。
 深。求。者。多。入。莊。周。瞿。曇。邪。路。淺。見。則。人。落。三。命。通。會。星。平。會。海。及。
 求。其。功。過。感。應。等。邪。魔。諸。家。說。知。命。大。約。不。出。此。境。求。如。是。正。當。
 者。鮮。矣。

大學之道

一節其一

章世

大學其全而大人之事倍矣夫一理不至非儒者之望也然體用
極之而學於是乎全正君子既已從事於學則不可不審其情之所
存此之不容則往而不知所為上而不知所為亦足為焉而無所
異大學者微特用之也也指其聚之至公之四方之旁皆將有當
世之任者也士者沉潜之語也指其作之功其氣志雖其文章將以
致用之功者也然則旁解由私之術非時守其微漫無先之達非
所發矣將公反之性命以為焉馬依之萬廣以遠大焉若夫仁義禮
信廉勇之理君子所以居業也繼仁服義兼禮宗信以現於世者若
子所以自昭也而此後以除引我而使之暢章地以正趨趨形而
致之著故如是也學之大端亦已極舉矣如斯而已乎未也大學以
利用也所謂明也德者亦得以有為也君子人臣者所以學為人君
學為人父者所以學為人子故外之無正民之無良義雖之有微士
其宇宙之略必不以是決之俗諸諸人心不以叔季之重要諸天反
道易趨因皆以為學者也如斯而已乎亦未也士之自待也不獨
其待斯人也亦不獨不謂時我不可以為聖賢不謂斯民不可以為
聖賢是故禹湯可建獨富過而則庸虛之親堯舜可師而可進而獨
裁斯文章之過相善之至是而居止焉是如是而學之能事始畢耳

依三者以格業而師以此教其子以此學則道為有統而居身之地
則持三者以為期而少而習焉而後而安焉則道為有類而致學之功
三致有持書格業格業之文既急之書博係以為助要以為物多而可
講而時求則有在矣欲誦教之功亦非無端者也亦有干弱諸端遠
息之業非禁之功微奇以格情要以教習而理安洋力則有在矣彼
紛紜之業亦非要蹟者也後大學之道不可不知也
意境粗淺與題不肯何不洽氣混神以出之文于子
亦非氣不洽神不凝且請先明理再理不明澄氣凝神何益越登
越趨差遠去

章氏手稿

又卷

石大

大學之

大學之道 一節其二

章句

學取其大而聖賢之能事其矣夫以明德新民而要之至善望外復有餘事哉且其學術統義先王之政不明而治方術者各以一察自好或偏故研利而事不周務或苟取成功而理不經遠此道所以阻也若夫大學之道後之四海九州之廣而人不得皆其所歸此有賴前功之類蓋於斯用以光明坦易之為而人不得就其所由然諸君要人之體其於斯是故志雖主格及民而常有以自反功雖足以修其身而常有以自進蓋大公而有當治民之事而學則固已盡矣况如仁政孝意知信廉讓之類被於躬而先其標於世而善學者皆為明德而人之所按不為則昧不立則殆君子以脩其身以事君之密于幽微之分昭其度而昭其教獨之耳目之前示之謹而示之義若以厲民之教始有幾以便而日起有功動民之政若所好在前而用之不然而爾其之哉居所能遠漸應以往照察相見也此則大學之所期耳自古道德之不弘功業之不達皆苟且害之也苟可而止則有弊矣而爾其之哉善操術者其初必有所志而其後必有有所出學其趨建由聖賢之去人何心哉五帝三王因吾師也而而而趨之理相極分要其使有加損之地功有極數終不皆皆有餘故遠也此則大學之道之所期也其所以稱大者何以及民政大也如封已自

章句

大學

程文淵

大學之

私焉小矣以操術正彼大也當德不務用一切焉小矣以迄於其量故大也如薄收以自慰得少而自功亦小矣全未細心老手何故革華如此父千子如其文三洞領次第當云在新民在明上德在此格至善矣秀才胸中只見得做官做皇帝便是盡頭天大事可笑也

知止而後

節

章句

君子而欲得道則知止要矣夫此道以此則與心合以此則與身之
以善御其明也且廣勢而不止亦學者之通患矣蓋道之求非道之
所處也適量之求先非神明之所得也以此不精之心求不處之道于
以獲非特得而益也君子于以未嘗合道之數先言用心之方寸寸若
不能便有寬裕之地精神先一能便有信望之明此其道莫若定然
而易行雖定者即心也尤莫若靜然而易動雖靜者即心也尤莫若
安然而易操難安者即心也如是而回任之不可矣更則道之偏安
不可如彼而操持之不能矣更括散之稱之不能善學者有以止
章句大義精
之知天道之在天也者無窮焉之能用者有止焉不居於人理者即
非人理之所求也知夫吾之能為者無窮焉之能用者有止焉不
切於日用者即非日用之所急也宇宙雖大易知者受之以其機
虛室與而多端智者與之以其期夫其後止上定上上安而
少寸之地虛矣夫者而得證而清者以此理也抑致用之第一矣夫
敬而專而精者亦恒理也然後分步歸統能指其成則妙觀能
盡其情是為能處而能以義得無難耳道莫病於此焉有以求多能
無惑乎精矣精而節制不以守少能無察乎故不止之有功於學也
作之不止乃成君子也此其功則然則亦有功於學也思不出位是

以有獲也此知止而後

止字深不得却亦淺不得如此看止乃所謂全女畫也何不知
作一文乎又于于
原不淨及不淨此便是泥泥依于于作一篇雜細心也定是
有耳所謂止者即止於至善也雖至善非止字深不是淺不
不深不淺也不走

知止而

章句大義

人義

士之欲明

章世維

古人之學能盡通其源石已矣夫志在天下而求端於物而為先者
 矣古人豈嘗違事之勢哉止所謂大樂之道者其行欲者誠大而不
 有道以反之也惟有道以相及故可從下打其能及者而無憂打其
 難為古人欲明上德信天下而自志也夫天地大勢何以待之物
 最情雖何以一足焉之所欲為者在天下而即求之天下則其辭延
 而不能以相求將有藉而將致者乃為有其優待之辭焉之所欲為
 者在天下而樂求之天下則其事淺而不能使相從將有多作其前
 端乃為有藉而厚之藉通其通相通也己其人相御也藉必藉于國

章又乃稿

人志

以天下藉打家以成國而要起事打身者節固如是也而通回
 打治國齊家之謂更待于修身之務者情固如是也而通回
 此此此子未也如以節相立者即身之中倘有節矣知以積功者
 即修之也亦猶有積益人以身心空知深合為用苟不多之不折耶
 第屬一致之機耳而俱至孰是相待者苟細為之判別耶亦有微
 分之妙矣作而相順入說非有侍者修身者使之正而正必正心正
 心者使誠正而誠必誠意而和則則之者也致知則致知以明之者
 也此自外而溯之內自紐而溯之精之道也更溯之而精者復有求
 於祖而者獲而待于情則格物人致知所有事乎夫徒言未未徒言

終始而分之位未足以盡物理相因之數本復有本始後有始後
 而後乃可以究事始相待之基而愈推則愈約矣愈約則愈見其
 天下之大而委其原於至約以為天下之難而要其事於至易夫先
 之謂有道

節字積字作眼前後兩截俱用之雖非正解却亦有理積者積有
 求打粗內者復有待於外可謂名言父千子
 兩截頓折而下為法生動中間部依紀律謹嚴然先民每不作
 此體者以其先使修身為本節也

章又乃稿

人志

章世維

士之欲

大學之道必求端於身矣夫以昭乎民此字約統博之理也通新也
賁賁皆由之蓋古者十五入大學天子之以至民間之蒙養皆與
焉其所以教之無二道學之者亦無二道正於一而已至是故明德
也新民也以其通乎上下者也新民而本乎明德也此亦其通乎上
下者也其校格至誠正合為先務之功存治均平蓋為有傳之化如
所謂平天下者天子之事業也天下何以平修身之修效耳本可知
矣而何獨此也天下平而存治均平蓋為有傳之化如所謂平天下者
天子之事業也天下何以平修身之修效耳本可知矣而何獨此也
所謂齊家者齊人之事業也家何以齊修身之修效耳本可知矣而
何獨此也家無治平已後其治平在上者之事也然則惟有進遠之
則惟有進遠之他亦猶家于天下再其事未嘗加廢也所及者遠而
所以及者於天下之事守無增焉其意亦無以加修身之外雖
止門庭之治也哉天下於家其未嘗加缺也所及者近而所
以及者於天下之事守無成焉故其道亦不得開於修身之中蓋家
國天下古人但合之為人則氣藪之名無所施而存治均平安人統
於其身則齊賁之勢亦無所辨是以其事不得不不同而其學不得不
一也當其時學成於內業隆於外道而履勢大者有四海之治小者
亦有境內之修遠而屏處大者有累萬之化小者亦有同內之理雖

在徒步匹夫皆能為天下分治其民者此通行也

齊家即新民也故庶人與天子同本中則有因有衆地治邑者不
謂說矣時文竟責重有他之人便不足重是皆以四字道理蓋從
推說下故云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倫理其實自庶人以至於天子
天子新民亦須從庶人齊家道理做起也故下文治亂結以所厚
正為齊家是末治大同處此文能提小齊家說直是其眼所言極
高闊而千子僅以平要言之粗且時矣

大才務

天德

壹是皆

程文開

卷之六 太甲曰額

章世能

高主之德其心惕矣夫德存乎已耳而以令嚴之其積我為何如哉且古之明上德者自文而上則有湯矣文以性而湯以反要以湯休德之功則未嘗註於其反之者其用力愈難耳況在伊尹之制太甲也其言湯也不言其德之形至而第言其功之所加亦非第言其功之所用而先及其心之所切曰顧德天之明命夫豈獨於天之靈黃族夫第揚指實其祖也湯是湯天之精而奉若者也湯其情天以自擊者幾惜天以自擊備二之也湯是一體天而飲承者也哉誠謂於重受之初德從命來命從天來夫固繼成相續其而此所濟

重又乃攝

大學

性中歷上認其

性中歷上認其

性中歷上認其

性中歷上認其

性中歷上認其

性中歷上認其

性中歷上認其

性中歷上認其

性中歷上認其

性中歷上認其

性中歷上認其

性中歷上認其

性中歷上認其

性中歷上認其

性中歷上認其

性中歷上認其

性中歷上認其

性中歷上認其

性中歷上認其

性中歷上認其

性中歷上認其

性中歷上認其

性中歷上認其

性中歷上認其

以是也。有是心也。念之所由。自以純也。以義制事。以禮制心。時以是也。而伊尹稱之以訓太甲。則是以敬天制也。而以爲此湯之修行也。大法祖訓也。而於明上德之旨亦又合矣。

入理嚴密而營微無齊秦陳言亦無幽絕野哉又無晦迹枝蔓之懷臨川文之非醇者也

太甲曰

性中歷上認其

大學

性中歷上認其

帝典曰克明峻德其一
明也此好名處
學先格德上士已有其傳矣夫事有其舊者則仁帝典猶正言之此
亦足以明其理之不易也且道隆上世取敬三王未若二帝之遠也
乃自唐虞以來千百餘年而其言若相為參證者聖賢而學者自非
一人獨文未起帝先在其前矣
聖賢之學自非一語則格未作
典撰在其前矣
以祀宗功之義則亦取乎章穆和為哉美乎而史
臣紀載猶未及格功也而以德先之引以官先卜之義則取命官明
時為端委耳而史臣紀載亦未及格事也而以克明峻德先之曰明
矣而天曰峻明而後為峻德也
克明之典高天其類焉者矣已致其
至大乃精
天學
揚訓而天有以新至矣有以悅也則其德之所存者固已上而達
於天道而通於命矣曰明矣而又曰克而後為明也其得神之異
性命其通焉者矣已作其精神而志與之相致事與之相求也則其
德之所存者亦已有其質亦已自以助其詳也又後始之以先
破回桑顯未知其何以被也至此而知其德之所格矣其破回表者
此德之峻之而至而以先為被則同明之所施也又先之以格于上
下亦未知其何以格也至此而知其格之所要矣其格上下者此德
之峻之所極而以先為格則同明之所通也然則帝王之事可以知
矣顯所當顯隨所當隨昭所當昭察所當察謹康結之義似顯德而

隱則惡太甲之昏將貽德而塞違帝典不及所隱而固不得不言所
 顯也不及所塞而固不得不言所顯也但一言格明德為其耳商周
 之書始而嚴恭之有深而大知是而已
 看其次第法度井然後二比是無中生有誤可為坐受困縛者開
 便宜法門

章大才稿

天學

帝典曰

程盛山

明德之學有開先者矣夫載籍之可傳者自帝典始而餘端之辭即
發明德夫非開天明之聖典且論事者微上古尊其從來之遠道
有其舊者信矣夫愈遠則愈尊則微之奇際猶未若微之庶庶本以
德言者古來之聖有加於克者哉非徒無加於克也豈復有與克並
者哉高而絕從履端於太極之表受而已妙參體于造化之位至矣
極矣無以名言矣豈非峻德也哉雖然天下之人所以尊克者以為
德而有之也以為生而有之而無已事於其間然則命有功而石性無
作克宸宇虛之地天獨行而人不參克為無能之人所參克者皆春

天力篇

人卷

天典今乃非舉克也而當時史臣之所載殊不爾也曰克明峻德爾
已明之者克也其明者克之也由今言之道心惟微克之所以克
亦也古來道德之祖則於斯而漸微之說即求著之從克之馬克者
也克特引其端於微耳致微者著之則明矣惟精惟一亦克之所以
自傳也古來修遠之故起於斯而事之有精即生其神理之類至者
也克特微其肯於精耳專精者神之則明矣而明而克明則克明之
德也克明則無不明之德也然則中黃為通理之區心不已而致手
德先達有自他之端近不已而達於遠所謂暢于四肢者以矣所謂
光被四象者亦以矣而明德高類也明則亦高矣耳日不可得而替

者階級亦不可得而升也明與高一也明即其高矣去物累至重者

離物累已遠也斯則帝典所以格峻德也哉其曰峻德崇成事也格
成事者殊其級故稱峻焉其曰克明求聖功也格聖功者著其事故
稱明焉而克之為聖亦知非無所為而為之矣

格矣不師先泰而宗而師六朝故語上俱有朋粉狐媚氣習惜哉
惜哉必與修題也當如何萬文典時乃以制詰述排偶致語
入之父子

不倫秦漢六朝典格制語且須辨析取舊本頭得句明白如十二
兩外遺悖微微不字配著字惟精惟一精字配神字則直謂之不

章典曰

人卷

往創前

通文理并謂之不識字可矣至以弄語需克曰且謂之不讀書僅
倫可矣

如切如磋者道學也

集世絕

冰清之所擬而古人之學之深也。夫入於學之途不與之何當不
可矣。此其切磋相磨之說也。且德要之止至善而格降之大學之道
則平學之與德相磨而極耳。故學難言也。古之人亦未嘗實言之而
磨之而以則如切如磋之味是已。其言如切也。則非切之謂言其切
之所肖者也。其言如磋也。則非磋之謂言其磋之所肖者也。吾求其
肖之而存乎其言。學矣。彼學者心浮氣躁而不能實明真理。不能相
切。切者。磨也。與物之相若也。甚矣致其而難行。物而磨亦至用其利
焉。此亦其至要者也。學不若此而何。可以為學。此學者心斷焉而不

人志

可續則與理不能相完切且磋者。學之用於物也。亦非易矣。求其而
幾於物而亦更有所以自用焉。此其益精者也。學不若此而人何
有言。學而先之以如切者。必有能也。凡求物之妙者。其始不可以遽
用其深。深之如磋者。必有能也。凡求物之妙者。其功不可以一用而
止。學與理以兩無形者相求。而吾就其無形者言之。則其辭莫可容
隔。故君子人而可見者。以有其言。且學與理亦以兩無窮者相求。而
其就其無窮者言之。則其說不可畢。而故假借再更而後者。則其
意。其言。其知。其者。必有不同。同者在也。以為學之事之精。非宜若制
之以力求也。夫亦得義焉而已矣。凡言如之者。亦為有不相及者在

以力為用器之攻苦。非為學者之所深肖也。夫亦得意焉而已矣。而
要之自可以見士人之學之深也。

切理會題。則然可據。亦出於微遠。如以作文。手與題洽。心與手洽。
吾乃推服耳。又于子

參訓講習討論。所以則行修也。縱爾虛說簡學。則若察克治。亦可
說。名曰參文。於以久清切。故其到發。似乎深遠。曲為。然皆落空去。

欲探微。摩磨句題。亦無甚不可。正其心手未嘗與題洽。而于子
五推服之。何其法也。

人刀傷

人志

如切如

集世絕

大畏民志

二句

由治民則難民自為治則易畏民志

章世純

所以服民者職治要矣夫以我治民則難民自為治則易畏民志者此使民自為治之術也且君未有能保民之形者獨能保民之心愈隱愈自為用而上愈濟而用之者所濟借以立本者也使無此者僅機控沙彼彼者解與情相感也則下與上相賊也乃有不得盡其情控者不濟蓋者畏我也其畏我者我有以畏之也蓋凡物視吾對而為心彼微小人而我非君子夫亦還其類矣聞之說也若之何不上下其辭以舞也若彼為小人而我則君子大既遇其勝矣受之則若何不致心抑氣而釋也以邪遇正邪正相與明而生見之理存其中大且能無折乎因而借彼神明在我靈與彼自為屈也而我續中矣且以我之正感彼之正而性相與微而雖天之命臨其中央且能無休乎因而即彼神明為我神明彼自為勝也而我勝彼矣畏則服上則悅二者生于畏上則無私則有德有德生于無私士畏而父母天地之戴合一千此兵民一畏而我之德德政則亦父兩其其則我入于彼者彼而不能知不能知而能受我所得控彼者彼亦不能覺不能覺而能從治貴知本此為知本哉志以本事務民是心以正民從事我以本武端我之求以易民之心以上所以不學而下所以不誦也

有尾

無松一節借以証本字耳大畏勿講太多知本講太少又于且不論講得多少先須講得是若是時多亦可少不可不是時多少提淺故其病只出好巧言樣矣巧便亂道矣

大畏民

靈文大稿

文

則罰

心不在焉

章世範

章世範

心有妙用不在者可以知事心之道矣夫以不在者可以知道故有

妙用焉物之適身之所以全也且心者合在不在以爲妙者也爲

物主故以時有在焉用唯爲衆物主故以實不在焉爲用其不在

在之用固其所在者不在之用故有取者不在則情所寄之

以寄之不在者不在焉空竹欲君子所以意者有取于在則情所不在以

專之以絕意性彼而得一性此君子所以致用故在亦爲功不在亦

爲功者心也夫不在焉空竹欲君子所以意者有取于在則情所不在以

與天下接者矣視而不見即天下所寄有也此理而不開即天下何

事人力焉

有勢也食而不知味即天下何常有肥甘也夫如其故能行于萬

物之中而皆與之相離其心准應萬物當其一片子知之故發一所

以爲其空也心雖與實當全其虛君子知之故取諸虛以爲其通也

但不知猶犬聽睡時時時不見不聞可稱遠矣有不人不知代鳥

飛代鳥飛天津橋上看蝴蝶時亦可稱妙於不在其道數有不與

天下之人而無聖雖經之吾大力也父子

勸克丁講說之祖使五故無忌憚入經義亦秀才大乳之道也

心誠求之

者也

章世範

明於康強之群而慈可使衆明矣夫慈所至而情自通無他曲巧矣

民與赤子宜兩道哉且治剛之事澤於使衆孝弟慈皆爲通術而通

慈於使衆蓋見難者則獨以其衆也夫以明曉之大窮民之多其居

之進也何以見之通也其居之群也何以知之明也本相待之勢爲

君長之所從立而事務紛而則不若一君一長之易承然而舊垂如

保赤子之文則何以稱焉凡慈於物則愛之甚受之甚則求之誠後

虛屬物之寡然而不相違者其精神有不接者也亦在一體之中然

而不相同者其精神有不全者也苟爲沉機體物隱心度務一手彼

而爲情歸乎身而生處則彼雖不言亦自有以應之也獨意不澤

吾可從願凡端緒而測之也赤子雖遠狀膚相切以不能言受亦遠

於千里而性能言何能自慕以不自慕是亦情於赤子苟爲不求情

情不可得苟爲欲求情情不可得而情其所從而愈之於其情好

迎而與之皆易事也故慈非勇也慈生勇愛有勇至身有勇慈古之

人當以紀天下之大患慈非智也慈生智慈有所切識有所情古之

人當以與天下之大患慈非有者方親民望華遠使懼於不恭則身尚

之懼於不周則使人代之凡皆心誠求之之說也然而政典法立事

周計全同循切合而得群情凡皆中之之說也而中起於誠上起于

財待上而安如是而用道之國之少強者勢強也而王瑞之財待上而安如是而用道之國之少強者勢強也而王瑞之無無財之處皆可為財財則財之處皆可為財財則財之處皆可為財財則財之處皆可為財之大者勢大也以其有可以得之理故猗獨大焉又有正大無私之體故猗獨大焉而於國有富厚之實於身又有勤儉之名則又果道之體故猗獨大焉而於國有富厚之實於身又有勤儉之名則又果道之既有富厚之實又滋生仁義之事則又生道也故曰生財有大道之既有富厚之實又滋生仁義之事則又生道也故曰生財有大道中而不奢之論不得以一二近于書語廢之中而不奢之論不得以一二近于書語廢之然爾公立體既大蘊義復彰義彰則秀氣足以經理相周的真管子大字故大力之夫為偽子者非但未夢見管子正未望見大力門戶大力之夫為偽子者非但未夢見管子正未望見大力門戶

之財有

伐木之家

牽世純

臣有實理也。責者其於義愈重矣。夫曰伐水之家。明有責於輔氣之
 然也。是非可私利者也。且天地之財。計本登委則足矣。而民有不
 剛利有虧并也。是以君子不兼利而盡物富馬。衆之所以不察於
 解也。而況伐水之家乎。是其名而與其理陰陽也。太陽之在天地
 火之著於物也。伏而入則藏於地中。過而在下布而出則行於人
 過而在上陰者陽之濟也。水者至陰之氣也。是故行其在下則以
 從之。於下主之日內於陰陰。此內陰之說也。於其在上則以冰從
 之。此四之日其要默然於非此抑陽之說也。而王者行之幾句。皆保

則參之其國王與諸侯則調劑陰陽之主也此其重者也君令之於上卿大夫皆行之於下卿與大夫則調劑陰陽之輔也此亦其重者

也。除陽者，民之生主也。除陽之生主也，則時代米之寶而碩名以受義者，知已有民之責焉爾。將將藉於陰陽以阜民之生，而民之所以厚氏之生者，將何不用矣。知已有利之責焉爾。將將藉於陰陽以厚物之利，而民之所以厚物之富者，亦何不用哉。稱乎為民，則不以奉身為事。事乎專利，則不以擅利也。不奉身不擅利，則必有為以自明節。節道篇止得碩名以思義者二比。作辭題正論乎，餘話閒話，提是太力。要擬附一篇歲米說，且如此便可雙照陰陽二惡字，相須用沒。

人矣。有生腐。與題何涉。父子
 文辭。盡之矣。此不通是卿大夫之家。之屬。洋名。色耳。於水別無意。
 義。即顧名思義。亦小題花草法也。須借燕綴。擎動下。与為淨况。
 示構水義乎。

伐水之



天命之謂性

中庸格性以其從來者名之焉夫不知性則不能以善性

所謂而性之初分不亦窮乎且性者生之謂也人之所得

所得授其本蓋出於天夫以盛觀物萬物無不變化猶化者無轉而

然者也有物自造豈有使之者哉以物觀物萬物無不變化乘化著

有待而然者也道生天主人宜有能隨之者豈有生之族小者從

天而歸五行說神明於上而陰陽剛柔之質成乎其間矣不然者非

顯化之理也一身之內精者從粗主長收藏育養其精而仁義禮智

此在乎人者與相發法矣不然無相受之能也夫仁義禮智皆乎陰

陽剛柔陰陽剛柔皆乎五行四時然則天之與人處乎其外而當為

主乎內人之所為乃天之所為耳亦定乎其始而常久而當乎其終

終世不相去終世不自由也由此言之人性固已自然聖人又何事

焉

命字未清莫蓋既認陰陽五行為命是以認氣質為性既認氣質

為性則口味色耳聲皆是無待而然聖人又何事焉然則大力

但知孟子所謂性也而不知孟子所謂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學

一者據觀焉而詳去取之又千于

氣質未嘗不美性然非性之主也孟子口之性味章與程張朱

而

發明理氣之說詳矣此非孟程張朱之言孔子思之言也今

一縣不信以信主之謂性作用是性能視聽言動的道簡便是性

三句是真宗旨所謂本領不是一縣差却下面縱有一勾半勾

合近似總與這道道理不相入也

天命之

李太力稿

一層

程文淵

修造之謂教

事世紀

自聖人有世而道之事始全矣。夫天非人不成，不有聖人之修造，亦何以成天下利？且道之原在性，天之所以與教者也。頤人德天之功，使入與全功，若但任之於天也，亦安所資於人或古之聖人其治天下也，使天下無弛緩之端，而亦不全與以自然之易使天下有弛緩之端，則人所以道為非哉？將得與也，自是於外而不可道，使全與以自然之易，則人將以人之而為兼守道也，固任自縱而必能而不可止，天下苟有自棄而不進，決裂而不自止者，則皆不

聖人有象聖人之所權也，於其示以率性之便，而亦不廢乎修造之功。曰：率性固道矣，道之中猶有差忒也，乃始定之，中者，以為極裁其太過而引其不至，而亦與性相稱之外矣。且率性守道，此道之理，亦不當若足多，然也，有始，則其庸者，以為常，誰以同其而共其獨得而別異者，皆得所依之乎？遂使天下之人，既皆不失乎自然之意，知性之原自可率也，可以操乎其性，以至乎其道，而仁義之美，禮樂之為，皆皆以自足，而又有所用其弛緩之處，和性之不可必恃也。故雖在道之中，不忘求合於道之想，而聰明之才，強弱之力，人俱有所以效之，夫是之謂教。而天與人始行，其教聖人者，全天之華，屬天之功者也。且夫天道有反聖人，猶且修之，況於人乎？若夫今世之可

謂道者，皆聖人之所教者也。文特則成能，教無離琢琬之勢。然通篇只講聖人所以修造之故，而之謂教三字，竟以行文氣勢掩之，頗失莊重之則矣。又千子以為宋賢有偽造制，大使不能究以理之固有，故聖人為之品節而裁成之，不則天分或最乎息，而道不行於天地之間，於是聖人不待不然者，不是人欲有功於天，而為以多事也。弛緩自然，亦皆本乎天理，聖人亦有不待不然者，非聖人能與之，而易之難，惟各作其也。他極見淳真性以外，一切是假，今故毫無親切之義，正是不講聖人所以修造之故，而徒為雕琢琢琬而已。

修造之

章世純

章世純
中存乎其間但無着而矣且夫道為善行中亦與全于中是中也
以為天之所以分造化而施知人心同已具足乎夫天有開發收斂
人有喜怒哀樂四者相生亦相奪也有未發為其未發既成相生
之端於其未發而無相介之迹所謂國家之念不蓋統也而時從之現
則周旋而動行焉矣作斯時也得其常心而進作深察人皆天分備
有相適之脈相聽言動之交自應行也而違僻之惑則固不加作物
樂作斯時也與世大同而各止其前哉與萬物亦皆有相惡之機蓋

章世純
離事而立於獨則過與不及不計至乎其間心行以而則妙行無以
待乎有則於其陽又兼色指其陰理行以而足也是不謂之中而謂
之何哉中者不食不飲不食不飲不食不飲不食不飲不食不飲不食
夫發之中有或順或逆未使無或逆或順未使無或逆或順未使無
發不中節則當其未發非中也如人之病於當其未發非中也如人之
可以謂之中乎且未發性也非時也如以時則人有未發之時乎
惟有存時耳然存中亦有存性耳夫力理未發作時必以有得邊
中而聚不盡絕之說耳父子
于子便主要根戒慎恐懼來故其言如此若必侍成底恐懼而後

有中則亦得必侍修造後而有天分之性乎蓋者病也不可以
本來臟腑之中也和如其言藥之病必待服藥而除病除然後
腑有其中和是已然則不病之臟腑也須服藥而後中和乎
其說之誤不待辨而知不足以評此文之是非也第此文所言未
發乃彈家前後除斷為藥藥室洞無外虛白清鏡大珠靜月之
見此俗人平旦夢覺惺然無知之象耳非中庸所謂未發之中也
學者於此加體會之自詳

章世純

天地位焉 二句

華世統

子功化之大或控其性而已夫中和藏于其心而大用又控天地
 萬物理數使然非有其也凡人之所為可以無所不至其所作事
 而為氣能與天地之氣相益損故君子務修其中和以達之天天下
 雖清虛者易於變動天地之氣非清虛也天下相連者可以相
 感人處天地之內非特相連也天地有二中以處冬夏有二和以
 容春秋以其所以行變化以成萬物者也聖人修其中以輔天地之
 德其和以輔天地之和同道易以相召而兩合足以相益天地之
 德所以濟正其體性也蓋天地者萬物之父母天地之氣則萬物
 受之是故五行有珍則害氣偏行矣彌焉者則無不育介焉盛者
 毛燕不育以偏氣使然也聖人在上五方之氣兩不相多違而付物
 者也四時有差則功不相終矣春道不正萬物不生秋道不正萬物
 不成此不一之氣使然也聖人在上四時之氣先後相應濟而為功
 者也觀天萬物芸芸各正其命則豈非天地得職之效哉諸家莫大
 乎天地人以其氣迎而感之自小便大則道之上通也後天地之問
 者惟萬物天地以其氣迎而育之自大達小則道之所以下達也而
 其成天地者及萬物則全於為君子之功矣
 字批洋語舊語猶之太作心哉耳又下

天地位句信不及只有萬物有運好得人功於是不在達上而說
 於是只說氣只說萬物有使是天地位有萬物只說幾箇森然
 天地只說幾箇節令秀才淺陋至此只坐以理學書為迂腐不去
 理會故耳

天地位

難太位

君子之道

中唐曰

君子之道而自道者始矣夫道之用實君子亦造其所為者焉
夫婦也則豈自夫婦止哉且道隨物為用則與物俱極豈非有諸者
不物各據自體以為正於是遠近皆端委則矣夫故天降命而生物
自天言者陰陽也此萬物以為妻人性流而生物自人言者家
以為始兩間以為妻也遠近皆端委則矣夫故天降命而生物
自人言者家以為始兩間以為妻也遠近皆端委則矣夫故天降命而生物
自天言者陰陽也此萬物以為妻人性流而生物自人言者家
以為始兩間以為妻也遠近皆端委則矣夫故天降命而生物
自人言者家以為始兩間以為妻也遠近皆端委則矣夫故天降命而生物

亦為易也

居

亦可為易也此以易為教者蓋亦且受其賜而戒懼慎獨之所持
亦皆持之此蓋人易而能於家庭則性之獨切焉率性之通則於其真
切者先引之也其愛之易為仁其宜之易為義也事皆在日前則勿
亦皆持之見功之多固於其可積者崇崇之也其德目也博其教
也大也夫猶既造於則諸持引于欲與知與能者君子之力既可
致之而與聖人天地同功夫教育之事蓋人力哉道之費者自能
而持持于人以發其端也
如此方是君子造焉時文斯據成有天地斯有萬物有男女耳可

大之

大之豈國後辨人不待言又于子
有精刻不朽處有僅語于書可刪處須分別觀之
詳者亦聖賢論道便有責成人功竟遠端二字當以以為五
也講起道便說君子之道推道不責成人功第說話各有出處
第本有本言不是一章一句二句要說簡盡也君子之道實而德
之功也此言下其下第言言做功夫處而道之不可離自明
也第言言分下地也故持遠字作功夫字則答乎夫地人
也第言言不依和句便不成立其字其句不通不通者據不

君子之

父母其間矣乎

華世範

打頭就說孝也。孝之字。君子之可以順親者。亦有其自矣。夫一家之內。相倚為恃者。也不能其家人而欲父之悅也。豈可得哉。且道不獨盡有恃而全。故滑之。此而後可收。之作彼。蓋相受而不可違之說也。雅家以內亦有之。單以詩言推之。而可知矣。夫宜兄弟而不自兄弟止也。此詩言之。所已及也。然樂妻等而不自妻止也。此詩慈之所本蓋也。夫可。是。可以知其父母之問矣。蓋兄弟存之有也。亦父母亦也。妻等。之有也。亦父母有也。如其逆也。則成氣所積。父母必與焉。果其和也。則順氣所積。父母亦必與焉。一家之內。皆父母行情之地也。其念及。孝人。不為。孝。也。深矣。其計之也。周矣。我為其恩。即非為父母行。其慈父母之情。有。代。而為之施者。也。宜可以無憾矣。一家之內。又皆父母得情之地也。欲與分於飲焉。咸與分於戚焉。我欲其誼。即非與兄弟妻子成其孝。則空無特。有分而受其妻者。也。宜可以致像之其始也。以孝于父母。而後及于兄弟妻子親之所。孝子不敢薄。康孝之義也。是其自上而。逮下者也。從是而往。愛其親者。不敢忽于人。故其親者不敢侮于人。則皆推是義而極之者也。此君子之所以為用孝之至。其繼也。以宜。其兄弟妻子而後及。打父母。得其歡心。以養其親。不獨孝之義也。是其自下而逮上者也。從是而往。天子之孝。與天下樂之諸侯之孝。與。

境內樂之。又皆推是義而大之者也。此君子所以為孝之。而詩。佳言。兄弟妻子耳。則不盡其辭也。敬其端而微言之者也。至夫子而。盡其辭也。則標其肯而竟言之者也。而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之意。亦。必見其間矣。

不標不說。則白端大。可以武職矣。父子。

詩原只說妻子以及兄弟。以及室家。但在下面推說。夫子忽然移。到上面。正格。不排順父母。而下面工夫。自然到了上面。註中。族。謂以明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之意也。今從要順父母。推出。既自。其。其。神聖。經。經。刻。切。越。見。法。澤。况。復。成。開。話。乎。

孝人

孝人

孝人

父母其

體物而不可道

章世統

體其體物見鬼神之神矣夫鬼神以靈使而靈即無不入也無不通也非其至德與此斯止鬼神道天下有形無形天下所以前鬼神而鬼神自不容其為有人非徒有者止有鬼神則有鬼神之才性好同善而惡惡有鬼神即有鬼神之職司恒陰陽而治陰陽有兩圖之體微詳未發也鬼神其已知之矣有善體中與每一體而鬼俱時而終不能以自知者道鬼神之知天下人各有兩處之德微多無極也鬼神人偏存天下體中與天下人一體而各俱時而至不能以善惡知者道鬼神之神靈以乘虛無以爲繁故行而不備時佳而不

陽操七

精遠自能獲與萬物相期也亦以乘虛無以爲質故不以漸次歷物亦不以分體入物自能廣與萬物相周也於是時其德與萬物在人體中幻易其心日而為之也時季休公與則在人體中憑儀其謀慮而成之也皆鬼神為之也

此作或稱禍福重應也鬼神矣必本明道不可須臾離之念欲人戒謹不離恐懼不聞耳知思自得之文十千

平有老及每乎人為鄉先居士或問之曰鄉下先鬼也何以稱虛士曰元鄉下先鬼也必為僧人夢游演利心拉佛會救主誅感應焉宋徽道神聖靈明安以物利故其開者皆笑傳其言不習文

周公成文武之德

章世統

周道之修則元聖之功也夫文王之事武王同修之矣周公微舉其所未竟道之所以大非乎而文武周公無憾矣且一代之事父子兄弟之問和一人之身諸人所未為常待後之人緒而終之時與事通相為成也武王既歿道在周公上引人臣之分亦可委達時柄乎然無孝子與臣之義不自力行可大而有勞自菲薄之心則志不足也抑兼乎創與守之節實不辨於艱重而以新嚴前人之建則道不足也志公志取有為將多績於前王而道可自據猶欲用其未盡夫仁孝之事先王所自有雖其自有可密廣也位盛者道取美備舉者施

章本力稿

一

取遐邇期於無所不施以端明上下之急已矣使我周先王之功可以繁盛夏商而我周先王之德亦以掩亮果時是則周公之心也制作之卡其下所未有雖其未有可善起也創首創蓋之可以更設更設期於有以則其以明新代之深恩已矣使我先王之不為得以全于順而我今日之有為得以垂于後是則周公之心也改其為之也不曰我之為而為之以為先王之為而為之也事有所祭之而後重祭之文父則無專已之德得今天下之人既服其所出亦大其所為周自附于尊不親小事卑不居大功之氣焉其成之也不曰己之能而成之也以為先王之能而成之也功有所歸之也為

安歸之文武則有不忠之患將令先世之德生亦有行及後亦有所

及用自附指本諸父母存誠長老之義焉夫功私矣故之以後聖人

所以為其道德矣其後聖人所以為其德遠使一代之道通

一教世而以為首尾者也

俾論開天所不心當指摩姬公心事亦前緣牛毛矣如此作文方

是讀書人又下

成文武之德與夫子追論撰非周公當時以此文說也通筆言文

武則公能盡中庸之道此節亦指周公之事周公當時只盡其道

之所當為文武之所不及為故曰成文武之德若謂周公以之

歸功文武借名見尊己之嫌便私心作用矣復成聖人豈可謂

雲中唐之道哉以此端摩姬公心事不啻天淵之隔矣恐真讀書

人作父定未公斷

周公成

道王之王王季

道王之典仁之至義之貴也人君子念始之者也子孫王矣而父與

祖無加德焉於心誠安乎止聖人之出天下必自非親始矣上始

稱尊上之人也自其大而有故始可立於天下必周公之好以有

道王也道王者身本非王而自後人加之也孫親體德臣子無爵而

父之則子而爵其父孫而爵其祖皆嫌乎子已以權而使其父與

祖俱受子孫之法孫親體德臣子無爵而父之則子而爵其父孫而

孫天以德之則達者亦可稱天以爵之皆嫌乎子已以權而使其

父與祖俱受子孫之法孫親體德臣子無爵而父之則子而爵其父

孫天以德之則達者亦可稱天以爵之皆嫌乎子已以權而使其

父與祖俱受子孫之法孫親體德臣子無爵而父之則子而爵其父

孫天以德之則達者亦可稱天以爵之皆嫌乎子已以權而使其

子以為天常也。即其私愛可以立慈。可以立義。故聖人因而進之以

勸立天地之功。而道之為博焉耳。

矣。然而實大。乃初年後如此。父子于止矣。父子夫婦兄弟生他。不窮。便是達道。則人與禽獸無別。聖人亦無事。成能其用。安得謂之達道。緣有父子便有親。有夫婦便有別。有兄弟便有序。故曰道若六以六件東西。是道則所謂親別序。又是聖人加達以服。添經素天下者耶。甚矣其郵倍也。而千于且以矣。煩而實不知此何實也。

書本支稿

卷

聖文閣

父子也

及其和之一也

華世統

有同歸而人不可自便矣。夫知與不知。則有分乎。同知而人
知。其下之則乎。且知也者。天下之達德也。達則夫人而有之矣。是故
其分一而不分。有以知其達也。其分而猶一。愈可以知其達也。今
夫衆知同。知之人。其與生知者。可同日語哉。自其資言之。故與鈍
已有分矣。自其求知之功言之。勢與遠亦人有分矣。然論其不知
也。及其不知。求且有二乎。我果且無二乎哉。知之而起。本乎其心
心之空。固無有所止也。能其神聖。豈能過滑之心哉。而神聖之所
得。過此而無所止也。而不得不及。迨夫應。應久而天光發焉。則亦同此
神明之德而已矣。知之所效。存乎其道。而道之分。則又有所止也。雖
其神聖。又豈能越逾此道哉。而神聖之所不可越。即凡衆之所皆可
臻。予指索通而條理通焉。則亦同此。而己矣。如曰生知
之知。從此起。而學知者。固知者。其知亦未始從外附也。蓋借端於
外。而知者。非外所得。予稽考者。亦未始從外附也。蓋借端於
內外之際。而不昧也。如曰生知之知。取道甚捷。而學知者。固知其
知亦未始以達得也。蓋為力少。通而知者。亦未始從外附也。蓋借端於
應心而辨已矣。則昭昧不異。而達之。亦不異也。蓋君子之言
知也。據其終不據其始。其求知也。以權衡予。不以權予。而天

之與人者。原無所分。而始亦未嘗不介乎。
純淨無一絲不介心與文。與道相照互現。如有光映。光中有界。
以大刀純淨時也。又下子
都從及其二字。通出靈境。如函函與斯千八空明。無毫末無魚。能
通其情狀。

及其知

指本起

部社之禮

二句

章世純

聖人在上而禮行於天地矣。夫聖人之禮。無不加也。上至於天而下
至於地。斯其所以為隆乎。且聖人之禮。莫不於行禮。聖人之禮。莫不
於祭。祀宗廟罔繫。猶人祀也。而其極則并至於天地。受敬迎最日之
至。則有郊。被衣戴冕。掃地而行。事是矣。五其餘。氣之主則有社。南
於此。始日以行事。是矣。斯二者。非他也。則聖人之於上帝。從事也。
蓋天道高遠。聖人莫之獨其。吾祖人然。是故推仲於天。而遠之。而
以繫禮焉。馬地道博。大聖人願之。以為萬物之母。然。是故歸化於地。
引而親之。帝以祭禮。接焉。王者。聖大。而禮尊上。與天為鏡。下與地為
鏡。所以通者。深矣。夫五祀。通於庶人。名山。大川。將配於公侯。亦皆
以為有屬於已。而祭之事。上帝若亦若是而已矣。王者所以明所屬
之大也。聖人有功。而必報。取法於天。取財於地。所以藉力者。居矣。夫
迎飭為食。而農。迎於為食。而田。歌。而。以。為有功於人。而祭之事。上帝
若。若。若。而已矣。聖人所以著業功之教。也。人本乎地。物本乎天。盡
天下之物。無不敬。敬於天者。而以為不敬。敬於地者。而為天下
主者。以一人代其事。聖主中靈。國主於社。為天下之人。無不當謝。德
於地者。而以為不謝。靈嘉也。而為萬民主者。以禮達德。其文。斯其為
典也。重矣。其為道也。暗矣。不可以常祀。觀乎矣。

明辨不支。筆亦高。然上章二字。不分析生楚。正見作。五華
以為無止。雖只往便是。然地。朱子註之。而矣。於獨以為有止。解
持方澤。推天子。辨行。故以配。部為。呈重之。體。然看下面。轉會。對。舉
著乃。四。作之。祭。通。於。諸。侯。亦。不。獨。天。子。行。者。想。只。是。社。祭。但。天。子
之。禮。不。同。耳。看。君。臣。用。牲。于。郊。社。于。新。邑。自。明。止。郊。之。祭。于。尚。書
春。秋。無。可。據。者。

郊社之

意。其。有。為。

身。

修身則道立

帝世絕

修身則道立。夫君身不自為身也。民之使彼在焉。如之何。
可不修乎。且聖人之治天下。不必盡以我治之也。蓋亦有成。經焉。而
民自取在者。無以使之。而有以示之也。各往是知修身之為要矣。天
帝王之上。未嘗不以純物範民。則善世周王治之。隆然帝王之上。亦
未嘗不以純物範民。則善世周王治之。隆然帝王之上。亦
知道之為道者。而道不以之。作乎。苟其身之既修。天下又說不知。道
之為道者。而道不以之。立乎。道之妙。形迹之所不居。為以天下英澤
之。為道者。而道不以之。立乎。道之妙。形迹之所不居。為以天下英澤
藏而。我。以。道。著。身。則。即。以。身。著。道。著。若。善。惡。家。無。而。道。有。情。著。若
父子君臣。而道有事於。身。不顯之。精。亦。可。從。我。身。而。按。其。義。也。道之
名。象。術。之。而。共。從。夫。以。天下。建。於。所。而。我。以。道。定。身。則。即。以。身。定
道。定。於。正。而。極。恰。不。能。易。其。方。定。於。真。而。疑。似。不。能。亂。其。從。紛。紛。錯
雜。之。端。亦。可。從。我。身。而。認。其。極。也。故。民。也。不。惟。君。之。知。年。匪。夫。紹。之
不可。使。民。明。而。自。若。獨。之。偏。可。使。民。明。使。蓋。君。以。作。道。也。權。之。所
戴。而。後。為。道。之。所。從。將。如。極。之。標。焉。而。期。而。至。者。固。眾。耳。夫。民。也。亦
猶。君。身。之。知。耳。聲。之。師。說。不。必。使。民。喻。而。修。之。一。身。偏。能。使。民。從。
又。歸。身。以。作。道。也。身。致。其。實。而。戴。戴。其。名。將。如。表。之。附。焉。而。望。而。赴
者。固。多。矣。夫。在。身。於。無。過。而。天下。皆。備。文。武。之。君。名。實。之。美。固。已。如

斯也。物於不遺而天下有相親之也。至治之體。又擬如斯。而身之當

也。不其凡乎。
蓋深精乎。膚氣引之。舉體有面。故亦折之。致。亦次是

也。諸又身。
立之。皆在於身上。立之。象在民。眼中。而邊說。果立。于卓然。可思。味

修身則

華大方信

十原

儀諸侯則天下畏之

章世

王者所以能其勢於天下其道廣也大通固不使人從然未嘗不
欲自崇其權也實不不屬威澤之道不儀諸侯而已且王者不能
儀諸侯則時有者矣則不為天下者能有其諸侯也
有儀諸侯之而有者始皆為我故儀諸侯者天子有天下之大
端也而七擒萬里之內人以為天子尊也而未得尊之好底
也起視四海莫不皆安求而利之服從而使之居之也而天下
避也而王者之勢重矣而王者之威嚴矣而也托名號於萬國之
儀諸侯天子尊也而未得尊之實也起視四海莫不皆安求而利之

王者高

天

情於為忠厚之遠之而化心之通也而王者之勢重矣而王者之
威嚴矣夫道以顯應儀諸侯愛之也而天下愛之此應以顯也
道亦生非其親安儀諸侯非威之也而天下愛之此則應之以非其
也然終以洋之者此有由矣惟德能勇愛之能者惡之能者此固
在我則成之權惟思自服愛人者常畏人此亦在使德澤之情而不
止於則蓋人以義愛人愛人以厚強教義之所加者深則威之則制
者小矣何者為之用者寡也勢勢者固人之所輕也為之不惡而威
者嚴也德之所加者博則威之則制者廣矣何者為之用者衆也衆
擊者固人畏所嚴也為之愈自你為威自德也威如是也威之之外

必能致情也何也情親有餘情人將得以分其情之餘也此得為仁之本者也

三力不整作三排末段平收着散不黏頗有懸折謀三力義理亦不旁又十子

達意位弊各有斟酌求合於情理時勢之至當此大力極有超術大字排位二句有深遠之義與歸震川作徒就當之責之一說者淺深有分別美仁之所始於前觀俱從天下國家起見其真有儀之言

於一職寬解不極理之說疎擗說不通也論而艾張兩家並解構根

卷之六 中庸

之何也夫經各有本分聖人各還其天理之當然而天下國家自治非欲自利天下國家而後為此也若為欲利天下國家而後不但身親等皆成虛假即為天下國家而修身其修身已傷矣矣下而所以行之者一歸於明善誠身人如何說得去

真其位

利前定則不疚

章世誠

行所以得者保道存也夫不疚而行成矣顧所以得此者非以前定之故乎且豫者有事之制也一時之言一時之事猶不可不先成于心而制其數況行之制於終身者乎言事者所以其物變也行則成而存乎已者也論與固所以無外泰也行敗而反則及而自若其心者也以其措之也愈難而其待於豫也愈思如其失檢也其敗也也若其早操也其成也亦必也夫不先多求于古人之達則不能無乎得失之所存卒然而用之有不知所以自置者矣何也斟酌之審非一時事也唯未至乎事之境而先論之則其為時寬矣而功亦薄

中庸

之何也夫經各有本分聖人各還其天理之當然而天下國家自治非欲自利天下國家而後為此也若為欲利天下國家而後不但身親等皆成虛假即為天下國家而修身其修身已傷矣矣下而所以行之者一歸於明善誠身人如何說得去

真其位

不惑者復之心。而心無作也。前定者出之心。而心先可無作也。事終者其始格未者格其本不正之始。終不可得而必矣。不正之本。未得而寸矣。故曰。格者。百事之制也。能制則度時有遠致。心之所明。不替於觀也。又千子。靠實行字與不咸。則盡確切處。惡佳。可移搬上下文者。難維。續然。取斷。前定一字。須如下。擇就。貼和。行移。則格。故字。斷如。矣。

新前定

卷八

誠之者。人之道也。
 知人。道之所在。而人可以自盡矣。夫有天而無人。則於分不念。故誠之。功亦君子所以求自盡也。且天與人相並而為用。在天者特以立其極。而在人者則以效其功。斯二者之所為。所以相輔而成也。是故誠者。為天道。固矣。使天而誠之。我則罪之。是謂棄天。而棄其好愛。格天之分。則皆本也。甚矣天所不足。人所不為。是謂恃天。又人而恃天之。所以與我。則無志也。甚矣。故有誠者。則有誠之者。而有為之法。起焉。有天道。則有人道。而自余之能生焉。天有大同之德。人各陳以分其精。斯亦足矣。而又期於有以保之。此其務焉。極也。我人也。素天之德。素其質。吾身之有。所以主而我務於物之。所以成道之。所以相終者。有固然耳。天有參差之數。我不得以全其分。則亦已矣。而又期乎有以益之。此豈與爭天權也。故人也。者天之參也。彼容有偏至之氣。我定有反性之機。道之所為相輔者。有固然耳。蓋雖中處。還我之。然質也。與之相離。則有自用之才。故能固質而用之。亦微。轉能而化之。而末嘗促而聽其所以處之者。此人道之所以次乎天。雖均則品。屈之中。而智與之相絕。則有違事之替。故能從天而奉之。亦能制。而品。屈之。而末嘗帖然。自棄於無所用者。此人道之所以尊於物。且夫人亦安所不至哉。制道而行。則皆天道。情盡。反天下之常。亦其力。

之道術天下為操持者往為亭耳而誠之者有可定之曰善之在人者多人之有善者寡反之身心性情之際直擇且執焉而日有功矣定之所修乃所操持之者之情為然則不能無為而主為人道之勢見矣可以選選天道乎然不夫天使而能自使人道之責立矣可以選選天道乎亦故不離其朴而美也不離其資而利之則無其性者終不能至是選選人能也失於舊物之道矣

如此作文與題之緊一字不放過而人能確然言之明而而疏遠如常傳世也又許子

與長海續撰之而慘然與撰執之所以為誠與撰執者撰執

意天者焉

有與其次第之不可索多少道理都不係却於上面列舉出許多活潑文章其所謂其故過題目無一字吃緊無一言明確

誠之者

凡事操則立

事之所以立者其故不可不知也夫事無必立之形然而必立而無不立者則以操之之道制之也止人之衆事先其制後之亦制先後之制先也持其制事之會也先之制後也則用其事之機也夫世之言者曰事者生於慮矣思慮及之而事以起也成於務矣以務加之而事以果也然慮不足以周事之數得其從來而慮之而後不失度務不足以盡事之致得其從來而務之而後不失度夫所從來者物之先也為其從來者功之操也各所欲得者在此而即為之於此則於事之理有所未足操則為之於世事之所出是情操而往者也前此

意天者焉

所操者已多矣此特權其末流之效耳而猶有難於事乎吾所欲得者在此而即為之於此則於已之力亦有所未全操則先以風苦之所著結是有素而用者也平日之為之者已矣矣此特其往時之幼耳而猶有難於我乎力已全則愚者可與知者同功何也美成在久固巧慧之所不得提而物著則平固愚鈍之所不得提也提是則廉張之與朱利同效何也本不相使即完乎亦無可波之節而前後相愛難傾易亦有可順救之功也此以杜謂事有不立者豈理哉故事無難馬者也操則必立也事無易馬者也必操而立也先時而急之是不為操也當時而後務之是不知勢也不知事也

意天者焉

不知事之勢不可為有道
理全乃通理也。蓋理窮於不礙其真也。又于
上言所以行之者一也。所謂操方操其一如非先事機勢之謂也。
落題處提清操方而只說得自達九事原可活說。但為兩箇兩
以行之者一也。凡事必須順道達德九經來則隨其一之理乃
明而下文明善其身所以為操之道方一脈貫通。今於此處少理
會。文未嘗不滌偽秀選。只可惜落空耳。

自明誠謂之教

章世純

教之所名以復性為同者也。天性之所行教之所事也。切其理而求
之。所以為可至之術哉。且人未嘗平教之說。以為達其途以相致也。
夫然則有雖為之。苦而又有其合之志。則無以啓夫自棄教外者矣。
與教何謂也哉。天下而人得其性也。則何以教為。達夫而復來反教。
而以失性起也。教而達其性也。則又何以教為。求歸而後復達教。
固以依性立也。明矣。自誠明者性也。以言乎教。則有學問思辨矣。約
而言之。則明而已耳。猶是性者之明。而特以處先耳。以言乎教。則有
辨。辨為行矣。約而言之。則誠而已耳。猶是性者之誠。而特以處復耳。

章大乃稿

中庸

聖人有以見夫明之覆物也。故端末有以慎蓋也。故尊人以明先使
虛清之。而後寔得之。見成事焉。而乃從而起夫見成事。則有丁自期
見成事而期則其可自慰。所以達其盡。而不依也。教之所為。誠乎
其機也。聖人有以見夫明之覆物也。博達近有以周知也。故尊之以
明。免使廣見之。而後約為之。說餘地焉。而乃致其功。夫規作其餘。則
有以自修其一。規作其餘。而守一則有以出入其端。所以與之終始
不離也。教之所為。周於其教也。夫事有反之。而乃合性者。所先。終或
錄之。性者。所後。今或先之。倒置而行。反不為末之方也。人道有為之
事。固然事必分之。而乃合性者。能明令亦明之。性者。能識今亦識之。

依其類即體為功之術也。聖人輔性之道則然。由是觀之。所謂教者。真所謂性者。夫豈遠乎哉。所以為之者。不出所為之域。則固無難從之苦也。而以為之不出所為者之域。則亦無莫適之患也。第以為有先後之合。而庠序所建。則先後之端。亦得泯矣。

切處。枝蔓處亦平。又能言其心之所謂明。難矣。言其心之所謂明。而又能與題恰達。又難矣。分別觀之。又千子。

泰是切處少。枝蔓處多。能言其心之所謂明。而與題恰達。即所謂誠也。為枝蔓而不切。由題理不明也。明則誠矣。但能言心之所謂明。非真明也。

則明誠

自明誠

自誠明謂之性

章世純

天下唯性之者。其誠先足也。夫明於人。當有先事之功。乃若性者。不然。誠更先明耳。且所謂聖人者。即此性之。人也。今為精定之言。則至乘不愚不勉。而其為性之已密矣。更為其說。但先言誠。後言明。而其為性之亦密矣。夫聖人之誠。明亦何可析也。方其未後誠明。一其所謂雅有明。智未有如其說為先。誠為後也。及其已後誠明。亦一其所謂雅有明。智亦未有如其說為先。誠為後者也。虛靈為共。誠之。指此而名。虛者。即其指此而稱靈者。相一之。際。而亦相一之。形何分乎。知能亦合。數之。機。可曰能如是而為之。亦可曰知如是而為之。相分。但有其名相似。孰為其寔乎。然可滑而言者。皆於發之時。微細而觀。吾得而分之也。知之而後。成於為。能知而後。發於指。知之本。見而能先。足。即思相至乎其至之際。心而相至之理。則彰矣。且既發而有其辨。則中舍之處。亦又得而思之也。重者。則有所托。體虛者。將有所故事。虛無為而靈用之。即切相同乎。其同之際。渺而相同之。說。則成矣。其所謂自誠明。然據是而謂之性。則何也。天下之人。皆有求於誠。乎。今也誠先立於中。則誠非所求也。天下之人。有求於誠。則有誠乎。明乎。今也明更出於誠。則明非所藉也。且非獨此也。誠之名。一而寔二。成。而成。信誠外。立於事明之名。一而明之事。亦二。或效內之。有而出。

也。或微外之有而知之。自微而明。則其明固微內之藏者也。其誠亦
深含於體者也。合誠與明。皆事乎內。一者性之位也。抑誠明有分
歟。或誠多於明。或明多於誠。明又無實矣。或離誠而尚立於其
虛。或即誠而渾於其虛。自誠而明。則其誠似專乎心之體者也。而其
明亦盡渾於誠之處者也。有誠無明。將同體於命。一者性之物也。而
且不習之性也。誠而以不思不勉。性者其說顯而易明。豈徒說顯
猶將萬聖人于外。謂功不有傳不教也。但先誠後明。以性者其言
微而可解。豈徒言微。猶將引聖人以近人。謂但求之誠明而足也。夫
誠明僅耳。聖人之善人。何必遠哉。

孟子

中庸

則曰

每句皆可解。可駁。每講誠字。皆以已意用字替換。既以虛代誠。又
以能代誠。且題言自誠明。文却一半講無誠明。又將內字換性字。
概由理學工夫淺。不足從從宋人。入十可滑。七說理由晉人。口
角八十不能滑。一學者戒之。文字。

未發亦誠明。已發亦誠明。誠之未發已發。亦然。自誠明者。其必
待發而後見耶。彼蓋以誠為內。明為外耳。誤甚矣。

自誠明

至誠之道

金

章世純

至誠能神明其德。亦道所自然也。夫天地之權。惟不為其事者能
之。至誠之謂也。其知神也。宜哉。且人能動物者。則人而能神天下之
物。莫不能致。致之用人。人也不能物。無幾人有機也。一心之靈。四
體之動。我之依行。自用之則。天不待不用之矣。天下有至誠焉。能一
之極也。常與而振。眾同手。無知應動而不致。至乎無我。若然者。惟云
身。作一物。則不自別。與於天地。天地之氣。我即渾乘之。其身之有四體。
非作一物。與於祥。故華之物。若電之顯。等之於地。而有而除。陽之靈。
至誠之道。亦同之已矣。

則又何能而不可雖以天下之廣萬物之衆皆可為吾之而為而不處不給也故君子無難行已物也有仁智以統之已與物一事之終身君子無難行仁智也有欲以致之仁與智一理之本末耳且欲明之相隨也此亦仁智必俱之証也

以題自有微同重遠一落稍粗則非分別存之文字子

題本推論成已所以成物之故只緣仁智皆吾性之德誠則實有己其成已即性之仁其成物即性之和故成則俱成耳乃因成已成物而違本仁知不是謂求之仁知而後能成已成物也且大

聖賢與衆為知或果又將細說做權衡作用然則求仁而不能成

智之術則但能成已而不能成物必須兩件各求人何以謂之非自成已而已所以成物哉直於理解不通豈特稍粗豈特少微圓重遠也文公亦疎憤上矣

成已三

博學則高明

章世純

某惟博學即不啻博厚矣夫被於世者固即世之所仰也而高明之性博厚不且相因而至哉且積之所為無不著也積之於身見之於事積之於事見之於功夫其誠之所積固已得之為微矣微而積焉則又有可言者矣何也惟其博厚也足則舉而上行矣日越其業而漸而遂極後世遂莫與之爭功引而外出者有象之太平而遠而有耀後世遂莫與之爭名其始也物質未充則不可以蓋飾至乎斟酌毫釐之餘亦何所不可加也民用裕而王澤同可以利獲矣

此處樂而主樂固可以作樂矣物畜而可大經緯太平之業從此遂

章大為稿

中庸

以無遠也其始也王事未決則求可以微應迨乎道洽教登之後亦何所不可見也上至於天而日星為之明矣下至於地而穀濟為之興矣氣歲而化神俯仰上下之際亦若從此遂易其故也而且不謂之高乎高者治之積也還有升而無降業有隆而無汙道長如泰三陽有連嗣之征所謂高也而先不可為明乎明者治之臣也夫人建

而物觀嘉美會而世尊日中如堂震離見動觀之形所謂明也

範上有清上古推唐帝之大要其府事之修則固已深矣良以事有其類淺後世頗有用之君要其懿德之肆則固已篤矣良以事有其類淺後之與美昧固相周于斯似而理有其明故博厚之與高明亦相微於

所合也。

微引古昔經之傳之。大亦高明有融矣。文十子
平上實上在功業上博極好第高字當從博做出。明字從厚做出。
方有精義。此於博厚二字只籠統接下。故高明亦止跨海縣銷。

博厚則

博厚則

博厚則

博厚則

今大地

六句

章世說

地致其大而著任物之功焉。大地之能極高深而載物者以大功用
也。故古地之遺公稱博厚耳。且有天有地而化事起也。者偶成天
之功力者也。天之所生。地必公共其事。天所出之物。亦必地受之。今夫
地。而勢下其萬物。而年居於其間。事已設而不顯。然則數大化
者。大功。唯地能之。唯數少則無以伏其氣。故用窮於一。一之及廣
厚。則有以載其神。而力登于當氣之過。分其有餘。即以爲山。而華藏
猶得據其尊也。即其不足。亦能爲川。而河海猶得據其大也。而山水
無極。地之意。地亦無持。山水之勢。唯是有華有藏。有河有海。則蓋就
重大力。稿。一盾
其險阻之勢。而亦極其柔明之情。提以成其廣厚而已矣。此廣厚中
衆音。極深火風之氣。渾融和會。是爲地之生。謂其會冲氣而藏之也。
即。人門謂其間萬物而出之也。由是陰陽之產。華發。根著浮沉之
爲。並。故。於。中。而爲神機者。澤其游。居之。使。根。於。外。而爲氣立者。賴
其升降之機。地第運鼓正軸。而殊形貌性。生而出焉。死而入焉。在體
中而出入而地不害也。以其所以德合無疆。配成天用也。蓋。雖。然。地
載萬物萬物之生。則恃地矣。地之不隨不陷。就憑乎曰大氣乘之。不
勾。士。人。帶。鐵。不。足。配。斯。題。也。文。十。子
不。是。地。承。天。地。人。不。是。地。德。項。須。切。生。物。不。測。而。其。不。滅。不。息。當
乃。說。今。一。派。杜。撰。無。趣。甚。不。附。屬。且。上。力。竭。大。士。也。

德久所以成物也

章句

君子久其德而而收功大矣夫其成在久未有能卒得之者其
君子有取於德久也且天下治效莫不為治者之心吾以思之
之意焉則其取亦知其意成者以應矣吾以寬緩之意焉則
其取亦如其寬緩者以應矣是以君子有取於德久也德久之為
道也漸靡以往漸靡以往其所同指天下者多矣人能誠以懷
誠以懷其德指天下者深矣人土惟無有恥之心也我取其心然
而修其身無懈一切束縛之政行矣大度之主悠游和易以
為心其指天下也隨其自來而修其自去夫優游和易也海國游其
意久力務
中者所由得畢其氣而盡其命也人主惟無有見功之心也我取一
時之務而旅馳索於有欲一切見小欲速之政行矣坦心之主從容
淡漠以為理其指為治也無貪於得而無懼於失夫從容淡漠之理
謂其其土者所由得安其性命之情也蓋我所自欲於民者原在積
德意志之間其所欲者微則其勢不可以遽令夫以物相侵而急使
則拒緩我則受則疾徐先後之勢異也入之以需此真可以入物矣
我欲得於民者亦在精神志意之間其所索者微則其勢亦不致
遽令夫以情相索而急叩則匪緩中則極則疾徐先後之情異也致
之以漸此真可以致物矣我入其微物致其精而謂有不成就哉故

德者非自成已而已也所以成物也德久之謂也

明句說通文十子

德久非寬大徐緩之意此同上文之德久
替聖人之用之同於天地成物當在天地成物上配看方見其
之意今只說治效須德久似上面不曾說過者故毫不切題也

德久所

章句

中庸

大哉聖人 三節

章句

論聖人之道則居天下之至矣矣夫道之所在物不得不生人不得
不生者也是豈不為物之大則者哉嘗謂天地以氣使而人以情使
二者之用幾盡天下矣而道者未之其則聖人之道不始可知乎聖
人之道何道也求之物宜之所會則所謂中和之道觀於五性之
實則所謂至誠之道中和者天下之美達理也凡不足以育天下之
神者氣之庚者也不足以嘉天下之會者理之充者也聖人內守其
是而外處其平則中和氣也可以流矣而養氣也可以布矣至誠者物
不為妄者也豈不足以分者其中攝也不過於誠者其積德也聖
人存之以忠而實之以精則剛氣者也可以給矣敬厚者也可以資
五性之道也聖人之道也而天地亦同其理不親生之化者不以
五行之族居而陰陽之交經乎而所化不極天下之至廣乎是
道也非獨聖人之道也而聖人為能著其理不觀於序焉者不
至思之相敬而至義之相扶乎而所扶所序者不極天下之至遠乎
分焉為物分而為德儀儀於而為為發而為三千三百則是動而
靜焉聖人有以為要而不流而不息言大小以皆由而在天在人則
聖人也生化者以生化經綸者以經綸也而天有以接乎人上可
以至于天則合同之化也而命降為被上達而至命也合而神之道

命道而神之聖人然則聖人之道豈不大哉

即言聖人即言天今處者分上處者合括由理微思道曲折如
耳又千予

前福多謬言結處却中理

大哉聖

卷之六

中虛

君子制作之業。今古上下。而得其通焉。夫聖如三王。大知天地。此不可以加者。也。今其善而有之。而制作事復有知。子且君子之道。焉大所以自計其夫。清者亦大。不以洋之其身。得之其民。斯為得也。不以其之其身。夫之其民。斯為失也。得引三王以相論。夏后殷周之盛。王以其所與計。焉下者。提天地以定。幹乾坤元之。格於其。斯與經是非。查夫君子起則不遠古今矣。字亦無窮。則三代與今而在。同時之人。其何能為大。經大法者。所不能及。三王所不能更也。實以損益。吾所不能守。三王所不能。也。漢書曰。則三王已自異。然言乎同。則此亦與之同。然非真異。而同為異。則謂之不。而己矣。且君子出則不。大天地矣。虛空無量。則天地與我同為一物。一物之事。又何殊焉。高明博厚。天地以形為之。春以理為之。生長化育。天地之為。亦分。未多也。以言乎分。則天地之事。已分。以言乎合。則吾之事。亦分。未多也。而合乃。今則謂之不。不。已矣。夫生於三王之後。則事疑相師。然特以世教之相。次達。受其同。仍之。見君子則。自為則。者。我之不。像。三王。之。不。像。我。正。未。定。其。斯也。居於天地之內。則世常。制。奉。誠。精。以。大小。之。相。涵。遂。無。辭。受。之。逆。君子。則。自。成。能。者。也。我之不。悖。天地。與。天地。之不。悖。我。亦。未。定。

其所在也。故與三王天地。而論未善。亦存矣。獲世所。不及也。餘而始受其原。此可謂之原。但言古不及三王。上不及天地。即謂其。可也。既與三王天地。而比善。之。斯無極矣。舉世所。第不求。以倫。不足與之。等。以直人。所。得。傳。我。言。三王。而何有。於。其。下。言。天地。而何有。於。其中。即謂之。無。倫。亦。可。也。故。君子。至。矣。天下之。善。舉。無。以。加矣。其言甚。排。僅。能。形。容。振。振。第。考。不。像。建。不。悖。正。見。君子。不。像。之。實。如。文。中。語。無。論。本。領。如何。只。以。簡。氣。難。解。正。與。不。像。相。刺。戾。耳。

天下不繫水土。聖人之道有與地合者乎？且道之從來非與三才之物皆在焉。仲尼雖法古之遺，審天之行，然而效法於地者正不少也。夫天事虛而地事實，天之所為盡著於地者，地實有功名也。地之所為盡存於水土者，水土分官其造化之形成而聚於地，故土得之為萬物之母，藏而不流，行虛故水得之為土長之門。然而水土之道至矣，其為具材則遠，非得夫之質也。其於瓦類則聚，智信勇之象也。天下有德美之多如，雖鳥者哉，吾觀有形之倫，待之生待之死，莫不資於其用而於水土。理猶之無與耳，人皆有之，而仲尼獨則之，則以為與水相襲焉耳。土之理亦至妙矣，其包寒暑燥濕之氣，是其有倫實也。其剛輕重運之度，是其見異氣也。天下有含德之厚，如坤焉者哉？吾觀於形之族，生而立死而入，莫不在於其中，而於土之理，猶之無與耳。人皆托之，而仲尼能用之，則以為與土相襲焉耳。其襲於水也，說在乎坎矣。說雖不盡行，陰有信，凡若此者，皆兼辭也。以為言水，可以為言聖人，亦理其不待其辭，其辭合之善也。其襲於土也，說在乎坤矣。聖人亦不待其辭，其辭合之善也。夫水土漬而民用，天下蓋取財焉。

地，此則百姓之日用也。水土合而制法，仲尼獨用理於地，此則聖人之精義也。夫至於合體於地，而所以合天者，蓋至矣。所以合天者，文武者亦至矣。所謂得其從來而用之者也。既曰下繫水土，又曰譬如天地，無不待數，不知中庸盡禮樂言之手，抑微有分辯也。且水土二字，絕然此下，繫二字，微微死，請者手自觀之。父子提與仲尼無著。

下繫水土

華北

朱有棖

庫

到耳

•

卷之四

天下不骨近京也。文頊有制甚處。弟以意猶不

卷之六

則下而求至聖之德。師非之。以者。卑以爲足。臨正以欲。

唯天下至聖為能也足以有臨亦須從此意中體發此贊德

打拳力者因得合一。其神能起靈之妙有非人力之所能及者故

[illegible]

高拱不依其國有大者以下參以夏之宏其為德用壽

有此耳目心思。便以此聰明睿知之理。凡人之所同然者也。但氣

前半核而異後半稍未醇

耳

居有可食不食也

[illegible]

德有萬卑而相出也我遺物不物焉

至聖有全智無難於天下矣夫天下事之伏匿有我不能別無從不
 可別也此獨可求之至聖耳今言智者而但就心為說則聰明
 其辨賢矣夫言事則賢言心則少言應則博言能應則約雖然
 博者則少約者則能者也蓋心未嘗簡也常與天下之物相倚而立
 在我為聰明應智在物為形倚理裁二者相對相受彼此其形以辨
 其影則彼之所由此之所有也而其理雖心雖端斷意則彼之所有
 此之所多也於是色體參差為形之異分而在我為明之異分文情
 離義為聲之異分而在我為聽之異分然若皆令正往旁行為物
 之異分而在我為聲知之異分推此之類皆接物而見倚事而明雖
 欲求端心之實固無從也於其未受心之初不遠有九然而接之為
 所受則誰之為能受在後既有其用則從前為其然今大物相離
 而文生相分而理生又理者物之有也而心能攝之則固可曰我心
 文理也而所受名能受實為不曾受今大數物而遊其從勝為無受
 其理分為察察者當事之稱也而自心發之則可曰心體察察
 也以後用者前體又豈為不屬於人無以知天以四時寒暑知天
 無道以知心以萬物指事知心固其能別者知彼而反本提督通可
 言其足以別者也

雖不切至聖是別然其清微幽刻自具妙辨得悟嚴唯識之長

文理家

漢文太極

中庸

日月所照

章世統

日月之明而為地遠矣。夫日月以明使者也。寓其所照亦安可窮哉。且不觀宇宙之大。則聖人之大未可言也。夫天下之善為大者。時新矣。非人力巧。而為大。延相維以成。博天與地。相維為大。特自體焉。無窮則有種種。此者。日月是也。日月者。積氣之有光耀者也。物之有光者。皆時是物之神也。光遠而自他。有維神行而異。則其相維。故得而行之。通有而止。所至而無景。終矣。麗天而使天明。至地而使地察。是物存是物。物在而無類矣。有質者所以彰其質。有光者所以彰其光。日月月則天地域矣。天之所覆。其廣也。地之

事力竭

了

所載。其精其載也。是無天地也。無日月則存。動息矣。舟車所至。其能為至也。人力所通。其能為通也。是無所至而通也。故日月者。三才之尊也。贊不足天之一隅。而明靈攝乎有象。則豈非神行為大者乎。

亦給。艾千手

所學無靈統耳。

惟天下多

大經

章世統

天下有至誠而人道為之。夫為至誠之人。則無所不用其誠也。以之經綸。而直得有不至之情。豈非大經之列。先王所以大合人。類而麗之。則者也。非從天降也。非從地出也。本乎朴樸之心。而將乎忠信之理。如是而已。故其道可使由。而怨大惡。婦而說。故不情者或自遠焉。何也。平寔之理。故好異者。所不肯安。而設行者也。而多為文。說者亦必自遠焉。何也。寔定之事。則修外者。所不能效。而黨。慎者也。惟天下至誠。是固中庸之人也。中庸之人。即不歸於中庸之事。尋常德。故安之。應分之。交共。教之。有倫有。本志。恕以實物。則而建。道

意人。才。稿

了

真寔。字。不。可。少。也。

固已。得行矣。惟天下至誠。是固真寔之人也。真寔之人。即能極乎真寔之理。心足以致乎其情。而行足以盡乎其事。恭。信。辭。結。係。天道以起人事。而人倫固已有。而益其心。入乎事。行而能反。操乎性情之端。能反。操乎性情之端。而後而不散。則有不期愛而愛者焉。有不期敬而敬者焉。夫自然之意。固人倫所貴也。有異乎作而致之者也。其事經乎變化。而常結其如一之心。結其如一之心。安而不遷。則有生乎由是者焉。有元乎由是者焉。夫又其於德。固人理之所可以可貞也。有乎乎下而合者也。故經綸有至誠。則文命制度之中。校之皆有可求之寔。非相率而為偽者矣。而天下固安之。然。不之可。得。不窮之。通。有

直人

●

經 7—544

自戰事矣

革

身環之智也。能下人也。夫越不事吳。不能釋越。吳故君
 焉。齊天運也。且吳與越同音。共律。霸王之氣。見於地。而
 也。天其或者遂以越多吳乎。或猶得有反焉。曰。吾謀以其地。讓
 之。打云。楊率之。哉。閭廬不振。旅大差之。惟我深矣。不為之下。從不受
 其。越也。不下之。豈是不與極其怒也。吳之。今曰。我亡。我與主憂我
 必。擇一。以加使吾擇之。則未知其出于死與亡矣。吾取其生。受我者
 而自愛之。固君而為後。據高山之勢。損為深淵。蓋先為之。極使吳無
 以。後。故。盡其怒。究其意也。當金之。發將。將。打。水。故。玩以。美。言。者。所

意未平楊

上

以。食。大。差。之。心。豈。否。除。靜。以。致。其。陽。故。自。隱。於。德。者。所以。求。有。反。之
 勢。故。勾。踐。者。有。以。知。天。地。之。常。制。獨。有。聖。賢。之。明。者。也。水。能。浮。草。木
 亦。能。沉。也。地。能。生。萬。物。亦。能。殺。之。江。海。能。下。蘇。谷。亦。能。朝。之。聖。人。能
 事。人。亦。能。制。之。
 然。此。文。有。何。奇。古。使。見。其。雅。乎。靜。平。孩。子。擬。弄。彩。雲。終。不。大。樣。其
 亦。可。謂。無。奇。古。處。第。自。作。一。篇。吳。越。傳。與。五。子。之。所。言。智。者。異
 矣。不。相。比。附。耳。

而武王亦

之民

章世統

勇之大者。再見於周王馬。夫商周之際。非勇弗為功也。武王可謂能
 績前志矣。且勇者。聖人所用。以濟大事之窮也。是以無代無之。或
 加作。而小。而戎。甲。以。加。作。強大。蓋。亦。其。時。之。所。值。也。天。王。有。伐。暴。之
 師。必。其。一。役。矣。而。武。王。人。贊。文。王。之。緒。者。也。遵。養。時。悔。在。前。仍。服。事
 之心。辭。而。能。仁。者。猶。是。文。王。之。志。也。殺。伐。用。張。此。日。當。光。湯。之。業。而
 初。而。有。勇。者。亦。猶。是。文。王。之。志。也。使。以。一。人。而。造。四。海。之。客。吾。存。一
 人。而。天。下。見。矣。吾。去。一。人。而。天。下。安。矣。其。之。所。加。者。少。而。功。之。所。滿
 者。大。則。不。得。不。權。控。多。寡。之。間。而。少。有。所。取。作。進。德。之。用。使。此。而。可

章大日楊

二

皆。以。名。自。全。也。在。文。王。之。時。所。際。者。衆。人。之。亂。耳。不。獨。可。以。自。全。也
 哉。彼。以。衛。行。而。造。方。欺。之。窟。今。日。存。之。而。天。下。永。尼。矣。今。日。去。之。而
 天。下。永。安。矣。兵。之。所。用。者。暫。而。澤。之。所。垂。者。久。則。人。不。得。不。權。控。當
 建。之。用。而。暫。有。所。事。於。山。危。之。器。使。此。而。可。姑。息。養。安。也。在。文。王。之
 時。所。際。者。一。使。之。惡。者。不。獨。可。以。養。安。也。蓋。文。王。兵。加。於。所。易。而
 武。王。兵。加。於。所。難。要。以。獨。夫。之。勢。理。均。偏。方。之。主。則。武。王。之。一。怒。者
 亦。僅。可。以。比。於。文。王。而。無。以。相。遇。文。王。以。文。為。常。而。武。王。以。武。為。號
 要。以。遇。衆。之。師。同。歸。求。寧。之。意。則。武。王。之。一。怒。者。亦。遂。可。以。比。於。文
 王。而。無。所。可。比。大。文。與。武。父。子。相。繼。而。起。者。耳。而。師。旅。之。事。一。見。於

夫隨見於武以出如吉山二道不得偏廢而律曆亦惟於天下降
 與武亦時時勝其親者耳而師旅之事文惟一見武亦惟一見以世
 知不祥之用之有時而諒罰不可濫於天下而使今之好勇者而
 皆如此也人又何可惡哉
 本正文字耳然與其看大力有首鬼物之文莫若讀大力一篇平
 正文字也文千于
 通首只做一箇亦字而其法錯綜用意警策句以英文王說却不
 是文武托論只了得武王事絕無文王在裏大力於此道真可謂
 用工深苦矣

大明堂者 二句
 聖明堂所以立則知所以用之矣大王不足言明堂誠可說平然聖
 者之堂也王豈傳人也哉且君子之舉也處之以大而端其定於已
 所得用處之以大不以一物之存微議也歸其定於已所得用處予
 是事之所以立也大明堂者豈獨明堂而已哉其事尊矣夫宮室之
 制一也而王者之居獨異倫其制而莫為之名所以立降於天下也
 即王者之宮室亦一也而明堂獨異其制倫而名愈加尊所以示大
 壯於天下也王者之居也有宮室以為之與何也向晦燕息王者所
 以備陰而入而不露不為不得其義故處其異君子欲寧者取于

而武王
 王公

成之道也太乙端居叶聲之宮而天皇燕寢於紫微之庭其象有今
 焉者矣王者之居也有明堂以為之明何也乘龍御天王者所以順
 陽而作而不顯不虛不得其義故法天象地中有五行者取於陽之
 道也太乙連位於上天之宮而諸神考節於三光之度其象有今焉
 焉者矣故四時出治於其所居有明堂矣春居青陽以治春夏居明
 堂以治離秋居挺皋冬居玄堂而服用食器從之而生殺賞罰又從
 焉者所以有德有利有餘有威也順天明以宜物類人曰王治之
 然則明堂與有動焉四時巡守於其所至又有明堂矣歲二月東
 巡守三月南巡守五月南巡守至于南極秋而西行冬而北行而樂望

者從之而發禮如王從之王者所以懷柔百神或序在位也順極而制四方曰王治之大然而明堂亦與有勛焉蓋明堂若是之堂也哉非諸侯之所得用也五等制禮而五帝之尊各擅其土矣惟君能相居者乎然而王者之所得用也三王之玉相代而起矣又誰能後典者乎以以論之毀與勿毀可自斷也

老年人作童子文故將明堂舊註盡數填寫即以童子文觀之耳

艾千子

詳明堂之說引經據典但有實義何嫌填寫第非用後世太乙天象揣無稽都據為不經耳然其間祭老成逆起王政取者也神味

卷八 王義

二五

王公

夫明堂

左右皆曰：「用之。」
臣惟用人者，審擇審擇所聽已。夫用人之道，論定，然後審擇。臣嘗
私從公，斯時由君失天下士，與且人君擇用人之柄，法當以明為公。
私不能明，則當以公為明。不識不才，生不明也。則豈不以公道行之
為欲知人，公且同人知人，而所同之人又未可知也。則愈迷之道也。
欲同人知人，莫若以人若人相慕之多人，無不可知也。則互明之術
也將止。先問左右左右即異說也，亦不必非公論也。亦當以疑
之心聽之。將又必問諸大夫諸大夫即異說也，亦不必非公論也。
亦當以疑疑進信之心聽之。蓋此為君下之不必異賢同量，或異同
量之人，為
體之善，若夫異量之美上之不必異主同心，能肯公而立其所以難
違而進其所使，天用人者為國人也。則要若即國人詢之何也。彼
既有異賢同量，無不異主同心也。他日稱福我與國人資其受之依
豈肯以虛譽惜哉。故必至詢之國人而眾謀果同，何將之權衡乃國
以出也。察之國人而名實不倚，獨斷之主將亦同以決也。始也明知
左右大夫之多，私稱必詢于左右及諸大夫者，以左右諸大夫亦國
之眾也。衆本也。總也。明知國人之可信，而亦自為察者，以我亦國人
衆也。久也。善聽長者，善用人。眾謀度詢既眾，以佐有人用者有夫
胡才無缺，能審審以定矣。所謂求心實，獻考慎其相者。

書文粹

二五

趙友松

安孫家乃為公耳。考試當論文字之優劣。宜孫家必通而溫飽公
錫也。假令顏淵與子貢同試。則淵居前。為公。若子貢與原思較。則
思居前。為不公矣。此雖戲語。實至理也。

左

左

經傳言其詳慎。乃所謂如不得已耳。非謂聞人多便可信其不為
也。而未必也。不足多疑。只是虛心體訪。不遽專信。近正詳慎之
耳。若云明知左右大夫之多私。以李伯紀指李崇之枝生聞也。
勝厥皆猜忌。豈可與共圖事哉。左右諸大夫。國人之言。皆全矣。猶
必自擊故曰如不得已。凡選賢才。衡文字。皆以明為先。明即公
也。未聞以公為明者也。明則當之。即公徒責其公。不過無私弊。統
情說然而然。未必當則舉。格類例其心。非公而於天理之當然。
與不公矣。余少時見考試案。論者以為某上真孤家。果公。或其
案多誤能者。即誦以為不公。余笑謂今日不足張資。張資而舉報。

齊人伐燕勝之

李世說

齊之能得志於燕。自使也。大子之用。而燕之國中。亦此齊所以大
之易耳。自古人君不信其大臣者。其國必亂。信之太甚。任之太重者
其國必亡。夫用一人為門戶。而不得其器。是主失權。而臣失義之勢
也。故燕之敗。實自為也。燕會義桓公之師。而不得其說。舉國而聽之
子之。夫一則仲父。再則仲父。桓公誠然。非子之所得服也。桓公之有
大慮。天非然。會之所不得服也。又為義先齊之師。而不得其說。舉國而
聽之。子之。夫唐以禪讓。以禪讓。先齊義。然又非燕會所不得服也。齊
滿之神聖。又非子之所得疑也。然則燕之為之。則燕代之言曰。齊王

二五

齊主也。所以致亡不暇者。大臣不重故耳。燕會美於其說。張子之以
示於國中。如恐不及。則則請身為之。齊王身之。則則請身為之。齊王身之。
以見攻於燕者。官吏不與故耳。燕會美於其說。收吏屬而屬之子之。
唯恐不及。夫大臣主斷於國。而能用其人。若則國必移於大臣。上舉
其居下。包其民。此燕輸之勢也。齊之田氏晉之三卿。亦大臣主斷
其國。而人不為之用者。則國必移於其與。若臣反易其情。而肯以
燕之勢也。則燕之子會是也。齊人聞是而劫。一曰而樂。五勿而入其
國。都非有攻城野戰之難也。且已服矣。故齊之勝燕也。非齊能也。則
燕之自敗也。

貴其學問極矣。然僅上如此學問亦易也。又千子此敘事題也。東撫事實難以例証。行以義持。雖史地紀傳亦若此。擬衍舊諸舊書。不可謂非學問也。但以局叙以前讓國事太多。叙伐無本。事少。竹題為失。謹於海為寬。近無奇。斯無取耳。

齊人伐

齊人伐

上立

上立

不得於心。不可。齊子不動心之術大較而已。既矣夫氣可勿求。心可不求乎。此其聖子不全者也。君子之治道術也。有所說於一端。亦必全乎他端。徒求一偏之利。則所敗多矣。告子求心不動。則制之于心。以為心不動。而氣自以氣為應心之物。而非所從事。言不得而心。心感言亦感。心之端而姑所可宜。而告子所以成其說。廣其一則其說不立。若以聖賢之道加之。此無所說可否者也。故告子而為之律大可不可。亦未定之言也。理有淺深之分。極于淺而後至深。當未至深之。其先亦有得失之可辨。論有詳略之旨。度於略而後至詳。當未及詳之地。其中已有是非之可言。分於淺與略。此不可不之大分也。分於深與詳者。此不可不之微分也。如從廣淺以決事。恕以存偏是之理。取大略而為言。寬以收同異之見。則告子之不得於心。勿求於氣者。亦大分之所取也。然則告子之說。遂當乎非也。告子之道。特兩端相足而合告子之說。亦兩端相贊而致彼所謂心動不詳求。則乎氣者。將再求之於心也。故所謂專求之心者。置一切不得。於外。不以自疑也。而吾有以折之。人心獨立而言與氣為對。氣之不振與言之失表此相與為類者。也。氣不振而求之心。與言失表而求之心。必則未離于其類也。既曰不得于心。勿求于氣。則但可曰。

不得於心勿求於言也。今日不得於言勿求於心。要得回不得於氣。勿求於心也。故告子之說自相攻而敗者也。勿求於心者之所以可。即勿求於心者之所以不可矣。勿求於氣者之猶為儘可。即不求於心者之所以不可矣。且又論之告子之不得於言者已之言乎人。之言乎心者。與言相依者也。心依言以出。而直言以利其事。是使無能用之。格也。心者真人通曉者也。心同人以自廣。而外一切以守其內。要使心無天下之全也。一失於言。而不得於心之用。與不得其心之全。皆直可為不得於心乎。夫與齊魯各異其分。失之於心者求之于心。不得於心而顧可不求之心哉。不得於言者其為說之端也。不得於行與不得於世者。人皆其說之所已也。推而言之。又盡將以一意立界。而絕其相雜之端。天下又孰得而難之。盡告子之道。將不足為也。其子以不動心。容可自處其所見。其傷害於大道豈少哉。即不至手舞足蹈之分。而其說亦敗矣。

就孟子語意論。則告子兩項俱不可。就大力語意論。則告子只念成一箇不可。徒增枝葉說話耳。

艾千子

此大力巧妙作辦。即禪家殺活縱奪之法。先說破都不可。是殺法。前手技可字。是活法。楚他可處儘箇盡是殺法。即從可字殺出。不問來是殺法。原非併合兩項成一箇不可也。千子誤會耳。

一 造乎精神之所至也。不然見雖大而力不能達者有矣。豈非氣之
爲外精者有而不足哉。而出顯諸用外之則同乎體之所爲。凡才之
無所不辨者正氣之無所不任。夫其品之所就與功之所立者。一事
乎精神之大小也。不然才足用而爲不能發者有矣。豈非氣之爲內
主者有所不勝哉。靜觀天下之物。以氣相使。氣處其小。微伏大弱
能制強。即在人類之中。亦以氣爲制。氣分有餘。正公失貴。將從失富
塞乎天地。非虛構也。實有其數也。
塞天地之間。原是宜處于恬大力極意求爲可據。而終不能情開
何以善破宜虛也。父子子

塞天地間

上五

程氏

塞天地間也不失宜處于恬。天地間無非此氣流行。瀾滿。更無空
闕處。天人一也。更不分別。只是人不能直養。自家不能完全此氣
與天地不相親切。只自家一箇身子。物多格。何處見此箇氣象
來。果能以直養無害。則天地間氣。即我之氣。位天地。育萬物。亦復
流行瀾滿。更無空闕處。所謂塞也。朱子云。當貴實。實成。或不能滿
乎。移居之類。皆級不可以語此。上是何等體段。却只說做加人。事物
制勝之具。已粗粗研可矣。忽又說到極天地。細窮物。又何其擬安
蓋惟其端不知。天故多像小天地。以自大。其實淺陋無有也。
以直養

論前王者。當有所據以通也。夫政與德之所存。前王之未。其然
氣。禮與樂。通之。亦何從而論到之哉。且居今論古。時之相差。必無
盡存之迹矣。然有一二之不改者。則亦可據以推其餘。今夫一聖人
起。必有經於天下之其。經於天下者。政是也。不待其政之何如。則無
起。知其大者之所存。一聖人起。必有其受於天之。所受於天之贊
者。德是也。不知其德之何如。則無以知其精者之所。雖然歷時既遠
與政有貽焉者矣。即有不盡貽焉者矣。吾何以得其全而論之。有所
爲政之主者。德是也。禮定於先而政奉而行之。於其後。禮定於要
而政達而成之。於其詳是故有法制號令以著之。法制號令。順此而
作者也。有誅殺刑威以禁之。誅殺刑威。反此而生者。也。先王之禮。同
有傳之者矣。而不可以得其推行之大略乎。有如有虛之。德恒忠利
是。后之先。禮後威。商人先。罰後賞。各皆得而悉求之也。人與世往
其德。不可傳聞者矣。即有不可得傳聞者矣。吾人何以得其真而論
之。有所以爲德。不富者。樂是也。樂作於。而當名之以其始。樂作其
然而當本之。道是故。不雅頌之辭。以咏之。雅頌之辭。立乎其
者。有于。其以辭之。于。其以辭之。其容者。也。先王之樂。亦有傳
之者。其而不可以得其行已之大端乎。有如舜之。諸。其明而之。祇

論其禮而

上五

事世

台德先湯之克克先仁吾皆得而修著之也蓋聖王制世皆不欲使
已之精神遂滅於世故皆有史官以記其迹然文久而滅其佳存而
若覺若夢亦其勢之所無可奈何者而得一類萬常情於明
之世以爲相州而有以浮史官之所不傳後王繼起亦不欲使前
之精神遂滅於世故爲之三格以記其叙然節扶久而來其敘傳而
若存若亡者亦其勢之所無可奈何者也而見焉知本常情相通
之倫以相表裏而不以爲三格之所不守是以既往之事可得而陳
陳繁之數可泚而書也

卷六

二五

時夫休哉事先俞龍孔子以爲巧其定據孔在本通以成則諸
但平鋪地據而智趣知聖意應工言外行大步驟不旁布置安閑
即其老練簡括也

見其技

聖人之於民亦類也
大也中有聖而國以其類貴矣大物類中莫不有其至者人作何類
然此聖人所以稱也且造物之生不爲一類苟所生之類而即其
聖智不相多也則造物亦須而無變清而無雜者耳故參差之產
陽所以示神奇也而皆在其類中向以爲不獨民之物亦有之則
麟寧之於物類中是也今亦以爲不獨物之人亦有之則聖人之於
民類中是也今將大矣名以舉之凡在天地皆謂之物者陰陽同
和而時同變者也夫既寓於一宅則莫不聞於一孔舉皆類也而乃
有人控其中心之指物類也今將大列名以舉之凡類生而倚趨皆
謂之民之者在所貴之端處屬累之上者也然但別其類生即以自
爲倫族又舉皆類也而乃有聖人於其中聖人之於民類也自其存
身而言之耳慢天下之聰明權天下之明幾不與天下以可測之端
其作是乎世共履之強之則非以其本異也固以其本同也夫非與
衆人共是耳目者哉自其加世者言之道足以爲物先德足以爲教
首我不知天下以可攀之路其行是乎世亦類之類之則非以其
異也固以其全同也夫非與夫人共是運動也乎我唯其與夫同
是乎非也同是運動也而後聖人得以其聰明特簡以其道德特開
莫不類從類而後有其稱聖人於是乎爲天下所尊也唯其與夫

論深矣。有不可加於其臣。彼所謂大有為之君。必有不容之臣。
所謂不如是不足以有為者也。相是而觀。可以知其必然矣。今之
數君者。其所以有為。待其死者乎。
五帝文字。父子。
蓋世以不教責孟子。孟子正以不教責齊王。則不該。何其教也。
責難陳。亦正孟子之教王也。篇中用意甚細。

陽文

之章

孟子

其間必有見世者

華世此

世之出有期。而有其具者。所志不降。小矣。夫名臣既為王者出。則
有見世。即必有王者也。夫豈使自為賢而己哉。凡有日有大常世運。
者。至定。自有天地以來。主民之。久倚於往事。以窺來。今均略有可必
者。不獨必之於君。亦即之於臣。臣欲治之主。不世出。與治之臣。不
一遇。以不世出求之一遇。其參差不適。合亦理。而固然。宜無足怪。而
固不爾也。既五百年而必有王者。亦行其間。而必有名世。夫天地生
人。以其氣。生者達。然不生。而非有必也。而無主之中。如其有主。若氣
既當其極。陰則以并出。為其盛有其君。無其臣。則不成。為極陰也。固
非氣之定也。氣之推行有其數。二帝度數以兵。而非情所屬也。而不
期之中。如有與期。數於以而清辭。則必參會。以為其美。有是君。無其
臣。則不成。為參會也。亦非數之定也。小運為大運之類。一年之中。六
月而為六。六月而為春。以其合然者也。名世之於五百年也。是
亦世之大春也。小歲亦大歲之推。冬而結。結不結。一類春而己。功不
一類。時又其必然者也。五百年而名世。修王者以出也。是亦春之
一類。春之而時。謂必有其間者。不稱於其時。又其於其地。伊尹起於莘
之也。人不獨使之生。亦且作之。公傳說通武丁於夢。蘇夫公應文王。

都之心其亦可解乎
 抗之使高抑抑之使下不必分為兩樣全性論人然言公播克
 已論人矣姑存其大之略耳
 性善孟子極至之論其理本天上下聖賢無以易大力却只當
 孟子偶然造為之已說可然可不必然者至謂抑退之言則是極
 善之上原有妙道而孟子所言非其至也其悖叛至此而平乎且
 以為抗之抑之不必分兩樣則豈聖人之道果可抗可抑者乎使
 抗抑之說併而為一于且以為誠然乎善矣其悖也同歸於不
 通也

孟子道

備侯耕助以供梁盛
 梁盛之能然則有國政也夫身為諸侯而後得有諸侯之事如耕助
 以供梁盛者是也通於其說可以論士矣止君子之仕也上於已則
 亦可以時之不遇而姑聽之唯有時則視者則公不可以已公有其
 位而後其其係係其物則位之時為重也夫入于孝一也天子所
 有天下則以四海為其敬耕助乎故也天子之事守也諸侯所有一
 國則以四境為其敬耕助百畝以濟侯之事守也先王之制也必起
 人子之情不敢不及其先人是故有列於朝中使得其其四時之物
 因其分定其地而多寡以為之等義卿以下必有圭田而諸侯之采
 食不講耕則推孝之法也所謂其其物者也先王之教也崇根本之
 敬不敢不嚴于祭祀是故凡為人子侍使有其自盡之事焉其義發
 其情而竭力以事其祖禰祭之日君自宗祧而梁盛之務預諸耕則
 敬孝之道也所謂其其係者也故有燕以爲敬者則耕藉亦以率農
 也耕藉之後總以躬耕豈以躬為勞已乎中之以供給於是乎民之
 繁庶於是乎生重農勸耕者王事之常務也故以責於有國者使行
 之者奉以為常歲事未辟勿食醵資此則聖農之味也有時主以為
 義者則耕藉固以奉廟也冕而青綰躬來郡豈以躬為大而已乎
 句巢石納之三宮三宮米石藏之御廩於以用之則公侯之事也故

不以六律

二句

車世統

聲音之道亦以法理矣。夫法者萬物之所傳也。師曠舍之無以化焉。而餘可知矣。天地間雖呈微呈希之物。亦必因數以存之。而妙者可效。今夫聲音之道。物之呈希微者也。非可辨而執也。然而可法而用者。以氣制其焉耳。其為遠氣而聲應之。為兩耳為近氣而聲應之。為清處其氣之度數者。聲之而不能論也。氣之為質形之至寂寥者也。非非可辨而執也。然而可列而處者。以節制其高下耳。器有大小而氣以為焉之量。器有長短而氣以為焉之遠。定其器之均節者。氣之所不能論也。是故天有五音。所以司日也。而地有六律。所以司

事人分節

下五

辰也。來律天者。必以地居之。列六律以居五音。而後可以得其所藏。則定之。所以求于地者。有五天之中數也。律之有六地之中數也。出於天者。參以地而數。因六律以行五音。而後極其所藏。則數之所以參伍也。蓋物之精者。必有五聲之辨。以御之。六律所起。皆本於陰陽。以為其原。是故黃鍾之管九寸。而中今虛危之氣。函中之管六寸。而中今未坤之氣。惟此而言。其來精矣。故律列以物氣而應。吹以考鼓。而和耳數之。至者必有五微之義。以起之。六律之用。皆有道理。以器其說。是故律要作品。而夫婦之道存。上下以生。而于安之倫。合國義。神散。其理端矣。是以求之。而有故可論。用之。而倫類相得。耳幻使

素耳所以立均出度者。徒任耳以佳。則能知其為。言為。高。無。能。足。其。成。以。示。人。乎。獨。是。莫。知。獨。非。其。統。則。無。以。明。之。於。人。也。能。別。其。為。言。為。高。其。能。制。其。聲。以。效。用。乎。求。清。無。術。欲。濁。不。能。則。無。以。比。之。成。章。也。然。則。所。嘆。之。既。亦。得。有。所。寄。矣。

諸難摩者。言綴律律品。舊故宜為。茂學所驚也。姑存之。不以不能二字。何故不講。又于于有數合之理。有壯悅之機。分利觀可也。

素耳身篇

下五

非九

不以六

致王者效其德而天下可得而治矣夫德則清天之王是已德為政天下今世能得志乎夫知天之說者則王事可成天之道走於快德而已隨其世之有道無道展轉焉之未易也之是故有時而行正道有時而行權道行正道則專屬於德行權道則若附藉強大夫天世少有力德者世無大德大賢則小德小賢亦能成其德大天意亦鮮細附之而其人亦遂能制小弱存亡之命一察之景公與之問問是已景公自能顯而力行於細上諸侯聞能用其民勝於景公而力并能行之舜此皆賢德之似而中稍有勝者焉則天意亦稍有低焉此亦所謂展轉屬之者然則大國遂可師乎非也天之屬意失國持其權也小國而僅師大國則又為大國之細其德未有以相勝而力必不可以相整當今時政遂為政天下者莫若審於天道之正而固用之而自處於大德大賢以適夫天道之所必歸大德大賢於德以合於天歸於天以合於天下文王之事可鑑成周之業可法天之數易其向也而其理則順天順天之道投其所好也一夫有大德而天下既已成其為有道之天下有大德而得天而天亦成其為

治命之天而人亦無所歸齊焉則豈非天所欲濟者哉

從後世功利眼中看來只有小德小賢後大德大賢又作無道時亦天之說不過讀此文一過使兩家胸臆眼孔亦為之一開可知文字刻理遠處真能推排索隱展拓為士其機陣之靈靈骨力之蒼雄大國之而蓋奇矣

天下有

章世純

一

華世統

奉天省城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旅行方

王者之述

一節其

章世統

春秋無詩文異而實不異者也夫詩以究誠而春秋則達以法度若
寬政之優而濟以嚴者原本所自則亦相代以平王事耳且六經皆
教也易以天教人詩書禮樂春秋以人教人詩書禮樂蓋世之書也
春秋蓋世之書春秋何以作蓋春秋之作也推其遠統審書之端按
其近述計詩之業大抵在出平之微以王述絕而詩亡也人二雅三
項十五國之度不至今存我顧衰周之世不得藏詩以著微矣先詩
之以應訪天下者公其近今者也近則耳目所及耳目所及則新上
制微人之精神而作其動感故而夫野老之欲詩無貴易懷以詩經
章人之目也

下五

然則三南亦陳編耳

者然化故以迄今也平王而下無典屬以前亦皆陳編而此後又不
復採風則所為詩教亡耳幸而細屑不改作閉閣而朝廷大坎左右
史猶能存之孔子周之初成一家曰春秋春秋者上之推本王事以
繼天下之此無人之讓以絕詩者也諸侯大夫有善無人詩歌舞而
求之羔羊之委蛇淇澳之有斐以類是也而春秋附其美諸侯大夫
有罪無人得呼嗟而挽之羔裘之道遠墓門之不良以類是也而春
秋附其美言僥而微則鼓鑄之淑人衛靈之展甥以類是也而春秋
附其美辭直而盡則南山之完姑受天之厲階以類是也而春秋附
其美是二書相次而意例亦大同大端俱詳於諸臣父子之間要

以應典人心者也獨徵事次序春秋猶近代馬耳故六經之道各主
一時如皇帝王霸之述起如四時之循生而春秋同冬者也而歲功
傳矣

王者之述絕不徒說詩國述絕而詩亡詩亡後王者之事不行其
是非得失無復著於天下傳於後世故孔子作春秋定天下之邪
正為百王之大法所以存王述之絕非以誦詩教也如魯為詩數
亡而作則孔子自有制詩之功與春秋無涉文但謂經義相比附
代起夫其言矣若謂詩教則至今不亡當時那得亡故注謂春秋
降為國風而雅亡正以見王述之絕也故當重述絕而不重詩也

章本中編

下五

王者之

王者之述

一節其二

章世範

春秋之作聖人所以繼王事也夫明是非以著勸懲此詩之所以作也亦春秋之所以作也夫故春秋天子之事也春秋何以爲天子之事哉曰本王事也文成康之盛其治天下也以德天下不聽其虐而式於道化其化民也取諸民不煩稱文告而惟博採於詩而美焉平陽勸懲蓋矣夷厲而下王事廢弛而後詩之政亦息雖三頌二雅十五國之風其在可謂有詩教也何也事之足以感人者必其近今者也耳目之所涉及殆相觸於時事之合而聞見之所作其發動其意最之新已陳之迹則未免厭而頌也隱桓而後此亦近

卷之六

下二

卷之六

下三

王者之其二

道行四語可傳文子王述始後詩尚多見於後者不可謂詩死也第雅亡而王國之詩降焉風耳其降也亦非則詩者能降之蓋王政不行則朝廷無制作公卿無獻納獨有民俗飲誦猶存不泯不繁之風也

如智者若 事也

章世純

智不必病。惟如其所以治水者而已。人水固非智。可與爭者。為懷
用其自然。是以得之耳。此亦用智者之法也。且自然者。萬物之妙也。
固也。者。可事之制也。用物而因其自然。則天地備其具。天智之可
惡。惟其鑿矣。是惡鑿非惡智也。天下之為智者。不必盡出於鑿之途。
而天下雖有鑿者。亦不足以累乎智之說。蓋智者。性之德也。平之心
而發其精華。智斯動焉。夫心之精華。何可藏也。被於物而著其文。理
智斯用焉。夫物之文理。何可滅也。故鑿可惡也。智而如禹之行水焉。
不可惡也。何也。彼誠水之性也。制其高下者。因地以為故。節其流止
生人。力。滿 一立

者。用水以為師。導河自積石。導江自岷山。導則非汨。陳五行之理也。
順石濟之焉。稱其自然而已矣。龍門鑿之。伊閼鑿之。鑿亦非礙斷天
地之性也。會其所導焉。復其自然而已矣。夫物達之彰。皆形于與焉。
異而滅於與焉。同乎水而為道者。水性見而己功亡也。人能之立
皆起於有以創。而忽於有以隨。上乎水而無私者。天道存而人力掩
也。夫是為行所無事。而天下安之。而為世頌之。果安可惡也。哉。若
夫可惡者。則有與共工棄水行之珍。以亂天下頌頌之。味之者。誠
惡之也。雖運洪水之流。而叛諸侯。齊則距之。距之者。誠惡之也。夫為
則何可惡也。

有尾

憑他透糊皮毛。終帶六朝調粉。此大家所不屑也。又千手
蓮步。刻劃每成。粘着之病。求巧得拙。是亦鑿與行所無事之分也。
行文增大意。好在屈曲間。自然重復。

如智者

子大十編

下五

齊世統
齊世統之聖人矣夫天下之無一己者皆危而不察
於齊則二聖固不同豈哉且聖人之治天下無樂于盡其所為也
可以治則亦已矣而雖有未就之明未耀之威亦弗以為已歟焉乎
此聖人之大也嘗觀唐虞之世一時之良會其盛隆聖澤之為大聖
好濟之為人奸於王雖曉然若苗者皆天下之龜也而竟似弗知者
若可以無誣並有一顧而畜之而終不足以害吾治里之不足計較
之地而竟之天覆地載之中一傳聖齊始流之效之極之發之介
焉不少齊人斯政之始貴有以屬其前而附四山以仰天下齊所以
制世之機強悍之族惟難以折其勢而一旦而使之并命天下所以
喪斯之斷而竟也治天下以大略齊則斷天下之詳任天下无智足
以明力足以辨者畢取焉以為功竟色之以渾厚而齊一明其精明
以齊之而一原其終一正其始得寬嚴以相易則齊宜有以勝先者
如獨不見乎雲其所以開天下以漸薄之端也人惟居以有餘也則
樂所忘任天下而傷物太甚者其中必受其不足而去而回而後治
則西山補足以害吾治而必恃流致極致以勝天下之好則此外固
無以勝之也然則齊之盡用其斷者固齊之有所未足具
言文武則既武言克齊則既齊以不獨薄福壽生程程小子亦是

或極可笑之善豈有學問人所宜見之文字耶
齊世統
齊世統之聖人矣夫天下之無一己者皆危而不察
於齊則二聖固不同豈哉且聖人之治天下無樂于盡其所為也
可以治則亦已矣而雖有未就之明未耀之威亦弗以為已歟焉乎
此聖人之大也嘗觀唐虞之世一時之良會其盛隆聖澤之為大聖
好濟之為人奸於王雖曉然若苗者皆天下之龜也而竟似弗知者
若可以無誣並有一顧而畜之而終不足以害吾治里之不足計較
之地而竟之天覆地載之中一傳聖齊始流之效之極之發之介
焉不少齊人斯政之始貴有以屬其前而附四山以仰天下齊所以
制世之機強悍之族惟難以折其勢而一旦而使之并命天下所以
喪斯之斷而竟也治天下以大略齊則斷天下之詳任天下无智足
以明力足以辨者畢取焉以為功竟色之以渾厚而齊一明其精明
以齊之而一原其終一正其始得寬嚴以相易則齊宜有以勝先者
如獨不見乎雲其所以開天下以漸薄之端也人惟居以有餘也則
樂所忘任天下而傷物太甚者其中必受其不足而去而回而後治
則西山補足以害吾治而必恃流致極致以勝天下之好則此外固
無以勝之也然則齊之盡用其斷者固齊之有所未足具
言文武則既武言克齊則既齊以不獨薄福壽生程程小子亦是

齊世統

齊世統

卷之五

智學則巧 二句

章世統

聖智之不相若命之可知也。夫智與聖合而後條理備然二者之分後若異乎其不相及也則巧與力之說也。是故其名雖分非對也。然以相對亦非平分也。夫所謂智者何心而無私其品上者也。然而所謂力者則有明暗強弱以見物有分度條以處物而精神以貫之。意以要之然後見其成行功使然發而通行於外而聖人則不然。今中分爲二。是以相對而聖人之聖智即大人之知能以心貫之而不能者有矣。未嘗不能而非知者也。知不能而猶於知則使知者常多而知之數常餘也。能之而知而猶不能追其大力焉。

一五

知則能者常少而能之數常餘也。且知之中無能以泰而能之中有知以達知無能以泰而猶成知則知之體自全而知之名自詳也。能知以達而不自爲能則對知而得半即其自分猶半也。今夫大以知始物而天用者日月星辰也。又包地外也。地以能作成而地用者但水大土石人也。包行天中也。世間人之知能皆自來而已。若此則惟人乎。然則聖智之不相若焉。苟爲此物醜類皆可學以巧而聖但可學以力。此其切於矣何也。他引引介以其似也。似者不即其類也。夫所謂巧知之一節也。夫所謂力聖之類者也。皆不離其類也。且何不得夫巧與力之說也。人之

聖智之不相若命之可知也。夫智與聖合而後條理備然二者之分後若異乎其不相及也則巧與力之說也。是故其名雖分非對也。然以相對亦非平分也。夫所謂智者何心而無私其品上者也。然而所謂力者則有明暗強弱以見物有分度條以處物而精神以貫之。意以要之然後見其成行功使然發而通行於外而聖人則不然。今中分爲二。是以相對而聖人之聖智即大人之知能以心貫之而不能者有矣。未嘗不能而非知者也。知不能而猶於知則使知者常多而知之數常餘也。能之而知而猶不能追其大力焉。

一五

知則能者常少而能之數常餘也。且知之中無能以泰而能之中有知以達知無能以泰而猶成知則知之體自全而知之名自詳也。能知以達而不自爲能則對知而得半即其自分猶半也。今夫大以知始物而天用者日月星辰也。又包地外也。地以能作成而地用者但水大土石人也。包行天中也。世間人之知能皆自來而已。若此則惟人乎。然則聖智之不相若焉。苟爲此物醜類皆可學以巧而聖但可學以力。此其切於矣何也。他引引介以其似也。似者不即其類也。夫所謂巧知之一節也。夫所謂力聖之類者也。皆不離其類也。且何不得夫巧與力之說也。人之

事力精

一五

聞艾師真可絕倒。然以中間天地一段。壁上加壁。抑且粗甚。其前既知能之辨。雖纖而刻入有爲。後段心形目手明。衆之論非情。亦也。蓋巧力兩字。原同射而按而補射。句而在下文。不使說破。其所云心形目手明。皆射發義。而又不侵露。極爲微妙。不得以多學。聞語忽之。反令作者相慶。夜臺也。

智學則

天子一位從六卿 六卿 章世範
 臣主之難將難要足以及相取而已夫爵祿之輕治亂之大計也故
 見軍勦之輕重重之辭以爲相聽則隔不屬若太尊臣太卑則
 其弊生矣無民若胡者則通上則見民疑臣上疑臣則其義入矣
 無君若是以制之以相居之等而與之以可安之命而有天子公侯伯
 子男之列有卿大夫士士下士之益等異其稱以爲名也通其
 指以爲分也雖然亦止其名也名而不與之實足不可得而辦亦止
 其分也分而不爲之實分不可得而明辦者爵之實性是先王制祿
 祿吏爵制爲千五百里七十里五十里不貳五十里之數分而祿內
 其大夫爲大夫一萬二千五百石 大夫一萬二千五百石 大夫一萬二千五百石
 外臣其祿吏其制制爲十倍而修三倍二倍一倍之數分而祿內
 是臣以定其性修其教遠大約臣與臣不與其祿則不吾別則可通
 爵祿之義庶可爲大夫之制力與臣不與其相祿不相祿則可給內
 外祿庶可通選擇之便此其大意也今之天子制祿則俱其祿大
 祿在遠細不在近遠當時未嘗不處此也不然王祿之長何以復與王
 官祿也以至千百里猶終不足以叙百里也先王固已無奈何矣余
 爲備侯制祿大夫祿尾太不裨末大不饒當時未嘗不處此也
 祿祿之近者卿制祿僅與大夫祿上下也且祿有兩猶終不足以叙
 有官也而祿與官無系制何異要之分歟不定則必不能出於臣分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六十五

此文亦有置整齊待未隨題序核耳又予
聖王制度守本天統之自然以為師焉其理當如世不從勢力相
制起見有德易以興無德易以亡聖人意中原無私為子孫世
為天子之謀雖上下相取之道未嘗不在其中然非其本義也若
為子孫謀從勢力起見新無出於廢封建為郡縣者矣然秦以後
有天下者及不及三代之長其子孫受禍亦慘於三代之革命而
儒者猶主封建不如郡縣乎惟三代聖人之制亦從勢力相駕馭

天子

耕者之所

章世統

耕者之耕一代耕之義也夫謂之代耕則知其耕之獲止月以制
 道之所由無與與先王之分制耕種均天下之大道也耕者有不
 耕者則不均有耕者而人者有不耕者奉仕人者則大不均先王之
 均天下也上代下治下代上耕而人者代治之勞為代耕之種此其
 所以均也此其通於公侯天子而其始於農羅維天農者受
 天子百畝之職治地而功者也其所受粟則其所自為其故雖有
 五等之分食先人八人七人六人五人之人則然而從四體勤動之外
 別無可以散傳脾果之望和無與之者也任重責輕者之報况無可

章大才

下五

惟惟委青望之心知無斯之者也若夫庶人在官則不同其種則
 天子與之也然要天子能與人種乎故天子而無故與人以種則與
 之者不安受之者不安所從取以為與之人夫大不安使天子而無
 故可與人種則天子所恃其私屏之恩而無功不受事之人亦皆
 使其分外之能天子之徒前矣先王和民也故庶人在官之種亦
 使其出於所自為若曰府史胥徒使之有種也奔走新穀之耕種
 也果頃爾等使之上中下也而使之所獲則如其所食之人之數
 則彼其人無都靡不屑之意亦無屏滿望餘之念而庶人在官者第
 曰彼與我平等也而不見青係為私屏之物而人之分始均矣庶人

在官之種均則天下亦均下士均而中士上士以至於大農耕之
 種均均故雖不與耕者分食人而以為庶之意則一也此先王之所
 以均天下而不私也

序言宋上碑上即整上祭上補題處亦巧合自然又千于
 先王建法凡極切碎處皆需深心皆國家大綱係處此大機遠義
 疑紐古今參差之變定當傳世以理得左嚴先生作今大力吐作
 龍事已備後人不必續紹也張商公
 不足先王柱扭切碎處皆需深心天下大道理原從此起如九章
 之始柱凡七士改之始於日行韻律之始於管吹先王建法必從

章大才

下五

此起率明耕者所食之等分以之起莫直至天子之種皆由此定
 但言庶人在官者以耕者以上貼身一級人言也庶人在官者與
 下士貼身一級即中士由此而中士上士由此而中士上士由此而
 井田封建之原都六從耕者立義而天降下民之思與聖人本天
 制度之道亦昭然可見矣若力勤古之以由當其時見此制度中
 之大文字也

耕者之

其類以是為差

章世統

標準行處而與之不然矣夫等遠異而農之所用有自然之理矣
視以受福人所以知分予且與與極皆天子之柄然則爵者出于以
而無爵則賦之農夫而後給之其則農也者則賦之主也皆先
王之制極也自應人在官者始此以勢力居官者也力事可清而程
而法可以遠端矣其到應人在官也自應人始此以作力出地財者
也力產尤可清而程而法可以有要矣彼府吏胥徒之類其在官則
而其勞還則不同此亦五等之虞之類矣勞者比於上還者比於下
勞還平者比於上下之間吾有以農之徒所不得陽於我者也而府

豈大才為

丁五

吏胥徒之類其賦極同其多寡則不同此亦五等之食之類矣多者
比於九人寡者比於五人多寡平者比于八人七人六人之間故有
以取之吾所不得道諸彼者也惟以農為差而厚者無所歸其德皆
將到耕者以自說曰以吾朝夕從事之故即于耕獲其德之天地也
時亦可以將以矣天子何厚于我為惟以農為差而薄者亦無所指
其德亦將到耕者以自說曰吾以朝夕作業之爾即于耕獲其德之
天地也時亦可以將以矣天子何薄于我為以應人在官者分之將
說可安也應人在官之極定而下士之極亦定則為士者亦與農夫
故功貴獲者耳士之極定而國君卿大夫之極皆定則國君卿大夫

六與農夫較功。豈獲者耳。然後以功。美食之。義明而通。推而上。皆不
得。以無能居官。以治易養之。義亦明。有國而下。亦皆不得。以無功處
取。故先王。制極也。經權。行耕者也。而道。遂深遠矣。

明。確。不。受。文。千。子。

義。群。高。則。少。更。繁。嚴。簡。核。其。布。置。細。密。處。非。作。家。不。能。

其類以

豈大才為

丁五

程大開

性弱把柳 二勺

華正社

轉人之論義難枉性而言之者也夫杞柳之與杞柳則有間矣以是
 爲性與義之喻當乎否乎其言曰天下未有知性與義之說者欲發
 一之人之二之說也此二說皆陽明之學皆偏而不足
 一之或人二之一之者合性行義謂其原所自有二之者絕義行性
 謂其終不相能此二者之論皆過也合性行義則天之本然已是是
 爲性者廢人功也絕性行義則性之深事不顯是人使爲義者絕所
 據也嘗試論之性者生之質也義者人之道也物生不有質是得用
 之卦耳可以從之可以之從其所以用之者將有所失而本可先定
 也求之於物杞柳是也道具而適用是利用之器耳成杞其方就于

其事所以數行者雖有所托而非其本爾也求之於物則格極是
也今且說杞柳求之圓中觀乎五中觀乎根本之性則未自有合
法度者性之但有具材而不定所用者亦猶是然耳今且說杞柳而
成之不已得其象乎不已得其象乎成器之巧則未有生而有之者
成之造物之宜而有待而成者亦猶是焉耳是以性之所在物不清
則其性亦不功乎功乎性之所在物不清則其性亦不功乎性之所在
二尤非清性而巧然則非此性而樹自然者豈無不同天下之謂
以爲已杞柳所以偏爲器之寶也義之所在物不泯用在聖賢則
豈立矣在庸愚則義已矣有待者遂不可忘人事之所以難也格
時焉爲一方之節也而且謂性與義一則杞柳宜生而有杞柳乎而

直徑性。性。義。則。格。樣。空。無。托。脚。而。獨。成。者。乎。故。二。者。之。論。皆。通。也。
文。有。步。驟。代。告。子。之。言。亦。甚。顯。是。大。力。正。當。文。字。父。子。子。
兩。上。關。說。石。中。今。下。為。字。一。字。意。性。長。與。托。脚。招。樣。故。吐。映。得。亦。
兩。上。關。說。石。中。今。下。文。鋪。字。則。併。意。露。之。不。盡。妙。合。有。然。

性猫杞

生之謂性

金

又上性也

章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義之為外據仁之說也。夫人皆可謂長於我。此亦足以明其中之
 無立而發根不深矣。欲無仁相兼濟乎。且仁義內外之說。非有必然
 可分之形也。施之與與從之。略而無可以為名。因以內外之說。期之
 盡得意。以為言。且不以長與長之者見。詰也。將天下之為內外者。盡
 行人己之分。更無有微焉者乎。理必觀其所對。而情必究其所歸。則
 立仁以為義之對。義之說可明也。立不愛為愛之對。而仁之說先可
 明也。世未有不愛吾弟者。世未有無愛於人之弟者。泰人之弟之不
 愛。有以明愛弟之情之專。至其義然乎哉。愛弟之情之專。至有以明

實身身 丁立

我在而歸。吾自快其心。其義然乎哉。死言內者。必據情也。凡言
 外者。必迫勢也。愛偏於吾弟。而義專處於所藉。則固已有情。勢
 之分。自然趨強之別。矣。是故客貌以與之。恭而行之。而義然而出
 而送。然而加推。復自必所施者。惟其意亦以兄長我者。皆欲得長
 於我。不欲重失其心。由從禮俗而務人之求。無人之說。焉耳。其與
 夢之心。一何遠哉。而一則以我為悅。依之自慊。一則以長為悅。得
 懷。今以其意之所向。固已如是。而愛欲之原。當有可推。則所謂究情
 之所。而和之也。而固愛之有所深明。敬之無所至。則所謂立對而
 知之者也。大內外之說。多矣。亦以仁義自較。得之而直。曰長者。長

代吾子。嚴胡頤上。據其辨。以理如欲伸者。艾子子
 題。接雙行文勢。單折。而兩邊意思。各透其蝶。蝶之故。自生。其古文
 妙手也。

吾弟則

幸世純

卷之六

1. 2

去可期之爲出入出入之相去則其時暫而其弊奢而此不然也其出入甚疾其故所赴者不濟而之期而時祇於出入之速也則夫野在之弊亦竟決矣抑出入之計劃則其時亦窄而其弊亦奢而此又不然也其出入已至矣反而處者無以正其名而時人常於出入之多也則夫所在之弊亦竟無不足於適處其而之也亦適處非其所至也然則至矣而吾手定之適處非其所求也亦適處是其所至也適所至矣而吾手定之則性止者在其處而此其處也無從者也人神以其弊而則其弊待使而往者亦從其所而遷矣舍此將而變者也人又得以其時而則其弊而今皆不能獨恃之而獨

身也

人之病

二、

出入無

雖有天下 寒之

兼世統

即物之有矣。養者可以論大矣。夫物特生於天地也。然嚴寒之不歸。而化事不已停乎。且物之在天地也。或得人。事或恃天。道苟有所待。則絀皆危也。美獨人心。雖物亦然。宜獨心之此微。雖易生之物亦然。生者物之德也。易生者物之美德也。全氣優則從化也。理達當精盛則應時之機先其生也。華清其數實得其宜。亦類斯者之使施其易生也。無色雖之勢有解。穀之機亦類斯者之流。敬矣。可不深憐天工乎。而亦不然也。氣化起於外。不徒於內。物之有生。天地之氣能之。而天地之能生。陰陽之事用之。陽者物之德也。陽以文典。則日造其所無。

章太

丁五

而好其所新。陰者物之利也。陰以武取。則日奪其所有。而損其所成。是故陽則扶而輔之。陰則執而弱之。兩常爭於穀穀之用。陽則樂而解之。陰則從而危之。兩常爭於十穀之機。而大者在四時之氣。春夏令之。而百物皆出。秋冬令之。而百物皆實。實者受也。小者不于寒寒之。則日月恆之。而百物皆作。風雨濕之。而百物皆張。張者足也。乃今而暴者止一日矣。何德用之。嚴結也。寒者且十日矣。何刑用之。謂尤也。然則天地之化恃矣。彼易生者亦云。取化之捷耳。他何又何取乎。焉子有以知易生之不足恃也。

凡通可用陰陽時令律曆方技家言者。大力每能之。若以大力

入此大志。當列之雜家耳。又千于止作。得一篇暴寒。從倫。題之緊要。在一月十日。却全不理會。宜其為千于所呵也。

雖有天

章太

丁五

為是其智

二句

章世純

智不必異而有不若者其不若有故也夫無以罪之智之事固未見也而謂其弗若焉抑矣且智之為道也誠萬事之功其能見智必有功其不能見智必有罪無所辭之然索矣而用智不專者則國使智無罪也何謂使智無罪哉守成固之方存乎前而不睹也遠達之機運於勢而不覩也則何謂使智無罪也其是智非智若與不若之形隱焉隱焉今兩政者必均而至於不均之勢漸明焉今使志解者與志索者而獨較於一偏以為木均所至也則未得其相此者而為下不可分也求一異者必於畫同畫有同而不同之參事人力備

有任焉今雖同所歸同所為而本固所專以為未得其畫則者也則又有任焉者而智可以脫也如是則智誠相若亦無以知其相若矣矣固不相如智固相如自而事也此其不可以果彼勝也所謂相若之形隱也如是則智誠弗若亦無以知其弗若也其之不相如與智之相若也其事也此其不可以為彼負也則不相若之形亦隱也獨以不若為期則未如其果在智與未知其果不在智與罪分于不專者智與非智有以進獨以智為期則未如其果為若與未知其果為弗若與體合於未用者若與弗若以藏故曰用智不專者是使智無罪也

有尼

孫有云起應施公孫龍性九原未和乎大力何如子謂應子公孫之辨也而無身使其作四書題惟智若雲耳大力以文因以題理勝也以奇辯詩管理問勝不窮可愛父子此種文以文力為勝詩性無涉之境無不可變繁而入于大游練天象于春風或入花籃或歸鳥道或落沐于晴雲空際日前耳然奇觀也

心之官則思

章句說

心所司之大而體之大可知矣夫人心以存理所謂思也心能復思以制神新其所以居來體乎且體之操物各稱量以相納而隨類以相維耳目形氣之體固宜與形氣之物相施受而分毫已止固不足以容乎思之數也若夫思則有妙焉者矣物之形而上者謂之道妙形氣而為言而人之善愛通者謂之思則虛靈無以相領此其所受顯因天下之至微也而執為此者非心之專司乎心者君主之官神明出焉是故衆形之用故於西來而此術隱深以自專其深藏者所以獨為不可奪其不可奪者所以獨為不可刪也衆體之職故於一

重九乃精

下五

節而此獨大略以爲司其虛靈者所以成其靈樞其靈樞者所以成其靈助也於是而有諸物之皆不積聚以自滿而能德故以爲藏其故耳無駐蹕之地而此獨留其靈目無餘見之迹而此獨久其居夫思者以其往識操而成想者也故者之不忘則思之以生端也於是有所任物之皆留常浮乎其物而竟不止如其境故聲之來者有實而狀尤遠之聲之听不至色之所放有實而此尤遠之色之所無與夫思者以其見在推於無端者也來者之相引則思之以極變也何也蓋人者氣血所生者也生之來謂之精而精相神謂之神而神之合謂之心以心者善入亦善出而思者能往亦能來也

後二比精正大餘俱勾字機辭則之可也公于大力文實好運其博雅千子之最中其病然如後二比却從唯讀倫來偏見精擊故博雅不足病于子以理無定盤針便為博雅用不能用博雅矣

心之官

重九乃精

下五

任人有問 金

章世純

禮之辨二之者失之也。夫禮者養也。即食色而足也。必以爲而。以
新制是亦以所見爲輕重矣。且禮之名先王尊其難。以範惡民也。
隆太上者。以爲人情之餘也。而欲去之。孰名教者。以爲人情之
制也。而欲尊之。人爲人情之餘。則禮在人情之外也。以爲人情之
制。則禮愈在人情之外也。禮苟在人情之外。則爲尊情之所共排。方
不可一日存乎天地。胡又空言典食之存。生乞之得。妻者殺哉。則
以爲淫。於食色。則分。於人情。則分。於言。禮也。何也。禮誠僞爲故也。此
而曰。其重且大。若奉饗然。食色寸未耳。若金然。食色耳。其誰信
之。而且以禮之屈者。特原於情之重。而更取禮之重者。與之爭勝。取
珍見之。皆者。以當夫得之則生者。取喻端。據處子者。以當夫不親逆
得妻者。是信然乎。其具足以中禮乎。夫欲食欲色。人情也。不欲珍見
會亦人情也。不欲附東家。亦人情也。完之亦情。爲情。安在其情
爲禮。屈然。當和爲情之說者。將奉吾說。而皆可推入於情。則另欲爲
重。禮之說者。亦奉彼說。而皆可推入於禮。食禮也。乃食開生死。即
以禮食亦禮也。以禮禮也。勢不得親迎。即不親迎亦禮也。禮之輕
重。不能勝夫禮之重者。自禮中制量之數。竟何當足食色。竟何當爲
食色。屈如是。而禮之權可以專。可以信。惡民之心。可以行之。斯世不

禮雖然可以名禮者。又即可以名情者。則信禮之名。爲聖人之說。也。
故尊太上。而空同者。真是也。

此章乃孟子精義之學也。權衡輕重。聖人復起。無以易也。不知大
力何故極。誠之。始由學問。殊淺不細心。請聖賢者。耳。禮範惡民。
禮誠僞爲。提爲情。原非爲禮。原尊太上。尚空同。不知大力。身在學
宮。借四書五經。觀一科名。何苦類孔孟。要作老莊門下人也。父子
禮本天來。情本心來。禮未嘗不合於人情。然必合於人情。至善之
則。乃所謂天也。因人情而權衡輕重。其爭殺節文。惟正反。字天
也。故明禮則情得其宜。任情則天理可恃。以聖道與異端分界。原
王公而
項。此處一差。以下更無是處。自良知之說。學士大夫。皆以本心
爲宗旨。而以本天之理。皆屬外假。波蕩陸沉。爲萬世人惑。大力皆
公。皆爲所惑。蓋文人尤易陷溺。以其波蕩邪遁。近乎文章之說。
切也。當時有千子一爭。雖不能障其橫流。然亦狂瀾一砥矣。如此
評。不可不傳爲學者戒也。若去其非理。而觀其行文。真辨才之
筆。可惜可歎。

任人有

存其心 一節

章句

善事天者。近取諸心而可矣。夫性天同。物則心之中有天矣。健心。事
 之不亦通乎。且君子事天。以存其心。存其心之學也。然使揚以形之。而對
 而置其精之。而通以結於事天。未也。夫君子之懷其心也。以天或儀
 恐懼於之。不遠臨之。以所畏焉。而志可重也。而君子之事天也。仍以
 心。然若昭昭。以火則疎。與之以所感焉。而功可定也。故求來之心。不
 可失矣。夫其求來之心。天所與我之謂何。而心所自存之性。不可格
 矣。格其所有之性。則求來之心。謂何。彼一心之內。性清。其性之所
 與。能消也。而消以獲焉。則獲心之術焉耳。一心之外。物誘又

何性之所發。物則致之。妨斯成。以轉所發。則全心之方焉耳。而此特
 之心。已與天相呼吸也。而此時之天。已與心相往來也。蓋理之精者。
 大小可以同量。此心之性。天人會之矣。五行之物質。不大於五德也。
 德不虧。而心返於其初。者。固與天接耳。且理之同者。彼即可以
 相感。心之有性。天在。心中矣。仁義之實。了不別於陰陽也。仁義盡而
 德備。証於太極太虛。已定天位矣。故別天于人。而言之。天生我。也。全
 而愛全。而歸忠之至也。而俯仰之際。固可不體焉。合天於人。而言之。
 天即天也。不自覺不發。天觀之至也。而所對之境。併可不說。以此事
 天。其益重天者矣。

存養心性。離合次第。下工夫。及所以然之故。俱不曾理會。故為聚
 散。實然耳。

存其心

所以立命也

章世統

君子所以用天之術亦求之身而止矣。夫命者天之所不可干也。而人動則天隨命亦何嘗不在我乎。且大命不移小命日成。大命雖成智不能規乎其始也。小命日成則視聽而制也。然積行所可為則已會其所以不可規矣。夫安存是存人皆受之富貴賤人皆受之。皇獨君子必與之以安存而無受之以富貴賤。是以富貴無薄之以貧賤其修身以俟者可以安存不可以是富貴之理也。則能止其安存之命者也。亦可以富貴不可以貧賤之理也。則能立其富貴之命者也。人不能竟保其受主之分則應得之數固有不能以自守者矣。

事大才

丁五

有量之古或以損於其數而小分之也。或以增於其數是天道人功不足以相持也。惟修身者為能以所養輔所稟是以應得者不至於中道而失人不能自必於造物之權則陰陽之制運轉以歸人矣。天固與之我即代之而既定之稟量自能於相起之途以天道人功不足以相反者也。惟修身者為能以所修易所稟而陰陽之事常奉進而為用。其吉凶禍福之事皆情性以取之信之行而作必之於善。雖本有與其分者也。其作也報也終始也本末也明有相立之勢。天下降而見之而皆謂之曰事理善惡氣祥之氣皆物類以感之幽明亦分其所而同物相聚於其似亦本有與其分者也。其分也報也精

神也。氣竭也。骨無相至之迹。雖至明者不澤而知之。而皆謂之曰鬼。

神然則修身以俟固非所以立命也哉。是以君子之於命也及其已

然則安之以天道方其未然則用之以人事不自小其事不自狹其

身以為己之好焉。赴陰陽之故同推於人也。

正當明切父子

雖不正當明切。還方得姑布子村婆史佛之見耳。且命不

是化吉為凶。轉禍為福。亦不是知其無可奈何而安之。若命要之

此分字。不是術第二代命字道理。

事大才

丁五

所以立

萬物皆備全其一
 明乎我之說而天下之能事畢矣夫物存雖多其易為耳及不求之
 是謂之得且天下推大然使物有通德雖多其易為耳及不求之
 竟歸孔子亦無餘事之難然亦無物也我而已矣何以明之物之通
 物皆備皆對觀我之句我亦速推打屏翳物皆自我也此為天
 地之胡獨一我已然則有則我安在者非偏於萬物當之也有問焉
 物安在者吾問諸我當之之一性萬性也一情萬情也一形萬形也
 是之謂多萬性一性也萬情一情也萬形一形也足之謂少矣故曰
 其如欲其如慈二者以我從事之不離我而定之不離我而推之也
 事人曰無一五
 無出通主生樂起生愛上坐仁誠相是也萬物之通通無不通
 者皆不能實物而縱行有物者也凡無能通者皆不知用我而苦于
 有我者之物者君子之所缺觀我者君子之所大用物我合而遠天
 地又稱聖帝王聖賢之物也
 此等大本在哉學者讀之必以為古以為制吾正病其不古不制耳
 其後古未有以斷制為古者亦未有以誠字為制者古者蕞荖朴拙
 之謂固者唯然于何壁立無可攀援而上之謂以誠字誦為古
 則但見其難耳解耳無節泰相性與哉謝耳一童子執筆為之可
 是月七日午可樂援而至此矣

十子而敗者以語句言耳柳永笑題之理解全不是又何論語句
 我若以文論亦不可不謂之士則其古則其佛也語錄以後世
 子書語說非先秦以上之士則其不貴耳者同泰文字乃知古則
 之真妙也此物字持事物之理言非人欲已最草木之謂之者
 物字便生出用戒身我二氏之言矣

萬物皆
 下五

萬物皆備 全其二

明乎我之倫物而可以善我此物之用矣夫物生同理中以同相落也君子所由大乎我而細乎物者以此且我之有我為陰陽之行判已即為造化之行判若在異而猶同則離分而同一若徒嫌于分體已而然則已而而不小惠矣物處而不視則隔焉矣豈知我之為我係萬物以同存乎何言乎共倫也以不異也精神此行天者運化於此日為日月而年為虛空惟此故不可勝言也而小者能走幸本然以形影相逐而別生類人者君臣父子兄弟徒以偶對相移而莫若攝且夫血氣同生悲喜同性操以而人與飛走草木之屬事人亦焉 一五

至而愛我對父若子對子若父惟此而君臣兄弟之號置而身哉自造化言之必紛者蓋同也自我言之必紛者我我蓋倫也夫萬物莫不自我而相物通乎此則曰我之說不足以害私愈足以親物物使之說不足以隔世遠足以私我而我倫乎物則我思大也既倫我其俯仰愛則莫不存於我身行是真之得以有其性情而昭然焉然其為樂也豈不大哉夫不局促則已樂矣既不局促則已人矣且萬物倫於我則物思近也既皆倫於我之一身亦即遍散於大地上作如是觀之有以動其相應而同愛同惠于求仁也豈不近哉蓋我乎物則已仁既我乎物則已近矣樂何以大以倫萬物故大也故

萬物皆備 一五

萬物皆 其二

萬物皆備之說而君子善用我何也為其大之也仁何以近以備行我致近也故辨皆備之說而君子人善用物何也為能近之也故我在物謂之大和物皆我之謂近

我字滿紙時文是也余也不意大力為之一篇非謂瑣瑣小數文字父子

其理與首作同楊差在物字故以乎我字滿紙耳連已物一體之說亦非不足儒家道理直從原頭差來不止小數教矣依他說

是萬物皆同行我亦皆在我也備格事理而了

萬物皆備

全其三

兼世統

君子求其在我而天下之能事畢矣夫有我而萬物就其然則亦

我在我耳外物人何事焉且盡天地間皆物也物之相物而有屬

而道之所起蓋之所就蓋以矣夫者君臣父子以生相連以事相及

之屬皆以爲道道猶法之小者是也若夫有命無性有性無命

之論皆不以成功德化之念然而以我後物已有離其不屬之患

以我後物又有小大不及之憂將何以使並生之類相安而相勝

而和交陽性一氣之泰乎將何以使別生之類相安而在利能合

補均于生長之門乎是有我在矣我之爲我均物無以愛生且物之

與物分一氣而別氣然則一物兼於萬物矣以同情相勝也如先而

物無萬者使一物耳以知物之少也在我兼於在彼矣亦以同情

相勝也如是而我不使兼於物則耳以知我之多也物小而少則

無不見也患我多而大則無難之之憂然則如之何亦云誠而已矣

此君民親友之所由知而所以成人類之歡也推之至盡上物性繁

能育中其人也其何亦云然而已矣此上下前後之所以通而

以成則德之通也推之至盡天地變化草木蕃以誠存乎我

萬物皆未始度於物我亦可往以而者道之大端也至於誠則業之

至德也合道與業天下之能事畢矣聖人何事焉

中傷時太飽誠恕即太飽或中傷勾得得離合錯綜亦不可廢也

又十子

中傷時不道若一勾云何得促其離合錯綜都是錯綜從耳

道道諸佛最走同其大開覺便了却也

萬物皆其三

大方廣

下五

君子之事

章世純

君子之所以事君者，要不大正而已。夫兵革之禍，其究不可言也。苟
行道與仁之分，以自守，則其可以少安乎？且夫尊與廢之勢，天下知
其不效也。蓋桓桓之人，猶行其為，而自為兵，則君子有以處其後矣。顧
惟以但言修飾之勢，則恒怯委靡之名，非尊乎？安受也。有制於此一
舉，而名實兩附者，則道與仁是矣。君子之事君也，明乎剛體經書之
際，必托於其至大，以使其君可居，以為其辦乎事變始終之分。必取
於其至當，而使其君可恃，以為至如是，則舍道安遂乎？道之所立，非
獨我不以陵天下也，分有所辨，吾以自尊，而天下得其義之，道不亂
矣。大乎勸。
下五
常人也。惡乎其亂之也。而我固可藉以自用矣。非是必無自用之法
也。與道為使者，非仁安取乎？仁之所立，非獨我不以處天下也。豈有
所感，我以自為，而天下得其變之仁，不安思人亦惡乎其為忍也。而
我國藉以自全矣。非是必無自全之術也。惟得此而端以效之。而
君可以為名焉。靜有之。而之。變動有湯武之稱。強使功不立而勢不
張。而必可以自其其變而光於其君。惟得此而端以效之。而君可
以得賢焉。道可以同焉。之。固可以效人之。心。雖使于支解而弓天
索。而止可以守己之下。而流人之為。君為子之君計。無有論於此
也。吾為子之事君計。無有知此者也。若夫南陽之後。獨獨思之不

然也

專就章上說，雖是然，則不免供小安。父子
皇此供小安，且說壞道仁矣。謂孟子私計，魯必不能勝秦，又恐魯
不肯受其端之名，而借道仁之虛言，使之有托如此，巧詐偽妄，與
懷春之類，何異？直說壞了孟子，安端坐不識道與仁之理，使胡亂
妄也。

君子之

天下之所歸者其未嘗離者也。夫道去身不遠亦即身而會耳。而如
不著不察者何哉。此其所以不遠者也。其夫也亦以道者也。道
則宜得也。近則宜失也。君子是以無格于道也。大道者何物哉。若
之。理耳。有物之理不離物。質而用焉。亦存物之神耳。存物之神不離
物。而妙焉如是而著。無功何也。不慮者也如是而察。無能何
也。本應察也。雖然天下之事固未可以一理格矣。以為遠有難通之
難。或偏以遠而致焉。雖固不取遠為類也。以為通有易悟之便。或
以近而防焉。易固不取近為類也。此有故矣。物相明相冥。而相求
者人。身也。下五
所以見也。近在身者則求心。心求心。心明無所發其端。其物亦相
領。其偶。而相。所以。故。俱。則。而。解。職
無所動其機。其此又何哉。乎行不著。皆不察也。哉。夫主人之類。日用
也。常其。即道也。適宜為。經。果。成。為。正。安。人。之。所。安。知。之。何。不。為
道也。其不當亦猶是道也。已生其。其。已。用。其。中。其。天。之。所。使
相。之。何。不。為。道。之。今。也。存。乎。我。者。以。為。情。欲。而。不。以。為。道。存。乎。我。者。
時。為。事。物。而。不。以。為。道。天。所。命。者。不。幾。德。乎。以。為。情。欲。者。不。知。愛。德。
解。為。事。物。者。不。知。德。其。宜。人。所。性。者。不。幾。德。乎。終。身。由。之。而。不。知
其。道。者。亦。也。也。有。危

文特融成一片。耳當觀其自在處。至於不常亦道。亦人。所知也。

有故一。添出可。其子。

不著不察。所以不知。著察是行。習時格致之功。人之不著不察。或

自以為已知。或費難而不下窮理之功。或心粗力不能入。或操行

一。其。而。不。求。知。或。用。功。而。走。入。拘。礙。之。路。可。知。有。多。少。病。痛。在。只

悅。近。而。易。忽。故。不。著。察。止。見。得。一。種。病。耳。其。文。却。清。刻。

行之而

章句

一五

王公

聖人之治天下其易矣夫如是而民是如是而民以其事皆
可前規也有時衛也乎哉君子於是知王道之易也○同乎民事之
所自有用乎民情之所必然故之以今而王事存矣○天所謂王者
所也其要則之已耳其終歸於仁之已耳二者有故其所以使之
有德何也天地之所出固有餘足以養民也民之所作固有餘足以
自養也而無術者竊焉焉不足夫不足生天下之公患幾將無術
者之私要過計也○善者審其所生相其所害生之達一則四時之所
產也害之事三君之稅斂有害焉上下公私之食有害焉上下公私

章大才難

下五

之用有害焉○主事使害事而財居然足矣是故君子無難○是民
也是故君子無難○仁民也物不爭於輕重爭於有餘不足○是則
事非以其重也有餘則讓非以其輕也民以水大相賜亦可知矣○不
大金木土穀俱稔民之惠但使足足而其勢固均矣○正德利用厚生
保守民之命但使主庫而其收用公矣富而好行其德者固人情也
豈待君之教之也哉而况可餘斂之也哉故君子無難○仁民也○由
書言之所謂同乎民事之自有由使言之所謂用乎民情之必然二
者王道之大端而固可坐致也故曰王道易也○

未嘗不以古勸自命然此等順易於見長幾生之能為此者多矣

文子

欲利此而害彼彼正自難又誰太升矣○此章仁字即在富之相
通處見非聖人散化漸摩之仁也○謂以便是教仁不必更有王道
即夫其義請是文自明

易其四

章大才難

下五

君子引而

節

章世範

道本易從存乎其人而已矣。夫不能人之所自為也。道則在目前。其亦安用米多信教哉。且有善學即自善教。自教者不至始以道之。若已矣。不至而青教始以教之。少術矣。夫道也。亦安可米多信教哉。君子之道。立人之道也。無不可踐及者。若君子之教。修道之教也。無不使可踐及者。道之微者。不過率性之陰。若君子之。及其應用之。故修德而當隨其從來之端。修德而從來不附應用之中。見乎道也。乃在天下國家之間。君子言之。及其日用之。實于彼。如堂。隨其豎破之功。竹。然所豎破。不即日用中。蓋乎引者。明道不發。

章世範

下五

者亦以全道。不以偏辭。得其旨者。舉體用已露矣。引者明道。不發者亦以妙道。不以成辭。得其通者。變化用已彰矣。若君子之教。觀君子之道。其來遠乎。亦米近乎。若君子之教。為學者之要。其來易乎。果難乎。中道而立耳。則已近矣。近之。中人求近焉。人之所不能得之道也。從其中道耳。則已易矣。易之中。人求易焉。人之所不能得之教也。天下有類。欲開通之士。見焉。知未則無不極也。反求求。則無不極也。天下有類。欲開通之士。有德志。自力之人。氣之。而加。亦無不極也。藉之所持。亦無不究也。其視道也。若可見。可則者。率性之。且既濟。合耳。豈猶有或微之。若也。或能者。從之。則非教者。就之也。唯能者。從

之不能者。不與。則非教者。之阻之也。不然。而則求所為。或反之。方將。抑假修辭。以操事。則能。而教之分。不休。而道之分。是。為不及之勢。將。益收。而操事。則未。若道之不。勝。先若教之不。勝。並無相。依之。途。夫。毀。規。矩。棄。繩。律。是。匠人。無。以。為。斧。斤。射人。無。以。為。箭。也。雖。有。至。患。亦。如。其。不。可。矣。

一篇好時文。存其說可也。文于

如是。則。為。之。文。尚。以。為。熟。尚。以。為。時。文。今。人。試。讀。之。如。口。是。道。思。

一。茲。然。然。則。今。之。所。謂。熟。時。文。始。應。爛。不。堪。之。物。非。熟。也。非。時。文。

也。連。句。相。生。一。氣。折。旋。而。其。間。節。對。意。為。要。焉。子。也。

章世範

下五

君子引

春秋無義戰

季世能

春秋之言戰者皆有所制也。大義而辨之則辨其無歸。春秋之所其者竟安在哉。當其時王不朔王統焉。侯不守侯度焉。而命盟征伐。交結於國中矣。大兵者亦盛世而不廢也。然師之所身九黎之亂。純苗民之逆。分殺昭王。略者七。春秋使伐征討之所加。其近者姬姓之兄弟。其遠者子燕之甥舅。則親暱者也。遠處之戰。升師之師。亦一用師。師年春秋二百餘年之間。稱義者三十二。稱伐者二百十有三。則濟義者也。孔子備焉。而寓其意於文。皆寓之以不美之辭。是故連兵而連序者。為首兵也。有兵聖人之所善也。用兵而善先天下則

春秋無義戰

季世能

略彼焉耳。治者兵者所以治衆也。有大而稱師者。議用衆也。用衆聖人之所善也。恃武臣之力以相加。則端罪焉耳。責稱師者。責用師者也。而其善於惡。非我師不正。加兵不正。勝於義為已悖也。而莫善於惡。愛師而曰取。度人之師亦曰取。於義為已悖也。且夫春秋之所錄者。宜莫如桓公。城濮之戰。楚書曰。及使主兵也。雖善其成而終惡其所以成。雖進其功而終不與其所以為功。是亦有善不足乎大也。義也。春秋之所錄者。宜莫如春秋。諸子之滅。任日而滅。惡在晉也。雖滅狄而一以滅中國之解。加之難。傷狄而一以傷中國之情。傷之是。其有所不足乎善之美也。由此觀之。春秋之所與者。竟安在哉。有

甚不。其為不義。則均而已矣。

約略舉微。亦人所能知。是為古。但恐大力滿天下耳。又千子。千子。據其引諸民例。謂不能盡舉。且未知春秋書法。果如是解。否。是也。然以顯不舉。以斯義。則無字如何。判決。必欲求春秋書法之果如是解。而後下語。則三傳俱可疑。人何從得其解也。但求其理不悖於聖人之道耳。

春秋無義戰

季世能

春秋無

仁也者人 一節

君子之所為道者不離於人者也。蓋有人而仁在，無道亦即在矣。若夫其近哉，且天下皆從慕道耳，而其能居其處，大不能名其處，則無以相類而後何以相從也。吾以為道為虛位，仁為定名，欲觀實指，則求之於仁而已矣。仁為虛用，人為定實，欲定仁也，求之人而已矣。天地之事有為無情，萬物之功有情無正，若夫有愛欲之情而不失於中正之通者，唯人類獨也。然則仁之所以為人也，豈不愚明也哉。君子所由一其名而不同所稱，耳一矣，不當合於今之云者，以其有難之者也。雖矣，不待合矣，而今之云者，以其有本不離。

章句

仁也者人 一節

君子之所為道者不離於人者也。蓋有人而仁在，無道亦即在矣。若夫其近哉，且天下皆從慕道耳，而其能居其處，大不能名其處，則無以相類而後何以相從也。吾以為道為虛位，仁為定名，欲觀實指，則求之於仁而已矣。仁為虛用，人為定實，欲定仁也，求之人而已矣。天地之事有為無情，萬物之功有情無正，若夫有愛欲之情而不失於中正之通者，唯人類獨也。然則仁之所以為人也，豈不愚明也哉。君子所由一其名而不同所稱，耳一矣，不當合於今之云者，以其有難之者也。雖矣，不待合矣，而今之云者，以其有本不離。

人

前平細而後半了事文字耳。又十子如其字乃仁與道括只是人。人者人情也。蓋孟子之說哉。仁者所以為人之理，人身乃仁之體，實以此理合此體質言之，方見得道理出來，非謂仁與道只一人情盡之也。

仁也者

日之於味

全

幸世託

君子之於性命亦各有取也。夫性命無輔者之欲宜其能成身足耳。然子所以有取性取命之分也。且天下之所謂小人者非能離乎性命與命之物也。安命養性之說小人亦由之而不行其所則成其小人而已。故雖復桀跖亦為養性非為性之致自暴不至此雖復桀跖亦以安命非養命之故自暴不至。君子非盡反其安養之說也。道無以相易而獨則子取命之說亦未盡子性命之事也。理無以相多而獨著乎性者之難安命之樂性有之矣而所安者則聲色臭味安遠之為樂者也。於此而舍性取命此其竭力於命耳。夫命豈不從乎性乎。事

氣致之事哉。而使有功於聖賢遠遊之學則君子之善取命也。美養性之學信有之矣。而所養者則仁義禮智聖之為德者也。於此而舍取性以其得力於性耳。夫性也豈不備是情志之物哉。而使有功於聖賢遠遊之方則君子之善取性也。美其抑性伸命所以使天有權然然何妨於性也。人有欲而後求欲者求道存焉耳。然與以不通所以達於當然則而亨之道焉亦所以為性之利也。其抑命伸性所以使人有權然然何妨於性也。夫用理以生物偏者既歸焉耳而補其不足所以同于至正則善反之道焉亦所以全命之事也。故有君子之取命而性命皆無礙于世矣。

蘭貴終枝葉常綠亦無大力自奈存之艾千于
者其用意處定不走人熟路正使人尋歷不到

五ノ七

華夫力

君子之於性命亦各有取也夫性命無相若之分惟取其可成者是耳君子所以有謂性謂命之分也且天下之所謂小人者非能離乎性與命之物也安命養性之說小人亦由之而不干其利則以成其小人而已矣故雖謂性為養性非為性也惡惡不至此雖復無謂亦以安命非安命也養性不至此君子未盡乎性命之事也理無以相若而獨謂性為養性之說非盡反其安養之說也況無以相見而獨謂性為養性之說夫天性者何也知欲之於性始自其官能矣推而遠之欲有愛而要有仁有敬而敬有義有文而文有禮

而後有聖賢相問也而相推推知此欲之說皆皆不謂之性而並見於陰陽之說者亦皆不謂之命皆為性矣且謂不謂性乎而君子於性之類則不謂性也而偏其說於命為命矣且謂不謂命乎而君子於性之類則不謂命也而偏其說於性為性矣是以知君子果謂性命之事也為生命者則成為命令者則至大業付清濁之分在其初而不及其後而清濁得失之數則相迫于目前而無所避之力有所止矣矣可謂分無所迫之矣又安可不謂分也以是知君子果謂性命之事也性命非誠者用物性也乎物者性已大形

實用粗之說必取物之實以自然而勢難相從而成德為形之事則心致其虛而不得其虛難相從矣安可謂性不謂其虛矣人安可不謂性也此兩者所謂因其可以言而取之者也故君子果謂性命之事也

夫力於性命固有佳處有淨處佳處必其趣而思況人奮學力言者也學者必其趣而思今在論論者也人事學力可以聰明文字微性命源頭者須學問深到學者從五經性理全折正史宋大儒文集傳注此謂諸老理學之書從前通微是非非邪正胡然胸中則自不犯世樊若只從幾種子書如老莊荀楊繁露等註素問靈樞

經燈難語及近日學卓吾之書入手到底參問蔽細議論淺淺由其讀書未廣心無主入前耳至性註解四書尤不宜輕易下手先儒已備定其去取之矣夫力道有四書諸君子常時以不寄名章子所書當改名曰學大力曰書世世新論平以語諸君都為定錄其聖人之書非誠說小見諸君又難從一二種子書入手遂可作傳述也海內有志者幸詳之同書打下五文終卷以余讀書人耳又千予予世學評語真有功于後學不得淺以時文批評急之凡一前性字通編編以下道理極無辜的有時通融使儒儒道使

像亦不論人事通性理題也。世病說他讀書未廣做却不服。只是他看淨孔孟往來與老莊墨家違厚。儀秦韓非。及近日陳獻章王守仁李贄等說教。恁是一樣。可做的。此紀無是非邪正。或反側亂亦淨。則讀書越廣。越不可做矣。世病不水大力。正嘉以後。文人學人無不爾也。

義之於君臣也

章世純

義之所發於其分之相屬者也。夫人有義。則必盡其用。行其事。若君臣之間。用義之所獨厚也。且此人所介於身者。莫不畢行。於物此獨厚之類也。有猶於此者矣。人非獨仁於父子也。有等於此者矣。而義非乎義。不若仁之易見。而感之以所切則亦均有自發之端。義人出仁之轉用。而施之於易也。故亦固有深契之事。則其於君臣是矣。尊卑有大辨。則仰視之私。其得而用反之於我。原有是嚴威儼敬者。自將檢束而不敢也。以嚴威儼敬者。屬義。而自同於君臣之辨。而用耳。上下有泰交。則離合之念。亦無所容。及之於我。原有是誠懇惻者。自將檢束而不敢也。此忠誠懇切者。屬義。而自同於上下之交。而用耳。更故共為義也。不以自為義也。而固己義矣。食王土者。有為天厚地之義。饗土組者。有稱臣之思。夫人皆已如斯。固不以為法。制之所使也。其義行於君臣也。不必以遊君臣之欲也。而固自行於君臣矣。在威明有嚴威儼敬之義。威嚴有乎天。雖此之寒。千古義也。如斯固不以為聖賢之所教也。而君臣之待於義也。重矣。為之名。以定之。而各有其止。為之儀。以隆之。而儀有所窮。有義以行之。而後君得以有其尊。而臣得以有其卑也。則義之足以明君臣也。且義之待於君臣也。亦重矣。用義於他人。而分不足以生其義。用義於至成而

愛已足以捨其殺有君正以政之而政盡於義之情而究於義之理則君臣之足以明義也理不於其所開切不足一見其深矣故信君臣之交而見義之如是為於可以存義矣理不於其所深至不可

以推其原本政義之為信君臣而知義之必有款矣性必可以得義之從來矣夫義所從來則性也非自外得也雖然仁之為性易言也義之為性難言也父子之不可絕乎人心而君臣之分常義能自全以何故與勢既極而欲交齊則義之為性固易捨耳要之義即不見於君臣猶能以化端自見也

極其深淵猶與而深微之效自在順應成勢無一例者其此尾

兼勢趨下會大旨而為言其層層透徹之法尤古人所難陳大士

之於二字顛倒毫無橫起性也二字如理其道除蕪翻花片驚疑

無定可玩而不可捉摸足為筆妙而難思實仁義便是性非義

之上更有性也是則從非則求可則進否則退明則良否則死之

類乃所謂義非此性真切之謂也文於義字性字猶有索隔大分

明在故看來終與仁字不同即告于內外提問也

義之性

土地人民政事

章世純

有國者不可不明于所有之重也夫諸侯有國之所有者何也所有者是時寶即在矣且為人君者不可不自知其所有此者安

危得由之然而不加則德威身之固矣諸侯之三寶諸侯之所托也

重位者諸侯之所以加其臣庶也則所以成其位者幾何事勢者諸

侯之所以德權天下也則所以立其勢者幾何事夫能令國一富一

貧者土地也土地者五穀之所生也土地者百物之所生也夫得則

富是險則貧所從來矣夫以鄰國之國不能與吾爭說之之敵者

非智不若土地之相去遠矣夫能令國一強一弱者人民也人民者

才俊之所出也人民者兵賦之所出也是眾則強是寡則弱所從來

矣夫以宋中山之君不能與齊魏爭疆員之衛者亦非智不足人民

之相去遠矣夫能令國一輕一重者政事也政事者功業之所由

也政事者霸王道之所由也夫夫州閭輕舉得則國重得代宋矣夫

以前周之勢能與楚封定天下之分者非分相過政事之以相傾矣

蓋三者皆斯之重也夫以天子建德作之土賜之民而政之以政教

神農思我祖求定其德也分之以為官教也諸侯受命輔其土籍

其民而三年報政而後度用戒不虞亦其慎也夫有之以為寶教也

然備三者而要其兩端則人民為之主土地其所以為政事治之

者也。楊三者而計焉。然則政事為其紀。土地其理。而人民其德。焉。者。也。天能蕭端政事以附其人民。而則其疆土。則三寶者全矣。職局與會。力俱古人精神融結成之。對極者。無從夢見其藩籬也。

土地人

特之反復 二句

章世統

氣不能清則所感寄深也。大氣動之行求以靜。陰也。至性清之深而靜之。此動亦无之矣。欲夜氣之存也。清乎。且人實有清淑之氣。而求之。今斯亦微矣。微而保之。則可著之端也。微而保之。則無餘之實也。而現特之反覆乎。方且據物為體。弱如蛆。盟其相守。不令之謂也。方且造形自意。終為微枯。追欲相追求之謂也。是以有弱公往。其則非容寂之時。無端亦生清夜。亦非恬定之候。事已往矣。姑之為思也。已止矣。海之為微細之思也。至為微細之思者。彷彿徒傳。無可適其是。接之甚而感焉者也。故雖察而形則不勝其遊。燒

章本方

下五

之。覺而向覺之會。度亦極然者耳。無其物矣。攬往而為德也。無其德矣。失抱而為忘也。忘打失抱也。忘者。茫乎。茫乎。莫足以持。是接之至極而感焉者也。故當拳而神交。亦不能傳之。向覺之時。而既懼之。度亦煩然者耳。蓋氣者。虛而待物者也。物之虛者。易挽。況其數挽之。無已者乎。在彼者。有所重之。當而深。亦將遂其紛。而良夜。氣者。氣之無主者也。物之無主者。無力而現。在根。滿之候者。乎。在此者。無日挽之。微而彼。者。可以形事相。會也。大氣清則明。清氣不。得則者。夫。然則。良明氣不存。良者。夫。失其良。有不良。好惡之。所以達。遠人道也。人安所。澤仁。美之心哉。

清夜亦惜山不謂見書言且盡指山易言格之反處於夜如離焉
 移家如此是萬事也
 不以此存言不足以存仁義之良心非六夜氣不存也日間格山
 猶曉不已則夜氣所生息者漸消清格山只指生盡所為不處
 夜中振振格山其刻劃極微然中有似是而隔處須辨也

格之反

格之反處 二乃其一
 良心之要夫則其害深也夫仁義誠有根之良也仁義固於不絕格
 不心也然其如以反度者何哉且天下聖賢少而狂惡時多仁義之
 入少而不仁不義之人特多則性善之說要無以解於天下矣本善
 者不宜有不善也而用有之者解於乎格山也而格山之說亦無以
 解於性善矣有根者不宜受奪也而受奪者解於格山之反度也一物之
 害心非一害之而已也一害之而即已則必無有能害者矣心之受
 害非一受害而已也一受害而即已則必無有能害者矣心之受
 格無也則其道為智至智至則矣石喻真難矣夫天下豈有久格
 性者哉生而果之以至格於心而成政矣今之來者亦以抑
 而果格於歲月固以相謀則夫向之久者不足為貴也夫後來者
 尤能格於心也唯其相果於久則其類且聚至眾至則多則
 力除矣夫天下人豈有多性者哉自一良石漢之以至於百
 亦已類矣今之來者亦以果格而大得其朋從固以相類則夫如
 其多者亦將不足以救也夫後來者尤能格於心也唯其相果於久
 而果者亦將不足以救也夫清夜亦格山之時也格之所留於心固
 而格之說不復置於向時委曲之余於是來清夜之餘而見者
 至此而不能見也何也清夜之餘而格山之餘化難隔而起早為

何而重陰之人不復能受天地清陽之氣如是而猶有存焉者哉夫
不立於反復相勝而遂夫者則不得謂之性矣言性則求之者深也
建夫勢窮理極而後不能不棄也以際者之事也至於反復而不失
者則亦不得謂之性也矣言性則其變化神也達天易物相習而不
能與之為用也夫人事者也知以說者可與論心矣

夜氣也格止處不如前篇而反復二字特佳得二作合之可展全
文又千

三畫格止而有夜氣一線滋生至於反復則消者日甚而息者不
足以供所消也一線漸減良心乃喪盡矣重陰反復二字極得肯

章大為獨 下五
蓋較前作夜氣亦格止之有病也

格之反

正霸桓公為盛 章世統

霸之最勝者不可以霸少也夫霸不如王霸之中猶有升降焉若
桓公者亦非晉文以下所幾也蓋霸之來者莫如桓公而霸之盛者亦
近桓王自周襄王五霸迭興代主齊盟而事始於桓公然天下之
亦始於桓公也何也天下同猶知有王也猶有故事而遂繼其迹
雖有變革亦不遠矣此以知桓公得天多也天下之事亦作始者屬
也何也天下固不知有霸也未有故事而遂繼其迹人非大有判斷
公不行矣此以知桓公之人事實也故桓公之功此徐所及也征伐會盟
修廢述之方伐或也伐徐夷也伐山戎也而大莫重桓公探荆虞

之以八國之師而原究來盟江漢之間亦稍集矣故桓之盛也東而
南北四征不庭一明王吟之有域則無外也桓之德亦非徐所及也
稱仁稱順被同盟之國後那為那也城蔡丘為衛也城濮伐馬杞也
而大莫重桓公擊齊萬于帥南陽之也而得公以立內外大業蓋其定
要故桓之盛也四十年間親近來遠以天下而為心則至公也是
以春秋桓公之盟也列諸侯而書同盟于之諸侯也王者之舉也浩
天而樹同德焉霸者之舉也臣王而藩同欲焉是同盟之義也則春
繁于桓之致也春秋于存三三國也略美績而不斥退之王也天下
之冠與天下安之天下之亡與天下存之或其德慈之速也是春秋

得桓之序也。故桓公之霸。所謂盛而通於王者也。昔文而襄矣。踐土
 之功。有似其上。張氏之會。有似召陵。然實何可比乎。文具而謀志。則
 大尊不盟之大霸。道督矣。楚莊人而為天城。使而後。若合於仁。退舍
 盟。若此。在禮然。荒安是教乎。以夷而主夏。肆其凌蔑之心。去霸遠
 矣。若夫春秋。無志於中國者也。宋襄。仁義反恃者也。每降愈下耳。則
 所謂美於扶者乎。
 一。張氏可厭。何不以簡嚴二字。蓋桓公之序。若妙畫左傳。公毅胡氏
 四書。僅數寫入。謂之無學。無才可也。又千子
 僅數寫入。亦無字。第須議論。是以駕。即謂之才。謂之學。此不是
 著力處。
 下五。

無議論。六是不甚精當耳。

五伯桓

呂子評語正編四十二卷首一卷附親
炙錄一卷餘編八卷首一卷附親炙
錄一卷（一）

〔清〕呂留良撰 車鼎豐輯

清康熙五十五年顧麟趾刻本

天津圖書館藏

康熙丙申仲秋新鐫

楚邵車雙亭編次

晚邨呂子評

語正編

附
慙
書
親
炙
錄



金陵顧麟趾梓

呂子評語正編略例

朱子而後學朱子之學心朱子之心脈氣魄力盡文皆從其
抑朱子傳註遺書之編者晚村呂先生一人而已
曰呂子尊呂所以尊朱也

宋末元明以來儒者守朱子家法闢邪崇正代不乏人犬榮見
粗力小不足與斯道之傳故亦無以撲異端之釁杯水車薪
滅乃益熾一經呂子解開便如日月之出燭火不復有其光
山脈海濫開呂子之說者莫不感發興起字內得再觀一番
經正此是何等力量

呂子評語略例

子自云生平未嘗開堂說法則知本無講義流傳而評語出
呂子手筆初非門弟子記錄語也此等名目固已不得其是
甚至有無限要義拘於語錄講義之名梟從節去學者不能
無憾故不得不另為編集

是非二字不知世間必欲含糊過去是何肺腑是非不明於人
心此邪說之所以橫流江河之所以不返也呂子之說只不
肯含糊是非不肯含糊是非只為要正人心人心正則邪說
者不得作故嘗論評語之功在人心直與孟子好辨不是
尋常事業附錄明云先生非選家也偶評非時書也先生之
言間托於是爾今必曰選家且妄推曰選家高手呂子所似
屢歎不幸其形迹似之也

呂子評刻時文不過借為致其說於天下之具耳認繁便不是

究竟道理通塞通流無往不是時文亦即其發見之一端批摘
點勘只是此理言信尚看或兩像也

呂子評文正呂子知言處我輩閱呂子所評之文即我輩理
處胸中眼中總可不存時文見識也知此意者可與讀呂子
評語並可與讀呂子所評之時文

呂子是以評文發揮通理其就題論題就文論文針鋒各有對
處如題係一節兩節一句半句上下截斷牽搭移步換形其
文各有結撰而評亦因之以立論更有因文感發推論時或
不盡為本文本旨所有然融而會之無不互相發明我輩讀
書本只求此理之明時下講章越細密越文離儒先議論越
開闊越通暢此意非俗學所知也

呂子評語略例

讀是編者須知每條前自有時文在而此為評語其議論推廓
處本不得樂以字箋句釋之義例求之要使呂子就書作傳
註文另有說然通理總無二也

此編自成呂子明道救時之書與從來講章本頭絲毫不相比
附時下動將呂子之說夾和蒙有等說教一例編纂混有此
種冤苦直是無處申訴
時講說亂益深俗學蔽銅益甚凡一切拘文牽義破碎支離之
解從前無不誤中蠱毒直當徹底吐瀉一空方可與領是編
之奧否則胸腹有宿痰喉間早已壅滯雖排列珍異強之使
食豈能適口下咽乎

孟子謂仁人心也說得是程朱謂人之心未便是仁心之德
是仁呂子謂單說心即本心之學非聖學也又說得是告子
謂生之謂性說得不是明道亦謂生之謂性却說得是荀卿

謂性惡說得不是明道謂惡亦不可不謂之性却又說得是異者不異同者不同此間總須解人強脂不得

程朱直接孔孟呂子而外敢道無人真信得及無論假稱孔孟

非毀程朱者直是異教兒孫吾道蓋賊即自負爲尊信程朱者亦僅以爲程朱者孔孟之功臣由程朱可漸至孔孟論未嘗不當理而語實出於隨聲搬窺其胸中便有大信不及畢竟勉強帶三分周旋世情在展轉遷流終歸異學俗學皆此一熱勉強周旋處爲之伏根試看呂子評語中孔孟程朱連稱並舉夾縫不必更著一字總由其本領印合同然無疑

竟見得前聖後聖道脉心原揆同致一其間縱不無些子磨

級總非境地隔絕遠邇者所得要加擬議評議也將下貴遠賤近輕置低昂都是無知耳食人門外猜疑影響夢話名爲

三

尊信其實去肯畔者無幾凡此等只在見地上爭高下所見

不真不但不能尊信程朱即孔孟亦何嘗受汝尊信來

竊嘗謂四書之後當續以小學近思錄更集朱子語爲一書與

四書而七使萬世學者首先誦習痛下工夫打定盤針而後

徐及諸經史庶不至踉却路頭向來編朱子語者如蔡覽

軒續近思錄葉雲芝語錄類要丘壘山學的高景逸節要諸

本皆有未安而呂子晚年欲成此書未及而歿徒爲千古恨

事今於呂子評語一編亦願與當世學者重加商訂一體先

行誦習否則盤針不定雖窮經而博考註疏讀史而橫生論

斷到底都成錯認求一言之幾於道而不可得也

呂子趁快說去亦問於章句集註小有出入然枝葉之失總無

傷於其大本之同也

程子曰學者全要識時不識時不足以言學呂子所下之藥多是斷佳大黃時症不同故也然每以此撥衆蒙惑疑甚矣此事之難言

孔父設仁義期其萬一同聲者自不與豈能廢神電東海老腐儒歌哭出蒿萊其樂有餘樂其哀有餘哀噫嘻呂子固不得已耳

朱子文集語類中有問目極長而答止一二語一二字者無不收錄祇欲由此得聖之是非耳此編兼敢時文及他評者即以時文他評當問目也

文仍其姓名評仍其字甫或即仍其署名總不欲掩是非之由以便查考

間有數條合爲一條者取其意義貫通彼此相足庶不失呂子之意非敢妄爲比附也

首大學次論孟次中庸此朱子讀法次第也今遵之

呂子評語研窮精微辨折同異其於書義文法皆歸斯理不易之極則難若條分錢析其實同出一源不可分而爲二者也

但編次難和不便觀覽今以發明書義者編正其論文則別爲餘編一並付梓庶學者得觀評語之全

惡書三十首以理則遵宗以文則絕頂正呂子所謂道所生之文也今亦附載各章之末若謂必守溪鶴灘而後爲經義正則則余不敢知矣

余之爲此編也恐其詩本久府滅不得已而出此固不能盡得呂子之意且收拾雖云略備而遺漏終復不免呂子評本未至磨滅正須尋求此編不過爲窮鄉僻壤進無力全購者勉

非謂有此可廢評本亦非導人以簡便也

此編自壬辰迄乙未緒閱反復中間以事作輟凡四年而成胡
君虹山與余季弟須上更互商訂又幾一載閱已章分節本
黑白瞭然若呂子生平評文公案則卷首數篇自道已盡而
此編之指要亦明故不敢復以已意輕爲之序懼褻也
康熙丙申仲春晚間軒主人車鼎豐識

隱閣

車鼎豐

自序

卷之五

五

正義

呂子評語正編目錄

卷首

纂錄文集十三條

卷之一

大學經一章

卷之二

大學傳首章至傳七章

卷之三

大學傳八章至傳十章

卷之四

論語學而第一

卷之五

論語爲政第一

卷之六

論語八佾第三

卷之七

論語里仁第四

卷之八

論語公冶長第五

卷之九

論語雍也第六

卷之十

論語述而第七

卷之十一

論語泰伯第八

卷之十二

論語子罕第九

卷之十三

論語鄉黨第十

卷之十四

論語先進第十一

卷之十五

論語顏淵第十二

卷之十六

論語子路第十三

卷之十七

論語憲問第十四

卷之十八

論語衛靈公第十五

卷之十九

論語季氏第十六

卷之二十

論語陽貨第十七

卷之二十一

論語微子第十八

卷之二十二

論語子張第十九

卷之二十三

論語堯曰第二十

卷之二十四

孟子梁惠王上

卷之二十五

孟子梁惠王下

卷之二十六

孟子公孫丑上

卷之二十七

孟子公孫丑下

卷之二十八

孟子滕文公上

卷之二十九

孟子滕文公下

卷之三十

孟子離婁上

卷之三十一

孟子離婁下

卷之三十二

孟子萬章上

卷之三十三

孟子萬章下

卷之三十四

孟子告子上

卷之三十五

孟子告子下

卷之三十六

孟子盡心上

卷之三十七

孟子盡心下

卷之三十八

中庸第一章至第十一章

卷之三十九

中庸第十二章至第十六章

卷之四十

中庸第十七章至第二十章

卷之四十一

中庸第二十一章至第二十六章

卷之四十二

中庸第二十七章至第三十三章

內附惡書三十首

外附親炙錄八十九條

呂子評語正編目錄終

呂子評語正編卷首

程子曰今之學有三而異端不與焉一訓詁一文章一儒者余按今不特儒者絕於天下即文章訓詁皆不可名學獨存者異端耳昔所謂文章蘊王之類也訓詁則鄭孔之類也今有其人乎故曰不可名學也而有自附於訓詁者則講章是也儒者正學自朱子沒勉齊漢卿僅足自守不能發皇恢張再傳盡失其旨如何王金許之徒皆潛晦師說不止吳澄一人也自是講章之派日繁月盛而儒者之學遂亡惟異端與講章斯互勝負而已異端之徒遂指講章爲程朱而所爲儒者亦自以爲吾儒之學不過如此語雖誇大意實疑餒故講章諸名宿其晚年皆歸於禪學然則講章者實異端之涉廣爲彼驅除難耳故曰獨存異端也永樂間纂修四書大全一時學者爲靖難殺戮殆盡廬存

呂子評語卷首

胡廣楊榮等苟且庸鄙之夫主其事故所撰極多與傳註相繆凡甚有非朱子語而誣人之者蓋襲通義之誤而莫知正也自餘蒙引存疑說諸書紛然雜出拘牽附會破碎支離其得者無以逾乎訓詁之精其失者益以滋後世之惑上無以承程朱之餘緒下適足爲異端之所笑非此余謂講章之說不思孔孟之道不著也腐爛陳腐人心厭惡良知夾挾異端之術竊慕情之所欲流起而失其維矣聰明向上之士喜其立論之高而自悔其舊說之陋無不翕然歸之遂爲以後遂以背攻朱認爲講章而禍害有不忍言者識者歸咎於禪學而不知致禪學者之爲講章也近來坊間盛行本子淺陋更甚又有增改各刻愈出愈謬然且家佔戶異取其簡便極惡既極勢不得不變變則必將復出於異端此有心吾道者之所深憂而疾首也朱子教人但

正編

呂子評語卷首

涵泳曰矣有未得而後看本註看註未得而後看或問今當行之爲法以本註爲主無論新舊諸章一切勿泥即大全中亦看程朱之言其餘諸備合於註者取之否則闕之如此則盡可以求儒者之學退亦不失爲古之訓詁或庶乎其可也此理之不明又數百年矣每鼓妖幘潛奪程朱之坐以煽惑天下也又久矣此又孟子以後聖學未有之烈禍也生心害理至於此極誰爲厲階不知所居此凡有血氣所當共任之責况於生讀書識字又頗知理義者耶某竊不揣譴教正之道必彼朱子求朱子之學必於近思錄始又竊謂朱子於先儒所定聖人例內的是頭等聖人不落第二等又竊謂凡朱子之書有大醇而無小疵當篤信死守而不可要置疑鑒於其間此數端者自切抱之惟姊丈聲始頗奇其神合故某喜從之論說餘皆不之信也昔聲始謂目中於此事躬行是得只老兄一人於時已知嚮往旋以失脚俗塵無途請益於今雖知覺未盡長成而於小學入乎工夫未嘗從事直無一言一動之是此病不是小小平生言距陽明却正坐陽明之病以是急欲求軒岐醫治耳與某某南邨之鄙人也至愚極固未嘗學問幼讀朱子集註而篤信因朱子而知信周程固程朱而知信孔孟故與友人言必舉朱子爲斷友人遂謬以爲好理學者其實未嘗有所聞也足下書云篤於信孔孟故深於疑程朱某則不然竊恐於孔孟未必篤信耳果篤信孔孟則未有更疑程朱者若疑程朱之不合於孔孟某將謂從孟子便應疑却孔門但言仁孟子則言仁義孔子言性相近孟子則言性善可疑也且不止此將謂從孔子便疑却孔門問仁孔子答之彼此異詞無二言之同又何從得所

正編

謂一定之論明聖賢之指趣爲後學之宗依耶如此則直合衆殺東坡所云疑漢不會有楊子雲也足下書又云宋賢之新理即老莊之所講道且未說程朱即老莊二公亦未可心服在無怪乎窮處皆疑也嘗聞之矣言不難擇而理未易明必於古人之書反復觀味寬心游意使其所說如出于吾之所爲無復纖芥之疑而後發言立論擇其可否不則理有未明於人之言有未能盡其意者豈可選細古人而直任胸臆之所裁乎某之所問於朱子者如此若兩書中云云某學識卑陋實不能辨也

用僅滿

道之不明也幾五百年矣正嘉以來邪說橫流生心害政至於陸沉此生民禍亂之原非僅爭儒林之門戶也手教謂陸派沸揚朱學湮塞從陸者易從朱者難足盡未流波蕩之失某竊惟其

昆子辭辭卷首

三

正編

故亦由從來尊信朱子者徒以其名不傳其真而近世關提陸說者其權詐又出金溪之上金溪之謬得朱子之辭顯是非已定特後人未之讀而思耳若姚江良知之言竊佛氏機鋒作用之緒餘乘吾道無人任其惑亂夷考其生平志肆陰謀不可究結比之子靜之八字者興又不可同年而語矣姚江之暴烈於金溪而紫陽之學自吳許以下已失其傳不足爲法今日陽邪宵先正姚江之非而欲正姚江之非當其得紫陽之是當其富貴與章先儒謂必取舍明而後存養微今示學者似當從出處去就辭受交接處畫定界限札定脚跟而後講致知主敬工夫乃足破良知之點綴窮陸派之狐羆孽孽妄識自相狂悖當於理惟先生不棄其愚而教正之幸甚

王學之惑亂幾二百年其間大人先生亦頗知其謬然大約指摘

其弊病者輒而許與其具體者甚甚則與朱子兩分其是非知其於邪正之間蓋猶有所未確矣讀貴師賈誼所論剖決精詳絕無包羅夾轍自羅整庵陳清湖徐養齋以來未有如是之勇著明者此誠斯道之幸生民之幸非小小文字之功也傾弟更有所進者近世王學惑亂雖未能廓然猶多疑而辨之至於陳獻章一宗幻妄充塞如謂意爲心所存儼獨有獨體一真爲入門工夫而究竟其肯綮程朱爲允甚然不幸其淵源雖出於前輩正人之口遂足以鼓動流俗不啻張先生亦嘗聞其說而辭闕之乎此宇宙生心害政之大患有有心者不可不力持而救正之也

卷次

聖道在兩間雖千年無人任異端所惑亂而未嘗漸滅也今日變果漸滅矣忽於漸滅中得先生之言又有一某千里不相約而

昆子辭辭卷首

四

正編

合先生之言此何由乎即所爲漸滅不得也是以君子不必爲道憂而亟爲自憂憂之必辨之辨之必極其至而後已豈過求以爭勝立異以爲高哉不如是不能定是非之贖而實得之於已耳故得彼之所爲非而益信此之是一辨也實得此之所爲是而後能盡彼之非又一辨也讀先生甲寅所示正王諸文展彼說之非既洞抉無餘矣某復何以進無已則商吾之是者可乎夫所非爲王則所是爲朱可知也按朱子平生所嚴闢者三焉一金溪一永康一眉州也金溪之爲姚江不必言若永康之功利眉州之權術兼挾文章之奇尤足以類學士大夫之疾故朱子闢之甚厲果以朱子爲是乎宜於此擲之權語之詳矣八公讀後寄街南諸作於戰例似未嚴也且議論往往出入永康眉州間毋亦朱子謂賈如吾伯恭亦尚安於習熟不甚以爲非者

乎。倘於此有纖毫之疑，卽於所是有未的，則所非雖甚，尚須勘驗也。自古有道所生之文，有圖文見道之文，如退之永叔因文見道者，先儒猶少之，以其有所明，亦有所蔽，不足定是非之歸也。故學者多患不能文，能文者又患不純乎道，又必有韓歐其人，生程朱之後，實得其道於己，一開斯域焉，度其文必韓歐有未之及，意而惜朱之見也。先生幾之免，可仍爲未見程朱之韓歐哉！狂迂之言，似無端而可怪，然督之船買泛大海，遇颶風，以盤鉢致戒於舵師，非其使嫻於舵師也，眾買之命存焉，爾某且托命於先生矣，故不揣固陋以求正於左右，其或未然，藉以發鍼石之施，尤某之深幸也。若答吳前

前者正王之教，似以某有一知半見之仰，同足與共論者，今茲惠示，有述則又似憫其知見之陋，而欲以所得廣之者，天下正編云云。

幾人理會斯事，其高座說法者，勢又不可復受商量，如老兄之擔荷大業，而誨不倦，誠世俗之所稀，某何幸而得此於老兄也。然某之懇頌，僻固是有所不可廣，亦不敢曲附爲同者，不敢不明告，而冀垂亮焉。某生平無他識，自初讀書卽篤信朱子之說，至於今，老而病且將死矣，終不敢有毫髮之疑，真所謂實實然守一先生之言者也。今教之曰爲講義制學文字，則當從朱而辨理道之是非，闡千聖之絕學，則姑含是夫講章制義世間最腐爛不堪之具也，而謂朱子之道僅足爲此，則亦可爲賤矣。至惡之至矣。此某之所未敢安也。夫朱子章句集註，正所以辨理道是非，闡千聖絕學，原未嘗爲講章制義而設，卽定制經制從朱子亦謂其道不可易，學者當以是爲歸耳。豈徒欲其傳亦甲取科第已耶？况某村野賤人，久無場屋之責，其有所評論亦

五 正編

六 正編

五 正編

初非爲制學文字當爾也。今指某傳朱以攻王，爲制舉家資，則其不然又甚矣。果僅爲制舉家資云爾，則王何必攻王，非令里所禁也。且某尊朱固有之攻王，則未也。凡天下辨理道闡絕學而有一不合於朱子者，則不惜辭而歸之耳，蓋不獨一王學也。王其尤著者，爾昔者孔子之道，雖大然當戰國時，楊墨老莊儀行輩出，天下幾無孔子矣。實然守一孔子之言者，孟子耳。余天下知尊孔子而不敢非此，非今天下之明孟子之力也。然孟子之言，歷千餘年，猶少信之者，以宋司馬溫公之賢，猶疑且惑之。他可知矣。及南宋朱子出，實然守一孟子之言，然後孔子之道乃益著。今日老兄與其得信孔子之道者，由孟子也，而得尊信孟子以及孔子者，由朱子也。故某之尊信朱子也，又親於孔孟今教之曰，奚爲實實然守一朱子之言，則孔孟先定矣。奚有於朱子？陽明不云乎？道天下之公道學，天下之公學，非朱子可得，私非孔子可得，私也。求之於心，而是也，雖言之出於庸人，不敢非也。而兄出孔子乎？求之於心，而非也，雖言之出於孔子，不敢以爲是也。而兄未及孔子者乎？今尊言之旨，毋亦猶是，而且闡王學爲內，塞告子爲內，畔佛老爲外，寇不知所云云者，爲內，塞與內畔與外，寇與吾恐老兄之於王學，猶未盡其說，且有陰隙放中而不自覺者矣。夫深歛章王守仁，皆朱子之罪人。孔孟之賊也。今特宗獻章後人之言，而謂孔子守仁是猶魏吳皆賊也。寧魏得漢統而獨斥吳矣，非吳人之所服矣。况又奉魏以攻後漢乎？集中如意爲心所存，大學從古本格物格本末皆魏，漢徒人之所已言是，老兄固未嘗不實然守一先生之言也。但其爲一先生者，不闢耳。由朱子而得乎，而孟子而孔子，此

先生也由尊刻所述而湛若水而陳獻章亦一先生也則由陳獻章王守仁而陸九淵而達磨而告子亦一先生也凡此先生者宜何從則千古必有能辨之者矣蓋某之闢王說也正以其叛朱子而老兄之闢王也不必不叛朱子則某之闢王固不可仰為同而某實然守朱子之說有一不合即以爲叛道而不敢從則尤非尊教之所欲廣矣老兄高明迴出而難駕越朱子而上度必有同得者與爲証合最下亦須與朱子等者而後能契服焉耳某方俯伏朱子門廡之下又安能知而敢與辨所說之是非哉所敬布左右者第以明己意不敢強爲附和而已先生唐斯世斯文之望所居與遊論文講義流傳遠近在陶鑄中者不爲少矣某於伏流歷日趨奔固偶於時藝寄登任言如斯者之神吟亦其痛癢中自出之聲而賞音者以爲有當於歌詠

把柄矣某所以寧犯不韙之名而不敢以輟哭放過也先生不鄙其愚伏望更有以垂誨之幸甚

事理無大小文字亦猶是也有謂此與事理有別與凡文字又別知其入於事理文字都成斷港絕流未有見處在君平提栗尚可言忠孝兄本來此物此志乎論文正當共明此義也

某衰病日深聲事久已謝絕惟點勘文字則猶不能廢平生所知解惟有此事即微聞程朱之塵緒亦能此得之故至今嗜好不衰病中賴此塵埃開卷有會時一欣然覺先聖賢一路目前歷歷而正嘉以後諸公講學紛紛病諸夢覺皆因輕看程朱不曾用得工夫未免胡亂踉蹌却路頭耳若謂第逐蠅生計第難不肯不至汗下如此導教股股愛我而賜之鞭策敢不感激思然於斯意尚多未達又朱免耿耿也竊謂事理無大小文字義精粗莫不有聖人之道焉但能篤信深思不失聖人本氣即標之狂夫察之過言皆能有得如本領差却則以曾子之慎獨孟子之良知未嘗不原本經傳然過爲近世惑亂之鼓笛路頭謾雜日日靜坐時時讀書徒以佐其謬妄耳病在小時上學即爲村師所誤授以節字之講章則以爲章句傳註之說不過如此導以擬題之時文則以爲發揮理與文字法度之妙不過如此凡所爲先儒之精義與古人之實學初朱有知亦朱嘗火煨水磨之功即曰子既已知之矣老死不悟所學之非鼠人牛角蠅投紙處其自視章句傳註文字之道原無意味也已而聞外間有所謂講學者其說頗與向所聞者不類大旨多追尋向上直指本心恍惚此爲聖學之真傳而向所聞者果文辭固而無用則盡棄其學而學焉一人其中益厭薄章句傳註

字不足爲而別求新得之解。不知正嘉以來諸講學先生亦正爲村師之講章時文所誤。不屑更於章句傳註文字。研窮義理。乃摘撮一副謬妄淺陋之說。以爲得之。不覺其自墮於邪異。故從來俗學與異學。無不惡章句傳註文字者。而村師與講學先生。其不能精通經義。亦一也。蓋人間邪異之解。則必於章句傳註。其有自信不及處。要知此自信不及者。乃吾心之粗。非古說之失也。亦村師講章時文之所蔽。非章句傳註之本然也。爲信深思。精其心以求之。則其理自出。輕信粗心。則必反疑古。於是希其私智。穿鑿破碎。思妄爲平章句傳註之上。罪不勝數矣。乃反謂經義必不可以講學。豈不悖哉。今日理學之惑亂。未有不由此者。而其原則從輕看經義。不信章句傳註。焉始此某之所以皇皇汲汲至死而不敢含量也。各案

孟子論齊宣

九

正經

近世學者患在直求上達。此總是好名務外。徒費口耳。於身心毫無所得。至目前紛紛則又以之欺世盜名。取貨賄營進取。更不足論也。要之真欲爲此學。須是立志得定。下手便做。不但求說之長。始得從上聖賢通理已說得詳盡。又得程朱發揮。辨決已明白無疑。今人只是不肯依他做。故又別出新奇。創義耳。所謂至簡至當。豈有外於四書五經者。只是做時文人看。去只作時文用。爲詩古文者看。去只作詩古文用。若學道人看。去便句句是精微正當道理。更何經書之有。哉。第程朱之要。必以小學近思錄二書爲本。從此入。以求四書五經之指歸。於聖賢路脈。必無差處。若欲別求高妙之說。則非吾之所知矣。與何或問於吳子曰。吾聞晚邨之爲人也。假僣亦多。否少。幾與車蓋則疾走聞異音。則掩耳而逃。與人言。至科舉種子。未嘗不

痛疾而雪涕也。猶沾沾焉取時文批點之而吾子又爲之流布於天下。吾甚惑焉。吳子曰。予豈不知夫是書之過。至於斯也。然嘗聞之晚邨矣。讀書未必能窮理。然而望窮理必於讀書也。秀才未必能讀書。然而望讀書必於秀才也。識字未必能秀才。然而望秀才必於識字也。是則方其指偏旁。摘珠墨。便當以此事相資。又何間乎時文。而或曰。不然。遂年者以山林爲桂棹。遊世者以軒冕爲塗炭。越軌岐嶷。棄斯別晚邨。得不聞乎。吳子曰。是未知時文又烏乎知晚村。昔者程子過碑於途。有禪子問過焉。謂之曰。公看皆字也。某看皆理也。又語學者曰。某何嘗不教人習舉業。但於上面求必得之道。是惑也。今晚村所見爲文字。語大學中庸孟子之理。而公且以爲文字。即晚村所見爲文字者。而公又且以爲必得之道。其滋惑也不亦宜乎。如凡爲隱居

孟子論齊宣

正經

必當仇時文也。將世舉孝弟力田。則去父兄。處兄弟。博學宏詞。則焚經史。典籍舉高。貽丘園。不求聞達。則蒼皇反復。爲馬首之果。由而可哉。晚村則以爲文字之壞。生於人心。而文字之善。又足以正人心。隱微深細之疾。其將趨書陽之斜。驅障支邪之潰。浪經天行地。一反其常。固非一手一足之烈。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謙與。而且拳拳擗胸。獨往獨來。行路之人。揆吾疊足而不。咄嗟晚村。其舍此離字。秀才讀書者。而安望耶。東萊有云。假誤以爲媒。借達掖以爲郵。獨致於諸公長者之側。其有豐獲焉。或者不失晚村意乎。猶以爲房書也。選政也。是蕭公之崇儒。建唐以爲毫無功德者也。代序先生非遷家也。偶詳非時書也。先生之言。問托於是。爾先生之也。蓋陸天下有志之士。由其言而得其所。不言則是書爲已。

屢讀偶評而不入視不過時文而已則其於先生之言固終
得矣雖賈告奚爲乎故偶評止於此通明錄五
右纂錄文集十三條

呂子評語正編卷首終

呂子評語正雜卷一

楚邵後學車鼎豐變亭氏編次

大學

大學自程子更定復得朱子章句即使原本未必盡合正以精益精聖人復起不可易已後之學者朱有能篤信而力行之故其效罕嗟何嘗有從其說而得過者乎乃陽儒陰釋之徒惡格物之說害已彎弓反射輒以古文石經爲辭然理卒不可毀也其後索性敢道大學非聖人書嗚呼悖妄至此大亂之道也

大學經程考定如地平天成即與鴻荒時境界有不盡合分外分明倍當萬世永賴後來紛紛動援古本石經狡焉思逞都是無知妄作耳如知本知先後之知與知止致知知字不同物有本末之物與格物物字不同而正嘉間講師皆比而同之至欲以物有本末節補格致工夫傳文於字義且朱通遠論其學耶故其入初以訓詁附程朱而末年皆崇傳異端蓋其所得乎程朱者原非也然世儒方尊行其書以爲說經之準繩聖學安得不淆亂哉

經一章

上古有治無亂由其上下文修也中古數百年而一治由其綱維在上也末世數千載而無一善治由其教化不立元元之民自爲賢不肖也嗚呼存則人亡則盡聖經所爲作欺誣教化不立民自爲賢不肖三代後大病在此

首節

小學大學有地有制如朱子序中所云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者是也朱子序大學二字名目緣起故云爾其實此大學字却

指爲學之乃古昔教人之法之義故註云大人之學其非制之大學可知須知王制大學中未嘗有此言曾子推論大學爲學當如是亦未嘗爲學官補典故也時文每因序語將大學闡入地制立說迂混不切

知有朱子小學之教在大學之道四字纔分明不則爲國學太學碑記失之矣

王應麟今日者異端紛起各學其學而非吾所謂學將學有不明末俗驚趨各道其道而非吾所謂道將學之道有不正意須標表其大云云此與中庸首節同旨

除却俗學異學即是大學之道俗學者今之講章時文也異學者今之陽儒陰釋以誦學者是也

論有定自夫先王之教不明於天下而學者失其守也而不知

人之立於天地之間當求所以盡夫人之道欲求所以盡夫人之道當求所以盡大學之道讀大學者遍地皆是有一箇字簡見此意否

章世純其所以稱大者何以及民放也如封已自私焉小矣

設耶如其文三綱領次第當云在新民在明明德在止於至善矣秀才胸中只見得做官做皇帝便是盡頭天大事可笑也

以下奈何聖經如許精義一概拋置只講皇帝家裏事即皇帝家事中亦只講要妾子女事豈後成大學制義耶

不論甚道理事物工夫總要粘煞在帝王身上以此爲大總要歸本到權變作用以此爲高不知此正見其寒乞相也

秀才不明理見陰符素書便信是王佐秘略與村僧談天書實創相似真可笑也。

論學綱要聖經發爲己爲人之學云成已成物則得爲人非聖學也兩樣夾雜不得。

歸有光聖經揭大人之學盡其心而已矣蓋明明德者存此心也新民者推此心也而止至善則又盡其心而無遺者也。

大學無重心義以其本天也盡心只可當知至存心只可當正忘不可以該明新也蓋心非即明德心所具者乃明德耳單說心即本心之學非聖學也。

又歸有光明德非吾心之體平明明德兼身心性情合體用而言不止心體。

艾南英語道而不要其至則隨其境之所造而遂自以爲足。

古今學術之弊只此。

至善謂明明德新民各有極至之則止至善者如學聖必孔子而夷惠非所由治法必唐虞三代而五霸漢唐不足效之謂也。

歸有光止至善其成終之學乎止至善兼始終不專終也。

止至善之事只附在明新兩綱領上更無第三項用力處故止至善只說知不說行非止至善無行行即明新內也。

止至善一綱領專重知放下文急接知止。

知止而后有定節。

凌渝安講聖經至此章采請曰八條目中知行並列此節單提重知一處其意如何凌先生曰聖人預知天下後世講心性之學者必以學問思辨爲支離過外而求內自立直截了當之法。

空想像一種道理若有所見原非真知其心自以爲定靜而。

見猖狂放急於此單提知止爲入門下手之要即中庸告君誠身必先明善也采舉似先生曰凌先生之言切矣實試道大學畢竟幾綱領曰章句以上三句爲三綱領豈別有義乎曰吾正恐賢信不及有三綱領耳以異端之旨言之止有明明德一綱領耳更無二事安得有以三綱領論之已物對待亦止兩綱領耳何必有三此兩家都信不及者也不知後世學術之謬正在此一綱領上差去江西頓悟是知有明明德而不知明明德之有至善也永嘉事功是知有新民而不知新民之有至善也。

知聖人於明新下急著此一綱領吃緊爲人處是聖學之定盤星指南針若少此一綱領則上兩綱領都無根柢然此一綱領至實却至虛最難見故最難信上兩綱領知行並重此一綱領却單重在知至善只是難知知得自然行得行處只在上下兩綱領內不消更說如孟子集大成章聖是諸聖所同集大成却歸孔子者以其智更高耳故知止一節緊貼定第三句綱領說有此一節則此一綱領已了畢以下八條目只就上兩綱領中條析次第言之雖止至善即在其中然却不是此一綱領註脚故知行並列也。

此題文若不切實甚或混入邪說而不知者皆因知止二字看不分明雖却至善而泛言止也上面平列三綱領然明新一件易見而至善極難說惟知之而後能得之故正說止至善接口即下知止二字若云必知止至善自然定靜安慮而得止至善以一止字總括止於至善四字蓋意誠口省大也後來講學者先不通文理如李見羅知止說竟謂知止即良止之止無思無爲復其寂然不動之本體又謂知止即知本一派胡說民要信。

箇箇家言語字眼行其惑亂之術全不顧經傳文義如何故自
隆萬以後作此題者無不墮入狂禪總只是離却至善二字此
不特道理差直是文理不通耳

止字貼定至善至善貼定明新方是聖人之所謂止懸空說止未
有不向和尚位下討活計矣

父子子止字深不得却亦淺不得此便是混話候子子作一篇
離極細心也定是夢寐耳所謂止者即止於至善也離至善單
講止字深不是淺不是不深不淺也不是

止字貼定至善說知字方不落空

異端講止字皆離却至善故錯入禪去然亦有不離至善講而會
錯者如李見羅謂如止非懸空知至善之所在而止之也似矣
然他日對李慈則曰儒學與禪誠兩宗禪與儒者之心無二

孟子學語卷一 大學 五 正

水非止何以能照鑑非空何以能明學可殊方而心之必歸于
止而能慮者一也又涂邦直問近收拾一止竟有進處靜中一

切皆如無有如此去得無麗空虛近於禪曰還應得事否曰應
處亦不差曰不論差不差只一段清虛尚在否曰有時在有時

不在曰如此何處塵空虛近于禪觀此則不但其所謂止字懸
空連至善先懸空其所以懸空者緣他所謂至善離却明新事

理而言即在應事上講亦只是要隨處尋求此一段清虛便以
爲止便以爲至善耳只看他不論差不差五字其不識至善而

的係狂禪供狀昭然矣聖經之所謂至善正在明新事理上求
絲毫不差之極處耳故子謂此節止字必要靠實至善說至善

必要靠實明新說方有著落
明新各有至善知得即指止至善說明新知得即止至善在其出

可知矣知者所以明心見道而達其機者也隨見道上加明心
下云達機便隨其趣大學之道固在於止至善以要天下之
終尤必先於知止以開天下之始隨知止至善則自始至終立
步不同豈待終而見其止乎

又南與知止而後有定可以一蹴至者也由靜而安由安而
慮而後得其所止此不可以一蹴至者也

止至善一句綱領止至善原只在明新二綱領上說如何又分
出爲三緣此一綱領最重明新二綱領漸次工夫即止至善王

夫如下八條月是也而止至善一綱領之要在乎知一知即
自然定靜安慮而得故朱子謂定靜安慮得五字是功效次第

不是功夫節目非謂懸空了悟可得言其功夫即在八條目也
物格如至則知所止矣意誠以事則皆得所止之序章句諸自

孟子學語卷一 大學 六 正

分明所講到處而得此處最難進亦就五字功效中說到此地
位較難非將慮與知分兩節工夫也若論功夫則全是物格知

至不可一蹴而至耳今文謂知止有定可一蹴而至已失其
理而謂定靜安慮不可一蹴而至必待漸足自得則是知止有

定工夫輕而定靜安又分出三節工夫到處又分出一節工夫
反以爲重矣究其言知止有定可一蹴而至則所謂不可一蹴

而至者將在靜字分別工夫起乎直謂之支離不識經義可也
知止統貫五者五者各自相因慮字次第較重有字換能字然有

意在此節無工夫指定靜安慮言不是連知工夫在定主志向靜主心
換著鼻子也如止前正有後文致知工夫在定主志向靜主心

安主所慮慮主事得字中包下文誠正修齊治平一有是義
格物致知是知止前工夫意誠至天下平是得止中次序不知來

格物致知是知止前工夫意誠至天下平是得止中次序不知來

源去路縱說熟功次策究竟不解何以不是工夫節目說知便似忽然大悟說得便似大事了畢名爲還章句遂不知章句爲何語也

知止節註中字字實落非極精細人不能依註體貼蓋其中義理辨析甚賅粗心人不宜講究乃喜爲空玄籠闊之說似乎高妙若可解不可解不必有研窮詳詳之功而坐聽顛頂誰復反而爲其難者此書理之終不可明而文日趨於妄也

五而後有層次義有不著層次義

纔知止五者相因而見知得相去不遠此大層級也五者逐段相因此大層級中小層級也定靜安相近至慮而得處較難進此小層級中重難層級也

凡人有一知一見自以爲是亦相會定然非知止至善之有定也

知止是說曉得極頭處不八議得箇路徑

念慮純一之後澄然者自有以涵天下之寂而淵默之也湛乎至虛至靈之體此妙明也非靜也

留聲大抵一定而不能復動者異學也而其弊是生於求動

之過早固異學無求動早之弊到底動不得耳暫定而不能

長靜者俗學也而其弊又生於求靜之過深固俗學也

不知靜靜不生於境而生於我故境有寂感而御之者常一靜不

從知止之定講來自然銷會劉安有言恬則從之道則用之

其縱之若委衣其用之若發機可謂幾於道矣曰此老氏之道

也道其所道非吾之道此獨山人董五經之類終不爲程子所

深取然陶菴崇禪而輕道不知禪却從道偷來○靜安分貼

心身處字界微有不同皆章句的旨當時以板註爲高必無可

依此說者獨陶菴毅然據之可謂狂流一柱矣及其疏析理要則仍受彼中法乳故知親爲傳註之無當於學也

不重下一字重上一字言困也然須總根知止來安字必須

貼所處上有今都空說向心去顧麟士謂似首楞嚴未就可知

當時名士名爲追尊傳註其意駁難與言正道也

定靜安慮得是知止後自然相因而見然五者之中慮字一節自

別是臨事時所幾審處正是知止發用爲知得緊要關頭此注

三事更重更難但慮之所以窮幽極微使事理盡處無不到則

非安不能也

困矣若此者皆不安使之耳上項病知自不知止中來不

不安事不安只是慮事不能精詳耳

義而後得此安則人之所爲臨事而究淵者業已精治之於先

事矣慮字直從知止貫來事理大段已在知止中明白到此

又研幾審處耳

每見旁觀得甚能而當局多謬迷外錯者只坐不安非不能慮

也慮之義理已在知止中完徹但臨事張皇則思力憤擾便不

能精詳周匝不是到此方去講究事物義理也慮與知一原分

界須看得澄瑩

能慮是臨事時見到慮處比定靜安較重

道也皆可以言學心獨不可以言學心者所以爲學之物無以

心爲學者惟獨氏本心以心爲盡頭謂天性理道皆出其下故

曰心學凡言心學者皆釋氏之見也況此三句兼身心事物而內未嘗指心法而言若謂身心事物皆心所爲知此則四書無一章不可說是心學又不止此節三句矣

自知止至處只就知邊說自誠正至治平都是得止
定靜安慮得只一知止便到雖一知止便到然知與得兩邊境界却別

得是得至善人多混說

物有本末節

此節總爲上文示箇下手次第以起下二節看近道二字正對學者而言

羅萬義道之不得於天下雖聖人不能傳也故古人之所不得不詳者學耳其端道有別傳聖人之學即傳道非道不能傳

而傳學也但道與學字須分明耳

孔自述道之所在皆物也學之所在皆事也道亦兼事物學亦兼事物不可分也但物就理之自然說事就人工當然說在二字中分貼亦自有理

至善不可名物故但指明而善即在本末中本亦有終始末亦有終始聖人細細區分正欲人會歸精一後來要直截反成鴛突虛謬耳

聖學愈分則合處愈真其端怕分則所合亦僞而無用聖賢論理必分晰精詳惟分得愈細則合處更真實故曰惟精惟一異端最怕分別必捫掃一切而後見本體不知其所謂本體者妄也非真也此是儒釋邪正分界處後來陽儒陰釋者又謂必先見本體而後勘驗求盡於細分其說似包羅可喜然先物

而後博先一而後精與從來聖賢教人之法悖叛更甚則又中之妄邪外之邪矣

本末合來方成一物此中便有自然之序

事非物外之事
事物原不相離

知先後知字與知止致知兩知字不同此處較輕如云曉得个先後次第則進爲有序而人道不遠耳所謂進修者即下八條且其中自有知行工夫格物致知也誠意以行也與此知字不相蒙講章以爲兼行說夢弊也亦藏於姚江知行合一之說故見知字便要兼行不通之論也

此只說知得大段便有人門處
知字在本節重全章不重本節重者結上起下意在先後然先後

工夫效驗之序在下兩節此只說知得先後便可近道猶中庸知遠近云云可與入德同也全章不重者知止知至兩知字相應經意所重與此知字不混講章每將三知聯串此不識字人論熟實爲煩而不求意義者也

近道二字與章首相應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

雖有先聖儒者功用之全以一世民物爲已任而明明德於天下固其實之不容以自誣者今人必以明明德於天下歸之帝王矣此是何等見識
修正誠致各有工夫各有功效兩節就中分先後次第耳工夫不無輕重然無一可略若但趨重下截則節節推來只一格物可了矣下節而後亦然

人言誠正致等不宜重做惡使傳地余不謂然經有經義傳有傳義必無聖經先爲賢者留地步而不說明之理况傳文有詳有略有獨有聯有盡有未盡不當以曾子之言反礙孔子也身與心較然有此二物意即心之所發知即心之所知只在心中分別出來爲用工節次耳非又有二物與心並列而爲三也欲修其身者六句于故曾作者每云心生於身而反以役身心投權於意而意反以害心意能家知而知足糾意就其說傳之身乃家常頑物也心則主人也意乃賊也知則選者校尉也欲使主人合選尉擊賊則得矣試思一身之中心意知三件終日互相搏拊隔闢相似有此大學否

孟子論爲善爲惡者身之才非才之罪也無善無惡者心之體也此句是與學源頭有善有惡者意之用辨善辨惡者知之良用字亦不妥古大人端躬達極其欲修非不

爲是主靜之切切乎周子主靜指理言若白沙則直是靜耳語一而意不同古大人洗心藏密其欲正非不度而閑邪存誠早嚴於思慮未起之先豈無見於存省相實而爲是居敬之皇皇乎思慮未起之先無處用誠居敬不誠意事此大學漸察之事也望學做上徹下無煩漸若以頓語有言則身心意知總一至善無惡之物而已矣此句改得較近然亦如此說不得故聖賢只曰性善性以下便不如此說○開講四語本於傳習錄其宗旨只是無善無惡心之體一句其言曰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他日其徒王汝止謂錢德洪曰此恐未是究竟話頭

體是無善無惡則意知物亦皆是無善無惡人請正於天象格陽明曰我這裏接人原有此二種利根之人一悟本體即是功夫其次不免有習心在且教在意念上用功夫故止之說是我接利根人的德洪之說是我爲其次立法的由其言推之則所謂知善知惡爲善去惡亦只是接引中人入門方法猶未是最上乘若其正法眼藏止有無善無惡四字而已陽明又自言居龍場恍若有悟証諸五經四子無所不合獨於朱子之說有相抵牾今試取其言考之五經四子合乎不合乎合其說有五經四子之中止一告子而已竟曰危微精一孔子曰繼善成性孟子曰性善與其言不合明矣低低豈獨朱子乎然則其新証諸五經四子而無不合乃其欺天罔人以毀賢後做之術耳豈誠然乎若以本體爲無善無惡必將盡去其善而後可以復

本體也則凡所謂擇善固執樂善不倦者不幾皆本體之障乎此正聖學與異端分界之處此處一差以下都無是處不可以不辨也此文結處改云身心意知皆至善無惡之物可謂知其說之非而救之似矣然有此理無此事自天命以後道理本該如此所謂有此理也然堯舜相傳也說中心人道人心曰危道心曰微可見心便說有善無惡不得故雖聖人亦必戒慎恐懼兢兢以精一允執爲主聖學但分安勉無頓漸頓漸者具端了悟之說爲禪相律教之分即陽明利根習心之別若聖學有頓漸則堯舜必是頓漸矣何復云心人道心乎豈堯之接舜反不如陽明之接利根乎

心兼動靜言
離意着即意行而後正心之義乃圓

易得道未易得心固已難矣此是和尚話即雪嶺謂
悟易得道難正所謂支離耳聖學得則俱得何分難易
已無事固說不得無事意者所求乎心之物云云支離打
成兩截心本無不正緣意之不誠習熟而本體亦有病故正心
傳謂有所忿懣恐懼好樂憂患則不得其正心體上安有此四
者之病可知從意之習熟生來故欲正先誠心指渾全之體意
指其零星發動之端猶中庸之未發已發而有中和之名其實
原非二物今云意求心之物不使心聽於意將使意效於心不
使意自為意而常令扶本物以同居則截然兩物矣

帝王之正大不若匹夫之真為帝王匹夫豈分誠否
者彼見漢唐以後帝王無非詐力者遂以為必無誠理矣
主之道權謀術數其借以求濟者難盡廢也權謀術數豈可
云道哉只此兩見橫踞胸中道理必不入矣制其心意可不
起空其心意無不善此皆至精之道而聖人不為者以有為之
業皆發於其意耳聖告子達摩來矣竟有道之至精而聖人不
為者可見其以至精歸異端而以世務權用之粗者歸聖道得
不謂之悖哉固知帝王之學與山林寂寞者異矣聖學並
不異○其所見道之粗則功利作用其精者則空寂不動而精
者又不可用人經世以奉二氏而慕之只得自居而精
粉飾以內外異用之術蓋自白沙陽明以後之講學未有不由
此者也以此而談儒者之經何心何意何正何誠不若一棒一
喝之為直截了當耳

者在道夫既發之後因事而見而所以為善為惡者則形而
既著雖欲謹之而無及矣此亦誠意中事非誠意後也
夫事物方交之際念慮初萌之時此却是獨之義於事則
無形而於心則已發所謂之意此固是意然只得意之初發
時乃所謂獨也於此而不知所以慎之則天理之微無以迎
導其善機人欲之危無以抑遏其厲階此獨得慎獨意不是
誠意全義意直到治平都是誠意是用力不是專機誠意中
亦無過抑義只盡其惡惡之量耳

四者可見心體上有病皆由發用處做成就欲正先誠
又與意之所起知之所起也意與知異名而同所也此臨時所
發之知傳意者也意之所開知之所開也意與知異名而異所
也此平日所涵之知尊意者也究竟只此一知時分先後耳
裁物之應交與不應交意能權之而權者又未必是也則所為
裁物之知不可不預也意能權之便是知致知亦不過能權之
耳孩笑之童其忠烈之行或乘乎意之所知而自聖賢論之
仍然意之所知也則學問之未深也故良知但指其自然固
有不可以之為學追究竟也誠字中不可兼言善惡只
或有半善而非全善或九分皆善而一分未盡善亦是皆要致
知致字極重誠有半善非全善九分善而一分未盡善此亦
是致知甲莫話非誠字中話也或曰十分九分之說本朱子曰

朱子是詳自欺謂爲善之意有不足非指意之善惡也

誠必先致知只恐誠其所不當誠而於當誠者反不知用誠耳非謂以知照意之誠不誠而把捉之也

誠意先致知不是要知覺察意也平日講究得道理明白則發念自然真實實來亦不錯若發意時加省察此又是慎獨不是致知條下事人人皆爲認差此義故講慎獨又混入致知只坐將致知工夫誤作發動時覺察觀耳

誠意必先致知非謂發念之時要知去監制他亦非謂初發之意必善繼起之意必不善而以初念爲知也致知是平日間事平日講究得義理善惡分明到發念時自然當理若不會致知則好所不當好惡所不當惡初念便不是雖誠亦錯故不可不先致也若意之既發其誠與不誠又當於發動之幾自加省察勿

孟子精義

大學

五

正編

使虛假開離乃所謂慎獨即意之實境慎即誠之緊嚴處即在誠意中說不涉致知甲裏事若混此處爲致知則知之功反在意後且須於致知誠意之間增補慎獨爲一條目矣

誠意先致知不是要知來監察那意之善惡只是日常間道理明白得盡到發念時自然該好者好該惡者惡發來不錯耳人多誤解致知是發意時返照之用於是將誠意中慎獨打混以獨爲本體有謂即是致知者有謂與知誠意者甚有謂意乃心之所存即是獨者其多亂皆從此出大凡妄生邪說只是本文不曾明白耳此亦誠意必先致知之說也

以作意之生也雖小人不能無疑決其所疑而意中之小人絕矣意之生也雖君子不能違信明其所信而意中之君子成矣此又說在意後矣凡人意之所發必從熟處生即夢寐病

狂醉亂時皆可驗熟處乃其所明也故欲誠意必先致知謂素於道理講究得明白則意發必實乃可得而誠耳若謂知能覺照意使不爲惡能辨大意之疑信則知在意後用力矣致知是意未發時工夫到意發後加審幾省察乃誠意中之慎獨非先致之知也

意動而不能自知雖欲誠之其道無出知不主意動時人惟一心而意與知胥托焉分者所以示此心從人之處合者所以求此心歸併之途人條目總是示從入處未就歸併之意之舍外宗內也久矣蕩而不還則以心之所無者爲意先說秉意字私欲不名意意之引外傷內也久矣紛而善變則意後更無一知以照之有慎獨工夫但不是致知中事古人謂防意者必先於知只說誠不說防字便錯大有

孟子精義

大學

五

正編

病者知則一焉而已知亦不一知至乃一惟百千萬端之意歸於一則誠不歸於一則不誠誠字不是歸一故朱子於臨卒三日所收註中一於善三字正恐後來誤認也觀意則甚願以意觀知則甚避多出觀字弊病不小此佛氏之覺照也雖不還不貳之人不無念起而後覺者須知有博約工夫在在大徹大悟之後所有息念而不生者謂之知正要去意字此與聖學之知正相悖所謂無生忍也○誠意必先致知即中庸所謂不明乎善不誠乎身明則誠矣之意蓋理明則發念皆正而用力皆實非謂賴知去覺察意之誠否也若以覺察爲知則知反在意後矣覺察意是慎獨事不是致知事此界不明相則支離紛擾精則打入禪門總與聖經沒交涉

知與意則逐節推去其是知是一大機實貫到底不原粘意致知上無先字故此句急接不下欲字耳時文便要做出無欲字之義非也

又問意誠意在致知矣乃致知則何在可致知在亦先也知與物致與格是拆不開事故不言先而言在矧下節云物格而后知至則層次未嘗不明

格而節內之知致矣只舍外便徹內不是兩事伯安不敢斯義主張陸學疑誤後生惜不讀此數言耳事物之理合於吾心之理說合即成兩件矣事物之理即吾心之理何須合也或問程子觀物察己者豈因見物而反求諸己乎曰不必然也物我一理纔明彼即曉此此亦落或人見解

大學

大學

七

正場

若說借物理以反求已知即成假合即是義外要之本無二理明彼即曉此更無內外精粗之別知此則在字自然精是

又問學者果有所得於本原之地則雖離傳之事可以遊行而無碍焉甚如此則格物當爲八條目之末務即近來先一貫而後卒識之胡說知之將借物以廣之說說成兩間何在之有且如此則格物又在致知之末矣

又問格物人於萬物離處一物猶事也不單指人物之物

謂須與外緣無窮之象而內識自然之心良知自此以不蔽也此知字與良知無涉孟子良知良字不通指不必學應而自然可見以明仁義爲人心之同指其言乍見孺子入井可以親仁非以乍見爲仁之至以不慮爲知之極也若知至之知則知性知天而心無不盡之謂與良知之義不同良知正以不致見

其良親知正以不恃其良爲致三字牽合不攬牽合則其義失夫言豈一端各有所當也自陽明牽合此三字爲宗旨彼自指其所爲知既非會于格致之知亦非孟子仁義之知不過借儒家言語說法耳豈可以此解會孟之遺哉紫川講格致應畢竟爲彼說所惑亂故多不的切如云外緣無窮之象內識自然之心都似是而非聖賢所謂格至只是事物之理講求體會到貫通徹盡處便是格至不分內外若謂緣解外物以求識內心正是分內外聖賢只要明理以行道耳要識心則甚誠自然之心尤屬邪異之旨如此說則外緣無窮之象一句已早與陽明痛棒了也既見得萬象屬外要內識自然之心又要緣象以識那得不與他痛棒

以致知爲下手而復以良知爲本體夾雜考亭與王伯安爲調和孟子所謂盡心是也若良知不過指其自然發見如乍見孺子之仁之類耳以此驗固有之端則不可不即以此爲全體也如此此爲全體便難去理字無理則無用異端之知所以與用處不合善知識老講師作爲定顛倒只是迂腐理反要去理障

大學

大學

大

正場

山宗之程子訓爲窮盡物理而朱子宗之此又朱陸異同之本也程朱吾不敢議已固道理是公物程朱果有可議何必不我稿觀衆之家詞曰蒙以養正聖功也此非大學之道歟非也上九之又詞曰聖家利禦寇此非禦禦外物之謂歟非也便非禦禦外物所明其質則雖欲窮盡物理又安知其

不謬也誠意正心修身皆所以擇禦外物也正爲不會窮理則必有非所擇禦而擇禦者如陸王之說以窮究事物義理爲務外而必欲去之是也有所當擇禦而不擇禦且以爲主者如陸王之反以禪爲宗是也有自以爲已擇禦而實非擇禦者如陸王之自以爲立天體良知矣而所爲所爲皆猖狂傲僻曰騫於功利權詐是也凡諸謬皆從不窮理而空致知來故必先窮理然後能清明其質而擇禦不謬耳若既能擇禦外物而清明其質則誠正之功已得矣又何須再講致知乎至蒙卦辭主小學言不足盡大學之道上九又辭原戒治蒙者但克治其外誘不可改伐太過反爲之害耳與格物致知意毫無交涉如此說經真可謂之支離穿鑿矣

物格而后知至節

孟子

王

王

第四節第五節從第三節生出第五節是知所後則近道也故首句與下六句分終始大次序而終始中又有小次序上四句與下三句分本末大次序而本末中又有小次序皆爲學者指陳大段使之知此近道

作此節似上節之效驗者非也先後總是工夫次第有上一層可做下一層無下一層亦不見上一層要做下一層正須有上一層如此看來節節自有本分步步自有交關註中既字可得而字語服朗然也

此節而后字與知止節而后之義不同知止節一知止便直貫到能得此節而后却逐層各有境界遞下人每遇者與知止節一樣便是一物格便了七箇而后只作急口應文其爲謬不在文法而在義理矣

而后不是大事了畢此是所後之序而根原却從所先生來

逐箇而后各有工夫不是一知至便了註中可得而三字正而一真精神也

言先無漸次而有漸次故實效不可以不有言后第一箇而向來混過此文疏解的當與上在字互相發明

物皆有至善物格則知所止矣知止於至善則知至矣即格爲此一箇而后比下六箇而后較輕

知至是一大節候

知之未至則不當好而好不當惡而惡其意不可得而誠也此知

知意相關之故若其誠飾誠乃是第六章傳意專釋誠意故云非知意相連處要恰也因致知三傳此理少發明耳

此兩節先後言其次第如此其實工夫節節緊要無一丁百了也知至而意不誠則知爲虛知其至否亦難見意誠而心未

只得零星收拾東沒西出弊病日出亦不見誠之外也心正身未修則動容周旋中禮可知有多少病在其根心之妙亦

充也

明本而新末故齊治平三傳皆根修身說然修身止退家而不

國與天下又有道理齊家新之始治平新之極故治平三傳指家之感應說看平天下章上老老三句與民之父母節及獻子二節自見然齊家止退而不通天下又有道理

國與天下疆界有限而本末終始亦自分

七而后終始之義。明不須更說但七句挨次平列本末之義。遂放下節提出修身爲本。

自天子以至於庶人節

上八條目明新並列第六節特結出總要謂明德爲新民之本。自天子以至於庶人盡天下人類而言。有自以至於四字。天子無人中間大有人在。不單講兩頭人也。豈是皆以修身爲本。謂各有分限責任皆從身起。化正謂未異而本同耳。若謂庶人亦以天下爲已任。則同未非同本矣。修身各人當下之事。修身爲本各人當下皆有。已物感應不待異日及天下而後見其本亦非。爲天下國家之故而後修身也。

天子之本對天下言。庶人之本對家言。

庶人齊家亦是新民。

上兩節止就大人身上一氣說。此節又推廣言之。謂不獨天子即至庶人亦有齊家之責。便分明新分明新即有本末。故皆有修身之責。仍責重大人者失之。

修身有貴賤之殊。而修無偏全之理。括盡一身非一人之身。本非一人之本也。此是了義。無一人無此身。前無一身。此責重但舉其全。須從天子說下耳。故曰皆是皆以猶萬物。

一大極物各一太極也不是責重大天子。

明明德是成己。新民是成物。成己所以成物。故明明德爲新民之本。本世無有已而無物之人。則亦無但明明德而不新民之人。此罔上文從明明德於天下者立說。故提出此義。正見天子諸侯大夫士庶人無一人不有此責任。不獨爲有天下者言也。將又每歸重天子。似以至於庶人皆賴天子之修身爲本。其意實

須見自以至於庶人皆是皆以八箇字。字字著是有力。天子庶人共本各修而自以至於四字。却是這中間人類矣。止說兩頭或且責重大天子。皆夢驗也。

原從自天子說起。却不是責重大天子。內王畿外天下中間許多色。且自以至於不是虛字。人止做得天子庶人兩頭盡處。不知中間正大有人在。

本字對新民而言。即庶人至未有室家者亦必有所與之人。所及之物一人一物皆末也。身其本也。所以對付此人物者。即新民也。修身其本也。如此方見人人有新民之事。人人必以明德爲本。故無一人可以不修身者。若必以治國平天下對本字言。道理難測。大然有可自委於本外者矣。

自天子以至於庶人有許多等級。與職業正各不同。然所以不同者。分也。非理也。故曰分殊理一。此節語勢側重庶人。邊見得難

至庶人也。只是此本末常有別件。庶人無治國平天下之分。然到得修身則治國平天下之理已具。只者他明明德力量如何耳。其本盛大則其末濶遠。其本淺薄則其末狹小。直到大德必受命匹夫有天下。應修身者各自做去。固不容越分妄觀。亦未嘗禁人自致也。後世自上及下總不以修身爲本。遂將此理看得說與耳。

齊家即新民也。故庶人與天子同本。中間有國有來地邑者。不消說矣。時文竟責重有位之人。便不是。豈是皆以四字道理盡從位說下。故云自天子以至於庶人論理其實自庶人以至天子。天子新民亦須從庶人齊家道理做起也。故下文治亂結以所厚正爲齊家是求治大同處。

本字對家國天下說不可對物知心意說時文並提以由本字為無理

就上文八條目中開抽出修身為本故時文每將上下七條目比

擬因以格致誠正對齊治平夾說者此非理也本字對家國天下物知心意乃修身內事不可與家國天下對股說

李見羅提唱此節為宗似於諸異說中較切近夾及細考其說固仍不離平陽儒陰釋之術也以知本牽合知止因提止修二字作話頭蓋止其所止非止於至善之止修其所修亦非格致誠正之修也

末節

於薄者厚未為不可未嘗無有但如此必須於厚者厚極耳便於
呂子評語卷一
大學
王編
所厚者略不甚厚薄者便厚不成况彼既於厚者反薄乎

呂子評語正編卷二

大學

傳育章釋明明德

大甲曰節

明明德之念盛諸天則尊而可以體如此則天字是外餘天之明命體解含虛有先父母而厚者也却是和尚所悟之物非明命也

明明德之念盛諸天則尊而可以體如此則天字是外餘天之明命體解含虛有先父母而厚者也却是和尚所悟之物非明命也

明明德之念盛諸天則尊而可以體如此則天字是外餘天之明命體解含虛有先父母而厚者也却是和尚所悟之物非明命也

明明德之念盛諸天則尊而可以體如此則天字是外餘天之明命體解含虛有先父母而厚者也却是和尚所悟之物非明命也

明明德之念盛諸天則尊而可以體如此則天字是外餘天之明命體解含虛有先父母而厚者也却是和尚所悟之物非明命也

明明德之念盛諸天則尊而可以體如此則天字是外餘天之明命體解含虛有先父母而厚者也却是和尚所悟之物非明命也

明明德之念盛諸天則尊而可以體如此則天字是外餘天之明命體解含虛有先父母而厚者也却是和尚所悟之物非明命也

明明德之念盛諸天則尊而可以體如此則天字是外餘天之明命體解含虛有先父母而厚者也却是和尚所悟之物非明命也

明明德之念盛諸天則尊而可以體如此則天字是外餘天之明命體解含虛有先父母而厚者也却是和尚所悟之物非明命也

明明德之念盛諸天則尊而可以體如此則天字是外餘天之明命體解含虛有先父母而厚者也却是和尚所悟之物非明命也

帝典曰節

明明德之念盛諸天則尊而可以體如此則天字是外餘天之明命體解含虛有先父母而厚者也却是和尚所悟之物非明命也

種至德乃黃老邪說耳說御萬機而無疑持一心而不惑云

明明字根明德二字此身心之功非於事物機務用人見其

疑不惑之明也所指明字皆極粗稍高談又入黃老矣

明明字本不甚重然帝堯分量自與湯又不同克明爲帝王所同

的確是堯之克明須從堯字見得

明明帝之視後聖其艱難百倍於後聖視凡人其易屬又百倍

於凡人明明克字者克字時作自然解枉費回護此偏說得

難惕厲到極處而帝之峻益明可見俗眼怕說聖人有工夫

是夢也

皆自明也節

疏上三書因致勉人之意作傳本旨如此

此句重自字不重皆字

呂子評語卷二

傳一章釋新民

明明云云自新新民新命皆從德化言極即是至善用其

極即止於至善乃以剛果奮發力致成功爲用極何其謹哉

矣章句之不可不熟讀而精講也

明明明新非二物也我德既明亦可謂之新焉此則可云

國民德既新亦各自見其明焉此却說不得新原就君子身

上言

首節

言新始湯武有舊染之當革也

明明凡作帝王學問語不可落理學套既爲其近於儒生且非

帝王事功德業先天開人因時立政之象圖於此見于子見

之根本領之國帝王儒生事權不同學問豈有異耶事功即

德業內必欲分說却有得德業小事功大矣即所言事功亦
是後世英雄帝王氣象與成湯王道無著從事功說到德業
妙又轉入黃老家當與聖人事功德業無著不論本原但欲
皇局而不知適成粗陋也

皇局而不知適成粗陋也

只在性平

荀日新直講爲得朱子意此是爲學人頭處下兩句方能接續
夫全在荀字上

玩註於日新下作一斷用則當二字轉下須得此意
荀日新對朱新而言也日日新又日新承已新而言也本只兩項
章句甚明

朱子歎今之學者却不去荀字上著工夫可見首句之重此是
荀子新語卷一

新之切實機關下兩句不過就此接續去耳日日是言不間又
日是言持久意兩句又各不同時又作三句平看直是相在
日日主繼續義又日主提振義日日從上日新生來又日從日日
生來原只了得日新兩字却二句各有精義

別處又字是打斷字眼此却是連串字眼別處又字是從新字眼
此却是仍舊字眼又字自是打斷重新只新字到底連貫
仍舊耳

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

此君子不措名位

極即至善也用即止也無所不兼自新新民也
用極又在自新新民上逼進一步非汎講明新也
自新新民引古證義已盡第恐後世自己放低下說如謂漢唐之

盛即可當三代及三代之政後世必不可復之類迎合時王
流入於功利之卑汚而不知反謂聖人之新民不過如是擇
後世帝王猶可言也遂使三代新民之道終古不復行于天地
之間不可言也傳者逆知此弊故於此特下用其極義見不到
至善未可謂之新民

無所不用正是惕厲語

荀日新無極惟所用耳其極如何又說到無去
之用其無極也哉新之極其有用也設云云看註以至善則
極字以皆欲止于訓無所不用甚明故用字只粘極字拆開別
用不得惟將用字與極字新字混看若可以互相牽搭者故
來虛字皆不當於理如篇中有新用新其極字新之用等句其
爲語病不小而最悍者無極二字無極是無至善也而可乎此

與無爲而治題被云無爲而有爲者正同皆求深而得淺者也
勢不必有所憑也漢雪已執即廢國而物然証受國不
是此種論頭君子二字兼古今而言不是勉後世衰主奮興之
謂也蓋在吾人精神間耳用其極非用力之謂更不用精

神

君子知一事有一事之極也而凡事皆有一物有一
物之極也而凡物皆有一物之極也而凡事皆有一物有一
物之極也而凡物皆有一物之極也而凡事皆有一物有一

物之極也而凡物皆有一物之極也而凡事皆有一物有一
物之極也而凡物皆有一物之極也而凡事皆有一物有一
物之極也而凡物皆有一物之極也而凡事皆有一物有一

物之極也而凡物皆有一物之極也而凡事皆有一物有一
物之極也而凡物皆有一物之極也而凡事皆有一物有一
物之極也而凡物皆有一物之極也而凡事皆有一物有一

物之極也而凡物皆有一物之極也而凡事皆有一物有一
物之極也而凡物皆有一物之極也而凡事皆有一物有一
物之極也而凡物皆有一物之極也而凡事皆有一物有一

物之極也而凡物皆有一物之極也而凡事皆有一物有一
物之極也而凡物皆有一物之極也而凡事皆有一物有一
物之極也而凡物皆有一物之極也而凡事皆有一物有一

物之極也而凡物皆有一物之極也而凡事皆有一物有一
物之極也而凡物皆有一物之極也而凡事皆有一物有一
物之極也而凡物皆有一物之極也而凡事皆有一物有一

物之極也而凡物皆有一物之極也而凡事皆有一物有一
物之極也而凡物皆有一物之極也而凡事皆有一物有一
物之極也而凡物皆有一物之極也而凡事皆有一物有一

民字該之致中和而至位育盡性而至參贊帝王與匹夫共此道理此責任止說个新民則民字中品類恐有所不盡而無治民之位者若可闕此義矣故於結末下無所不用其極句包羅甚廣見無事不在裏無人不在此是文獨發明無所之義道理尤高闊尤精密矣

極即是至善無所不用極即明明德新民皆止於至善理固如此然此章專釋新民而原本明德推及至善理雖通而實主不可

或云末節只拈上文與皆自明句同余以為不然皆自明句原與一意此却兼自新新民二意又隱然有新民本於自新意正自不同

新民新命之本於自新道理固如是然畢竟此章以民為主

孟子許諸衆二
大學
五
正

作文隱寓重自新意無所不可若謂新字從明德說方於極字有會此却不然極即是至善意明新皆有之乃至極之極非會極

極之極故不可以明為新極也

極有訓至字者無極太極之類是有訓中字者星極之類是也此極字却兼兩義然畢竟至義為主中正是至未嘗不是却又須一轉

極無形象憑人指名千蹊萬徑任心造理有何不得即謂漢唐便是至善也由他說但將天命原頭一付則多去不得故聖賢言道必本於天極從天起下而自不走作

天字是極字出身處

聖人新民之極三代後惟朱子得之耳看其與陳呂辨論可見自周以後生民未經一新雖漢唐盛時亦幾刑殄然非至善之新

雖新而不用其極則聖人新民之道究未嘗一日行於天下緣泰以後開國之心多從自私自利起念制虛政令皆由此凡所以遂民生與民行者一切為因循苟簡之術後世儒者之心亦復不異凡所以輔導其君者彌縫修飾無非逢長此自私自利之根不知此一點心乃自秦以來苟榮之汚也必君臣先自漸此汚而後可以行王者之道故大學釋新民必先說自新復說用極其所以為萬世慮者深矣孟子謂不以舜舜之道事君治民與謂吾君不能者皆謂之賊然則後世儒者之過皆賊道耳

傳三章釋止於至善

首節

題意在邦畿不在民止且曰惟民所止不曰惟民止之針鋒少

便便下兩節去

詩云穆穆文王節

首節說理之當然次節說人須知止尚是虛虛指點到此節明指个止至善榜樣而其中要領條目工夫境界事理咸具一奉無過不得

五句是个大式機全為學者說法

歸有止至善如聖人斯為無愧而以苟且之心應者人倫皆缺焉方見至字之重人只曉得善字耳

敬止二字是統止之全體大用

歸體則自體敬止二字兼體用言仁敬孝慈信乃就敬止中抽出其目之大者言之非可與敬止分體用也大全強民以上三

出其目之大者言之非可與敬止分體用也大全強民以上三

歸體則自體敬止二字兼體用言仁敬孝慈信乃就敬止中抽

出其目之大者言之非可與敬止分體用也大全強民以上三

體用極論得分曉不第此節也體用原分不得今人動云某某有愧而無用某某有用而無體皆亂道無用者其體虧也無體者其用非也

獨得於人極之在天下也日用而不知聖人生而斯道有所寄矣道理在文王身上看却不是文王底道理文王是止至善樣子

五止皆從敬止分出

須明是從聖人之止無非至善中指出大目不是以五者概聖人之止又須明文王時勢境地見文王所止之善之至方不是論五倫道理

仁敬孝慈信即是至善孫若士謂若作至善有可勝慙哭是將至善另作一物看為陸子靜無厭子也止於仁尚非至善則亦不

可名仁矣此說能誤人故正之

大學

七

正

仁敬孝慈信固為至善然天下有許多仁敬孝慈信其中大小淺深分數不同不可不謂之善而非其至也必如文王之止乃為至善要人從文王身上體會出自家至善不即以仁敬孝慈信

虛義即為至善也仁敬孝慈信為一定之理便是至善何以人不能止却無一定之

仁敬孝慈信只為人倫中境界人各不同則所以為仁敬孝慈信亦變化無定惟聖人緝熙敬止為能就不同處曲折以造人

倫之至而仁敬孝慈信形焉天下後世可奉以為規矩乃所謂至善也明此則註中究精微之蘊與推類盡餘意正可深長思矣

至善有定理而止無定式如仁為君道之善而必如文王之為君

乃止善之至也

獨得於福之不能伐之不可而抑首事人此勢之最難者也而文王之止敬者終其身而不屈此即漸學後人謂堯舜不能殺舜禹只得以下結識之類也文王止敬純是天理之極則如此說來多後世功利揣摩之論不見至善之止矣

以在文王高其節以悟之亦見主有可攜者也龍比亦是敬與文王境分亦不同豈可抹彼尊此

服事者非不為萬姓去仇也吾君原自可后耳此義過火君身之誅實惟君命下民之后歸自天降非一人之私不可同

也五倫中惟父子兄弟從仁家故不論是非若君臣朋友非而義則引退義絕則可為寇讐故曰父子主恩君臣主敬明乎敬之

則引退義絕則可為寇讐故曰父子主恩君臣主敬明乎敬之

大學

七

義則文王夷齊龍比皆敬也武王亦敬也天下無不是之父母不可謂天下無不是之君上但人臣一身生殺惟君不可以私

怨而生怨叛之心此昌黎臣罪當誅今天王聖明二句之不善於古今也若其大義所在則天降下民一節此理巍然無我則

后虐我則饒亦天經地義如此非我一人得而徇心違天也如謂事君亦如事父連是非都抹殺則非止敬之道矣文於極情

處未免有過當之論又不可不知與國人交獨分義例不可混人為人君界內此有題內題外五者目之大推類以盡其餘方見聖人之止無非

至善此題外義也然不於五者中一一各究其精微之蘊亦無從推且盡也此題內義也至善已備於五者餘只從一者推去耳非另有未全之說也

上二節是全章引子第三節明指出一箇聖人之止莫大尾謂不必重者誤也若謂總是止善影于則下二節皆然即云求止工夫在下然重講聖人之安止亦自不侵下也况註中學者於此云云已明示學者就此求止之方矣

詩云瞻彼淇奧節

上節言止此節言所以止

金聲至善之存乎我一止焉足以定之固逗漏止一句即見其失釋詩一絡索正為不是一止焉足以定之耳要之後來講止字無不作福會

第四節釋詩一段即貼衛武公而不泛及以上節為人君五句貼文王下節親賢三句貼前王側觀而知之世此論極謬章內五引詩皆借詩之語句發明止至善道理耳如敬止止

孟子卷二

大學

九

五

字詩文本屬語詞而此竟作實字則語句且不就定解况語句所指之人之事乎依渠例將邦畿節貼武王孫子緝獲節貼周衰廢者乎其該總在釋詩二字大學原以詩釋經初無釋詩之意今作文欲得釋詩體實不反客作主哉後來紛紛從釋詩釋開套作備於此等評論誤人不小能於不能忘句得大意領取明明德止至善之妙正所謂詠歌淫佚其味深長者也就詩句上指出這道理自然活潑豈但術武不足當即詩言又豈足盡哉

須知為釋止善而得詩非釋詩而得止善也如切如磋者八句或將上四句分功下四句分效不知通節只說明明德止至善之是無效字意註云卒乃指其是而歎美之則並民不忘句亦不重效說或又將四者分配致知誠意正心修

身不知自修兼誠正修恂慤兼心意妄分不得故章句或問都無此說

有謂學是求所止修是得所止非也看註自明學修二句是求止

恂慤威儀二句是得止分界最清

人心緣物而有弗學不自知其不足也人心因物而蔽弗修不自知其有餘也此義甚精學修亦人人所共知切瑳琢磨之學修固自不同矣

本傳是釋止至善玩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兩句中便有日新不已之妙方是明明德者止於至善之學修非泛然學修之可當也

單講本原此陸王之求知非聖學矣

孟子卷二

大學

十

正

之學皆然要之自以為擇精而不知其粗甚也學未有從經

逸而入者以為古人之質異可以高坐而致焉此大惑也彼其

於攻苦之途視今人較勤也學未有莫尋常而遽者以為古人之

意高可以過而不問此大惑也彼其於耳目之物視性命同

功也精進之言令人意永可見好讀書人雖所得有淺深不

同已教陳王惑亂他不盡惑亂之至者畢竟是不好讀書之人

多耳

學訓講習討論所以別於修也倘何虛說今學則有聲克治亦可

統名曰學

恂慤也威儀也只就傳者胸中指示止至善工夫學修以後合有

如此境界不過借詩語點出耳釋詩意思便落第二層况通入

詩人本旨子恂慤威儀俱從學修處來方有根據

恂慄威儀註云德容表裏之盛則作求止苦功固疎而作成效看者亦隔也用力只在學修然必至表裏如此方是功夫大足處俗多以上二句爲功夫下二句爲功效非也恂慄威儀工夫到此方足勤客周旋中禮盛德之至即至善至字也

爲學是格致修是誠正修註已分配之矣今又以恂慄威儀分身心甚且硬分正心修身如此則格致誠作何著落而學修外別有正修工夫乎硬分正心修身則不可若止分身心亦無從身心印表裏也恂慄不必解解總在下句註訓嚴密武毅即恂慄之意當謂在下句中融會識若先解云恂者嚴密武者武毅又接云恂今者恂慄如此則是有二般解矣恂者不必解語亦太堅恂慄威儀必義恂慄辦宜四字講出方精確玩者字一頓下句未接時中間須有妙理但不得另作註解

孟子講義卷二 大學 上 正

恂慄等語氣耳節末方結出至善二字以上尚未點明人於切齊四句多預犯至善獨不將白文從頭至尾一再讀畢此說則大不然下文有必當習避者有不當習避者如此節說明明德下節說新民故雖做民之不能忘句亦不得預犯新民所謂下文當習避者也若本節是釋明明德之止於至善此是圖圖一句拆開不得學即學至善修即修至善非上四句爲明明德至末句纔說至善也況本章原釋止至善則至善二字直從章首說來先當做前三節文便已喝出矣此所謂不當習避者也

使僅一有斐而足當君子也則古之得名者不太輕乎若以爲此有別解也道字直指其實不是別解大士自己意見看有斐淺耳有斐君子是渾成贊詞自切磋琢磨至恂慄

宣學成德備方有此有斐君子之料豈雖止訓文貌然所謂有斐乃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猶之勤客周旋中禮盛德之至云爾非指其僅爲文貌工夫備成文貌風采也故有斐二字中也舉上八句在內即盛德至善亦只就上八句指其是如有如此今却自己淺看了有斐二字又從詩人言外補出道理則不但詩人有缺欠連大學也須坐簡扶同矣

此與下節皆從頌美中見其止善其所以皆不意止其善之至也主意全在末二句故後註云此二節承跌淫泆其味深長明明德至民不能忘新民至沒世不意方見至善全節精神都注在兩結句第新民至善之實在賢親樂利明明德至善之實在學修恂慄威儀此却是止乎真寔要義詩云於戲前王不忘節

孟子講義卷二 大學 上 正

有斐淺近之治無以綿再世之澤而苟且於一時者非長治久安之道繼後世帝王總不能出此四句後世儒者又逢迎立說故必無至善之治

有斐淺近之治無以綿再世之澤而苟且於一時者非長治久安之法治也而立法定制必爲之詳盡者以爲我可以無法而後之人不可以無法有德化便有法制先王時不可無法後人亦不盡特法可治也作法於祖宗之時必皆周密精思以爲數世之用後人樂爲循襲則不必輕言變通矣如此說漢唐祖宗皆可與文武比肩矣開創在大亂之後故能縱橫任意以成一代之規後世多所牽制則但宜整頓復舊章矣此更亂道後王果有前王之進而祖制不壞仍循舊章制哉損幹之良多在世族夾輔之勲尚有同姓所謂多才之國磐石之宗也

賢謂後賢仰其德業親其親謂子孫思其履實非根結磐固之義。祖宗不可恃後之有人而不詳其法云云。前王所以新民者止於至善能使天下後世無一物不得其所。章句此四句是從賢親二句推原說本言非獨一時民不能忘後世愈久而不能忘方見新民的極功乃所謂至善也。若但以開國能立法則漢唐以還莫不有法安得沒世不忘哉。宋子所謂唐虞三代之道二千年來未嘗一日行於天地之間此萬古之篤論不知道者都信不及也。

由天下後世被澤久遠原想前王新民之止至善但釋詩人詠歌不忘之言而其理自得君子賢其賢兩句亦是極形後來規模氣象究竟前王新民之止至善却在語句之外所謂其味深長者也。

孟子評語卷一

大學

三

正義

從後世思超越於前王而不能極後世所期望於前王而已恰好形容出前王止於至善始得贊頌詠歎之神。

總論本節重在後世上講以發新民主至善意。不是重後世。

正從後世追原到前王之至善處蓋新民主之止至善前王一向如此只是愈久不忘正見其善之至耳。不是當時相忘後世忽然感念也。

惟至善爲人心所同故前王萬世不忘。

注中前王所以新民者所以二字便有新民之本在內。

評家謂此即申上文民不能忘意不可說是新民之止於至善。賢親樂利是盛德至善中事其說極隱上文不能忘指自修明明德事即洪興之詩何嘗一語及治人乎。學修恂慤威儀乃盛德至善中事與賢親樂利無干。此節不忘指治人新民事前王指。

文武已與上文君子各標上文君子詩人指武。傳者借來却空說不必實其人也。此節前王詩與傳同指周先王實有其事。安可與上節混做一片乎。上節詩中有切實諸義故釋以証明明德之事。此節詩詞無事實語故補賢親樂利以見新民之事條理井然可觀而必欲混之此萬曆間講章立意悖註自以爲高而實不通文理之說也。

傳四章釋本末

論有光。人君之治天下太上以德其次以法。以法便是末世事。豈止其大。

引孔子之言至使無訟乎已止。無情一句則曾子解使無訟之義故註又下而言二字。聖人即指孔子從上文吾字來也。

辭生於無情亦惟無情者乃能爲辭。正說得健訟人擅袖教勸。

氣以入不知何故忽然銷阻。方纔有下句疏解出來。

畏民志不是說民志淳良無情不得盡詞下須照註點入我之明德既明句蓋所謂大畏民志者民心服明明德無所用其欺僞耳。非謂變易民志也。

上句無情者不得盡其辭緊釋使無訟此句大畏民志又緊釋不得盡辭都是倒繳語氣而兩句中間合著我之明德既明一句在裏乃所謂本也。疑註可見。

大畏民志也只得新民逸事所以大畏民志者方是本是從未上倒推到極盡交接頭上離鈞三寸令人恍然觸悟處處總此箇道理。離論看即論看無非此箇道理。故曰此謂知本最有屬約指點之妙。

大畏民志句是推足上文就總論說此謂知本句是引釋傳意不。

止就聽訟說到此謂二字兩意齊下不脫不粘有實有主若通
作分註便屬添補又看成兩件失此謂指點之妙矣

大畏民志二句謂下句不當粘煞上句則得若上句道理原看
得相殘事理有分別其本無分別

註中引夫子之言而言及觀於此言句題之界限在此神氣亦在
此此字只指首二句是界限也觀言而可知不粘住聽訟不說

蓋明德令人推廣意會此神氣也
是隨舉一事以見莫不有本聽訟只新民中一端而必本於明明

德如此可見本無不一語意最清
聽訟是新民中一事使無訟中便有明明明德在未不一未本只

本即此可悟
無訟尚不即是本就此指出本耳

此字指夫子之言本者大畏民志之所以然即明明德也即一聽
訟而可悟必歸於明德此謂知本也大畏民志雖是本然只在

聽訟上說此一事之本也到此謂知本句則已點明凡事總一
本即此可見乃萬事之本也

凡本必一而未必分本必同而未必異聽訟之未未中之一也明
明德而畏民志以使無訟凡為未之本一本也本只此一事未不

止聽訟也無訟亦不是本使無訟之故乃本耳而或以無訟正
是明新要理不可作一端看毋乃說謬

其未散為萬事本則一也萬事各有本而推之只此本故無本外
之未就萬事中任舉一端來無不合者

使無訟是新民之一事然云大畏民志亦無不由於明德者即此
言可以知本末之先後耳本只是一箇本只知字活

此章只重本字不重知字此知字與經中知所先後知字相應與
致知知字無涉人多誤看亂拈固有纏入格物者非有謂格物

之物即物有本末之物者一派胡說其原亦起於新建毀朱子
補格致傳而即欲以衍文結語當之也凡經傳中字同義別皆

宜一一辨析今如漏泄之不可混於此不通不特時文家見字
胡纏如後世學者之以習靜為主解以良知為致知皆不辨字

義而妄後立說正夫子所謂不知而作也儒者不可以不飛
躍夫人無田不以家國天下為念而其精神遠不在人當令

人精神常注我耳不費此作用此即是為人處以一念通
天下之故看君子擴明德提陽明宗旨以一身定天下志

志者君子得正法參見羅語頭觀此而可以知本矣而知
可以至矣陽明以知本為良知見羅以知本為知止文之類

源由此說得極神妙處不離機權作用
附大畏民志二句文

得畏民志之所自可以悟本矣蓋民志而至於大畏必有其所
以畏者在也此雖為詭言之乎而知本之道已不外是等實可

刺之職則曰斷中司寇之職則曰登中是以知士師教法之
理即天子傳心之道也夫易通者心難通者法乃使天下不見

有難通之法而止見有不易通之心此其故必有深焉者矣明
其故也士師得之以為士師天子即得之以為天子今由天子

無訟之言而知無情之不得盡辭如此則非特震之於鈞金束
矢之際也入大吏之庭而思震其為震也幾何也周禮之月口

版籍成隸於秋官以是知爾室之中皆問黨已入納於大吏之
庭矣亦非特威之於狗聚讀法之下也觀正月之象而思威其

爲威也幾何也虞典之奸究讎焉悉統於司寇以是知飲食之繼爲兵戎又更出於正月之象矣若是者惟民有志異之憂至於大畏民志斯無訟之至乎然而大畏者民之爲之也其所以大畏者則非民之爲之也習朝廷之律令而不違而一行之失恐修土之知而戒之必嚴非朝廷之勢輕於修土也吾所畏之故不行焉耳遠君公之典章而不懼而一體之愆聞賢宰之名而變之必速非賢宰之權重於君公也吾所畏之故忽至焉耳夫其所畏之故則何也吾於是慨然於總之所爲本末也命臣以簡孚而必稱伯夷之降典謂刑之生於禮也此猶其後者也必先有德明惟明之帝而後能用降典之伯夷誠於閭人而必頌皋陶之淑問謂獄之成於學也此猶其復者也必先有敬明其德之侯而後能教淑問之皋陶然則大畏民志無訟之

傳五章釋格物致知知本與致知知字不相干。格致之說與流弊訟其有得者總無出于程子前後十六條之所有自餘皆亂支遁皆竊野狐之遺延自詎以爲嚴闢而離者但覺其腥穢耳。於程子十六條有一二條不融貫則此理不能明白無疑但依稀近似得一二條而又雜入後來離叛之說以混之連此一二條亦非真知也。格物之義或問集程子之說九條內外精粗工程次第已無所不備陽明自謂曾用朱子說格亭前竹子七日致疾此是陽明謬爲此說以非聖誣民耳朱子答陳齊仲書云爲格物之學不窮天理明人倫講聖言通世故乃兀然存心於一草木一器用之間是何學問如此而望有所得是炊沙而欲成飯也然則陽明格竹正朱子之所斥摘者何反以不狂爲狂乎。須知有不足格不必格不於此見王伯安格竹子之謬矣。

物事也原兼事物言人但作物件之物看正犯朱子辨一草一木之非而伯安誤以竹子致病也。

論語天下有幽深之物焉庸人不知聖人亦不知也只好說說碎東西若幽深之物聖人豈有不知。

論語斷物以求者入於貧寂泥物以求者流於馳騁異學俗學皆非格致。

今人於程朱格物之說未嘗觀其津涯所謂用力之地次第工程及涵養本原之功與夫辨別徇外爲人之弊皆有所未曉宜舉爲邪說塗其耳目而不以爲非也誠能尋取或問章句之津涯則彼之所云格其心之物格其意之物格其知之物正其物之心誠其物之意致其物之知皆極而支離不成說話正其所謂認理爲外認物爲外襲居於告子義外之說而不自知以學術爲商榷者二。

殺天下後世其禍烈於洪水猛獸者可卽以此歸之矣。

傳六章釋誠意

今人亦知此是致知後事但文中吟喝得幾句自致知以來耳所謂專釋誠意之故與如何是誠意原未曾夢見也。

一誠意直貫到底故以下各傳皆說好惡。

首節

誠意之爲非爲是斷之必明者功已深於未有意之先而意之爲意爲虛行之必力者修更急於方有意之際故難知而專言意也國疏發所以專釋誠意之故從來無此明了誠意之發而無不誠其養存乎本體乾惕之念固操於已所不覺不聞之中而意之動而有誠有不誠其介著於初幾省察之功尤屬乎人所不誠不知之地故分正而專言誠也國專釋誠意人但知

分出致知不解分出正心依各傳例當云所謂正心在誠其意者而此章不然蓋有義也是文獨得。

大學誠字與中庸誠字不同中庸誠字可以單舉乃實理實心德之美名也兼大學誠正修等義大學誠字貼定意字不可單舉但作實字解蓋意之善不善是致知條下事此但說實用其力耳實使自慊不實使自欺欺兼之分獨中自知故功在實

今人都將誠字作善字解與中庸義相似因欲於獨中分別出善不善來却誤人致知傳矣且下節誠中誠字又如何說得又因註有人所不知而已獨知兩字遂亂拈致知不知此兩知字指其地言卽中庸所謂人所不見也。

不是說得致知知至了方去做誠意工夫知善知惡自是致知中事此傳不及耳但就人所知善惡如當下之當好當惡是

未嘗不明就此明處發爲好惡之意便當盡其好惡之力所謂誠意也然人每不能盡好惡之力者緣其開居不肯認真用力自以爲人所不見處可以放鬆不知此處一鬆無所不至此放鬆處必有其端倪卽謂之幾此是私欲插根處蓋人性本善未嘗有惡惡由此生故曰誠無爲幾善惡此時此地爲人所不見而已獨知之者故謂之獨誠意者於此時加省察不使自欺之根於此滋長則好惡之力未有不盡而意自誠矣書理大段如此後儒看慎獨二字躐界不消遂使全旨蒙蔽。

誠意只是實用其力所以用力不實者爲自欺去欺之法在慎獨非慎獨卽誠意也時作看獨字蒙混竟似誠其獨者則謬甚矣毋字便實用其力。

毋字便實用其力毋目欺便自慊便是誠意。

自欺乃不實用力之由自慊乃實用力處似反正一側而實兩層也

自欺只是發得不足做得不盡處便是不必說到後來推覆也實好實惡誠意已了自欺只是不能是好惡耳

實用力四字是誠字了義下云皆務決去而求必得之明說同行一邊矣今人以意覆意以意覺意初起之意繼起之意一意衆意等語皆鬼窟中作計也

如惡惡臭如好好色好感到此方盡有一分不如處便是一分自欺其中又有多少等第在

詩之善者渾是一團天理聖人存之足以爲勸詩之惡者猶欲忘反聖人亦存之足以爲懲惟善而不足以爲勸惡而不足以爲懲者聖人斯刪之矣通於此說者可與論如惡惡臭一句總是

要發得盡也

陽明先生曰自欺欺之獨也慊曰自慊慊之獨也下之字便是其隱微之地而明明者纖悉之必照得知知字混入

毋照禪去吾亦惟重戒於斯以辨善惡之真機此處不辨善惡但察實與不實耳由是知人心之初止有此天而一念

之天無物可對是之謂獨也獨字誤解近日講學所謂獨者也其誤始於白沙甘泉

慎獨不是又一節工夫慎獨便是欺與慊分界處

好惡意也實其好惡誠意也好惡之實與不實只在初發念時省察令其好必如好色惡必如惡臭則閒居無不善之爲而誠中

形外皆自慊矣故慎獨是誠意中細緊一步非誠意之外別有一條工夫亦非慎獨即誠意也時文講自欺似意外另有

慎獨似誠中又兼知總屬發窮

好惡便是意毋自欺而必自慊便是誠但欺慊分界處其後相其初甚微他人所不見未有自己不見者故謂之獨獨即自慊

不曰自而曰獨指分界之時地而言乃誠意之緊要處非心間別有一物名之曰獨也若心意間別有獨體則誠意之上又

增出一條目矣

好惡是意實用力如好好色惡惡臭是誠稍有不用實力處即爲自欺而不誠此五句是繹誠意正義但其用力之違與不違在閒居人不見處此是自欺之根須自己於此覺察而加謹焉此

爲慎獨此是誠意緊要關頭指示人下手不可以獨混意以爲混誠也看註中然其實與不實句用然字轉不一直說落細會自明矣

慎獨每緊承自欺自慊說來意發而寔則自慊不寔則自欺寔與不寔惟自心發念時知之此所謂獨也故此獨字中只辨寔不

寔不辨善惡辨善惡乃致知甲裏事註中知爲善去惡句是承致知說來謂既知善惡矣乃發一念去惡而去惡之念或不

發一念爲善而爲善之念或不見此間發處幾微不真不勇稍便成憊著然其發念不真不勇之時他人不見自己未有不

見者從此審慎教真教勇則意無不寔矣時文於辨善惡與辨寔不寔界頭不甚清故於人所不知已獨知兩知字時混入致

知去

獨只是意初發時人所不見處蓋意之誠直貫至事爲顯現都是如好好色惡惡臭到必得決去方足而方其起念隱微之際有不實便不能到必得決去田地故必慎其獨看註中下一地

字。則獨字指人所不見之時境言。卽與下節閒居相照。非謂心有獨體。知有獨覺。復說到致知甲裏去也。

慎獨乃傳義。非聖經所有。經文所謂誠意者。每發一意。如好惡。即是意。則必實用其好惡之力。務求其誠。乃謂之誠。若徒發好惡而不去。或做而不盡。皆謂之不誠。誠字中有事。爲在卽至平天下之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亦只是誠意直到底。故誠意一傳。變文獨體。正爲此也。後經文本義說誠字。當體會實用其力四字。誠若慎獨。則又傳者於誠意中提出。要關頭。謂意之所以不誠。皆在初發端時有所未盡。人未見處。不是用力。此屬於獨。卽易之所謂幾。乃意之起頭。非意之全體。意之全體。直徹事爲之終始。獨只是自靜而動之交接關頭。誠無爲。幾善惡之夾雜。從幾中生。卽其有所未盡。不實用力。爲子語解卷二 大學 正統

便是惡之萌。樂此際更加省察。則惡端無從而入。此之謂慎。慎有嚴善惡意。誠則是行其善而已。兩義不同。獨非意也。慎非誠也。後儒不明經傳之旨。於誠意外。添出慎獨工夫。固不是。誤認慎獨卽誠意亦不是。

存養省察。鑒然有此兩節工夫。但分配動靜。不得存養是兼統動靜者。察下手却在動之微處。存誠主敬。原無時不然。至動之微處。尤加審慎耳。此次候有兩節。原非平對兩事也。自俗學離而爲二。異學又欲混而爲一。以彼爲直捷。以此爲支離。後人求其說而不可通。於是有所以慎獨卽致知者。有以意爲心之所存者。有以獨爲本體者。此真所謂支離其說。誤又不知何所底也。但平心觀之。於文義已不是。又何論其是非耶。

論學而流於邪惡。只是求直捷害之格。致誠正修分明五節。必

求其合一。則似身心意知可併。而物不可併。故陽明以爲善惡爲格物。不知此正是誠意工夫。是欲廢格致而先廢誠意也。後來又以意爲心之所存。主卽是獨體。則又欲廢誠意而先廢心矣。夫都異說根源。只是一物。所謂佛法無多子。而借聖賢言語。改名換姓。以欺人。正僧果傳授張子韶書云。左右旣得此。兩入手。便可改頭換面。用儒家言語。說向士大夫。接引後學。正是此法。其所謂致知慎獨。皆致其所知。慎其所獨。非吾所謂致知慎獨也。學者須明辨之。

小人閒居爲不善節

閒居卽獨也。爲不善卽不慎獨也。

閒居便是獨。揜著時亦是獨。

刻痛全在閒居二句。厥然二句。正見其知不絕處。故註云是非不

爲子語解卷二 大學 正統

知善之當爲惡之當去也。孟子指點人亦多在此處。令人猛省。然須有多少學問工夫。前有格物知幾。盡後有誠意知幾。實良知家亦竊此意。作指點。却更無須格物誠意。幾何不認。賊作子手。蓋厭然謂之幾希。未盡則可謂之本無。闕欠不可也。

見君子只卒然頃刻耳。而閒居以來全身都到。

小人深有其事。君子之容也。君子之容。小人所最憎。

誰有善者。良知家極詆譭法端方之士。以爲僞儒者。誠有之。然畢竟世間小人在肆無禮者多。而貌爲莊敬者少。自有良知之

教。小人並不須厭然矣。

小人之見君子。反從君子冷眼中看出。君子之視小人。反從小人心虛中看出。此纔是還他人之視已。若作君子之視小人。則失

語意矣。

如見非真見也。在人或未必見。見亦不盡。即小人厥然處見人之見如此。真無微不獻。無地可容。世間偽作有道行徑。未有不敗露者。只是天下多其真。轉相覆。甚則敗露亦無礙耳。

金鑰 夫外豈人之所能形哉。人不能使之不形耳。看如見肺肝如何。就中起念。而然與萬物相往來者。是已不自隱。絕其真機矣。此可謂之誠耶。氣即理耶。生即性耶。無善無惡耶。使同志相聚。不遇君子。就便掩護。不遇者是亦誠中之形。自使人耳目心志。而不可揆誠者也。誠中當君子二字矣。此謂語氣緊接上文。原是虛說。兼君子小人在內。小人閒居為不善。實有諸中。則如見肺肝形於外。君子慎獨。毋欺。實有諸中。則心廣體胖。形於外。小人中無善。故欲善而不能。君子中無不善。故

君子詳語卷二 大學 正

雖指視自微。而無掩著。如見之狀。兩邊對勘。自明後來。誤認誠字。以為小人安得能誠中。故必欲就君子善一邊說。不知此誠字。只當是字。與中庸至誠誠者之誠不同也。此篇詳誠中形外處。畢竟要轉入這一邊。討支離也。只坐誠字體。哭耳。誠中形外處。影響然。字宙必無一可欺之人。涉世亦必無可善吾欺之術。有慎獨而已。并掩倖於昧者之不見。而致悔於爾。縈之工哉。結語透快。極中後世偽妄欺盜之病。看來近世小人。掩著之情狀。又與古小人不。一則因天下真君子少。足以售其欺盜。謂古小人。所以如見敗露。只是術不工。無傳。辨堅。作用以濟之耳。於是於掩著上。講究益精。此一種也。一則大家一般。人。爾知我見。看世間所稱人宗道長。其底裏不過如此。因疑古之君子。或亦不過如此。因并疑天地間道理。原不過如此。益信

得生之謂性。無善無惡。氣即是理。等說。與聖人心傳打破此。頭頭是道。滿街都是聖人。更不消掩著。此一。種學術行而小人之無忌憚益甚矣。

問此誠字與上誠字有何分別。曰。上誠字只是對欺說。此誠字只是對形說。如此便看得分曉。此謂二字緊承上文說誠字只訓實字。人都看做實德之誠。自說不去。反生枝節。獨字只說人所不見之地。後來講學者。欲標此作宗旨。於獨字下加一體字。以牽入其玄渺之說。并下節都隱鬼風。此不僅時文之病也。獨字只對人而言。後來說人心體便是後儒人裏家言。非聖賢之所謂獨也。

曾子曰節 大學 正

上文兩稱慎獨。此節正指獨字。今人於此處用力。獨只是對衆之稱。對人之稱。即上文已字。自字。閒居。居字耳。上節掩著無益。猶對衆人而言。此言自己獨處。原自掩不得。衆人所指視。即在此。能於此一。反求內省。自然欺隱。寬假不去。於此處不放。鬆則誠無不誠矣。只是誠意中。緊要關頭。指境地時。候言。不是心意中。又有件東西。喚做獨也。自嘉隆以後。講學諸公。借聖賢言語。立自己宗旨。將獨字看人深微。善理。從此欺。亂不明矣。能於獨之可畏。說得分明。今人不得不慎。方見曾子手曰。提撕省察之密。與其特指此象。做策君子小人為誠意。下手工夫。無不著切。並可見大學於此節。特如曾子曰。三字。不是草草。上節是小人欲掩其惡。而不能。此節正言善惡之不可掩。如此若竟將上節貼小人。此節貼君子。則誤盡十手十目。只是人必知

之非是慎獨之君子當下意中揀出景象也

緊要在一所字一事暫起一念偶動即其所也十目十手只是大不知之而已獨知之已知之則人必知之耳不謂慎獨中乃有此形象也兩句只言善惡之不可揜如此可畏之甚尚屬其嚴平句界限須清

指視之嚴猶中庸莫見二句論道理如此非為怕指視而慎也

指視之嚴猶中庸莫見二句論道理如此非為怕指視而慎也
下之指視而後有不為吾自動焉自動便錯非有憚於天下也只憚處便是指視而去非所惡就非所好則毫有所畏焉耳大道何寬其若斯之嚴乎固便為所好惡多少病痛不得不畏耳小人不知天命不畏矣嚴處正是道原吾所好則遂好之所惡則遂惡之何求不獲而踟躕於高天厚地之中豈正為不

君子靜齋卷二

大學

正

正

能如是耳除非生安聖人然聖人恭敬畏懼至於掩其不善而著其善若迫于人而無可奈何者也豈不謬哉指視之嚴與迫於人迫然為己為人之別豈可同語蓋世之小人有一以爲天下必莫予指必莫予觀而可以爲不善也此之謂欺人以爲天下必或指我必或觀我而不可不強爲善以應之也此之謂自欺此即和尚之契茶念佛誦經受戒律也只是欺人自欺者自己見得如此却不如此實做耳自欺之病從無指出者只緣認誠意誠字大差耳自欺兩字甚奇被淺學人偶突過去可惜可恨矣千目所視三句是找足閑居爲不善節諒欺文體耳非謂君子因此而慎獨也因此而慎獨心不廣體不胖矣十目節竟作小入初看似偶然者亭謂此承上文人之觀已如見其肺肝之意先立亦主此論上文此謂

三句已將君子慎獨找足閑居節又何須從新諒欺小人乎以嚴爲慎此意之所以誠心廣體胖則意誠之驗故廣胖之潤與

視指之嚴本是一串事有前後中外之分耳不可彼此對較也若謂嚴則心不廣體不胖然則如見大賁承大祭皆於爲仁有礙矣至朱子承上文云云謂打上文說下耳有人雖不知我已自知與十目手視指何異數語蓋但言獨之可畏而君子之必慎自見固不謂君子怕人視指而後慎亦非謂小人怕人視指徒自苦也小人自苦在形外處此嚴字在獨中說朱子語自分明豈容語入哉故謂十目二句借小人反照說則是却不得說壞了嚴字君子惟知此嚴乃所以潤身而廣胖也蓋吾儒本天

釋氏本心本天者知性以盡心以至善無惡爲極故知天命而常存敬畏本心者信心自大即心爲性以無善無惡爲極故不

君子靜齋卷二

大學

正

正

知天命而不畏其所畏却正是一個嚴字正希禪門人宜其云顧詳者又從爲之辭則惑之甚矣吾爲正希禪語曰自欺二字本無奇被輕學人鶴突過去可惜可恨也只緣認誠意誠字大差耳

富潤屋節

一念之實一事之成皆爲誠意至念念如是事事如是橫推開闢無窮日念念如是事事如是豈推久遠無間欲淨理純行道實有諸已乃所謂德也不是誠意外別有個德亦不是總誠意便是德便能闊身有一分德自有一分潤自下學立心至成德有多少功候在人只以一誠意混括德字龍說沒理會明道善言詩只用虛字照徹便使人有所感發朱子取其意以解詩自謂無毫毫憾其註富潤屋兩句亦用此法只著則能字矣

字點綴故兩句似全而實未了似實而却虛以其推說在兩
謂心正也體胖即經之所謂身修也皆本於誠意如此云云
心廣體胖句非章意所重不過反覆形容一个意誠景象耳若
論誠意功效則直至平天下絮矩之道也只得箇誠意豈止身
心關係哉况廣字與正字胖字與修字俱貼合不上正為廣胖
只是氣象上看不是工夫效驗極頭實地故章句或問及先儒
皆未嘗牽引也

心廣體胖或問內外昭融表裏澄澈而心無不正身無不修矣
正修之本皆已在此則帶言固無礙也重發斯不可耳
必誠其意句原結通章非三句各結本節也

孟子評語卷二 大學 正編
之可基而人惟恐其不得至焉傷者示人以自修之意切矣

聖人有此權衡作用耶蓋二氏教人之法耳天堂地獄宗門人
便不然之豈足以誘學者耶

傳七章釋正心修身

心不在焉節

心字須頻頻看便得字制舉動其關係至重

毛詩前之人明湛之體本寂然一無所在也故無乎不在莫

錯會

前節當心之與波俱蕩也或從聲往焉或從色往焉或從味
往焉不可得而竟也此意似佳而隔上節說不正之故此節
明身心之關在字是正心工夫是好字眼與上有所不同今要
牽合有所謂有在故不在先說壞了在字辨色別聲食味人之

所以生不是不好事只心不正則其用皆失耳原以此三者實
重心正今謂心之不在由此三者引去既屬添出倒說又說壞
了視聽食此都是不停當處

耳聽食此心者合在不在以為妙者也云云榜腰圍覺之臭涎
耳動亮丁講疏之相議直取無忌憚人經義亦秀才大亂之道
也

孟子評語正編卷一終
大學 正編
羊

呂子許語正編卷三

大學

傳八章釋修身齊家

羅萬藻說天下人之家不如天子之家審矣。大學不會分兩樣說。凡欲自文禍大強說入朝廷宮禁道理便有不足豈不帖帝王家便不調大耶。正坐眼孔小耳。

首節

齊家是第一難事。惟克己反求足以感之。

自誠意傳後好惡二字直說到底是大頭腦處。

好惡從誠意章來直到絮矩處盡。

古人謂齊家比治國平天下較難。看古來聖人許多難處直是無可如何。然聖人處之已無不盡善。亦只是好惡無辟之至而已。

呂子許語卷三

故諺有之曰節

笑諺者。未有不為諺所笑。惟其皆然故曰莫也。

但看諺下一莫字。可知溺愛不明不獨指庸愚也。頗有道義自命而營遂以濟不肖之惡。或詞章名世而標榜以譽不學之文。反躬試問真不可解。及其論刺他人又未始不丁也。此在賢者不免。况流俗乎。吾輩有子待教者不可不一深省。

方其苗也。曰吾意中之苗不爾也。幸而碩也。曰吾意中之碩不爾也。意中之苗與碩似有模樣。而實無模樣。似有準則而實無準則。使其果有模樣準則。則亦有知之者矣。何也。無厭故也。

是苗之碩未到穀盛獲多也。

此謂身不脩節

首節只說家國之理一。故不出家而教可成。若上下相感此行彼效。與實在修身為教皆下面說話。非此節義也。

推行於自然化效於機。責重於身。皆是下文甲裏事。此節只講道理相適合一所以然。

身家之教以意示家國之教以理通。

弟其大國雖遠而非極。鏡其原家即近而猶未。看下文師天下所藏乎身。可見不出家便有家。上面事在成教於國便有國下面事在。

孝看三句是申明所以不出家而成就於國之理。非為成教於國條陳方法功效也。

總明得此三句只講家國之理。不說感應不重責成不指機關不

羅萬藻說大全饒氏盧氏說皆不可從。蓋因誤有某註遂致首節為身不脩。次節為家不齊。是則兩節皆是身不脩。下節乃証上語。而家不齊意在言外。此謂身不脩五字。總承上兩節不可以齊其家。亦總結兩節語。非半句配首節。半句配次節也。

次節註云是則偏之為害。而家之所以不齊者。所以二字。則次節未嘗指家不齊而仍說身不脩明矣。此正有註精細處。

傳九章釋齊家治國

上有修身下有天下。本章只完得家國。其責重修身只是教家二字。不是又補入修身也。

只教字提得明白。教者家也。而所以教者身也。所以教之實則心之誠恕也。國不過理道而效達耳。平天下亦只如此。故曰成教於國無教國之法也。

首節

首節只說家國之理一。故不出家而教可成。若上下相感此行彼效。與實在修身為教皆下面說話。非此節義也。

推行於自然化效於機。責重於身。皆是下文甲裏事。此節只講道理相適合一所以然。

身家之教以意示家國之教以理通。

弟其大國雖遠而非極。鏡其原家即近而猶未。看下文師天下所藏乎身。可見不出家便有家。上面事在成教於國便有國下面事在。

孝看三句是申明所以不出家而成就於國之理。非為成教於國條陳方法功效也。

總明得此三句只講家國之理。不說感應不重責成不指機關不

曲推變換自然明確

此三句原說自然道理不得講成作用

說理不說人說教不說效纔粘著人身說便碍

只講立教之理不將上下分配何人身上孝字雖本身教說下却

只說得其故相通不說其效相致

與前兩段人與人相聚而教生人只是此人故教只是此教不

必重君子不必合國人只將家國情勢看透合一道理所以看

也等字更不須挑剔而此理洞然矣若不曾明白得一篇西銘

縱見得箇意思亦無從發揮此近人要說理字做來却仍是事

效也

說理不說效今人亦曉而動筆又觸犯之者只看註中君子所以

修身而教於家者也一句不仔細便做君子是孝者以孝修身

而國人便知事君故犯也善會註語不著眼在君子而在所以

者也四虛字則孝者弟者慈者三者字註意原指理而不指人

并不指人之修爲也

看註云孝弟慈君子所以修身而教於家者也所以者也四字

意最明故三者字不是指人不是指事只就家中指出三件道

理如云家之所謂孝也者即國之所以事君者也云爾時解誤

看註中君子修身句遂將孝弟慈屬君子下三句屬國人說者

竟犯第三節效驗矣於是又有謂上下句俱就君子身上說者

亦非也君子固孝弟慈家人亦教此孝弟慈國人亦教此孝弟

慈卽至天下家家孝弟慈也只完得家的道理若事君事長使

衆乃是國底事件亦君子與國人共有底不專指君子也直當

撇開君子國人竟講家之有孝弟慈卽國之所以事君事長使

衆之違所以不出家而成教於國何等明白直提何用

入鬼界耶

在家有此種道理在國卽爲那種道理所以不出家而成教於

在家則君子與家人總在裏故註云所以修身而教於家者不

國則君子與國人總在裏故云國之所以事君事長使衆之道

不外乎此所以教成於下都只在家國通理上說不資坐人

身上說俗解分上屬君子下屬國人固非至有謂家國都在君子

身上說則更謬矣

人亦知家國相通之理矣然說來仍向感應者病坐者然君子國

人兩邊各占一字耳因有謂都就君子一邊說者亦非也事君

如何貼得君子邊去修身教家則家之人皆孝弟慈矣國人

不教孝弟慈乎但通國人孝弟慈也只完得箇家之理惟其事

君子詳請卷三

君事長使衆之道卽在乎此此是治國之理正是不出家而成

教於國之理也須將君子國人且都置只說家之孝弟慈道理

卽國之事君事長使衆道理便不煩言而自解矣

錢吉士謂國人見我家如此亦卽自能如此仍舊落了感效去且

國人見我家孝亦卽自能孝則有之如何是所以事君豈不格

礙乎又要作轉折豈不支離乎顧麟士謂我之上有親我之下

有臣臣事上有長臣使下有衆總坐落在我人身上看自生葛藤

若曉得此只說家國相通之故在道理上論不涉人身上論則

葛藤盡斬矣

看先說作此題原只在道理上說不曾著重人身卽說到人身也

只是公共道理所以然不曾著重在國人與在君子也見理的

當如此只是體會註意仔細不從講章出身且從講章出身者

老死無道理

在家爲孝之道卽在國爲事君之道止在衆人公家道理上看

著在一人身上看者君子身上看且不可況著在承教之人乎

不是君孝而臣忠亦不是求孝而得忠亦不是無意於事君而教

孝亦不是要事君而教孝離此乃明所以之說

居廟堂必陳力就列而後爲事君盡忠此語却有病事君原

自有事但理通耳

康誥曰如保赤子節

上節只說道理不得侵事效此節只說端倪自然不得侵推行

首節祇明家國相通之故就道理言也第三節乃明國本於家之

機就推行功効言也此節說道理已在推行處說推行却只說

端倪自然仍在道理上看到下兩節纔正講推行事也故朱子

孟子譯說卷三

謂卽孟子乍見入井意孟子以乍見入井處指四德之端大學

以保赤子指孝弟慈之端都在自然發現處見得所謂豁然貫達

者也

上言家國之理本通此下方言推行事效此節乃上下交接處言

孝弟慈之推行本乎自然只要誠心求取而三者之中惟慈心

最真而易曉故特引以証三者之同然非謂治國推行盡於慈

亦非謂推行便有政法作爲也

堯舜帥天下以仁節

機字意上已說竟此節又從機字中發出恕字之理主意全在其

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句

人言借堯舜以証一人定國是引証語其說謬也此不是証上語

乃起下語耳上言感應之徒在於一人此言一人所以致感

者必本於藏身之恕兩節意自不同若作証上則桀紂之帥從

又何以証定國耶

玉樹堂諸子拈有諸已而後求諸人題有謂宜重上半截不則似

爲求人而有諸已非藏身之恕矣予謂言各有當此章恕字原

在齊治上說與他處恕字不同故朱子謂尋常人有諸已又何

必求諸人無諸已又何必非諸人如論語躬自厚而薄責於人

攻其惡無攻人之惡是也大學之說是天下國家者勢不可

以不責他蓋治國者勸人善禁人惡便是求諸人非諸人以此

條觀之可知此兩句却重下半截蓋有諸已無諸已皆指所求

諸人非諸人之事理言也求與非卽上文所令有與無卽上文

所好因所令轉出所好則此兩句自從求非轉出有無乃合諸

意若云凡治國之求人非人必有諸已無諸已而後可耳

孟子譯說卷三

求字從今字生來便須有法制就令在

此恕字只在政治上

詩云桃之夭夭三節

家國相通之理之效上文節節說盡又用一句通結了却矣三引

詩只反覆咏歎指點與人玩索耳

齊治相關要理上文已反覆說盡此又引詩咏歎自有深情須於

言表領會

此處三引詩與他處詠歎又不同他處卽在本文此却說完又起

不必有深奇之義但想傳者所以重複下此三節是何意味

家國相通教成功效至第三節已說盡第四節復承一人定國說

到藏身須恕正補出修身爲齊治之本恕字乃成教之要領卽

下章繫矩相連血脈也繫根上文兩節而後纔出題中三箇而

后纔見此三節詠教正觀辟向藏身之恕爲下章聚祖之原

是重行家國相關統綴開文也

此三節而後都從上文兩箇而后生來

朱子謂漢人說經止訓詁文字不著議論而意味極長此卽程子但念過令人有悟之妙蓋言詩之法本如此

合齊與治而總命曰教言在家則欲人人如此在國則欲家家如此也然必一家之人如此而後可求一國之家如此此

治先齊之正面也曰教忍喻人以上都貴重一人身上此是教所以齊之本末盡得一家人如此意故又三引詠教指不

簡景家所謂宜家人宜兄弟其爲父子兄弟足法皆指一家

人人能如此意見家與國成教相連處非復上文專說二人身

修之義矣然一家中人人如此又有箇次第教成必始於夫婦

君子詳諸卷三

而後及兄弟而後及父母看中府妻子好合二節及孟子老吾

老一節皆從夫婦兄弟說起蓋家之難齊最是此二項而二項

中又重在夫婦兄弟之尤末有不起於閨房如嬭之際者故

二項人教成以教家無難卽以教國無難矣緣家人國人人人

各有箇夫婦兄弟父子故教一家卽教一國之家家無二理也

于家人人如此意與一家感化次第扶別分明方知傳者下

此三節不是閒發吟詩也

家之齊其效在父子兄弟而齊之難却在夫婦兄弟而夫婦尤難

故齊家之本始於夫婦中庸引詩必妻子合而兄弟翁然後父

母順孟子引詩必刑于寡妻至兄弟而後御家邦皆是此理此

傳上面皆言齊治相關之義故舉孝弟慈此三引詩却正指

示齊家下手緊切工夫節節次第有意非隨手拈頌也

傳者引詩有微旨雖然處如由家人而兄弟而父子與家人兄弟

父子中間許多經緯此是教家與教國之實理也有體躍流

未嘗泥執令人自悟處如只說家而點出教國只說正國而點

出本于家總于言外指點不出家而成教於國之意此不盡之

妙也

教字法字原從成教句來只說治國治字中所該尤廣說成教

於國方是大學修齊治實通切實處

齊其家人如詩所云也而後可以教國人宜其家人焉國人各

齊其家而教成矣從來拋却國人之家一層教字法字終欠

落得此一提關功效氣象次第然教家補出修身一層尤得

言外之意所謂其味深長者也

只家家父子兄弟如法便是國治

義也故首舉桃夫以補孝弟慈之說所不及此意甚精齊家

工夫最要最難在此

上一句宜其家人從宜前說來宜字須下得著力下一句宜其家

人是推說從宜後說去宜字須下得現成

桃夫妻蕭但說家屬爲但說國各止半邊語這半邊開合緣由事

理隱隱言表俱在覆一句中點撥有神

三釋詩皆補詩意所不及最得引中之妙桃夫妻蕭止言家而補

出國爲鳩詩其候句指身正是句指國中開却補出家來其爲

父子兄弟足法舉一家而言非仍歸君子身上也蓋此章原止

釋家國中開宜重君子乃推本家之所由齊反覆說明上文已

結此三引詩，詠歎齊治相關之言，所重在「家不重推本於身」，故足法要重家人說，但一家足法，原脫離君子不去耳。

此處要說得是治國在齊其家，原不是治國在脩其身。按傳文章法固如此，但應做家是國與家相關，不可跳過家而與身對說，耳寫要發明此意，因叫破治國不在脩其身，不覺反悖於理。此文人主張已說只管暢快，不顧義理之病，不可不知。看平天下章三言得失，亦責重脩身，自齊家以下各傳未嘗離後說，但齊家章須將心意却納入身說，治國章將身納入家說，平天下章將身納入國說耳。

傳十章釋治國平天下

治與平有理一處有分殊處，人但曉得理一不曉得分殊。

治國只說勤處，平天下是說到盡處，天下之勤無加于國而盡處。

孟子評語卷三

大學

九

正義

却自須有道。

首節

題句是從矩出道，題意却是爲道指矩，謂平天下之道雖與國有

不同，然即在家國之矩聚之而得，故曰平天下在治其國也。舊說謂題三層者，指首二句有一番議論，非謂註中亦可以見句

別作一層也，然首二句議論究非題要者，來止有兩層耳。上一層便是矩下一層是重道。

通節重在末句，末句重在道字。

平天下自有政事與治國不同，然其矩則一也，矩從家國間見而

聚之天下，乃爲平天下之道，故曰所操者約而所及者廣，全節注重末句上老老三句只是家國已效處，指出矩字耳。

上行下效之意，上章已說盡，此但取來引起聚矩之道耳。

上老三句是治國已行之效，提出見人心之同，然以引起聚矩之道，非此傳所重也。某說以平天下重新從此做起者，便屬腐

不列

三句似實而虛，須在國與天下著眼，其效已見於國，其理即通於天下。仍在國說不得，即主天下說不得，要有治國在前，又有平天下在裏，又不得粘緊三句，謂道盡於此，須全神注起聚矩句，乃得其理。

三句原只是家國相感通處，不是說天下，然天下亦只此心此理，但須從此聚開去耳。故是以二字之上，空中尚有一折人，但清得與起與遂順層次不及清，國與天下層次。

此三句是說感應，然都從心上說，不從事理上說，與他處又別。此三句是國與天下之所同，下句是因其所同而推極開與天下

孟子評語卷三

大學

七

正義

之不同，以使之同，國與天下分界在下句，故此三句只合虛說，只爲國與天下地雖分，然同此上同此民，故可以其同然者推度耳。

中三句乃人心之同意，義極寬，地位還虛，末句正不使一夫之不獲，只以下理財用之屬，乃不使不獲之政事也。

上老三句是教化所興起，聚矩之道是政事以遂其欲，第國與天下分界處不關，發分明則其次第之所以然，尚未的確也。蓋

上老三句是齊家治國中事，而天下人心之同亦不外乎此，故曰平天下在治其國，上行下效與感之機只是家國通親

切天下，又加禍遠視聽，阻隔非身家之修齊，驟能致感應之通，此國與天下微分不同處，所以必須聚矩之道，聚矩者推一國

人心之同以量度天下之事也，故朱子云聚矩之說不在前數

章到此節次成了方用得又云此章首尾只推聚矩之意未嘗復言躬行化下之說蓋謂此也不然治國時豈無政事乎天下豈不用教化然節次自有不同不可云身修家齊而天下平章與治國無分也

聚矩人皆以心字混過縱好只做得矩字不曾做聚字不知矩是家國天下之所同治與平不同處正在聚字中見此道之所由出也故朱子謂到此節次成了方用得如上文言仍只從得以此心治國耳國與天下有何分別相關乎家國相關只在此心感應而國與天下相關又有政事之不同聚家國之矩於天下而道生焉故此節眼目在道字而因矩為道重却在聚字也治與平分界在道字若仍止說心同然處則上三句已足矣道者所以遂其同然典起之政事此國與天下不同處故必須聚矩

耳非謂即典起一國之心而是也

錢世襲又自說聚矩是因民心之同而使之各遂其願如下文理財用人許多事冠非空空推心而已乃治國已行之事平天下不過推而及之耳非到平天下方聚矩也當時作即以中三句為聚矩或索性離三句而別講聚矩視此皆謬也第朱子云聚矩之說不在前數章到此是節次成了方用得此意又如何更體之

總要明白國與天下正多不相同處第其良心無不同者君子只就這同處推度開去細得其情曲成萬物如所謂必因天地寒煖燥濕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者異俗剛柔輕重遲速異齋五味異和器械異制衣服異宜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正從這一點同處生出許多不同之政事乃所謂聚矩之

道也故此句所重却在道字矩無不同聚而為道正多不同文三句言國與天下之所同此句正言國與天下之所不同所以朱子謂不在前數章而在此章到此是節次成了方用得家國相通以理以意國與天下相通便有政事制度之意只以感應相示到政事制度便有益此者不宜彼性情風氣之異矩只此矩聚處却不同故治國章只就聚身之恕而此章說聚矩之道聚矩即恕之事然而其道有辨矣

上老老三句是典起其心在以身為教末句是遂其願在因人心之同而為聖人之政此是兩義然以身教典起其心意在齊治章已說盡此處引來見平天下之道也只在此同然處經齊處置耳故兩義中只重遂願不重典起蓋治平教化更無二理只政事大有不同故平天下通章只講聚矩之道都在政事上說

不在教化上說此節只要轉出末句為全傳題目若復回教到躬行化導意便失其旨

家國近近止言教就躬行化下言也天下遠遠重言道就政事制度言也故中三句只說家國而未句方說天下或曰如此說則典起屬家國而遂願屬天下毋乃看成兩截豈家國不須遂而天下無煩典乎曰家國非無政事而所重却在躬行化下到平天下時感應工夫已都在治國中做了但恐立政制事處無以徧愜五方異性有宜此不宜彼者此道之所常講也然適之原頭仍在家國成應處可見為矩本一但聚處有不同故重在道然所謂遂願者亦只是遂其典起之願原未嘗兩截說但本同未異須如此推極得盡耳

君子不惟有以化之又有所以處之非謂平天下不須典感也但

而于下高卑遠近隨側皆零之藥皆得而正之其歸至一而其

又足前一節說手

矩矩根源在格致誠正其道由家國而推則已統大學綱領之全矣

所惡於上節

說惡便兼好在內然於惡處數分明故止言惡耳
上下前後等位正是聚字所惡毋以乃所謂矩也
左右是並肩人與上下前後自稱異父字是平等施與事使先從
亦微分彼易於移動混亂者只是解害不仔細耳

詩云樂只君子節

首節上老老三句指人心之所同處所謂矩也未可聚矩之道又
有遂其願欲政事在此節所好所惡是矩好之惡之是聚矩之
道正相照應

自誠意章講好惡修齊治平只此一線說去好惡自己及人曰新

呂子評語卷三

大學

五

正緒

民始於齊家終於平天下故二傳中說好惡獨詳明平天下而
引詩言父母其意正深切非愛民寬皮套子也

好惡與源到此纔見自謙盡頭處此朱子告君必以誠正也
民之好惡亦從天理上聚之死敢徇已私乎

泛而設施處講愛民如子好惡與同話頭極其至也只到得漢文
帝唐太宗而止非三代之治平也緣此心先不是如窮秀才伏

處時民之好惡皆身體之及服官蒞政貪殘刻戾其好惡又與
民殊也只緣做秀才時其好惡先不端正一切都是人欲如何

做官時忽然循理得來自三代以後習成一切功利世界已心
心皆失其正凡禮樂刑政制度文為理財用入之道純是私心

做就先儒所謂心如印板文錯則印出書文無不錯者三代
之所好所惡無論已心無有即民心亦不寧及失豈不可哀也

哉故程朱責難於君必以正心誠意非迂濶也說好惡能向誠
意緣源方是能聚矩真寔王道本領

評家謂父母是責備之詞非稱頌之詞最為名識註中能聚矩云

云只一能字正有推行之功後文理財用人乃其餘目大端也
雖謂聚矩君子有能兼之分則當有能兼之情此之謂父母之地

地字好為人上便有父母之責正在道理上看又謂民好
好之民惡惡之此言君子當以父母自處曲體民情聚矩以誠

求之存心如做父母一般耳非謂民好民惡自然便稱我作父
母也此之謂三字是傳者講就道理上說言能如此方當得

父母之稱不指民稱君子亦不指君子以此稱自居也註云則
是愛民如子而民愛之如父母則上下之意都在即謂百姓稱

我作父母亦無妨但此之謂三字不是指民言耳非必坐聚君
子自命也

呂子評語卷三

大學

六

正緒

民之父母四子人自習焉不察得此之謂三字喝醒方見當此者
鮮

此之謂三字極落得鄭重

詩云節彼南山節

善言人者必不冒老寔言如君子僧老之語首章云子之不淑
云如之何二章云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三章云展如之人

兮邦之媛也若美之若惜之正深於言人也故古人謂詩最善
罵

是故君子先慎乎德節

財用二字從得眾得國生來開後文論財聚本人土即眾財財用
則眾國中物原不足別生枝節也章內三言得失從此記起說

此字是稟賦發之詞故註云承上文不可不慎而言一
有德是四句腦髓與慎德境界自別

諸有字有統其義有附次義

此有字逐句遞出自有義在若四句俱直根德字不漏却題中有
人有土有財六箇事疊字古

人但為張大慶頌之詞止寫得有字却寫此字神理不出須知四
此有是難詞非幸詞也縮重上一截直歸到首句逼出下文更

得君子始終只一箇慎字方是大儒大臣之言彼徒以吉祥為
說者適吐露其倖倖胸中耳

俗眼俗腸但知四句足以欲觀不知著一點欲觀不得若謂因此
不可不慎德則本領盡差德非其德慎非其慎矣

俗眼看作四件解者看作一件耳人是財之出處用是財之行

俗眼看作四件解者看作一件耳人是財之出處用是財之行

處四句只一句放下直接財字

有德此有人四句只合換讀若一有無所不有乃下二句中義也

德者本也節

一有即攝聚有所以為本

艾千子謂德為治天下之根本非德為財本也財為治平之本

非財為德本也余以為不然平天下章論財用自此始直至德

末皆言此事故先慎乎德一句德字便專就財用而言看此節

註云本上文而言則德之本正對財之末正對德故下節緊

接外本內末非可以泛論治平也從通章泛論不說道理不是

實非本節之旨矣

本則理一末乃萬殊只是一箇明德對新民言則民為末在聽訟
言則訟為末就財用言則財為末須拈末看又須難末看如此

本字須緊從財上較出方見親切然不得離着意則似專為財
而慎德語病不小矣

男犯曰節

仁親以為實一句是直出無轉計是快說無疑是順口便道無
迎拒嚼嚙晉文子犯兩人平時極說論此時極光明至誠無他

本也

泰誓曰節

慎乎德人有相一國之才有相天下之才是一者不同矣獨
至合才而論識合識而論度則優于一國者即可享天下以付

之國要之相度正是其才識大處非無才識也察誓所以入經
以此

無他技不是竟無技正言其休休有容耳

其心休休焉此句是形容一个臣心體大段不著事為不落作用

不指風采不論功力若只在外而發揚便成邪靡

以託天下云云

看休休文偏以休休轉出其心是心與休休為兩件也

其心休休二句在心體度上着原是虛語最難描寫

休休只說寬平廣大便與如有容混盧王溪謂有淡然無欲釋然

至善意此說好

人之有技若己有之有本領有大用若字意乃盡

若己有中正有曲成手段

技之人以隆器使之用無此理但道德之人難得耳豈反後

此道字不是邪矩之道。邪矩之道，從心推出，及民事理也。邪矩者，以民之好惡為好惡，公之極也。皆只是新民一邊事。君子大道，則舉修己治人之全而言，以上言邪矩，言好惡之公私。此節言忠信，又從公私中推極誠為敬肆之分蓋，所以行此好惡之公者也。

此君子贊歎不得。

此君子以位言大道，亦只言居是位之道。

注中特地云君子以位言之，正恐人誤看。微有德者，則驕，察句說不去也。

君子只是有平天下之位者。大道即所以居是位之術，其事理甚大。故曰大道，然非忠信則施設皆虛。猶云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故君子大道，須切位上說，忠信以得須切居

君子評語卷三 大學 三 正編

位之道。說方字字有地頭著落。

大道註中明云居其位而修己治人之術，作者偏多貼用人理財，不知何據。爾時論欲專主用人，尤難解也。總是不曾讀註耳。

章內雜舉理財用人緣此二事，是天下事之大者。故舉以立論。其實平天下不止此二事，或又變而為愛民，用人則用人，亦愛民中事。取舍即好惡之一端，不可以作對也。理財用人皆所以明

好惡，但取用人而置理財之好惡，亦不可也。總之大道所該者，廣單指一二件便說不去。

賁論又自記：一言得失緊承樂只二節，一言得失緊承真德數節。

三言得失緊承數節，自是確不可易。止因上二結有結有証，此一結有結無証，竟以正文舉之，所以朱子統言平天下，其

是各有專指，不可混列。以上只是說邪矩，故下上節特註云。

自秦晉至此，又皆以中言好惡公私之極，以明上文所引南山有臺節南山之意。正結清上文見此節之不粘連，怨書數節也。又於此節註云：因上文所引文王康誥之意而言，則此節當直承上文王康誥兩言得失，而不當承上數節又明矣。徐為儀謂此節是上承用人下接理財，過脈不宜斷絕，此正是謬論。如其說，理財上已說過下文不過因上有財意而中言之耳。原非特起何用過脈哉。總之脈孔向小，只在貼身上下尋來路去路，而不

知古人文章端緒接續脈絡貫通，問見層出，有別見於言外者。

其來路去路本自了然，但粗心者自不辨耳。一時紛紛大道有指邪矩者，有指好惡者，大槩主張理財用人者，多亦有重理財

而輕用人者。若專主用人，則又戚君特解戚君作家老病而疎陋如此，又何論其餘也。存之以見不備，認註意精細，輕于主張

君子評語卷三 大學 三 正編

立論名人之謬妄，每甚於庸俗也。

徐開公此節之前，則為用人此節之後，則為理財。然則此節正總結用人也。非泛說主心亦非兼說理財用人集註所言總結既

不近取上數節而泛指一章，便令作者不知所指且此節所言大道用人之道也。下節所言大道理財之道也。大要不出此二

者。若不實結用人，則此大道又為何物乎。所謂得之者得人也。失之者失人也不然，則二字亦無所指。依開公評則康誥

之前已說理財是康誥所言得失，即應作結理財解。其所言

命有財無財之命也。若不結理財，則此命又為何物乎。得之者

得財也。失之者失財也。然則二字亦無所指。以子才刺子盾

得不問堂噴案平當時諸公皆淹通秀才，以名節自任者，然都悖謬如此，總為邪說浸淫，以叛棄宋註為高，勢必然爾。蓋亂道

橫流亦不知其然而然也

大道鑒定用人理財固非又有直指即聚矩之道其謬同也聚矩之道亦所以行此大道者與忠信二字對非即大道也聚矩之道從仁恕生來忠信從誠生來皆所以行此大道者道之中庸行達道歸于達德道德一本於誠相似故有聚矩之道之君子以德稱有大道之君子以位稱各有確義不可混也

忠信不止為平天下用忠信人即作聚矩若固非離聚矩另標一道理名目又不是聚矩是心理之同然忠信即在行處意心上說聚矩即誠意章好惡推廣言之忠信即誠意章之自惟慎獨也

忠信是聚矩前一節工夫生財有大道節

呂子評語卷三

大學

說聚矩不謬便有得私心小機說不必議便是誰言人轉計此大道與上大道毫無交涉人多云大道不止生財而生財亦有大道如此乃是大道以生財非生財有大道也

天道只是生財中底道理要正大不可私邪纖悉耳與上文大道風馬牛不相及也

有天子之財有諸侯之財有卿大夫之財有庶民之財生財大道統而言之其理同也然必自天子得其道而天下之財無不理此平天下之義也

財足原只在民間經理却須王者耳中四句本平列無序次意

舒字有二義舒徐固是舒舒暢亦是舒也南北輟消費以鉅萬是不鉅大倉之粟陳陳相因亦是不鉅

猶存之國也一有意外之虞智者難為國於國屢世蕃殖必有事矣總之不必說到此只川之疾白然不足恒足恒不足只就日常說耳天下賞賜錫子特為鄭重或有河而弗忍之嫌然而亦無傷也此畢竟有非舒之謂舒字總說自然道理應如此說向作用去意非不高然非大學中正常久之道人人可行者也凡文字要過火求新每於理上別生病痛東坡有言吾得一法大要是怪耳美其名曰儉素看來家道理總只如此故為國須識大體看一舒字非僅節省之謂也舒不止戒淫侈

呂子評語卷三

大學

王

管商桑孔其道何嘗不能足財却不可恒也惟此四者不見有餘自無不足雖凶荒患害皆不能貧此方是恒足此便是大道

仁者以財發身節

此仁字為下節引線仁者二字漫置不得張受先謂不重在以財發身只要見得如此則生財不可無道為平天下一大事却是胡說因上文言生財不可無道恐人君意重在生財故特下此節以起下文至末一意言雖生財有道然不可外本內末故又提出仁義而以義利之重結之如受先所云都成倒亂矣

天下之心仁者結民心惟此則亦權術矣謂仁者即於財散財得民言其無私不貪而適以得民發身是傳者推論非仁者亦以財發身耳

爲要得民而散財以要結之也如臥子言其心術不仁甚矣此處毫釐之差不過千里

未有上好仁節

此節雖多疊句而語意一氣急遞繼以首尾仁財爲主未有好義

二句只是過接橋後耳

大意只上好仁而財皆其財耳多好義終事一段乃推所以得財

節次如此

大意是中央上文發身之說只合云上好仁則必有其財耳而傳

文故作三疊正要跌出義字爲下文義利之辨張本也人惟得

得中一疊沒緊要而自尾仁財其理又盡於上文不過從三箇

未有討口氣總屬敷衍無味

君子詳語卷三

大學

王

王

上但知有義則驕恣貪虐之患生下但知有仁則狼望僭亂之

禍作故上專責仁則下自安于義義字只貼下看有意思在

無相感不輕則激不交則忌此意直從原頭差到底君臣上

下皆天所爲故仁義相感仁義皆天也臥子亦以爲人之所謂

耳臥子亦齊等耳彼既有高尊之樂我復居臣虜之養而又索

能奉之手何處求此誕說悖理之言人胸中有此議論正是

生心害政

孟獻子曰節

自生財大道節至上文就財上論所以生之有之之理傳又恐人

主重視夫財而講究不盡反以仁義爲致財之道也故急下末

二節見財利之必不可求其爲後世慮者深矣

引獻子言只取食祿之家不得與民爭利耳此謂二句通釋三原

未嘗有單指聚斂意思或問朱子引公儀子童子以魯上二段

引臧文仲冉子以證下賤則亦並舉無疑何陶石晉墨略過上

二段例重下段後人遂以爲不易之說其寔非也

問大夫之富數馬以對正謂他物稱是耳若只照筆馬字講此與

拾遺契而數齒計富者何以異乎

與民爭利便是病國便是不潔矩故臧文仲姜織蒲夫子直斥其

不仁

惟義乃利天下更莫有利於義者然如此說則講義仍是講利好

義原爲好利其爲人心之害反深矣如釋氏以禍福勸人行善

其本心先壞以私心行善事豈復有善復乎然義之爲利理本

如是又不可不明故聖賢必先說利之害義與懷義之必當去

利然後轉出義本自利更不須講利其理乃圓滿無弊如孟子

之仁義不遺親後若與此傳之以義爲利收結是也

理財用人雖朱子論此章大段亦有此語然未嘗見章句且此節

重義利亦無兼理財用人之說讀者勿泥爲不易可也

長國家而務財用者節

再之只是信任之至

善者不是突然而有即是曩時相摘放廢之人至此事急勢促方

覺其爲善者方覺善者之有則大事已去矣

呂子詳語正編卷三終

呂子評語正編卷四

楚仰後學車鼎豐雙亭氏

論語學而第一

子曰學而時習之章

髣髴就傳開口便能問學是何物所學為何事者知其將來必能
渙然冰釋怡然理順蓋此時已種根也

凡提一字以貫通章中初無此意仰局萬曆以來講章杜撰章
句皆亂道也若此章學字於理却合註雖不提明亦隱然脈線

盡學字原無所不貫耳若謂非此不可則又不然
學字可貫下悅字却貫不得以悅字作線索也只得憑君說學竟

牽強講到不憚仍是時習也只得憑君說學竟
牽強講到不憚仍是時習也只得憑君說學竟

明分三不亦如何硬要併攏

呂子評語卷四

論語

正編

須是聖人說底道理自可包括賢人步位若移做得賢人說底便
到不得聖人徹上下境界時文於首節止作誦讀話頭大節止

作交遊話頭末節止作士不遇話頭此是低秀才胸中打論耳
於聖賢何有亦有寫作孔子自述傳贊者更謬

此不是聖人自敘

首節

與謝夷父古人已往而已復不學可乎則理在天地間有時而不
流行矣

設使首無古人而已竟不學可乎則理在吾心有時而不流
行矣

此意更澈見流行便悅

學字訓效朱子謂所包甚廣兼學而思辨行五者未嘗專主讀書
而言讀書乃學中一事耳時解以稽古茲補典籍等語却此

正是朱子所開為詞章訓詁之學而發明反以此誣朱子者
昔文與余論集註曰學字被文公註錯我在讀書講義上看豈不
誤耶余謂此節註答之曰後覺效先覺之所為何嘗專指讀書

講義耶乃慨然置夫吾友亦好古能文者蓋其時浸淫于良知
之習以集註為洪水猛獸士大夫皆以不看朱註為高而篤信

邪說所云硬坐朱子之罪謂也知以讀書講義為學而為時文
者亦以為遵傳註必當云爾故遇學字定以稽古博聞詩書誦

讀為言此攻者固不知守者亦不知也誠令細心讀集註章句
則豈敢為此誣罔之論哉近日論者乃云作文須依註講學則

不可依註以講學之說論文則非也夫作文所以發明孔孟之
言此而不可用講學之說則所講者何學耶固不辨而知其所

主者之必邪說矣

呂子評語卷四

論語

正編

陳際泰之學者授于人者也一刻或可領其傳至如其人壽則已
難矣

學字欠的實下落能領其傳得矣無必如其人之學也
學者效于己者也一日或可得其概至忘于己焉抑又難矣

忘于己又不足人要說得理高輒下箇忘字其賢聖實從無
此說

習于人世者為日長習于返本者為日短習于日短習于日長
此二氏之言聖學人世即是返本食息起居有至理焉粗而

粗之精而精之則學外更無他用之廢此義是無非學也只
是行習而不著察即非學耳

此文雖王聖復生豈能復
議取其說後遺其正大得大士之皮毛耳

理解疑難于聖不
至此也安得無遺議耶

千子謂此文有周有孔有朱有陸一有
陸則周孔朱俱無有矣謂之正大吾不信也

古未之有也。孔門諸賢誰不放孔子以顏子爲至而顏子未嘗如也有若似孔子矣而反不及顏子曾子未嘗如孔子而獨爲得傳故非不欲如之也。無此事焉故不以爲至也。

便說今合此以覺乎其心也。此字是本註但道个數心便入邪說。

儒者之所謂覺者指此理外道之所謂覺者單指心理必格物致知而後覺所謂知性知天而心乃覺也覺心則必先去事理之障而直指本體故以格致爲務外支離然自以爲悟本體者主事理究竟膠黏不上於是後來陽儒陰釋之說又變爲先見本體而後窮事物自以爲包羅巧妙不知先約而後博先一貫而後學識乃所謂支離務外聖門從無此教法六經具在可覆瓿也。

而字一斷最重時習兩字各有義混淪不得。朱子謂第一句五字雖有輕重虛實之不同然字字極意味有下落今按時習三實字與而字一斷人所共曉惟之字指所知之理所能之事人都忽略不知時習舊甚。

說字實境真味只在上句引領會若脫却識便是拈花微笑且喜大事了畢非聖學之說也。

如獨樂之悅我口若道即心是學便不是。說字極只是此心此理。學本可說是劈頭道理。學只是本分事世人鮮知那得浹洽也。

說即在時習內。事無而有驟見之說本石而有居安之說此二意但從讀書時貼出來便覺字字錐入人心裏去況學又不止讀書。

纔學便說其說尚淺纔說愈學其說乃深。只是不歇手自然日新。

有朋自遠方來節。大率不可一日淡也統系分裂人材日蔽于下志士獨爲一旦以誠感之而知此理之灼然可悟則人心正矣。單說禪悟則人心不正極矣。異端之學諸說非難挺有名足以動天下而實不足以孚鄉邦力足以召朋黨而行不足以信家人者彼有聞而來亦將有見而去也。開堂說法徒滿天下得毋有惕于斯言。

有朋句定連上節說下不爲牽引正恐連上節說來尙是虛位必問其所學何學則其朋爲何朋假如爲禪宗之學則必有禪之朋爲修厥之學則必有熈火之朋爲縱橫技擊之學則必有亡命無藉之朋各學中支派不同朋亦隨異然未有不相感應者也。陶菴文有聞而來有見而去亦尙是說古者事若近日講學以勢利相成以詐僞相用君子樂得其官小人樂得其欲。道同風爾知我見何須迴避故并無是事也。

人不知而不愠節。不知隨地說不專主行藏。人不知地位甚高不是歡迎窮事。不愠本領須說得不同是成德至處。有子曰其爲人也孝弟章。

上節就凡人處論个道理如此下節言君子所以專用力于孝弟之故未嘗黏然兩個入說亦未嘗有上爲賢而下爲學意此皆講章說夢耳

兩節原一氣貫注不過因淺觀深就小指大總講道理如是不曾分兩種人事也自講說強分上節爲賢下節爲學轉生支離子是君子句裏過文孝弟句裏過文大都刻肉成瘡愈講愈不明白

金仁山謂前節以質言後節以學言中二句泛言亦是強分枝節看來只大槩論事理如此耳若云但看凡人若孝弟便不到得上作亂不犯上作亂便是仁化氣象所以要做仁民愛物工夫必須在親親上做起如此看來原是一氣說下只是前節在凡人一人身上推論其理故孝弟與仁都說得淺小後節就道理

孟子學語卷四 論語 五 三

推論到盡處不但仁字說得廣遠即孝弟亦說得完全耳或問說者謂上節以質言是凡人之孝弟下節以學言是君子之孝弟開之者又謂首尾孝弟相應無犯亂不仁即是爲仁不得硬分兩項人看二說如何曰前說始於金仁山理亦無誤但質學二字下得不當便成差漏上節是說箇假如就現成人身上指點此孝弟說得輕說得小也不論質也不論學如云大凡孝順之人決不爲非下節即根上節推出此孝弟說得重大完全只指點道理如此質字固不相干即學字亦言外意如云不要小看了孝弟乃是爲仁之本則不可不務學意思又在此句下語氣未及故仁山硬分質學誠有病至上節現成假如自然指凡人說下節講道理自然指君子說即不犯亂亦與爲仁不同不犯亂只就凡人一人身上說若爲仁道理甚大仁民愛物參

贊化育都在裏非君子誰與語此

首節

此節孝弟是指成質言其爲人也四字是虛語與兼公章其爲人也文法一似猶云這箇人一向也此爲字與爲仁爲字虛實不同八字與仁者人也人字又大小精粗不同時文每筆牽合爲仁即爲人不但不識爲仁道理并不識爲人文法矣

君子務本節

或云務本不追上文最難爲仁之本不旁及民物最難直是胡謂務本句不可連出孝弟則是非謂不可連上文也至謂爲仁不及民物則爲仁說箇甚此等評論極不通極誤人須開除之上二句畢竟是泛言凡事不則下二句爲屋下之屋矣

孟子學語卷四 論語 六 正

僅以就統奉上法也語數言有各理道隨本爲大小即見上下兩節分義

講道理不在人身上說者字不指人孝弟也君不但不粘凡人并不坐定君子文之語義只爲眼落在爲人二字上不知上節其爲人也四字也不過說假如這箇人云爾人字固非仁者人也之入爲字亦非著力字也

天下人不犯上作亂此是何氣象故爲仁二字只在上文涵泳得之也者其與神理自然意味深長蓋此箇是足上語非推開語也

孝弟因人都淺看此正要人深看此正要人重看也者字自有筋兩

極言孝弟之甚而及于爲仁非爲爲仁而推其本于孝弟也時文
好張皇仁字以孝弟轉合失其義矣

或云此只是反覆申論孝弟不重爲仁不宜實發曰實發得爲仁
廣潤則孝弟之用大實發得爲仁之本親切則孝弟之理精正

爲仁之仁小言之即不犯上作亂廣言之至於變時雍上下咸若
即親親仁民愛物之盡俱在外面推行上看此一節即上節道

理極言其量之大而孝弟之不可不務耳非另生出仁字也
爲仁仁字只在外邊說不指精微

爲仁仁字只在外邊說不指精微
爲仁仁字只在外邊說不指精微

爲仁仁字只在外邊說不指精微
爲仁仁字只在外邊說不指精微

爲仁仁字只在外邊說不指精微
爲仁仁字只在外邊說不指精微

爲仁仁字只在外邊說不指精微
爲仁仁字只在外邊說不指精微

爲仁仁字只在外邊說不指精微
爲仁仁字只在外邊說不指精微

爲仁仁字只在外邊說不指精微
爲仁仁字只在外邊說不指精微

也孝弟爲仁之本集註云仁道自此而生若作知字解則與生
字不合便與本字不合矣即第一次二次三次之說亦出朱子

然于集註不合或是未定之論即以水言之謂一二三次之水
皆出于源則可謂三次之水出于第一坎則不可如可謂二

坎之水出于第一坎即三次之水獨不可謂其出于二坎乎此非
有子本意朱子已闕外之而今人猶用此解二誤也皆不善讀

集註之過歸本字與道字對立字與生字對立云其道口生大
云仁道自此生則道不專指仁也本字原有二義一爲要約一

爲初始仁爲孝弟之本重要約義孝弟爲行仁之本却重初始
義纔說个爲字便有次第之序親親而仁民愛物故行仁自者

弟始孝弟是行仁之一事未爲讓也若主要約義說則正犯程
子所謂仁之本不是行仁之本矣朱子一次二次三次之說正

與集註意合如謂一二三之水皆出于源者此孝弟與仁民愛
物皆出于仁也謂二三坎之水出于第一坎者仁民由于親親

愛物由于仁民即謂第三次坎出于第二坎無不可但親親爲大
耳凡補全章意朱子皆別之闕外非謂與集註不合故也凡事

用力于本則其道自生又見行仁有仁之本行義有義之本無
舍一事之本而務萬事之本意此誤生本字與生字對看而道

字粘住仁字却不重看爲字耳
仁之水孝弟是第一坎仁民之仁是第二坎愛物之仁是第三坎

孝弟之與爲仁其科坎不同然水只此水耳若于孝弟外另講
爲仁便非本字之義

爲仁仁字甚廣潤平章協和於變時雍及上下鳥獸草木咸若都
在裏可知有多少事理但其次第必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

若無此大第，便是異端。二本不成箇仁，故曰行仁自孝弟始。齊不肖將行字代爲字，始字代本字，則以孝弟是仁之本矣。弟是事上說，仁是性理有事爲性本之理。孝弟有孝弟之事，爲仁有爲仁之事，但爲仁之事必自孝弟推行出去耳。朱子謂本立則道隨事而生，如事親孝，故忠可移于君，事兄弟，故順可移于長，正是行始二字義。處自錯合耳。

孝弟是本，根仁道說盡處，從本根到盡處，其中煞有大第層級，止說兩頭，則爲字落空矣。

自親親仁民仁物道理，一路分派下去，天然自有等級。人自父母兄弟以至昆蟲草木，其等不知凡幾。于父母兄弟而上用得十分意思，逐等被派至昆蟲草木，尚有一分二分。若先于父母而只得分三四分，下便推派不去矣。所以人只要於父母

孟子評語卷四

九

上

兄弟意思，使之極厚，此之謂務本。根本既厚，則以下便自推廣得去，亦不必更事講求本立道生只是如此。

釋氏平等便是倒行逆施。

今之放生戒殺齋供施捨以爲行仁，吾謂此直行不仁耳。富貴之家，每於此捐重資而不惜者，其家庭孝弟則有不可問者。一貧寒親族入門上座，便疾情峻拒矣。蓋以所捐者明捨而暗來，家庭鄙賤則有去無還耳。只此一自私自利之念，便不仁之甚。直是待其父母親族不如昆蟲，何道矣。故子謂凡感應功過勸善之書，皆勸惡之書也，其本不仁也。

是論語第一章言仁始故註云愛之理心之德兼解全部仁字也。此章專主愛之理邊說。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

三省鞭辟向裏，直追到心體幾微處，不止向爲人朋友師傅求。負不忠不信不習，亦在幾微不覺處加察。是曾子思誠之功。爲人謀事，雖極盡心，畢竟與自己別。此私心也。不忠不必有心，僨敗人事，只謀事到八九分便住。此一二分則怨利害之故也。

盡己爲忠，盡正難說在。

如鳥啄食之殺人，若止云傷人便不是忠。註云盡己之謂忠，盡字難說，纔自說盡便是不盡。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凡有戚則皆吾事之所寓也。兄弟有事，則皆吾道之所存也。凡有道則皆吾身之所接也。而有事則皆吾身分內極分明親切，但接字不當接。而事感不可以言盡。曾子三省不必拘泥三件，總只是現

孟子評語卷四

十

正

事音省察自反耳。曾子只舉得三省，文却替他補無所不省，自以爲得曾子之深，不知正是昆三者之淺也。

子曰：道千乘之國，

敬字貫始終表裏。

此敬字不必深求，只貼事字說爲是。信字又離上二字不得。

信從君心與民相交接處說。

說來毫不切敬字，不過于利害得失上，審思熟慮耳。今之行也，疑之自我，民之反覆則無以責矣。信字不過想放猶及申韓之信，若敬字則直頭不是。

陳勝發事已行而更之，固非政體要更的，便已行也須更何

非政體此即後世刑名之見。治國之理以畏慎爲先而果決繼之使非有小心沉氣爲之審始治端而曰吾言既出無反枉焉此後世刑名之士之所爲豈足尚哉。識做了果斷非信也仍是刑名權術之言即欲破辨而于敬信原頭不的說來仍是作用。

節愛之本亦只在敬事出來。節字亦本天之道不是心計作用。

名實之際有綜覈之者而天下無政以倖倖爲漏也。此便是維新伎倆不是王道氣象。字宙之財但有此數不過相流轉于天地之中。聖人正在這上面還他個無過不及之謂節。

人兼臣民說。

孟子語讀卷四

論語

十一

正義

使民以時特愛人中之一事王政重農故又另言之。

節非吝愛非姑息時非廢怠。

節愛二字人都在事機法制上學畫其下梢不得不爲權術之言于情意真切處發揮當理節字便淡然見廉靜簡易之風愛字

便依然見惻惻深厚之致方是聖道之節愛方是話中論所存未及爲政之義時文頗吟喝心字何曾一句道着心上。

楊氏論所存未及爲政之說本之伊川伊川之意正爲此五者終有條目實政在恐人不去講求故云此言淺近而堯舜之治亦

不過此肯欲人向此五者擴充推極也是補言外義故朱子列之闕外近來反以此爲正意將心字糾纏若云求治于一心而

有餘却正犯程子之所病矣。

子曰弟子入則孝章

謹信三句本文無貫孝弟意然重孝弟亦合務本之旨固不妨自見發明也又不可與穿鑿傳會同語。

莫小看了汎愛衆三字題目。胸中有一篇西銘道理。本小學意思纔發得義纔盡。

學文雖未然而非小事也要賢豪傑將終身爲在弟子當先務根本且知識未充故必有餘力而及之耳。

有餘力三字中便有教者用意。

文不只是文書不只是著作不只是小學堂課誦。

學文正是博學審問慎思明辨之事斷不可少蓋不學文則不惟固陋正恐上數事有差誤也。

學文句淺深精粗並至即志道章游藝之旨。

今童子六七歲就傳使事讀書問讀書爲何等事則其父兄在傍

老子語卷四

論語

十一

正義

其師長亦茫然矣。人材從小便教壞。又安望其成人物也。今日村學堂中宵寢一本小學下老實教做去世上旋做出得幾箇

好人大人此豈小小事業耶若只講做時文無論醜惡即做到極處真所以要讀書事毫無子汎凡爲父兄師長者不可不省

此意也。

子夏曰賢賢易色章

賢賢與朋友交不同人多混看。

易色只極形賢賢之誠不爲賢與色較若但于賢賢後轉合色字是賢與色比並說一件仍兩件矣。纔好亦只成賢賢如色非易

色也。

事君能致其身此是千古大臣破的語凡簪仕立朝每事俱從身上起見縱使勲業燭然直聲震世究之打此關不過耳。

其爲人知其身爲何如之身而後又知爲何人之身則必能致之矣。今人但知庸鄙富貴之身耳。此看得其字不苟。

未致前身字原不輕自具泰山巖巖氣象。

雖曰二字須活看。曰者他人不確之論也。人先坐熬未學便有何必讀書之弊矣。苟非生質之美必其務學之至正深嘉其學耳。文學科中入見得文學虛僞之弊盡而爲此言。非欲廢學正欲學之務本而盡其誠耳。

雖曰必謂言所期於學者不過如是。非歎美其不學也。語氣抑揚間其意自見。後來欲借以行其不必學之說。遂謂卽此是學。而凡爲讀書窮理者非。因謂註中生質之美。二句爲支綴。則子夏幾不免爲聖門之罪人矣。蓋聖門教人只有知行學所以致知也。行以踐其實也。二者有專舉有全提。聖人之言雖專舉而自

孟子評語卷四

論語

立

正編

全賢人之言則不免有偏重之語病。如此節專重在篤行。則輕在知邊。他日子夏又曰學問志思而仁在其中。專重在致知。則輕在行邊。合二章互輕之可見其理之一矣。故朱子於博學章補雖未及力行。意於此章補生質之美。篤學之至。正見輪旋妙義。

人時人手便做成了。靜六經爲註脚。伯安格致爲義外。害道不淺矣。將子夏立說苦心。補完語病。結出註中生質務學之意。分外光明。方是有功聖學。

世之所謂學者。或窮性命之旨。天地不足爲高深。而考其行已未盡。則未嘗之號矣。或負恢弘之才。國家不足當經綸。而按其本原可議。遂爲偏僻之器矣。後世號爲名士者。其平生所得不出此二種。燕于良知之學者。則兼此二者。

王介甫折張天祺曰。野却讀書。果却不讀書。程子聞之曰。只此便是。不會讀書。今人每緣多讀幾卷書。胸中便有多少樣子。隨言所爲。靡所不可。若以程子之義律之。只是不讀書耳。

學問只在日用倫理上。辨取一誠字爲難耳。今世講學尚氣節之徒。其中不可間有更甚于流俗者是。爲妄矜味。又過于小人也。

三代以前人倫忠厚之遺。時見于士女之末。三代以降。名教傷心之故。輒發于談道之人。今之講學者。其底裏更不

忍言。

杖輕拜賊。大約皆世家名士言之可痛。

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章

首節

此爲已有學者言。則不固三字原指既有之學。

孟子評語卷四

論語

西

正編

學果也。理豈有愚人者。此卽陸王改程朱之說。重不重爲學使也。君子蓋未有不重者也。聖人明言君子不重則固。有君子而不重者。也不威之下。而云學則不固。則固言君子既學而有而不重者也。蓋不重只是氣度養得不足。不是根本上事。然却能搖動根本。聖人言此以見外而不重之不可輕視耳。今必說君子平無不重。君子之學必然而重。由其學來說來。未嘗不是道理。却與本節之意不合。定要與孔子拗掣。一上以爲高聖人說外面。我畢竟要說裏面。亦可笑也。

有友論此節重成。只是初學外邊儀節上事。故序先於主忠信。余曰。重威亦是徹始徹終。事初學工夫。須從外面有形象處扶整起。到得既學後。亦有固不重而走作者。此是漸養精細工夫。非

粗節也。友曰：到君子既學，豈尚有不宜者？余曰：如此說，則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更說不去也。

洗受禮。世之人願以爲盛容飾貌，無益于學。內治謂何耳。自來異學之攻正學，不出此旨。

主忠信節

通章重字。陳定宇說也。然是文章線索耳。道理所重，却在忠信游院判謂學之道以忠信爲主。故重學字。正爲重忠信也。

無友不如己者節

我擇乎勝已而後交，則友又將擇乎勝已而後交，必窮之道也。我擇乎如已而相緣，則友又將擇乎如已而與我相緣。兩濟之方也。毋友不如己，恐其好勝喜佞，日就汚下。如孟子所謂好臣其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耳。豈謂不求勝已之友乎？許審察四。

平。若必求知已者而友，則以水濟水，卽友不如己之病根也。

過則勿憚改節

知過不改其病，只坐一憚字。

今日因循其後，必至于甚。卽憚改時意已大病，不必論後日也。

慎終追遠章

勿字如旗脚之處，正有力氣在。

曾子曰慎終追遠章

慎終切盡誠盡禮說教化另有條目在。

慎終追遠指躬行盡禮盡誠處，非泛論制喪祭之禮也。

民德歸厚，謂民亦知反本盡誠，可以施教化而出治道，非謂卽歸厚於君上而服從固結也。

慎終追遠，只自盡其道而民自歸厚，非謂欲民之歸厚而從事於。

慎道也。爲民而從事，其慎追之本已失矣。民何以歸厚乎？凡下句說到功效者，必不可倒讀此義利之辨也。

子禽問於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章。

首節

元意只在求與字，却從求字轉出體貼抑字，便見故子貢亦不更辨與字。

于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節

五者正要說在外而淺易處。千人萬人一望卽見得如此，雖其肅都皆可信，故必聞其政耳。又須知聖人原無打點五德之意。在邦君心目間感化彼且不自知，所以然又從何見得？卽在學者自見聖人處，悟其所以得聞在此。

人做得之，只在夫子面上說便如兵符在手，是五德皆鈞致之術矣。

此是子貢推測必聞政所以然，亦是于貢眼中見得聖人德容氣象如是，聖人固不自覺非真夫子挾此五者之術以希合於世也。

此是子貢善言聖人處。聖人初不自知有五者，又安擇以五者？聞政乎？沾沾爲聞政而出此五者，聖人亦大狹隘矣。

子貢言下應機隨波逐流，只爲子禽鈍漢求與二字作轉語耳。若說夫子實以此五者得之，或五者便必得聞政，卽犯死語矣。

子何心以五者得聞政得止聞之耳？何嘗得政哉？得字止是人樂與言，故五德亦但就平易一邊說耳。

溫良恭儉讓，只說得聖人發見處。在聖人發見處亦只說得一半，故註下過化存神之妙，未易覓測數句，正爲子貢鈍旋語意令。

後人不倒着錯走作用其義甚精

金仁山謂註中盛德過化存神是補內一層亦字與爾外謝氏三

亦字是但指其外似矣而猶粗在末見朱子意旨也所不足於

子貢者爲此五字於夫子德容亦止得其謹厚謙退不自聖賢

之一節於聖人中和氣象多所未備着子溫而厲望之儼然三

章可見朱子恐學者看錯一鍼一向偏於和未則鄉愿流俗之

害生故正欲補其外意不重內也惟德盛盛德是補其內亦字

與三亦字是但指外之一節亦不是補內緣子貢爲子貢求其

二字下轉語以得之三字却着痕跡朱子爲此三字補添屬耳

五者只在聖人德容應感處若以此說盡聖人全體却不是

五者只還他是德容只德容便能使人傾動不必要德高五者亦

不必更追重向上一層而所謂過化存神之妙未易窺測者亦

無不昭然矣

人總看得此五件平淺不足以契聖人便要就上而別尋高一層

景象不知正不消如此看註中即此而觀其德盛禮恭云云則

所謂過化存神之妙原懸起一層在五件上正不當看低此五

件也

○**問**玄德升聞堯命以位不是初見舜容即命之也

問而命以位此以聖人禪聖人也溫良恭儉讓而必聞政此以

聖人感庸人也豈可以此比例要之命以位則聖人亦必歷試

詳慎若必聞其政即堯初見舜容亦必爾爾

夫子之之字正指上句也

夫子之求之也是子貢巧作轉語求字卽在得字內轉出正繳足

上句不是上句下轉開也

溫良五者與聞政何干而必得若此真不可解此不可解中與

人處已起

人之求亦有得却非夫子之偶

子曰父在觀其志章

開口便說父在父沒則志行原從孝上觀也若到三年無改句纔

講孝則上面說箇甚

要知急改父道者不定要非其親只是要急見己美耳

有子曰禮之用章

朱子嚴而泰和而節六字盡一章意

○**問**設禮本是和爲貴則可而今必謂禮本是和書生

之見懸帶如此知和自是世上一種高明曉事人方之拘儒

呂子評語卷四

漢子百倍矣有子還是急爲不知和者說字還是爲知和者說

乎將語脈思看道理思看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幾

下箇禮字便十分嚴肅異端看得這嚴肅然艱苦道是聖人將

箇外加道彙柴欄纏人於是悟得其性本無物禮豈爲我設

正知和而和之源流也有子見於此故即此嚴肅上指出自然

道理看其運行處心安情順有非此嚴肅不可者便是其性流

行原非有所艱苦也如拜跪于君親揖讓于賓友雖極敬畏然

必如此乃安但平拜跪揖讓間見得此意所謂和也和知和而和

者便謂拜跪揖讓不過致此敬意于君親賓友吾已得此意雖

不拜跪揖讓可也其用必猖狂恣肆之體皆失矣又安可

行乎大意祇是如此正希爲佛學有得知和而和一流高子儒

者固宜其曲爲回護耳

有光文世之爲禮者不知循天理之自然而以爲強世也久矣
言而後世猶以爲美談此良知之說所以日熾也

禮之意禮之大本所以防亂亦以飾觀也便看得淺陋不知
禮之意禮之大本所以防亂亦以飾觀也便看得淺陋不知

而後貴禮之以人情爲端者如鐘鼓管簫以飾宴于戈弓矢
以飾怒哀麻哭踊以飾哀皆因人情而生品節然其原則本於

天聖人殺之以降命聖人不放以己意與其間況何凡人之欲
乎惟其本於天哉等殺品節然有制而不亂即所謂禮之體

之嚴也惟其本於天故其行之也貴乎從容自然而各安其倫
即所謂用之和也嚴與和皆天也今日嚴則不便於人情而和

便於人情是本心之學非本天之道也是以和爲禮之本而燕
居子詩語卷四

禮之用貴和也自晉人尚異教破壞禮法至謂禮豈爲我輩設
則直滅天理而徇人欲矣士大夫之見解如此此晉以後之天

下所以不可言也

禮之體禮之作也先王有虞于天下也慮其無以相與也故期
乎通之云云自然不可已之道非從虞慮造出江西諸家總

不識得禮字處他橫說豎說都無一句道義其精者不出莊子
其粗則良知家誠說程朱之道學而已

須知老泉禮論罪不容死

首節
禮有光云云禮之爲體雖嚴六字最立得妙幾見之用字爲
真字有子不是亂下震川於用字上體會似云禮本自和者正
爲於註中八字忽略耳然其小意處或者見其品節防範

之嚴而因以重疑畏之心及中幅恭儉莊敬似有以嚴天下之
分等句原未嘗不見此旨也陳百史妄評禮之用不添一體字
和爲貴不添一嚴字以爲妙其實震川未必如此此種議論最
不通害事今後生厭棄集註而惑亂于邪異之講章皆此種謬
論爲之煽煽也

有子講道理喜就下一概說故和只在用上見得朱子補出禮之
體說深有意在惟其體本自然故其用從容不迫和原在禮內

若止向用處尋和便是禮外添了一箇故凡朱子幹稱字義雖
本文所無必須提開自降萬來以註爲支離必以渾融脫略爲

妙亦本於與學改復古本大學人室操戈之私意而微言大義
隨之漸滅矣

禮之全體中便有和在
居子存格卷四

是則手足可以無件而巳如是乃盡手足之性耳如何說得
恁輕

問禮所由起禮不能自起也則由物生此等議論是二
氏長技惟看得由物生欲以禮義爲外耳無物以煎豈嘗無

則哉雖有創禮而以其名昭垂者不知禮更超創垂之先而適
其用用字倒看禮上頭口中說禮意却指和然正希所指

之和又是物先天地耳自謂謂禮之用自和而不顧人以和用
禮釋語意實非是禮之用自和故和不在禮外若以和用禮

分明自有箇和在矣此解有何非是如文中所言乃是禮外有
和只緣用字看得不的之字有無一幾其病便露起耳

和字須抱定禮之用三字說謂禮本是和固非謂禮本是和爲

此亦非。蓋禮者天地之序。其用則本和耳。如正希言和却在禮外矣。其所謂和。非有子之和。乃禮之和也。子病其太實。周折猶是語句上較量。不知其本原受病深痼在。

題固是禮之用。和為貴耳。正希文却說做禮之本。和為貴。曾洪基云。汝行茶來。我為汝舉。汝行益來。我為汝受。汝開訊我起手。就箇甚麼。于頃間藥山如何。是佛山。召于頃。頃應諾。山曰。是甚麼。悟此便知正希之云矣。

只講禮字。不要講和字。和字本無可講。只於禮字中見之。縱若單講和字。便是知和而和矣。

由之。是凡事由先王之道也。

由之。是小事皆由于禮下不行。是禮不行。自不得渾看。

有所不行節。

古子語錄卷四

纔覺得和。便是知和而和。

和字雖同。其所為和已不是。稽阮之狂。一氏之自在。正是不和。然皆自以為和。其錯却在知字。

禮之體本嚴。而其用則貴和。和非禮之本也。知和而和。失禮之本。故曰。以禮節之。不曰以嚴節之。蓋道簡禮便是嚴也。看和與禮成兩件。固粗看和為內。而禮節為外。更粗。

有子曰。信近於義。章。

此節都在言行交際。九梅極弊處。作物理窮過之思。是降一步說。不是盡頭道理。不則義禮如何。云近交親如何。云不失乎。故可字遠字。亦可字。從近字。不失字。生來。而近與不失字。又從信恭。

因字生來。若將恭信因看得重大。下而便說不去。信只指期約。恭只指小節。因只指踪跡。於最輕易忽處。能近而不失。自然可且遠矣。

信只是偶然期約。不經意處。言之。所以不復因。由於失義而義之。所以不合。由信原最易忽略。事人多率任少斟酌也。復只在信時。可之理已在此。

遠字原在我。

此節信恭因三字。總要看得極輕。如因字不可便做求友看。只是踪跡初交處。或偶然遇合。或庶事作緣。不必大倫中朋友之正。然亦將終身與之。或其中亦遂有足為朋友者。其初必有所因。而交故謂之因。若竟作求友論。則不失亦可。語意都說不去。矣。

因字與朋友之交不同。

古子語錄卷四

親是當下事。宗是徹終始事。

今人看朋友二字。便不仔細。朋友在五倫內。與君臣父子兄弟夫婦相同。平生關切身心不多。數人者是也。其餘自尊貴及閑散卑下之屬。雖踪跡極密。皆後來旋成朋友。然初因也。非朋友也。

故因字所該者。廣古今朋友之變。亦多從因字錯來。不可不省。而才略過人。無地以起聲譽。見名高為盛者。或因以取濟一時。然而世之末路。踉蹌者。何嘗非振人窮困者乎。因依倚以求成名。隱忍以就門戶。後來悔恨不少。收羅道廣。遠從不遇小善。見修能。能飭行者。且因以緣為同志。然而世之前後易轍者。其孰非傾人遷返者乎。林宗以得孝子石簪。以得遊徒知人之難也。

歐陽文子里尋師訪道。則其情誠專。則意在得人。失焉者。誤所。

患者非爲是事因勞瘁而及之也。其質大小一理。春師收友自以爲精擇而謀投門戶。終身陷溺。如陳王之徒。遺害未流。亦失親而不可宗也。居恒論品定交。則其意開。則旨正。合失焉者亦寡。所患者。勇于自售。因私途而致之也。此却是自己過惡。不算在因字帳裏。結伴作賊。亦可講親與宗之理乎。陳子云。云。云。儒者不知時事。徒好窮理。至於此每事則茫然不識。何代矣。此章語。定爲春秋列國會盟交際而發。惟夫紫陽能知此解。故其解求二句。則有日如先主之依劉表是也。儒者口道宋儒不絕解此等書。便漫不留目。何怪乎困守章句而不曉大義也。雲間好論史事。利害成敗。凡題必歸之君國。便於發祖議。張大言也。聖賢語。理無不畢。如大易象辭自天子至匹夫皆可占。若謂文父必指天子而後。豈可訓乎。作者得此。其語亦不。云。云。論語

然習氣可耳。許者便以爲理解。當然何異向衆人說夢耶。

子曰君子食無求飽。章
時文每子起手贊頌君子二字。直是無謂。君子足不好名。一贊頌則子好學之意失矣。

上四句一氣追注末句。先將好學二字。立在前。而四句血脈節節相足。歸結到底。處乃見全身。若逐句挨排。漫衍便散。緩失神矣。首兩句似相却。是入門徹底大界分。

須先有所好者在。故無求飽。有無求者。又不是好學。

無求正要看他畢竟爲何。若下雨不是連無求卻不是。是做工夫後恐有差謬。又恐有未盡。故曰正焉正其所已得也。始焉求諸己也。服勤久則此心有自得之處。不則就正

簡甚。歷歷既焉。將合諸師友也。講求切則此理有至是之風。近則就講學者必差路矣。須先定路頭。面尋有道正之有違亦多虛僞也。

吾儒學道。爲庸人所怪。無爲君子所惜。吾專力致勤。肯衆情捐世。有而爲一事。則庸人怪矣。吾專力致勤。肯衆情捐世。有而爲一事。則又與道非謬。徒之君子。有深惜。論焉。則大不可也。讀齊人志。過卑。隱至今而極。不但八股。如詩古文詞。再進而說經講學。總是一派。不求實得。自置於古人。止欲騙取世上庸妄人互相相稱。賸無不提。深山窮谷。大有人在。還付百年。公論自出。恨封德彝輩。無如許書及見之耳。看就正一段。俾論獨發。學人文人俱宜奉爲範。須知君子之學。何學而後講好之如此。若學字不會分明。則所好終成學。終非君子之學也。就正正非容易。有違亦亂認不得。

俗學無論焉。已亦有世味之外。逍遙無營。止稱達生而無當于聖賢之正名理之中。勤苦有獲。或入異端。而字恨于毫釐之差。學問之事。良不淺鮮。豈徒曰吾學之而已。又豈徒曰吾好之而已乎。凡爲好學。必是有四者。有是四者。只可謂之好學。未可謂之有道也。須看他所學何學。如鄭愚之學。偉老之學。章之學。功利作用之學。以及後世陽儒陰異之學。有好奇其一。未有不兼是四者而後謂之好也。然可惜枉用一生心力于道何。曾見得分毫。文能發明此理。真是舉頭天外。或問關外尹氏亦發此言。然則取正乎有道。即所學不謬矣。豈尚有非其所好者乎。曰正爲有道二字。雖說陳相悅許行神光慈達磨王良拜伯矣。他也就是就正有道。傳子淵包顯道。資機仲之流。就紫陽而

不知正彼且以金溪爲有道也。其正故中庸上思知人不可

以不知天如何得知天只是格物窮理

註凡言道者皆謂事物當然之理人之所共由者也。是借第一箇
道字訓明全書道字之義。猶務本節訓仁字兼說心之德。其實
務本節仁字只重愛之理。此節有道指共由之道。然只重有
此道之人不便單提說也。或問道字前已兩見何獨至此而全
訓之。曰父在章道字只指前人之志事。應用章道字只指先王
政治說。都不是學問通舉之道。故特始于此。

子貢曰貧而無諂章

此題一節生出一節。然須一節不圖生出一節。方見聖賢知處無
方引伸觸類之妙。若做一節。應有一節在。意中神理索然矣。
學問中人未必盡無諂諂處。貧富便是學。樂與好禮是性。性情造
詣如此。初非以貧而樂。以富而好禮。故進於無諂。無諂子貢引
詩。悟得天下道理。皆不可安於小成。不專以此爲樂。好禮之工
夫也。苦著往只是告以處貧富之道。知來只是悟得天下道理
皆不可安於小成。

首節

子貢無諂驕地段亦儘好。
無諂無驕止去得流俗私情。原未有義理自勝處。便易走作。

處貧富之人反不能自適其性命之安。此義確然。若中無所
據。果然難過日子。

晉人任誕正從無聊中來。

樂好二字須有本領在。

樂與好禮講到學問至處。孔顏之疏水單瓢。舜禹之恭已無聞。境

界無窮。全在離貧富看。如作樂其貧好禮以爲富。便不是道理。

正爲子貢意中看得無諂驕已至。夫子又爲指出樂與好禮境界。
樂與好禮。即無諂驕更上一層。非掃却無諂驕也。朱子謂有人
合下便樂與好禮。不更回來做諂驕。又云。今人未能無諂驕。側
要到樂與好禮。如何得。明此二義。其理始圓。

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二節

斯字只就上文說。往來只就問答說。萬曆以後。竟爲做話頭公案。
背意如泰黑矣。

往指首節所論處。貧富之道。來指子貢所悟學問之功。故註曰已
言未言。須盡開而邊說。惟其不相涉而觸悟。故可與言詩在此。
須知夫子此句。只是許可子貢知義理無窮。能於學問推充不
窮。子貢詩卷四

重在言詩也

許可只在知字。知字只在旁通處。不關切。確義理也。

貧富悟詩。夫子亦許其可與言詩。二章皆言詩也。貧富之論。特
其緣起耳。子貢知義理之無窮。正其可與言詩處。若只許可子
貢告往知來。何必云可與言詩耶。雖然。雖如是。畢竟不同。子貢

原是言詩。此章却因學問說到詩。可與言詩。亦正爲他子學問
進取無窮耳。進上而又有一轉。在不得竟將詩做了盡頭。

子貢引詩就可也。未若轉語見簡義理無窮。已不著貧富上。夫子
許可子貢。又說他觸類通達。處喜其知不滯而進取高遠。并不
著詩上。并不著義理上。矣。詩文枯皮帶骨。所謂守枯槁。假大也。
好說道理者。定將拘人。凡當真發揮者。必處人虛境。及當融會。

脫離者又偏要拈住不放如此兩偏卽曰文亦難貧富說矣而
通篇纏縛使子貢見地超越觸處旁通歸本學問及聖人誘進
義理發明詩教之無窮皆死句下其病固不減走空也要其胸
間實有奈何境緣不下處故每於貧富窮達上介介不能釋然
其平生刻厲處亦正不釋然處也

呂子語正編卷四終
出子語正卷四

論語

七

正編

呂子評語正編卷五

論語爲政第二

子曰爲政以德章

爲政以德是現成象是固固句拆開不得層層不得朱子曰德與政非兩事問是以德爲政否曰不是把德去爲政不必泥以字只爲政有德相似細觀其理自明

爲政以德猶云有德之政不是德與政分論故爲字以字都不見若力字

他處虛字要著力此句以字者力不得若云以德去爲政即分德爲政兩事即向外去其德亦驢虛黃老之德耳

爲政以德不是廢政但以德先之耳

是爲政以德非尚德不尚政也

呂子評語卷五

首句止得半截話無爲而天下歸意在第三句中見今人輒于首句一氣講完而輕點警喻以證之自以爲高而不知失語脈也

特其如是耶以爲政者之如辰居星共也此自然之勢顧不以德而可

德之主宰運旋只指出無爲化神之意耳非極天子高居而四方環衛也從勢上起論便失其旨上句止得半句說語一大失

道理正在下句警喻中見與上句說盡而下引喻作證者又不

同說天象正說德包在言內今却分天道主德作兩件說又似

相感應者然更失遠矣

然皆動而遠者也日月亦絳也絳不隨天動二十八舍爲經

耳有運而近者十杓是也又有運而近者四輔是也

若指

近極則天極句陳數星耳十杓四輔如何數得皆此皆鄉里無稽之說并不可謂之搬衍學問且於居所衆共意何若此何須有上句在裏也

北極亦自動諸人不可見耳

此則與黃老相近得黃老之精則所謂居簡馭煩以寡制衆亦自

見得此意則其瀾近理而愈失真者其所謂德非吾之所謂德

耳昔人謂漢以黃老治如曹參之守法陳平之不對錢穀刑獄

與文帝之謙讓未遑放賢生置龍錫之類皆是然亦祇得黃老

之粗者耳何則北辰居其所是動之至非不動之至黃老之所

爲德在至勢非至逸也而漢人惟知以逸待勞故吾謂黃老之

精漢人尚未之見及也而後世所見又出漢下治天下之法原

宜其架漏子年而三代以德之政終不可得而見也歟

呂子評語卷五

自古若道未有求逸者即無爲而治亦人不見其迹耳聖人無憂

勞無逸

子曰詩三百章

此是論詩教之大旨示人以讀詩之法舉全部詩經而言非指作

詩之人之事亦非釋詩之詞義爲逐章逐句尋解脫法門也

此乃聖人指詩教之本教人讀詩之法不是讀詩亦不是論思亦

不說詩之思本皆無邪也

全言重無邪不重一言范氏守約之說是趣外推廣義也各經皆

然何獨詩乎故次之闕外

一言不足貪省求直提

須知不廢全詩大士文謂得實而指其名歸真而忘其迹而一經

之義統矣此莊周筌蹄糟魄之說聖門無此旨

但取悟要之意猶可言也至謂悟得一言可蔽即可不須三百此大亂之道也然而講悟要勢必至此故悟之一說無忌憚之病也

詩之緣起原從來風考事而立只一揅訪陳觀間可知有先王許多刑賞處讓補救化繁之道在此無邪之本也後人讀詩提起此意在前則雖補淫奔昏亂之章皆得性情理義之正矣後人不明斯理反以朱子之說為疑若聖經必存正去邪而為無邪則大易不當設見金夫不有躬之象而春秋亦不當載姜氏食齊侯之文矣

要知後人要抹去淫邪正見他滿肚淫邪怕人從起耳知其為邪即無邪也若揀出邪放隱處邪愈有矣後學怕說到邪正見他渾身都是邪耳

孟子評語卷五

論語

三

正義

註中善者感發惡者懲創二語是無邪定解近來作者惡切實而務圓通都不肯如此做或全主一言或只拈思字便似夫子雖却語言文字立不二法門直指人心者其書道可勝言耶然其來亦有所本由王伯安竊陸子靜之說以呼朱子謂三百無淫詩然猶知其說之難通也則歸咎漢儒雜亂夫子已刪之詩非古經矣至邢京山敬祖述其意猶狂蕩詆誣既經刪正淫詩盡得復在三百之內朱子於詩稍涉情致即為淫奔使聖人經世之典難以肅清初學血氣未定多生邪思致聖師經世父兄不授故其詩解一以古序為斷今即序論之則桑中濮上猥褻俚手東門之壤泰洵東方之日諸篇在序已不得不言淫亂矣其詞獨非諸謠初學聽之獨不生邪思聖師父兄獨可嘆口而教乎至毀朱子為高曼成丘東而以子貢子夏孟子之言詩為斷夫

詩與註詩不同以說詩律註詩此所謂高曼成丘東之見也如敬祖則亦但虛懸本文聽人解悟圓通足矣又何必執古序以為左證子又謂朱子將六經許多義理割與二氏自守皮膚建貞吉亦自謂不諱禪學禪正是聖道之精微朱子自割以授二氏耳盜憎主人民惡其上其悖妄一較正可見其底裏所自出嗚呼自孟子割之以與程朱程朱割之以與佛老久矣敬祖貞吉乃授而人之多見其不知量又何傷于日月乎時文雖難事然務圓通而惡切實正儒佛邪正之分不可以不辨也

附此章文

孟子評語卷五

論語

四

正義

聖人明立經之旨即於刪辭取義焉夫詩三百無非思之所為也夫子懼人之入於思而忘經教矣即以刪之言無邪者敬之謂詩之大意則如此今夫六經皆治心之書也然諸經之治心也嚴而詩之治心也以柔嚴則可畏柔則可親先王曰吾使之畏而私伏於中又不若使之親而盡出其私於外至於私之盡出與後世共見焉則柔焉而嚴之至矣諸經之治心也敬而詩之治心也以生敬則不流生則不已先王曰吾使之已而情刪於正又不若使之流而博極其情於變至於情之博極而天下並論焉則生也而敬之至矣此詩教之所由立也然而學詩者習於柔而失其嚴樂於生而昧其敬則何也諸經治心之意顯而詩則隱也其所以隱者何也凡所謂經也者或自聖人作之或自聖人述之或聖賢行事而為之下者紀之或凡庸之編載而聖人為之論定之讀之者發復然有一聖人立於其前即復震然有一聖人之意行於其內若夫詩也者大半出於征夫游女狂且怨婦窮愁之民之所為其所以非盡聖賢之行事也而又

不自聖人作之不自聖人述之而聖人又未嘗謂若者可若者不可若者是若者非起而爲之論定之謂之者忽以其心爲爲夫游女場忽以其心爲狂且怨婦場忽以其心爲窮愁之民若若以爲征夫游女狂且怨婦窮愁之民之上又有一聖人立乎其間有一聖人之意行于其內則讀之者忘之矣而吾謂此其不可忘者也忘之則詩非經也古未有征夫游女狂且怨婦窮愁之民之所爲而可以爲經者也詩之所以得爲經者自不在乎征夫游女狂且怨婦窮愁之民之中而又不由於征夫游女狂且怨婦窮愁之民之外是可即刪之一言以蔽之耳一言雖何曰思無邪蓋思之本然有善而無惡故讀令德而知其喪淫亂而知其刺詩人不自言其意而無不相喻者率性之道也人心之詩也思之當然善善而惡惡故因其變而令德明困其

後戒也穿鑿附會之說固其愚而無邪云乎哉此讀詩法也

子曰道之以政章

兩節平舉語意歸一優劣善否瞭然難混未子恐後人遂偏廢政刑故于圈外說謂禮禮中原有政刑聖人只爲第一節專用政刑乃不可耳未子所云不廢者正德禮之政刑非專用之政刑也蓋者動云不可此政刑而尊德禮是欲將專用政刑者周旋先與聖言相刺諷矣豈朱子註意哉又論文必須平列而無不下貶貶令人自辨爲妙竹是胡說哉而無恥有恥且格衰貶彭彭如何從新要合糊起來

夫子而下斷語一善一否判然分明正欲後世擇術者知斷趣舍耳如何偏要兩下含糊不直斷是非爲妙其意似反欲周旋政刑一邊者此等評論俱從小人胸坎流出非小小語病也

春秋時所謂政刑尚是太公之治齊非後來申商比也子產之於鄭亦如是也看朱子圈外總註政刑德禮原俱指先王所以治天下者故曰不可偏廢但爲端重政刑而不本之德禮者言若專重政刑則雖先王之政刑亦止得免而無恥故政刑不但不是申商非太公之政刑之所爲政刑也題義本如是乃鄭鄭謂政刑不甚說壞方是正始元音其意似當時重政刑必要周旋以爲吉祥真小人之心也總不覺曉得政刑原不是不好底耳

道之以德節

德禮在先政刑在後德禮爲本政刑爲末古今理勢之必然聖人分別而者得失淺深原爲專用政刑者而設故次第說人耳得

年歲中有實際工夫

聖人工夫只一片去到十年獨覺得火候一變耳如元氣流行不見他那一日換却寒暑然四時之正自爾

聖人止是一路做去純亦不已不是過十年另換一番工夫也不是無思無爲忽然又開一樣境界

道理境象循循相生後十年消息已在前十年做透前十年見處却與後十年不同與邪門忽摸著鼻孔又道鼻孔原來向下總沒交涉也

聖學不已遂時有進境六段亦就中提出个大節候耳不是遷空過却十年忽然摸著鼻孔也

伯龍夫子蓋隱其學之微始微終者而言其積累者以故人也吾無隱乎爾志學便是微始微終事聖人言語句句真實

孟子詳語卷五

上

凡所謂謙辭亦是後備推原而言若說聖人有意作謙便有弊病況有所隱乎程子所謂聖人未必然朱子所謂固無積累之漸是指聖人生質而言其生知安行子所謂志學立不惑等不大段吃力界畫定做耳不是說聖人別有一種易簡道理直捷工夫秘而不傳而放立此節目爲下乘說法也惟禪門有兩種接機姚江竊之爲天泉證道云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這話頭爲其大立法的若接利根人則心意知物總是無善無惡本體工夫一倍盡透知彼之言原有兩道故有隱有示耳聖道決無可隱一知行分配說本朱子然朱子謂志學一面學一而力行而以知爲重立本於知而以行爲重則知行原十分畫開不得朱子因門人問如何分知行故應問答之非此章一定之分限也

此章是聖人自敘最難下語節節裏說得切實處處須見得聖人分上高妙處又須道得語氣尋常敦者缺一便不成此章說語

此題所難以夫子口氣寫自己地位道理說低了不是聖人分上事要說聖人道理分明自作謙頌所以難也時作大約通犯此病讀到末節多說窮神入化學成德全他竟不許孔子再活到八九十去尤可笑

首節

志學是做始終事

伯龍夫子固已不安于此也然于學特有其志耳看得愈輕耶始條理者智之事也

志學時便有此矩在

孟子詳語卷五

論語

上

志於學三字折舉不得折講便有病折學字實下尚可有心志字貫自謂與心字關會此大謬也立不惑知順欲那一字不是心耶

四十而不惑節

自能學至四十心通千萬事而所擇者明矣擇是志學中事

工夫吃緊在前三節雖聖人生安於此想亦煞用力來到知命以下只是涵養充積去用力一節輕一節矣

五十而知天命節

是先有這件家伙在知天命只是曉得這家伙來歷耳若先不認得這家伙更問甚麼來歷也

論天理之流行性命不安于各正顯功力未深淺之而流

于數者深之或入于幽解此幾見堯夫加一倍法程子不解爲也較卑之面帶于迹者高之亦適于虛釋氏彌近理亦在此處又不可不辨

六十而耳順節

淵同光卷五十面知天命尚有聰明之未淡也耳順正是聰之至如何是淡要淡聰明即非聖學

七十面從心所欲不踰矩節

說今不論矩可知聖人心中刻刻有今天則在不是即心是道此本天本心之別即程朱之所謂主敬也時文只做得從心所欲便墮本心之學不是聖人之道

聖人之學性天之學也自古無學心之說有道心便有人心故心不可爲學也學所以正此心耳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學其所學

君子博學參五

論語

二

正

非聖人之學也故凡言心學二字卽是爲邪說所惑亂彼只要歸于無善無惡耳聖人說箇從心所欲重在不踰矩三字矩者何也性也天也至善也心與性天合一方爲至聖方是聖學可知心上面更有在故謂聖學都在心上用工夫則可謂聖學爲心學則不可

陳鵬公吾人立身之道以規不若以矩拈个矩便生規秀才枯皮帶骨不可著話頭如此

孟懿子問孝章

從懿子不再問中便見其錯會纔得聖人第二節用處

孟武伯問孝章

不說人子之心而反說父母之心此是對照語只說父母之心如此又不說人子宜如何體父母之心此又敬後語其辭氣極活

極冷惟恬也冷也纔刺入人心裏去

人從做得憂其疾則一謹疾便足完孝矣惟長幼出入知愚賢凡無疾之時皆父母所憂之時此所謂疾之憂所謂惟其疾之憂也程子謂武伯其人多可憂之事正見此義

子夏問孝章

色字有率任之非有文貌之非

不說色應如何應如何便有模捷可模捷便未爲難矣隨時易施其道無方舜之齊慍有濟慍之難老萊之嬉笑有嬉笑之難中有一分孝外便有一分之色自然流寬無可掩著難處原不在色不在色色之所以難也

根心生色不假貌爲然則其樸者其色無難乎此又有說盛實處母夫人舉此句爲訓曰性急人烈烈轟轟凡事無不敏捷只交

色字詳義卷五

論語

三

正

母前一味自張自主氣質使父母難當性慢人落落托托凡事計畫便宜只父母前一副不痛不癢面孔亦使父母難當其言粗淺而有味色豈必出于不孝凡自以爲其心無它徑遂出之所傷已多皆此義也色固由于氣之和氣由于愛之深而所以能深能和則必天性學力並至而後有此此所云難也程子謂子夏能直義而或少溫潤之色須識此意

子曰吾與同言終日章

金鵬父吾惟恐學者之直傾吾言而慢以爲有得故吾言每引端而不竟發使自思焉使自疑焉云云從聖人用處看出不盡妙有因緣然他却是禪門作用南公謂實覺若不令汝尋究到無用心處即吾理沒汝同亦何用遊吾言耶吾但與終日言而已浩浩矣辨擊之下反未免失天機笑吾亦何庸吾自發細

吾但得同之私而已畢教二三子矣心精之出其實有不可
減者矣猶寫法王接引方便與獅子兒脫離羣柱處真是
分精彩要之于聖賢公案不曾夢見在着他發掘亦甚勞
甚麼脫謬處曰只足發一句道不著其餘說玄說妙一總不
如愚不愚緊相呼應呆看愚字即犯死句然先說得如愚深一步
反與下段無情矣

如愚二字淺放却深合深求定謬矣
如愚只是不違外貌

題之要義只在不是足發四字如愚不愚乃形容此四字耳但
取如愚不愚處神於聖人詞氣中添出許多嫵媚做作便可笑
摹如愚不愚則退省句必多一番打點探聽做作又說得聖人神

張凡智情真氣麗相似
孟子語卷五

退省只是實勘其所行耳何消做作
足發在身體力行說不是在辨說上發明

發語日用動靜語然問皆足以發明終日所言之理但謂言上發
明固非雖却夫子所言而泛言發夫子之道亦非謬意也亦字

是驚喜詞不是輕可詞
須是獅子之足發若曾子後來又別

足發正見不違中熟識之妙非兩層也
此題久在雲霧中以如愚為老氏之盛德若愚以足發為衆妙之

門而全抹去動靜語熱之問發明所言之理之意總由平日胸
中無身體力行四字處處走入玄虛與聖賢大旨背反不獨此
一章也
子曰視其所以章

聖人只論觀人之道當如此若其所以為觀觀察者然有不慎
上一節說話聖人未之及耳故朱子引程子之言于圖外察
見此理但講視觀察恐後人墮入自私自用智之術為機權
用矣却聖人所以觀人之本也能體是無極精刻處正是極
厚方見聖人成已成物智以行仁之妙子程朱所以註題之
亦許君親見矣

程子所謂知言窮
是視觀察底定盤
不自做工夫原不為視觀察而然却
講知人知言乃所以知人者也知人是性之德智之用不是做
工夫處

張氏說要非違棄人於不肯也要非輕鄙人于中藏也惟其不
違棄不輕鄙也則衡聖必詳觀別務務可知聖人許多法只
孟子語卷五

完得一个仁字
誠至明生自是聖人事下此惟詳慎二字
終身行之無弊耳

為常人說聖人固不用得如此察聖人觀人也著恁地詳細若
不教徹底分明如何取舍此等處直是朱子道得盡知人則者
惟帝其難之就奏明試三就考就聖人如何委曲周到也是道
理合如此聖人未嘗不詳慎也誠至明生只在知言窮理上省
得苦工夫耳

張邦祥若此者可即一事而敬之也又可即一時而敬之也
一事而以由安皆著于義無謬然止是一說不可以該全義至
謂一時而視觀察都到斷無此理視觀察也須有次第須知此

章為人論觀人之法當詳細如此不是聖人自誇其神聖也
子曰觀夫夫人既有當世之慮則不可以不知人
平居日用便

可不知人耶。世固有不好不可忽也。不必如此說。自古以來理自知是尋常人物多如是。人情日深。距日密。聖人豈能坦然以遊世哉。凡人情。自上古至今。日無異也。聖人窮理盡性。能知鬼神萬類之情狀。其道固如是。非爲末世好。而聖人爲立鈞距之術也。視以觀由。察安在唐虞三代前。世亦爾。如所云。聖人胸中先接。多機械危險矣。何以能知人曲。從萬物哉。且孔子時已世變。易術如是。更數千年。將聖人亦相從爲魔怪耶。

子曰溫故而知新章

溫故而知新。君子之學其始也。未得于吾心之理。而有待于天下之物。如此說。則天下之物與吾心之理。兩件矣。其終也。則不見天下之物。而見吾心之理。凡其所以然之故。與夫形而上之

子曰溫故而知新章

論語

五

五

道皆超然有得于意。言象數之外。溫故而知新。是日知其所未。知耳。非故爲形下而新爲形上也。今日之新。異日又成故矣。以物應物。而天下之物常無盡。必有所限而不通。以心應物。而天下之理無不足。隨取其心而皆裕。以物應物。方不執一。以格萬。以心則限于物而不通矣。況溫故而知新。亦不是心與物之分。人之爲學。以見聞自帶者多矣。君子之學。求諸心而自得。爲說成兩開。便入心學邪門矣。故者所已知。新者所未知。都只在聞見中說。言因其所已知者而益加精詳。日知其所未知。非謂故爲聞見而新爲心悟也。猶之書舊初時所見。猶屬皮廬。若能思辨不已。剖析精微。或悟前解之粗。或知他說之謬。或得向時未見處。或旁通於別義。皆所謂知新也。如此則可以爲人師。而講書辨難矣。註所云。配問之學。無得於心者。猶之近日秀

子曰溫故而知新章

論語

五

五

才止曉得一本說約俗。自以爲原本傳註。此以淺陋爲故而不知新者也。又有一種學究。博考諸章。如所謂蒙存淺達者。以至於大全。則自以爲無所不知。而究於聖賢之旨。不知其所歸。所謂蒙存淺達之迂。萬大之跡。駁不能辨也。此以博雜爲故而不知新者也。又其甚者。造撰新奇之說。離叛傳註。如袁黃之改註。葛寅亮之湖南講。及說統說義等。此又以謬妄爲知新。而非聖人之所謂新也。凡此總因四書之理。無得於心。而徒爲章記問之學。故也。非謂四書傳註之外。別有所謂新者。當合傳註而求之心也。且聖人明言溫故而知新。則新原只在故之內。知之得方原只在溫之內。如所云。則當云。棄故而知新矣。況故非障誤。新亦非止境。今日之新。明日即爲故。豈可以新故分物。與心形上與形下乎。先生此篇理謬不小。而人皆未之知也。惡

子曰君子不器章

不器。不是不能器。無器不備。其本領不備。不可以器求之。限之耳。無所用者。非不器也。君子有時以一節見。如治水稼穡掌火。明刑之事。似有專長。然而不器也。所謂氣象之偏。全至相遠也。所就既卑。則難爲一時秀傑之才。而已覺其難至。所積既厚。則難加以生民貴美之舉。而亦有所不居。今日眼中。但得時貴庸流稱許。已過望矣。故曰士

先器識君子之應物也無成心一官一曲惟朝廷審命而與之功見名成遂以爲適宜此任而不知其餘地之恢恢後世論人但從其述故學問轉入功利去不知古人雖成大功其分量原不在此

不字須放在器字上看又須放入器字中看乃得其全人但見得器字外耳

小成之上正好從器上用工夫

子貢問君子章

先行句是現成指點語是論君子不是論言行

先行句卽落箇其言則其言非泛指辭說卽所知之事理也若云

我所知之事理必躬行有得而後可見之言八字只一句說行其言只指一件事與別章重行慎言之義不同別章言行字對之

子貢問君子章

說先行字去聲讀此只是一片說故是平聲字

此章比顏行語言較深一層其言乃所知所得之事理也不就微一番言語說過必先身體力行

步著實而後說出來行其言三字拆開不得拆開則行字是去聲而非平聲去聲是對待字平聲卽在言字上見故比他處平

舉之言行較深一層也但作言行先後則其言從之四字都落著落

先行後從原不是謹言道理

其言非有聲之言言之事理也行非德行之行踐其事理之實也故行其言三字拆說不得提其言二字作主而以行從分看先

後其意自明但將言行對看便失之矣

未有言時先有其言之理在

是因其言而思其先行後從意固重行而語實爲言而發對子貢病也看下箇其言字則言理已在前矣

其言非言也從之乃言耳以今日論君子只有其言在所謂先行後言之意不可得而見之在君子當日亦必空中先有箇其言

在方去先行後從耳只泛然做得一篇先行後言說不先安得得其字在前便先提言字後出先行總不著痛癢皆坐看野

眼也

先後是君子終身刻刻如此

從之是從其行非從其言也又須知是從字若竟以言字代之便

無意味

而後從之是合上語非對勸語也

子貢問君子章

而後從之是到此自然流出非爲此而先行也

子貢居言語之科夫子此語專伸起行連耳語是眼前所見事理其未體諸身也曰其言舉而見之實事曰行其言及其言之口耳曰而後從之然則其言非言也行其言非專

指行也總是此理顯藏次第分名究之只要完得此理實有諸己以喻諸人耳若云專伸起行連却須先有其言在而行之又

早官伸在前了也宗門人要去事理原先不要有其言看得行是運水搬柴作用言是語句文字義學打合不上強分輕重只

爲其言上無是非說行處全無義理直謂不曾有所行可也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章

宅心廣大者容保與覆載同寬私意之未克而遽言與人難矣惟君子故能用而不比私意未克一語得其要領

類之合。其中有天。君子不拂其天。則宇宙之漠可卒也。事非無
隆殺而盛殺以公。不以私。則無一人而不得其所。此理須從
西銘得來。周字中分寸。越精詳。氣象越廣大。

性孤峻者之不能周。猶之性寬裕者之不能介也。此不
是此理。伯夷性孤峻。却正周而不比。柳下惠和。却不以三公易
其介。何言不能介也。吾人之事。以周而始。以比而終。終不必
論前後。周即始終。周比即始終。比其根原不同也。

萬曆以來。門戶之爭。害人家國。只消一此字耳。祁虎子問一門戶
要人。于東林鉅公曰。此君子也將屬矣。問于山陰劉念臺曰。此
小人也。遂劫之天下。稱其公直。鉅公亦長者也。然未免比矣。如
念臺先生。其庶幾焉。而虎子能信山陰而不顧門戶。亦不可及
哉。後人猶以山陰爲東林。此門戶人引以爲重耳。其實不然。

子曰詩書五
子曰詩書五

子曰學而不思則罔章

不思則罔。如秀才記誦一生。於身心世務茫然無知者多矣。不學
則殆。如良知家作爲顛倒。善知識窮兇極惡。皆只爲打掉了窮
理工夫。

爲之思以求其心。思以求心。是斷驢覓驢也。思以求
其理耳。

以爲學而不思。學乃爲累矣。學無益耳。何至爲累。風雅
求其恒典。談求其質。有可直闢以明君父之爲尊者。待其憤思
之所及。不可爲未學者道也。不思之人。猝乍有所得。便自以
爲是。必不肯並存闕疑。乃所以罔也。但闕亦不止爲君父之
學之迷。皆其願聖西托好者也。宇宙大矣。豈無以所學欺天
下者乎。學謂講習之事。凡一技一業。世務之爲皆是。讀書不

過其中一事耳。今只將讀書二字。誦殺學字。將學字已看得不
好。遂謂學足以欺誤人。此自己見識粗。却反誣了道理也。卽就
讀書論。亦不止爲君父治亂。雖日用細微。如灑掃應對進退。
之可至聖人。若不思則連此事不得其理。所謂終身由之。而不
知其道耳。徒說大話。亦屬粗見。

子曰攻乎異端章

攻乎異端。天下之事。伐異者害之也。彼自非矣。安用以是而攻。非
且是亦多過矣。又安用以是而攻。是道一而已。豈有兩是。攻
治之攻。改而爲攻伐之攻。其義水火矣。要使天下無是非。混同
異。是何心乎。

子曰由誨女知之乎章

此章須作四解。洗發首句空說箇知之。道一層知之不知。是女字
字字詳詩書五

中所自有一層。爲却爲不知。是能不自欺。一層末句就指不自
欺處。卽是首句知之。道一層。故首末西知字。總說是一樣。而有
虛實。中四知字。上二字是自己見地。分現處。下二字是不自欺
細看來。六字字字不同。許東陽謂中四字。指一事之知。猶覺統
統在。

講章謂于路以不知爲知。實坐不知。非曉得不知而飾爲知之。此
却與註意不合。蓋好勇之賢。作有所見。主張到太過處。一冒過
去。便是自欺。故朱子引正名一節。便以孔子爲迂和那知處也。
不知了。證得最明。于路豈不知孔子之迂。只要主張名不能
正太過。致此蔽耳。講章之誤。在一飾字。飾者不肯之自欺。竊以
爲知賢者之自欺。自欺亦有粗細之分。然總爲自欺。則于理蔽
一也。

子路病在過火其不知却正在此朱子所謂知與不知終無界限和那知處也不知了非不及冒昧一流

知之不知是不自盡處蓋知之不知就事理上說終見得有知有不知便自盡不得爲知之爲不知是當下心上不欺處不終

不知意貼知之不知即此是知意貼爲知爲不知

是字直指上兩爲字不指知不知所謂無自欺之蔽也

自欺之蔽一則蒙昧不自察一則雖覺而強盜過去知之不知則

能自察矣爲知之爲不知則不強盜矣是字直指當下由此而

求其可知之理朱子補圓道理如此耳人謂不補爲高則又墮

萬後叛註之說

聖門說知便指義理不指心體但心有自欺之蔽則義理障拒而

不明所見皆成謬妄能去此蔽則義理易明天下未有知其不

知而肯終安子不知者也故朱子由此而求之一轉正圓滿是

知中道理非子是知外添蛇足也惟邪教之所謂知則專指心

體而言但本體一明大事了畢當下即完全無欠若更加擬議

便于本體有礙此良知家之精蘊也故李石麓戊辰主試極誦

集註由此而求之一轉而竟了凡讀歎以爲程文不依註千古

絕唱自此以後說書論文者無不舉其說爲至善本領一差不

自知其權騰流轉于狂禪而尚自沾沾實護以爲聖學固如此

不大可哀也哉要知此理畢竟殄滅不得

子張學于祿章

首節

子祿不是不諱盲行是另有一種勸人之盲行

子曰多聞闕疑節

寡尤悔祿承三節工夫時文說來止顧着慎盲行耳

兩段寫出一片兢兢勿勿鞭辟向裏只求免尤悔之心通身氣力

盡注到則寡二字方得聖人語意寡者尤悔未必無也則寡者

如是用力而後僅得寡也

兩則字是未了語

兩則字是難詞

或問子張學于祿夫子以祿在中引之如何反作難詞曰祿不須

子而自得是下三句中語意此兩段却正說寡尤悔之難看兩

則字如何鄭重于張才高務外直看得盲行不打緊夫子說寡

尤悔之妙以引之却正不許他兩寡字容易也

學者求道與庸鄙人求利達其用功深苦一般但所求之物不同

耳譬之作好文字與俗下醜派其用功深苦也是一般未嘗好

文難而醜文易也但掉轉肺腸便得耳

文難而醜文易也但掉轉肺腸便得耳

凡人之心不可使之暇也暇則必有意外之想得而人

之聞字最是學者大患也只是不志于道耳

言寡尤登二句正難之也不過渡開文

二登語正是難詞不是慰語詞

言寡尤二句寡字說刻若有得已不同上寡字

言寡尤行寡悔此亦復上起下過脈題也而有異凡過脈即上文

登述無層大此題却與上有層天上兩寡字言如此然後寡未

全寡之詞也此二寡字是果成其爲寡較進一步

之地而後見吾不朽之學自在祿外。聖人云樂亦在其中。知學亦不必說在祿外。但意不在祿耳。在中但就理上說。不特節因緣于此。欠精細。便有信不過處在其中。但指上兩段。乃切實事。又尋向上一層。如存其真至之性。云云。上兩段上面。添出綱宗。是看得寡尤悔還低。在便有度。祿字意于世間一切法都不涉。轉說遠去。不涉聖事了也。

在中則已有得祿之理。其或不得。命之不可知也。千祿則已失得。祿之理。其或得之。亦命之不可知也。在爲小人而不免於災。在爲龍文而不售於場屋。者不知凡幾也。

祿原不是學問分外事。所誤在干耳。在中者道理如此。學者未嘗計及。亦不必計及。應固在中。不應亦在中。

祿不求而在。是天下之所爭趨也。也不可著此意。

孟子評語卷五 論語 孟子 上

一定之時命與一時之骨法不能自更。有子平五星又有指骨相法。直恁粗糲。看大士一肚皮。歷精見識。只消一箇麻衣果。

老打鐵。鼓和尚足以動之矣。才士只如是。何處更講學問也。祿在其中。亦祿可口頭說。紙上寫耳。夢寐中畢竟信不過在。

祿在其中。不是引誘。腐流亦不足鼓。腐修士是天地間自然正理。故奔競與枯遁者。雖情獨不同。而其不知道看得一祿字重。則一也。

古人鄉舉里選。故說簡言行。如今秀才祿訣却是說作文。低立品。祿在其中矣。可笑可歎。

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章康子只是私心。夫子純說天理。只合自盡其道。同一物也。相讓則見多相爭則見少。同一理也。貴人則兩失自盡。

則兩得。夫子立言。原只煞重在上半截。敬忠以勸。就康子言。耳。然即此便見此理之公。有戚必有應。只要點破康子私心。若謂兼講功效。便是巧計較者也。

孝慈兩件。須一齊有。民方忠子已。朱子說如是。非臆撰也。舉善而棄不能。便不盡勸。朱子此語。正爲舉教並重。非爲教重于舉也。

子曰人而無信章

人遊三代之世。而推誠相與。然諾不欺。彼若以爲道。然也。亦何普遊計其事之可濟。而後出于此哉。論語行不行已。

是第二義。自夫人有速求濟事之心。則其詐必至。無所不爲。自夫人有無所不爲之心。則其術終子一無所濟。君子既傷其。

譏。又病其窮。二語兼載。一行敗而百行盡。屬可疑。行言虛。孟子評語卷五 論語 孟子 上

而千言盡爲飾說。方見不知其可不獨一言一事之礙。子張問十世可知也章。

子曰殷因於夏祿節

殷因於夏禮。周因於殷禮。正是答知來。不是徵往。子張欲知來。夫子只以知往者推之。知來求其變。知往只求其不。

可變。不可變者。其大也。而變者。其末也。故兩段只重因。邊不重損益。

如三綱之正五常之敘。雖曰聖修人紀。而實則續禹。服者也。乃若因其時異勢殊。兩損益以合其宜者。不過易尚忠。

而尚質。易建賢而建丑耳。凡此皆著之簡策。而昭乎其具在者。不亦可知也。取或云損益。須拈二所字。包括甚廣。非專指質文丑子而言。可知正謂損益之理。屬非沾沾就簡策中索。

此文實有未盡處其說奇而無當着他用如字乃若不遇凡也等處字則包括甚廣之意自見原未嘗偏枯執著也可知指而周之禮若不從簡策考訂即損益之禮何據而知觀聖人自謂能言夏殷之禮而病於不足後亦可見矣此種議論總欲振發而註而談虛玄薄文字而憑心悟非小小語病也

論衡一代之治必其綱常人紀既敗而後國隨之其徒而復之者雖變也而實常也見因革損益只是一理乃一變而至秦所因所損益俱不可知何也然其君臣父子之閒三綱淪而九法斁不旋踵以亡惟所因而不因也禮秦之亡正見可知罷侯建守所損益者後世反由之而安則未始不可知也後世由之而不安耳

百世可知只是殷固於夏禮所損益周固於殷禮所損益耳邵子

呂子評語卷五 論衡 一部經世書總不出此兩義裏

理數原不可分析然畢竟以理為主無理則數亦難算矣識緯家只見一邊故有驗有不驗聖人上下千年直如著衣吃飯其此議力便可荷麻皇極經世程子所謂某知之堯夫不知也

子曰非其鬼而祭之章

見義不爲節

不爲之根總在利害上起凡人人子利害分明其氣便該故聖賢只在是非上斷定不講利害則無欲無欲則其氣浩然所謂仁者必有勇也

呂子評語正編卷五終

呂子評語正編卷六

論語八份第三

孔子謂季氏章

季氏僭竊季氏之始失在公廟而設於私家也廟尊者禮盛則固不得以私家之禮行事矣僭竊必從假借起季氏僭竊與莽莽等不同蓋公子統御權臣一味妄自尊大不知其文理不通帶一分跋扈無知帶一分世家習氣在

三家者以雍微章

不說三家僭竊只說何取令三家亦索然無可同答是并不許三家明認僭竊也語愈婉旨愈嚴無知妄作罪名使三家若可承又不得不承又實難自承正見聖人立言之妙若一着狠斷盡失之矣

呂子評語卷六

季氏旅於泰山章

說數字是危迫語從數字中看出聖人謹微治僭之嚴從弗能與辭氣中看出冉有平生見義不為處只一句見聖人抑亂臣救退長弟子許多處

不論葬不聽只論救不救

能弗能只論冉子自己不論季氏之從否此是聖賢行義正傳和明之不逆觀成敗利鈍文山之病雖不治而必用藥皆此志也玩此與字直而不曲乃怪問之辭非宛商之語

子曰君子無所爭章

論語不若為君子而君子之念即為操爭之端為名則有此理念如何無得此便是癡病此章一念之爭已無復君子之望

根本有失不在望險竟避之以禮樂而是與非自相納於大造所為化一世以忠厚和平之術也此意尤不好要到無是非處是老莊見識不是忠厚和平

正要在下四句中間繳首句見聖言宛轉盡義之妙但不可呆泥射上說煞耳

揖讓乘下句言粘住升字不得揖是揖讓是讓而固不得射時始終有爭而揖讓是君子無爭升字飲字有爭而揖讓是君子無爭沒混不得

其爭句應必也句只了得無所爭一句耳若另有其爭一轉語無論道理不是並文法都錯矣

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章

此與無陷章相似而不同彼終始論學此只論詩已概然難混彼首節夫子之答已進一解而子貢詩又進一解故可作兩層

首節夫子之答已進一解

寫此章夫子之答只訓明詩義至于夏方別進一解時手於子夏之問先作機鋒夫子之答反作別解如云子夏豈真有所不解於詩哉夫干忽遇之繪事矣等句直可發笑不知繪素即是素絢只一後字答他為字故子夏就後字悟出禮意耳

與為實者言之此說未必其然然悟之人偶觸而已其辨繁於單辭之間曉暢於百物之貌而忽然旁通則非穎悟之人能之而為實之人能之也單單竟穎悟者能之禮從之悟使子夏因論理而及之則雖中有特見而終不離夫子之範圍

即論理及之也好聖人所許為得言詩法耳豈謂凡說道理必要不着相耶以大意為可觀而忽遺乎名物此穎悟者之

徵之不足夏殷已然矣其無使後乎夏殷者復夏殷哉
此朱子所以請脩三禮也

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章

魯禘賜自成王說出明堂位先儒謂漢儒多魯人魯之僭大始於春秋多矯飾之言漢儒因而述之則并祀周公以天子禮樂爲非據然掘魯頌之詞未可謂盡出周未先秦也陳氏曰施之周公之廟猶曰報功施之魯國難乎免於僭矣其說較正

或問禘之說章

魯禘何爲說者以魯用天子禮樂成王賜之伯禽受之蓋周公未王而行王者之事故假魯以償攝王之功且生則爲臣死則爲鬼鬼與人異用之非僭故魯以此祀周公也而不知非也夫成王之所欲報者公也八佾宮懸大禮殿爲謂之尊周

平評語卷六

論語

七

正義

公可也郊之配也禘之王也魯也與周公何預而謂之尊周公乎以其祖宗之勲勞而遂許其子孫之僭已非矣况所祀者天子之太祖本非勲勞之臣也吾不知成王之賜伯禽之受又奚取耶以當時之事考之獲王之出而人能正晉伯之非乎王之弱而遷必嚴史角之報衰朝且然而兄於成王之世以是知魯之僭其出來未遠而姑託於成王也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欺周公之衰其非伯禽事可信蓋說出明堂位先儒已辨其誣程子謂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是千古定案但魯之郊禘見於經者歷歷難解此直斷以魯之後人僭禮而姑託之成王尤夫子所難言以此看明堂位之謬大與春秋之義例皆合矣

前說禘者魯也所以審視昭穆也禮三年喪畢新主人廟則

禘於新宮此不獨魯爲然也左傳曰桑扈禘於廟魯人曰以寡君之未禘祀夫子亦曰郊禘之事降殺於天子此又何說而證之也禘有大禘有時禘左傳所云多時禘之通行於天子稍俟者耳此亦惑於後儒禘祫混一之說不及精審也

既曰不知又曰之於天下則非不可知也既曰之於天下又止曰示諸斯文記曰指其掌則可知而不可言也

既曰不知矣知者之於天下視掌却何從知之故知只是難言耳中府之難明是就道理上說此節之難知是兼魯禘非禮意故中府止云治國而此云於天下於天下則不主不禘之義自見矣中府之言通於上下道理故但云治國此處易天下二字魯禘之非已隱然言下矣

魯世祀聖人之議禮也雖尋常之故而必推而致之無窮所以

平評語卷六

論語

八

正義

尊先王而維其教於不廢故孔子何人以此徇心鬼肺疑之其病總坐不信聖賢語其不信聖賢由於不信註其不信註則未嘗細心體會其說有必不可易者於是乎鄭倍四出矣王孫賈問曰與其媚於奧章

首節

若只並列二者較量與其二字尚屬門外漢猜擬從媚與過來人商量到媚與還有未盡善處箇中狡獪大有衣鉢流傳箇中滋味大有機關講究與其二字痛痒親切方是媚與人轉變語是媚麗人指引語

世道衰窳小人實是有一番見識一種學問看得極老到極圓極極極極極極無主意在數字中描出自己抱權勸人附勢齒牙如對

他處與字虛此處與字實他處是假可意此處是不可不意
姻婦者未嘗不相與但專精者耳

子曰周監於二代章

云云此節周字專指周之禮非泛論周家治尚也
中云政云法皆備矣其疎一此文字是贊詞非實字也郁柳至
文幾五字總形各周禮之美折就不得提出文字重講其疎一
此從意與中庸不同中庸從周因非天子不議禮而言故重不
倍義此緊接郁柳句來極其款美無處者不倍之意其疎三其
病就在誤看文字是忠實文之文若通節專論文者亦正坐不
看得註中禮字精確時文以文教文等講說皆從此生

文之不振也禮昭而下王室日衰云云此論周之
極贊其美無萬刺傷今及歎不得位制作之意言周禮之所以
義緣監於二代故明備美盛如此舍此安適哉文是贊美之詞
非文質之文也從周從其道之盡善非從王制也

此以文字贊周禮非謂將尚文而論周文之宜從也忠實文三
統是三代治天下之道亦不專主禮而言此章中初無教論三
統之意但極言周禮之美盛道理核從非謂孔子不得位當從
特王而不當反古也

從周是論理不論世
周之文自是歷代漸次趨來如此監字正其所以爲文之故非周
自以文監二代也到此正盛過此失中夫子從周執乎天理之
至若作傳主說不特不知文字并不知監二代之遺便爲私說

矣
非二代那趨下來周不能自成其文非周先王亦不能監二代以
成文

將家積累既久又連生數代聖人故其監二代極精詳非前後所
及孔子從周以此非不倍義也能說到聖人德學方見監字本
原若但如庸說則秦始監周弱而廢封建宋祖監五代而廢藩
鎮皆可爲法矣

此與中庸爲下不倍章不同蓋不倍所謂從周者只說遵時王之
制此節正言周時禮制之盛耳其所以盛者以其監於二代之
故但至末流其意漸失則夫子當時之文非復文武之時之交
後生末學便有擬議先民之意夫子正謂周制本盡善但人自
未之從耳

君子修德卷六

周文自不得不從不可不從非夫子私意也

周末文勝非周監二代之文也周末人正不從周耳

文勝之文非監二代之文也周文勝而思返質是直欲去文更非
夫子本懷從周即從先進意

公之於一二代創造實因時之所當然道於天下以不得不然
纔是損益可知之理觀其樂趨於文者人之情爲之也而其不
能卽至於文者又天下之時爲之也禮始於唐虞而漸具於夏商
古元下及來世只此理而已禮始於唐虞而漸具於夏商禮
不必相因而求其明備則文武之所爲者禹湯先已爲之而
必待於本朝作述之才文明漸開雖聖人不能先時也禮
禮不必求其明備而已足以致治則禹湯之所爲者當復仿夫
唐虞而又何藉於君相多材之世天下之教有君不復無往

者不復返類皆如此

附此章文

聖人歎周禮之所由盛而自決其從王之志焉蓋周禮之所以
亦二代之爲之也而其文則美備矣聖人又合周何適哉
地之氣日出而不窮其必趨於文者自然之勢也聖人因其
而爲之坊使天地之氣有所留而漸達於文而不知其所爲坊
者正天地之文之所自出至於坊之道益全則其出之之勢
益盛而人且疑夫今此之所坊有異乎前此之所坊於是乎
取一代爲以爲之主而使天地之氣止而不流歷世聖人反而
從我豈有是哉今天下亦知周之所以爲周乎爲三代異尚之
說者曰周之先王其意一主乎文而以文更易前世之制度此
其說非也官天下有其事政家天下者其事密故言制度自

孟子齊魯卷六

論衡

士

禮

始夏之先王以爲不如是不足以承唐虞之後也久之而人見
其近於忠矣又久之而見其忠之弊矣夏先王固不知也當
世者其法寬當征誅者其法峻故變制度自殷始殷之先王以
爲不如是不足以承夏之後也久之而人見其近於質矣又
久之而見其質之弊矣殷先王固不知也然則先王之所爲制
度者皆本乎天下之不得不然而後且從而爲之辭又從而爲
之議其後周之爲周亦猶是耳然而周之獨文於二代之何也
古未有千年之國久而益強者我周自后稷以來其二代相
始成敗得失之故積久而慮深則其監之也備如公劉之夕陽
流泉爲微田之始要梁明乎作真作助之原置父之司徒司空
爲周官之本固熟悉矣惟百惟倍之意既不若三代之開國其
經營皆出於一朝古未有一家之人生而皆聖者我周自太

以下止二代爲最盛父子兄弟之關村多而禮遠則其監之

猶如家係於文者衆復成於公且已大違乎首坤首艮之美
武始於武者雅頌又作於成康亦更備乎大夏大雅之作又
若二代之創業其功烈皆歸於一手當是之時自朝廷以及
閭閻遂典章服物器用備矣王先公曰我不敢不監於有
亦不敢不監於有殷焉爾然已郁郁乎其文矣若謂其意一
乎文而以文更易前代之制度也是欲違大典而反之於無
也夫天下之事自無而進有而既有者必不能復使之無
土故昔且以爲文矣而欲於瑚璉琚璠之世汚樽而土鼓
人情之所不能強即聖人之所不能強也吾從其不能強者而已
矣是又欲亂舊章而引之於廢文也夫天下之理即正而生
而既變者必不可不復使之正采蘭佩芳今且以爲文矣而

孟子齊魯卷六

禮

士

禮

於閭閻韻巢之側采蘭而佩焉爲人情之所不敢出即聖人之
所不敢出也吾從其不敢出者而已矣然則周之不得不監於
二代也夫子之不得不從周也皆天地之勢爲之也則皆聖人
之時爲之也

一子入太廟章

是禮也言每事詳慎正是禮當如此我亦行禮云耳乃辨明禮
以教或人非自解知禮也故知字不可來帶人來是字直指教
謹之意禮字只在道理上說不在自己身上說則辨明處仍是
寂然敬謹之意即此言亦禮也可見聖人無時不是禮若一
人知字語氣便揚揚則失聖人意矣
字是今之知禮豈一端而已其行之之際有可以義起者

其本之原可以意會者焉。原不曾有每事問之禮。知至是禮意是字明確。禮之不明非一人之改也。禮見所以任辨之故。聖人問人非議多引過。宛言獨此毅然直任非自辨。知禮辨每事問之即禮也。蓋一己之是非可以委曲任過而禮之是非關天下後世不可以不明。正見聖人無我處。後來卿原一流不但自原不知禮意。即有所知而人非之也。一味含糊道他總不知不足與辨。此便是多少陰私。僻澁與聖人此等處。較看正是天淵。

陳司敗議夫子。即婉承以謝之。此獨毅然立辨者。正為時人不知禮者敬而已矣。之義則禮意不明於天下。故不惜直任以悟之。或譏或撻。總見聖人之無私。

子曰射不主皮

子孫部卷六

論語

五

五

原有簡武射在。但先王之道不重此。不主皮。謂不主於其革。非禁其革也。所重在此。則所輕自在。被耳。不主皮則其革之射自攝於內。主皮則射亡而天下之能射者亦少矣。

原有兩項射。但禮射不主皮。原有主皮用處在。

不主二字。以舊武衛一以接文。義兩義都備。

射本是武備。聖人文之以禮樂。

射不主革。可也。所以進天下於能射之路也。能其革亦非所禁也。所以收天下用力之權也。方見不主全義。主字是重。重解得。不專重其革。便非禁其革也。謂力不同科。便非舍力而論射也。孤矢之利以威天下。古聖何故製此不祥之器乎。蓋有所用也不貴其用之何益。讀此可惜。井田封墓。古聖人爲天下

後世計至深遠矣。多難之秋。樂言儒者之儒。但今人皆學射。射皆學禮。則舉朝之卿士大夫。楚之疆場。皆將帥也。儒者不知兵。吾先謂其不知儒。

防。蓋古者無地而不建之射。無人而不教之射。以利其用。以安其生。故懸弧者射之始。授室者射之綱。其所以征之者。皆設中多者得與於祭。中少者不得與於祭。其所以愧厲之者。皆詳而有法。而又懼其以武競也。故於禮射一端。以寄其權。凡何其至也。故當時士大夫皆樂爲之。而服習有以自強。當時左右相衛者。皆士大夫。設緩急有以自恃。古之道如此。禮實如是。此三代以上之人。杖與三代以後。所以迥乎不同也。議論絕大。非末世經生之見。

子曰射不主皮

論語

五

五

備有皮在。而有餘之力。不嫌立展。從原頭來。此一重見。禮意大。先王觀德行之立於審固之時也。故雖爲威武之事。節以禮樂。不主皮而開習其道。蓋其自強。正是先王盡力之用。之。道。孫吳可使婦人市人。蓋亦得其道矣。射原是力上事。但主於實。實即是尚力。主於中。中即是尚德。中德也是用力。力歸於巧。即名爲德。使中德又實。先王固所取也。但不主耳。其所以不主。蓋以力不同科。故也。尚德則力在其中。尚力則殺心勝。而射失其道。故夫子歎之。文從先王善成天下之力。治亂各得其用。立威不言德而德之意已透。其識見甚高。要知聖人作弧矢以威天下。便是爲力。看王者接文。教處得幾許地。其餘皆實武備者也。豈先王不仁之術哉。如此然從萬物各得其所。其用力處。乃所備德也。杯酒釋兵。實非謂力而中原塗炭。何尚德之有。

先王誠惡力何不竟用書布并其皮去之耶
力不同科自有必同者在若止欲感力則并射可去矣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章

首節

却欲去只二字當時子貢定有說故夫子下愛羊二字惜其無實而多此註之所以不可易也人每將子貢欲去另講出一種深心似識聖人之知言知人聖而商論者反不如後世之庸揣耶

子曰賜也爾愛其羊節

羊與禮不是兩件賜看來是羊子看來是禮愛禮即在愛羊上轉出

聖人無日不是大道之行二語所寓甚遠

定公問君使臣章

人知父子是天性不知君臣亦是天性不是假合天生民而立之

君臣君臣皆為生民也臣求君以主治君求臣以輔治總有箇天在故位曰天位祿曰天祿天秩天討非君臣之所得而自私自也君臣之尊卑雖定而其進降相去止一間耳只緣三代以後君臣都忘却了天字君以為惟我之所欲為臣以為生殺刑賞為君所制不得不然於是尊君卑臣相去懸絕故其治也以權力相攝及其不能攝也則篡弑隨之直弄成一箇私心自利世界與天字隔絕君不知禮之出於天臣不知忠之本於天性天命也天即理也性即理也故朱子於各欲自盡上又加理之當然四字若不識此四字便謂煞各欲自盡只成本心之學自以為盡而實多未盡在如良知家言也只坐不知天也

古之聖賢共有天下之事而君臣名分至理也後世不敢道則以為奇

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君引賢以共治亦天也君臣本乎天即天秩天叙天命天討無非天也從天看下則君臣尊卑應然而相去不遠蓋禮之等止一級耳自無道秦以詐力為君君非天降之君於是務自尊絕而與臣卑屬禮意漸滅盡後代未能反正其道不過於其所行如脩飾焉其君臣之倫失而治道亦不能復降於古也然非後世曲學阿世者所知矣

天為生民而作君君為生民而求臣君臣之分雖嚴其情實親近自秦人無道上下猜忌為尊君卑臣之禮而君臣師友之誼不可復見漸且出宦官宮妾之下矣宋時君臣猶存古意自茲以後復蹈秦轍禮教懸絕情意隔疎此一倫不正上體屬而下志

污欲求三代之治未易得也

今秦穆穆穆秦皇反以無所加於臣下而見君上之權道得奸君莫尊於秦君臣之道絕於秦後來尚未能復也宋差近古然秦後世之人主以尊君卑臣為治此病自秦始後世遂奉以為君臣之定則其實夫其本義而治亦因之日降人君誠計及於已則使臣不可不以禮也君輕其臣君因以益疏矣以功利誘之禮之本絕矣且無禮則君已自輕不必說到後效也為人主者必知君臣之分何自而起而後不難禮於其臣此義甚精甚大太古之初未嘗知有上下也眾與爭並起於世而後就其大者而聽命焉就其尤大者而聽命焉皆受天之所司而為志業者也夫君誠無所甚遠於其臣而可獨失其意乎天字是禮之原

臣而皆以犬馬自爲人主亦安得而用之禮秦以後人臣都自待以此

若有禮則其分益明故曰天澤履以辨上下定民志

者也則亦無過而非天之命矣豈可悖其職守欺其至意而置萬世之綱常乎禮迨理極高秦漢以後君臣不聞斯義矣自三代後以詐力取天下以法術治天下一切於人欲上脩飾補苴

君臣之間皆以駕馭術數爲事卑卑懸絕情意隔離總忘却一天字不知君臣之所由來從天降下民起義故君求臣臣事君皆天也知天則忠字直從天命之性來不忠則逆天自有所不能已者非駕馭術數之所能取也他人枉作許多血性赤心格

呂子評語卷六

忠

忠

忠

言都在心上起論若講心則人心不同願忠不願忠蓋忠不盡忠惡人與志惟本天來則絲毫闕欠走避不得耳非先生誰能見及此者

品量有大小忠只是一

報答自無所逃於天地之間

事君非以爲分也還問此心蓋有不客已者焉余之何

有盡者遂有不盡者也禮分即所以盡心也易盡者心難盡者

分非分僞而心真也僞者更不循分耳刻意爲血性之言遂難

乃得

禮忠二字人多略去粗節而求精微若儀節之禮非禮職分之忠

非忠其說似深而易近離聖而實心亦良知家言也不知講到粗節處方是禮忠之實方是禮忠之盡則彼之所謂深者正吾

之所謂淺耳越看得禮忠好

禮字緊貼使臣上見忠字緊貼事君上見但能以禮以忠須未使

事前有德業工夫此是推上一層意非題中正義也正義畢竟

要於使上講出禮來事上講出忠來

兩句本平何用側說或以爲得對君體非也

二語得稍似春秋時君臣爲確蓋以一人體天下以天下

奉一人則五侯九伯皆在臣列事使又當別論矣禮欲其似春

秋時君臣謂得對魯定意見聖人告君必誠切時要則可然聖

人之言遠如天近如地但講君臣自盡當然之道古今皆不出

其範圍又何必沾沾切春秋君臣也至云五侯九伯皆在臣列

事使又當別論此直是後世議論五侯九伯事便之分不同以

禮以忠豈有異乎若單說分不同則自一命以至卿大夫又何

會不分體統也

子曰關雎樂而不淫章

惟文王之德之盛故宮人於其夫婦居室之際爲來恰得性情之

正亦惟宮人身被文王之化性情自好故能爲得聖人性情出

贊詩人亦正深歎文王后妃之德之不可及也復來不會此旨

強攻傳註至邴敬慎必主后妃求賢自輔而辨謂宮人誰與文

王臥起而知其展轉反側然則即其言刺之關雎若后妃自作

則斷無自稱君子之理既淑女爲嬪御亦無好逑之義鍾鼓之

樂除非此詩爲文王所作則可否則又誰知后妃之展轉反側

者乎

只言作詩者而文王后妃自見

關雎只美后妃忘却文王是漢儒解經一大脫卯

詩經卷六 關雎 此依毛註作也所謂淑女指三夫人九嬪以下

先不依註妄以序說為主徒見其不通耳后妃得淑女爲三夫

人九嬪以下而樂有之矣其於淫不淫何解也即求之未得而

哀有之矣何處其傷乎序亦自知其不通而遁云無傷善之心

則又太輕看了太妃矣總是不細心求理故不依註不依註豈

有佳文

宮人性情之正正見后妃之德文王之化匡衡曰妃匹之際生民

之始萬福之原婚姻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明在文王

后妃夫婦上說後來不知道者以爲涉房帷燕昵之私欲改從

序作求賢而終難通也則又變爲后妃求賢女共內職而作其

君子齊魯卷六

支離無理又其矣

入道始夫婦其理最大人以私欲視之乃小耳故曰王化之本

其缺遺律之而不規其違耳不論詩只論夫婦則關雎二字

何處著落只爲他胸中看得夫婦之理甚便義又直道便義即

聖人亦不過與人同勉強說箇不淫只是偶突帳耳既稱正道

以節歡娛則將處乎二者之難歡娛與正誼原非二者看處

二只是私慾耳

哀公問社於宰我

自宋以來學者皆穿鑿傳會以解經釋傳而禮家尤甚然其胸中

尚自有所憑恃也今村子腐豈亦以其肆心白腹故爲之詭解

更不可堪矣學者慎勿以率于爲托口也

子曰管仲之器小哉章

所謂器者只如瓶罍之類生成只受得多少水其間或受得一二

分或受得五六分或受至九分十分然其器則已定也孔孟之

不用只是器大無許多水去充滿得他管仲之一匡九合只是

器小纔一勾便盈故器小不是在一事一節上論或人以儉知

禮爲器小何與操觚翰墨曰夫子但言其不儉不知禮耳至所云

器小者固難爲或人道也然管仲之不儉不知禮處正是其器

小處世間固未有不儉不知禮之人而其器則大者也

首節

功名器量正要分別看管仲雖使功名再加盛而其器量只如是

也

問管仲若儉與知禮其器有加否曰管仲器小只是合下如此他

君子齊魯卷六

事還補不得

不儉不知禮不是證器小然也只是器小中事

惟其器小所以有此二事從此二事正足以見其器小補出王佐

作爲則器小本論自在人便反以下二節盡首節矣

論說古大臣學問深遠氣量果毅即坐明堂朝百官出入居處

用天子之制宴享好會用天子之樂而天下卒不得讓之爲者

爲備此語便有病在此是漢以後人見識却正是器小處

然則管仲知福乎口氣極緊是急爲不儉解也

或人禮字即從不儉生來

或人認差禮字只作冠冕迂闊等字看所以即將不儉爲知禮耳

由夫子器小之論言之管仲惟不知禮由或人之意言之管仲

豈僅知禮細然則字乎字口氣彼尚以爲未足擬仲也

夫子斷管仲始終只是一案或人却是隨地辨解因器小曰偷因

不儉曰知禮然則二字轉口甚急或人意見中已不暇顧毋矣不

知夫子到底只勘定器小不儉不知禮皆從重料斷中公案

子語魯大師樂曰樂其可知也章

朱子云味其語勢蓋將正樂而語之之辭今玩記者書法固是如

此

樂有本有文有聲有音有宮有律有角有徵者合而成樂本者功德

與事也文者詩歌也聲者器之聲也音者響之高下清濁如今

之工尺四上是也宮者音所主之均如工尺四上之入某調也

律者宮所中之律也容者舞綴也此章只於樂中提出比音一

種講其節奏之義蓋爲大師言之云耳然作樂之事亦莫重於

呂子聲義卷六

王

此經生家無論律呂即聲音二字尚有不求分別者何況其餘

所謂可知者只是審音粗淺道理耳深入便非

止在聲音節奏上講可知處正不粗淺

樂有以器言者以理言者以音言者此以音言者也以器則已粗

以理則已精惟音也者不離乎器而實本於理粗之則端章音

能知其妙精之則鬼神不測其故

音節本可知不是不可知亦不是別有不可知

作文畏避艱深反說得樂有疑鬼疑神一種不可知道理在外聖

人言理微上徹下決無此等蹊路雖只說當然而所以然之妙

已寓其中形而上者即在形而下內非有一也

禽絃織繅乃聲音自然之理樞焉淵魚皆知其妙惟其如此所以

不可易也

五音十二律還相爲宮人驚詫以爲不可知矣不知此正所謂可

知也處廷搏拍自歇率舞奈何識字人反不如百獸哉

儒者不與有司習則其理愈高其說愈濫後世論樂諸儒病總在

此飛灰累黍古尺帝指都無是處王伯安論律呂只求體樂本

原更不問名物度數大言欺人其不知正等耳

樂之難作大約讀書人好立議論而不可行伶工習之而不明其

義兩者相左耳今日俗樂工尺上四何嘗不是十二律還宮耶

夫子所言不必古樂即末世俗樂亦斷不能出此此所以謂可知

也古樂之亡亡於器致其聲音之理終不亡

有能聽者不考於聲音之際而終始之理殫而不明則浸淫於

流濁沉淪之歸而爲足以與於先王制作精微之原哉

呂子聲義卷六

王

少孤甚嬌戲嘗於度曲絃絃相解各均旋宮自然之度牛鐸應

此理長在工尺四上即是鍾呂今樂猶古也惟衆律高下一定

之等諸備爭求未得亦當不詰音度而憑空說理故難明耳

試從俗樂中合絃竹肉兩端之盡而求之元聲未嘗不可尋也

惜無明義習數者就正此事紛紛是古非今轉說轉遠

從之與始作以成相應不與純繳繅同例

純繳繅有挨次而無輕重層折

數句聊實而下只始作從之以成有界分純繳繅都是從之中事

以成統上始從即貼從之段亦純繳繅並說不單從得知

此章今人亦知講聲音却不曉得聲音之所以然換湯不換藥仍

是浮詞亂語純繳繅總無精切之言有人偶用樂記字眼爲

主司所參驗相傳以經學古學爲戒以爲不但無益并且害

士夫胸中不知樂記為何物又何論古今樂律更有何害也

附此章文

聖人正樂之始先以一成之節詔太師焉蓋一成之節不明則樂雖正而不可作矣此則有司之事也故先以語太師謂若所司知者如是皆魯備六代之樂夫子自衛反魯欲取其闕失而悉正之而特恐奏樂者之失其傳也則不弟既正之後無以循序而盡其神即欲正之時亦無由審徵以考其變於是首語魯太師樂曰帝王無一定之制或以象德或以象功此樂之本乎王道者也不可不知者也天地有自然之情忽而成文此樂之生乎人心者也其可知者也然則人心之樂與王道之樂有異乎哉而非也王道之所能變易者諸律有通主之均而一律之宮為終始者非神明之所能改亦各音有迭廢之位而

子語諸卷六

論

論

論

難而不知大樂之必易也故幾上下而論與某末世之驟變每喻其微而當日之君卿不明其故明其故也仍不出有司之所守而已矣抑有司不與儒者親則其聲日流其變日遠去和而就濫而不知大樂之本和也故受依永而成克諧隆古之鳥獸成通其教而後世之伶儷不識其方識其方也固不外儒者之所聞而已矣

微封人請見曰君子之至於斯也章

封人見地儘高觀其辭氣之間加於晨門沮溺輩數等矣况俗吏執客乎

看夫子又看天下封人眼孔儘高一下蒼涼便為此老所呵笑

子謂韶盡美矣章

性反誅謫乃推論所以盡善未盡善之故非以善未善推論誅

子語諸卷六

論

之不是也聖人亦只是論樂不論兩聖人在帝王諸樂中獨聖二樂衡論則武樂之美盛可知但較之韶則尚有未盡善者傳註推論所以然故及德功上看耳要之武王之德功已至聖處但較舜自是不同不為貶則誅也便舜當武王時亦必伐桀其樂自是盡善便武王受堯禪其所未盡善亦終有過舜處在聖人分上自有不可強耳

論韶武非論舜武論韶武而舜武在其中非論舜武而以韶武為斷也樂以象功舜武之功皆極盛故聲容皆美功之所由出因手其德其時此其所以不同聖人亦無可如何者較量褒貶則直作武王非聖人論揀過德時又是俗見周旋

韶武軒輊係聖人功德不同聖人功德又係氣稟時數之不同道理本自光明洞然言之有何屬礙有何周旋世上合含糊糊說

索性放肆妄論總被武王非聖人一篇胡說做成痞塊耳。
歸有光又蓋聰明未優於聖域而又有疑疑肅殺之無謂反之亦
入聖域但有安勉之分耳。

呂子評語正編卷六終

呂子評語卷六

論語

登

王